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八八冊目次

溫國文正公文集八十卷（宋）司馬光撰
宋刻本（卷一至四 七十七至八十配明弘治十八年盧雍鈔本） 一

西溪文集十卷（宋）沈遘撰 明刻沈氏三先生文集本 五八一

溫國文正公文集八十卷

（宋）司馬光撰

宋刻本（卷一至四　七十七至八十配明弘治十八年盧雍鈔本）

傳家集八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溫公易說，已著錄。是集凡賦一卷，詩十四卷，雜文五十六卷，題跋疑孟史剡共一卷，迂書一卷，壺格策問樂詞共一卷，誌三卷，碑行狀墓表哀辭共一卷，祭文一卷。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詞章爲重，然即以文論，其氣象亦包括諸家，凌跨一代。邵伯溫聞見錄記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語殆不誣。伯溫又稱光除知制誥，自云不善爲四六，神宗許其用古文體。今案集中諸誥，亦有用儷體者，但詞旨質實，不以駢麗爲工耳。邵博聞見後錄稱光辭樞密副使疏，傳家集不載，博獨記之。熙寧中光嘗論西夏事，其疏亦不傳，惟略見於元城語錄中。又論張載私謚一書，載張子全書之首，稱眞蹟在楊時家，本集不載，則亦頗有散佚矣。光所作疑孟，今載集中。元白珽湛淵靜語謂爲王安石而發。考孟子之表章爲經，實自王安石始。或意見相激，務與相反，亦事理所有。疑珽必有所受之，亦可存以備一說也。

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序

孔門以顏回爲德行之首於其問仁則曰天下歸仁焉於其問爲邦則告以虞夏商周之政何哉以其德行舉而錯之事業則所謂言語政事文學皆其所優爲者孔子所以稱其賢則其心固以王佐許之矣若餘子未免夫貨殖者晝寢者無所取材者難與並爲仁者惡可與顏氏子同年語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蓋言難其人也

大丞相温國文正司馬公出於去聖數千歲之後其公忠直亮根于性質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脩身踐言則孝弟忠信雖蠻貊而可行在屋漏而不愧至其施諸政事則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其發爲文章則探陰陽造化之賾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正以厲其操通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空言也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隨足夫丹青可渝而公之文不可朽也金石可磨而公之文不可磷也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久愈新垂世而亡窮也公又嘗著資治通鑑備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與其理亂興亡之證別爲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鼓吹六經羽翼名教則肆筆爲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木有文而水有波雖欲更之無柰之何韓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昔顏淵死孔子曰噫

天喪予憫王道之無傳也公立朝大節輔相勳庸凜凜在人耳目公雖去亡斯文未喪學者傳誦非獨得其言得其書而已文集九八十卷爲二十八門其間詩賦章奏制詔表啓雜文書傳無所不備實得於叅知政事汝南謝公謝公語嶠曰艱虞以來文籍散亡子曾大父雜端公熙寧二年坐詆時政及再繳
詔敕還中書謫守九江一斥不復司馬公時嘗救甚力章疏具載
國史天下所共知之且趣嶠叙其首鏤行於世嶠雖淺陋未學然服膺此書舊矣矧復世篤忠義之契顧何敢以不敏辭紹興二年歲在壬子九月旦左朝請郎直徽猷閣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吳興
劉嶠謹序

進司馬溫公文集表

臣嶠言准 尚書省劄子備奉十月二十九日
聖旨因祕書省有請以臣近刋司馬光文集許令投
進者斷編叅訂深虞三豕之傳疑
睿旨聿頒忽覩
六丁之下取前賢增重晚學與榮臣嶠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先正若司馬光大用於
元祐際奮身許
國揭萬代之規模張膽極言切一時之利病資治體則已詳於通鑑舉事要則咸備於曆書至其翰墨之餘猶盡天人之奧言言霜日之可畏炳炳丹青之不渝繄
仁廟之末年建明是賴暨
英皇之當宁獻替居多維

裕陵眷注之最深而權臣詆排之尤力與其
位高而言廢曷若身退而道尊逮
宣仁復辟之初屬時相薦賢之日揚雄歿而
是非乃定九齡罷而治亂遂分兹遇
公朝載加贈典
爰討論乎舊政
且搜訪其遺文國論交欣儒林動色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典學
纘紹丕基
景運中興
方遵養於時晦
聖謨博採
嘗講論於夜分臣得善本於近臣之家冠
蕪詞於成書之首寫諸琬琰羽翼曾堂之
六經信若蓍龜枇糠唐室之三鑑
覽獲壓於

間燕榮寶賁於幽原緬懷間世之鉅公曾
是先臣之知己叩閽而救張說豈獨見於空
辭掠麻而沮延齡尚想聞於正色匪徒勳
業煥在簡編期有補於將來庶永垂於
不朽斯文未泯僅存石室之藏舊德益
彰重
上茂陵之藁所有司馬光文集八十卷計
十有七册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嶠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二年月日[illegible]劉嶠表

洪武丁巳秋八月收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目録

第一卷

古賦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交趾獻奇獸賦
稷下賦
靈物賦

第二卷

古詩

春獵
八月十五日夜寄友人
戲下歌
烏棲曲 二首
海仙歌
宮漏詩
華州祗役往馮翊留別楚正叔 建中
孟嘗君歌
緱山引
洛陽少年行
將軍行
何秀才 涣 倫 郊園 五首
夏日過陳秀才園林
陪同年吳冲卿登宿州北樓望梁楚之郊訪古作是詩 充

燕歌臺
楚宮行
塞上 共言
柳枝詞 十三首
奉和經略龐龍圖延州南城八詠
迎薰亭
供兵磑
柳湖
飛蓋園
琴漪亭
延利渠
綠雲軒
禊堂
天馬歌
河上督役懷器之寄呈公明叔度時器之鞫獄滄州
華星篇 寄時倪殿丞附舡寄
宿石堰夜聞牧馬者歌
楊白華
都下秋懷呈聶之美
陪張龍圖南湖暑飲六韻
道傍田家
送李汝臣同年謫官導江主簿
春日書寄東郡諸同舍

和邵不疑校理蒲州十詩
飲亭 亭有流盃渠
涌泉石 振衛學士蔣公知府事得片石大如席上有數十竅莫知所施公問石工對曰此蓋涌泉石也乃於亭下鑿地為池置石其上夏日從旁激水灌之躍湧數尺以清暑氣
翠樓
碧樓
靜齋
槐軒
凉 遺一字
芙蕖軒
惜花亭

竹軒 秋日寄山中友人
和之美舟行雜詩八首
舟中夜坐
船行遇風
野花
水鴨
魚鷹
罾魚者
郡門路
吳沖卿直舍閻士安畫墨竹歌
和之美河洲四詩
又和夜雨宿村舍

送伊闕王大夫歌
送韓太祝維歸許昌 賦得交字
和興宗夜直聽雨
和之美諷古
和之美二貧詩
送譽黃苗與興宗
荅昌言求著黃苗
送冷金牋與興宗
謝興宗惠草蟲扇
和昌言官舍十題
石榴花
薏苡

石蘭
萱草
蜀葵
畦蔬
水紅
甘菊
蘭
病竹
送文慧師歸眉山 惠特
風林石歌
興宗南園草盛不翦僕過而愛之爲詩贈主人

古詩贈興宗

出都日塗中成（以下[illegible]）

重經車輞谷

送巢縣崔尉

酬次道初登朝呈同舍

第三卷

古詩

奉同景仁次道太常致齋韓廷評維見過閣人不時納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送守哲歸廬山

清明後二日同鄰幾（[illegible]）景仁次道中（[illegible]）道（[illegible]）興宗元明東園（[illegible]）

如晦（[illegible]）宜叔公疎（[illegible]）欽之道士

東軒（[illegible]）

和端式十題

春塘冰

煙際鍾

汀洲蘋

漁洲火

寒谿石

幽谷泉

秋原菊

垂崖蘿

古木陰

天外峯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曾王爲之求詩於朝之士大夫以紀之

送興宗之丹陽

瘞盆

送張兵部（[illegible]）知遂州

同舍會飲金明池上書事

和聖俞詠昌言五物

括蒼石屛

凌樹石屛

白鷴圖（[illegible]）

懷素書

縛虎圖

新還書齋頗爲清曠偶書呈全董二秀才幷示姪良富

奉同濟川迎吏未至秋暑方劇呈同舍十二韻

和聶之美雞澤官舍詩七首

西齋

題廳壁

縣樓

葶

柳

向城路

懷翠亭
晚食菊羹
和冲卿崇文宿直睹壁上題名見寄并寄不疑（冲卿詩序僕與不疑三人同登進士第同自太學官入仕東貫書又省同直一室今不疑請出方使佐東平中科瞠宿直觀壁上題名為詩代書）
昔別贈宋復古張景淳
苦寒行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謝胡文學九齡惠水牛圖二卷
王書記以近詩三篇相示兇各撫其意以詩
賽之感遇
投梅聖俞
呈范景仁
酬胡侍講先生（翼之字）見寄
君倚日本刀歌
同聖民過楊之美聽琵琶女奴彈冢木曲觀
諸公所贈歌明日投此爲謝
晚歸書室呈君倚
偶成
同君倚過聖俞
聖俞惠詩復以二章爲謝
和君倚藤林十二韻
旬處十七韻呈同舍
夜坐
二月中旬處問過景靈宮門始見花卉呈君倚

和始平公夢中有懷歸之念作詩始得兩句
而寤因足成章
和鄭幾六月十一日省宿書事
和仲通（[illegible]）苦暑思長安幕中望終南秋
雪呈鄭幾
和仲通追賦陪資政侍郎吳公臨虛亭燕集
寄呈陝府擇之學士
秋意呈鄭幾吳充
次韻和（[illegible]）
又對前韻（[illegible]）
偏眠舡舷邊
後牖有朽柳
聶著作三男謁官長沙作耐辱亭書來索詩
走索
不疑廳壁蘚菊及竹
和公達過潘樓觀七夕市（[illegible]）
酬鄭幾問不飲栽菊（[illegible]）
次韻和不疑餞書鄭幾知方酬宴爲詩適意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送雷太簡
和王介甫明妃曲
和不疑送虜使還道中昭州鄭幾聖俞長逝作
詩哭之
處帝

憫獄謠
和沖卿三哀詩 江鄰幾[illegible]
窮兎謠二首
和介甫烘虱
第四卷
古詩
和勝之雪霽借馬入局偶書
齊山詩呈王學士 晳字微之
吹簫
和始平公見寄八韻
又和并寄楊樂道十二韻
朝雞贈樂道

謝始平公以近詩一卷賜示
早春戲作詩呈景仁
進詩表
瞻彼南山詩
夏夜
和景仁西圻野老詩
種竹
介甫作巫山高命光屬和勉率成篇眞不知量
昔余嘗宰韋城今重過之二十五年矣慨然有懷
秋懷呈景仁
又和秋懷
贈道士陳景元酒
景仁召飲東園呈揚[illegible] 君錫
花庵詩寄邵堯夫 [illegible]
康定中余過洛橋南得詩兩句於今三十二年矣再過其處足成一章
寶鑑貽開叔
謝王道濟惠古詩古石器
壽安雜詩十首
噴玉泉

神林谷二首
遊神林谷寄邵堯夫
靈山寺流泉
且遊
永濟渡
靈山寺
蘊珠石 [illegible]
君貺垂示嵩山祈雪詩十章合爲一篇以酬之
酬仲庶終南山詩
酬永樂劉祕校庚四洞詩
扶柏寄傅欽之
獨樂園七題

讀書堂
釣魚庵
采藥圃
見山臺
弄水軒
種竹齋
澆花亭
第五卷
古詩
和利州鮮于轉運(侁子駿)公居八詠
桐軒
竹軒
柏軒
巽堂
山齋
閒燕亭
會景亭
寶峯亭
題太原通判楊郎中(元素)新買水北園
首夏二章呈諸鄰
酬安之謝藥栽二章
雨中過王安之所居不遇以詩寄之
送藥栽與安之
張明叔兄弟雨中見過弄水軒投壺賭酒薄

暮而散詰朝以詩謝之
小雨
園中書事二絶
送劉仲通知涇州
和復古大雨
南園雜詩六首
見山臺書事偶成
修酴醿架
螢
明叔家瑞蓮
蓮房
不寐
苦雨
八月十五日夜宿南園懷君貺
八月十六日過天街懷景仁
宿南園
九月十一日夜雨宿南園韓秉國寄酒熱見招以詩謝之
子厚先生哀辭(張載)
古墳
酬趙少卿(柄)藥園見贈
登封龐國博(元英)年三十八自云欲弃官隱嵩山作吏隱庵於縣寺俾光賦詩勉率塞命
暮春同劉伯壽史誠之飲宋叔達園

用前韻再呈
示道人
謝君貺中秋見招不及赴
久雨効樂天體
聞景仁遷居許昌爲詩寄之
送張伯常同年移居鄆州
南園飲罷留宿詰朝呈鮮于子駿范堯夫彝
叟兄弟
自用前韻
不寐
招子駿堯夫
和家兄喜晴用安之韻

病中子駿見招不往兼呈正叔堯夫 時正叔飲約
和子駿秋意
龍門
坐中呈子駿堯夫六言
園櫻傷老也
和景仁緩安則後見寄求決樂議雖用其韻
而不依次蓋景仁才力高逸步驟絕群非
駑拙所能追故也
和秉國招景仁不至云方作書與光論樂
同子駿題和樂亭

第六卷

律詩一

夏日西齋書事
過故洛陽城二首
華清宮
初春登興國寺塔
虎牢關
和李殿丞倉中對菊三首
送何萬下第歸蜀
執酒
河橋春別
答陳進士謂之憶江東舊遊見贈
又贈謂之
重九日憶菊

客思
前年春與楚正叔同遊陟屺寺今茲巳復周
歲悄然思之
曉霽
觀江上人壁許道寧畫寒林
自都往餘杭懷蕭之美
夢與之美爲寒食之遊
梧桐
秋日登觀信亭
湖上村家
別蕭之美
松江

潮水二首
雙竹并序
旅宿睢陽南湖
南湖二首
西谿公讌二首
西湖
金山寺
出塞
古松
聞龔佾建下第
故絳城
題陳秀才鳳園林

九日登麻籠坂
遊延安宿馬太博東館字承之
塞上四首
送何濟川為龎公使慶陽席上探得冬字故
延安道中作
鄜州懷聶之美
和張推官同年師顔春陰無緒偶成
歸田詩五首并序
春曉
詠史三首
秋夜望月
漢宮詞

讀漢武帝紀
鷺鷥
待詔二首
觀僧室畫山水
詠寒士
贈外兄吳之才挺
九日懷聶之美時聶在陳州余在河南
飲吳之才家
晚秋洛中思歸東園
普明寺荷塘上置酒
送孟仲習宜君令翱
野廟

呂祿廟
雪霽登普賢閣
上郡南三十里有相思亭在太山之麓二水所交平皇之上往來者徒習其名莫詳其義慶曆甲申歲余適延安過於其下于時夏虜稍邊征戍未息竊感東山采薇之義敘其情而愍其勞因作五詩庶幾不違周公之指且以釋亭之名爾
梅花三首
友人斐孟德過余縱言及神仙余謂之無孟德謂之有伊人也非誕妄者蓋有以知之矣然余俗士終疑之故作遊仙曲五章以

佐戲笑云

雲際亭
和孫器之清風樓
龍女祠後塘自生荷花数枝與史誠之更相酬和
贈楚法曹叔度楷
先春亭
寄楊州侯都監仲倫
沉陰欲雪與同列會飲南齋
感懷
[illegible]之美舉進士寓京師此詩寄之
風雪數日不見叔度晚約公明共詣之

贈吳之才
寒食許昌遊中寄幕府諸君
和叔度獨登天臺水亭
五哀詩并序
屈平
李牧
晁大夫
馬伏波
斛律丞相
留别東郡諸僚友
遣興
閤史

追和張學士從沂公遊廣固城
去歲與東郡幕府諸君同遊河亭望太行雪飲酒賦詩今冬罷歸京邑悵然有懷
哭馬承之
山家
風
送王殿丞景陽知眉山縣 [illegible]
[illegible]
送朱校理 [illegible] 知絳州
貢院中戲從元禮求酒 太常博士畢田
黄甘
寒食南宮夜飲

送孟著作 [illegible] 知濟陰
同次道暗謝瓊林 按勘宋敏求
送馮狀元京歸鄂州
送吳耿先生 [illegible]
送高陵歸金陵 [illegible]
子高有徐浩詩碑昌言借摹其文甫及数本石有微璺懼而歸之子高荅簡有碎珊瑚之戲昌言以詩贈子高同舍皆和 [illegible]
送僧聡歸蜀
送史館任祠部 [illegible] 河東轉運使
送沖卿通判河中府 按理吳充
故翰林彭學士挽歌三首 乘

景福東廂詩
夜意
即日 依韻
柏寒
御溝 秋
賜酒 霜
菊
同景仁寄修書諸同會
賜果
賜書 御書 [illegible] 安康字 四民
怪石 [illegible]
未開木芙蓉 [illegible]
讀武士策 [illegible]
觀試騎射 [illegible]
喜景仁直秘閣 范鎮
第七卷
律詩二
興宗許菊久之未得
得菊并詩
送史館唐祠部 [illegible] 江南西路轉運使
送張寺丞覲知冨順監
寄題李舍人偉蒲中新齋
贈太子太傅康靖李公挽歌詞二首
送二同年使北

右呂獻叔
右李公素
昌言有詠石駿詩三章摸寫精措殆難復加
僕雖未睹兹物而已若識之久者輒復強
為三詩以繼其後非敢庶幾差肩適足為
靑詩之[illegible]耳 [illegible] 石
送沈寺丞紳知南昌縣 字公儀
酬不疑雪中書懷見寄 校理邵必
答師道對雪見寄 直講陳[illegible]
送王校理 [illegible] 守琅琊 [illegible] 子
哭尚頴 [illegible]
故侍讀學士張公哀辭二首
錢子高挽歌二首
題楊中正供奉洗心堂 [illegible]
送龔章判官之衛州新及第
送王瓘同年河南府司録 [illegible] 文正 [illegible] 君
送王彥臣同年通判亳州 [illegible] 伯
正月二十四日夜雪
和道粹 [illegible] 王 雪夜直宿
和次道大慶殿上元迎駕
送茹屯田 [illegible] 知無為軍
田橫墓 [illegible]
登平陸北山回瞰陝城奉寄李八丈學士使君二十二韻

負村坂 湛東八里故水即古之傳巖有傳說 驛又東北虞城古虞公之國也

太行

石昌言學士宰中牟日為詩見寄久未之荅今冬罷武成幕來京師此詩謝之 揚休

昌言見督詩債戲呈絕句

靜夜

春

送導江李主簿君俞

送峽州陳康秘丞三首

武成致飛奉酬吳沖卿寺丞太學宿直見寄二首

雪中尋友人不遇

河邊晚望

早春寄東郡舊同僚

邊將三首

漁父

早春

又

山中早春

贈學仙者

留別友生

二月六日初見待漏房前柳色微綠欣然成詠

垂柳

閒居

中秋陪張龍圖讌射堂初夕陰雲酒行頓解喜而成詠

貽宋四行簡迴

自嘲

醉

雪寒取酒

虞部劉員外約遊金明光以賤事失期劉惠詩見嘲以詩四首謝之 宗孟

孫器之奉使淮浙至江為書見寄以詩謝之五首

和國子夏主簿李花有章

送聶之美攝尉韋城

送吳辨叔大名司户

送楊太祝忱知長洲縣

和邵興宗秋夜學舍宿直

和吳沖卿病中偶書呈諸同舍光時亦目疾

月下小飲

又絕句

馬病

入塞

喜孫器之來自共城

送韓大祝縝知錢唐

和聶之美鴈

又和諷古
送王太祝掾知伊闕
慶曆七年祀南郊禮畢賀赦
送張太傅蕭知岳州
和之美河西列岫亭
書事
釣魚有感
又
田家
和人葺花
送趙書記（泰之）官華州
又寄題陝此寺

寄鄭縣史令壬之（湖縣偶酌西湖駱馬廬舍前山即）

送華亭沈主簿
閏三月十三日夜盤直對月懷諸同舍一首
岷碉
德龐之道
送鄭推官（墩）赴邠州
興宗約遊會靈久不聞問以詩趣之
清明日與宗飲趙道士東軒
上巳日與太學諸同舍飲王都尉園
寄題洪州慈濟師西軒
山頭春色
三月十五日宿魏雲夫山莊

又七言
留別逢吉
陝城桃李零落已盡硤石山中今方盛開焉
上口占
自邇至洛循穀水行百餘里
送不疑知常州
送聶之美任維澤令
送張秘丞知分寧獻臣父
館宿遇雨懷諸開舍
送韓直講（子華女字）鄆州寧親
宣徽使河東經略使鄭文肅公挽歌二首
又代孫檢討（[illegible]）作二首

送丁秘丞知雍丘
若雨
酬師道雪夜見寄
代叔禮作使北詩
又擊毬
送計先輩（[illegible]）尉宋城
送趙殿丞（子[illegible]字[illegible]）歸成都（祀明堂恩[illegible]）
（[illegible]）
送張都官（[illegible]字）仁甫東路提刑（[illegible]）
第八卷
律詩三
送楊秘丞東通判揚州

送光祿王卿周致仕歸荆南
贈清衍
和道粹春寒趨館馬上口占
同次道元日宿尚書省聽誓戒寄常州邵不
疑晦碩縣和歆道
和子淵除夜
春祠致齋寄呈景仁次道
雙井茶寄贈景仁
送王殿丞恪西京簽判
和子淵元夕
送謝都官顗知光化軍
送仲更歸澤州
二月二日太常致齋晨起呈景仁次道二同
舍
送劉觀察從廣知洺州
寒食御筵口号二首
致政楊侍郎挽歌二首
送晁校理仲馴字知懷州
席上賦得捧
二月三十日與同舍宴李氏園晚歸馬上賦
詩雨歸字韻
送師道知長溪因歸覲省
雙竹詩
和次道奉慈齋宮見寄

送次道通判西京
送劉儀先輩大名尉
送皇甫寺丞稷知藍田縣
酬次道板橋晚望見寄
送祁嶠潁陽主簿
送李尉以監丞致仕歸閬中
和伯鎮再入館
和同舍對菊無酒
文太師挽歌三首公姓文
送李祠部[illegible]字知滑州
和道粹埀拱軍朝王范二直閣班列在前戲
成小詩
荅劉遠文賀龐公惠炭
送田校理[illegible]字知晉州[illegible]
正月三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餞發寶途中有作
寄題常州東山亭
送人爲閩宰
送才元知廣安軍歸成都覲省
送上雒王推官經臣
送瀛州簽判蘇秘丞寀
和次道西都元日懷不疑并見寄
王金吾北園
二月二十四日館宿與宗舍後桃花盛開偶
書牖上

送周寺丞畋知洛南周華人
送齊學士嶠辟知荊南
送王待制知陝府
送張景淳知邵武軍
送章伯鎮知湖州
送王伯初通判婺州
送張少卿學士子蒙知洪州
送昭遠兄歸陝
寄清逸魏處士
送雲卿知衛州
送昌言知宿州
送濟川知漢州二首
哭公素
送程瑞明知成都
丁尚書挽詞二首
奉和濟川代書三十韻寄諸同舍
和始平公貽一二寮僚
留客
和始平公長句寄漢州何學士
濟川有書見貽去以親老須守遠郡以便祿養不得如光在主人幕下因以詩荅
閑逢數髯二月十一日與一二僚友遊叔禮園亭以詩戲呈
十四日小園置茶招宗聖應之皆辭以醉爲詩贈之
同僚有獨遊東園者小詩寄之三首
小詩招僚友晚遊後園二首
小園晚飲獻謝
李花解嘲
東窗
奉和始平公酬大資政吳侍郎
晚行後園見菊戲宜甫
野興

第九卷

律詩四

秋夜
再呈宜甫
宜甫家有金鈴菊客未之識因代菊贈宜甫
深夜
奉和始平公喜聞昌言修注
秋雨霽僚開宗聖寨伎燕之飲酒詩呈宜甫
宜甫東樓晚飲
送魏寺丞賡赴辟秦州判官
昌言謫官符離有病鶴折翼舟載以行及還修注始平公以詩問之命光同賦二首
和聶之美重遊東郡二首
大熱
東齋

清風臺(已下十七首並和何濟川漢州西湖雜詠)
佇月亭
藥圃
竹塢
射堋
玉徽亭
書樓
朔會堂
浮醒亭
清燕亭
流芳橋
晚景亭

假山
採花橋
樂軒
坐船
柮把洲
寓居鄭圃寄獻昌言舍人
奉和始平公憶東平
和運使舍人北園餞別行憩三交僧舍見寄
宿百井開見寄
又和留題定襄驛
又寄獻
自嘲

晉陽三月未有春色
柳溪對雪
醉醒
奉同道矩謝始平公惠硯
陪始平公燕柳谿
送王都官(叔字元之)官滿還都
到井州已復數月率爾成詩
和道矩送客汾西村舍杏花盛開置酒其下
北軒老杏其大十圍春色向晚止開一花
余憫其樵悴作詩嘲之
杏解嘲
寄陝西提刑江學士
從始平公城西大閱

陪諸君北園樂飲
和道矩紅梨花二首
和樞賢閣道矩小園置酒助以酒果副之以
詩
數日不至後園今晚偶來芳物都盡率然成
詩
和樂道自河外南轅過宜芳雨晴氣和景物
可愛馬上偶成
夏日
晨發故關寄逢吉
中秋夕始平公命與考校諸君置酒賦詩

病酒呈晉川李八丈
和李八丈小雪同會有懷鄭幾
三月晦日登豐州故城
送張學士(諤字師中)兩浙提點刑獄(賦得清字)
寄聶之美(之美…)
又寄
送呂言舍人得告還蜀三首
祁國正獻公挽歌三首(杜相)
侍讀王文公挽歌二首
相國廣平文簡程公挽歌二首
送王書記(中字辰之)之官永興
和錢學士(公輔字君倚)呈邵興宗
曉思
送朱職方(緘字昨非)提舉江淮運鹽
送次道知太平州
送蘇屯田(…)知單州(…)
君倚示詩有歸吳之興為詩三十二韻以贈
喜聖民得登州
詩寄雲夫處士老兄兼呈知府待制八丈
和任屯田(…)感舊敘懷
送李學士(…)使北
送薛水部十丈通判幷州
送祖擇之守陝
奉和鄭幾六月七日文德殿觀文武百官等
上尊號十五韻
和始平公郡齋偶書二首
感興寄聶之美
八月七日夜省直苦雨三首
次韻和鄭幾秋雨十六韻
紫微石舍人挽歌二首
次韻和沖卿中秋朧月
次韻和鄭幾九月五夜省直
吳正肅公挽歌辭三首
和鄭幾金鈴菊
送賢良陳著作(舜俞)簽書壽州判官

第十卷

律詩五

致政邵少卿挽辭
之美訪及不獲展奉以詩為謝
送聶秘丞(之美)宰桐城二首
送蒲中舍(宗孟)致政歸蜀
蘇門先生
和沖卿喜雨偶成
寄贈致仕劉都官(…)
和宋郎中(…)孟秋省直
八月五夜省直
送王著作(…)西京簽判

夢釋子

梅聖俞挽歌二首

次韻和王勝之十二月十五日朝退馬上依

又和雪

送裴中舍士餘赴大原幕府

和吳省副中復字仲庶梅花半開招憑由張司封

飲以逢年字

郭氏園送仲通出刺棣州得靭字

賞花釣魚二首

御製後苑賞花釣魚七言四韻詩一首奉

聖旨次韻

泰人

送致仕朱郎中今孫

依韻和仲庶省壁畫山水

大傅同年葉兄紓以詩及建茶爲貺家有蜀

牋二軸輒敢繫詩二章獻於左右亦投桃

報李之意也

送宋郎中知鳳翔府

秋久不寢呈謝長樂道龍圖

始平公以光得免使北賜之以詩謹依韻酬

和

孟嘗

喜李侍郎東之得西京留臺

始平公新作雙拂塵命光爲詩

忝職諫垣日負憂畏緬思雲夫處士老兄蕭

然物外何樂如之因成浮槎詩寄獻以抒

鄙懷

迩英閣讀畢後漢書蒙恩賜

御筵詩

送李侍郎東之西京留臺

送元待制絳之字出牧福唐

送吳駕部歷知真州

和趙子輿龍州吏隱堂

寄題錢君倚明州重修衆樂亭

張元常挽歌二首

冬夜

奉和御製龍圖等閣觀三聖

御書詩

和景仁夜讀試卷

又和雪霽

又和二月五日夜風雪

仁宗皇帝挽歌詞二首

故相國潁公挽歌辭三首

第十一卷

律詩六

讀潁公清風集

寄題興州晁都官仲約東池池上唐鄭都官

有詩刻石

送閻寮學士伉字子真真定安撫使
贈秋節推公姻之貢賢
送丁正臣知蔡州
感春
不寐
雖
光皇祐二年謁
告歸鄉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來愴然感
懷詩以紀事
辭墳皇祐元年不就通判汴州因公事至此於今十年矣
謁三門禹祠
又
遊三門開化寺
送僧歸吳
次韻和韓子華寒食休沐與諸公同會趙令
園暮歸馬上偶成
送晁秘丞歸祐子通判雄州
光項為諸生嘗受經於錢丈學賦於張丈今
洒又忝同為侍臣蒙錢丈賜酒張丈賜詩不勝
愧悚之深言志為謝
宋相國挽辭二首
英宗皇帝挽歌辭三首
送燕諫議知濰州
送李益之侍郎致政歸盧山十月七日益之好談禪故助其語

資善堂宴餞應詔
胡太傅宿字武平挽歌二首
送惠思歸錢唐
鄭侍郎紀挽歌辭
和吳仲庶寄吳瑛比部安道之子壯年致政
歸隱蘄春
送吳仲庶知江寧
蘇才翁子美有贈扶溝白鶴觀黃道士詩絕
于屋壁歲久漫滅令縣宰周同年得完本
於民間抵子求詩
長垣道中作
再使河北
河北道中作
夜發長垣
送丁正臣通判復州
致政王侍郎舉正挽歌二首
景仁召遊東園馬上口占
依前韻奉送才元和甫使北
哭劉仲遷
送向防禦經知陳州
春帖子詞
皇帝閤六首
太皇太后閤六首
皇太后閤六首

皇后閤五首

夫人閤四首

和景仁瓊林席上偶成時康與禹玉景仁次道之子同時登科在席

早朝書事

奉和早朝書事　范鎮

登長安見山樓

長安送李堯夫同年

別長安

初到洛中書懷

和景仁題崇福宮

又

寄題傅欽之濟源別業

遊李衛公平泉莊見令公自神　卅七

贈何中通判朱郎中壽昌侍郎巽之子中母劉氏歲出嫁昌長而游之不能得熙寧中知廣德軍年五十三乞棄醫身自訪求得於同州爲民覚母氏積馳叔歸臻授封邑尋居媼州人以其母再其自問州投折責通判河中府

寄題李水部岸渚水別業

泉水詩送吳都官大有元字分司歸和州

第十二卷

律詩七

遊瀘上劉氏園

題致仕李大傅園亭

早行

送羅郎中簽管句王府職

酬終南閻諫議詢字道見寄

寄成都吳龍圖同年

花庵獨坐

秋夜

花庵二首

和楊卿中秋月

樂

和邵堯夫秋霽登石閣

和河陽王宜微拱辰字九日平嵩閣宴集

和任開叔觀福嚴院舊題名

柏梯寺

平日遊園常策筇杖秋來發篋復出貌褥二所遺范公自錄 卅八

物皆景仁所貺睹物思人斐然成詩

雲

閑來

贈邵堯夫

花庵多牽牛清晨始開日出已瘁花雖甚美

而不堪留賞

送劉仲通赴京師

送稻醴與子才

重過華下

和李君錫惠書及詩勉以早歸

和君錫雪後招探春

送祖擇之

和宋子才致仕後歲旦見贈
上元書懷
喜才元過洛小詩招飲
仲庶同年兄自成都移長安以詩寄賀
西臺詩二十四韻
和邵堯夫年老逢春
和范景仁謝寄西遊行記
又
獨步至洛濱
又
送酒與范堯夫
再和堯夫年老逢春
又和來韻
邵堯夫詩來石閣久待不至
石閣春望
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
閑蟬 鎮
和 光
宿甕鶴寺 鎮
和 光
遊噴玉潭大雨風日 光
鎮和
鎮
光

遊山呈景仁三景仁時年六十 光
壽安 鎮
和 光
噴玉潭 光
和 鎮
疊石溪二首 光
和 鎮
疊石溪 鎮
和 光
應天院朝拜回呈景仁 光
明日相陪送客米北始次元韻奉呈君實 鎮
鎮卜居許下雖素有邇先作五十六言奉寄
子華相公持國端明待制
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卜居許下須謂中許頗見致洛閑合西 光
春雨三首呈景仁侍郎兼獻大尹宣徽
和 鎮
亭杞下第作詩示之
景仁思歸雨未克行以詩留之
送景仁至丁正臣園寄主人
和君貺老君廟姚黃牡丹
又和董氏東園檜屏石牀
第十三卷
律詩八
奉同運使陳殿丞知儉字惜洛陽牡丹為霜

風所損
又和借春詞
還陳殿丞原人論
和王秀才讜字以光始自陝右遊山歸復
登少室爲詩見寄
西湖泛舟輙用前韻寄呈君實　鎮
奉和
新買疊石溪莊再用前韻招景仁
和　鎮
戲書宋子才止足堂
寄題宇文中允之邵所居
貽夸者

春遊
和潞公遊天章楚諫議園宅
還張景昱景旦秀才兄弟詩卷
寄題張著作中理善頌堂
和宇文公南塗中見寄
酬張二十五秀才南園遣意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八月十五夜陪留守宣徽登西樓值雨待月
久不見
秋雨新霽遊水北馬上偶成
運使虞部按行洛西諸縣因由所過名山有
詩百餘首合爲一編蒙賜寵示俾之繼作

一首
呂宣徽挽歌二首
和君貺暮秋四日登石家寺閣晚泛洛舟
又和六日四老會
和王少卿十日與留臺國子監崇福
宮諸官赴王尹賞菊之會
和白都官見贈
和白都官歸長安
送雷章秘丞知芮城
酬邵堯夫見示安樂窩中打乘吟
和邠守宋度支迪來上居與南園爲鄰
和張文裕初寒十首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和君貺少林寺
又和嶽祠謝雪題嶽寺平法華庵
望日示康廣宏
和君貺題潞公東莊
和君貺任少師園賞梅
別韻一首
又和開叔
和公廙喜雪用開叔韻
和史誠之謝送張明叔梅臺三種梅花
早春寄景仁

和君貺宴張氏梅臺
看花四絶句
和君貺清明與上巳同日泛舟洛川十韻
和君貺寄河陽侍中牡丹
又和安國寺及諸園賞牡丹
送酒與邵堯夫因戲之（前堯夫詩有丹藥句）
酬仲通初提舉崇福宮見寄
魏忠獻公挽歌辭三首
酬君貺和景仁對酒見寄三首
野軒（以下和安之四首）
汗亭
藥軒

晚暉亭

第十四卷

律詩九
喜雨八韻呈明叔
六月十八日夜大暑
閑中有富貴
寄唐州吳辨叔二兄
自題寫真
和安之久雨
和復古小園書事
復古詩首句云獨步復靜坐輒繼二章
右獨步
右靜坐
光詩首句云飽食復閑眠又成二章
右飽食
右閑眠
寄題濟源李少卿卓園亭
和明叔九日
邵堯夫先生哀辭二首
閑居呈復
和明叔遊白龍溪
和景仁七十一偶成
六十　寄景仁
去春與景仁同至河陽謁晦叔館於府之後

園既去晦叔名其館曰禮賢夢得作詩以紀其事光雖愧其名亦作詩以繼之
與樂道約會超化寺比至樂道以疾先歸途中有詩見寄
和樂道再以詩見寄
晚春病起呈擇之治臣
大韻和復古春日五絶句
酬宋叔達迺（以聞古）卜居洛城見寄
和王安之題獨樂園
和吳辨叔知鳳翔見寄
和安之今春於鄭國相公及光處得綴珠蓮各一本植之一盆仲夏始見一花喜而成

詠未句云未知先合謝誰家
君貺環溪　瞑目
獨樂園二首　放鷴魂二首
呈樂道
太皇太后挽歌詞二首
和劉伯壽陪潞公禊飲
南園雨霽景物粗佳有懷正叔安之
和潞公與昌言正叔遊獨樂園徘徊久之主
人不至
潞公遊龍門光以室家病不獲從陪獻詩十韻
初夏獨遊南園二首
和景仁荅才元寄示花園

或謂光嗤景仁談禪而自談又因用前韻荅
景仁解禪
題傳燈録後
奉和大夫同年張兄會南園詩　戲字伯常
荅張伯常之鄧州途中見寄
獨樂園新春
和潞公真率會詩
景仁書云去冬因酒病耳病牙遂不入洛以
詩寄呈
又云新鑄龠斛與今太府寺尺及權衡若合
符契復次前韻
三月二十五日安之以詩二絶見招作真率
會光以無從者不及赴依韻和呈
又
用安之韻招君從安之正叔不疑二十六日
南園爲真率會
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
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
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
十五歲口号成詩用安之前韻
別用韻
其夕宿獨樂園詰朝將歸賦詩
二十七日邀子駿堯夫賞西街諸花
呈張子賤　子賤新自安[illegible]洛

二十八日會不疑家席上紀實
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詩二十四韻書懷獻
留守相公太尉兼呈真率諸公
其日雨中闕姚黃開戲成詩二章呈子駿堯夫
四月十三日立夏呈安之
和子駿洛中書事
安之令子河陽官舍作燕樂軒安之有詩寄
題輒敢繼和
和安之喜雨
逍遥四章呈欽之堯夫

第十五卷
律詩十

感物
送伯淳監汝州酒
酬安之謝光兄弟見過
酬王安之閭羅真率會
和潞公伏日讌府園示坐客
和子駿新荷
司徒開府韓國富公挽辭四首
椒郎中挽歌二首
和子華遊君貺園
又和上元日遊南園賞梅花
又和遊趙中令園
又和遊吳氏園二首
和子駿約遊一二園亭看花遇雨而止
又即事二章上呈
明日雨止復招子駿堯夫遊南園
戲呈堯夫
聞正叔與客過趙園歡飲戲成小詩
和子華應天院行香歸過洛川
寒食遊南園獨飲　後前韻二首
觀孫兒戲感懷
陪子華燕醼聽酒半過趙令園
和秉國寄子駿堯夫二留臺
和伯常自鄆州見寄
和潞公行及白馬寺得留守相公書云名園
例惜好花以俟同賞詩二章
和子華喜潞公入覲歸置酒遊諸園賞牡丹
陪致政開府大師留守相公致政內翰燕集
輒歌盛美為三公壽皆用公字為韻
景仁將歸潁昌輒為詩二十韻紀贈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駿堯夫
和吳朝議[illegible]中字同年謝光與景仁同年見過
伏蒙留守相公賜示陪太師潞公東田宴集
詩輒敢屬和
効趙學士體成口号十章上獻開府太師
和潞公招堯夫不至
和子華招潞公暑飲
再和伯常見寄
再和秉國約遊石淙
送堯夫知河中府二首
席君從於洛城種金橘今秋始結六實以其四
獻開府大師相三客以賞之留守相公賦詩
以紀奇事光忝不自揆輒依高韻繼成五章
和留守相公九月八日與潞公宴趙令園有
懷去年與景仁秉國遊賞
和留守相公寄酒與景仁
和秉國芙蓉五章
安之朝議哀辭二首
和堯夫見寄

華嚴真師以詩見貺聊成二章紀其趣尚
和子華過王帥家見梅花盛開呈君實子駿兼簡堯夫
和張伯常賀遷資政
又書一絕戲呈
又和南園真率會見贈
春日思景仁
神宗皇帝挽辭五首
北京留守王太師挽歌詞二首

第十六卷

章奏一

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 先公知杭州代作

為孫大傅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illegible]
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
中本寺乞奏修築皇地祇壇狀 [illegible]
論劉平招魂葬狀
奏乞移高禖壇狀 [illegible]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illegible]
論夏令公謚狀 [illegible]
論夏令公謚第二狀 [illegible]

論周琰事乞不坐馮浩狀 至和三年六月十五日上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illegible]

第十七卷

章奏二

第三狀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二道
乞虢州三狀
辭修注五狀

第十八卷

章奏三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illegible] 五月二日上
三德
御臣
揀兵
論赦及疏決狀
薦鄭揚庭
薦劉廱
進五規狀
保業
惜時

第十九卷
章奏四
遠謀
重微
務實
論舉選狀
論張叔詹知蔡州狀
十二等分職任差遣劄子
乞省覽制策劄子
第二十卷
章奏五
論制策等第狀
免北使第一狀
免北使第二狀
與樂道論蔡欽狀
論兩府遷官狀
建儲劄子
荒政劄子
論夜開宮門狀
論上殿冐人狀
建儲
勸農劄子
乞矜恤陳洙遺孤狀
論環州事宜狀
論蘇安靜狀
論張方平守邊輕易狀
論均稅官吏乞隨功過量行懲勸狀
論張方平第二狀
第二十一卷
章奏六
論公主宅內臣狀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論復置豐州劄子
論上元遊幸劄子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論諸科試官狀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正家劄子
優老劄子
論湖南提刑張田狀
論張田第二狀
論張方平第三狀
論李瑋知衛州狀
辭知制誥第一狀
第二狀
第二十二卷
章奏七
第三狀

第四狀
第五狀
第六狀
第七狀
第八狀
第九狀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上殿謝官劄子
謹習疏

第二十三卷
章奏八
論因差遣例除監司劄子

第二十四卷
論財利疏
章奏九
上殿劄子二道
論覃恩劄子
儀鸞失火劄子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直講乞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奏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奏乞推恩老臣劄子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論寺額劄子

賈尹劄子
王逵劄子
論赦劄子
壽星觀劄子
再論王逵劄子
趙滋劄子
陳烈劄子

第二十五卷
章奏十
后妃封贈劄子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告哀使劄子
上皇太后疏
遺留物劄子
申堂狀
遺留物第二劄子
上皇帝疏
山陵擇地劄子

第二十六卷
章奏十一
論御藥寄資劄子
乞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劄子
祔廟議
上兩宮疏

夏國入吊劄子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醫官劄子
西路旱劄子九月十三日上尋下湖路轉運司
趙滋劄子
福寧殿前尼女劄子九月二十九日上尋繳去
遣奠劄子
後殿起居劄子
皇地祇劄子
虞祭劄子

第二十七卷
章奏十二
醫官第二劄子
張茂則劄子十一月七日上與呂公弼同進名
放宮人劄子
上皇太后疏
上皇帝疏
講筵劄子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有旨十二月二日開講
程宜微劄子二道
後宮等級劄子
配天議
乞延訪群臣劄子

第二十八卷

章奏十三
奉養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永昭陵寺劄子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民有犯惡逆乞不令長官自劾狀
二先劄子
延訪群臣第二劄子

第二十九卷
章奏十四
取索劄子
后族乞不推恩劄子
上皇太后疏
兩府遷官劄子
又劄子
感慈塔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貢院奏醫官親人許繳應狀

第三十卷
章奏十五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上殿劄子
擇帥劄子

延訪群臣第四劄子
任守忠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奉養劄子
內侍差遣劄子
第三十一卷
章奏十六
講筵劄子
乞講尚書劄子
除盜劄子
備邊劄子
蓄積劄子
階級劄子
義勇第一劄子
擇官劄子
義勇第二劄子
義勇第三劄子
第三十二卷
章奏十七
義勇第四劄子
義勇第五劄子
義勇第六劄子
求降黜第一狀

第五狀
劄子
陳述古劄子
皮公弼劄子
王廣淵劄子
皮公弼第二劄子
王廣淵第二劄子
第三十三卷
章奏十八
招軍劄子
錢糧劄子
西邊劄子
論修造劄子
濮安懿王合行典禮議
翰林學士王珪等狀
孫長卿劄子
第二劄子
北邊劄子
第三十四卷
章奏十九
上皇帝疏
節用劄子
乞轉對劄子
尊號劄子

濮王劄子
乞改郊禮劄子
辭直學士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第三十五卷
章奏二十
乞經筵訪問劄子
選人試經義劄子
論安懿皇劄子
留呂誨等劄子
留傅堯俞等劄子
乞與傅堯俞同責降劄子
居家奏狀 第二劄子 第四劄子
第三劄子
請不受尊號劄子
議祧遷狀
辭翰林學士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上殿劄子
王陶乞除舊職劄子
第三十六卷
章奏二十一
留吳奎劄子
作中丞初上殿劄子
乞罷詳定押班劄子
留韓呂劄子

御殿劄子
宰臣押班第二劄子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乞簡
聽斷書
御史條約劄子
乞不更責降王陶劄子
王廣淵劄子
高居簡劄子
王廣淵第二劄子
賑贍流民劄子
第三十七卷
章奏二十二
王廣淵第三劄子
高居簡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封事劄子
高居簡第四劄子
郭昭選劄子
貼黃
高居簡第五劄子
王中正第一劄子
辭賜金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納賜金劄子
王中正第二劄子
王中正第三劄子

石樽劄子
第三十八卷
章奏二十三
衙前劄子
横山劄子
横山疏
横山上殿劄子
論不得言赦前事劄子
張方平第一劄子
張方平第二劄子
受侍讀乞先上殿劄子
乞免翰林學士劄子
辭免館伴劄子

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狀
第三十九卷
章奏二十四
辭免裁減國用劄子
請不受尊號劄子
手詔
批荅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舉諫官狀
八月十一日邇英對問河北災變
議學校貢舉狀

第四十卷
章奏二十五
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體要疏
第四十一卷
章奏二十六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再舉諫官劄子
請優賞宋昌言劄子
再乞貢舉人試經義劄子
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一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二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第四十二卷
章奏二十七
辭樞密副使第四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五劄子
貼黃二道
辭樞密副使第六劄子
乞免永興軍路青苗助役錢劄子
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劄子
乞留諸州屯兵劄子

宗室襲封劄子
第四十三卷
章奏二十八
請自擇臺諫
論李定劄子
貼黃
諫西征疏
乞罷修腹内城壁樓櫓及器械狀
乞不添屯軍馬
第四十四卷
章奏二十九
中官撫權任製造乾糧麨飯狀
奏乞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狀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奏乞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狀
第四十五卷
章奏三十
應詔言朝政闕失事
論風俗劄子
薦范夢得狀
再乞西京留臺狀
乞奔喪狀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劄子
第二劄子

第四十六卷
章奏三十一
謝宣諭表
乞開言路劄子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狀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乞罷保甲狀
第四十七卷　章奏三十二
乞罷免役狀
乞罷將官狀
乞開言路狀
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
請更張新法劄子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辭門下侍郎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第四十八卷
章奏三十三
乞申明求諫詔書劄子
看閲呂公著所陳劄子
乞罷保甲劄子
密院劄子
劄子批語　乞降臣民奏狀劄　審前劄
乞降封事簽貼劄子

乞不貸強盜劄子
乞不貸故鬬殺劄子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第四十九卷
章奏三十四
與晦叔同舉程頤
乞裁斷政事劄子
議可劄子
大辟貸配法草
進孝經指解劄子
辭特轉官第一劄子
辭官第二劄子
革弊劄子
辭轉官第三劄子
辭官第四劄子
辭官第五劄子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辭免醫官劄子
第五十卷
章奏三十五
辭不正謝劄子
內批依近降指揮留取指揮劄子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
論西夏劄子

辭放正謝第四劄子
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劄子
又劄子
乞堅守罷役錢勑不改更劄子
第五十一卷
章奏三十六
乞罷提舉官劄子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隨末退表第一劄子
三月二十八日內降
乞申敕州縣依前例差役劄子
辭位第二劄子
奏為病未任入謝劄子
辭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留僕射制書在閤門劄子
第三劄子
奏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劄子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第五十二卷
章奏三十七
起請科場劄子
賑濟劄子
乞撫納西人劄子
詔意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辭接續支俸劄子
請罷將官劄子
第五十三卷
章奏三十八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辭康章服劄子
乞進呈文字劄子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再乞進呈文字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論西人請地乞不拒絕劄子
申明役法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乞延和殿常起居劄子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第五十四卷
章奏三十九

謝免此使朝見日起居狀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辭大禮使劄子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進呈白劄子 省七月二十 間上冊前翻三
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斗白劄子
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白劄子
乞罷散青苗白劄子
薦王大臨劄子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劄子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第五十五卷
章奏四十 附議
論監司守倅格任舉主劄子
舉孫準自劾第二劄子
辭明堂宿衛劄子
辭提舉修實錄劄子
乞合兩省為一劄子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白劄子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校所部吏白劄子

乞不帖例貸配劄子
再申明役法
李文恭謚議
錢宣靖謚議
趙僖質公謚議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贈太尉馮守信謚議

第五十六卷

制詔

中書試制詔三道
殿前都指揮使節度使加宣徽南院使制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三司使制
誡勵貢舉人敦修行檢詔
賜宰臣韓琦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吳奎乞就差知兖州不允詔
賜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號不允斷來請批荅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上第一表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宰臣曾公亮不允批荅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兵部尚書知青州歐陽脩詔
除文彥博
除皇弟顥
除皇伯祖承顯
除郝質
賜文武百寮宰臣傅弼已下上第五表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聽樂允批荅
西京應天禪院及會聖宮奉安仁宗英宗皇帝御容了畢德音
賜樞密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文彥博乞退不允手詔
賜樞密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不允手詔
除皇伯宗諤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荅
賜南平王李日尊示諭敕書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趙抃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賜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郝質不允詔
祈國長公主特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賜新除參知政事韓絳辭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荅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特進檢校太保判太原
府歐陽脩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韓琦不允詔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馮京辭恩命
不允斷來章批荅
除董氊制
賜新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
兼侍中充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
不允詔
賜新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河陽三
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

第一表不允批荅
賜新除參知政事馮京辭免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荅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充辭恩命
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知陳州張方平乞
南京留臺不允詔
賜文彥博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批荅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荅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康
國公承顯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賜文彥博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皇弟高密郡王頵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
荅
賜皇弟高密郡王頵辭恩命第二表不允斷
來章批荅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承顯辭恩命第二
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宰臣富弼等上表賀雲陰日食不及分數
批荅
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出見批荅
賜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出見批荅

第五十七卷
表
爲龐公讓明堂加恩第一表
第二表
爲龐相謝明堂禮成加光祿大夫行尚書戶
部侍郎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表
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記
夫人謝功德疏文
皇帝
皇后　貴妃
爲文相公謝神道碑文表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為龐相公讓官表
為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為龐相公謝官表
為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賀皇子昕建節表
謝中冬衣襖表
賀皇子降生表
賀章獻章懿皇后祔廟表 為滑州張龍圖作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進通志表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謝獎諭勑書并帶馬表

求與謝上表
遺表 元豐五年秋吾苦語澁疑爲中風之候恐智文疾作猝甚不救乃曩作遺表自書之帝置卧內後且死以授范堯夫范夢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宮庫晏傳此表無用留以示子孫也使知吾事君區區之心乎
賀立皇太子表
謝起居減拜表
第五十八卷
書啓一
上許州吕給事書
答鄜城耶太丞書
與薛子立秀才書
上龐副樞論貝州事宜書
謝校勘啓
授校勘謝龐參政啓
謝檢討啓
上宋侍讀書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啓
答薛虢州謝石硯并書
答謝公儀啓
答閻晝馬寺丞書 庸
與范景仁書
與李子儀書
別劉孝叔推端手啓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第二書

第五十九卷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
與范景仁書
再与范景仁書
答明端太祝書
答陳充秘校書
與夏秘丞悼辞書
別紙
與魏雲夫書 闕
答德順軍劉太博 佚 書

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誥啓 [illegible]
答劉蒙書
第六十卷
書啓三
答楚州糧料胡寺丞宗愈 [illegible]
答周源同年書
答孔文仲司户書
與王介甫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答河陽李秀才秘校書
答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彥書
第六十一卷
書啓四
答張砥先生書
答陳師仲監簿書
答李大卿孝基書
與吳相書
答蔣中舍之奇書 [illegible]
答郭純長官書
答陳師仲司法書
問景仁以正書所疑書
第六十二卷
書啓五

答孫察長官書 [illegible]
答福昌張尉來書
與王樂道書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答范景仁論養生及樂書
與范景仁書
答范景仁書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 [illegible] 書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答武功石令飛卿啓
與劉道原書
第六十三卷
書啓六
答范景仁書
答景仁書
韓秉國書
秉國書
答韓秉國書
答秉國第二書
三省咨目
密院咨目
与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与呂晦叔簡二
答彭寂朝議書

第六十四卷
序一
送同年郎兄景微歸會稽榮覲序
顔太初雜文序
名苑序
送李揆之推官序
諸兄子字序
送李子儀序
越州張推官字序
馮亞詩集序
送孟翺宰宜君序
送丁浦四序
古文孝經指解序
王内翰贈商雒龐主簿詩後序
并州學規後序
送胡完夫序
送通山郝令序
叙清河郡君
第六十五卷
序二
送李公明序
投壺新格序
呂獻可章奏集序
劉道原十國紀年叙

洛陽耆英會序
序賻禮
河南志序
故相國龐公清風集略後序
百官表總序
故樞密直學士薛公[illegible]詩集序
趙朝議[illegible]文藁序
第六十六卷
記一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聞喜縣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題絳州鼓堆祠記
諫院題名記
先公遺文記
仁宗賜張公御書記
記歷年圖後
陳氏四令祠堂記
獨樂園記
迂[illegible]堂記
第六十七卷
記二　傳附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范景仁傳
圉人傳

張行婆傳
猫虪傳
第六十八卷
銘箴頌原說述
銘
鐵界方銘
劒銘 并序
槃水銘
四言銘
箴
勇箴
逸箴
友箴

頌
頫樂亭頌
原
原命
說
說玄
述
述國語
四言銘系述
第六十九卷
贈諭訓樂詞
贈
書心經後贈紹鑒
諭
諭若訥
訓
訓儉示康
樂詞
樞密院開啓聖節道場排當散念作語
御筵送李宣徽口號
慶文中公八十會口號
第七十卷
論一

十哲論
龔君賓論
邴吉論
賈生論
四豪論
廉頗論
才德論
知人論
第七十一卷
論二
功名論
機權論

朋黨論

三勸論

管仲小器論

荀息論

致知在格物論

葬論

中和論

第七十二卷

議辨策問

不以卑臨尊議

情辨

善惡混辨

賢良策 郡興宗今子爲 之塗嶅四年

策問五道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策問十首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 熙寧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請王扑首 言於上以爲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 俗不足恤故因論曰以此三事[illegible]於所諸 者范景仁後至日流徐不足此一事哉已 寫策目文建刪之明日禁中以[illegible]祐[illegible]止 別出策目 試清臣等

第七十三卷

史贊評議

河間獻王贊

范雎評

秦阬趙軍

項羽誅韓生

貫高

戾太子敗

立鉤弋子爲太子

趙廣漢誅

魏孝武帝西遷

應侯罷武安君兵

馮道爲四代相

漢高祖斬丁公評

甘羅

張湯有後

高順

賈捐之

魏孝武初立

京房對漢元帝

讀張中丞傳

烹酈生

子噲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陳仲子避兄離母
孟子將朝王
孟子謂蚔鼃云云
沈同問伐燕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父子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云云亦由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云云猶人之性乎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
卿云云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
所去三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
如之何

第七十四卷
史剡
史剡序
虞舜
又
夏禹
夏桀
周文王

由余
蕭何營未央宮
孔子
又
季布
迂書
迂書序
釋迂
辨庸
士則
言戒

[illegible]
薑衣
飯車
拾樵
知非
天人
無怪
理怪
事親
事神
寬猛
回心
無益

學要
治心
文害
道大
毋我
道同
絕四論
求用
貧恩
羨臧
釋老
鑿龍門辨
無爲贊貽邢和叔
聖窮
諱有
斥莊
辨揚
無黨
兼容
指過
難能
三欺
官失
天人

第七十五卷
碑誌一
處州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王城縣君楊氏墓誌銘
右騏驥副使蘇君墓碣
府州軍事判官杜君墓誌銘
石昌言哀辭
渠州鄰水縣令吳君墓誌銘
進士吳君墓誌銘
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
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第七十六卷
碑誌二
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龐之道墓誌銘
蘇主簿夫人墓誌銘
第七十七卷
碑誌三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
鄆州處士王君墓誌銘
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第七十八卷

碑誌四

皇從兄華陰侯墓誌銘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皇從姪蓬州刺史夫人仁和縣君蒲氏墓誌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戶部侍郎周公神道碑

第七十九卷

碑誌五

殿中丞知商州薛君墓誌銘
衛尉少卿司馬府君墓表
尚書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書孫之翰墓誌後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文潞公家廟碑
書田諫議碑陰

第八十卷

祭文

祭龍廟祈雨文
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文

爲文相作改葬先令公啓殯文
令公祖奠文
令公到墓文
令公掩壙文
員外啓殯文
員外掩壙文
潁川郡夫人焚黃祭文
啓殯祭文
祖奠祭文
祭郎侍讀文
祭范尚書文
祭觀文丁尚書文

諸廟祈雪文
祭黃石公文
爲治平公祭劉大卿文
諸廟祈雨祝文
謝雨文
爲治平公祭晉祠文
又祭晉祠文
雨止謝晉祠文
祭雷道矩文
祭江鄰幾文
三司祭張元常文
初除待制祭先公文

祭潁公文
告題祭版文
祭張尚書文
祭獻可文
張尚書葬祭文
祭錢君倚文
祭董少卿文
祭張密學文
祭陳君弼文
奠李夫人文

溫國文正公文集目錄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一

古賦

進交趾獻奇獸表
交趾獻奇獸賦
稷下賦
靈物賦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嘉祐八年九月初二日上

臣光言今月二十五日有詔詣崇政殿觀交州所獻異獸曰麒麟者臣愚不學不足以識異物竊以麟瑞獸也曠世而不可覩其於經有名而無形傳記有形而去聖久遠衆說紛然自非聖人莫能識其真況承學之臣固不能決其是非也臣光中謝竊以王者道

盛德至格于神明則有仁獸不召而自至不羈而自馴此其所以爲瑞也今是獸也生於遐荒拘之檻積載之方舟與負萬里致於闕庭形質詭異不應經傳眞僞之間未易究測儻其眞也則非自然而來設其僞也徒爲遠夷所笑殆非所以發揚聖朝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竊以爲宜延見使者賚之金帛賜以詔書嘉答其意歸其麒麟使復故壤然後登俊傑之才修政治之實使家給人足禮興樂行四夷賓服天瑞自至以遵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勝憤悱謹述交趾獻

奇獸賦一篇奉表投進以聞

交趾獻奇獸賦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遐無不協遠無不臻粵有交趾來獻麒麟其爲狀也熊頸而鳥喙豨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而有鱗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諜靡得而詢於是降軺車之使發旁縣之民除塗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濱曠時月而涉萬里然後得入覲於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士南金象齒之珍歘紫闥而望入充彤庭而並陳於是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搢笏旅進而稱曰陛下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嚴奉宗禋純孝烝烝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

典進退周旋必資於軌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菲食宮室觀臺無斲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游必循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帝王所不能爲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怵惕是以方內乂寧黎民滋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睹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獨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黑鷳貢於絕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爲本修身以爲基閨門睦而四海率服朝廷和

而羣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郡雖康未能復漢唐之守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尚疵癘而民猶愁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享四方之獻當三靈之楚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出沮澤之湄得其來吾德不爲之大損其去吾德不爲之虧奈何貪其琛賨之美悅其鱗介之奇容其欺紿之語聽其諂諛之辭以惑遠近之望以爲蠻夷之嗤不若以迎獸之勞爲迎士之用養獸之費爲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明葳麗耳目一日之既爲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羣臣拜手稽首誠曰此盛德之事臣等愚戇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棫

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黃髮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皋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待後相與講經藝之淵源覽皇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興民之利若療夫飢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疢賜予適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須奇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耔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宮而行有粳絺纊之饒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恥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瀉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頓顙而讋服祝髮

之渠回面而奔走靡不投刃兵而襲冠帶變僭服而請印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敦治風雨時若百穀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輳甘露霡霂於林薄醴泉濆沸於嵌竇華英羅植於堦𡌴朱草叢生於庭鸞鳳凰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騶虞群友而爲畜由是觀之則彼犇夷之凡禽瘴海之怪獸皮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豆夫又何足以耗水衡之芻而污百里之囿者哉

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横閈夏屋長檐罇罍明潔几杖清嚴爾乃斜倚華纓浮冠青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横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分非紫譽抵株爲之翁斵譬鍛理美化爲瑕疵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洳鴻鵠鵁鶴鼓舞於渤澥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自喜顧稷下之富盡海內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賦鼠亂玉魚目閒珠泥沙漲者其泉恩莨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紀行者多岐而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羇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軌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明本初脩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速正修列讒邪放踈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暖其膚使臣飯粱齧肥而饕驕君之祿不若荷鉏秉耒而爲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閒室鳳藻鴛義約文靡實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壐物賦 元豐元年六月二十七日作

有物於此制之則留縱之則去卷之則小舒之則鉅守之有主用之有度習之有常養之有素舉之不善毀之不怒誘之不還脅之不懼吾不知其何物聊志之於茲賦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一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

古詩

春獵
八月十五日夜寄友人
戲下歌
烏栖曲 二首
海仙歌
宮漏詞
華州柎後往馮翊留别楚正叔 建中
孟嘗君歌
維山引
洛陽少年行
將軍行
何秀才洪倫邳園 五首
夏日過陳秀才園林
陪同年吳冲卿登宿州北樓望梁楚之郊訪
古作是詩
燕歌臺
楚宮行
塞上 六言
柳枝詞 十二首
奉和經略龎龍圖延州城南八詠
迎薰亭
供兵磑

柳湖
飛蓋園
翠漪亭
延利渠
綠雲軒
楸堂
天馬歌
河上督役懷器之寄呈公明叔度時器之糴
獄滄州
華呈篇時中叔段同河釷寄
宿石堰夜聞牧馬者歌
楊白華
郡下秋懷呈器之美
陪張龍圖南湖晏飲 二六首言
道傍田家
送李汝臣同年謫官導江主簿
春日書寄東郡諸同舍
和邵不疑校理蒲州十詩 [illegible]
飲亭 亭有流盃渠
湧泉石 樞密學士前歲知府事得公府石大如[illegible]上有數十竅集如[illegible]江對此泉上置石日湧泉石乃從其上激水於亭下以為流觴之樂高[illegible]時人以為清[illegible]
翠樓
碧樓

靜齋
槐軒
凉 追一字
芙蕖軒
惜花亭
竹軒
秋日寄山中友人
和之美舟行雜詩八首
舟中夜坐
船行遇風
野花
水鴨
魚鷹

罾魚者
都門路
吳沖卿直舍閻士安畫墨竹歌
和之美河洲四詩
又和夜雨宿村舍
送伊闕王大夫歌
送韓太祝維歸許昌 賦得文字
和興宗夜直聽雨
和之美諷古
和之美二貧詩
送薯蕷苗與興宗

答昌言求薯蕷苗
送冷金牋與興宗
謝興宗惠草蟲扇
和昌言官舍十題
石榴花
薏苡
石菊
萱草
蜀葵
畦蔬
水紅
甘菊

蘭
病竹
送文慧師歸眉山 惠符
鳳林石歌
興宗南園草盛不翦儻過而愛之為詩贈主人
古詩贈興宗
出都日塗中成 以下[illegible]之
重經東澗谷
送業縣崔尉
酬次道初登朝呈同舍
春猴

小苑微寒春鴈飛石闕宮外草萋萋漢家旌旆連圍合秦國山川入望低花色繞臨珠綴發柳陰欲傍金隄齊韓嬀承恩來視猷飛塵遥出建章西

八月十五日夜寄友人

故人音信絶對月動相思清露滴紅葉北懷當告誰秋風廣陵郭正是望濤時

戲下歌

項王初破函関兵氣壓山河風火明旌旗金鼓四十萬夜泊鴻門期曉戰関東席卷五諸侯沛公君臣相視愁幸因項伯謝前過進謁不敢須史留樽斗高會召諸將寶劍冷々舞席上咸陽灰燼義帝遷分裂九州如指掌功高意滿思東歸韓生受誅不復疑區區蜀漢遷謫地縱使倒戈何足爲

烏栖曲二首

風破金鋪結綺錢穿簾入幌舞盃達可憐無人夜不眠起視西窓月華皎

星疎月明漏水長羅幃翠帳華燈光佳人起舞玉釵墮門外烏栖鴈南過

海仙歌

東望海波蒼茫浩渺無所極高浪洪濤黯風色翻星倒漢天地黑陰雲出沒互相索東方曈曨景氣清塵雲合沓吐赤精蓬萊瀛洲杳如萍遥觀五樓十二城群仙紛佩朝玉京祥風縹緲鈞天聲彩幢翠盖烟霞生鸞歌鳳舞入帝鄉紫麟徐驅白鶴翔餐芝茹术飲玉漿千年萬年樂未央

宮漏謠

宮漏清高處々開六街寂々夜將分南下河梁細詰曲北瞻禁闕紛繽紛黄金鎖閉十城斜白玉樓通上帝家若木未光潛日月神仙不動積烟霞銅壺銀箭夜何長杳杳亭亭未遽央複道迴廊接西掖千門萬戶遥相當宛轉排徊不能駐復出宮城遶宮樹々々烏飛月欲西燭光一道照沙隄龍騎驄翩排閶闔鳳

華州秋役往馮翊留别楚正叔 建中

芳菲不得駐會取餘春還欲知回首處渭曲蒼茫間

孟嘗君歌

君不見鋅公在齊當路時三千豪士相追隨邑封萬戶無自入椎牛釃酒不爲貲門下紛々如市人鷄鳴狗盜亦同塵一朝失勢賓客落唯有馮驩西入秦

緱山引

王子吹笙去不返當時舊物唯緱山山深樹老藏遺廟春月秋風空自閑轘轅左界連商雒碧瓦朱欄露華薄經時掩戶庭草深永晝無人澗花落徘徊未下日將西送望嵩陽烟景微鶴馭飄飖向何許林間空見白雲飛

洛陽少年行

銅駝陌上桃花紅洛陽無處無春風青絲結尾連錢

驄相從射獵北邙東流鞭縱鏑未云罪青山圍〻截
紅日雲分雷散無影迹黃雞未鳴已復出

將軍行

赤光滿面眉激朱虬鬚虎頷三十餘腰垂金印結紫
綬諸將不敢過庭除羽林精卒二十萬注聽鍾鼓覘
麾旗肥牛百頭酒萬石爛漫一日供歡娛自言不喜
讀兵法智略何必求孫吳賀蘭山前烽火滿誰令小
虜驕慢延須臾

何秀才 漢倫 郊園五首

主人躭詩書樂道深居久扶策往來游東陶復南畝
濁酒不取味素琴無復絃何須更清論相見自蕭然
蒼〻竹林冥鬱〻松氣寒縱橫興來筆欹側醉中冠

寥棠涉幽澗日落烟嵐空躋踏待新月長嘯來清風
夏木繞茅廬巷酒資清宴客罷綠蔭枝空聞黃鳥啼

夏日過陳秀才園林

桑陰青〻紫葚垂鮮風蕩麥生漣漪驅童策馬路村
路來興出遊當訪誰槿花蘚落園叢竹風日蕭踈滿
園綵到門下馬問主人文籍先生其姓陳高談浩浩
究今古不覺林間日將暮茅廬蒿徑幸不遠不厭頻
頻數來去

陪同年吳冲卿登宿州北樓望梁楚之郊
訪古作是詩

大禹息洪潦畫野經九州波沈露群山錐〻相嬰鉤
旋洄瀦兹土平敞仍寡仇乘高極回望坦〻無陵丘

先王崇醇酒建祀邦諸侯玉帛從會同赴告書春秋
六雄方逐鹿爲羸弱姬周微爲會戰場蹀血無時休
漢錯削七國禍生東南陬亞夫開高壁坐折強吳謀
典午倒太阿闢戶延姦豪淮泗漫腥羶虜心拖旄頭
人移烟火絶榛茂豺狼遊唐綱日浸衰盜起如蜩螗
相攜飛在渚栢骨捉拗棧蟠薄數千里挺刼無餘留
聖朝定多壘劍戟包鞬韣蕃〻荊林林燕〻良田疇
耒耜趁時雨黍稷豐歲秋昔爲車騎利今觀桑麻收
我來宦東土良宰乘春游行〻次符離固爲親交留
携君且爲樂攜手登高樓是時新雨餘風日方和柔
雲鮮亂花薄波綠迷芳洲暮〻游絲轉家〻野陽浮
調黃語嬰鶯飄雲瑤犀鳳管絃登臨美況復依良儔

聊適笑言樂盡忘羈旅憂瀾陽向冉〻漸與西山道
驛程前有期戀此當何由分首下岩羌悵然登莫舟

燕臺歌

萬古蒼茫空感泉燕臺賢客姓名誰君看碣石宮中
草寧似昭王築基時黃金散盡餘基沒易水蕭條烽
火飛

楚宮行

楚王宮中夜未央清歌祕舞會華堂木蘭爲柱桂爲
梁隋珠和璧爛同光橫吹乍鳴秋竹裂繁絃初度春
雨歇九微火樹垂垂滅羅衣紛紛玉纓絶滿朝冠翻
東方明宮門未啓君朝醒秦關日夜出奇兵武安君
火照夷陵

塞上 六言

胡兵欲下陰山寒烽遙過蕭關將軍貴輕士卒幾人回首生還

柳枝詞十三首

烟滿上林春未歸三三兩兩雪花飛柳條別得東皇意映隄拂水巳依依

依依高樹出宮墻梅曳青絲百尺長願與宣溫萬年樹年年歲歲奉君王

君王遊豫賞青春折柳爲枝賜侍臣莫怪長條低拂地只緣供掃屬車塵

屬車隱隱遠如雷陳后愁眉久不開楊花都不知人意故入長門宮裏來

長門宮曉未成粧結雨縈風斂瑣窓莫令透入華清殿那堪見汝更雙雙

雙雙春燕颺雲霄楚國宮深樂事饒會待忽管紫絃際試取纖條並舞腰

舞腰繽紛長樂東柳間悵飲送春風請君試望邯鄲道青門裊裊徹新豐

新豐道上灞陵頭又送夫君去遠遊借問柳枝能寄否古今共有幾多愁

多愁尤是別離深折條相贈各沾襟留住不住居人意欲去未去行人心

行人白馬去遑遑初上金隄欲過橋望塵不見遮人眼若怨無情萬萬條

五柳先生門乍開宅邊植杖久徘徊陌頭遥認顏光祿詰旦先乘瘦馬來

白雪雖然比繁花豔陽不得共紫華爲君故入烏衣巷飛舞風流謝傅家

宣陽門前三月初家家楊柳綠藏烏歡似白花飄蕩去忍能棄樹博山爐

奉和經畧龐龍圖延州南城八詠

迎薰亭

華館壓清波坐待南風至須知明妝賢善達吾君意

供兵磑

羨鞏響寒泉飛輪馭風轉士飽氣益振輕與先零戰

柳湖

依依烟未歇漠漠風初靜浮花滿波面不見參差影

飛蓋園

軍中富餘暇飛蓋南城限雍容陪後乘一一應劉才

翠漪亭

雕簷日華動滉瀁照漪漣四月芰荷滿不似在窮邊

延利渠

枝分清淺流縱橫貫城市還如恩在人潤澤無終既

綠雲軒

逼漢敞高巖綠雲結飛閣東山華樹驃致足登臨樂

楳堂

簫鼓晨陽休組練照芳洲意氣生中客羞笑山陰遊

天馬歌

大宛汗血古共知青海龍種骨更奇綱絲舊畫昔嘗見不意人間今見之銀鞍玉鐙黃金鑄廣路長鳴胥意氣富平公子韓王孫求買傾家不知貴矢蒼高闊北向開金印紫綬從天來路人回首無所見流風暫過驚浮埃如何棄置歸皂棧跣足垂頭困羈絆精神慘澹筋骨羸舉目雙睛猶璀璨伏波馬式今已無子阿肉馬骨久枯槁舉世無人相騏驥憔悴不與駑駘殊神兵淬礪精芒在寶鑑塵埃終晦君今剪剔拔鳴驚尚能騰踏崑崙外

河上督役懷器之寄呈公明叔度時器之糾獄滄州

河災汎東郡廬井多埋淪題輿得贊佐姁嫗安疲民遂令枯槁餘稍復蘇陽春伊人屏外飾倜儻窮天眞徒觀浩蕩波莫測江海津列茲同府士一一隨和珍公明抱全德洞徹無緇磷叔度東峽節詠若凌霜筠頗茲不肖材亦齒幕中賓同依松栢陰共醉醍醐醇高論探要妙佳句裁清新有時縱歡謔盃案杳不中曾無禮節間但以風期親北州有疑獄兩造正紛綸當須于公斷然後無冤人送行出郊岐揚鞭從此違促蘇春事起行役未成歸索居如幾日河華已芳菲徒然搔搔坐歎知音稀昨夜西南風夢中東北飛行行涉滄海髣髴睹容暉寤思益惆悵天長羽翼微離懷如柳色極目正依依

華星篇

涼風淨掃雲無迹海月未生星歷歷貝懸珠貫拱北辰三五縱橫此何夕重樓疊榭出秋空鴻鵠露寒違桂宮瑶井迥臨丹闕外玉繩斜掛瑣牕中征人遠別空閨悄鍾漏蕭疎天不曉碧紗展轉無復眠卧視寒光度華沼漢家賢將成蹈跳結髮從軍今二毛誰憐身老心猶壯添入長古太白高豐城古劍沉淪久匣中夜半雙龍吼乃知神物不自藏紫氣依稀見斗牛有客辭居望所覩遙知清夜會荀陳陡蹤未息無由去不及浮槎河畔人

宿石陘聞牧馬者歌

大河之曲多寬閑牧田枕倚長隄灣烏栖鵲散隄樹寂析木聲稀宵欲闌牧兒跨馬乘京月歷歷號群高唱發幽情逸氣生自然往往鳴鞭應疎節歌辭難辨野風高似述離憂嗟役勞排徊不斷何妨近彷彿徽聞已覆遙長川冷浸秋雲白露草凝光凝碧色星疎河淡夜初長展轉空亭奈孤客洞簫音律京君明可憐骨朽不更生安得使傳哀怨意爲我寫之羌笛聲

楊白華

勸君勿嫌楊花太輕薄離下溝中紛漠漠翠鬟娉子不勝愁掃盡還飛滿朱閣曉來風雨送行春天無遊絲地無塵雪狂絮亂安可得孤樹青青愁殺人

都下秋懷呈鼎之美

愚疎強從仕趣尚與時乖埸來遊京邑榮顯知誰諧王國富英奇氣象標巖崖雲鴻送雙目攀援路可階

秋風粹枯葉颯颯繞寒齋出門無所之飛塵滿天街
夫君宦未達猶得稱吾儕解衣換斗酒且盡平生懷

陪張龍圖南湖暑飲 六言

紅旆蔡林却轉瓊筵就水重開荷香著衣不去竹色
映酒遥來樓船瀲灎輕浪鷗鷺繽紛滿天清歌久之未度畫梁
塵落芳筵

道傍田家

道傍田家翁嫗俱垂白敗屋蕭條無壯息翁携鎌索
嫗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静夜偷舂避債家比明門
外已如麻筋疲力弊不入腹未議縣官租稅足

送李汝臣同年謫官導江主簿

得喪且循環古今昧終始百歲落其間僅與毫芒似
所以達人心身外不復紀愁來若亂絲疏解當以理
昔君關外來籍々聲華起憑案一濡毫萬言俱落紙
老生閱其文色若寒灰死閣筆不能下敢有疵瑕指
或時掀髯相入門俱倒屣閽夫迎受謁不敢揚眸視
解褐吏遂州長途初進趾蛟龍得尺水變船方庭跂
西羌負德澤飛鏑犯邊鄙添兵十萬餘斗粟無支擬
州郡走符檄縱橫急穉蕃閭閻浪愁苦卒食半糠籸
上官知君才悉以餉糧委開倉募平糴至者車連軌
嚴明束吏手誘諭提民耳留斛授金去若與同濟市
弦刑未云周露積丘山比曾無緡銅勞坐飽防秋士
莫府上其功明詔深嘉美爲僚登九寺是人專百里
聊用報勤劬未言窮任使何期逢怨讎意外成瘡痏
剌骨舞文法吹毛出瑕滓清霜五月飛慘烈傷蘭芷
鷙鳳失椅梧飄泊還荆杞聖朝方任能大過尚收齒
況於濟時具焚遭詆訾寧因青蠅惡遂取璠璵毀
良工經明堂必不遺杞梓勉哉益自立勿爲窮衰止
人生難豫期神理無終否庸知今日蹇不爲後日喜
吾道誠無虧壞坎安足恥閩山邑邅長百舸連天倚
縈紆結危棧迴入雲星裏蜀國富嬉遊花繁春酒旨
莫作弔原文投之岷江水

春日書寄東郡諸同舍

滑臺古鎮揭高牙主人賢厚賓友嘉公庭退休射堂
飲水沈綠李浮甘瓜清言妙論閒詼諧笑語往反何
喧譁別來汎濫若浮梗塵埃俗累稠於麻提鞭盛蓋
觸風日慘悽滿眼飛埃沙朱門湛々果深淺門外日
雜千餘車閽人未肯即通剌指彈手版景欲斜就令
入見亦何事氣象渺邈凌青霞圍碁角智賭勝負拙
者理與功名賒捨之歸入戶庭陋仰視青天如井蛙
從樓數尺地荒穢不薙欲令生雜花當春寂々但如
此意恐至外達船華奈何勝友百餘里不可一見如
天涯何時更共把危酒側身北望空咨嗟

和邵不疑校理蒲州十詩 並

飲亭 亭有流盃渠

飛蓋名僚集臨流芳宴開縈紆漱文石次第傳清盃
廻波亦多意幷泛落花來

涌泉石

相密學士□公知府事得片石大如席上有數十竅嵌知州□公問之石工鑿地高尚置石其上夏日從旁激水注下以之清泉高數尺

蒼然片石寒，百道飛泉吐。高堂忽蕭颯，坐失炎蒸苦。蛟龍卧欲飛，仰噀秋空雨。

翠樓

條山翠氣横，隱崎秋空穿。危樓雨初度，卷幌延佳色。撲撲滿前軒，嵐光真可掬。

碧樓

烟𡧖疊琉璃，危樓半空倚。歌鍾奏高宴，聲來碧雲裏。日暮天四垂，灝浩如秋水。

靜齋

選二句

聊窺碧梵缺，寒草生歷歷。時聞山鳥啼，未得全幽寂。

槐軒

選二字

軒已幽，况復植宮槐。簷外陰沈綠，南山雨氣來。逍遥不知久，驚此黃花開。

選二句

清風滿四境，豈獨華樓下。不若楚臺人，披襟獨蕭灑。

涼 選一字

芙蕖軒

荷花爛熳紅，不見方塘水。㶑羗結飛閣，蕭爽清香裏。露重忽欹側，翻然翠翁起。

惜花亭

春意復踐此，園林日愁寂。枝邊綠陰重，砌下紅英積。茲亭花最繁，飄零尤可惜。

竹軒

茂密正當軒，歊毒欲侵案。風枝忽交戛，月影爭淩亂。誠嘉君子心，匪直林亭玩。

秋日寄山中友人

昨夜聽秋風，霜崖幾樹紅。心隨新鴈去，究至碧谿東。聖主搜漁釣，林巖今已空。胡爲執高尚，憔悴久山中。

和之美舟行雜詩八首

舟中夜坐

風柳動蕭疎，寒星浸寥落。中宵四寂然，時有游魚躍。

船行遇風

汀沙落席帆，岸柳縈單舸。小市遠微茫，蔟水初燈火。

淼水使成波，不若江湖濶。誠無傾側憂，纔弱終難進。

野花

喧喧桃李蹊，何妨笑幽草。但願保天真，徐共春風老。

水鴨

擲繖出短蒲，毰毸浴清水。物忌太鮮明，何妨染泥滓。

魚鷹

翩然下林表，不憚風濤惡。得魚輒高飛，爲君羞攫搏。

罾魚者

弱縷輕絲盡日寒，溪側獲少近知無。溪魚背爾識

郡門路

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迹。獨憐道傍柳，慘淡少顔色。

吳沖卿直舍閻士安畫墨竹歌

閻生畫竹舊所聞望中一見遂可分伊予不甚少佳畫猶愛氣骨高出群狂枝怒葉凌綃素勢若飛動爭紛紜蟠根數節出地底上有積年蒼蘚紋森然直幹忽孤聳意迸出屋排浮雲秋風颯颯生左右耳目灑落遺塵氛乃知良工自神解味者微習徒艱勤子歌昔者得妝玩不遠終朝無此君

和之美河洲四詩

冉冉河洲晚晴霞登木杪稍見水烟開孤舟天際小
杳杳河洲晚客行殊未返目隨林鳥還心共征鴻遠
寂寂河洲夜蘆花繞墟舍孤客久未眠寒燈落寒灺
漠漠河洲雨依稀辨村聚時鼓鷗鳥群凌亂爭鳴舞

又和夜雨宿村舍

積雨久未闋豈徒行客憂夜聞屋中人嘆息悲田疇方春播殖時種食皆外求艱詞犯赤日酷烈斷氣牛草萊競未長從人借鉏耰晨嫁戴星起日闇未能休豈無一時勤所覬歲有秋今茲昏墊災大塹成洪流直疑滄海溢崩聚浮陵丘昔時百丈原汎汎皆浮舟喬木失端杪飢鳥下無投黍稷沈黃泥圭合安可收嗟予之拙能無以易耕疇販鬻圃所昧敢詫市井遊欲依盜賊群懦不閑戈矛已哉任天地無益徒為愁一身無死所況為妻兒謀之美愛物者淒然涕沾裘一夫有不獲伊尹為深羞何當富斯民比屋囷倉稠惜哉祿秩卑此志將宜酬

送伊闕王大夫歌

于嗟古之道邈既遠兮日陵夷而就衰群儒角逐異端競進兮巫塗榛枳幽昧而難知君獨恥從眾人之後兮軒然高舉遠取而窮追撥去虹蜺汙穢氛翳兮廓然亟得睹夫朝暾俊邑於雒之南兮始者既學今得而施歸風俗於醇厚兮又何西門卓魯之足為消奸化祭析木社禁兮寂不知其所知何者為令之德兮黃童皓首接手而遊嬉菽粟露積牛羊被壟兮百里獨比於太古之時予頌解冠棄佩兮笑一塵於伊之埜裳身笠首兮同邑民以熙熙

送韓太祝歸許昌 絳甫文字

王城名利塵冠蓋鬱相交夫君獨羈舉影然去宜收潁水清可涯箕山高可巢反顧公相榮一芥浮堂坳
缺 大呂重豈知輕斗筲蒼蒼氣象嚴萬木攪寒郊
缺 點限曲初旭依林梢去去善自將因聲訪衡茅

和與宗夜直聽雨

缺 茫凍雨來入夜勢增急縱橫挾春風蕭灑相噴吸敗窗端見欺處有萬點入先生伏經編眼冷倍昏澀夜分撞憧倦跛倚厭久立燈火為溟濛詩書亦霑濕夫君踏善價未售不悁悒物華迎齋新佳賞時將及囷中秫幾何營釀須汲汲

和之美諷古二首

曲逆從漢祖出奇誰與讓一朝寄天下不及王陵戇
海客久嚴機鷗知人未知如何毫末利管鮑亦相欺

和之美二貧詩

君子尚仁義寶用爲身資其人苟不賢富饒亦胡爲所以回憲徒不厭糠與藜當時萬金產令名傳者誰之美初解褐爲吏長河湄月得數斗祿僅足供饘糜謂言家無寶不必修藩籬豪家不自賤乃爲偷竟窺穿墉入其室探取無纖遺從事借之帶同列乞其衣日高服未具不敢踰門楣蕭然四壁寒獨立空自嗤從毫引幅命書作二貧詩上言運命遭逼飫無時期下嗟職事勞借學日以衰乃知賢者心不獨憂寒飢壞坎雖益多志業終無衰我貧甚貧者視君猶白圭行年三十餘碌碌無他奇庇身太學官旦夕唯鹽虀讀君二貧作我事借君詞君誠士林秀不免青衫卑滿腹豈無才抱蓄未有施不用固爲小用之活黍藜如君有此富豈必蔵珠璣財貧非道貧已矣何嗟咨

送著穎苗與與宗

客從魏都來貽我山諸賚散之膏土間春苗比如樹吾家庭戶狹樹藝苦其窄危根連扶戴燼子猶髴薜與言念伊人好嗜與我一家蓄桐君書嘉觀氾氏述雖爲醫帶拘雅尚林與逸分獻取其誠豈容羞薄物況聞知藥者餌此等苓术顧益君子年康五體無疾散誕得寬壤繁大宜無日蕭梢新莖抽米葉故叢夫入冬霜霰嚴葉落棓可出仲如森臂長拳若熊膰恰木變銅鼎相斛聚書室誰得與其徒辟茶與山栗

答昌言求著穎苗

冬寶散肥壤春苗動新葉雅意非遺人野情聊自愜何言好事者求訪來相疊會種十畝餘坐取詩盈篋

送令金戕與與宗

蜀山瘦碧玉蜀土膏黃金寒谿漱其間演漾清且深工人剪楮麻搗之白石砧就谿漉爲紙瑩若裁璆琳風日常清和小無塵滓侵時逐賈舟來萬里巴江潯王城歷汴流英俊萃如林雄文溢箱篋爭買傾奇琛夫君乃冠冕辭氣高千尋十載爲舉首於今猶陸沈嗟我蓄此紙寸藻不足任願以寫君詩益爲人所欽緗帶豈多物足明同好心黃鍾聲如雷豈病無知音請以此爲贄他年神所臨華軒策駟馬郄勿忘遺簪

謝與宗惠草蟲扇

吳僧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毫宛皆具獨竊天地功細者及蛛蟄大者幾阜螽枯枝擁寒蜩黃花黏飛蜂翩然得生意上下相追從徒觀飛動姿莫睹筆墨蹤兒曹取直物細校無不同恐其遂蹤去亟取藏箱中乃知藝無小意精神可通不與誤圖蠅能惑紫髯翁子猷狀彈雀歲寶傳江東不知古何如此畫今爲雄人墓木已拱其徒頗能工舊法存百一要足超凡庸友人年爲賜物薄意何隆玩之不替手愛重心無窮常如對君子穆穆來清風

和昌言官舍十題

石榴花

靈根逐漢臣遠自河源至流離遍中原今茲盡苗裔

畏日助殷紅凍雨滌濃翠宜遯避暑客花下縱橫醉

薏苡

佳實產南州流傳卸山瘴如何馬伏波坐取丘山謗
夫君道義白復為神明相厲氣與流言安能逞無狀

石蘭

楚人歌紫蘭華葉無傳久惜名意訛是誰得明眞香
天憐蔚性孤秀發秋風後固今芳物生聊作黃花友

萱草

葉濯宿露翠花迎朝日黃昔誰封殖此微列侍高堂
達士隱於吏孰為行與藏逍遙玩永日自無憂可忘

蜀葵

白若繒初斷紅如顏欲酡坐疑僊駕嚴幢節紛駢羅
物性有常妍人情輕所多菖蒲憐日秀桑櫟不吾過

畦蔬

隙土惜荒棄剪治成春畦講雩時澤洽葵荏高參差
釃渠若貫脉疏塍如畫棊為吾謝來客桔槔毋語機

水紅

夢想水鄉遊階庭植蘢古宛如江外行高帆落寒浦
煙枝靜疎秀風穗閒低舉於今看未好漠漠宜秋雨

甘菊

野菊細瑣物靜閒私自全徒因氣味殊不為庖人捐
采升白玉堂薦以黃金盤願若南陽守永扶君子年

蘭

賢者非無心園夫自臨課蓺植日繁滋芬若時入座

青葱春茹摧皎潔秋英墮正苦郢中人逸唱高難和

病竹

園竹久不治蕪沒眞可弔豈無枯槁容蕭疎自殊調
至人嗟高節命斧除蘙薈何用報至恩清陰與長嘯

送文慧師歸眉山處林

至人心如雲去住唯所適飄颻涉四海豈復校喧寂
揭來王城遊紅塵曖晨夕忽思還故峯不可留宿昔
離合皆自然於何寄驩戚從茲坐林下白首傲泉石
山鳥集掌中巴猿侍杖錫寺前烟蔓深何處求行迹

風林石歌 [illegible]

開君家有風林石鑿刻無痕畫無迹靡然合勢俱左
傾偃蹇常如負風力置之坐側野意生靜聽若有颼
颼聲忽疑身世在丘壑使我蕭然無俗情黃金白璧
豈非好子直視之不為寶

興宗南園草盛不翦僕過而愛之為詩以
贈

君家在何許遠與南城鄰車馬不甚繁門前無俗塵
有園廢鉏治蓺舍皆荊榛入夏益滋蔓欒欒高沒人
豈無舊桃李蕪穢與之均謂言彼草木於我異疎親
於間置取舍豈得完天真不若任其然同受雨露仁
物性且不違人心何紛綸閉戶不迎客其路無冠巾
苟忘軒冕榮何異巢居民

古詩贈興宗

窮達有常分得喪難豫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

軒裳族自紫舉俗同崩奔錙銖校重輕氷火殊凉溫
君子固無悶立身明本根度短苟不從寵辱徒喧喧
有如清濟流橫貫長河渾景公馬千駟南面雄東藩
闕青劉舍徒位爲丞相尊當時非不顯磨滅何足論
顏回在陋巷藜藿甘盤飧原憲結弊衣蓬蒿塞其門
當時豈不窮至今榮名存況君齒方壯德業素所敦
安知摒翅歸不作凌雲鵾要之白首期壯烈施元元
爲君畫善策濯掃清前軒長舒四五榻客來輒開樽
群愁喜伺人稍醒必須寬拒之亦無他體中常昏昏

出都日途中成

賤生習山野愚陋出於骨雖爲冠帶拘性非潘龍物
揚激出都門曠若解徽紱是時天風惡重沼波蕩汩
龍鼠且騫騰鷗群遂浮沒川原復疎豁烟火稍蕭瑟
草木雖未榮春態先髣髴桑稀林已斜枊弱條可屈
妹絲胃晴陽鼠土豐新窟徐驅款段馬放轡不呵咄
與爾同逍遙紅塵免蓬勃

重經車輞谷

昔年道經車輞谷直上七里臨南陂今年行役復到
此方春流汗如飜波中途太息坐盤石涕泗不覺雙
滂沱我生微尚在丘壑強若麋鹿嬰虞羅人踰三十
只有老後時過此知如何雲泉佳處須速去登山筋
力行蹉跎

送菜縣崔尉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
巢湖映微寒照眼正清泚低昂戲荷芡明滅棠㦸葦
銀花膾肥魚玉粒炊香米居人自豐樂不與他鄉比
況得良吏來倍復家嘉祉君爲太學生氣格已英偉
登科如拾遺舉步欵千里毋嫌位尚微觀政此爲始
尊公久場屋上國困泥滓豈不重相離念子勉爲理
當今佳譽新藉藉滿人耳高堂雖在遠聞之足爲喜
何必羞三牲然後稱甘旨

酬宋次道初登朝呈同舍

林蓰積浮脆煙霧矜春姿山桂結芳堅冰霰橫秋枝
夫君名卿嗣華實雙歲期如何仕不偶通籍鬢生絲
豈非秋桂類不足煩嗟咨我今三十餘汨沒無他奇
正恐食浮人敢言位猶卑同登天子廷自視誠非宜
清朝正求治諫路方坦夷太平可立致此任非君誰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

古詩

奉同景仁次道太常致齋韓廷評繼見過閣人不時納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送守哲歸廬山

清明後二日同鄰幾[illegible]景仁次道中道[illegible]興宗元明秉國[illegible]如晦[illegible]公疎[illegible]飲趙道士東軒[illegible]

和端式十題

春塘冰

煙寺鐘[illegible]

汀洲鴈

漁洲火

寒谿石

幽谷泉

秋原菊

垂崖猿

古木陰

天外峯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鄰欲旌表其門不果王曾玉爲之求詩於朝之士大夫以紀之

送興宗之丹陽

瘞盆

送張兵部[illegible]知遂州

同舍會飲金明沼上書事

和聖俞詠昌言五物

栝蒼石屏

淚樹石屏

白鷴圖

懷素書

緈虎圖

新遷書齋頗爲清曠偶書呈全董二秀才并示姪良富

奉同齋川迎吏未至秋暑方劇呈同舍十二韻

和彝之美雜澤官舍詩七首[illegible]

西齋

題廳壁

縣樓

草

柳

向城路

懷翠亭

晚食菊羹

和冲卿崇文宿直睹壁上題名見寄并寄不疑[illegible]

昔別贈宋復古張景淳

苦寒行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謝胡文學九齡惠水牛圖二卷

王書記以近詩三篇相示光各攄其意以詩賡之感通

投梅聖俞

呈范景仁

酬胡侍講先生

和錢君倚日本刀歌

同聖民過楊之美聽琵琶女奴彈啄木曲觀諸公所贈歌明日投此為謝

晚歸書室呈君倚

偶成

同君倚過聖俞

聖俞惠詩復以二章為謝

和君倚藤牀十二韻

句慮十七韻呈同舍

夜坐

二月中旬慮問過景靈宮門始見花卉呈君倚

和始平公夢中有懷歸之念作詩始得兩句而寤因足成章

和鄰幾六月十一日省宿書事

和仲通（理評閣校[illegible]）苦暑思長安幕中望終南秋雪呈鄰幾

和仲通追賦陪資政侍郎吳公臨虛亭燕集

寄呈陝府擇之學士

秋意呈鄰幾吳充

次韻和（掃棗好草劇）

又對前韻（疏梨早枝重）

備眠船紋遷

後牖有杼櫛

聶著作三吳謫官長沙作耐暑亭書來索詩

走索

不疑騷辟荔及竹

和公達過潘樓觀七夕市

酬鄭錢問不飲栽菊（[illegible]）

（[illegible]）

次韻和不疑假書鄰幾知方酬寢為詩通意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送雷太簡

和王介甫明妃曲

和不疑送虜使還道中聞鄰幾聖俞長逝作詩哭之

虞帝

倒獄謎

和冲卿三哀詩（[illegible]）

窮兇謠二首

和介甫烘泉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太常致齋韓廷評維
見過閣人不時納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瑞居太常署寒日淡無清取酒呼諸友談笑方縱横
韓君士林秀四海依高名家襲鐘鼎貴身無簪組榮
道遥風塵外萬物秋毫輕未嘗妄過人所過以爲榮
如何枉玉趾及門失相迎主人豈傲客事有迷誤并
追趁既不及相視徒嗟驚威鳳脩梧不下還孤征
景星歘呈彩旋有流雲生靈物固難覩俗眼真不明
扶謝有何物瑛石從雙璚

送守哲歸廬山

哲公金陵來神韻自孤秀京華三十春高節逾幽茂
烜赫公卿門道俗日奔走自非趣尚合一息不相就
慷慨賢豪士波湓千金富疏飯苟有餘秋毫未嘗受
翳吸不可變堅白如擐綉居然尚枯寂終厭塵土臭
忽思香爐雲會蔚冠孤岫振衣尋音遊煙霞宛如舊
絡木藤蔓長擢石松根瘦瀑泉響夜壑乳管泫春竇
茅茨蔭方丈宴坐度清晝几席雨奇花階除馴猛獸
方知物外樂同視人家陋勿露聲光恐遂將轄湊

清明後二日同鄰幾[illegible]景仁次道
中國[illegible]與宗元明東國[illegible]如
晦[illegible]公疎[illegible]飲趙道士東軒

[illegible]

寂寥清明後餘春已無多閑軒富佳致不惜載酒過
水木既尤秀風煙晴更和臨樽不盡醉奈此芳菲何

和端式十題

春塘冰

春塘含薄冰淅瀝隱隈曲晴日射寒芒柔風折哀玉
草樹曾未知波光已先綠

煙際鐘

蒼茫返照收暮靄寒煙起前山黯同色不辨峯巒美
獨有遠來鐘悠揚翠微裏

汀洲蘋

秋江[illegible]澹蕩波急枝難定參差碧葉繁皎潔寒花靜
幽人吟不歸獨立汀洲暝

漁洲火

漁翁繫葉舟遠映楓林宿手挈雙白魚吁兒爨山竹
深夜寂無人明滅寒江曲

寒溪石

窄石正嶄岩寒流更清急霜飛敗葉擁波濺蒼苔濕
溪僧勿剝來沙鶴方孤立

幽谷泉

深谷窅無底空聞泉水家時因秋日照微見碧縈回
谷裏非人境胡麻何處來

秋原菊

高原向搖落叢菊始滋榮草際浮金碧照人雙目明
何須天生理玉竿汎餘英

岳崖鞭

山竹引春根岳透蒼崖底蜩直老龍鬚[illegible]佶脩蛇尾
支郎難畜馬不忍截爲箠

古木陰

古木夏陰薄蕭蕭靈葉微豈無緑樹濃突此風煙姿
高僧此休息胃倚瘦節枝

天外峯

飛鳥去不息長空黯何極疎峯帶夕暉點綴秋天碧
樺巘生趙然相望兩沈寂

晉康陳生甫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達理
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忠玉爲之
求詩於朝之士大夫以紀之

靈珠蟠泥沙積水不能掩賢人畜美德豈必自標檢
陳生世同財百口共豐儉逖居嶺海間天質非陶染
邦人慕其行闘辨日衰減祥木并枝柯童童植軒檻
或欲揭其門令人識儀範邈公私不然外奬由内歉
已能孝悌者黙致神靈感何必賜斗酒然後明褒貶
況茲詩詠末瑣瑣事鉛槧才薄不敢辭適能爲污點

送興宗之丹陽

赤日裂后土萬家如烘爐君行何事從似爲貧所驅
埃塵銷去眼雲景日蕭疎扁舟乘長風倏忽變三吳
六年羇旅倦一旦誰掃除[illegible]勿忘回首浩蕩江山娱

瘦盆

瘦盆生以瓏自窩突兀當軒欄撑目海龜闘怒腹幹

張老蚊蟠磐鱗磬禿昔時仙客浮孤槎波痕漬朽成
凹窪蜀都買卜置之去爾來流落嚴邊家誰逢好事
得寶蓄栽供盤渥異可厚況爲飲具承歡娱未必蟠
根勝珠玉不若刳爲太古尊淵斟明水羞百神由椊
葦蕭薦忠信坐使風俗還淳淳

送張兵部（如晦中舍）字知遂州

紆嶺横天古棧微相如重駕傳車歸雙親倚門望已
久千騎踏雪行如飛人門富貴非不有似君榮耀眞
亦稀閲道西州遺畫像使我泮涙空沾衣（[illegible]）
[illegible]

同舍會飲金明沼上書事

日華駘蕩金明春波光淨緑生魚鱗煙深草青遊人
少道路若無車馬塵石渠諸君職事簡載酒攜花晨
花曉浮舟逐勝任所之箕踞狂歌扣舷板眼花耳熱
氣愈豪擲杯擊案聲嗷嗷驚沙鳩飄遠洲渚魚龍還
去遊我曹人生大料無百歲貴賤賢愚同一致在家
般歎餘幾何一日風光不宜棄

和聖俞詠昌言五物

括蒼石屏

主人小石屏得之括蒼山括蒼道里遠致此良亦難
層崖萬仞餘騰出浮雲端吳兒采石時鑿斷懸琴緣
石文狀松雪毫髮皆天然置之坐席旁清風常在襟
願君善藏蓄永日供餘閒[illegible]勿示要人坐致求者繁
將使括蒼民吁嗟山谷間

淡樹石屏

昔行華洛間，馬度天復陰。寒煙淡不收，一拂橫長林。當時無畫工，負此清賞心。今朝石上迹，歷歷皆可尋。輕素已紛泊，老幹仍蕭森。坐令高興還，野氣生衣襟。丹青不耐久，風日易消沒。何如造化真，更彼歲月深。昌言家桑盆，贖此靡百金。請鐫好事名，千古無銷沉。

白鶴圖

白鶴日邊來，一息萬里遥。橫飛碧海晴，六翮寒蕭蕭。輕如朔雪花，迴與長風飄。傾身疊紺爪，吟嘯何嘐嘐。曾來疾驚雷，鼓起光扶搖。遂令狐與狸，不敢矜山妖。蔚羅不可取，滅影遥雲霄。世人莫得見，粉繪圖輕綃。凜然堂臑間，霜氣生春朝。風雨夜如墨，古木無鳴梟。

懷素書

上人工書世所稀，於今散落無復遺。君從何處獲數幅，敗絹蒼蒼不成軸。雲流電走何縱橫，昏醉視之雙目明。烈火燒林虎豹慄，疾雷裂地龍蛇驚。須臾掛壁未收卷，陰風颯颯來吹面。秪疑神物在閒中，實恐不令閒俗眼。嗟予平生不識書，但覺意氣豪有餘。欲求數字置座側，安得淵斗千金珠。

縛虎圖

孫生非畫師，趣尚頗奇偉。為人少諧合，不肯畜妻子。時時入深山，信足動百里。蕭然坐盤石，盡日曾不起。精心忽有得，縱筆何恢詭。萬象皆自然，神工相表裏。流傳落人間，萬金易寸紙。君家縛虎圖，用意尤精緻。雖云鎖紐牢，觀者猶披靡。昔聞劉綱妻，制虎如犬豕。繫之林腳間，垂頭受鞭箠。孫生儻未見，畫此亦何理。明知非世人，羽化實不死。願君它日歸，置之成都市。必有桑楮人，庶幾能辨此。

新遷書齋頗為清曠偶書呈全董二秀才并示姪良富

長夏暑候劇，雲火高巑岏。豈徒肌骨煩，木卷川流乾。新居得南齋，檻檻稍虛寬。森羅對草樹，晚暮清陰寒。汗掃布几簟，氣體粗可安。圖書雖非多，亦足備習觀。聖賢述事業，細大無不完。高出萬古表，遠窮四海端。於中苟得趣，自可忘寢餐。況今有道世，穀祿正可干。嵒哉二三子，及時張羽翰。力學致顯位，拖玉簪華冠。毋為玩博弈，趣取一笑歡。壯年不再來，急景如流丸。

奉同何濟川迎吏未至秋暑方劇呈同舍

揮金避老火，暑勢尤驕盈。朱光爍厚地，萬葉焦無聲。夫子久倦遊，得郡為親榮。束裝待騶吏，歸期殊未成。拱沙塞廣陌，蓬藋擁前楹。出處兩不愜，孤坐心煩縈。何時驚飈來，掃蕩天地清。郊墟草樹疎，千騎從雙旌。飄飄若神仙，皁蓋西南征。離羣詎幾時，豈不懷友生。有意肯相過，不妨巾屨幷。官舍稍虛涼，慨無殽酒迎。

和聶之美雞澤官舍詩七首

西齋。

明府學既優，所聞今得施。四境已澄清，還以書自怡。西齋幾黃卷，治原俱在玆。

題縣壁

百里有民社古爲子男國尚有愛物心粹老皆蒙德
爲身不爲人鄙哉陶彭澤

縣樓

孤樓雖不高足以瞰四遠餉婦陌頭歸田夫桑陰飯
教吏省追胥勿令農事曉

葦

索索夕風遒漠漠朝露裛啅雀棗實枝宿螢休敗葉
眇然秋飛長坐與江湖接

椰

驛道苦車馬田廬悲斧斤誰栽官舍前老朽完天眞
所願明府心庇樹如庇人

向城路

村路烟欲暝行人殊未稀借問往來者營營皆有爲
乃知市朝客趨務良可悲

懷翠亭

高齋對秋山平望殊不遠雖遠獨往心蒼蒼長在眼
可嗟都邑遊終日紅塵滿

晩食菊羹

朝來趍府庭飮啄厭腥羶況臨敲朴喧憒憒成中煩
歸來檢冠帶杖屨行東園菊畦濯新雨綠秀何其繁
平時苦冐病滋味性所便釆擷授廚人烹瀹調甘酸
毋令薑桂多失彼眞味完貯之鄱陽甌薦以白木盤
餔啜有餘味芬馥逼秋蘭神明頓爽爽毛髮皆蕭然
迺知眶口腹不必矜肥鮮嘗聞南陽山有菊環清泉
居人飮其流孫息皆華顚嗟予素荒淺強爲簪紱牽
何當葺蝸廬脫略區中緣南陽句嘉種詩彼數畝田
抱甕親灌漑爛漫供屢餐浩然養恬漠庶足延頹年

和冲卿崇文宿直睹壁上題名見寄并寄邢不疑 [illegible]

白袍昔紛紛相與會東堂帝梧碧鸞慈翔集皆鸞凰
伊余素空踈濫吹翰墨場不爲羣儒遺出處然皆棠
爾來凡六閱轉轂飛炎涼同歌太學下共醉金馬旁
脩竹壓窓寒夭桃倚戶芳金盤剖盧橘玉壺分蔗漿
驚呼局上急嘲笑杯間狂神情一契會形迹兩俱忘
欸餘嘆漂宕離合何能常濡毫紀歲時揮灑素壁光
去秋隨相車公牒來東方城中未徧辭不疑遂南荒
奔波走郊外取別何蒼黃舉觴未及盡亟歸還東装
行行到官下日積簿領忙文書擁筆端胥吏森如牆
況當三伏深沾汗尤淋浪細蠅逐眉睫驅赫不可攘
涔涔頭目昏始覺冠帶妨誠知才智微吏治非所長
懼貽知己羞敢不益自強因思甌閩遠南走候閩瘴
炎蒸異中縣從古無雪霜終朝坐茅屋豎若征行商
誰謂貧口舌解褁收毫芒不疑性高介此困安可當
山川幾千里問訊誰能將冲卿居京邑青雲正騰驤
宿直紫臺上風露澄東廂清夜不成寐緩步聊彷徨
拂此壁上塵遠懷同舍郎共辭欸感發高義紛激昂

冷冷宮殿虛諷詠何琅琅手書成兩通貯之古錦囊
一往泉山南一致汶水陽堅重金璧體光寒矛劍鋩
迺知賢爲心淺俗未易量何嘗用榮枯遷爾分否臧
居然激衰薄更使清風揚

昔別贈宋復古張景淳

昔別如飛蓬飄蕩隨所適那知十六載危酒對今夕
渺然思舊遊間不容一息百年詎幾何會合難屢得
復古赤憧憬志行重金錫皎如百鍊精不爲柔濕易
景淳氣高邁浩蕩誰與敵下筆驚雷霆龍蛇走屋壁
居然器業美但有富貴逼佗時綰金印將東愈悲寂
須窮今日懽快意浮大白勿辭醉升傾頹然倒樽席

苦寒行

窮冬北上太行嶺霰雪亂結風崢嶸熊潛豹伏飛鳥
絶一徑僅可通人行僮飢馬羸石磴滑戰慄流汗皆
成冰妻愁兒號強相逐萬險歷盡方到并并州從來
號慘烈今日乃信非虛名陰烟苦霧朝不散旭日不
復能精明跨鞍攬轡趄上府髮拳縮指欲墮炭爐
炙硯湯涉筆重複畫字終難成誰言醇醪能獨立壺
腹迸裂無由傾石脂柴火近不熱逢勃氣入頭顱腥
仰慼鴻雁得自適隨陽南去何溟溟又慙亂鳥識時
節巖穴足以潛微形我來蓋欲報恩分契闊非盡利
與榮古人有爲知己死只恐凍骨埋邊庭中朝故人
豈念我重裘厚履氈華纓傳聞此北更寒極不知彼
民何以生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萬物壯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無華顛
所述道業寡汩沒無它賢深慚歲月頹宿心空棄捐
視此足自儆拔之乃違天留爲鑑中銘晨夕思乾乾

謝胡文學九齡惠水牛圖二卷

牛生天地間益物用最大其功配坤元象文參衆卦
血毛類上帝肹蠁孚福介宗廟及賓客百禮無不在
引耒刺中田粒食烝民賴服箱走四方竭力任重載
昔聞戴嵩筆圖寫窮纖芥胡君繼其妙差肩立異代
公卿仰名聲一覩不可匄如何貧賤者遽有雙圖賚
所嗟性頑愚雅不曉佳畫有如歌九韶鐘鼓樂聾聵
得之乃虛器無異居大祭神物恐化去立召風雨怪
雙圖雖卷還重既敬不拜

王書記以近詩三篇相示各摭其意以詩賡之

感遇

白鷗出江渚刷羽何鮮新志凌青霞端欲飲天漢津
清飈未我與陂澤聊逡巡偶爲虞羅獲遠赴無由伸
樊籠窮局促野性那能馴夜除數驚顧慘慘常畏人
皓素不入俗衆目誰爲珍稻粱不充腹日與雞鶩鄰
擧頭畏太高俛啄空愁辛蕭蕭欵六翮憔悴傷精神
男兒五十不如意青衫華髮遊埃塵爲鹽官北如
晉令爲幕吏西適泰慨然遂欲抛手板拂衣高蹈錦
水濱長竿短艇入烟雨放歌酣飲欵烏巾方今聖朝
清似水林空谷靜無隱淪吾君夢卜偶未到勿學君

投聖俞

聖俞精爲詩堅重比白玉至寶識之希未必諧衆目
應辰仰高風跂聳自西蜀平生未相識欵欵不自足
薄遊困京師旅食止脫粟得官當入秦行李未結束
先來聖俞門執贄請所欲九衢季冬月風沙正慘黷
羸馬憚遠行毛鬣寒亦縮旅拒不肯前一步九刺蹙
飢童袖攤口手足盡皸瘃論詩久未出竊篤慾滿腹
歸來面揚揚氣若飫粱肉累累數十字疎決不滿幅
自謂獲至珍呼兒謹藏蓄長安十五驛重複間川陸
置詩懷袖間勸懲執披讀高吟柔野躅目瞑即投宿
自可忘窮愁行將灞陵曲

呈景仁

劍山中斷融爲川清江雙流勢迴旋濤勝仟佰槩如
繡香抗紫芋皆良田地靈物秀氣淑美由來家家生
英賢朝家文明所及遠於今臺閣尤蟬聯祿纓鳴佩
走聲望出入金馬如雲煙奈何應辰獨壞坎華髮未
得謫賓筵與播懸茶巳爲實結綵豈得備棄捐願君
彈冠自重惜邑人行誦紫虛篇

酬胡侍講先生（瑗之字）見寄

后王命天官考績糾群吏屬曹省闕閱事職未暨事
賤生偶承乏竊祿聊自庇才力困不逮惓惓日憂惴
賴依僚友賢剸裂沛餘地自知難寄名不足繫軒輊
先生喜謗披貽詩極褒貴誰云歲杪寒面熱汗沾漬
非不悅子道駑鈍力難致常恐負吹噓將爲重言累

和君倚日本刀歌

昆吾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
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閒雜鍮
與銅（[illegible]）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攘
袄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
詐秦民采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俱至今器
用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辭藻徐福
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
世無人識古文嗟予乘桴欲往學滄波浩蕩無通津
令人感嘆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

同聖民過楊之美聽琵琶女奴彈啄木曲
觀諸公所贈歌明日投此爲謝

坐曹簿案心目疲出門上馬行何之翩然久不見之
美率意共往初無期正逢攬轡欲有適爲我却辭連
環騎開軒適足容數客夏木初繁有佳色呼兒取次
具杯盤青眼相逢喜無極檀槽錦帶小青娥妙質何
須誇綺羅按絃運撥驚四座當今老手誰能過彈爲
幽鳥啄寒木園林颯颯風雨和喙長爪短躍更上丁
丁取蠹何其多曲終拂羽忽飛去不覺酒盡朱顏酡
已聞啄木曲又覩啄木歌雄文更復儷絕藝有如天
際傾長河今朝壯觀誠極樂去此將奈寂寞何歸來
解帶豁胸腹坐踞胡牀仰看屋從今三日不洗耳耳
內泠泠有殘曲人間何物號富貴紆紫懷金盡虛器
知君自處真得策身外百慮都擲置太學齋錢月幾

何客來取酒同醒醉

晩歸書室呈君倚

簿領日沉迷事役苦脅靡得歸無所爲未免閲書史
一種勞精神胷中異憂喜人生無苦樂適意即爲美
迺知抱關人不必羨青紫

偶成

於陵薄三公桔槔䙝灌園伯成輕南面執耒耕丘樊
淵明恥爲令乞食倚人門賢人樂遂志榮辱安足言
鄙哉夸毗子結駟乘朱軒

同君倚過聖俞

王畿天下樞簿領日塡積自非奉朝請九衢未嘗識
今兹到東城脅罷督逃役近指聖俞居安能不往覿
一室静蕭然昏碑帖古壁叩階讀新詩迷闇得指擿
笑言殊未足黯然日將夕呼馬渉歸塗燈火已歷歷
又知幾何時更有重來迹

聖俞惠詩復以二章爲謝

我得聖俞詩於身亦何有名字托文編佗年知不朽
我得聖俞詩於家果何如留爲子孫寳勝有千金珠

和君倚藤牀十二韻

嗟予仕京府謀祿非謀身豈徒勞百骸消鑠侵天眞
所畏曠官誅敢辭從事勤朝詳獄中囚暮省案前文
雖有八尺牀知無偃息辰比歸暫解帶日没軒窗昏
援枕未及就襆面愁飛蚊未能習律令何暇閲皇墳
夫君天才秀明穎排糾紛右曹況清簡剸裂冥足云
未遇且堅臥逢時將致君行當起經濟膏沐醒吾人

旬慮十七韻呈同舍

府官無旬休慮閒乃遊息詔書禁從諂還舍始朝食
纔帶對藜羹下箸免促迫門前吏卒散却掃謝來客
北軒有藤牀今晨始拂拭蓬髮亂宜梳霜鬚閒可摘
開軒曉無物發篋出書冊蔬畦親灌浸茶器自消滌
於時孟秋末天晴色紺碧林葉雖未零風聲已淅瀝
神明還九竅清氣襲百脉征夫解甲冑疲馬脫羇靮
蜚鳥開樊籠跳魚出鼎鬲形骸盡我有不復爲物役
雖非久安逸幸得少頃適訟庭止敲朴咫尺異喧寂
明朝不能然顧盼悲月夕

夜坐

春陽氣未勝重爲陰所乘涔涔積雨闇慘慘餘寒增
流雲鬱不開烈風尚憑陵夜闌閉戶歸青熒生暗燈
僮僕悉已眠書几久敧傾渉獵閲舊聞暫使心融澄
有如行役歸丘園既重登又如遠別離邂逅逢友朋
嗟嗟宦遊子何異魚入罾奪其性所樂強以所不能
人生本不勞苦被外物繩坐愁清旦出文墨來相仍
吏徒分四集僕僕如秋蠅煩中剸沸鼎入骨真可憎
安得怡六翮適意高飛騰

二月中旬慮問過景靈宮門始見花卉呈
君倚

賤生叅府僚勉強踰半歳甚非性所好出入意如醉
訟庭鼓朴喧衆草絶生意不知有青春倏忽已改歳

周章連日忙爍漫數宵聽軒窓夜飛舉風雨頗恣睢
謂言芳菲物從諳應掃地今晨呼馬出歷獄開囚繫
窈窕清宮深倉息朱門開廣殿肅層陰虛庭藹佳氣
長楊委嫩綠老柏淨新翠薜荔垂窦延奇石立贔屭
豁然愁憒開精神四面至事役難少留馬去尚回睇
亦足慰無聊年華未鄙棄

和始平公夢中有懷歸之念作詩始得兩
句而寤因足成一章

元宰撫洪鈞四海可熏灼至人養天真視此猶嬰縛
出入金鼓城寤寐琴樽樂廼知伊呂心未始忘丘壑

和鄭毅六月十一日省宿書事

長夏金正伏火意尤驕盈夫子寓官舍無術逃煩蒸
軒窓豁四闢戚去壁上燈紵衣不可親羽扇安能勝
濯泉泉已温撫簟簟可憎萬葉悄無風但有飛蚊鳴
六府燥不濡喉舌烟塵生攝衣起徐步四顧天正晴
雲漢淺欲涸蒖苹徒縱橫忽思終南巔秀出秦雲青
上有長松林蔽日深杳冥下有萬仞壑含蓄太古冰
安得躡輕屐扶筇緣崢嶸挂冠芙蓉關結屋高崖稜
回視萬鍾祿彭撇如飛蠅

和張仲通學士苦暑思長安幕中望終南

秋雪呈鄭毅

秋雲覆秦川小雨野未濕誰言終南頂已有積雪集
返景開新晴厚顏照郡邑初疑江津闊遠浪積風急
又疑龍蛻骨透迤委原隰詞客登高樓四望清與入
當時應百篇遺散不復拾今茲宦帝城大暑困鬱悒
紅塵滿九衢出入冠帶縶家居賓旅來俯僂煩拜揖
回思幕中趣引領安可及江翁養文采正如玄豹蟄
君住把兵機驕起誰敢縶嗟予素惟怯旁睨毛髮立
強復綴此章庶幾勇可習

和仲通追賦陪資政侍郎吳公臨虛亭燕
集寄呈陝府祖擇之學士

吾家陝之北陝事吾能說孤亭占城隅形勝最殊絕
雲消天宇空極目鳥飛滅大河西北來洶湧地脈裂
萬里卷流沙長驅走溟碣群山勢雜合披靡隨曲折
林薄帶村墟郊原如綺纈祠宮望神禹開田指虞芮
高丘想丕咸空蔟懷傳說聖賢迹已遠縹渺見風烈
吳公昔為守治行瑩冰雪君從豐鎬來華館息塵轍
主人喜嘉客置酒并嬉娛清歡浩無涯燭至樽未撤
誰知捧手辭遽有幽明訣至今猶隕淚遺愛淵耆耋
擇之新下車條教悉施設依然典刑在先後如符節
嗟予仕京邑苟祿自羈紲立壟羽荒松三年灑掃缺
求歸未能得朝莫腸百結得君臨虛詩髣髴見里闕
何時往登臨曠若目去翳憂來復長吟益使寸心折

秋意呈鄭毅吳充

新涼入閭巷舊暑何人掃蕩龍貢紅蓮沙岸墜丹棗
蕉杉日以疏紈扇安能好蟬悲西風樹燕亂斜陽草
此意屬淵明籬邊幾樽倒

次韻和 掃棗好草倒

槐花滿庭除稽籍不可掃梢蹊邵平瓜漸熟王陽棗
失時團扇棄新進袷衣好日暮益愁思寒螿起幽草
忽聞秋興稿嘆賞幾絕倒
又對前韻寄梨甲杖缶
端居倦煩暑困圄久不寬雨餘秋氣新紅芽生紫蕤
形骸得瀟散不知環堵窄何能效流俗把酒須菊枝
登高已可醉四野青雲垂
偶賦船旋邊
縱棹下清溪波靜地仍偏日夕水風涼瀟灑成安眠
兀兀但高枕悠悠還進船中流忽驚寤漁父歌扣舷
山川非昔時回首雲霞邊
後牖有朽柳
弱植生川澤託根北堂後昔時青春姿扶疏映軒牖
風霜日消落憔悴復何有蠹穿枯節斷雨漬虛心朽
幸不夭天年猶得勝凡柳
聶著作三男論宜長沙作耐辱居書來索詩
少連善降志無媿能忍詬茲亭名耐辱排自吾男
構前湘水清席下湘山秀於焉忘榮枯終日醉醇酎
攻愁若攻敵避喧如避寇困久理須通非徒保無咎
走索
伎兒欲靜眾喜占衢路交繫組不厭長縛牢不厭高
空中紛往來巧捷如飛猱却付欠寸倒縋連秋毫
參差有萬一甍粉安可逃錢刀不益掬身世輕鴻毛
徒資旁觀好曹偶相構譽豈知從事者處之危且勞

邵不疑廳薜荔及竹
脩竹非俗物薜荔亦佳草樹之君子庭人來見過好
侵階鶴脛細緣壁龍鱗老紛披雨踈翠煙色宜秋早
主人日封植清風庶長保
和公達過潘樓觀七夕市
織女雖七襄不能成報章無巧可乞汝世人空自狂
帝城秋色新滿市翠帘張偽物踰百種爛漫侵數坊
誰家油壁車金碧照面光土偶長尺餘買之珠一囊
安知杼軸勞何物為難桑紛華不足恍浮偽具可傷
酬鄭鑾問不飲栽菊鑾下到君蕭不飲贊詩曰謂賓不飲黃花開來此盃中辭淺晨何露泣後日鼠粉發粉表君莫心宜餐子戲竹
黃菊本天物光隨元化生酒醴迎人功後因儀狄成
酒客強親菊菊酒初無情種之荒階側何嘗妨獨醒
脩竹氣蕭灑自合生君庭
次韻和不疑假書鄭幾知方酣寢為詩通
意
江翁順天和心迹兩夷簡雖如邊韶寢且異宰予懶
平居無時閑經史自課限高歌慕翰林鳴琴寫中款
脩然物外人強為章綬綰官舍若秋霖歸息聊休眼
勤勤已有餘宴安何愧赧借書誰敢驚欹枕尚未睆
不疑神驥才垂耳困皁棧碌碌隨吾儕拜揖把手版
毋嫌朱墨倦勝渠已為晚歸卿勿思山林山林付愚懶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窮秋直省舍大雨吁可畏九河翻層空入夜愈淒睢

置床東壁根特有塗壁墜颯颯勢將摧怵惕不成寐
中宵抱衾立呼燭火方至從之近西偏裯帳不能偕
飛蚊胡不仁忍此加啄噬避煩只深藏悒悒面蒙被
須臾漏轉劇枕得亦沾漬雖起欲何之室中無燥地
展轉遂達旦欿欿負憂悖因思閭井民餬口仰執技
東書已連句妻兒日憔悴囊錢與釜米新米同時罄
取衣不足準持手坐相視于今幸已多敢不自知愧
無謀忝肉食念舊但增欷

送雷太簡

南山有白雲靡拘任所適欻來非有心倏去還無迹
甘澤望沾洽嘉生待蘇息無爲遂收卷復入巖間石

和王介甫明妃曲

胡雛上馬唱胡歌錦車已駕白橐駝明妃揮淚辭漢
主漢主傷心知奈何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
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萬里寒沙
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歸舊來相識更無物只有空
邊秋雁飛愁坐冷冷調四絃曲終掩面向胡天侍兒
不解漢家語指下哀聲猶可傳傳徧胡人到中土萬
一佗年流樂府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
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頭蕭
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

和不疑送虜使還道中聞鄰幾聖俞長逝
作詩哭之

昨夕鄰吏來叩門致書忽呼奴取火入就火開其緘
不疑賦長篇發自燕之南痛傷江與梅繼踵良人殲
噫嗟知其二尚未知其三請從北轅後羅縷爲君談
鄰幾雖久病始不妨朝參飲歡寢夜少厥逆生虛痰
建方易簀衰皮骨餘崆峒遺書屬清儉終始貞無慙
聖俞食寒冰外以風邪兼愚醫暴下之結腸候愈添
惙惙氣上走不復容鍼砭自言從良友地下心亦甘
欽聖雖素惟藥石性所諳平居察舉措敢以不壽占
一朝整歸列浮領不應發訃來衆皆愕未信猶闚覘
與言念三子舉秩浮已悉英賢能幾何逝者相繼銜
君疑天上才難得帝人貪我疑人間美多取神所嫌
茫茫幽明際若篤難窮探憂來不可忘終日心厭厭

虞帝

虞帝老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
至德無象異論紛紛起意疑大聖人葬儉亦如己
乃知中下士無由逃謗毀

憫獄謠

五刑象天有震燿上聖本以防姦邪法官由來少和
泰皋陶之面如削瓜況於秦漢任酷吏死人籍籍如
亂麻將楚之求靡不得小者勍則大滅家君不見古
時牢獄地幾多究胃埋黃沙

和吳沖卿三家詩（江鄰幾歐陽永叔梅聖俞）

天生千萬人中有一偶儷奈何喪三賢前後繼春月
鄰幾仕天資淳飾恥淟涊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
外無涇渭分內有淄澠別進隊敢危言慷慨誰能奪

聖俞詩七千歷歷盡精絕初無追琢勤氣質稟清潔
負茲驚世才未嘗自標揭翱翔隨衆後側足畏蹉跌
欽聖渥洼駒初生已汗血雖有絕塵蹤不失和鸞節
宜爲清廟器嚴雅應鍾律衆論仍共然非從交朋出
群材方大來軌軋扶帝室誰云指顧間翩翩化異物
平緌哭未已病枕忽已竭同爲地下遊攜手不相失
紳緌頓蕭條相逢但嗟咄誦君三哀詩終篇涕如雪
眉目尚昭晰笑言猶髣髴蕭然來悲風四望氣蕭瑟

和王介甫烘蝨

天生萬物名品彩嗟爾爲生至么麼依人自活反食
人性喜伏藏便垢浣晨朝生子暮生孫不日蕃滋蹄
萬簡透蹤緣隙巧百端通夕爬搔不能卧我歸彼出
疲奔命偏北驚南厥搜還所擒至少所失多惜置熏
燒無術奈加之炭上猶要然相顧未知亡族禍大者
汴汴逃所適奔走未停身已隨細者懦怯但深潛乾
死縫中誰復課黑者抱髮亦憂疑逃入髻頭然相賀
腥腥騰起速衆人抽擲棄端時一啗初雖快意終自
咨歎爾職莫非爾過吾家蓄蒭本自貧况復爲人苦
慵情體生鱗甲未能浴衣不離身成脆破朽繒垢絮
爲淵藪如麥如麻寢肥大虛腸不免須侵人肯學夷
齊甘死餓醯酸蚋聚理固然爾華拔櫰我當坐但思
努力自潔清群蝨皆當速逋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

古詩

和勝之雪霽借馬入局偶書

齋山詩呈王學士（[illegible]）

吹簫

和始平公見寄八韻

又和并寄楊樂道十二韻

朝雞贈樂道

謝始平公以近詩一卷賜示

早春戲作詩呈景仁

進詩表

瞻彼南山詩

夏夜

和景仁西圻野老詩

種竹

介甫作巫山高命光屬和勉率成篇眞不知
量

昔予嘗宰韋城今重過之二十五年矣慨然
有懷

秋懷呈景仁

又和秋懷

贈道士陳景元酒

景仁召飲東園呈彥升次道君錫才元子容

花庵詩寄邵堯夫（洲在西京留臺廨舍棟小圃無事時乃治木揭新）

竹多棲鷦鵲寶相及李中丞君楚之物使宋羅其上如林字之狀以游迹游休日息之院之亭所名

康定中余過洛橋南得詩兩句於今三十二年矣再過其處足成一章

寶鑑貽開叔

謝王道濟惠古詩古石器

壽安雜詩十首

噴玉泉

神林谷 二首

遊神林谷寄邵堯夫

靈山寺流泉

且遊

永濟渡

靈山寺

藏珠石（在壽安縣東山下有壁石斷圖徑二尺餘其崖上有題處存）

君貺寄示嵩山祈雪詩十章合爲一篇以酬之

酬仲庶終南山詩

酬永樂劉祕校庚四洞詩

枤栢寄傅欽之

獨樂園七題

讀書堂

釣魚庵

采藥圃

見山臺

弄水軒

種竹齋

澆花亭

和勝之雪霽借馬入局偶書

勝之家本公侯貴弱冠英才已蓋世雖陽多士誰敢
倫千古比肩唯賈誼昔遺絳灌深切齒斥走十年爲
下吏近方拔拭出泥塗稍學和光匿鋒鋭會計之官
豈足爲聊勉簿書聊自庇王城九衢朧月尾風雪數
朝窮冬瞬櫪閒款段疲且病借馬於人亦鞭叱揚鞭
挈轡趨省廷刺蹙不前浮泥淖憫然遂有勞者歌滿
紙雄文敘軒輕人生榮遇有早晚視此錙銖勿關意
況君卓犖高出羣異日青雲終自致鮮車大蓋擁騶
騎莫忘今朝乘小駟

商山詩呈王學士（晳字緝之）

江上有奇山群峯矗如翦昔聞商刺史置酒升絶巘
其人有東政嘉名白茲遠君來踵其迹詞牒日清簡
驥踏時入谷勝地窮披選問俗復懷人非徒事遊衍

吹簫

古人吹簫者以和虞韶聲後世不復習給數仍賣餳

和始平公見寄八韻

簫來從後車雍容鎮藩垣政成簿書簡終日侍清樽
今茲備言職不得登朱門遠離疏趍時風色變寒溫
忽聆吉甫什撩如承話言安得六翮生隨意遠飛翻
垂耳依所羈蹀足思華軒諒無伯樂顧疲劣安敢論

又和并寄楊樂道十二韻

聖主樂忠諫曲從如轉圜玉巵粹陽春至仁生自然汧漸群臣愚無以稱開延聆生何為者側足青規前頑石不可鍊安能補高天狂簡昧大體所依直良賢有如跛之鞠左右隨周旋無毀助山甫袞職無尤愆緬思老成人阻覲函丈筵豈不寸心勞動為禮儀牽何當執壽巵跪足得差肩相顧貌無斯瞻望徒悁〻

朝雞聯王樂道

小雞距短翅短毋廣場勇鬬無所施清曉長鳴催先衆朝者待此能知時星河淌天月光白東望扶桑悄無色一聲高舉耳目醒四遠群陰俱辟易陋巷人踈烟火稀永夜沈〻鍾鼓微聞之徐起就盥櫛顛倒不復憂衆衣君家適居北城曲阿閣嵲峣日鳴玉瑲〻風雨得司晨不使無功啄君粟

謝始平公以近詩一卷賜示

皇家駿命承蒼穹烝民之傑生維嵩聖賢會合若符契坐致四海登熙隆三階清平九鼎重指麾拱揖安華戎人情誰不樂將相往往皓首忘疲癃北平飲乳尚懷印千秋乘車猶入宮唯公致政年甫至耳目明利志氣充幡然脫去萬鍾祿羽儀高逝如翔鴻靈臺不復絓塵務至德恬淡含黃中英華粃粹積不發事業轉為文字工大篇短韻間金石遠追古甫流清風劖劙衆物非用意眾然與元化參神功庭劉鮑謝羣奇巧細瑣豈足誇才雄裸圭爽玉清廟器貫與環玦爭

玲瓏絳帳生徒束閣客傲官拘縶如樊籠言詩何敢望商賜幸得誦詠祛童蒙昏花病目不自惜服膺豈手書一通千金之產不可易子孫寶蓄傳無窮

早春戲作呈范景仁

閑餘春意早井木先有思嚶嚶群鳥翔東西各求類伊予忝諫垣動息抱憂悸褒職曠不補言責真可畏況兼過從隨巷若因繫羊淡莊風雨偏溢無餘地時於壞垣隙㞦㞦生新蕾君侯乃比鄰跬步難自致常思去歲初西軒習歌吹座客皆故人歡笑無拘忌平生不喜酒是日成爛醉豈言長排歸良會難再值東風忽復來時華一何駛叢竹固無恙夭桃作花未朝廷正清明詎肯容竊位何當遂蘇放歡飲還自恣

進詩表

臣光言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泰豈非陽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飫燕之豐鐘鼓筦磬之樂車服旌旂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雖然人君不以誠心加之則此四者雖美無益也故鹿鳴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此言君臣之恩不由外來也中謝伏見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召宰輔侍從之臣偏觀瑞物及先帝御書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為飛白書并御

墨紙筆以賜群臣又賦詩命群臣屬和又幸群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醪殽蔌羅花金器多出禁中於二十七日仍面喻群臣以前日之燕辦於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爲樂今天下方無事毋惜盡醉以稱朕意是日凡爲燕之具又加厚於前其所以勞徠存撫群臣莫非出於陛下之志者是以群臣膏沐寵光被服德音藹藹條鬯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固不待飲食而先醉飽矣退而詠歌聖德流布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爲陛下之於群臣可爲無負而群臣實負陛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 臣竊以群臣前後受陛下賚任庥祿饗燕賜予固已多矣未有如今日之歡欣感激添厚切至上下如一者其故何哉此非外物豈所能致也正由陛下加之誠心而已矣陛下方將推廣此心以敷天下至於朝廷之政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無不盡誠以求之臣見四海之內如殿堂之上無不沈酣於茂恩饜飫於盛德矣不勝鼓舞於蹈之至謹成瞻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文采鄙野不自揣度羞汚盛時伏惟陛下察其狂簡而赦其罪罰焉

瞻彼南山詩

瞻彼南山有栲有堂維葉胖胖君子之燕籩豆洋洋鼎俎將將百羞阜昌上下樂康邦家之光君子萬年撫有四荒受祿無疆瞻彼南山有栝有椐維葉濟濟君子之燕清酒有藇壺樽有楚勸言賜之命之醻之上下以序君子萬年永綏兆民受天之祜瞻彼南山有杞有椒維葉蓬蓬君子之燕管籥嘈奏鼓鼛鼛自堂徂庭上下肅雍靡有不恭君子萬年令德高明高明有融赫赫明明天命有嚴命我祖考九土是監俟靳之東螢螢之南享獻有時靡敢不虔閟茲餘文復閟巖巖萬世是承四方是瞻帝曰卿士左右之臣四方無虞矜爾之勤式觀且遊從予一人于壺于閣于堂于陳金石之奏翰墨之珍匪予汝夸祖考之勳多士庶尹群公百辟拜手稽首答揚休德既醉既飽維思爾職罔顧爾私罔愛爾力惇忠祇敕永奉王則立民之極載祀千億

夏夜

蒸暑鬱不開蟲蟲雲萬疊長風捲地來凍雨不濡葉雖無潤物功涼冷得所恆須臾號怒息清月照壁頰小冠替短髮衣裾輕襹襹欹傾依曲几昏爾蘇疲茶坐久不思眠草間微露浥

和范景仁西圻野老

西郊廣路浮壤黃上天雨泣寒雲蒼鸞旗門戟紛晻靄扈從威神歸帝鄉田家老父眉睫白杖藜匍匐泣鑾旁且云生逢至仁主蠲租罷役歲爲常豐穰收百箱桑蔽野麻麥極望無邊疆去年翠華出賽雨錦纜綿絡堤里光拜迎六馬負纏帛孫扶嫗接歸揚揚自分謳歌畢餘景一朝縞素安可防哀聲頓洞徹四極草木慘淡顏色傷嫠娥哀齡不足贍淚如飛雪空霑裳

河榮洛貫嵩峯足泉底窟瀛日月長羨門已開扇車
逈軋上空瞻金爾風

種竹

種竹南牆陰竹生皆北嚮苟非陽在北竹性安可㧞
乃知就陽意草木皆有情而茲最柔弱獨取傾心名

巫山高　介甫作巫山高命光屬和勉李成篇貢不知量

巫山高巫山之高高不極寒江西來曳練長群峯森
羅十二戟清猨悲號裂翠崖老蛟怒鬪摧丹壁虬生
重利三巴客一葉直衝高浪白船頭吟嘯坐自如仰
視長天不盈尺叢祠象設儼山椒巫祝紛紛非一朝
云是高唐神女之所宿至今暮雨常蕭蕭我聞神理
明且直興亡唯觀惡與德安肯來從楚國君憑依夢
寐爲淫昏襄王之心自荒惑引領日望陽臺雲獨不
思懷王西行不復返甲光照地屯秦軍登食點中下
荊門陵園宗廟皆燒焚社稷飄零不復存嗟嗟若敖
杉冒將篳路藍縷啓辛勤

慨然有懷

昔予嘗樵寧章城今重過之二十五年矣

二十五年南北走遺愛宛然民記否昔日嬰兒今壯
夫昔日壯夫今老叟

秋懷呈景仁

草木正蕃廡孰知天地秋況茲宿雨餘景氣益和柔
消搖幌簷牀夢想懷林丘茲志久未果素髮今已稠
仰視白日光浩蕩浮雲流安得黃鵠羽陵風千里遊

又和秋懷

嗟昔共登仕爾來三十秋常睎絲繩直竊耻鴟夷柔
蹄涔學鉅海螳螂依崇丘竹之不自疑親寧惜煩稠
於今不墜去淪胥恐同流努力買良田遠遯沮溺遊

贈道士陳景元酒

離根委餘萌階角擁殘葉青言以不悟何以慰寂寥
朋樽涵太和高興雅所愜誰云居室遠風味自可接

景仁召飲東園呈彥升次道君錫才元子
容

去冬辱嘉招寒風方凜冽今秋侍高宴晴日正澄霽
雖無花滿叢且有丘樊思雖無山泉樂聊遠塵土氣
僕休散城邑馬縱脫羈靮謔呼笑言適散誕冠帶棄
殊勝禁掖嚴進止有常地

花庵詩寄邵堯夫　邵本西京留臺謂合刺許聞小園無春牡乃治卉竹多種雖修實叔及李牛角其詩暫延之物佳容屬其上如林中之狀以爲造非休所名日花發

洛陽四時常有花雨晴顏色秋更好誰能相與共此
樂坐對年華不知老

自然天物勝人爲萬葉無風綠四垂猶恨壑中未離
俗荷衣兼帶始相宜

庚定中予過洛橋南得詩兩句於今三十
二年矣再過其處作成一章

銅駝陌上桃花紅洛陽無處無春風重來美見水中
影鬢毛蕭颯如秋蓬

寶鑑貽閑叔

流塵集寶鑑塵昏鑑不昏纖泥落清水泥渾非水渾人能辨二物相與自忘言二物不能辨悠悠何足論無爲捨其內逐和取煩寃

謝王道濟惠古詩古石器

緘氏古城東好道王道濟作詩有古風讀書知古意朝來遺僕夫遺我古石器結從天地初生自一拳際工倕創規摹飛觽施剞劂淪若北窓下坐有羲皇思嗟予性迂鄙齟齬居今世忝官汚臺省曾無益時智退巖又濡滯尚不離朝市闢地避煩暑頫與學塵類新構西軒中學堂地淞堂語之傍洞識非古人比拜賜得無愧

壽安雜詩十首

噴玉泉

蒼崖雙起秋雲齊亂峯迸出如擣犀石棱澀不容馬蹄下馬步入荊棒谿瀑泉決雪拖白霓落潭横引成清溪老木長藤咫尺迷與闊欲出忘東西

神林谷 二首

石下泉聲蔓草深石上露洩蒼蘚偏山禽驚起飛且鳴葉墜空林人不見

雞情奇峯雲外横青壁千尋不可上却羨樵兒輕險峽腰繩操䇹長來往

遊神林谷寄邢堯夫

山人有山未嘗遊俗客遠來仍久留白雲滿眼望不見可惜宜陽一片秋

靈山寺流泉

去寺猶一里隔林聞水聲安知客乘興山下遠相迎

且遊

遊人戀山水日晏澹忘歸但愛雲烟好那知僕馬飢

永濟渡

洛水寒可涉長汀柳飛葉節物先無期自與幽懷愜清波見白鷗靜林聞啄木泉細入平沙雲閑出幽谷

靈山寺

神林與盡謀早歸草間露裛行徑微忽思靈山去不遠馬首欲東還向西垂鞭縱尋尋山足洛水遠遶過數曲澗闊林下飛泉鳴未到已覺神骨清入門拂去衣上土先愛娑羅陰滿庭庭下雙渠走清澈羅縠成紋日光微寒聲淅瀝入耳纖亂影彰蕭動毛髮寺僧引我觀泉源堂東周廻百步寬碧頹梨色甚無底想像必有虬龍蟠泉南高山名鳳翅宛轉抱泉張遠勢岸旁脩竹踰萬竿颯颯長含風雨氣寺門下望情豁然桑柘紛披滿一川嵩高女几列左右王屋大行未掌前昔爲孔氏懸泉莊叢祠猶存剃棘荒到今其下多怪石熊蹲豹攫爭軒昂嗟予歸來苦不早汨沒朝而行欲去捫蘿躡屐須數遊筋力支離難自保

識珠石 在壁二石大渠東山其崖下上有墮石斷缺

水齧東山根土色渥如丹危峯忽摧脫半崖銜石丸陰陽昔融結神化不可原初疑偓佺參靈藥魑魅竊之無故落又疑蛟龍伏巨卵雷電擊之從此斷成者

女媧補天餘却下青溪遺耳珠不然盤古戲爲樂聊取天孫彈朱雀物理萬狀終難知巧心推求徒自疲不如引客坐石上好奇且醉手中卮

獨樂園七題

讀書堂

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遊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釣魚庵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豈易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采藥圃

吾愛韓伯休采藥賣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價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復知姓字驚逃入窮山深畏名爲累

見山臺

吾愛陶淵明拂衣遂長往手辭梁主命犧牛憚金鞅愛君心豈忘居山神可養輕舉向千齡高風猶尚想

弄水軒

吾愛杜牧之氣調本高逸結亭侵水際揮弄消永日洗硯可抄詩泛觴宜促膝莫取濯冠纓紅塵汙清質

種竹齋

吾愛王子猷借宅亦種竹一日不可無蕭洒常在目雪霜徒自白柯葉不改綠殊勝石季倫珊瑚滿金谷

澆花亭

吾愛白樂天退身家復道釀酒酒初熟澆花花正好作詩邀賓朋欄邊長醉倒至今傳畫圖風流稱九老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

古詩

和利州鮮于轉運侁字子駿公居八詠

桐軒

竹軒

柏軒

巽堂

山齋

間燕亭

會景亭

寶峯亭

題太原通判楊郎中繪元新買水北園

首夏二章呈諸鄰

酬安之謝藥栽二章

雨中過王安之所居不謁以詩寄之

送藥栽與安之

張明叔兄弟雨中見過弄水軒投壺賭酒薄暮而散詣朝以詩謝之

小雨

洛中書事二絶

送劉仲通知涇州

和復古大雨

南園雜詩六首

見山臺晝臥偶成

修酴醾架

螢

明叔家瑞蓮

蘧房

不寐

苦雨

八月十五日夜宿南園懷君貺

八月十六日過天街懷景仁

宿南園

九月十一日夜雨宿南園韓秉國寄酒兼見招以詩謝之

子厚先生哀辭張載

古墳

酬趙少卿丙字南正藥園見贈

登封龐國博元字君錫年三十八自去歲棄官隱嵩山作吏隱庵於縣寺俾光賦詩勉率塞命

暮春同劉伯壽史誠之飲宋叔達園

用前韻再呈

示道人

謝君貺中秋見招不及赴

久雨効樂天體

聞景仁遷居許昌為詩寄之

送張伯常同年移居鄆州

南園飲罷留宿詰朝呈鮮于子駿范堯夫彝叟

叟兄弟

自用前韻

不寐

招子駿堯夫

和家兄喜晴用安之韻

病中子駿見招不往兼呈正叔堯夫（時正叔大日爲飮）

和子駿秋意

龍門

座中呈子駿堯夫六言

園櫻傷老也

和景仁緱氏別後見寄求決樂議雖用其韻而不依次蓋景仁才力高邁步驟絕群非

鶩拙所能追故也

和秉國招景仁不至云方作書與光論樂

同子駿題和樂亭

和利州鮮于轉運（子駿字子駿）公居八詠

桐軒

朝陽外東隅照此庭下桐萋萋復萋萋居然古人風
疎柯青玉聳密葉翠羽蒙午景疑餘清夕照留殘紅
雨響亮棟外風生户牖中主人政多暇步賞常從容
終當致威鳳饗德鳴雝雝又將施五絃解愠歌帝宮

竹軒

玆軒最瀟洒歷歷種琅玕正宜讀書稀蕭蕭風雨寒
翠陰凉宴坐疎韻承清歡飾簟裁夏扇玉笥供春盤
晴蝸潜葉底暝雀投林端幽興遇物愜高懷隨處安
且免一日無何須千畝寬

柏軒

禀然陵霜色本自生丘壑徙之君子庭栽培固不薄
靜夜聲颼颼清晝陰漠漠秀氣過簷楹翠影通簾箔
知君棟梁材大匠偶未度但守歲寒心閑軒亦不惡

巽堂

華堂選形勝地直巽之隅主人心絜齊公閑此燕居
西來故鄉客東過朝大夫時運志所愜下榻同歡娛
琴棊間壺觴賦詠雜歌呼民間既羲皇席上宜華胥
每思就一醉幸無官守拘奈何三千里風埃與泥塗

山齋

幽蹊入桃李危棧躡林巔行行忽虛敞高齋出山腹
園圃近指掌郊郭紛盈目春老酴醾香夏深篔簹緑
篠攢喜罥衣筍迸下穿屋秋江澄可卷冬嶺翠如撲
煙間漁艇小寒外村居獨燒轉望畬田響答聆伐木
驚麏挺走險鳴禽嚶出谷物華時變更真趣日相續
誰知使者尊常著野人服肯以駟馬榮區區詫鄉族

閒燕亭

吏治正倥偬夫君何燕閑繭絲既云寬符移皆可刪
（子駿[illegible]之後）印封從事散蹋屐升東山放杖坐危
亭清嘯出雲間無私席寶少忘機林鳥還野人瞻翠
微晢白雙眉斑

會景亭

景物浩無窮茲爲一都會之人心若鑑萬狀靜相對
喬林擁砌底脩嶺倚簷背流雲過席上去鳥出天外
徐徐杖屨墜藹藹郊原晦來往亦何爲逍遥真樂內

寶峯亭

孤亭冠山椒下視物不隔六合縱心賞萬家窮目力
驛驛烏奴翠衣帶嘉陵碧霞生白水尾日没九隴春
歷疑朝夕市塵飛往來驛雖復對紛紛何背此岑寂
實藉觀風遠非徒選勝適巴峽少平田每苦天宇窄
及茲伏檻坐瞰南北極先君昔乘軺名題古寺壁侍
行尚垂髫孤露今戴白讀君登臨詩舊遊皆歷歷永無
膝下歡終篇涕霑臆（光天聖中侍先君爲利州路轉運使題名諸寺子駿皆爲之刻石）

題太原通判楊郎中（元素）新買水北園

洛陽名園不勝紀門巷相連如櫛齒脩竹長楊深徑
逶令人邑邑氣不舒愛君買園中橋北堂壓崖端跨
空碧滿川桃李皆目前近水遠山一朝得曾陪尊兄
此高會豁然如出樊籠外暫遊尚爾況久居勝槩清
風日相對易生畫筆山所珍塵埃滿壁皆過真幷州
近胡沙塵惡終更早來爲主人

首夏二章呈諸鄰

首夏木陰薄清和自一時筍抽八九尺荷生三四枝
新服裁蟬翼舊扇拂蛛絲苔徑熱未劇晨昏來往宜
爍爍久旱天颯颯昨宵雨塵頭清過軟水脉生漸渚
豈徒滋杞菊亦可望禾黍勿笑盤蔬陋時來一觴舉
安之謝蔡哉二章

路人栽花不栽藥吾屬好尚何其偏服之雖能已百
疾愛閒成癖無由痊
護根帶土我親移荷鍤汲泉君自種悅目寧將惡草
殊扶危或比兼金重

雨中過王安之所居不謁以詩寄之

萬木含凉雨驅馬有餘清長衢帶短燕舊潦駢新
萍高齋彼誰居雅尚推名卿汗亭雖地卑蹋屐未
妨行野服踞藜牀蕭散臨前楹篔簹棗林叢欣欣鳥曉
榮過門不敢叩自視慚冠纓（安之素與光約不以公服相過）

送藥栽與安之

盛夏移藥栽及雨方可種爲君著屐取呼童執傘送
到時雲已開枝軟葉猶重夕陽宜屢澆又須煩抱甕

張明叔兄弟雨中見過弄水軒投壺賭酒
薄暮而散詰朝以詩謝之

喜君午際來涼雨正紛泊呼奴掃南軒壺席謹量度
軒前紅微開壺下鳴泉落（[illegible]）
矢各二必爭如五射有禮異六博求全怯垂成倒置畏
反躍（[illegible]）雖無百驍巧且有一笑樂交飛
觥酒滿強進盤殽薄苟非興趣同珍殺徒綺錯

小雨

雲日互出没數朝飛雨清曈矓似欲止廉纖還未晴
映空輕絲亂著物細珠明葉端危未落荷心重忽傾
喜凉高鷺舞便濕群蛙鳴於予亦有得藥畹胡麻生

渴中書事二絕

芳州晚日鮮曲岸新雨好紅薇點圓荷金蘂出幽草
坐嘆白蓮藥卧看青竹枝閉齋不成寐起讀聖俞詩

送劉仲通知涇州

四載一相逢相逢遽爲別儕輩日蕭條與君俱白髮
危酒不暇執舊遊那復說忽忽無他言暑行戒飢渴

和復古大雨

積陰連日作鬱蒸長雲飛天勢如鵬白雨四注垂萬
絙坐間斗寒衣可增
雷公推車電旋鞭飛騰九澤舞百川須臾開晴萬物
鮮仰視白日當青天

南園雜詩六首

見山臺書所偶成

极牀獨上高臺卧颯颯涼風吹面過林蟬忽噪驚
夢手執殘書幅巾墮

修酴醾架

貧家不辦鋼堅木縛竹立架擎酴醾風搖雨潰不耐
久未及三載俱離披往來送復廢此徑舉頭礙冠行
絓衣呼奴敗作豈得已抽新换故折四籬來春席地
還可飲日色不到香風吹

螢

林塘荒涼地向夕已飛螢月没螢吟砌露涼人在庭
隨風疑落燼過水亂踈星學子燈前淚誰將爾照經

明叔家瑞蓮

君家得蓮種遠自浙江湄明燭燃深盆濃朱畫細綠
盛開尤菡萏到落不離披豈獨夏花好仍兼秋實奇
味長包石蜜殻嫩剥燕支況復芬芳久霜前殊未衰

蓮房

蓮房前後熟供啜不須齊肉嫩山蜂子稜深天馬蹄
尚連餘葉在深映亂荷低脆美知新采近根猶帶泥

不寐

長年睡益少氣耗非神清昨朝多啜茶況以思慮并
中煩枕屢移展轉何時明蘇秦六國印力取鴻毛輕
白圭萬金産運智立可營如何五更夢百方終不成

苦雨

今春憂亢陽引領望雲族首夏忽滂沱意爲蒼生福
自爾無虚日高原亦霑足連年困饑饉此際庶和熟

如何涉秋序沈陰仍慘黷長簷瀉潺湲晝夜洽相續
喧豗流潦怒突兀壞垣禿鴉牛涅没阜跨馬水平腹
互欹松漫白道廢草濃綠汙萊閑下田漏濕侵破屋
縱横委地麻狼藉卧隴穀怯聞飢嬰啼愁聽孀婦哭
閑官雖無責飽食愧有禄世紛久去心物役忝經目
鬱陶聊秉筆狂簡已盈幅

八月十五日夜宿南園懷君貺

昔公在洛師未嘗弃嘉節今宵秋半分空羨西園月
天色湛澄清風聲冷蕭屑笑言不可親引領望金闕
賴有篋中詩端居數披閲

八月十六日過天街懷景仁

秋潦收四野晴雲無一班忽驚龍門缺遠見鳴臯山

涼飈入毛髮颯氣清心顏悠然念吾友逍遥城闕間
思陪藍輿尾共此登臨閑

宿南園

頃來興味少旬日不爲詩昏昏但思眠疲病知吾衰
豈無籬邊菊不欲拈酒巵絡緯爾何苦終夕鳴聲悲

九月十一日夜雨宿南園韓秉國寄酒兼
見招以詩謝之

雨多秋草盛濃綠擁寒階吾廬與且曲退縮如晴蝸
小園已自隘欲往泥霑鞵體氣畏風冷室處門常閑
宜如九日古所重复此時節佳緬想使君宴綺席臨
高齋肥羜堆玉盤飛觴酒如淮楚舞陵湖波茱萸落
金釵神醒鼓吹喧百疊疑傾崖歡餘忽我思予兵星

火差渠泉耻獨醉醇味相與偕我飲雖不多和氣洁
無涯梧子拾爲果拒霜伐爲柴沼中數寸魚其亦煎足
爲鮭蜀人謂魚誰言無以侑繞渚多鳴蛙交道久衰
薄歸然見吾儕奈何數舍遥晤語積年乖況乃辱嘉
招私心豈不懷轘轅石道澁重以陰雲埋蹤有果下
馬款段非渥洼臨風徒踊志顧爲能諧狂詩寄一
笑聊用當談俳

子厚先生哀辭 張載

先生負材氣弱冠遊窮邊麻衣揖鉅公決策期萬全
謂言叛羌背坐可執而鞭意趣小參差萬金莫留連
中年更折節六籍事精研羲農說周孔上下皆貫穿
造次循繩墨儒行無少愆師道久廢闕模範幾無傳
先生力振起不絕尚聯緜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爲先
庶幾百世後復覩三王前釋老比尤熾群倫將蕩然
先生論性命指示今知天聲光動京師名卿爭薦延
實之石渠閣豈徒脩簡編丞相正自用立有榮枯權
先生不可屈去之歸卧堅孤髮聚滿室餬口耕無田
欣欣茹藜藿皆不思肥鮮近應詔書起尋取病告旋
舊廬不能到丹旐風翩翩人生會歸盡但問愚與賢
借令陽虎壽鉅足驕顔淵況於朱紫貴飄忽如雲煙
豈若有清名高出太白顛門人俱經帶雲沸會松阡
厚終信爲美繼志仍須專讀經守舊學勿爲利祿遷
好禮效古人勿爲時俗牽修內勿修外執中勿執偏
當今洙泗風郁郁滿秦川先生儻有知無憾歸重泉

古墳

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如夏屋碑版無文荊棘
深石獸沈淪松柏禿問人雖不知姓名昔皆高官仍
厚祿子孫流落何所之吉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
寒食天祭臘不設無人哭

酬趙少卿藥園見贈

鄙性苦迂僻有園名獨樂滿城爭種花治地惟種藥
栽培親荷鉏購買屢傾橐縱橫百餘區所識恨不博
身病尚未攻何論療民瘼

登封龐國博元常年三十八自云欲弃
官隱嵩山作吏隱庵於縣寺俾光賦詩勉
率寒命

樹德負長才全牛不足剸纔爲百里宰驥足殊未展
嶠陵方盛疆趣尚已高遠結庵峨二室志欲巢絕巘
賢人心如雲無迹有舒卷不須驚俗目卓举乃求顯
旣知吏可隱何必遺軒冕

暮春同劉伯壽史誠之飲宋叔達園

絮狂飛作團梅小不多酸共惜餘春好更窮今日歡
清流入花底翠嶺出林端嫩筍玉縈筋新櫻珠照盤
邀迎喜客易會合故人難寄語門前僕驊騮任解鞍

用前韻再呈

舊友今餘幾追思鼻可酸休論身外事且盡日前歡
薛荔垂隄面酴醾擁席端舞精抽繭緒絃妙落珠盤
罇酒留春易靈丹却老難扶歸不復記茗芋上金鞍

示道人

天覆地載如洪鑪萬物死生同一塗中松栢與龜
鶴得年稍久終摧枯借令眞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
地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童顏

謝君貺中秋見招不及赴

不侍庾公宴前月華虛四秋幸逢東閣開又阻西園遊
清輝散廣座孤影隨行舟衷衣如未歸志願終可酬

久雨効樂天體

雨多雖可厭氣涼還可喜欲語言慵開無眠身懶起
一榻有餘美想彼廟堂人正應憂變理

聞景仁遷居許昌爲詩寄之

天衢名利場塵泥繼朝昏況茲辭榮久厭苦車馬喧
慨然忽高飛翩若黃鵠翻朝賣西城宅暮理南行轅
回首豈無懷眷眷望國門想象解裝初完美未可論
縱橫置老屋鈌剎周短垣職獲念去故炊爨假鄰盆
幼稚喜就新階庭走諸孫幸有克家子生事不日溫
許昌昔名都於今亦雄藩先賢雖已遠風迹漸猶存
況復多巨公分義素所敦丞相辭黃閣學士乘朱轓
青雲同禁省白首會山樊溟水湛寒光盡眼清心竟
華堂臨曲渚書舫承芳樽高談金石諧逸筆風雨奔
得朋誠多歡孤陋未可議時當惠好音獨樂慰荒園

送張伯常同年移居鄆州

楚江白透迤楚山碧參差玉炊稻粒長縷切魚腹肥
羨君挈室行飄然無所羈伐竹營茅茨種橘爲藩籬
荒陂無四垣但以荷塘園官雖朝大夫身世已相遺
野老坐爭席林叟談忘歸猶嫌沮溺徒名字爲人知

南園飲罷留宿詰朝呈鮮于子駿范堯夫彝叟兄弟

園僻春深衣寒積雨閑中宵酒力散臥對滿窗月
旁觀萬象寂遠聽群動絕只疑玉壺冰未足比明潔

自用前韻

耿耿寐不成迢迢夜未闋良朋悔不留負此當軒月
懷想空鬱陶眺聽轉清絕他時重見過餘樽猶可潔

不寐

思夢夕不効良夜行已闌此心如盃水擾易澄苦難
百年能幾何萬慮誰能殫弃置勿復尋專取形神安

招子駿堯夫

虛牖延朝光高林散晴藹傑夏猶清和開齋亦爽塏
雜羣繞宿昔跂佇心已痗桉枰頗光潔置設儼相待
軒車能竭來雞黍足充餕

和家兄喜晴用安之韻

象龍雖得請躍蝀亦須占旣有膏苗益寧無漂麥嫌
餘霏方映戶反照忽通簾羈旅愁懷闕農家喜色添
田間拾穗滿陌上荷鉏兼遂想三川迥秋場萬庾尖

病中子駿見招不往兼呈正叔堯夫 [illegible]
畝館

衰朽拙自將痾積成中病掩扉卧小檈安養惟便靜
遙知良友集藝若荀陳盛獻醴屏浮飾簡率任眞性

雖無東帶苦實憚把酒併開囊檢藥物不與樽罍稱
筋骸幸復常他時掃三徑

和子駿秋意

好風自遠來小雨初濡地雖當未夏半已有清秋意
新蟬乍孤吟病葉或先墜頓覺愈沈痾豁若濯炎熾
彩筆動高興瑶徽發幽思賤子獨何爲宵涼甘熟寐

龍門

石樓臨晴空南眺出千里人憐山氣佳余歎禹功美
想彼未鑿時極目皆洪水誰知耕桑民幸免鰤與繩

座中呈子駿堯夫六言

微雨雖妨行樂薄寒却解留花今日且遊小圃明朝
更向誰家

園櫻傷老也

園有繁櫻園有肥菁我酒既清我殽既馨我友戾止
聊以娛情今我不樂日月其徑
園有穠李園有肥杷我酒既旨我殽既美我友戾止
改憂爲喜今我不樂年其有幾
園有弱柳園有肥韭我酒既有我殽既阜載笑載歌
以宴我友今我不樂年其無久
悠悠汎舟載縱載橫白日將傾飄風載發嗟我老矣
髮脫齒零胡爲百憂勞此餘生

和景仁緱氏別後見寄求決樂議雖用其
韻而不依次蓋以景仁才力高逸步驟絕
羣非駑拙所能追故也

至樂存要眇失易求之難昔從周道衰疇人曠其官
聲律久無師文字多缺漫仁皇閔崩壞廣庭集危冠
紛紜鬭筆舌異論誰能殫或欲徇陳迹竄厚猶錢竅
或欲立私意妄取舊史刊古今互齟齬大抵皆欺謾
景仁信其說墨守不可干賤子欲面從誰與披膽肝
必求此議決深谷爲崇巒何如兩置之試就中和看
天地育萬物生成適暄寒聖人保四海皇極致阜安
樂理亦如此焫燥猶朱丹嘽緩與噍殺折衷遺兩端
茲道苟不由其刃難與籠韶樂最爲備雜纖施三纏
齊部猶肆習太公避陳完唐民聽伴侶不復念悲酸
乃知樂有源鍾鼓皆波瀾昨者清明初榆火始改鑽
景仁從許來傾都咸聚觀諸公競邀迓非獨惜春殘

議樂不復對書夕旦窮歡來時桃李穠去日勺藥闌三旬只須臾駛若阪上丸轆轤逢雨別惝怳歸騎單東西步步遠回首祝加餐仍冀勉中和心廣體自胖

和秉國招景仁不至云方作書與光論樂

小桃佳李實如拳西湖盡眼鋪芳蓮景仁不從鄉賢飲爲此樂論方窮研周襄官失疇人散鍾律要眇誰能傳近人欺衆出私意最可閔笑旁生頗如光初不辨宮羽是非得失安敢專每煩敎論累百紙頑如鐵石不可鐫王李阮胡相詆毀各執所學何妨偏景仁家居鑄鐘斛欲除民瘼恐未然要須中和育萬物始見大樂之功全

同子駿題和樂亭

春禽哢晴朝秋蟲吟雨夕風和振蘭芳露寒滋菊色萬物苟得所隨時各有適矧伊人最靈胡爲長感戚聖人垂大訓燦爛著方冊至樂和無聲大禮簡無跡心專守中庸身不蹈邪僻造次常在前須臾不離側窮通雖百變何往不自得茲亭聊寓名和樂在胷臆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

律詩一

夏日西齋書事

過故洛陽城 二首

華清宮

初春登興國寺塔

虎牢關

和李殿丞倉中對菊 三首

送何萬下第歸蜀 二首

執酒

河橋春別

答陳進士謂之憶江東舊遊見贈

又贈謂之

重九日憶菊

客思

前年春與楚正叔同遊陟屺寺今茲已復周歲悄然思之

曉霽

觀江上人壁許道寧畫寒林

自都往餘杭懷聶之美

夢與之美爲寒食之遊

梧桐

秋日登觀信亭

湖上村家

別聶之美

松江
潮水 二首
雙竹 并序
旅宿睢陽南湖
南湖 二首
西谿公讌 二首
西湖
金山寺
出塞 古松
聞龔伯建下第
故絳城
題陳秀才鳳園林

九日登麻龍坡
遊延安宿馬太傅東館 字承之
塞上 四首
送何濟川為龐公使慶陽席上探得冬字
延安道中作
鄜州懷聶之美
和張推官同年師魏春陰無緒偶成
歸田詩 五首 并序
春曉
詠史 三首
秋夜望月
漢宮詞

讀漢武帝紀
鷺鷥
侍詔 二首
觀僧室畫山水
詠寒士
贈外兄吴之才挺
九日懷聶之美 時除[illegible]中[illegible]州河南
飲吴之才家
晚秋洛中思歸東園
普明寺荷塘上置酒
送孟仲習宜君令 朝
野廟

呂祥廟
雪霽登普賢閣
上郡南三十里有相思亭在本山之麓二水所交平阜之上往來者徒習其名莫詳其義慶曆甲申歲余適延安過於其下于時夏虜梗邊征戍未息竊感東山采薇之義敘其情而愍其勞因作五詩庶幾不違周公之指且以釋亭之名爾
梅花 三首
友人楚孟德過余縱言及神仙余謂之無孟德謂之有伊人也非誕妄者蓋有以知之矣然余俗士終疑之故作遊仙曲五章以

佐戲笑云
雲際亭
和孫器之清風樓
龍女祠後塘自生荷花數枝與史誠之更相
酬和
贈楚法曹叔度措
先春亭
寄楊州侯都監仲倫
沉陰欲雪與同列會飲南齋
感懷
之美舉進士寓京師此詩寄之
風雪數日不見叔度晚約公明共詣之

贈吳之才
寒食許昌道中寄幕府諸君
和叔度獨登天臺水亭
五哀詩并序
屈平
李牧
晁大夫
馬伏波
斛律丞相
留別東郡諸僚友
遣興
閽吏

追和張學士從沂公遊廣固城
去歲與東郡幕府諸君同遊河亭望太行雪
飲酒賦詩今冬罷歸京邑悵然有懷
哭馬承之
山家
風
送王殿丞景陽知眉山縣[illegible]
[illegible]
送朱校理[illegible]知雝州
貢院中戲從元禮求酒太常博士畢田
黃甘
寒食南官夜飲

送孟著作[illegible]知濟陰
同次道陪宴瓊林苑[illegible]
送馮狀元京歸鄂州
送吳耿先生[illegible]
送高陟歸金陵[illegible]
子高有徐浩詩碑昌言借摸其文甫及數本
石有微璺懼而歸之子高答簡有碎珊瑚
之戲昌言以詩贈子高同舍皆和嘲[illegible]
送僧聰歸蜀
送史館任祠部顓河東轉運使
送冲卿通判河中府[illegible]
故翰林彭學士挽歌三首[illegible]

景福東廂詩

夜意

即日 依前

柏寒

御溝秋

賜酒 霜

菊

同景仁寄修書諸同舍

賜果

賜書 鄉麟細民

怪石 葉

未開木芙蓉 無

讀武士策 風

觀試騎射 自

喜景仁直秘閣范鎮

賜酒 霜

菊

同景仁寄修書諸同舍

賜果

賜書 鄉麟細民

怪石 葉

未開木芙蓉 無

讀武士策 風

觀試騎射 自

喜景仁直秘閣 范鎮

夏日西齋書事

榴花映葉未全開槐影沉沉雨勢來小院地偏人不到滿庭鳥迹印蒼苔

過故洛陽城 二首

四合連山繚繞青三川滉漾素波明春風不識興亡意草色年年滿故城

煙愁雨嘯黍華生宮闕簪裳舊帝京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

華清宮

新豐雞犬稀薊北馬秋肥金殿羣華去玉階紅葉飛荒林上路廢溫谷舊流微嗟此非人事何須問是非

初春登興國寺塔

雨過風清露氣勻林花變色柳條新為君作意登高處試望皇州表裏春

虎牢關

天險限西東難知造化功路邀三晉會勢壓兩河雄餘雪霾枯草驚飈卷斷蓬徒觀戰爭處今古索然空

和李殿丞倉中對菊 三首

高士寄朝市迥然心迹殊秋風太倉裏黃菊滿庭隅陶令成詩後王公送酒無遥知厭俗事未免強躊躇

吏案勳消散倉關吏已稀庭空數蝶下夜靜一螢飛受賞忽成句淹留時忘歸高情雖不繫寓比獨依依

涼風正蕭瑟好月復徘徊幽興殊不盡芳罇時一開

餘英蓋紅葉墜露濕蒼苔從此東籬下應忘歸去來

送何萬下第歸蜀二首

十上終無就才高定復論清時守儒術白首在丘園
遠樹隱殘日孤煙生暮村揚鞭萬里去幾許不銷魂
失意流年老殘春對夕陽可堪臨遠道更復舉離觴
花柳已蕭索雲山復渺茫西風如有意音信勿相忘

執酒

執酒勸君君盡之今朝取醉不當疑好風好景心無
事閑利閑名何足知

河橋春別

河橋春盡送君歸又惜無歡度此時亂花滿眼遮人
望不見行塵空酒旗

答陳進士謂之憶江東舊遊見贈

客路今東去亭臯木葉飛居然不堪恨況與賞心違
顧渚煙波闊長洲草樹微江邊好春色行望錦標歸

又贈謂之

文藻兼名理三吳第一賢鄉心幾千里飛雁蒲秋天
籬下多新菊淵明歸思長主人方愛客未得傲羲皇
君念東歸日應須晝繡榮當令故關吏還識弃繻生

重九日憶菊

節物都何晚佳辰容易過黃花不足念當奈酒盃何

客思

客思倦漂泊居然感物華關頭望紅葉馬上見黃花
薄宦終無定閑愁詎有涯今朝書至否幾夕夢還家

前年春與楚正叔同遊陜岵寺今茲已復
周歲悵然思之

陜岵寺南山曾陪半日閑春來夢雜芳手宛在白雲間
夢覺鶯聲絕林光透隙來開門驚爲鳥餘滴墮蒼苔

觀江上人壁詩追寫畫寒林

昔曾驅瘦馬衝雪過滎陽不悟當時景蕭然在此堂

自都往餘杭懷聶之美

闕上新文卷欲逢知已開相思不能已歌枕夢君來

夢與之美爲寒食之遊

寒食無佳賞芳罇半已空夜來逢勝友未至須東風

梧桐

紫梧宮庭闊扶疏四五栽初聞一葉落知是九秋來
實滿風前地根添雨後苔群仙儻來會靈鳳必徘徊

秋日登觀信亭

西風連夜雨草樹已蕭條宿露猶零落寒山更寂寥
林紅猶帶日岸白欲生潮新雁來何處離離天際遙

湖上村家

萬頃寒煙外茅茨枕碧流楓林巢乳鶴沙溆亂鳴鷗
漠漠菰蒲晚蒼蒼蘆荻秋欲過南浦去籬下出漁舟

別聶之美

客宦常漂泊離懷徒自勞貧無衣換酒空有涕霑袍
木葉寒猶在江湖暮更豪行舟遠不見賴有片帆高

松江

吴山黯黯江水清欲雨未雨傷交情㴱州蕩漾泊何
處紅蓼白花相映生
秋風索索蓮紅起暮過煙波十餘里長蘆瘦竹映漁
家燈火微茫寒照水

潮水 二首

平江欲上潮古木自蕭蕭兩岸饒鼓聲寒波浸孤冢
淋淋出海門百里雪花噴坐看東歸去平沙空有痕

雙竹 并序

草木類同而種殊者竹爲多杭州廣嚴寺有雙竹相
比而生舉林皆然其尤異生於枯樹腹中自其頂出
森然駢竦樹如龍虵相縈矯首呀然余遊見而賦之
雙幹標枯腹青青凡幾霜龍藤雙角直蜿噴兩鬚長
詎欲尋支遁安能問辟彊屢來非別意未與此君忘

旅宿睢陽南湖

梁王棄宮館時世古今違猶有南湖水春來鴈夜飛
樓臺沉倒影林薄挂餘暉落日終何在行人得暫依

南湖 二首

宋都南野水花柳媚名園鳥起沙留迹魚驚浪結痕
宋橋通別島白路出荒村城邑雖云邇常無車馬喧
海鴈長橋北乘閑日日來游魚自應樂宿鳥不相猜
弱柳過遭合芳花次第開梁王昔遊集後乘列鄒枚

西谿公讌 二首

五馬非從樂西城念勸功翠帷征映水紅旆不勝風
乘肥青山靜雲歸碧落空淹留盡佳興新月漸朦朧

謝守愛山水軍城況不賒魚驚避落葉鳥倦立浮查
古柏依岡遠垂楊帶岸斜秋風吹急管一曲度荷花

西湖

佳麗三吳國湖光蕩日華魚衝動蘋葉鳥喜掠楊花
雲過山昏黑風驅雨腳斜煙波遙盡處疑見漁家

金山寺

香刹冠崔嵬松門落薜蘿風清塵不到岸闊鳥難過
欲雨江聲怒新晴海氣多行舟未搖掉迴望隔煙波

出塞

邊草荒無路星河秋夜明卷旗遮虜塞歇馬受降城
霜重征衣薄風高戰鼓鳴將軍功未厭士卒不須生

古松

摧頹巖壑間磊落得天資香葉凝寒水餘根倒挂山
白猿窺子落黃鶴認巢還不久應爲石蒼苔舊已斑

聞龍伯建下第

文章真長物堪歎又遺賢利器空埋土靈光久照天
翅雖猶未出荆璧會須傳道在雖窮困知君不慨然

故絳城

文公恢霸略征討輔周襄奕世爲盟主諸侯聽會期
山河表裏在朝市古今移欲訪祁虒處鄉人亦不知

題陳秀才鳳園林

劇談驚滿座古貌獨瑰然可惜鄭生老誰知蘇季賢
青囊世外藥碧幕醉中天不佩黃金印都緣負郭田

九日登麻蘭坂

客路逢佳節無歡更益愁前山造雲日登陟不因遊

游延安宿馬太博東館字承之

高館寂無譁安閑勝在家暮煙疑塞上候火落天涯
坐久筆生粟夜闌灯作花主人意未盡歸路不為賒

塞上 四首

節物正防秋關山落葉稠霜風壯金鼓霧氣濕旌裘
未得西羌滅終為大漢羞勲非班定遠棄筆取封侯
鴻鴈秋先到牛羊夕未還旌旗過青水亭候遠依山
落日銜西塞陰煙澄北門何時獻戎捷櫜甲一朝閑
瀚海秋風至蕭蕭木葉飛如何逢漢使猶未寄征衣
不歎千里遠難甘一信稀年年沙漠鴈隨意得南歸
劍客蒼鷹隊將軍白虎牙分兵邏固水縱騎獵鳴沙
漫有書藏袖難憑信達家不堪聞曉角吹盡落梅花

送何濟川為龐公使慶陽席上探得冬字韻

幕府遣三合傳車乘一封忠深輕遠道辭暖失嚴冬
固水猶飛檄蘆關未滅烽賢侯雖喜士難得久從容

延安道中作

羈旅兼邊思川原蹀血新煙雲長帶雨草樹不知春
細水淘沙骨驚飆轉路塵今朝見烽火白首太平人

鄜州懷尋之美

何言內外家憂患兩如麻別淚行三歲思心各一涯
海邊昏霧雨塞外慘風沙安得雲飛術乘空去不遐

和張推官同年師顏春陰無緒偶成

澹泊輕雲寒不收未成春雨只添愁風煙寂寞幾何
限盡入憑高一寸眸
薄寒未去臘繞過春色先知在綠波不是宿雲能作
思大都王粲自情多

歸田詩 五首并序

同年張周輔嘗語及仕宦之多端因稱仲長子有言
使吾有良田美宅背山臨流適意極樂誠無事於此
慨然感之作歸田詩五章

秋水風波大嗟嗟未可遊漁樵自應樂珪組為誰憂
直木知先伐明珠忌暗投果然鈎可曲不惜取封侯
紱冕誠虛器簪裳悉畏塗觸機身未保好直道先孤
飯石曾何有田園浪更蕪可能推兩耜沮溺共為徒
聖哲雖云遠遺文幸未亡沉冥觀禮樂髣髴見虞黃

雞黍延三逕琴書樂一堂逍遥名教內富貴亦微茫
松菊陶潛宅蓬蒿仲蔚家行遊筇杖瘦嘯傲幅巾斜
屋小踈茅覆門深亂柳遮村童迎客至竹帚掃桃花
桑柘綠無際田間戴勝飛清醪迎社熟鳴雉向春肥
執耒時將急銜盃日漸稀四鄰能共樂招飲莫相違

春曉

鐘漏初傳曉蕭蕭風雨寒東岡行可種欹枕不成安

詠史 三首

不事王侯者脩然鄭子真開田谷口美荷鍤白渠春
德化移鄉曲聲光動搢紳一時鐘鼎貴磨滅彼何人
延陵胥利劍上國使初通待我周遊徧逢君遺墓終
晶熒繫高樹蕭瑟動寒風誰敢欺生死蒼蒼照爾衷

春風三閣上珠翠日紛紛樂飲陶江月清歌遏海雲
醉中失陳國夢裏入隋軍玉樹庭花曲淒涼不可聞

秋夜望月

萬里秋昏歇金波秋更明星連河渚闊風繞桂枝生
鵲驚臨華館新豐落故城古今佳賞盡隨自有餘情

漢宮詞

首蓿花猶短昌蒲葉未齊更衣過柘谷走馬宿棠梨
逆旅聊懷舊田間共鬬雞猶思飲雲露高掌出虹蜺

讀漢武帝紀

方士陳僊術飄飄意不疑雲浮仲山鼎風降壽宮祠
上藥行當就殊庭庶可期蓬萊何日返五利不吾欺

鷺鷥

清閑自合無塵累白駿何因更颯然遥望孤飛下秋
水雪花一片落晴天

待詔 二首

京洛風塵裏相逢眼暫青故人多密近誰誦四隅銘
待詔久公車囊裝半已虛雄文雖雅麗未得似相如

觀僧室畫山水

畫精禪室冷方暑久徘徊不盡林端雪長青石上苔
心閑對巖岫目淨失塵埃坐久清風至疑從翠澗來

詠寒士

佯佯汲水側蓬室坐蕭條衣薄難勝夜廚閑空過朝
笑談東郭履歌誦買臣樵但問才何似無疑鄉相邀

贈外兄吳之才

何須親始重交分固非疏況復羇孤極同經憂患餘
晚成應大器先得類凡魚遊衍陪嚴邑聲華誦子虛
清輪詔校叔駟馬寵相如莫忘西都日寒燈夜讀書

九日懷聶之美 聶餘慶時知河南澠池

錢唐江裏扁舟上別後籬花幾度黃憂患縈心何繚
繞風光滿目盡淒涼誰同醆落盃中酒獨繫茱萸肘
後囊可復無書道情素雲間空有鴈南翔
大室橫山蔽千里相思空復上高臺況頭白酒行當
熟籬下黃花稍復開陶令不無同醉興孟君況有解
嘲才欲憑西比高風勢飛度轘轅勸一盃

飲吳之才家

京洛相逢設主人富家鼎食不如貧解衣換酒同爲
樂知是交情百倍親

晚秋洛中思歸東園

不利不名空去國雁飛葉落未歸來秋風肯待主人
至籬下黃花隨意開

普明寺荷塘上置酒

菡萏飄零水寂寥敗荷疏柳共蕭條煙斜雨細遲無
恨醉酒千分不易銷

送孟仲習宜君令朝

合抱生毫末無爲厭小官政成心更逸道勝意常寬
對迥山形秀雲疏雪意闌離盃如不盡何用禦祁寒

野廟

古廟崩榱在墻間雜樹荒依俙餘像設寂寞閟祠堂

舊日牲犧地今晨狐兎鄉英靈如未滅何以度淒凉

呂祿廟

赤帝祚四百徒然諸呂謀出遊逢友賣未返見家收
蔽冢昔無記遺祠今幸留士心俱左袒何怨曲周侯

雪霽登普賢閣

積雪明朝日山河坐可分嶄巖初解凍片段未歸雲
闊望窮人境高尋府鴈羣開門枝鳥散玉屑墮紛紛

上郡南三十里有相思亭在太山之麓二水所交平臯之上往来者徒習其名莫詳其義慶曆甲申歲余適延安過於其下于時夏虜梗邊征戍未息竊感東山采薇之義敘其情而愍其勞因作五詩庶幾不違周公之指且以釋亭之名爾

嶺上雙流水猶知會合時行人過於此那得不相思
偃蹇登脩阪高侵雲日間幾人征戍客跋馬望家山
塞下春寒在東風雪滿鬚河陽機上婦知我苦辛無
柳似妖饒舞花如爛漫栽那堪隴頭水嗚咽斷人腸
空外遊絲轉飄揚似妾心別来今幾日駸駸近離陰

梅花 三首

從與夫君別寒花幾度春坐愁芳樹老况乃綴中人
塞比爲君戍江南是妾家遥知開外雪正似嶺頭花
驛使何時發憑君寄一枝隴頭人不識空向笛中吹

友人楚孟德過余縱言及神仙余謂之無孟德謂之有伊人也非誕妄者蓋有以知之矣然余俗士終疑之故作遊仙曲五章以佐戲笑云

神仙謂無還似有秦漢可怜空白首會須一躡青雲
梯與子同祛千古疑
仙術有無終未知眼看白髮亂如絲何時得接浮丘
袂滄海橫飛萬餘里
若士北遊窮地角還食蛤蜊卷龜殼盧敖凡骨不能
飛今朝九陔何處期
仙家不似人間歡瑶漿琅英青玉盤乘醉東遊熊陽
谷酒瓢閑挂扶桑木
柂師知子能操舟穩過茫茫滄海流白浪駕天千萬
里真令挂骨長鯨齒

雲際亭

高齋杳冥際迥與世塵違席上山河近天邊桑柘微
人間已飄灑棟裏始紛飛草樹收殘照逍遥久未歸

和孫器之清風樓

賢侯宴故馬歌鼓事繁華晚吹來千里清商落萬家
平原轉疎雨遠樹隔殘霞宋玉雖能賦還須念景差

龍女祠後塘自生荷花數枝與史誠之更相酬和

平湖漠漠芰荷稠水國芳春不勝秋空有棹歌人不
見晚風一曲去悠悠
越女行歌縱棹輕蒼茫別浦晚煙凝荷花折盡未歸
去瀲灩扁舟不易勝

荷底清漣照綺羅長安公子舊情多躊躇不去知君
意重留與吳音白紵歌
賀監家居逸興饒枝分鑑水闊容舠穿荷宜去遶灘
叟共醉船頭半榼醪
清江向晚採蓮稀獨倚蘭舟久未歸目斷可堪人不
至斜風細雨濕羅衣
素舸朱蓬青竹篙高檣歌風散近還遥斜陽倚問歸
處家住水村郎姓蕭
別殿無人利自芳玉階朱檻繞金塘館娃寂寞無西
子羞與吳宮鏡曉粧

贈楚法曹叔度楷

夫君能直節不恥揚曹輕道果因時屈官無當已榮

松杉雖偃蹇霜霰苦崢嶸會有良工識終觀大器成

先春亭

園林近鈴閣旦夕破仁風自得芳菲早豈將蹊遂同
冰開半塘綠雨借數枝紅會待韶光徧還應到野叢

寄揚州侯都監仲倫

木落淮南樹秋風日夜高月臨揚子渡雪卷廣陵濤
不得同蕭散何因破鬱陶空憑尺書遠未解菟裘勞

沉陰欲雪與同列會飲南廳

薄領日沉迷從容樂事稀賓朋幸相值樽酒不須違
慘澹愁雲積參差遠樹微淹留勿輕散待取雪花飛

感懷

昨日春冰破水邊今朝臘雪墜風前歲華過目疾飛
鳥壯志如何不着鞭

之美舉進士寓京師此詩寄之

結髮聲華盛無疑屈未伸何妨久垂翅從此欲驚人
應舉天風壯鵬飛海浪春行當解故褐不惜化京塵

風雪數日不見叔度晚約公明共詣之

雲雪連朝闇朋從歎坐違臨文與誰共開卷爲君稀
趣捋六花散聊通一徑微當攜兔園賦同映讀書幃
南榮厄酒罷君返道東居坐作三朝別杳疑千里餘
閉門嗟雀網窮巷佇柴車向晚開簾喜同雲稍覺疏

贈吳之才

勝冠自立艱難裏大器由來貴晚成松栢儻非生磊
落巖崖何易出崢嶸蘇秦遊困羞妻嫂王父居貧厭

弟兄六印他年擁車騎會須重過洛陽城

寒食許昌道中寄幕府諸君

原上煙蕪淡復濃寂寥佳節思無窮竹林近水半邊
綠桃樹連村一片紅盡日解鞍山店雨晚天迴首酒
旗風遥知幕府請明飲應笑驅馳羈旅中

和叔度獨登天臺水亭

郊外靈潭闊新亭占曲隄戲魚迎墜絮驚鳥短（疑非字）出荒
蹊綠徧楊梢亂光饒麥葉齊雨餘纖月偃野迥斷雲低
水氣常噴薄天風助慘悽何知塵外境近在郡樓西

五哀詩 并序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甚矣讒之爲害不可一二
數也聊觀戰國以來楚之屈原趙之李牧漢之晁錯

馬援竒之斛律光皆負不世之才竭忠於上然卒困於讒不能自脫流亡不得其所而死或者國隨以丘墟此其尤可大哀者也因即其事作五哀詩且以警後世云

屈平

白玉徒爲潔幽蘭未謂芳窮羞事令尹踈不忘懷王
冤骨銷寒渚忠魂失舊鄉空餘楚辭在猶與日爭光

李牧

椎牛饗壯士拔距養奇材虜帳方犇避秦金已閒來
旌旗移莫府荊棘蔓叢臺部曲依稀在猶能話郭開

晁大夫

人主恩猶盛讒夫弄舌端旋聞就斧質不得解衣冠
友虜萬幾冷謀臣心盡寒晁宗嗟類盡漢室泰山安

馬伏波

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天涯柱分界徼外貢輸金
坐失蔑臣意誰明報國心一棺忠勇骨漂泊瘴烟深

斛律丞相

君臣日荒宴歌舞諱言愁老相猶當國强鄰不敢謀
讒言雖未出蔑謗已先流誰察忠臣意通宵抱膝憂

留別東郡諸僚友

際日浮空漲海流蟲沙龍蜃各優游津涯浩蕩雖難測不見鯨鯢曾覆舟
白璧紫金爲世寶賢愚知貴莫能名廟堂祭器杯盤物隨處得之光彩生
楚國良金百鍊精深藏求售價連城豈徒豐獄吹毛利棘有秦臺照膽明
祖帳飄揚隄柳邊北來飛蓋復連翩追隨不忍輕言別廻首城樓沒晚烟
空府同來賢大夫短亭門外即長塗不辭爛醉樽前倒明日此歡重得無

遣興

京洛紅塵裏閉門常獨居雖無守道愧終與趣時疎
文寡從飛表曹丘懶挾書誰憐從官久不及策名初
待兔謀真拙屠龍藝亦虛何當治歸計松菊繞吾廬

關吏

弊車羸馬犯塵遲愁到朱門遍遍辭相國舍人雖驟見將軍馬吏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辱固宜惆悵東崗舊吹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追和張學士從沂公遊廣固城

蒼鵝集宋幕遊麈上燕臺霸氣山河盡王師江漢來
重圍經歲合嚴鍱夜深開廢殿餘沙礫頹墻翳草萊
清時閒千歲良牧借三台獄市來餘暇蕪城賦上才

去歲與東郡幕府諸君同遊河亭望太行雪飲酒賦詩今冬罷歸京邑悵然有懷

疇昔追清景狂吟忘苦寒河冰塞津口山雪照林端
健筆千編富酣歌一醉歡困猶揮落麈顛不顧歸鞍
多事光陰駛離羣會合難誰知塵滿袖今日客長安

哭馬承之

平生千里別書罔亦常來隼拂秋雲擊鶯揀霏霧迴
歸無高世藝安見出倫才有紙盈箱薇扃封不忍開

山家

林下脫雙屐侵簷邊挂幅巾開堂風掩户斷嶺月窺人

風

隴首紅旌急樹前翠幕重林端翻遠刹在忍訥外轉疎
鍾夜寂清機發春闌別意濃如何王琴韻併欲在松

送王殿丞 景陽 知眉山縣

嚼昔侍嚴親俱爲綵服人遊蘭巴多益得桂復同春
風樹悲驛異萍波聚散頻峽中盡遺事何處不霑巾
君行杳何許萬里蜀雲西野色春期近林煙曉意迷
天藏巴峽小星逼劍關佐莫使卿愁亂安咳信子規

送朱按理蘇將知濰州

東國連年水傷稼使君到部即行春茫茫四野滿汙
竭欝欝萬行桑柘新俗不好奢田器貴獄無留繫吏
家貧齊人勿怨歸朝遠自是承明侍從臣

貢院中戲從元禮求酒 太常博士畢田

顧我虛罍恥知君餘釀多庭前有春雪如此薄寒何

黃甘

黃金綴縹蒂搖落趁江涯采助盃盤勝羞將橘柚偕
特移香不變物遠味尤佳欲種滄洲樹何年此意諧

寒食南宮夜飲

積旬留省署容易度春華芳草踏青晚長楸行樂賒
雲疎時送雨風細闇飛花直有黃金百無因過酒家

送孟著作 僩 爲 知濟陰

聖主焦勞意誰云百里輕東州比歲害劇令選精明
水去良田闢人歸旅穀生閭閻還舊觀雞犬變新聲
盜散疲民活蕪銷老吏驚政成知不日雙耳爲君傾

同次道陪謀瓊林 被 勘 宋 敏 求

冠蓋連翩數里塵帝家全借上林春魑行不動煙霞
秀龍角正高雷雨新喜氣晴曛宮樹綠飛花醉墮玉
卮頻蒲萄盧橘應相識半是當年舉酒人

送馮狀元 京 歸鄂州

夙昔負奇節琅然爲眾殊下韛連得雋出手盡成虛
聲氣兼鄰曲榮名溢道塗風雲俱動色非復舊江湖

送吳耿先生

儒服若歷海幾人潛聖心難才諭自昔賤學況于今
夫子獨神解明時何陸沉大羹無和味至樂寡知音嗇
璒貂裘弊飄蕭鬢綠侵遊秦不得意思越動長吟甑
米難求玉經囊盎少金拂衣謝賓友縱棹指雲岑積
葉迷幽逕荒藤絡舊林淵猿驚重至野老喜相尋山
色猶當户絃聲不變琴人生貴適意何必慕華簪

送高陂歸金陵

之子秣陵去悠悠天塹東帆開曉風疾潮落夜江空
在昔才華盛至今人物豐山川氣雖盡龍虎勢猶雄
卞玉已三獻齊竽會一沖當今闕下吏洗目認終童
子高有徐浩詩碑昌言借摹其文甫及數

本石有微釁惜而歸之子高答簡有碎珊
瑚之戲言以詩贈子高同舍皆和 [illegible]
徐公精筆老生神石刻猶能妙奪真幾為通書祕資
宜愈令好事惜傳人鋒鋩半折猶能健圭璧微瑕自
足珍直使盡隨如意碎石家玉樹未全貧 [illegible]

送僧聰歸蜀
華栢老精金紅塵倦帝城千山一錫遠萬里片雲輕
江棧紆還直天星縱復橫聽猿應更喜還是故鄉聲

送史館任祠部頭河東轉運使
問望簪紳舊恩華雨露重周書周內史汾澮晉全封
秀發千巖壁寒生百鍊鋒歸時門有戟情別更從容

送沖卿通判河中府 校理吳充
聞道名都行有期依然想見昔遊時寒光一曲秋河
轉翠嶺三條夕照移孤竹舊 叔字民有讓重華餘教
俗無疵不須到日方登歷已在君家十二詩

故翰林彭學士挽歌 三首秉
夙昔遊清貫時流藉重名蘇書石渠秋視草玉堂榮
吉兆虛三驛凶期告兩楹子雲思故國墳樹必西傾
平生對交舊萬日正如初不復知榮賤都能忘戚疎
遺靈瞻素几僞物昇塗車家事何蕭索空餘萬卷書
祖奠垂將撤笳簫儼欲行野寒嘶故馬樹轉出新旌
泉路幽無底魚燈暖不明如何齊達志攢纍向佳城

景福東廂詩
皇祐元年秋八月　皇帝臨策賢良方正及武舉進

士僕與景仁受詔歸校策卷寓直於景福殿東廂凡
三日得詩十三首編之左方

夜意
清夜四無譁深嚴上帝家星躔珠網白斗挂玉樓斜
風靜虛成韻霜輕未作花還疑漢津客浩蕩寄流槎

即日 依韻
柎栝留深殿倉琅祕九門日長人對直風迴鷰高翻
林有蕭疎意雲無片縷痕鈞天真自到不獨暫飛覓

柏 寒
落落抱高節秀出青雲端無言媚谷幽自致宮廷難
芳風襲玉宇餘露分銅盤不使萬年木獨名高歲寒

御溝 秋
萬戶鬱相鉤枝分瑟瑟流縈紆通桂觀隱見帶龍樓
碧映千林曙紅影一葉秋寒波長不竭歲歲奉宸遊

賜酒 霄
和氣盈金榼恩光湛玉觴應知北山羽猶怯上林霜
醇味回秋色清都近醉鄉山茅霑雨露誓極寸心長

菊
瑣瑣南陽菊秋潭歲自開孤根擁紅葉落蘂媚蒼苔
正以參靈藥因之植紫臺願兼金掌露同入栢梁杯

同景仁寄修書諸同舍
烈火非不猛不耗百鍊金寒霜非不嚴不彫竹柏林
小人勢利合傾覆無常心君子道德親白首猶視今
諸君閩臺秀相得如璆琳離群一昔期乃爾動悲吟

古風久已衰交道日頹侵願名思友操播之清徽琴

賜果

南海荔支來別館蒲萄成匪須決下陳捧拜同雕榮
置黍敢先食覽槃多未名懷核待歸種復愁千歲生

賜書 御書四民

上聖固天縱英藝皆絶倫時乘萬幾閑翰動如有神
用之當豫遊不忘安四民匪須及群下絡繹來中宸
毬毬靈鳳翔鬱怒虬龍振清若四海秋熙如天下春
愚臣士芥微亦受雨露均願推賜書意直以古義陳
士本學先王所求誼與仁農當服稼穡昏作剛畝勤
百工備用器不冶刺繡文萬商遷有無不通珠翠珍
四業既交修坐令風化純人和衣食豐天應殊祥臻
皇心正在此非以能高人

怪石 葉

昔去江湖鄉來與松桂接圭角老龍脊鋒稜秋劍缺
壓亂枯苔點交横敗莎葉會使成都人更取神蓍揲

未開木芙蓉 無

不末采芙蓉騷人歌所無何言霜花豔不與水芝殊
香苞齊膀結茂葉桐陰敷豈若龜巢類飄零老五湖

讀武士策 風

漢家求猛士雲集未央宮天外朝星淡山西將種空
奇謀紛並進壯節凜生風八陣縱横勢依然見目中

觀試騎射 自

閶闔風正清飆稜日初娟材雄集便殿玉座親臨視
三河俠少兒初識天子貴天山汗血駒蹀躞金鏤轡
揚鞭秋雲高顧眄有餘銳榮回勢可觀磬控動如志
毫釐應心目審固參身臂鳴弦電雹驚寸的冰瓦碎
龍頭薄笑春喜色連傍侍且爲徒步人暮作彫纓使
揚揚出九門親友生意氣須知天地德慎勿忘所自
黠羌猶旅拒獫狁方繁熾求爲忠義臣無負搜羅意

喜景仁直秘閣 范鎮

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國士此爲編
夫子岷嶓秀聲名俊造先清標峻不極勝氣駛無前
待價猶懷璧臨歧肯著鞭介推不求顯張季久方遷
玉擔鈞陳上丹梯比斗邊帝容瞻日角 鐗對有獻大 宸翰
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公卿殊未晚尚少
買百年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

律詩二

興宗許菊久之未得

得菊并詩

送史館唐祠部江南西路轉運使

送張寺丞覲知富順監

寄題李舍人偉蒲中新齋

贈太子太傅康靖李公挽歌詞二首

送二同年北使

右呂濟叔

右李公素

昌言有詠石髮詩三章模寫精措殆難復加僕雖未覩玆物而已若識之久者輒復強為三詩以繼其後非敢庶幾差有適足為前詩之輿臺耳 石

送沈寺丞紳知南昌縣字公儀

酬不疑雪中書懷見寄

荅師道對雪見寄

送王校理守琅琊

哭尚頴字公楚

故侍讀學士張公哀辭二首

錢子高挽歌二首

題揚中正供奉洗心堂

送龔章判官之衛州新及第

送王璀同年河南府司錄

送王彥臣同年通判亳州 字伯達

正月二十四日夜雪

和道粹 王 雪夜直宿

和次道大慶殿上元迎駕

送茹屯田 知無為軍

田横墓

登平陸北山回瞰陝城奉寄李八丈學士使君二十二韻

負村坂

太行

石昌言學士宰中牟日為詩見寄久未之荅今冬罷武城慕來京師此詩謝之 楊侍

昌言元督詩債戲呈絕句

靜夜

春

送尊江李主簿君俞

送峽州陳廉祕丞三首

武成致齋奉酬吳沖卿寺丞太學宿直見寄二首

雪中尋友人不遇

河邊晚望

早春寄東郡舊同僚

邊將三首

漁父

早春

又

山中早春

贈學仙者

留别友生

二月六日初見待漏房前柳色微綠欣然成詠

垂柳

閑居

中秋陪張龍圖讌射堂初夕陰雲洒行頓解喜而成詠

貽宋四行簡迪

自嘲

醉

雪寒取酒

虞部劉員外約遊金明光以職事失期劉惠詩見嘲以詩四首謝之 宗孟

孫器之奉使淮浙至江爲書見寄以詩謝之五首

和國子夏主簿李花 有章

送聶之美攝尉韋城

送吳辨叔大名司户

送楊太祝忱知長洲縣

和邵興宗秋夜學舍宿直

和吳冲卿病中偶書呈諸同舍光時亦臥疾

月下小飲

又絶句

馬病

入塞

喜孫器之來自共城

送韓太祝 縝 知錢塘

和聶之美雁

又和諷克

送王太祝 陵 知伊闕

慶曆七年祀南郊禮畢賀赦

送張太博肅知岳州

和之美河西列岫亭

書事

釣魚有感

又

田家

和人葉花

送趙書記衆之官華州 又題陝州寺

寄鄭縣史令千之 前君爲白馬尉寄舍前即翰滿令酒溪用內路地也

送華亭沈主簿

閏正月十五日夜監直對月懷諸同舍二首

歸雁

憶龐之道
送鄭推官戡赴邠州
興宗約遊會靈久不聞問以詩趣之
清明日與興宗飲趙道士東軒
上巳日與太學諸同舍飲王都尉園
寄題洪州慈濟師西軒
山頭春色
三月十五日宿魏雲夫山莊
又七言
留別逢吉
陝城桃李零落已盡硤石山中今方盛開馬上口占

自澠至洛循谷水行百餘里
送不疑知常州
送聶之美任雍澤令
送張祕牧知分寧 獻臣父
館宿遇雨懷諸同舍
送韓直講 字持文 鄆州寧親
宣徽使河東經略使鄭文肅公挽歌二首
又代孫撿討 字翰礼 作二首
送丁秘 字公羽佐 知雍丘
苦雨
酬師道雪夜見寄
代叔禮作使北詩
又擊毬
送許先輩 字森 尉宗城
送趙殿丞 子象字与 歸成都 新与子 稗 乳 明堂礼以恩官其父大

理許事婿吉甫字得其除書以風
三同舍為詩以紀其美僕得回字 二
送張都官 子莊字 江南東路提刑 字得前
興宗許菊久之未得
菊栽許送定如何庭下不堪秋草多九日無花更無
酒便攜藜杖直相過
得菊并詩
黃花小盎和煙斸野興蕭蕭已相逐同來更得詩句
兼久立看詩忘栽菊
送史館唐祠部 詢字彥猷 江南西路轉運使
豪桀爭唐鹿江南號霸強明時雖混壹餘俗尚彫傷
稅版誅求急詞曹牒訴枉皇心慜疲瘁使節付才良
貪吏先投紱姦民盡越鄉閭閻無補筆田畝有接攜

漢閣歸期闊隋河去驛長風高片帆疾鉦鼓入秋光
送張寺丞覲知富順監
漢家五尺道置吏撫南夷欲使文翁教兼令孟獲知
盤羞蒟醬實歌雜竹枝辭取酒須勤醉鄉關不可思
寄題李舍人 倬 蒲中新齋
隴上家聲勇氣殊邊亭卧鼓欲安居非同王翦私求
宅更似甘寧晚好書夠倚寒憁風淅瀝門無雜客拗
蕭疎蒲州風土平生愛為問旁鄰地有餘
贈太子太傅康靖李公挽歌詞二首
黃髮今彫喪蒼生欲奈何散金纏極樂曳杖已成歌
十郡餘恩在三臺故史多位崇仍有後五福更為多
鹵簿去悠悠西郊亂葉秋旐翻寒日薄笳咽斷雲愁

吊客門飛鵠隹城山卧牛靈車今不返清水日東流

送二同年使北

華纓下王除天子寵甸奴雖復夷風陋猶知漢使殊夜烽況不舉秋柝寂無虞何必燕然刻蒼生肝腦塗

右呂濟叔

雲愁雪欲零四牡出郊垌古塞煙華紫寒沙日氣青金門秋雞樹朱節耀龍庭幾夜天街北遥占漢使星

右李公素

呂言有詠石髮詩三章模寫精楷殆難復加僕雖未睹茲物而已若識之久者輙復強爲三詩以繼其後非敢庶幾差肩適足爲弄詩之輿臺耳

萬古風濤浸石巖光苔垂足細鬆髮縷開海底珠無數何事從來散不簪

金闕銀城仙客居欲傳消息問麻姑蓬萊無物堪爲信剪寄蒼龍一握鬚

琅菜來從若木邊非膏非沐綠兗延玉盤委積羞菇客不是陶家無餞錢

送沈寺丞紳知南昌縣（字公儀）

長江湛湛帶楓林古木寒雲縣寺深老吏不能容樸猾細民無復有冤侵洪崖丹井闕猶在徐孺衡門鼓可尋寵復淹留如寶劍更令牛斗氣沉沉

酬不疑雪中書懷見寄

直道免三黜敢云羞小官盤飧紅粟澁衣裄黑貂寒書府容身易侯門曲意難荊扉盈尺雪有客問袁安

答師道對雪見寄

陰風一夕驚晚雪滿都城氣積千家白光連萬象清懸空飛不下弄態舞相縈歷亂看無定飄颻轉未成綴垣時欲剝壓竹乍欹傾細隙過無滯寒窓拂有聲園林勻結練觀閣巧彫瓊草木情先喜乾坤意亦榮營魂頻躁健病目覺虛明郢曲高誰和着將叩缶升

送王拔理守琅琊

金門倦鳴玉千騎出東方封略依滄海枌榆近故鄉泰碑苔蝕字鄭稻日翻芒國吏逢應識當年丞相郎

哭尚穎

操業五常備艱難六柱全仲尼雖語命裨竈不知天弱女飄何許遺文散莫傳官輕史不録後世孰稱賢

故侍讀學士張公哀辭二首

喜慍與榮枯居之悉晏如稍閑多執筆至老不拋書常愧無能極曾霑請論餘秋風郭門外雨泣望喪車

凶夢歌恒水妖巢集戴偶未嘗餘俸祿無以具衣衾表淚分倉穀翁歸賜府金他年紀国傳寧使令名沉

錢子高挽歌二首

燁燁傳家學連翩射策榮走丸過省闥破竹取公卿煙王嗟何早爲山惜未成空令澤官友相顧淚縱橫

象設如平昔外堂不見君尚疑言笑在忽念死生分
倩論千秋雪浮榮一片雲泉臺多少路何處復修文
題楊中王供奉洗心堂
閑閑盛山西朱門颺戟衣稚知名教樂深奕宴遊非
一室琴書隘三年園圃稀異時論事業肯復讓輕肥
送龔章判官之衛州新及第
凡覩昔年遊於今成十秋松堅終發石魚變即辭流
近郡無飛檄清時不借籌淇園春竹美軍宴日椎牛
送王灌同年河南府司錄辭駁正先君
綵服昔爲兒隨親官洛師至今餘夢想常記舊遊嬉
佐史頭應白書樓樹已款聞君行有日使我淚交頤
送王彥臣同年通判亳州
先朝御六飛親謁瀨鄉祠牛酒當時惠衣冠此日思
仙蹤丹有竈天瑞檜生枝聖主憐耆舊題輿得吏師
正月二十四日夜雪
疊瓦浮輕雪參差粉畫彝苦欺初變柳故壓未生蘭
夜色微分白春容不受寒即爲花卉奪猶得暫供看
和道粹王雪夜直宿
天祿疑嚴近紫臺書幃夜對雪華開層樓直倚寒空
出清漏遙從深殿來薄蔓不成冰柱折曉光先到玉
花摧兔園終是諸侯事盍肯相如能賦才
和次道大慶殿上元迎駕
鳳律年華到尚新九重氣象已成春曉雲低拂羽林
仗宿雨先清紫陌塵王殿鳴鞘傳蹕彤庭委珮集
搢紳闕奇無復爲能戲自有驪謠傳萬人
送茹屯田知照爲軍
疊鼓鳴鐃迎候新軍牙孑孑倚淮津郡應衣繡過鄉
曲不作引章騎故人欲進短芽肥水暖荷浮圓葉渫
湖春使君此去榮多少猶是當年晝錦身
田橫墓
昔時南面止稱孤今日還爲絳灌徒忍死秖能矜屈
辱偷生不足愛須臾一朝從殉傾群客千古生風激
懦夫直使強傾巨漢常韓彭未必免同誅
登平陸北山回瞰陝城奉寄李八文學士
使君二十二韻
漢家二千石瞻望向來尊況復嚴徐客從前益稷孫
公侯賞不絕禮樂器常存符竹臨分陝聲光應列藩
親闈先契重餌子含近交歎栖遑依仁域宴
陰梅故園懷歸聊露請子告辱推恩荷殳煩羁候停
車下郡門帷幡紛大館騶騎屆朱轓不以黎苗待還
將與味論森羅宇禮重減裂俗儀煩霜霰威嚴息春
生笑語溫草微侵碧埃塵不染華軒日影搖雲棟風
襄過玉樽落塵歌迴出激楚夜雙翻雅戲象交局珍
肴熊蹯蹯河梁俄首路紛曲訪吹塤寒手寒雙戟騰
裝改北鯈鳥飛城樹曉雁泊野蕪暄耿耿清標闊洊
泠宿酒昏百蟠巒陂道數里谿川原跋馬風煙外依
稀鼓吹喧
貞村坂

穿谷縈盤紆河頫陝北隅泉流渭不絕岡勢儼相扶
初旭紛高下空煙似有无石灘醒耳快嶠樹翠雲孤
天霽嵐光活人稀草色蘇牧兒歌自若迸子遠相呼
壞道傍連傳空城右指虛窮邑今寂寞草只荒蕪
野店寒饕溢山程瘦馬瘏物華供興趣亦足慰崎嶇

太行

象帝胚渾散愚公轍跡開橫行四極外蟠據九河隈
萬巒天闇近峰巒地軸迴陽崖明草樹陰壑轉風雷
波沓群峯涌雲奔峭壁來絲出垂磊落龍窟鬪喧豗
質雨驚湍灑跳星巨石頹平途憂復折跬步戒輪摧
覆頂千春雪緣淳萬古苔谷幽容國士隨裂餌仙才
晉市飛旗札燕郊落燒煤菩圖分指野蟻壞認叢臺

在昔王塗塞曾聞霸略恢巖關陰伏甲閒道夜銜枚
抉詐揮金斗貪功甚蟻戰場空燐火京觀秃蒿萊
險易曾何變興亡只可哀隆平方仗德襟帶自崔嵬

石昌言學士幸中年日為詩見寄久未之
荅今冬罷武成幕來京師此詩謝之

昔年三月浪鱗翼化雲雷竹箭流俱上芙蓉幕對開
南陽昌言涂州判宣開得光華州同州 漢泉揚沸渭泰華徃崔嵬棹攙容
歸省飛鷁復屢陪 時往叙遊陪得與邑言遊興寺臨時老入知同州尤以吏事日州晚 芬芳襲
芝室嘉慶侍蘭堦吳壁評殘篆隋碑讀舊哲
情文帝故宅有李勣云以後之國公者子盡盡武宅就嘛止云以佳之誰者道 清陰依玉
樹和氣樂春臺蔣官俄成別私門忽遇災一朝捐綵
服五載泣鷰緣季路還從仕安獨見哀近歲須徙

今劇邑試長才過目全牛解迎鋒巨桁摧雄留乘蔭
伏蝗避境苗廻時得鳴琴暇仍飛麗句來正知榮遊
筍無足報瓊瑰紞鼓俄攀鄧安車巳召枚賦成平樂
館燕奉柏梁盃自顧誠駑緩于今尚草萊履穿蕭路
雪蓋敝怯京埃徧惜餘光便炎風動死灰

昌言見寄詩債戲呈絕句

學饑于負杼軸勞踰年避債負詩豪倒橐不惜償虛
券未敵瓊瑤舊價高

靜夜

午夜空庭四悄然清寒透骨不成眠秋風故揭疏簾
起正漏月華來枕前

春

紅桃素李競年華周遍長安萬萬家何事青青庭下
柏東風吹盡亦無花

送導江李主簿君俞

學海無涯富辭鋒一戰勳聲華掩終賈賦頌繼淵雲
五斗為邊吏千倉飽戍軍明恩美尤異優秩賞能勤
黃祖陰懷怒張湯巧用文折雖因木秀撓不礙蘭叢
迹有窮通異心無得喪分龍蛇寧久蟄玉石豈俱焚
蜀國花饒思臨邛酒易醺西風時有意尺紙慰離群

送峽州陳廉秘丞 三首

宜都賢太守治迹古人齊虎負眾子去鳳環群鳥棲
行增穎川秩別降武都泥正恐還朝速春林未子規
郡府猿聲外旌旗鳥道邊樓高出楚塞煙霽識巴船

襦袴嗟來暮簪紳惜外遷皇仁矜遠俗非謂意疎賢
地險三巴口江流百折蟠駒珂通峽響門戟照秋寒
翠壁虎牙石春花狼尾灘孫劉置擱處細爲寫圖看
武成致齋奉酬吳沖卿寺丞太學宿直見
寄二首
廣文更直太常齋咫尺無從盡素懷不及清風得隨
意夜深容易過天街
雪後餘氷尚綴簷月華霜氣入疎簾難堪璞玉驚心
骨坐覺清寒幾倍添
雪中尋友人不遇
擁袖犯風雪驅車行詣誰朱門不可入素友復難期
依世誠多拙迷方忽自悲禍心終寡合善道易參差
河邊晚望
高浪崩奔卷白沙悠悠極望入天涯誰能脫落塵中
意乘興東遊坐石槎
早春寄東部舊同僚
樓臺帶餘雪寒色未全收久負入關意空爲同舍春
清樽接勝友飛蓋從賢侯應恨春來晚煙林已數游
邊將三首
紅旗一簇聚山椒霧日清風看射鵰脫帽胡兒遙稽
首漢家新將霍嫖姚
月白星稀霜氣多卷旗束甲涉悠河田家不覺官軍
度夜半只聞風雨過
橫吹長歌千萬騎將軍塞北立功迴邊人爭出孤城

望漸見旌旗天外來
漁父
楚岸橘花香扁舟泛渺茫短蓑衝密雨素髮浄秋霜
煙外鳴榔遠波間擲線長無人識名姓擊汰恐設入
滄浪
早春
梅梢柳萼未全開日暖風和春意來雨後誰家有桃
李會須多買及時栽
又
瓊宵轉斗車春意逼梅花熟寐侵街鼓閑情到酒家
晴陽浮地末寒色斂天涯歸鴈空餘迹朝来印浦沙
山中早春
山木欣欣意春光次第催歆巾望歸鴈伏檻聽新雷
巖靜開氷折巢空喜鵲來澗花從寂寞亦向草堂開
贈學仙者
徵逕遶重巒茅堂竹葉冠方瞳映骨靜秀氣逼人寒
夜火裝丹竈晴霜醮石壇不須驚淺俗輕擧入雲端
留別友生
野際共爲別客亭芳草新何心更執酒滿目盡傷春
今古無窮路東西相背塵行行復回首不欲着鞭頻
二月六日初見待漏房前柳色微綠欣然
成詠
宮城映出絲絲綠頓覺皇州春意迴從此不辭驅瘦
馬六街終日踏塵埃

垂柳

天意晴和二月初春風不動體如梳陶潛宅外時无
此想更蕭條不易居

閑居

故人通貴絕相過門外真堪置雀羅我已幽慵僮更
懶雨來春草一番多

中秋陪張龍圖燕射堂初夕陰雲四行頗
解晝而成詠

飛蓋共排佪西園高宴開秋雲惜明月留待庾公來

貽宋四行簡迪

雞犂如幾辰屈指十青春不意輪蹄跡共茲京洛塵
文場投濟契客路轉蓬身別易相逢闊過從莫厭頻

自嘲

盤飧羅新蔬充腹不求餘窮巷晝扃户閑軒時讀書
有心齊塞馬无意羨川魚世道方遊逐如君術已疎

醉

厚於太古暖於春耳目无營見道真果使屈原知醉
趣當年不作獨醒人

雪寒取酒

雪意久未就寒雲低不收飄揚抽孤纊迢遞映高樓
試假賢人量聊攻客子愁呼僮攜小榼更著黑貂裘

虞部劉貟外約遊金明光以賤事失期劉
惠詩見嘲以詩四首謝之 宗孟

絲管嘈嘈耳不分綺羅雜沓自成春不唯漢帝昆明

小吏覓唐家曲水貧

絳闕朝歸散玉珂不遊不飲奈春何皇仁聽使歡娛
極白簡從君冷峭多

碧柳紅桃照眼春綺肴芳醴集朝紳自嫌林野疎頑
迹難預風流席上賓

上苑花繁高踐牆曲隄風暖柳絲長遨遊應有步兵
尉要下難尋吏部郎

孫器之奉使淮浙至江爲書見寄以詩謝
之甌

彌矢迎山驛輶車下帝臺夜看牛斗分應有使星來

曉棹旌旗迥暮河鉦鼓喧商船趣日避漢使一何尊

吳釀木蘭春蘇州硝木江鱸白錦鱗玉盤聊下筯勿
識宗絲蓴

岫貼晴天闊舟緣石岸深江中有嚴遥知作書處
晨綠波心

沙鷗争飛波洸可染衣松江異淇水信美不如歸 諸曰州之家

和國子夏主簿李花 有序

儲宮岑寂覺春閑仙李繁花重壓欄碎錦不飛紫樹
合素雲敲亞衆枝難能詩此日當推謝捧賜他年足
結灌更約彫盤薦秋實豈徒纖豔一朝看

送聶之美撝尉韋城

徒勞已足倦漂泊茲悃偟短鋏無三尺征衣兵一囊
折腰從事馬賛謁使君堂倂日犀承檄無時不裹糧

官曹大兒戲弓槊小軍行破柱鰷偷窟傾林索盜囊
村墟旅顏黑風日故衫黃暝宿投煙舍朝飧蔭道桑
誰憂課書殿豈藉薦飛章志氣凌霄轉才華浪激昂
鐵鏡圭始瑩磨拂鑑尤光衣褐仍經授無羞俗吏裝

送吳辨叔大名司户

元宰司官鑰旋旋歷大河敢言趨府倦私歎折腰多
機發何妨避光塵未免和艱難方達到慶閥肯蹉跎
致遠必自近如君豈掾曹魚龍試春浪松栝露秋毫
錯落辭華富堅砥氣節高　無勞走塵勞

送楊太祝佖知長州縣

三吳佳縣首民物舊熙熙專用清談治非如俗吏為
林疎丹橘迥稻熟白荎欹宜使民無忌蕞爾伯祠

八江公文七　十二

和邵興宗秋夜學舍宿直

直舍道遙度清夜楚掖逢掖靡儒冠高樓影背星河
轉疎竹氣蕭風露寒籬下黃花新笑亂門邊碧柳舊
殊殘折胥把板今無有勿似陶潛遂棄官

和吳沖卿病中偶書呈諸同舍光晴亦卧
疾

病來門不掃秋草翳吾廬弃置賢人酒蕭條長者車
冥迷牀鬭蟻潤溽篋生魚藥物從無廢簞瓢自有餘
形神寂可弔身世邈相疎何事文園客消中亦著書

月下小飲

美景賞心相值難良宵四座盡儒冠月華過冷衣襟
潤酒力易消樽俎寒自有笑談供逸氣不須絲竹借
餘歡坊樓五鼓欲催曙桂影長先高與闌

又絶句

舉首孤輪不似遲鏡前狂氣出雲霄常娥不惜惜丹
桂欲就高枝掛酒瓢

馬病

羸病何其久仁心到棧頻須憐苜蓿歎當認主人貧
客舍同蕭索山程共苦辛未能逢伯樂且可自相親

入塞

萬騎入榆關阜蘭苦戰還椎鋒佩刀鈍血馬蹄影
繞吹來風外牛羊出霧間須知沙塞惡壯士變衰顏

喜孫器之來自共城

取友不無人愛君天性真遠尋窮巷宅未掃滿衣塵
王禮貧尤重交情別更親誰家醸醇酒盡醉準衣巾

八江公文七　十三

送韓太祝與知錢唐

冠佩鬱相映由來積德家一時推儁異四海走声華
圖籍添舟重江山忘路賒更塗指霄漢驕驥不須嗟

和吳之美病

及汲復栖栖往来誰與期映雲纔可見入霧杳難追
羇枕夢初斷寒闌涕已垂冥冥遠繒繳愧爾獨知時

又和諷古

海客久藏機鷗知人不知如何毫末利嘗鼩亦相欺

送王太祝𢼸知伊闕

百里驩迎新令賢儒經吏術盡家傳天開嶺阜崍雙
闕地雜夷麻溢一川錦雉馴飛春陌上雪鳧高去夕

嵐漪長寸久屈君無限所惜斯民受賜偏

慶曆七年祀南郊禮畢賀赦

雷鼓千通破大幽天開獄鑰縱纍囚驛書赦出先飛
鳥一日恩流四百州

送張太傅肅知岳州

嚴風秀木折為薪得罪由來為出群粥粥黃雞憎鶴
介芃芃青蔓棟蘭蕙天資讒嫉多端巧人極精明不
易分飲水豈言吳刺史誘書翻似馬將軍波濤洶涌
動寒野樓閣蕉葉壓暮雲紅葉寺深秋晚見蒼山鍾
迥夜清聞何物絕境聊為守正恐中朝亟用君身外
百愁俱擲置放歌沈飲且醺醺

和之美河西列岫亭

秋山對疏牖羈客倦登臨雨後嵐光活晴初落照深
素波明別浦赤葉照寒林佇目寂無語何人知此心
亭皋貧遠矚秋思浩無涯鴈唳牽秦夢童歌出荻花
壟荒猶叱犢枝暗稍栖鴉煙靄藏東渚遙嚮莫望家

書事

志士喜功業感時心易勞柴栽絲枯柏荒蔓任蓬蒿
梁棟情為吏蕭成恥諸曹風霜果不變會見出雲高

釣魚有感

垂竿臨曉岸堅坐撲莓苔餌落萍初散魚驚荷暫開
有求雖瑣細未獲且低回君識璠磎老曾垂綠髮來

又

野釣披榛竹無人知往來高空飛不下鷗鳥已相猜

田家

未寒豪人奪何言公賦收皇心雖惻隱蓬戶或焦愁
為吏空多祿無人能此憂知君坐公府他日富民侯

和人葦花

殘英迷河曲高秋一番榮齊統張野白楚練照川明
不夜月常皎輸時雪未晴萬仙霓帔合千畝玉苗生
漠漠波瀾偃茫茫沙磧平際空鹽海竭垂地塞雲橫
日曉鷗無色風高鶴有聲逢君得嘲賦豈愧束薪并

送趙書記衆之官華州

車馬西城外遷延未有塵齊宗猶帶雪過洛漸生春
幕府斜依嶽關山曲抱秦賓裏求讀畫拙不必笑前人

又寄題陂屺寺

鄭南峯下寺前軒互景分明見渭川為報十年容易
別於今愁悴不如先

寄鄭縣史令千之 [illegible]

憐君比比得佳縣勝縣閑情似有餘為看西溪日沉
後如何南浦月生初
長春宮柳遠扶疏新樹應多舊已枯畫在苔牆遍尋
壁古亭猶有杜詩無

送華亭沈主簿

執袂青門道蕭蕭馬欲東暮雲遮翠遠樹茂深紅
楚澤吟聲裏吳山醉眼中相思杳何許野鶴唳高風

閏正月十五日夜監直對月懷諸同舍嘗二

霧淨金波溢天開碧落空夜寒雖料峭春意自沖融

熠熠枝上露脩脩竹杪風雙還林野興不似畜樊籠
澹薄春雲散低昂北斗横微分漢津肅靜識建章更
獨酒拎虛爵高文憶友生前軒空不掩悵息負孤清

歸鴈

亦知南國稻粱肥木蒲春江努力歸聞道楚人繒繳
細平沙短草盡藏機

憶龐之道

疇昔兩垂髫知音結久要何言半途別不待歲寒凋
幸有才名在非隨氣運消英靈猶髣髴宿草已蕭蕭

送鄭推官赴邠州

形便幽公國旗旄擁將壇秦雲低落日塞樹怯春寒
草徼無留思投壺不廢歡遲應笑黃卷寂寂守儒官

百榼行春樂千弓從獵豪苦吟邊月冷飛鞚野風高
奇策鞭殊俗長纓係不毛輸君躍馬貴一等若青袍
驕虜已歸訓聖朝方寢兵時聞候火入非復塞塵驚
狄嶺無南牧春田恣北耕休窮西海路辛苦學甘英

興宗約遊會靈又不聞問以詩趣之

勝地何妨行樂頻萬雙白璧不辭春臘醅已老久未
歷楊柳青青不待人

清明日與宗欽趙道士東軒

佳遊得令辰過此不為春一境風光秀萬家煙火新
鶯初飛玉殿草不染香輪遍水蒲牙短圍隄柳帶勻
縱談高出古落筆健生神日暮還醒去林花應笑人

上巳日與大學諸同舍飲王都尉園

冠蓋鬱相依名園花未稀游絲縈復展狂絮墮還飛
禊事遺風陋蘭亭舊俗微何如詠沂水春服舞雩歸

寄題洪州慈濟師西軒

登臨傳勝絕悵息未成遊山氣高凌霽湖光碧照秋
煙蹤茶竈迥燈冷竹房幽安得聊憑檻蕭然沃客愁

山頭春色

天意欲回煦群生稍欲蒸平田猶未徧絕嶺獨先升
草色添崖柏寒聲折澗冰誰為物外友挈手共同登

三月十五日宿魏雲夫山莊

先生嫌俗窟猶與故鄉親不惜煙霞地暫容纓紱身
林廬深有徑雞犬四無鄰萩萩開花遍蒼蒼古柏春
飯炊松粒細盤采蕨芽新靜覺精神健閑知氣味真

雞泉冷毛髮山翠濕衣巾竹色消醒易林聲破夢頻
客輪來去轍驛路古今塵明日空迴首白雲應笑人

又七言

關道山家門鎮開獨驅羸馬出塵埃白雲明月先無
約何事今宵亦此來

留別逢吉

君念承明臭味稀相逢惜別重依依會稽太守方坐
嘯東郭先生還步歸（[illegible]）樂
飲林塘留節物餞行里舍動光輝雙旌迴去行人發
一帶長皐煙雨微

陝城桃李零落已盡硤石山中今方盛開

馬上口占

西望飛花千樹暗東來芳蘂一番新行人不惜泥塗
惓喜見年光兩處春
自瀰至洛循穀水行百餘里
已煩穀水遠相送更得嵩峯遥見迎水碧峯青看未
足却愁前到洛陽城
送不疑知常州
官學不營身京華費十春非貪為郡樂意欲與民親
祖帳青門道歸帆楊子津江山舊遊在煙火故鄉鄰
敢惜離群闊欣聞得吏循嗟余一囊米須負驥絲新
送聶之美任雞澤令
趙魏高氣俠到今風俗然椎埋吏難禁擊斷世稱賢
明府宜更瑟罷民展息肩無如龎然者急欲縱敲鞭
送張秘校知分寧安臣父
百里大夫官不輕莫嗟領上鬢垂星人生穀祿偏宜
晩世路艱難不厭經數曲秋江縈縣白幾峯霜色入
簾青于公斷日多陰德已有鵷鸞在帝庭
館宿遇雨懷諸同舍
佳雨濯煩暑脩然生曉凉森沈殿瓦碧鼎歷井梧蒼
院靜杉篁秀人閑鐘鼓長憑誰同把酒清興冒相望
送韓直講𤩽婞鄆州寧親
車馬徹何之東岡舊有陂三年別親意千里達家時
去仕元戎幕來為太學師寧須負斗米不復斷機絲
物色迎歸輕光輝入壽巵人生無此樂此樂獨君知
宣徽使河東經略使鄭文肅公挽歌二首
璿璣數帝命金節護邊兵盡付將軍制真為儒者榮
扶搖方上擊濛汜忽西傾羅帝人相吊紛紛滿百城
柳翣長容盛江山故國遥請時獨長往何日重來朝
事與秋雲斷榮如曉夢消西風虎丘路馬鬣又樵蕘
又代孫檢討作二首
湖澄翠岫孤勝地古東吳氣象常時秀英靈何世無
金閨演王綍玉帳綰兵符煒煒照鄉曲從茲益重儒
人為天地客處世若浮休豈有生長在秖知名可留
露沾寒草晩風肅白楊秋地下求文友應從顏陸遊
送丁秘校知雍丘
古縣跨河流人繁靈帝稠羽飛朝暮驛鱗疊往來舟
兄種才華久時推政治尤足猶妨老驥目不礙全牛
從道西來近能無東望愁時因趍上府窮巷一相求
苦雨
積雨欲侵旬朝晴還不分蒼凉微露日慘淡已生雲
地半成泥濘天應厭垢氛時開度鶴鵠空外自為群
酬師道雪夜見寄
玉樹交橫雪後天銀河沉着斗欄干筆峯微結冰絲
澁燈暈初成花燼殘太學先生氈苦薄公車倦客扇
仍單欲吟佳句到清曉夜寂愁聞金石寒
代叔禮作使北詩
人主愛民物心無彼此情約歡同一國蒙福徧群生
王帛遥相望風波寂不驚熙熙南北海所至盡昇平
又擊毬

肅奉承軺命切陪戲馬遊朋分杓迥出勢合復相收
顧盼華星激發迴紫電流良因重嘉好禮接使臣優

送計先輩藤尉宗城

紅塵久帝城高價動公卿竹柏寒方茂驊騮老更成
氷霜驅馬瘦書劔束裝輕丞相虛東閤遲知倒履迎

送趙殿丞象字子實歸成都北明堂侯異子與新并明以息宮其

父大理評事彌告歸寧得其除書以俱二三祠舍爲時以知其美實得迴宇

蜀棧錦衣來高堂綬笥開恩輝同日至喜色共春回
駟馬過鄰社朝裾擇壽盃吾生無此樂空使寸心摧

送張都官稿字江南東路提刑字得前

楚俗號難治司刑尤擇賢危疑片言決舒慘一方專
松不彫寒色絲曾斷直絃清風過江外應在下車前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八

律詩三

送楊秘丞秉通判揚州
送光禄王卿周致仕歸荆南
贈清衍
和道粹春寒趨館馬上口占
同次道元日宿尚書省聽誓戒寄常州邵不疑同肱磯緩宿直次道
和子淵除夜
春祠致齋寄呈景仁次道
雙井茶寄贈景仁
送王殿丞恪西京簽判
和子淵元夕
送謝都官顗知光化軍
送仲更歸澤州
二月二日太常致齋晨起呈景仁次道二同舍
送劉觀察從廣知洺州
寒食御筵口号二首
致政楊侍郎挽歌二首
送晁校理仲蔚字知懷州
席上賦得榛
二月二十日與同舍宵李氏園晚歸馬上賦詩字用歸韻

送師道知長溪因歸覲省
雙竹詩
和次道奉慈齋宮見寄
送次道通判西京
送劉儀先輩大名尉
送皇甫寺丞穆知藍田縣
酬次道板橋晚望見寄
送祁嶠潁陽主簿
送李尉以監丞致仕歸閩中
和伯鎮再入館
和同舍對菊無酒
文太師挽歌三首文潞公
送李祠部寓言復圭字知滑州
和道粹番拱早朝王范二直閣班列在前戲
成小詩
荅劉遵父賀龐公惠炭
送田校理崇宗仲孚知晉州前判吏部南曹
正月三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分趨齋宮宮金中有作
寄題常州東山亭
送人爲閩宰
送才元知廣安軍歸成都覲省
送上雒王推官經臣
送瀛州簽判蘇祕丞寀
和次道西都元日懷不疑并見寄

主金吾北園
二月二十四日歸宿興宗舍後桃花盛開偶
書牖上
送周寺丞旼知洛南周華人
送齊學士廓公辟知荊南
送王待制知陝府
送張景淳知邵武軍
送章伯鎮知湖州
送王伯初通判婺州
送張少卿學士子憲知洪州
送昭遠兄歸陝
寄淸逸魏處士
送雲卿知衛州
送昌言知宿州
送濟川知漢州二首
哭公素
送程端明知成都
丁尚書挽詞二首
奉和濟川代書三十韻寄諸同舍
和始平公貽一二賓僚
留客
和始平公長句寄漢州何學士
濟川有書見貽云以親老須守遠郡以便祿
養不得如先在主人幕下因以詩荅

閑逢敦牂二月十一日與一二僚友遊政禮
園亭以詩戲呈

十四日小園置茶招宗聖應之皆辭以醉爲
詩贈之

同僚有獨遊東園者小詩寄之三首

小詩招僚友晚遊後園二首

小園晚飲 賦得壽字

李花 同得前韻

東窓

奉和始平公酬大資政吳侍郎

晚行後園見菊戲宜甫

野菊

送楊秘丞 東通判楊州

苦聞小杜說楊都當昔豪華今在無江勢橫來控南
楚地形前下瞰東吳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
並壚得意莫忘京國友滿塵衝雪奉朝趨

送光祿王卿 同致仕歸荆南

九列誰云非顯塗人生已不負爲儒拂衣長揖夔龍
貴散髮還爲黃綺徒白鶴歸飛心自遠青霞高舉勢
何孤千金盡與鄉人費不向江頭買木奴

贈清行

我厭俗緣苦空爲薄宦牽如師真達者於世必超然
敝笠衝塵陌寒雲擁雪天崎嶇遠相顧深愧此心專

和道粹春寒越館馬上口占

殘臘尚惡春倩寒更著人雪華猶惜別物意倍添新
雲壓宮城重風調王漏匀行遊宜結轡九陌未多塵

同次道元日宿尚書省聽誓戒寄常州邵
不疑 去歲是日次道同不以宿直

椒花獻歲新瓊王侍祠頻此夕同華省非才愧後塵
江風迎茜旆沙雨待朱輪不比蘇官冷端居棄擲春

和子淵除夜

緹室重飛王琯灰物華全與斗杓回依依殘臘無情
別歷歷新春滿眼來強取酒卮浮翠柏懶開粽葉覓
楊梅男兒努力平生志肯使功名落草萊

春祠致齋寄呈景仁次道

比日聚官舍笑言曾未厭暫成揮手別各有侍祠嚴
晴景朝朝麗春容物物添解齋當共醉莫遣此期淹

雙井茶寄贈景仁

春睡無端巧逐人驅訶不去苦相親欲憑洪井真茶
力試遣刀圭報谷神

送王殿丞 皆西京簽判

清白世風存王公復有孫挺生如玉樹不竭似淮源
日背嵩峯紫春添洛水喧幕中多勝友肯使負芳鐏

和子淵元夕

神嶽樵遊關角齊鍛橋無影玉繩低風傳絲管交加
發燈混星河上下迷清醴橫飛金盞落香塵不染錦
鄣泥誰知此夕齋祠客近在宮城檉柳西

送謝都官 顧知光化軍

廄吏整車馬忩忩辦曉裝青絪出閶闔朱旆指滄浪
野店杏初發津亭柳已黄行行不可駐猶及勸耕桑

送仲更歸澤州

太行橫擁巨川回三晉由來產異才展墓乘春走鄉
陌負書拂曉下蘭臺河陽路側花應合天井關頭雪
未開會使鄉人驚六印莫羞今日弊裘來

二月一日太常致齋晨起呈景仁次道二
同舍

官舍春蕭瑟朝來尚薄寒人雖繫陌上塵不近門端
已負踏青約同舍先有是約仍無舉白歡使月滿不違仍云憑君
御溝上試折物條看

送劉觀察從廣知洛州

漢家英俊士褒衮出金張久襲諸侯籍新專太守章
吟封連故趙廬井帶清漳春色迎鐃吹應忘道路長

寒食御筵呈二首

雨意沉沉遊火餘燮龍盛集退朝初酒殷絡繹來丹
禁冠劍參差下玉除紫鳳歸飛雲爛熳黄鸝新轉柳
扶疎麥禾滿野邊烽息佳節何妨賦樂胥
聖主褒優鼎軸臣金觴玉醴照青春萬家煙火朝來
靜九陌風光雨後新高鷲翔飛鷯紫綬錄花點綴託
朱輪問牛因得觀民俗不獨嬉遊惜令辰

致政楊侍郎挽歌二首

時論歸清德皇心重老臣祖風終體直家學本深淳
便殿談經久安車就第新如何金未盡奄忽棄鄉人

愛國心如石當朝有古風挂冠雖在遠遺札不忘忠
飛旐西歸洛新阡背荷嵩還今往來客下馬白楊中

送晁校理仲衍字知懷州

雞犬相聞桑柘春風光明潤帝鄉鄰群峯斜轉太行
角萬谷同趨馬頰津暫組頻邀別袂棗柴滿路候
行塵非君厭薄承明直天子方今重治人

席上賦得榛

微物生山澤蒲條荊棘鄰何人掇秋實此日待嘉賓
雖無木桃贈投此寄情親

二月三十日與同舍宴李氏園晚歸馬上
賦詩用歸字

門前蹀躞金羈滿坐上連翩玉斝飛數尺遊絲留客

醉一行垂柳送人歸何邀勝友時難得重到名園跡
已稀莫惜芳辰賸行樂無端風雨橫相違

送師道知長溪因歸覲省

羈旅帝城久逢人青眼稀聞君又當去使我益思歸
佳色鄉鄉樹高堂望綵衣春流先自疾心出片帆飛

雙竹詩

上苑通丹禁脩林繞玉堂周阿紆醆檻並榦擢新篁
蕭灑駢瑤髮連翩拂壁璫虬騰雙角直鵷峙兩翼長
曉泊煙華重晴留雨氣涼分音成律呂齊秀待鸞凰
碧借雲霞潤清依日月光物情知有為天造固無方
比節群誠合虛心至道彰吾君愈勤德不啟有嘉祥

和次道奉慈齋宮見寄

去住追如雲與塵依依欲別更相親雖知洛邑饒英俊莫忘崇齋盧並直人

送次道通判西京

相府新承徽閣舊校文題輿榮得士把袂惜離群首夏郊原秀晴陽草樹曛郵稜日邊遠關塞霧中分翠嶺林端出飛泉竹外聞金鑾遊爛漫珠履醉繽紛人服聲光重官無簿領勤歸期青瑣滯漢主待淵雲

送劉儀先輩大名尉

灃潭相府開旌騎擁三豪開道廷中吏無非天下才策名新振拔把板尚低回勿為卑飛困青冥盡此來

送皇甫寺丞移知藍田縣

南山三輔劇百里古諸侯誰謂絃歌小不分宵旰憂

煙積朝水暝雲照武關秋安得絲鞶束從君一縱遊

酬次道板橋曉望見寄

春來曾約醉河橋深直垂楊千萬條今日都門相望處西風亂葉正蕭蕭

送祁嶠鎮陽主簿

蒼山臨縣郭雲木冷蕭騷人有漁樵樂官無簿領勞垂天起膚寸合抱本纖毫志意誠備立歸飛羽翼高

送李尉以監丞致仕歸閩中

行行歌式微浩嘆返荊扉却著登山屐盡投趨府衣溪清魚影亂竹闇筍芽肥應悔浮名誤空將白髮歸

和伯鎮再入館

甘泉獻賦人流落浙江濱自歎三年謫歸來萬事新銓衡時進對户牖日相親明主方恩賈非徒問鬼神

和同舍對菊無酒

黃花倚秋色曄曄為誰開更使寒蕊空令洗舊盃嗅香行繞繞攀蕊立徘徊盡日柴門外白衣來不來

文太師挽歌三首 公文潞

汾晉地形美古今多鉅賢況承勳烈後宜有慶靈傳著位登朝右聲華出衆先起家從此始圭組遂蟬聯

美化流民物薰然遺愛多衆公當日社邵父至今歌庭有三鱣集門容駟馬過欲知餘慶在公鼎路予和

良屋封何處山田有卧牛蟠根走伊水回首負嵩丘忠孝家風備哀榮禮秩優龍驤無復朝万古照松楸

送李祠部獻臣字知滑州

東郡提綠若舅來煙火疎提封百里遠生齒万家餘賢守車幡下疲人意已紓行聞謡五袴京兆滿郊墟

和道輔垂拱早朝王范二直閣班列在前戲成小詩

霽日扶霜仗祥煙覆曉班帝車回北斗天闕疎南山紫殿鴻臚畫金門虎豹環蓬萊兩仙伯迥立白雲間

答劉遵父賀龐公惠炭

東郭先生屐半穿凜冬深愧主人賢應憐道上雪欲積意使爐中灰復然麴蘖暗添寒酒力圖書共免濕薪煙茅齋斗似饒光彩客至何憂臘後天

送田校理楙字知晉州楙解之

銓貲萃賢豪夫君主劇曹長才饰餘裕衆論蔚推高

遠此分符貴知無禎刃勞公卿如有缺不獨賜金襃

正月三日與廣淵同出南薰門分趨齋宮途中有作

並轡出都門葱蘢日欲昕野寒餘宿雪樹闇濕春雲
梢望郊宮近先愁馬首分一朝猶戀戀可復久離群

寄題常州東山亭二首

識傳英聲高可攀結茅積土想東山常憂勝槩一朝
盡豈信風流千古還麈尾滿獘供來日酒樽碁局奉
歡顔賢侯心跡遥相望不使蘭陵風月閑

闐闐崔嵬動四方入門鸞鶴自成行青緺舊已臨佳
郡畢客新歸耀故鄉醉舞幾廻擁屐齒對碁正欲賭
香囊荀庭玉樹寒相照更使東山逸氣長

送人爲閬守

萬里東甌外溪山秀出群郷人皆嗜學太守復工文
正用慈良化居無牒訴紛誰云遠京國佳政日相聞

送才元守廣安軍歸成都覲省

皂蓋五驊騮今來與昔游簟盡交里舍鐃吹下瀛洲
壽酒行當舉歸鞭不可留春光久相待先在錦江頭

送上雒王推官經臣

墨綬百里宰紅蕖幕府僚民淳無闘辨地勝得逍遥
日上雲未散春深雪不消知音已交薦勿茹紫芝苗

送瀛州簽判蘇祕丞寀

高陽十萬兵幕府籍時英塞上風猶勁關南春未生
投壺邊柝靜倚馬檄書成不忘塵中客征鴻可寄聲

和次道西都元日懷不疑并見寄

露冕優分竹題輿佐畫圻比年攜手樂茲日賞違
齋祀春來併娛遊別後希誰伶從宴卒草際犯寒歸

王金吾北園

丞相後園天節鄉年年分借上林春日前但識禽魚
樂門外何妨車馬塵花藕祇疑名品盡圖書方驗古
今貧將軍朝下無餘事端爲風煙作主人

二月二十四日館宿與宗舍後桃花盛開偶
書牖上

金馬春寂寂穠桃隨意開夕風零落盡不待主人來

送周寺丞旼知洛南周華人

太華栢商於中間百里餘稍行山驛遠漸向世塵疏
楚塞參差接秦民錯雜居惜哉非肯綮不足試投盧

送齊學士廓公貶知潮南

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旗旆逶迤蟠夢
澤樓舡日艤眉壓江濤雄名誰復知宣武遺愛猶應祀
敖何必三年求奏計詔書朝夕賜金襃

送王侍制知陝府

疇昔誠相契間關分不渝[illegible]
總殺悲宿草撫首念諸孤位略尊榮閒年忘齒珠
清陰容息足重語存噓枯[illegible]鷗
闢審雲表虹旌拂海隅明光新出綍陝陌重分
特豈潤還桑梓讙謳復路衢寧須更條教耆舊
已彈壺[illegible]

送張景淳知邵武軍
閩嶺賓何在東南千里遥仳離傷草草會合更迢迢
礪岸微吹絮吳江欲上潮肯無同舍念回首弭輕撓
送章伯鎮知湖州
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稀蓴羹紫絲滑鱸鱠雪花肥
星斗寒相照煙波碧四圍柳侯還作牧草樹轉清輝
送王伯初通判婺州
煜熗屏星駕迢遥婺女區嵐光晴向背溪漲暖縈紆
萬室鳴機杼千艘隘舳艫若逢耆舊問能說隱侯無
送張少卿學士 子重 知洪州
相府典刑在朝闈望實高紬書榮史觀典樂重卿曹
夷路迎飛轄桑林應奏刀家藏傳舊學扇鼎刻前勞

衽服屯千騎連檣閱万艘劒芒衝夜氣閣影動秋濤
風色傳花信煙光拂酒旗使君尊問俗無意在遊遨
送昭遠兄歸陝
種種親頭白帝城難少留尚門應有望列鼎本無求
清夜多歸夢紅塵厭久遊此行殊捧檄轅下五驊騮
寄清逸魏處士
鄉樹三摇落臨風歌式微徒嗟俗緣重端使素心違
茅閣杉松冷山園藥草肥不能如海鷰歲歲一西飛
送雲卿知衛州
汗簡成新令褰帷刺劇州韋平家法在邵杜治聲優
野竹交淇水秋瓜憂帝丘三年歸奏計肯顧石渠遊
送昌言知宿州
熚熚杵離守中流簇鼓旂柳陰濃不斷舟勢激如飛
魏闕行歸奏承明祇對違星軺晨夕度尺素勿令稀
送濟川知漢州二首
金馬從容樂問君何所之客心彯若梗親髮爲如絲
舊學已孤陋素交仍別離執經時有問使我復從誰
千騎擁朱轓青霞晝繡還復尋題柱迹重過棄繻關
曉棧流雲遏秋湖脫葉殷久遊今得意真不愧江山
哭公素
負書遊上国拾芥取榮名雅度涵涯闊高文風雨驚
忘懷纔得諦縱酒遂傷生忍使泉臺客悄悄不自明
丹旐倚輀車榮辱尽虛无半道騂騮頓先秋蘭蕙枯
兒癡纔過齔親老不勝扶家事今蕭瑟寧將未第殊

送程端明知成都
高陽將幕開濯錦使旌來欲識閑頭雪正如江上梅
宵衣矜遠俗霓旄寄良才豈待三年最脩梧茂帝臺
丁尚書挽詞二首
踽踽遊汾曲非熊得偉人閨臺光顯重諭誥愈深淳
論道參黃閣橫經侍紫宸如何天不憖志業未全伸
丹闕晨趍退蘭然忘世榮閑齋虛自白永日澹无營
眈略簪紳累沈冥丘壑情貪夫誠有激千載素風清
奉和濟川代書三十韻寄諸同舍
金馬延群儁芸香聚衆書杳疑神境絕深與世塵疎
氣逼煙霄爽光分日月餘不材叨誤選故友幸聯居
雲蓋森朝騎天關謹契輿後先陪貫馬左右揖嚴徐

宋閣霜清外琁題日上初詞林精綵擷藕圖綴遊漁
決勝楸枰暝窮歡綺席針朝昏外紫闥咫尺侍彤輿
玉壘俄鄉思銅符忽詔除綵衣承几杖華轂照閭廬
四郭柑垂蔭千塍稻散渠壺漿迎露冕鐃吹擁高旟
有德能仁虎無欺恥怒狙道塗繁擁護行徑絕淪胥
滯穗積場圃鳴桴靜里閭貧寠費官燭飢不茹家蔬
翁子懷青綬文園駕赤車古今相與校勝負定何如
上正開宣室人方誦子虛追鋒行入謁委珮復傳臚
撫己聊騎驥臨民愧起予居然耗廪祿豈不愧簪裾
鶺翼顏何厚錐囊意未攄因循纏轅軛汩沒老塗淤
自顧徒爲爾誠非益者歟俄承呂公檄遂策阮生驢
驛騎傳巴徼詩筒達帝墟琳琅固無價燕石敢沽諸

和始平公貽一二賓僚

儒冠謬捴從平津東閣由來盛衆賓終始何曾忘教
育高卑曾不問疏親共陪樽俎無虛日空費緇山得
主人白雪屢歌殊未和自知羞愧鉸車塵

留客

酒歷漠漠自生春舞袖飄颻拍帕斷須信客歸猶竹
散清風白月解愁人

和始平公長句寄漢州何學士

勢交倏忽易蕭條賴有伊人尚建標須信松筠凌雪
茂肯爲蒲柳望秋凋欲賢高館三年別瘴廢專城百
舍遙書紙如雲詩叩玉數憑疾翼度青霄

漢川有書見貽云以親老須守遠郡以便
祿養不得如光在主人幕下因以詩荅

千騎駸駸旋盡斬高雄大蓋五驊騮齊中酒美連觴
醉湖上花繁爛熳遊雞犬相聞通故里皆甘不絕奉
晨羞秖應朝夕平津閣得向君前立勝籌

閒遊敦牂二月十一日與一二僚友遊叔
恭園亭以詩戲呈

下馬久徘徊林芳殊未開春風真有意須待主翁來

十四日小園置茶招宗聖應之皆辭以醉
爲詩贈之

草樹弄春暉家家倒載歸誰憐獨醒客日暝掩雙扉

同僚有獨遊東園者小詩寄之三首

車馬東城路芬芳數里塵風光不相待愁殺未遊人

右

咫尺東園樂無如簿領何春風連夜惡聞道落花多

右

城樓傳晚鼓稍稍訟庭稀起拂衣中土還乘款段歸

小詩招僚友晚遊後園二首

五陵年少競春暉肥馬銀鞍白玉羈何似松間煮新
茗更來花底覆殘棊

右

麥田小雨隴微青草樹欣欣照曉晴花下客來醒亦
好猶勝門戶過清明

小園晚飲 賦得者字

公府豐暇豫眞成棄擲春招邀俱勝友爛漫醉芳辰

花豔穠無敵文鋒健有神猶勝擁朱轂終日坐埃塵

李花 同聯

嘉李繁相倚園林淡泊春齊紈剪衣薄吴紵下機新色與晴光亂香和露氣匀望中皆玉樹環堵不為貧

東齋

臨風拂短髮蕭颯晚涼新不識市朝客何如江海人況吟憑几歌側戴紗巾濁世事无盡東窻聊放神

奉和始平公酬大資政吴侍郎

道盛經綸業文高翰墨場雍容偃藩地寥迹約璜鄉回首紅塵遠清心白日長山形抱城堞谿影照公堂把徑千塍碧芙蕖萬頃香路波橫略彴逼地亞篔簹大塊禾麻溢高齋几席涼登龍屢賡唱東壁正垂光

晚行後園見菊戲宜甫

野菊荒無數班班初見花徑須采一醉試遣問東家

野菊

野菊未嘗種秋花何處來羞隨眾草沒故犯早霜開寒蝶舞不去夜蛩吟更哀幽人自移席小摘泛清盃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八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九

律詩四

秋夜
再呈宜甫
宜甫家有金鈴菊客未之識因代菊贈宜甫
深夜
奉和始平公喜聞昌言修注
秋雨霽後聞宗聖寀伎應之飲酒詩呈宜甫
宜甫東樓晚飲
送魏寺丞廣赴辟秦州判官
昌言謫官行雖有病積折翼舟載以行及還修注始平公以詩問之命光同賦二首
和聶之美重游東郡二首
大熱
夷齊
清風臺 已下十七首並和何濟川漢州西湖雜詠
佇月亭
藥圃
竹塢
射堋
玉徽亭
書樓
翻會堂
浮醉亭

清燕亭
流芳橋
睉景亭
假山
採花橋
樂軒
坐船
枇杷洲
寓泊鄭圃寄獻昌言舍人
奉和始平公憶東平
和運使舍人北園餞別行懇三交僧舍冒雪宿百井關見寄

又和留題定襄驛
又寄獻
自嘲
晉陽三月未有春色
柳溪對雪
瞻羨
奉同道矩謝始平公惠硯
陪始平公燕柳谿
送王都官元瑜之字官滿還都
到并州已復數月率爾成詩
和道矩送客汾西村舍杏花盛開置酒其下
北軒老杏 其大十圍春色向晚止開一花余憫其憔悴作詩嘲之
杏解嘲
寄陝西提刑江學士
從始平公城西大閱
陪諸君北園樂飲
和道矩紅梨花二首
和楚賢聞道矩小園置酒助以酒果副之以詩
數日不至後圃今晚偶來芳物都盡率拈成詩
和樂道自河外南轅過宜芳雨晴氣和景物可愛馬上偶成

夏日
晨發故關寄逢吉
中秋夕始平公命與考校諸君置酒賦詩
病酒呈晉州李八丈
和李八丈小雪同會有懷鄰幾
三月晦日登豐州故城
送張學士師中字吉甫兩浙提點刑獄賦得字
寄聶之美[illegible]
又寄
送昌言舍人得告還蜀三首
祁國正獻公挽歌三首杜衍
侍讀王文公挽歌二首

相國廣平文簡程公挽歌二首
送王書記（申甫字應之）之官求興
和錢學士（公輔字君倚）呈邵興宗
曉思
送朱職方（處仁字[illegible]）提舉江淮運鹽
送次道知太平州
送蘇屯田（寀字公佐）知單州（蘇先君嘗知單父縣）
君倚示詩有歸吴之興爲詩三十二韻以贈
喜聖民得登州
詩寄雲夫處士兄兼呈知府待制八丈
和任屯田（元道字[illegible]）感舊叙懷
送李學士（公達字達之）使北
送薛水部十丈通判并州
送祖擇之守陝
奉和鄭毅六月七日文德殿觀文武百官等
上尊號十五韻
和始平公郡齋偶書二首
感興寄聶之美
八月七日夜省直苦雨三首
次韻和鄭毅秋雨十六韻
紫微石舍人挽歌二首
次韻和仲御中秋朧月
次韻和鄭毅九月五夜省直
吴正肅公挽歌辭三首

和鄭毅金鈴菊

送賢良陳著作（舜俞）簽書壽州判官

秋夜

城上調秋角煙閣發瞑鍾風枝搖宿鳥霜草覆寒蛩
久孤觀書樂端愁束帶恭艱因群吏散還得遂幽慵

再呈宜甫

西家盡已倒次第向東鄰來戶如堅閉黃花惡笑人

宜甫家有金鈴菊客未之識因代菊贈宜甫

主人倦邀客寂寞委蒼苔此日開無益明年不復開

深夜

疎星映戶月流天群動收聲四寂然嗟爾寒蛩怨何
事悲吟徹曙亦無眠

奉和始平公喜聞昌言修注

鳳口除書下九閽搢紳拭目仰殊恩曉提麟筆依華
蓋日就螭坳記聖言桃李新陰方藹藹驊騮老志更
軒軒主人喜見相如達趣召鄉枝幾玉樽（但光布衣時相知昌言平）
納（五下十月六七時）

秋雨霖仍聞宗聖案彼應之飲酒詩呈宜甫

寒風細雨未晴天盆似輕塵薄似煙一室獨吟圖史
亂四鄰高會綺羅鮮雁飛斜柱絃隨指蟹薦新螯酒
滿船自笑不歌仍不飲昏昏只解枕肱眠

宜甫東樓晚飲

賔主俱歡醉高樓迥倚空形忘羈檢外酒散笑談中晚市煙初白秋園葉半紅登臨不厭數朝夕是寒風

送魏寺丞廣赴辟秦州判官

征西大府開後乗得高材區脫烽煙靜渠搜職貢來隴雲低王帳羌舞奉金罍信義從軍樂脩梧拔帝臺

昌言謫官符離有病鶴折翼舟載以行及還修注始平公以詩問之命光同賦二首

曾下青田啄王苗泥涉病羽久蕭條謫仙不欲留塵世依舊提攜上碧霄

相閣書傳紫閣深破緘先問九皐禽不令一物傷天理仁愛方知真宰心

和聶之美重遊東郡二首

躍馬津亭未幾何宦遊容易十年過飄颻空似隨流梗寂寞猶為挂壁梭西嶺應餘當日翠南湖直減幾分波〔舊之本横湖七過湖半清比〕輸君尚得飛征蓋重向春園聽舊歌

又

南湖重過又逢春官柳雖疎亦解新臺榭傾欹賔友散臨風愁殺獨遊人

大熱

山澤欲焦枯炎光滿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復何如

夷齊

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日新餓死瀟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

清風臺〔已下十七首並和渭州西湖雜詠〕

太守金閨客天朝應對才非因忮與戀寧駕使車來水鑑秋毫盡霜鋒錯節開清風徧千里不獨此高臺

竹月亭

燈火動漁磯湖邊過鳥稀扁舟久未上五馬不成歸長嘯風生座高吟露滿衣閑情無日厭岸幘對清輝

藥圃

三蜀膏腴地偏於藥物宜小畦千種聚春雨一番滋山相憇多識桐君未徧知佗年似胡廣耆壽復扶衰

竹塢

二何迹相繼竹塢日陰森〔清川詩近寄鋪守何獻之撰 不假兩物付錦鋪趣〕欲識養民意先觀愛物心任垂樽俎冷密映管絃深勿怪湖光少年來碧影侵

射堋

疊鼓花前急紅旌竹外高鶼颸分白羽餘響振烏號壯觀傾春陌讙聲涌夜濤因兹形禮俗豈獨事遊遨

王微亭

房公昔漂泊置酒此鳴琴人事有憂樂山光無古今風流俱寂寞結搆尚蕭森松竹含虛籟猶疑絃上音

書樓

使君有書癖記覽浩無涯況此孤樓迥端無外物譁横肱敧曲几搔首落烏紗此趣人誰識長吟窻日斜

明會堂

朔旦集僚吏兹堂簪組繁舞空孤鶴下映日兩旌翻

花散東方騎萍浮北海樽須知太守貴鐃吹引朱轓
浮醉亭
曲水華榱下浮觴去復還浪搖花影碎日射酒缸殷
滅沒還尋客裴回怯度灣窮歡不知醉清泚照心顏
清燕亭
波澄蔭群木永日湛清華碧嶂靜秋色白蘋依晚花
松聲工醒酒泉味最便茶外事付丞掾無妨風景嘉
流芳橋
橋下流芳度餘春日夕催呼人洗樽斚招客藉莓苔
倚柱時流滯隨波乍往回仙家如不近安得此花來
曉景亭
簾櫳分曉色遠樹子規啼濃露侵衣冷晴煙壓水低
神遊靈境徒身入畫圖迷僑吏無煩報汀洲鷺已棲
假山
賫漢土平堯已嫌丘壑疎呼工刻巖洞應手出庭除
縹眇神仙宅嵌空虎豹居人功與天力秀絕兩何如
採花橋
橋邊春意近五馬屢徘徊湖水且暮綠林花早晚開
適因嘗酒到又為賦詩來借問雙華表經過日幾回
樂軒
繁紋蹙淥水疊鼓摻漁陽風結舞初急塵飛歌正長
兒鸎爭上下棲宇為低昂太守且安坐新聲未遽央
坐船
使君張皂蓋高宴碧湖心苒蒻革菱蔓夷猶泊柳陰

晚風侵坐冷春浪沒篙深欲載歸何晚波間夕照沉
枇杷洲
周宮歆玲味[illegible]
[illegible]漢苑結芳根[illegible]何意荒
洲上猶餘嘉樹存杷寒花已發迎暑實尤繁願逐蒲
萄使離宮奉至尊
寓泊鄭圃寄獻昌言舍人
旅食緇衣館睽違倪自迷樹橫寒霧遠山隱古原低
愁暮空庭雀驚晨別墅雞故人何處在依約玉繩西
奉和始平公憶東平
相印東臨汶水陽兩看春葉與秋霜登山置酒延鄒
湛上馬回鞭問葛彊谿竹低垂寒滴翠露荷相倚淨
交香宵衣深念長城固肯待從容傲醉鄉
又
千巖秀色擁晴川万頃陂光上下天委地魚鹽隨處
市蔽空桑柘不容田訟庭盡靜官曹樂儒服寬長邑
里賢不為從知方負羽獨乘漠擬老風煙
和運使舍人北園餞別行懃三交僧舍冒
雪宿百井關見寄
𩢍騎北上雪皚皚觸矢前驅度漢關僧室松杉清照
眼驛亭煙火迥依山馬銜邊草枯猶瘦鴈怯胡雲冷
未還賤子不須回首問鬢毛蕭颯簿書間
又和留題定襄驛
按節羊腸阪婁帷並塞州仁風熙愛日清德凜高秋

甘澤隨征蓋華星近成樓佗年叱馭事直筆寄歆彪

又寄獻

承明共直廬瞬息八年餘幸託屏星駕前迎使者車
跡雖殊貫喉心不置親疎青眼披情素猶如相見初

自嘲

英名愧終賈高節謝巢由直取雲山笑空為簪組着
浮沉乖俗好隱顯拙身謀惆悵臨清鑑霜毛不待秋

晉陽三月未有春色

天心均煦嫗物態異芬芳上國花應爛邊城柳未黃
清明空改火元巳漫浮觴仍説秋寒早年年八月霜

柳溪對雪

春風不勝雪散漫渡蕪沙容映縈溪柳爭飛亂眼花

雞羨賒美酒油壁繫輕車塞下芳菲晚聊將當物華

酪羹

軍廚重羊酪饗手舊風傳不數紫尊滑徒誇素鵝鮮
嫌蓴頻同取勺藥助烹煎莫與吳兒説還令笑茂先

奉同道矩謝始平公惠硯

爵臺今已傾甄瓦出燕城還入縑緗用尤資筆思精
相君憐古物白史擅書名聊用飛軍檄何愁楯鼻平

陪始平公燕柳谿

谿光不動柳風輕王帳森沈擁萬兵鷗入煙中閑自
舞魚翻波面喜相迎樓船下視晴天碧鼓吹前驅遠
陌清桃李歸時應盛發薰然和氣滿春城

送王都官叔字元之官滿還都

粹美清廟器可嗟沉下僚優游仲舉坐洋溢海沂謡
奏課應居首知音況滿朝從今黃鵠舉眼冷看青霄

到并州已復數月率爾成詩

忽忽此何地經時更自猜深疑醉裏得復似夢中來
薄宦真何益浮生信可咍鵷蝸定有分不若寸心灰

和道矩送客汾西村舍杏花盛開置酒其下

田家繁杏壓枝紅遠勝桃夭與李穠何事偏宜閑處
植無端復向别時逢林間暫綴黃金勒花下聊飛瑪
瑙鍾會待重來醉嘉樹只愁風雨不相容

北軒老杏其大十圍春色向晚只開一花余憫其樵悴作詩嘲之

春木爭秀發嗟君獨不材須甦一花少強逐衆芳開
頑豔人誰采微香蝶不來直為無用物空費栽培

杏解嘲

造物本非我榮枯那足言但餘良幹在何必豔花繁
壯麗華林苑歡娛梓澤園芳菲如可采豈得侍君軒

寄陝西提刑江學士

明主於庶獄選才從本朝御侯三尺律漢使一封軺
郡國清名滿關河古意饒凄涼乘障客華髮日蕭蕭

從始平公城西大閱

滄溟浴日照春臺組練光中玉帳開汾水騰凌金鼓
震西山宛轉旆旌回逍遥静散晴空雨叱咤横飛迥
野雷坐鎮四夷真漢相武侯空復道英才

陪諸君北園樂飲

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臥金羈倦客聽先歸須知會府閑時少況復邊城樂事希花卉正濃風日好今年已不負春暉

和道矩紅梨花二首

繁枝細葉互低昂香敵酴醾豔海棠應為窮邊太寥落併將春色付穠芳

又

蜀江新錦濯朝陽楚國纖腰傳薄粧何事白花零落早同時不敢鬭芬芳

和樾賢聞道矩小園置酒助以酒果副之以詩

芙蓉幕下惜餘閑不使芳華取次殘珍果醉醪與新句併將佳味助清歡

數日不至後圃今晚偶來芳物都盡率然成詩

爛漫不解賞飄零空慘悽殘紅正滿地不忍踏芳蹊

和樂道自河外兩蘇過宜芳雨晴氣和景物可愛馬上偶成

京洛春應老河邊初解顏碧浮煙際草翠滴雨餘山目極褰帷外詩成攬轡間滿川桃李色共喜傳車還

夏日

窮邊已深夏氣色耿清秋鮮旭開山郭涼煙滀戍樓兆零烽火息區脫虜塵收迨此軍中暇無妨文雅游

晨發故關寄逢吉

盡斂衣中趨絳帳驛亭門外拂征鞍已嗟漂泊三年別更負從容十日歡煖席未嘗談笑樂陟岡相望滯留難揚鞭策馬幾多意原上秋風作曉寒

中秋夕始平公命與考校諸君置酒賦詩

月華秋色兩鮮新萬里澄空不受塵更灑素毛騰浩露桂飄香賞下飛輪光侵酒面寒無力清入詩豪健有神坐客何須辭醉倒相君應不惜車茵

病酒呈晉州李八

身如五嶺炎蒸裏心似三江島浪中誰道醉鄉風土好舟車常頗不相通

和李八丈小雪同會有懷鄭幾

天祿淹回德齒尊暫留汾曲兩朱轓閑軒坐嘯正飛雪同舍偕游來及門空羨高歌如郢客愧無佳賦似文園坐中猶欠鄭幾在深負其杯與酒樽

三月晦日登豐州故城

春盡豐城天一涯白榆生莢柳生花滿川戰骨知誰罪深為來人戒覆車

送張學士（師中 吉老）字兩浙提點刑獄（麒翔）

朝家重典刑書府借精英鉦鼓喧江下雲山拂眼清秋風鱸鱠美晝日錦衣榮匆以朱翁子空令守邸驚

寄聶之美（[illegible]）

去歲雙毛白今春一齒零人生浮似葉客宦泛如萍塞上貂裘弊天涯海氣腥何當占箕潁蕭散並柴扃

又寄
心目悠悠逐去鴻別來容易四秋風莫嗟容易書連
紙萬里經年信一通
送昌言舍人得告還蜀三首
迢遞銅梁道巉巖青玻闊負書當日去鳴玉此時歸
鄉樹迎朱轂江花照錦衣臨邛不足並榮耀古今稀
又
悽愴懷私粹劬勞詠蓼莪樹風今遠矣菲食奈悲何
劒閣登車近秦關居柏過騰裝纔首路久蔓已江沱
又
富貴動歸思來光里閭戒門薪主又負弩矣相如
外物有榮悴中心無寵辱遙知見親舊不改布衣初
濯溪公文 十四
祁國正獻公挽歌三首 杜衍
舟楫才猷大冰霜德操堅陶鈞成茂業書史樂高年
瞻望簪紳共吁嗟館舍捐孳時無異論方信令名全
又
鈞玉吳臺舊詠茅梁苑新位登華袞貴家似布衣貧
直道高當世清風遺後人千秋寒照目竹帛不揵塵
又
先子同烏府知音識嗷然脫緩來拜伏撫首啓哀悼
迨此泉扃掩空懸庭綱牢無由懷酒絮繼涕望新阡
侍讀王文公挽歌二首
石室書編富金華講席重盧綿歸博洽鳴玉稱雍容
貳負爨因象尸臣古琢蹤老成今已矣咨訪欲誰從

又
盃底嗟蛇影門陰集氣鳶玉樓新記就石槨舊名沉
後有封禪札無遺子金寂寥封馬鬣秋色淨松林
相國廣平文簡程公挽歌二首
明直君臣合安危將相兼金章四輔貴玉帳萬兵嚴
禦侮長城隱臨繁利刃銛南山實巖石何以慰民瞻
又
帝誥封泥紫皇墳殺簡青坐談安玉鼎專對聳龍庭
黼黻昭文理冰霜瑩典刑英靈入箕尾終古作天星
送王書記辟之官永興
白髮添新鑷紅塵滿弊衣人生適未宜吾道豈云非
輦洛風煙遠函秦草樹微長安春酒美行樂勿令希
濯溪公文 十五
和錢學士君公輔字呈邵興宗
霜露蒼蒼宰植高累茵列鼎重鴻毛藜莧自幸猶依
玉體髀何能學奏刀寸薄無由裨覆壽命奇不得報
劬勞二光纖絲縷嫣歲 平生念此心先亂蓼莪難分莪與
蒿
曉思
束帶朝尚早蓬門未脫扃短籬摧落月老樹戴孤星
隱几組裝蠹開編竹簡青子雲非執戟何以得窮經
送朱職方赴所守提舉江淮運鹽
熱瀌滄波耗征輸澤國貧驅羅衿赤子運筴借能臣
拜手觚稜曉浮舟狼湯狼音浪湯音宕見地理志春東南待蘇
息別酒莫逡巡

送次道知太平州

狠湯春流滿蕪湖候吏迎旌旗曉日麗鉦鼓野風清
襲喜紅塵遠休嗟素髮生專城方四十自古以爲榮

送蘇屯田宋字公佐知單州時先君知單州

佳郡望都城相聞擊柝聲賓朋纔執別耆舊已前迎
綵服當年戲驪駒此日榮絃歌應盡在琴調不須更

君倚示詩有歸吳之興爲詩三十二韻以
贈

吳越爲君土嶠函是我家猩纓從吏事傾蓋衆京華
奕世交朋重年二先君同年累世進士二同僚分誼加如女宗夏君曾祖
開封同官尚聲光眥耳劉臭味辱有差選士參隣石丞鞮
應椽宜帝識圍日月蓬階積煙霞咨訪傾肝膽推擇
借齒牙後來慙瓦礫旁倚瑤葭談論寥天一談諧
老柏塗虛舟坦莫迷璞玉瑩無瑕信美陪遊衍胡爲
起咄嗟勞歌盡鄉思旅夢各天涯誠厭簪紳累難堪
獄訟譁軺簡朝插蠋貫索暮如麻霖霂雲朝服蝴蝶
沸尹衙宿蒸宇寫宅蘇俗貲鞭楇紫繪思吹笳俊宮中
爲以彼繁花手藝憶卧沙州南沙中細香梅林連雨熟梨味得
看佳秋色城臨水春風路入花稻肥初斷蟹新寶豐等寺
戴書桑容不通鴉鄉人不侮過之客有處向浮盤芡鈎睍聯卧
攏爪江尊半卷葉石巖作舒芽風物隨鄉樂山川若
遺遐若人才有裕修己德無邪正恐臨髖髀安能含
鎮鄉想飛期寢遍肥遯迹猶賒不比溝中木微同井
底蛙果能真引去詎復強邀遮旋結蝸牛舍還乘下

澤車閒門常友拒醉慣任敧斜林野遊如鹿泥塗貴
似蚍故人時記憶陽羨致新茶

喜聖民得登州

晝日少閑暇中霄夢亦勞竹移空浩浩榜楚鎮鼟鼟
敢說今來郡當思昔坐曹羨君乘五馬東去一何高

詩寄雲夫處士老兄兼呈知府侍制八丈

一鶴曾飛奏中林下鶴書今乘使君馬重到逸人居
松竹過從久閭閻惠愛餘只應棠樹影比舊更扶疏

和任屯田元迪遊字感舊敘懷

結交英俊舉如何風誼敦明寄詠歌自致青雲今有
幾化爲異物已居多積中本自沽良價毫末安能滑
至和鄰笛不堪頻嘆息酒壚那得重經過年華易度
窗塵影人事難期海水波賢業若輕猶可在況君壯
齒未蹉跎

送李學士叔達之字使北

征蓋霜空迴飄颻迎塞鴻虜牙侵海角漢節下天中
酒薄陰山雪裘寒易水風邊声不可聽歸思浩無窮

送薛水部十丈通判并州

十萬貔貅士旌旗晉水陽元戎倚耆碩別乘選才良
秀直寒松節精明利劍鋩知君留滯久從此欲騰驤

送祖擇之守陝

聲教空巖穴夫君集帝庭錚華動丹扆光價塞青冥
俊德爭推轂榮塗易建瓴陸離寒水玉磊落曙天星
得雋誰先識鞭虞困屢經蹉跎遲疾足漂泊鳳凰翎

粉署疏恩紀甘棠寄典刑仁風恩布護疲俗待綏寧
賤子良多愧餘光每乞靈題名聯士版占籍備民丁
種種顛毛白蕭蕭鬢榴青陌頭瞻皂蓋獨立涕飄零

奉和鄭錢六月七日文德殿觀文武百官等上尊號十五韻

舜禹曾何與羲農實強名含靈徒叶贊造物始無情
閶闔排煙濟觚稜曉氣清裁[illegible]大闢臨[illegible]轢外朝盈
鮮旭分衣繪薰風拂佩瓊華顛方內集殊俗海隅傾
祭戟金閨與[illegible]書[illegible]桉[illegible]敷言齊列位稽首從群卿
不報乾坤施難圖日月明仁心由性得治體與時行
金石皆中款丹青豈外榮功歸元首重澤及草茅輕
葉葉沖虛意區區愛戴誠何爲猶謙德不以慰懷生

退復歌天保期於采頌聲

和始平公鄭蘇偶書二首

文武從容兩有餘公掘將恭往來居巳安四海如三
禁欲散千金比二疏今日監邊親跪轂他年入覲賜
乘車武侯暫爲蒼生起長憶隆中卧舊廬

又

平安候火出雲間區脫無塵刁斗閑漠相威聲遥制
敵胡兵遠迹夜開關赤松雅意恩輕舉黄閣群心望
復還玉帳牙旗空壯觀謝公高興在東山

感與寄聶之美

平生百無可強爲一官縻卅味偏余薄心期獨子知
林猿愁玉鎖櫪馬患金羈年事今華髮求榮欲爲誰

八月七日夜省直苦雨三首

夜色挹陰重雨聲官舍寒野農安敢問環堵未能宁
盡日流雲度何時大塊乾正愁開霽晚霜露滿紅欄

又

悵望中秋月於今已上弦明生圭[illegible]小影露桂華偏
幽恩邀難致浮雲去不還何當出陰翳請澈照中天

又

新葉如排粟青青見葉心未嘗窺白日何以散黄金
欹側蹤難短綿延蔓草深寒階爾何與終夕亦悲吟

次韻和鄭錢秋雨十六韻

氣象殊朝夕興居錯晦明混元初不宰霈雨告無程
墊隘寧天意咨嗟因物情瞞[illegible]方有望蔚薈巳隨生

杲杲外還隱凄凄斷復行亂莎長被徑荒蘚綠緣甍
轍跡康莊絶潢汙壠畝平芽炎不足庇禾黍若爲成
蜣蜣頹墻泣伊威壞竈盈乘時衆鷗鮮得意怒蛙鳴
牛馬誰分異蕭蘭巳混井居開猶回度負重況遐征
舟伯川無渚輪摧路有阬幹羹愁病婦煬竈擁寒嬰
災不妨明德神應格至誠淳光終下燭時藿久心傾

紫微方舍人挽歌二首

地勝岷峨秀時清雋乂生楊雄晚得禄何武少知名
性有圖書癖心忘紱冕榮前年歸諭蜀不使里人驚

又

顧我非君比最爲相得歡平生遊處久美行始終宁
長夜忽埋玉秋霜不借蘭西風濕襟袖空有涕闌干

次韻和仲卿中秋朧月

豈無錦幄翠蕤垂匝樹明燈正赫曦共惜月華方滿夜更當秋色中分時烏皮几穩風侵髻白玉樓高氣透肌千里浮雲何處斷北來試問鴈應知

次韻和鄰幾九月五夜省直

群騶布路散瘦馬解韁回兩閤轟聲寂秋深夜意催圖書紛自適僚友邈誰陪何以銷寒夜殘醪不滿盃

吳正肅公挽歌辭三首

皇家延茂異鶚立迥無倫高議誰能奪英才自有真驊騮受縶水鏡不接塵試爲咨清論風流第幾人

又

爵華已獨步政治復無前更不容三冗民皆戴二天於今知和寡自古嘆才偏惆悵棠陰下仁風尚藹然公爲陝漕陝人知公之賢

又

念昔少年日謬登君子堂重言何以稱厚德不能忘光昔以文謁公公以長數歎獎之玉麈聲容在泉臺歲月長憑誰寄清淚爲我灑松岡

和鄰幾金鈴菊

何處見佳菊秋風汶水陽酒浮金鐸細露浥蜜房香不謂紅塵地相逢君子堂依然故人意不減舊芬芳

送賢良陳著作舜俞簽書壽州判官

海隅方萬里豪俊幾何人百汰求才盡三萬得士新聲華四方發器業一朝伸佇日蒼生望非徒澤壽春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九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

律詩五

致政邵少卿挽辭

之美訪及不獲展奉以詩爲謝

送聶祕丞（希之美字）宰桐城二首

送蒲中舍（宗孟）致政歸蜀

蘇門先生

和中御喜雨偶成

寄贈致仕劉都官

和宋郎中 孟秋省直

八月五夜省直

送王著作（捷）西京簽判

夢得子

梅聖俞挽歌二首

次韻和王勝之十二月十五日退朝馬上作

又和雪

送裴中舍（士傑）赴太原幕府

和吳省副（仲庶）梅花半開招憑由張司封

飲

郭氏園送仲通出刺絳州（得朝字）

賞花釣魚二首

御製後苑賞花釣魚七言四韻詩一首奉

聖旨次韻

秦人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依韻和仲庶省壁畫山水

太傅同年葉兄紓以詩及建茶爲貺家有蜀

牋二軸輙敢繫詩二章獻於左右亦投桃

報李之意也

送宋郎中知鳳翔府

秋夕不寐呈諫長樂道龍圖

始平公以光得免使北賜之以詩謹依韻

和

孟嘗

喜李侍郎東之得西京留臺

始平公作雙桂庵命光爲詩

示職諫垣日負恩愧緬思[illegible]士老兄[illegible]

然物外何樂如之因成浮槎詩寄獻以抒

鄙懷

邇英閣讀畢後漢書蒙恩賜御筵詩

送李侍郎東之西京留臺

送元待制（絳厚之字）出牧福唐

送吳駕部（騏）知真州

和趙子與龍州吏隱堂

寄題錢君倚明州重修衆樂亭

張元常挽歌二首

和景仁夜讀試卷 冬夜

奉和

御製龍圖等閣觀

三聖御書詩

又和雪霽　又和二月五日夜風雪

仁宗皇帝挽歌詞二首　故相國頴公挽歌詞三首

致政邵少卿挽詞

北固啓佳城東吴霣德星總帷長寂寞羽旆遂飄零
泉燭千年碧霜松數寸青慶餘知有在玉樹滿階庭

之美訪及不獲展奉以詩爲謝

昔君來闕下定館必吾廬今者雖相值依然是索居（之美館於僧舍）不堪休沐少便使往還疎洋熅原思巷空回
長者車

送聶秘丞（希甫之美）字宰桐城二首

問子青雲器胡爲不少留未能充禄養安敢及身謀
卓爾千人俊居然百里優連城價終在自是玉工羞
七載一相見悅然如路衢形骸漸枯槁志業轉荒蕪
往事雲過眼新悲雪滿顛明朝又分首上馬即重湖

送蒲中舍（甫）致政歸蜀（[illegible]）

猷若折腰父飄然黄鵠飛田園未蕪没鄉曲有光輝
昔奮儒衣去今紆朝紱歸人生貴知足得此已爲希
念昔兩髦日烏奴同燕遊隨時自有樂何物可爲愁
豈意今頭白相逢欲涕流憑君訪題壁好在水西樓（[illegible]）

蘇門先生

長嘯蘇門石行藏世莫知道遥心迹遠寂寞姓名誰
鄉在無何有時方不可爲麒麟本神物安得係而羈

和沖卿喜雨偶成

萬里風隨伏雨來塵昏消伏旱光開物情濯熱參差
喜天意爲仁容易潮簾映薄寒燈有暈窗含虛白廚
成煤君侯雅有江湖興蕭灑何須氣象催

寄贈致事劉都官（[illegible]）

星郎年未至辭禄一何高自瑩棲霊氣眉疏出秀豪
胷中自有樂身外盡徒勞回首紅塵地紛紛笑我曹
解紱滄江外誅茅井絡邊老萊夫婦隱韋孟子孫賢
浮蟻邀旁舍蹲鴟種薄田不須親几杖想望已蕭然（[illegible]）

和宋郎中（選子）拚孟秋省直

夜久殘暑盡好風來滿襟林空唯置枕冠小不施簪
竹影亂涼月林梢轉曉參人心有喧寂何必欲雲岑

八月五夜省直

大火已西落温風猶攪人留連借統扇散誕脱紗巾
蟾影夜色淺蛩聲秋意新圖書足自適何物更關身

送王著作（恤）西京簽判

古來都邑美孰與雒陽先況復元侯貴兼之從事賢
玦離横關塞珠曲逗伊川慰眼登臨樂送君空惘然

夢擇子

窮泉纖骨已成塵幽草閑花二十春昔日相逢猶是
夢今宵夢裏更非真

梅聖俞挽歌二首

兵形窮勝負史法貫興衰落落雖殊衆恂恂不迕時

位卑名自重才大命須奇世俗那能識傷嗟正爲詩
漈燈無復曙柏徑不知春南紀光華減中朝俊秀貧
凄清千古韻寂寞一丘塵異日昭亭下方多瀝酒人

次韻和王勝之十二月十五日朝退馬上作

瓦溝微白雪光清鬬角初紅海日騰塵裏長街千騎
人鞘鳴深殿六龍昇雲巖有客空回首圭蓽何人尚
曲肱自笑鄉生章綬縛不容逃去正如罾

又和雪

四簷冰管未全晞一夕陰風雪又飛客卧牛衣憂死
別人留玉塞望生歸公車歲晚憐東郭遼海雲深失
令威頗憶當年映書否物華如舊鬢毛非

送裴中舍士傑赴太原幕府

元戎台鼎舊大府節旄新邊候正無事賓遊况得人
山寒太行曉水碧晉祠春齋釀蒲萄熟飛觴不厭頻

和吳省副中復字仲庶梅花半開招憑由張司封欽公洧達王字

帝鄉春色嶺頭梅高壓年華犯雪開上與嘉賓思共
醉不須芳物重相催從車貯酒俾呼出側弁簪花倒
載回風雨難期王事劇未知休沐幾旬來

郭氏園送仲通出刺棣州傑朝字

名園送嘉客冠蓋去傾朝小雨塵微飲餘寒酒易消
鴈歸春近塞日上海生潮北道平如掌東風五馬驕

賞花釣魚二首

飛廉道上苑鳷鵲帶天淵樹色含春霧波光靜曉煙
香飄仙仗外花舞御卮前[illegible][illegible]文華晏從叢素鮪鮮
誤陪金馬籍捏奉栢梁篇願獻南山壽宸遊侍億年
日麗芙蓉闕春濃太液波苑門鳴玉集輦路翠華過
芳樹周阿密嘉魚在渚多浮英入樽斝須首出蒲荷
人樂熙熙德日齊旦旦歌萬生同鼓舞相與醉天和

御製後苑賞花釣魚七言四韻詩一首奉
聖旨次韻

馭姿蜚廉次第開鳴鞘傳蹕自天來雲隨綵仗低臨
桎柳壓金隄翠入杯檻倚柔風絲縹緲花翻麗日影
徘徊上林春色長如舊玉輦嬉遊歲歲陪

秦人

楚旗穠擴蓋山紅回首咸陽一炬空惆悵秦人虛用
意幾年辛苦得山東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世間榮利無窮物奔走勞勞何所之仕宦爲郎非不
達功名有命待無時橐中雖乏千金直膝下常携兩
綬兒細校人生能此少好從閭里樂期頤

依韻和仲庶省壁畫山水

畫工執筆已心遊稍稍蘅皋引杜洲堆案煩文猶倦
暑滿軒新意忽驚秋天生賢者非無爲官遇明時未
易休正恐怒飛朝暮事丹青難得久淹留

太博同年弟兄紹以詩及建茶爲貺家有
蜀牋二軸輒敢繫詩二章獻於左右亦投

桃報李之意也

閬山草木未全春破類真茶采擷新雅意不忘同其
味先分贈昔桂堂人

西來萬里浣花牋舒卷雲霞照手鮮書寄以緘無可
稱願投詩客助新編

送宋郎中知鳳翔府

昔解陳倉印於今二十秋[illegible]晁久東上五馬重西游
鐃騎行關外蠶叢擁道周民心已化服僚敎不更修

秋久不寢呈諫長樂道龍圖

雨氣生燈暈霜寒入漏聲蹤離過燈影葉捲蟲鳴
丘壑違初願簪裾徇外榮丹心終夜苦白髮詰朝生
恩與乾坤大身如草木輕何階致明主垂拱視升平

始平公以光得免使北賜之以詩謹依韻
酬和

皇華將命得人難專對非才輒自言幸免驅車涉沙
漠尚容載筆侍宣溫不惟肴屈穹廬膝無奈常遊魏
闕魂衮職區區未能補何時餘論奉清樽

孟嘗

冠蓋盈門意氣豪海魚熊兩未充庖歸來散盡三千
客方悟時人市道交

喜李侍郎柬得西京留臺

賤子何為者栖栖今二毛滄波浮片葉大塊戴秋毫
利物物何補營身身已勞荷君遺世網脫屣一何高

始平公新作雙樗庵命光為詩

間氣生王佐多材秉國鈞捄隆過杞梓節勁倒松筠
底績承平業遺榮壽考身結廬依散木退讓樂天真

忝職諫垣日負憂畏紹恩雲夫處士老兄
蕭然物外何樂如之因成浮槎詩寄獻以
杼鄙懷

秋水浮槎客漂如一葉輕鷗群雖伏信鯨口幾忘生
耿耿天津闊滔滔海浪驚何時還故土懷檜問君平

還英閣讀漢後漢書蒙 恩賜
御筵詩

亦伏開興運昆陽定壯圖官儀還漢物宮北建新都
杲日群陰破油雲萬類蘇鑿興陂堰徵璽綏撫匈奴
學禄優諸將搜賢訪大儒重明紹堂構奕葉奉規摹

叔世綱條紊遺風節義扶表安冥隕涕揚震辛蕃軍
使拓車前薦人瞻屋上烏炎精蓋河洛黃旨北當塗
青簡傳良直金華侍蕭娛興衰炳轍跡淑慝鑒龜符
赫赫天光照孳孳睿思紆方齊建武治不啻永平俱
化盛文明上恩隆飲食需聆陽歎祀棘濡味憶鵝鶘
帝力生成大臣功報効無先民誠可監願不忘斯須

送李侍郎東之西京留臺

先公勳烈盛鹽梅清白仍開世濟才華省拂衣辭殿
領長衢回首謝塵埃萬年挂務依俙出洛水迎人迤
邐來寄語馬前頭白吏何殊昔日李西臺

送元待制綽守出牧福唐

甌越東南美田肥果稼饒況懷新賜綬重過舊題橋

食足蝨回炮風移獄犴銷長才報政速鈴閤日逍遥

送吳駕部赴知真州

舜託屏星駕同隨丞相車終朝客慚拙經歲庇迂疏共此趨雲闕旋聞建隼旟江淮一都會遊刃必多餘

和趙子與龍州吏隱堂

四望逶迤萬疊山淺通雲棧落塵寰誰知吏道自可隱未必仙家有此閑酒熟何人能共醉詩成無事復相關浮生適意即爲樂安用腰金鼎鼐間

寄題錢君倚明州重修衆樂亭

構橋通廢島華宇出荒榛風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顰何以知家給笙歌滿水濱

張元常挽歌二首

爲吏文無害臨民政不苛渾金生自美古井瀞無波汸喜風鵰舉旋聞隙駟過善人宜壽考報施定如何

秀眉無足驗結轖遽爲災鄉曲三年別江山萬里回林閭飛旐入書劍逐舟來墳草枯還緑重泉不復開

冬夜

冬夜何其永寒光四沈寥鴈橫星歷歷人靜漏迢迢破屋霜應重荒庭雪未消不眠何所念遲晚思無憀

奉和御製龍圖等閣觀三聖

御書詩

積厚丕丕業重光郁郁文寶書垂列宿玉字切浮雲散帙鳴鑾駐充庭雜佩分願我天縱藝似纘聖功勤

和景仁夜讀試卷

案前宮燭墮花頻滿目高文妙入神勇氣先登勢無敵巧心後發語尤新好賢何啻三薰貴求寶方知百汰真愚意自非騏驥騄崑山千里到無因

又和雪霽

南宮來幾時披織易春衣意謂花將曉何言雪尚飛夜聲通旅枕曉色弄晴暉縱日勞王事離鴻已北歸

又和二月五日夜風雪

春風正豪怒夜雪復飄揚勿使羈愁亂自知清興長簾疏聲淅瀝燈冷暈微茫此夕牛衣客成名不可忘

仁宗皇帝挽歌詞二首

聲教萬餘里文明四十春茂勳留信史盛福滿生民共適禽魚樂安知雲漢仁百年龍馭遠空復仰威神

霧曉銅魚躍霜寒閶闔開哀聲際海嶽靈仗拂天來別殿嚴虛位重闈閟夜臺柏城空有路無復屬車回

故相國潁公挽歌辭三首

儒衣臨絕塞廟略運奇兵緩帶羌塵靜靈旗海霧清公心結明主陰德庇群生名遂身仍退人間五福并

銘旌遠明滅騎次去低昂三鼎功名大重泉日月長鶴飛來弔客牛卧卜連岡車馬還城郭悲風滿白楊

滄波與鄧林魚鳥久飛沈一旦成陳迹何人識寸心高山亡景行流水失知音淚盡離東閤歸來破故琴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一

律詩六

讀潁公清風集

寄題興州晁都官(晁公名)東沼沼上唐鄭都官有詩刻石

送周密學龍圖真定安撫使

贈狄節推(梁公國寶之孫)

送丁正臣知蔡州

感春

不寐

雜

光皇祐二年謁告歸鄉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來愴然感懷詩以紀事

謁墳([illegible])

謁三門禹祠

又

遊三門開化寺

送僧歸吳

次韻和韓子華寒食休沐與諸公同會趣令園暮歸馬上偶成

送晁秘丞(端彥子)通判雄州

光頃爲諸生嘗受經於錢文學賦於張丈今廼叨忝同爲侍臣蒙錢丈賜酒并大賦詩不勝

愧悚之深言志爲謝

宋相國挽辭二首

英宗皇帝挽歌辭三首

送燕諫議知潭州

送李益之侍郎致政歸廬山([illegible])

資善堂宴餞應詔

胡太傅宿字武平挽歌二首

送惠思歸錢塘

鄭侍郎(紓)挽歌辭

和吳仲庶寄吳瑛比部安道之子壯年致政歸隱蘄春

送吳仲庶知江寧

蘇才翁子美有贈扶溝白鶴觀黃道士詩紀于屋壁歲久漫滅今縣宰周同年得字本於民間抵予求詩

長垣道中作

再使河北

河北道中作

夜發長垣

送丁正臣通判復州

致政王侍郎(君玉琪字)挽歌二首

景仁召遊東園馬上口占

依前韻奉送才元和甫使北

哭劉仲遠

送向防禦紲知陳州

春帖子詞

皇帝閤六首

太皇太后閤六首

皇太后閤六首

皇后閤五首

夫人閤四首

和景仁瓊林席上偶成（時[illegible]景仁在[illegible]道之子同時登科）

席

早朝書事

奉和早朝書事　范鎮

登長安見山樓

長安送李堯夫同年

別長安

初到洛中書懷

和景仁題崇福宮

又

寄題傅欽之濟源別業

遊李衛公平泉莊

贈河中通判朱郎中（壽昌中母[illegible]劉氏被出之子壽昌[illegible]而訪之不能得熙寧中[illegible]乞之尋不得自[illegible]來[illegible]年五十[illegible]同州[illegible]）

寄題李水部滻水別業

泉水詩送吳都官（大元字[illegible]）分司歸和州

讀韻公清風集

伊皐垂訓皆王度周召陳詩盡國風非獨立言方不
朽相君功德已無窮

人生百歲隙中光唯有高名久不亡千古但令編簡
在清風猶物一何長

佳城鬱鬱閟英靈幸有文章見典刑開卷未終雙袖
濕目前髣髴對嚴庭

一言華袞足為榮況託文編久愈明鄙湛不逢羊叔
子世間何處復知名（文集有遺文數篇）

寄題興州晁都官（仲約）東沼沼上唐鄭都
官有詩刻石

名郎遊勝地心跡繼風流昔為題詩著今因好事修
四山相照映五馬屢淹留想見波光淨依然一片秋
[illegible]

送周寀學士（字子真）真定安撫使

王帳前牙舉銅魚左契分平生公望著期月政聲聞
陌上壺漿溢潭邊花氣醺遥知待新斾民物兩欣欣

贈狄節推（[illegible]）

天馬雲孫在終然骨相奇泥塗身雖久霜雪志難移
白髮無嗟老青衫莫厭卑為山已九仞高處肯中衰

送丁正臣知蔡州

移鎮汝水濱千騎擁朱輪懸瓠遺基古盤囊吉夢新
丹心留紫闥清耳遠紅塵須識明君意先應試治民

感春

積雪滿春庭衡門永晝扃波頭何事白柳眼為誰青
柴落浮雲度悲歡熟醉醒紫華非我物曉意任飄零

不寐

四遠寂然群動收只餘嚴鼓度坊樓無由更續三更
夢何處飛來一點愁

雜

羽短籠深不得飛久留寧爲稻粱肥膠膠風雨鳴何
苦滿室高眠正掩扉

光皇祐二年謁告歸鄉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來愴然感懷詩以紀事

十六載重歸順塗歎式微青松幹盡在白首故人稀
外飾服章改流光顏貌非巫咸舊山色相見尚依依

辭墳（嘉祐元年光通判并州因公事至此今歸拜祭不敢至墳墓而去矣今十）

十年一展墓（矣年）旬浹復東旋豈須搖採愛橫遺章綾纏
更來知幾日遺恨恐綿天慟哭出松楸悲風為颯然

謁三門禹祠

信矣禹功美獨兼人鬼謀長山忽中斷巨浸失橫流
迹與天地久民無魚鼈憂誰能報盛德空爾薦醪羞

又

鑿破青崖裂喧豗白浪豪容舟浮木葉生理脫鴻毛
栢映孤峯短（水降殺峯間而高上有小栢昔猶相傳不知幾何年矣而止長尺餘人莫測）

（其理）銘書絕壁高（唐太宗刻銘長壯七陵之擬寧數尺餘峽崖間鑿）河師不
耕織容易戲風濤

遊三門開化寺

山石古來色河流無盡聲行舟自往返群木幾枯榮
狂象調難伏空華滅復生我來何所得聊此濯塵纓

送僧歸吳

高枕聊成夢晴空忽見花浮生盡是客何處得為家
旅食帝城久歸舟澤國賒勿因菰菜味回首浩無涯

次韻和韓子華寒食休沐與諸公同會趙
令園暮歸馬上偶成

冠蓋連翩陌上來風光爛漫擁樓臺玉卮貯酒隨宜
飲綺席尋花觸處開小雨前宵先潑火季春明日又
吹灰須知勝集人間少惆悵金羈容易回

送晁秘丞端彥子通判雄州

少傳名德重蔚然人物師群孫蒲丹穴嘉瑞盡長離
勿嘆毛羽短已驚文采奇勉哉勤志業餘慶未應衰

光頃為諸生嘗受經於錢文學賦於張丈
今適叨忝同為侍臣蒙錢丈賜酒張丈賜
詩不勝愧悚之深言志為謝

疇昔勝冠日曾為絳帳生九言聞善教一顧得虛聲
不意叨嚴近於今接老成寧須詩酒賜侍坐已知榮

宋相國挽辭二首

仁聖初承緒數天難傳賢得人茲最盛射策獨居先
禁省英聲遠巖廊至化宣辭榮還故第三事冗高年

邦光華袞裕家寶奚書陳東閣料摭散西芸宅兆新
泉臺無復曉柏遲不知春獨有高文在芬芳繼古人

英宗皇帝挽歌辭三首

盛德師堯舜英姿肖祖宗太陽光徧照滄海量兼容
鴻業知能繼齊民望可封如何未五載已上鼎湖龍

虹瑞流朱邸童髦侍紫宸簡心天與子授位帝知人
學古功時敏鈎深道日新宜然三百載民物仰威神

諫省臣無狀龍鱗昔屢嬰恩深忘位賤義重覺生輕
不正誅鋤法仍蒙奬嘆榮百身何足報天造固難名

送蔡諫議知潭州

長沙地饒美賈誼獨傷悲自古臨榮辱幾人無怨咨
使君擁符節大艦出江湄意氣陶然樂應無弔屈辭

送李監之侍郎致政歸廬山[illegible]

儒業金華貴歸心白鶴孤江山依舊在軒冕爲來無
嘯詠誰當共登臨未奈扶浩然知此樂迥與世人殊

水底元無月衣中自有珠六塵皆外物萬法盡迷塗
瀑布寒雲濕跡稜瑞氣扶遥知至樂地不異在京都

資善堂宴餞應詔

士論歸清德皇心重老成陳讀侍經席得謝解朝纓
坐賜金章並行徐玉醴清都門昔供帳疏傅未爲榮

胡太傅宿字武平挽歌二首

行冠鄉人品文爲學者師黃裳蘊厚德玉律儼清規
大節人難奪嘉謨世莫知儀刑不可見遺烈滿豐碑

裴回遊內禁務勿贊鴻樞陰德加民物清名服士夫
天方遺一老星忽隕三吳疑從龍歸去來雲在帝都

送藍思歸錢唐

孤岫平湖外禪房老柏陰倦遊諳獨世獨往遂初心
夜雨燈燼迥秋苔屐齒深勿鋤山徑草便有俗人尋

鄭侍郎紓挽歌辭

雲夢氣回復比肩生俊豪司農家學富廷尉里門高
騏驥昔千里鳳皇今一毛即丘餘慶在終應呂虔刀

和吳仲庶寄吳瑛比部安道之子壯年致
政歸隱蘄春

負米承親顏已餘[illegible]恥隨雞鶩啄泥沙一朝

投紱眞高士萬卷藏書舊世家齒髮未衰非藥物山
林不返爲雲霞龐眉尚有郎潛者徇祿憂生直可嗟

送吳仲庶知江寧

江南佳麗地人物自風流青骨靈祠在黃旗王氣收
衣冠餘舊俗歌頌樂賢侯正恐還朝速江山未徧遊

蘇老翁子美有贈扶𤁋白鶴觀黃道士詩
紀于屋壁歲久漫滅今縣宰周同年得完
本於民間祇予求詩

傑住黃冠無足論白頭嗜酒任荒村狂名偶爲留詩
著陳迹仍因好事存金石鏽洋虛殿寂龍蛇灑落古
牆昏飛黃滅沒浮雲外疲馬何能望駿奔

長垣道中作

極目王畿四坦然方輿如地蓋如天始知恃險不如德去殺勝殘已百年

拜使河北

桑麥青青四月初皇華使者又脂車為臣豈得辭王事只向金鑾坐讀書

河北道中作

綠柳陰中白浪花河邊日白暗風沙解鞍縱馬悄無事隱几看書隨處家

河勢東回今幾年濮陰滿目盡桑田川原變化無終極一氣不爲常寂然

原上纍纍古冢高青時意氣盡賢豪斷碑名姓已磨滅永日東風吹野蒿

夜發長垣

長途暑氣劇永日臥郵亭晝伏如牆鼠宵行似野螢歌鞍沙月白拂面柳風腥歷歷瞻雲漢誰爲二使星

送丁正臣通判復州

得失固有命世人空自勞冬温少霜雪松短没蓬蒿孤宦千里遠榮名一旦高回看碌碌者太華與秋毫

致政王侍郎[illegible]挽歌二首

弱冠獻奇策居然終賈才賦成平樂館歌奉柏梁盃待制天聖初自江浙主上書獻十策召試館職當時賦寅復元陵山水石跡皆出諸文士鉛槧館職藻翰昭世英遊隔夜臺土中埋美玉誰見不興哀

振鷺辭霆沼冥鴻翔太虛清朝辭鳴玉舊里桂安車詩酒江山勝園林俸祿餘所忠今不往誰奏茂陵書

景仁召遊東園馬上口占

適野自可愛況逢佳主人馬穿官柳影衣拂帝城塵物外誰知樂樽前別有春年華已消歇歷歷見松筠

依前韻奉送才元和甫使北

析木帶天津華星隨去人揚旌踰絕漠負弩候前塵出塞風霜苦歸塗楊柳春會晝尊對美燁燁滿秋筠

哭劉仲達

天下才無幾夫君獨患多高文祭列宿英辯寫長河榮官成朝夢浮生度尺波舊僚空執酒相與淚滂沱

昔醉金明渚今來慧辯祠當年笑相視此日哭殊悲天迥川原淨風高草木衰江梅靈氣在泉下復相知

送向防禦經知陳州

千騎去翩翩專城尚少年章平家好學陰馬世稱賢官用才能進恩非雨露偏想聞河潤遠封略帝畿連

春帖子詞

皇帝閤六首

璿寶璣曆重飛緹室灰寒隨土牛盡暖應斗車回

鑾路迎長日農祥正曉天九垓同煥沐萬物向蕃鮮

盛德方迎木柔風漸布和省耕將鼓駕擊壤已聞歌

候雁來歸北寒魚陟負冰相烏風色改暘谷日華升

浮陽滿野白溶溶澤底山椒淑氣通草木豈能知造化一華一葉盡天功

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刻巧正如恭己布深仁

太皇太后閤六首

盛德初臨震陽和已動坤發生天施大厚載母儀尊

種桃臨玉井栽勝刻金花借問此何處崑山王母家

長樂晚鍾殘皇輿入問安東風猶料峭冒絮御餘寒

慶壽風煙接未央飛樓複道鬱相望春來無以銷長日開取經書教小王

冰斯半解波先綠柳葉未生條已黃四海澄清天子孝朝回日奉萬年觴

東宮歸政五年餘隱几時觀黃老書丞閣無爲民自化熙熙不獨在春初

皇太后閤六首

母德思齊盛天心眷務初青暉凝輦路佳氣擁宸居

暖日初添刻柔風乍襲衣弄孫時哺果觀織暫臨機

膾肉紛銀縷蘭芽簇紫茸太官遵舊俗歲歲與今同

鈒上花開海燕飛紅繒翦葉蠟粘枝風前飄蕩參差羽還似瑶箱呈瑞時

玉漏聲殘金殿開乘輿清蹕問安來壽將草木欣欣意同與新春入壽盃

裁縫大練成春服蒸儉由來性所鍾肯使外家矜侈靡車如流水馬如龍

皇后閤五首

穜稑獻新種禕褕衛翟衣玉鈎隨步輦行看采桑歸

楊木猶藏葉天桃未作花六宮歌逮下四海詠宜家

備暖冰初斷漗晴雪半消餘寒不足畏塗壁盡芳椒

寶勝金幡巧鬬功綵花蛺鶯颭和風玉盤翠苣映紅蓼捧案朝來獻兩宮

春衣不用蕙蘭熏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紞方知縷縷盡辛勤

夫人閤四首

鬒帶非煙潤金鋪霽景鮮繡功添采縷和氣入繁絃

翦綵催花發開簾望鷰歸藏鬮新過臘習舞競裁衣

綺窻繡戶又東風丹扆遊陪歲歲同但願太平無限樂何須三十六離宮

聖主終朝勤萬機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和景仁瓊林席上偶成（時康與禹玉則下姚遊之子同時登科在甞）

念昔瓊林賜宴歸綵衣綠綬正相宜將雛雖復慰心喜覓米翻成觸目悲殿角花猶紅勝火樽前髮自白如絲桂林衰朽何須恨幸有新枝續舊枝

早朝書事

太白明加李（筭罰）東方三丈高晨光孤照闕霽氣濕侵袍槐柳經霜慘驊騮得路豪素飡無小補俛仰愧金貂

奉和早朝書事　范鎮

日氣曉先赤天形秋轉高風輕金鑾動霜重毳衣拖疋馬指神勸前驅意思豪近來君在告連直幾番勞

登長安見山樓

到官今十日纔得一朝閑歲晚愁雲合登樓不見山

長安送李堯夫同年

昔歲瓊林花氣曛今朝長樂柳梢春事隨流水滔滔度驥結繁霜戢戢新世路飽諳都是夢人生可貴莫如身會須築室臨清洛相與攜筇戴葛巾

別長安

暫來還復去夢裏到長安可惜終南色臨行子細看

初到洛中書懷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

和景仁題崇福宮

歷歷山頭雪冷冷松下風樽中亦有酒恨不與君同

又

不獨山頭白人頭亦垂素積雪有時消青山色如故

寄題傅欽之濟源別業

縣郭遙相望脩篁百畝餘林間清濟水門外太行車道勝隨宜足身閑與世疎何時容命駕采蕨釣肥魚

遊李衛公平泉莊

相國已何在空山餘故林鼎時堪炙手今日但傷心陵谷尚未改門闌不可尋誰知荊棘地鶴蓋舊成陰

贈河中通判朱郎中 壽昌侍郎巽之子郁中母劉氏故出壽昌長而訪之不能得熙寧中知棄官寧年五十三乃乞之尋醫身自求得於同州迎民說氏妻和以歸奏擾封邑壽昌州州人以其母子孫俱在同州故析資通判河中

陵屺今將老扶牀昔未行旨甘無所展朱紫不為榮里巷傳呼入比鄰失涕鸞方知貫金石何以易精誠

寄題李水部卑漣水別業

芋茨臨素漣沃野帶長林日永一堂靜草生三逕深銷憂何用酒爲樂不須琴擾擾市朝客無人知此心

泉水詩送吳都官一大航字分司歸和州

泉水出幽谷原流本自清縈回徧中國浩蕩入東瀛峽口春雷怒潭心曉鑑平悠悠隨所值行止兩無情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二

律詩七

遊壓上劉氏園

題致仕李大傅園亭

早行

送羅郎中登管句王扃觀

酬終南閻諫議翰遊見寄

寄成都吳龍圖同年

花庵獨坐

秋夜

花庵二首

和楊卿中秋月

樂

和邵堯夫秋霽登石閣

和河陽王宣徽君貺，拱辰字九日平嵩閣宴集

和任開叔觀福嚴院舊題名

柏梯寺

平日遊園常策筇杖秋來發瘦復出貂褥二物皆景仁所貺睹物思人斐然成詩

雲

閑來　贈邵堯夫

花庵多辛牛清晨始開日出巳瘁花雖甚美而不堪留賞

送劉仲通赴京師

送稻醴與子才

重過華下

和李君錫惠書及詩勉以早歸

和君錫雪後招探春

送祖擇之

和宋子才致仕後歲旦見贈

上元書懷

喜才元過洛小詩招飲

仲庶同年兄自成都移良安以詩寄賀

西臺詩二十四韻

和邵堯夫年老逢春

和范景仁謝寄西遊行記

又

獨步至洛濱

又

送酒與范堯夫

再和堯夫年老逢春

又和來韻

邵堯夫詩來石閣久待不至

石閣春望

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

聞蟬　鎮

和　光

宿甜艬寺　鎮

和　光

遊寶玉潭（其日大風）　光

鎮和

鎮

光

遊山呈景仁（謂致仕六十）　光

壽安　鎮

和　光

寶玉潭　光

和　鎮

疊石溪二首　光

和　鎮

疊石溪　鎮

和　光

應天院朝拜回呈景仁　光

明日相陪送客水北始次元韻奉呈君實鎮

鎮卜居許下雖未有涯先作五十六言奉寄

子華相公持國端明王汝待制

和景仁卜居許下（[illegible]）　光

喜雨三首呈景仁侍郎兼獻大尹宣徽

和　鎮

亭杞下第依詩示之

景仁思歸而未克行以詩留之

送景仁至丁正臣園寄主人

和君貺老君廟姚黃牡丹

又和董氏東園檜屏石牀

遊瀍上劉氏園

日暖孤臺迥露濃幽徑微茅齋聚白歎沙淑踏青歸

照水清滿眼穿林香濕衣莫言春尚淺已有杏花飛

題致仕李太傅園亭

漢家飛將種氣槩映清秋解去金貂貴來從洛社遊

清商擁高宴華館帶長流可笑班超老崎嶇萬里侯

早行

寒犬吠柴門荒雞鳴遠村河聲空自急月影不曾渾

木末星猶白梯中露已繁客心獨惆悵四顧與誰言

送羅郎中（益）管勾玉局觀

官名爲玉局已與俗塵疎鍾出寒松迥香凝古殿虛

鄉閭非甚遠俸祿豈無餘誰道神仙樂神仙恐不如

酬終南閻諫議（詢）遊見寄

閒官養不才弊廬容嘯傲清洛伴歸來故友猶相念

寒光生死灰（疑闕）

寄成都吳龍圖同年

照席燭花爆隨車劍騎寒江山資秀句風月助清歡

政簡坤維靜仁深井絡安行歌與獨酌豈得並閒官

花庵獨坐

荒園才一畝意足已爲多雖不居丘壑常如隱薜蘿

忘機林鳥下極目塞鴻過爲問市朝客紅塵深幾何

秋夜

浮雲一消散星斗粲長天浩露灑翠柏清香生白蓮
體凉猶衣葛耳靜已無蟬坐久群動息秋空唯寂然
平日遊園常策筇杖秋來發篋復出貂褥
二物皆景仁所貺睹物思人斐然成詩
筇枝攜已久貂褥展猶新漸染岷山雪拂除京國塵
危扶辭歸路穩稱病來身賴此齋中物時如見故人
雲
晴空碧於水那得片雲飛映日成丹鳳隨風變白衣
去來皆絕迹隱顯兩忘機天理誰能測終然何所歸
閑來
閑來觀萬物在處可逍遙魚爲貪鉤得蛾因赴火焦
碧梧飢鸑鷟白粒飽鷦鷯帶索誰家子行歌復采樵

贈邵堯夫
家雖在城闕蕭瑟似荒郊遠去名利窟自稱安樂巢
雲歸白石洞鶴立碧松梢得喪非吾事何須更解嘲
花庵多牽牛清晨始開日出已瘁花雖甚
美而不堪留賞
翠透雲凝岫粧餘黛散鈿纓囊承晚露翠蓋拂秋煙
嚮慕非葵比彫零在槿先才供少頃玩空廢日高眠
送劉仲通赴京師
聖朝方考牧肯育奇才能屢別良可嘆閑遊不復曾
行塵遵洛汭朝騎對觚稜應上秋臺迥歸來正好登
送稻醴與子才
昔賢尊道誼置醴待嘉賓今我樂閑放提壺餉故人

蟻浮盃面白味撇甕頭醇何以助高興離騷第幾篇
花庵二首
誰謂花庵小纔容三兩人君看當席上經月有殘春
誰謂花庵陋徒爲見者嗤此中勝廣廈人自不能知
和楊卿中秋月
秋氣平分後沈陰乍散天窺林初淡薄照水忽孤圓
冷入詩毫健光浮醉斗偏幸膺勿輕去桂影正嬋娟
樂
吾心自有樂世俗豈能知不又老萊子多於榮啓期
縕袍寬稱體脫粟飽隨宜乘興輒獨往攜筇任所之
和邵堯夫秋霽登石閣
飛檐危檻出林端王屋嵩丘咫尺間獨愛高明遊佛

閣豈知高爽當清塵襄日窮蒼碧岐臺晝身得逍遙萬
象閑暇日登臨無厭數悲風殘葉已珊珊既壯[illegible]
和河陽王宣徽[illegible]守九日平嵩閣宴集
九日英僚集千秋勝賞同飛橋貫河渚危閣壓霜風
金蕊黃花泛雷樽纖鼓通百常高鳥外萬里寸眸中
檻底臨丹樂盃中倒碧嵩來雲低拂座去鴈遠沈空
吹帽陪遊阻搖旌結想叢風流免埋滅躲湛倚羊公
和任開叔觀福巖院舊題名
墨跡塵侵蘚華新猶喜重來值故人二十二年如轉
目洛陽不改舊時春
柏梯寺
鑿石開蹊峻登崖置閣危笑談空谷應來武白雲隨

衆壑如翻浪鄰州若布棊何當遂棲隱身世兩相遺

重過華下

昔辭蓮嶽去三十四炎涼舊物三峯雪新悲一鏡霜雲低秦野闊木落渭川長欲問當時事無人獨歎傷

和李君錫惠書及詩勉以早歸

書意勤渠詩意新清如白雪煖如春西遊不盡谿山樂策馬歸來就故人

和君錫雪後招探春

莫嫌微雪壓梅牙已有歸鴻泊浦沙天上詔來難久駐直須早看洛陽花

繁英回夜色凌亂落春雲壺幌寒相襲華堂靜不聞玉卮深可敵銀燭近微分誰念牛衣客窮經白髮紛

送祖擇之

人生榮與辱百變似浮雲自有窮通定徒勞得喪分銷愁唯有酒娛意莫如文方寸常蕭散其餘何足云

和宋子才致仕後戲且見贈

閑官逢獻歲拜揖亦紛然須信家居日方爲已有年劬勞中外徧名迹始終全伯玉空搔首蹉跎愧在前

上元書懷

老去春無味年年覺病添酒因脾積斷燈爲目痾嫌勢位非其好紛華久已厭唯餘讀書樂暇日坐前簷

喜才元過洛小詩招飲

素髮洛垂領舊交相見稀不唯春物好況是錦衣歸洛社凍醪熟（詩傳春酒凍醪也）伊魴絲鱠肥（洛人諺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

南軒已灑掃命駕不須違

仲庶同年兄自成都移長安以詩寄賀

蠶叢龜印解鶉野隼旟新借問錦江樂何如興慶春驪歌遥去轍竹馬望行塵惠政如膏雨遥知彼此均

西臺詩二十四韻

翰苑昔陪侍天光辱顧瞻龍雛承渙汗功不立毫纖山鹿纓頻頓鈆刀礪不銛找花眸字鈌撚雪領髭添跼影慙户素胡顏處禁嚴盈唯免戾取少詎因廉定鼎分都異張官執法兼封章愚懇盡紼茂恩霑原憲非無粟胡威尚有縑求田近瀍洛買宅混閭閻地僻宜花卉兒勤付米鹽倦遊良足悔居吉不煩占裘葛曾無見囷倉飯屢饜借居閑可借野步靜無嫌行樂跻技度延賓釀甜麥田泥試展桑蓭帽低簷愛竹忙猶種貪書老未厭松煙溪石潤檀燼博山尖緘啓來慵拆衣冠脫怕拈紫毫斜倚架黃卷密垂籤涸轍猶蒙潤寒灰免附炎所憂資秩滿但願歲時淹自是散無用非爲智養恬聖朝英彦富幸許一夫潛

和邵堯夫年老逢春

年老逢春春莫咍朱顏不肯似春回酒因多病無心醉花不解愁隨意開荒徑倦遊從碧草空庭慵掃自蒼苔相逢談笑猶能在坐待篳車陌上來

和范景仁謝寄西遊行記

洛川秦野對相望風物山河舊帝鄉倜儻逢人問樵徑松間繫馬宿僧房恨無同好攜三雅共講前蹤醉

百場[illegible]歷徧勝遊翻悵望日邊回首
遠煙蒼

又

八水三川路眇茫碧微深處白雲鄉目睚巔杖如松
液領髮頬抓似栗房林壑不嫌無用物形骸難入少
年場緣苔蹋蹇知多少千里歸來鬢齒蒼

獨步至洛濱

拜表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尽脫
去便是林間一野夫

又

草軟波清沙徑微手持筇竹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
久見我猶穿岸柳飛

送酒与范堯夫

紅櫻零落杏花開春物相催次第來莫作林間獨醒
客任從花笑玉山頹

再和堯夫年老逢春

年老逢春猶解狂行歌南陌上東岡晴雲高鳥各自
得白日遊絲相与長草色無情尽眼綠花林多思襲
人香吾儕幸免簪裾累痛飲閑吟樂未央

又和來韻

年老逢春無用藥對花弄筆眼猶明不嫌負舍舊來
鶯喚起酣眠何處鶯一僕捐隨幅巾出群童聚看小
車行人間万事都捐去莫遣胷中氣不平

邵堯夫許來石閣久待不至

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清洛遠縈回林間高閣望已
久花外小車猶未來

石閣春望

極目千里外川原繡畫新方知平地上見不盡青春

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

靈臺無事日休休安樂由來不外求細雨寒風宜獨
坐暖天佳景即閑遊松篁亦足開青眼桃李何妨插
白頭我以著書為職業為君偷暇上高樓

聞蟬 鎮

山中氣候別二月已聞蟬乍到清涼景綠疑暑伏天
此身多暇日何事更驚年雜溜潺潺響相和勝管絃

和 光

春林蔽巖綠誰信已鳴蟬葉上正多露山中別有天
心閑亭寂物適合況忘年坐聽生秋思何須膝上絃

宿憩鶴寺 鎮

憩鶴山間憩竹輿宛然身出住空虛地仙縱與天仙
別明月清風也不疎

和 光

回廊複閣勢縈紆四嶺中涵一氣虛最愛欣欣向榮
木每來相見不相疎

遊資玉潭[illegible] 光

驚風動地起遊客望山行若待佳辰去應無好事名
萬木吼空谷鸞驂岂不前猶勝望塵客佇立九衢邊

鎮和

畏風垂首立臨水側身行更拂懸崖壁援毫寫姓名
一道來何處千尋正面前時時玉塵下紛泊鬢毛邊
鎮
大風吹沙高騎天萬木蕭瀟鳴空山夜來奧熱今十
寒下與亂石崎嶇間急著冒衆衣純綿兩邊荆棘難
歸攀行到君寶所詫處却坐拂拭塵土類千尺暴布
才涓涓深潭寂寞神龍蛇此來好事慎勿傳乞得性
命成生還
光
昨朝景氣如暑天僮僕流汗衣裘單安知向曉暴風
作一變陽春成大寒此時結友尋名山伶俜徒步水
石間棘刺罥衣行路難枯藤壽括同攀援鷙沙擊眼

百箭攢時得閃爍蕪林霧景仁年長力更昇峯衣執
手幸不顛仍聞旁谷有伏虎賴得與君俱早還
遊山呈景仁（景仁六三時仕）十　光
我祿多冀舍（百舍石碣叔叟自不見走主六）君年少孔戲（性戲辨七針十留陶）
之道心閑始見世路老方知山水不相厭風光難豫
期嬉遊不可緩花卉即離披
壽安　鎮
錦屏山下錦江人西去東來自在身正是春天好時
節狂遭風起作埃塵
和　光
宜陽城下作遊人都為衣冠不繫身衆竅怒號成地
籟也勝終日在紅塵

噴玉潭　光
千尺崖頭一派清古今不絶墜崢嶸長風卷起散毿
毉此日方知噴玉名
和　鎮
夜月光華照潔清春雲容與翠崢嶸都城咫尺無人
到却使廬山浪得名
疊石溪二首　光
道傍行采藥石底卧題名（溪邊有石橫出下甚磨景仁嘗其下題名不樵）野
老相迎拜稚童乍見驚
山鳥勸人飲（山鵓）提山蟬笑我狂（山蟬如蟬聲）歸時興未
盡不得看斜陽
和　鎮

到處窺泉寶逢人問草名簪裳已無累猿鳥不須驚
對景有詩癖酌泉無酒狂山間少塵土雲際足春陽
疊石溪　鎮
昨旦愁風色今朝喜日華從容下官道迤邐見人家
盛服綠崖看焚香滿路遮樵柯成市井陶穴乃生涯
春石聲相應泥涇處或窪累墻甃隱轔開徑石槎牙
柴積高於阜鈞槃疾甚車自非泰世避誰道舜風遐
拄杖逢山斗迴輿值水斜遠林行翠鳳幽隧轉青蛇
泉眼思寒藻雲頭望采花仰身書疊壁平坐挹飛霞
有景殊難紀茲遊信可誇君如別業就後會固無差
和　光
谿邊有村落未始識紛華去縣只數里居民踰百家

山腰荒徑轉谷口翠微遮老木紛無際重巒浩莫涯
力窮纔到頂勢盡復成崖不定雲煙色難名草木牙
泥鈞羅比屋斷石載連車谷中多陶窯土人自女凡洞采石載車貴之爲油
窕有純風在誰云太古遐桀隨木性曲箘逐地形斜
榛路牛呼犢叢祠雀噪𧏙倚崖松偃蓋落石浪翻花
安用遊貧橋何須躡紫霞好將詩筆寫還入帝城誇
已買漁樵舍毋令後約差

應天院朝拜回呈景仁 光

雞鳴上馬過河橋何異東都赴早朝紅日已高猶熟
寢比君殊未得逍遥

明日相陪送客水北始次元韻奉呈君貺

鎮

仕宦歸來謝世羈夢寬非復紫宸朝如何正好腄時
節送客相陪十里遥

鎮卜居許下雖未有涯先作五十六言奉
寄子華相公持國端明玉汝待制

四十年來作往還如今那忍鬢毛斑鳧居爲戶得安
處鶴怨猿驚著故山靜樂願子難獨享公忙何日見
君閑相將嵩少深深處更共眠雲紫翠間

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頻見稱居洛今而倦之故將中國遐共老 光

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斑拂衣已解虞卿
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
供閑它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薄間

喜雨三首呈景仁侍郎兼獻大尹宣徽

累日增煩暑通宵結薄陰蒼茫變風色散漫作春霖
野店垂楊重僧房綠篠深疎慵尤得趣閉戶擁重衾
漠漠春雲合熇熇旱氣收人心方有望時雨不須求
豈獨老農喜仍令遷客留洛城花未謝作意更同遊
麥田正塵坌桑徑忽滂沱比屋起相告荷鋤行且歌
園林半扃鎖車馬絕經過大尹憂民物何妨喜更多

和 鎮

夜中聞點滴曉後見沉陰正攫一時旱何妨三日霖
着花開稍晚入麥潤還深想象離欄處高張爛錦衾
園館春無賴田家歲有收那能姪鶴詠還似土龍求
木蔭疎成密雲容去復留已然爲遷客泥濘亦須遊

風緣簾隙至雲壓舍簷過大尹今朝喜應同野老多
一春憂旱熯田里欲蹉跎正合爲霖望翻成擊壤歌

專杞下第作詩示之

清白君家舊文章時態新何妨偶蹉跌未必遂沉淪
莫歎科名晚惟憂道誼貧進修專在已得失盡由人
孝友亦爲政簞瓢足養親那將少年淚容易輒傷春

景仁思歸雨未克行以詩留之

嘉客念歸程泥深未可行今朝陰又重春雨亦多情

送景仁至丁正臣園寄主人

客到暫開扃春蕪生滿庭主人殊不顧脩竹爲誰青

和君貺老君廟姚黃牡丹

芳菲觸目已蕭然獨著金衣奉老仙若占上春先秀

發千花百卉不成妍

又和董氏東園檜身石牀

客棄蕭森翠幕紆甃來猶恨不長居脫冠解帶坐終
日花落石牀春自如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三

律詩八

奉同運使陳殿丞公知處俗字惜洛陽牡丹爲霜
風所損

又和惜春詩

還陳殿丞原人論元宗氣所撰天命明自然性

和王秀才瀐字以光始自陝右遊山歸復
登少室爲詩見寄

西湖泛舟輒用前韻寄呈君貫鎮

奉和

新買嵩石溪莊再用前韻招景仁

和鎮

戲書宋子才止足堂

寄題宇文中允之邵所居

貽奪者

春遊

和潞公遊天章楚諫議園宅

還張景昱景昌秀才兄弟詩卷

寄題張著作中理善須堂蘇州公文裕

和宇文公南途中見寄

酬張二十五秀才南園遣意曝昱字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琢京昌字

八月十五夜陪留守宣徽登西樓值雨待月
久不見

秋雨新霽遊水北馬上偶成

運使虞部按行洛西諸縣因遊所過名山有詩百餘首合爲一編蒙賜寵示俾之繼作一首

呂宣徽挽歌二首

和君貺暮秋四日登石家寺閣晚泛洛舟

又和六日四老會（耕錄并序財獻上）

和王少卿（尚之恭）十日與留臺國子監崇福宮諸官赴王尹賞菊之會

和白都官（序）見贈

和白都官歸長安

送雷章秘丞知菿城

酬邵堯夫見示安樂窩中打乖吟

和邠守宋度支迪來卜居與南園爲鄰

和張文裕初寒十首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原注：…）

和君貺少林寺（一日同登嵩高松林）

又和獄祠謝雪題嶽寺平法華庵

望日示康廣宏

和君貺題潞公東莊

和君貺任少師園賞梅

別韻一首

又和開叔

和公廙喜雪（用韻字）

和史誠之謝送張明叔梅臺三種梅花

早春寄景仁

和君貺宴張氏梅臺

看花四絕句

和君貺清明與上巳同日泛舟洛川十韻

和君貺寄河陽侍中牡丹

又和安國寺及諸園賞牡丹

送酒與邵堯夫因戲之（前此堯夫皆有詩牀）

酬仲通初提舉崇福宮見寄

魏忠獻公挽歌辭三首

酬君貺和景仁對酒見寄三首

野軒（以下和安之四首）

仔亭

藥軒

晩暉亭

奉同運使陳殿丞（公知縣事）惜洛陽牡丹爲霜風所損

名花多種欲紛敷一夕霜風非所虞節物偶然何足道人情遺恨不能無飄飄使節詩千首惆悵東風酒百壺縱使前春滿朱檻使車那復滯西都

又和惜春謠

朝來風雨欺春意漠然收去我不許訣憑誰能借留杓星漸西轉洛水自東流曲渚攏華幄芳園罷彩毬

雉鳴丘麥秀蠶起野桑柔亂絮天涯滿晴陽草際浮
已嗟心緒減況復驟絲稠賴聽新翻曲非為負勝游
劉伯壽坐中度翁旧借春靜韻

還陳職丞原人論宗密所撰破元氣天命自然明佛性
品物芸芸遊太虛不知誰氏宰洪爐一抹花落分榮
辱萬竅風號見有無覺後共占猶是夢衣中所得亦
非珠何如鼓琴浴沂水春服成時詠舞雩

和王秀才趙瀚字以光始自陝右遊山歸
復登少室為詩見寄
瘦馬飄飄屢往還疲勞專為訪名山須知筋力行將
老漸恐峯巒不可攀蠟屐早能尋勝槩彈冠悔更落
塵寰幸依賢者為東道大得逍遙水石間道清居維氏

西湖泛舟輒用前韻寄呈君貫　鎮
畫船容與到橋還瑤扶依然洛酒斑湖上曉光涵漠
水坐中晴色見高山心緣念別如多事身為移居似
不閑疊石宗雖兩處福昌陽翟正中間

奉和
滿船歌吹拂春灣天外晴霞水底斑誰信飛觴臨綺
席獨能回首望青山東門車馬忽忽別西洛風煙寂
寂閑疊石溪頭應更好却輸野叟坐林間

新買疊石溪莊再用前韻招景仁
一谿清水珮聲寒兩岸莓苔錦繡斑三徑誰來卜鄰
舍千峯我已作家山鹿裘藜杖偏宜老紫陌紅塵不
稱閑早挈琴書遠相就放歌爛醉白雲間

和　鎮
畫廊始知蚍足剩管中那識豹文斑從來有道須康
世未省升平却住山學富名高難自晦眼昏心悴始
能閑自此謝病歸

戲書宋子才止足堂
舉世趨榮祿夜行無乃勞獨君年未至止足一何高
矮製烏紗帽寬裁白氎袍華裀坐終日閑按紫檀槽

寄題宇文中允之邵所居
孤宦行直道栖栖良可悲誰能拂衣去不待挂冠期
經史乃吾友雲山為己知世間青紫貴盡付兩佳兒

貽夸者
我樂非君樂君憂非我憂蓬蒿與溟渤終老不同遊

春遊
人物競紛華驪駒逐鈿車此時松與柏不及道旁花

和路公遊天章楚諫議園宅
名卿新治第上宰舊連牆槐蔭青青葉星榔兩兩光
林花裂錦秩門路築沙長共引庭間水交生壁外篁
魚窺臨琴石螢撤讀書牀玉帳方懷遠松齋欲就荒
旌幢今少憩蘭蕙不徒芳早晚平猨望同來畢壽觴

還張景昱景昌秀才兄弟詩卷
韡韡新詩卷青春映棣華機雲今繼美軾轍舊承家
幸託仁人里時回長者車白虹光亂眼何敢議瑜瑕

寄題張著作中理善頌堂在嘉州上公之父裕
玉壘老先生逍遙樂太平門闌有容盛冠蓋一鄉榮

國族招邀近堂皇指顧成江山對平遠圖史散縱橫
止水中心適秋毫外物輕鯉庭新露見閭巷不須驚

和宇文公南塗中見寄

驄馬烏紗遊洛塵未能全得自由身深慚白首懸微
祿不向青山爲散人斥鷃甲飛聊取適冥鴻高舉益
難親蜀都邀遠千餘里徒誦新詩妙入神

酬張二十五秀才南園遣意 景叔 字

花卉日相續朝昏與寄新露荷香入座風竹淨無塵
嘯詠皆群從喧囂遠四鄰須知軒冕客富貴不關身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景昌 子京 字

樸學居人後清塗忝衆先瓠因無用棄木爲不才全
比得林泉趣仍依邑里賢自慚頭半白方解賦歸田

司馬文十三　六

八月十五夜陪留守宣徽登西樓值雨待
月久不見

經歲待佳節無如陰靄何果然時雨足安用月華多
未免銀釭進空闌玉漏過庾公興不淺久爲駐鳴珂

秋雨新霽遊水北馬上偶成

秋色與秋聲蕭然滿洛城未霜林葉赤新雨野風清
水氣侵肌冷嵐光刮眼明誰云景如畫但恐畫難成

運使虞部按行洛西諸縣因遊所過名山
有詩百餘首合爲一編蒙賜寵示俾之繼
作一首

虢城窮僻地攬轡徧周流弊政已更化名山不廢遊
鳴騶留谷口輕屐歷巖幽聚看官儀者相扶半白頭

呂宣徽挽歌二首

弈世台衡貴盈門紱冕榮遊方流惠化殊俗讋威聲
賓客資忠力安平寄老成遽驚箕尾去何以慰蒼生
維嶽人皆仰長城衆所依遠猶方克壯邪世勿長違
象設儀如在英靈官不歸唯應令名久竹素藹餘輝

和君貺暮秋四日登石家寺閣晚泛洛舟

嬉遊乘晚霽登覽犯秋寒不出埃塵外安知天壤寬
宮前斷山碧林表落霞丹欲下猶佳趣相留更倚欄

右登閣

禁下宮槐老雲飛洛浦秋復陪元禮棹卻望仲宣樓
岸序迷頻轉遥山碎不流哀猶聊寓賞浩蕩得忘憂
晨出露瀰徑昏歸月滿舟星河散寥廓珠貝映汀洲
林館田車入壺觴秉燭游山公興未盡徒御且番休

司馬文十三　七

右泛舟

又和六日四老會 李宋 井大 先將軍

芰房迎令節菊蕊又芳莛華燭初長夜清霜未冷天
悲風咽横吹驟雨迭繁絃聊附鄒枚客敢希園綺賢

和王少卿 錫謙 字 十日與留臺國子監崇
福宮諸官赴王尹賞菊之會

儒衣武弁聚華軒盡是西都冷落官莫歎黄花過嘉
節且將素髮共清歡紅牙板急絃聲咽白玉舟横酒
量寬青眼主公情不薄一如省闥要人看

和白都官 孝 見贈

幽蹊騎白雨晴昏萬事無堪老病身脫粟猶霑太倉

祿法冠仍忝外臺臣直緣迂僻求閑地豈是孤高慕
古人英俊滿朝皆稷契太山何少一飛塵

送白都官歸長安

丈夫那肯很低眉薄宦空忝驥裹絲瀘水歸來山浩
蕩都門辭去菊離披黃雞白酒五陵樂杜曲樊川九
殿宜復見夫君行直道空嶠氣俗未應褰

芙蓉亭叔丞知芮城

西伯昔斷訟今名存迄今南臨大河曲北倚首陽岑
俗被聖賢化人多禮讓心夫君老經術終日想鳴琴

酬邵堯夫見示安樂窩中打乖吟

安樂窩中自在身猶嫌名字落紅塵醉吟終日不知
老經史滿堂誰道貧長掩柴荊避寒暑只將花卉記
冬春料非閑處打乖客乃是清朝避世人

和邠守宋度支迴來卜居南園爲鄰

弱冠交遊驥鬢蒼飽諳官況好深藏閑居共買一壥
地盡老常依數仞牆雖喜卜鄰同晏子尚慙推宅異
周郎何時稅此憑熊駕倚杖相迎立路傍

和張文裕初寒十首

何處初寒好初寒郟鄏城垂紳多俊彥列第盡公卿
裘馬過從盛門闌灑掃清誰家擁獸炭盡日管絃聲
何處初寒好初寒洛汭宮翠華雖脈脈佳氣自葱葱
闕角日華白苑牆霜葉紅都人心望幸注目不離東
何處初寒好初寒洛水橋沙痕水清淺風葉柳蕭條
闕塞長塗直嵩丘倒影遙鳳樓雖在北車馬不塵囂
何處初寒好初寒太室山晴空煙靄泊返照雪峯頹
極目鴈稍沒無心雲自還猶餘拜表累不得坐松間（嵩山去洛陽[illegible]以拜表不得往）
何處初寒好初寒禹鑿門遙天露崖口輕浪敲山根
萬佛龕皆老一燈林靄昏漁梁杳相望石瀨夜聲喧
何處初寒好初寒噴玉泉折冰流谷口飛溜落雲邊
雀噪栗林杪樵歌下石巔尋幽不思返坐嘯夕陽偏
何處初寒好初寒疊石溪山斜改昏曉路曲失東西
拾栗走村稚鑿垣巢乳雞我來閑披褐曝背草簷低
何處初寒好初寒肅政臺官閑免簿領門靜少塵埃
天借風霜氣人無鷹隼猜斑荒餘老柏尚有夕烏來
何處初寒好初寒遊卉圃林間葉未盡籬底菊猶存
結竹爲庵小開爐鏴火溫誰言處城市岑寂似丘樊
何處初寒好初寒福善居長宵對燈火滿屋聚詩書
暫息登山屐休脂下澤車所安容膝地何必更多餘（[illegible]）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景純致政歸京口其所居命曰藏春塢[illegible]）

藏春在何許鬱鬱萬松林永日門闌靜東風花木深
主公今素髮野服遂初心時與鄉人醉高歌散百金

和君貺少林寺

達磨自西傳佛心絕言迷世到于今既攜隻履歸西
域安得遺靈在少林孤月正明高殿冷清風不斷老
松深謝公自愛山泉美肯爲幽禪此訪尋

又和嶽祠謝雪題嵩寺平法華庵

宴坐幾何年庭蕪與砌連焚修真諦苦功行得無圓闕里詩三百賴鄉文五千厭煩猶不讀何況淤泥蓮平居不出近四十年日誦法華經數十卷

望日示康廣宏

清晨三揖袍羅拜壯堂高積善因前烈餘光及爾曹勿矜從仕早當念起家勞修立皆由已何人可佩刀

和君貺題潞公東莊

嵩峯遠疊千重雪伊浦低臨一片天百頃平皐連別館兩行疎柳拂清泉國須柱石扶王室人待樓航濟巨川蕭相方如左右手且於窮僻置閑田

和君貺任少師園賞梅

温公集十三　十

寒壓春頭草未牙喜聞置酒賞新葩官儀赫弈三川守野意蕭疎四皓家不用管絃妨淡泞肯容桃李競繁華昏鴉散亂傳呼出歸路林間燭影斜

別韻一首

風日雖寒晝景長探春遠訪白蓮莊岸冰猶在水先綠柳葉未生條已黃老木根侵苔徑窄新梅花入酒卮香天真不必人修飾得趣勿嫌臺館荒

又和開叔

寒梅犯雪繁大隱又尊名異種生江渚何年到洛城洛中雖有梅開花常纖細大梅最先開相傳者皆自江南移植今數十年矣色如虛室白香似主人清獨使吳兒見不思菰菜羹

和公廙春雪　用莊字韻

歸來河洛久遊陽禱祀徒勞盤肅莊林雪飛花欣暫白麥田濡葉未全黃城中稍覺新貫村外時聞社甕香入使孜孜惆悵獨斯民那復畏凶荒

和史誠之謝送張明叔梅臺三種梅花

別後相驚兩鬢霜可憐梅蘂為誰芳臺頭日暖分三色材下風清共一香正爛漫時遊不足忽離披去樂難常愁勤手折遙相贈不欲花前獨舉觴

早春寄景仁

辛夷花爛開故人殊未來愁看柳漸綠更忍折殘梅[illegible]疊石溪上春芽茯卜築新前言如不踐山蟬又笑人

和君貺宴張氏梅臺

温公集十三　十一

京洛春何早憑高種萬梅紛披百株密爛漫一朝開青女工粘綴霜娥巧剪裁崑山雲滿谷蓬階浪成堆勢擁樽前合香從席下來蜺旌天起練甲法兵回不使光風散曾無夜色催人稠衣馥郁地狹舞徘徊民服召公化時推何遜才[illegible]淹留文酒樂壁月上瑤臺

看花四絕句

洛陽相望盡名園牆外花勝牆裏看手摘青梅供按酒何須一一具杯盤

洛陽相識盡名流騎馬遊勝下馬遊乘興東西無不到但逢青眼即淹留

洛陽春日最繁華紅綠陰中十萬家誰道群花如錦

繡人將錦繡學群花
南園桃李近方栽澆水未乾花已開山果野蔬隨分
有交遊不厭但頻來
和君貺清明與上巳同日泛舟洛川十韻
繁華兩佳節邂逅適同時雅俗共爲樂風光如有期
晴煙新里巷春服滿津涯巳散漢宮燭仍浮洛水巵
占花分設席愛柳就張帷華轂爭門出輕舫夾路垂
三川雲錦爛四座玉山欹疊鼓傳遥吹輕橈破直漪
清談何衮衮和氣益熙熙想見周南俗當年播遊詩
和君貺寄河陽侍中牡丹
眞宰無私嫗喣同洛花何事占全功山河勢勝帝王
宅寒暑氣和天地中盡日玉盤堆秀色滿城繡轂走
香風謝公高興看春物倍憶清伊與碧嵩

又和安國寺及諸園賞牡丹
洛邑牡丹天下最西南土沃得春多一城奇品推安
國四面名園接月波山相著書稱上藥翰林弄筆作
新歌人間朱粉無因學浪把菱花百遍磨
送酒與邵堯夫因戲之前送牡丹藥苗堯夫皆有詩
林下雖無憂可銷許由間說掛空瓢請君呼取盃光
飲共插花枝煑藥苗
酬仲通初提舉崇福宮見寄
富壽安民舊學違符移擁篲素心非青雲有路那足
顧白髮滿頭胡不歸永日杜門無俗客臨風隱几得
天機西山爽氣秋應好恨不相從上翠微

魏忠獻公挽歌辭三首
巖海訏謨定宗祧指顧安鴻勳柱石壯勁節雪霜寒
翼亮三朝久初終一德完如何未黃髮龍柏已丸丸
愛物威容悴憂公宿疹加孤忠貫白日美志掩丹霞
行路皆忡悵聞風悉歎嗟英靈覲宗祖猶想佑皇家
惻怛動旒扆鴻臚葬老臣蒲鏡霞盎口綿翣盤淳濱
久大英名在哀榮異禮陳豐碑紀遺烈長泣鄴城人
酬君貺和景仁對酒見寄三首
懶拙無時用耆明獨我思乘閑同把酒道舊各成詩
高義刮眼膜清風生鬢絲方將激襄俗賤子實何爲
北闕黃金印西山白髮翁訏謨帝庭畢十築洛川同
晴野峯峯碧霜林葉葉紅無因待樽席惆悵又西風
右上宣徽

何事掛冠客至今留帝臺紅塵終可厭青眼不長開
春野半銷雪寒枝初破梅南園岑容席酒掃望公來
右上侍中
野軒以下和安之四首
黃雞白酒田間樂藜杖葛巾林下風更若食芹仍暴
背野人併在一軒中
汙亭
雜花亂種盤渦底小屋深居鑑燧心朝市囂聲那得
到嚴昏暑氣不能侵
藥軒
雨餘傍甲繞堦生往往桐君昔未名采貯不須勤暴

羨秋陽日日蕭詹檐

晚歸亭

俯臨城市厭諠譁回顧園林景更嘉醉立斜陽頭似雪往來誤認白公家樂天西樓獨立詩云身著白衣頭似雪時時醉立小樓中路人回顧應相怪十一年來見此翁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四

律詩九

喜雨八韻呈明叔

六月十八日夜大暑

閑中有富貴

寄唐俐吴辨叔二兄

自題寫眞

和安之久雨

和復古小園書事

復古詩首句云獨步復靜坐輒繼二章

右獨步

右靜坐

光詩首句云飽食復閑眠又成二章

右飽食

右閑眠

寄題濟源李少卿園亭

和明叔九日

邵堯夫先生哀辭二首

閑居呈復古

和明叔遊白龍溪

和景仁七十一偶成

六十寄景仁

去春與景仁同至河陽謁晦叔館於府之後園既去晦叔名其館曰禮賢夢得作詩以

紀其事光雖愧其名亦作詩以繼之

與樂道約會超化寺比至樂道以疾先歸途中有詩見寄

和樂道再以詩見寄

晩春病起呈擇之治臣

次韻和復古春日五絶句

酬宋叔達（道號古）卜居洛城見寄

和王安之題獨樂園

和吳辨叔知鳳翔見寄

和安之今春於鄭國相公及光處得綴珠蓮各一本植之一盆仲夏始見一花喜而成詠末句云未知先合謝誰家

君貺環溪

瞑目

獨樂園二首

放鸚鵡二首

呈樂道

太皇太后挽歌詞二首（曾后）

和劉伯壽陪潞公禊飲

南園雨霽景物粗佳有懷正叔安之

和潞公與昌言正叔遊獨樂園徘徊久之主人不至

潞公遊龍門光以室家病不獲參陪獻詩十六韻

初夏獨遊南園二首

和景仁答十元寄示花園

或謂光嗤景仁談禪而自談又因用其韻爲景仁解禪

題傳燈錄後

奉和大夫同年張兄會南園詩（徽字伯常）

答張伯常之鄆州途中見寄

獨樂園新春

和潞公眞率會詩

景仁書云去冬因酒病耳病牙遂不入洛以詩寄呈

又云新詩鬬斛與今太府寺尺及權衡若合符契復次前韻

三月二十五日安之以詩二絶見招作眞率會光以無從者不及赴依韻和呈

又用安之韵招君從安之正叔不疑二十六日南園爲眞率會

二十六日作眞率會伯康与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口号成詩用安之前韻

別用韻

其夕宿獨樂園詰朝將歸賦詩

二十七日邀子駿堯夫賞西街諸花
呈張子賤（子賤已移居親鋪安）
二十八日會不疑家席上紀實
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詩二十四韻書懷獻
留守開府太尉兼呈真率諸公
其日雨中聞姚黃開戲成詩二章呈子
駿堯夫
四月十三日立夏呈安之
和子駿洛中書事
安之令子河陽官舍作畦樂軒安之有詩
寄題輒敢繼和
和安之喜雨

逍遙四章呈欽之堯夫
喜雨八韻呈明叔
蘊隆亦太甚蒼昊尉不朝齊直可憂秋廪非徒病夏
畦民心或能徹天造固難私旦黷洊雲纔蔟滂沱日未
西衣襟坐來冷城闕望中迷園筍新梢活庭蕉濕葉
低響從窗破紙行喜展生泥昨旦煩相報遲君謝竹雞
明叔家舊養竹雞放林中　今番息頻多所以為雨之候
六月十八日夜大暑
老柳蜩螗噪荒庭熠燿流人情正苦暑物態已驚秋
月下濯寒水風前梳白頭如何夜半客東帶謁公侯
閑中有富貴
閑中有富貴逈與俗塵殊水淨齊紈展花繁蜀錦紆

竹風寒扣玉荷雨急跳珠可笑公孫衍酣歌誇丈夫
寄唐州吳辨叔二兄
方城古稱險遠在祿州南近歲汙萊闢新民秦晉參
當官誠近厚獲譴亦無慚但惜檣陰竹歸轅幾日驂
自題寫真
黃面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可市朝
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和安之久雨
秋霖逢甲子禾耳恐須生流俗幸無驗高田猶有成
潤唯蔡芳得懶與蕙蘭并早晚浮雲豁逍遙賦晚晴
和復古小園書事
飽食復閑眠風清雨霽天葉深時墜果岸曲乍藏蓮

波面秋光淨林梢夕照鮮東家近亦富滿地布苔錢
復古詩首句云獨步復靜坐輒繼二章
躡蹻出東軒徐徐步小園何須從吏卒亦不引兒孫
躡屐尋芳徑攜筇撥水源愁聞俗客到唯說市朝喧
右獨步
一榻僅容膝身心俱寂然直緣知樂內亦不爲安禪
棐几陳編掩竹窗殘局捐尚餘喧噪在野鳥與林蟬
右靜坐
光詩首句云飽食復閑眠又成二章
飯少何須萬杯多不過三饑腸本易足熊掌詎宜貪
散步竹齋外高吟柳徑南此心無所用脫粟亦深甘
右飽食

秋懷一事無暑盡晝涼初竹户靜長閉藥林安有餘
道遥化胡蝶容易入華胥天上多官府神仙恐不如
右閑眠
寄題濟源李少卿章園亭
縣僻人事少土肥風物殊杖刋靈壽木輪褭浸渠蒲
竹不滅淇水花仍似洛都主公看雪白遊覽未嘗扶
和明叔九日
不奈衰鬢白羞看朝鑑明聊憑佳節酒強作少年情
雨冷弊裘薄風高醉帽傾如何不行樂況復值秋成
邵堯夫先生哀辭二首
拔萃一簞樂蒿萊三畝寬蒲輪不能起霾痛有餘安
高節去圭角久要斂歲寒今朝郊外客誰免涕汍瀾

慕德聞風久門交傾蓋新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親
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真重言蒙疏實佩服敢書紳
閑居呈復古
閑居雖懶放未得便無營伐木添山色穿渠學水聲
經霜收芋美帶雨接花成前日鄰翁至柴門掃葉迎
和明叔遊白龍溪
溪深荒徑微尋勝不知疲寒月影隨馬曉風冰滿髭
行歌被褐叟聚戲拾薪兒外野饒真趣令人襟抱夷
和景仁七十一偶成
心地長閑爲己物年華不駐是天時當時海上乘槎
客維揖都無任所之
六十寄景仁

從來好與天爭力困竭方愧己力微見事晚於遽伯
玉今知五十九年非
去春與景仁同至河陽謁晦叔館於府之
後園既去晦叔名其館曰禮賢蒙得作詩
以紀其事光雖愧其名亦作詩以繼之
蓬飛魏闕十餘年並蔭華榱出偶然郭隗金臺雖見
禮華歆龍尾豈能賢浮雲世味閑先薄寒柏交情老
更堅明日河梁即分首人生樂事信難全
與樂道約會超化寺比至樂道以疾先歸
途中有詩見寄
頗毛種種齒浮摇屈指交遊漸寂寥昨較半朝非是
晚路無數里不爲遲子猷乘到復歸去安道雖知未

易邀古寺裵回久東望青春雲日冷蕭蕭
和樂道再以詩見寄
諫垣簪筆接英遊今日華顛昔日憂邂逅升沉皆是
命逍遥出處本無愁衡門不羨金門貴藜食焉知肉
食謀溟海榆枋各安分蓬萊未必勝高丘
晚春病起呈擇之治日
風日正和柔身輕春病瘳懶拋殘蠹簡疲脫弊貂裘
值客開青眼逢花忘白頭家家好酒色何處可同遊
次韻和復古春日五絶句
雪霜衰鬢拔還生桃李新園長未成五十尚能勝六
十今年又減去年情
車如流水馬如龍花市相逢咽不通獨閉柴荊老春

色住他陌上暮塵紅
東城絲網蹴紅毬北里瓊樓唱石州堪笑迂儒竹齋
裏眼昏逼紙看蠅頭
家藏歌吹只西鄰吹落梅花歌落塵百葉桃開深院
裏輪它白髮有情人
燕拂人衣絮撲頭紅英滿地綠陰稠殘春擧目多愁
思休上迢迢百尺樓

酬宋叔達（叔達之兄僕古）卜居洛城見寄

離群四十一春風縱有相逢似夢中幸得東西作鄰
舍但嗟彼此是衰翁漢文前席人將去（不遇當時後官）
信誅茅稾未充（來計云白笑熟宅便去生無字聚聯山鐵）路悵望新陂碧
燕關杖藜携手幾時同

和王安之題獨樂

草瀼初過雨林靜遠含煙藹引新飛鷟荷承半墜蓮
朋來惟有月山見不須錢誰與同其樂壺中濁酒賢

和吳辨叔知鳳翔見寄

岐陽府舍始相逢四十餘春屈指中昔日布衣今露
冕當時小吏亦衰翁醉吟久作藏身計僻發應多及
物功惟是絲衣難再著長林極日起悲風

和安之今春於鄭國相公及光處得繡球
蓮各一本植之一盆仲夏始見一花喜而
成詠末句云未知先合謝誰家

春凍消時種兩牙南風薰日見孤花先開必自陶鈞
力且合歸功丞相家

君貺環溪

地勝風埃外門深花竹間波光冷於玉溪勢曲如環
柴路回翔敞華軒嘯詠閑堪羞謝太傅不復到東山

暝目

暝目思千古飄然一烘壁山川宛如舊多少未來人

獨樂園二首

獨樂園中客朝朝常閉門端居無一事今日又黃昏
客到暫冠帶客歸還上關朱門客如市豈得似林間

放鸚鵡二首

野性思歸久籠樊今始開雖知王恩厚何日肯重來
雖道長安樂爭如在隴頭林間視聖主萬歲復千秋

呈樂道

徽游倪仰皆陳迹濁官須臾即色空試憶昔年雙桂
會只如前日夢魂中

太皇太后挽歌詞二首（曹后）

麟閣承家慶軒星應德輝帝闡陰有補嬪則動無違
遽就蒼梧野空餘大練衣只應彤管在萬古播鴻徽
四紀褘衣盛兩朝長樂尊九州貢甘旨萬乘問晨昏
明辟歸元子慈謨養孝孫群生資后土難答化光恩

和劉伯壽陪潞公禊飲

旌幢車騎滿沙頭鼓吹喧繁盡蟻浮一里羅紈光照
地千家簾幕遠臨流觴隨洛水周公事月映鳳樓秦
相游今典久墮（禊規）今更舉行聞美俗徧中州

南園雨霽景物殊佳有懷正叔安之

洛陽秋雨閑荒園物華饒白鶴寒尤盛紅薇晚未彫
鳥雛朱實墮雲減翠岑遥陽子方嘲白相如尚苦痟
安之有夜徘徊騁望近邇追笑談違官冷懶無具相思不
敢招

和潞公與昌言正叔遊獨樂園徘徊久之
主人不至

茂勳成亮采勝賞寄風流閑引魁材客同爲獨樂遊
厭居華宇盛翻愛弊廬幽猥不先操篲迎塵立道周

潞公遊龍門光以室家病不獲參陪獻詩
十六韻

旄節擁羆熊逶迤向鑾龍順成時過蜡閑塞令行冬
雪壟痕猶濕梅牀思已濃傳呼空谷應前導白雲逢
飛蓋多邀客停車數問農禹功豐壁斷佛劫萬龕重
絕頂標孤刹疎林透遠鐘氣蒸泉郁郁冰凝水溶溶
藥閣低臨渚茅庵背倚峯凍醪資野酌寒筍佐晨饔
公作藥寮[illegible]時伊庵背[illegible]能門基扃移依石茶爐坐蔭松醉醒甘
衆共小大盡公從顧以私思累雖追勝賞蹤原思初
不病叔夜亦非慵譬古魁經筒摛華怯筆鋒會須參
後乘異日侍從容

初夏獨遊南園二首

取醉非無酒忘憂亦有花暫來疑是客歸去不成家
桃李都無實梧桐半死身那堪衰病意更作獨遊人

和景仁荅才元寄示花圖

高士閑居舊名花獨步今移從洛浦遠濯自錦江深

傳得巫山貌非因延壽金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
近[illegible]景仁耳亦有空相之句故卒章戲之

或謂光嗤景仁談禪而自談又因用其韻
爲景仁解禪

賤子悟已久景仁迷自今良因拯溺急是致涉波深
至岸何須栰揮鉏不見金浮雲任來去明月在天心

題傳燈錄

呷著聲聞酒便狂它州浪走不還鄉誰曾縛汝安用
解彼自無槍勿誤傷探月拾針傳妄語安居暖食賴
先王但令時世如三代達磨從它面向牆

奉和大夫同年張兄會南園詩得鋘字

露濃秋過半氣爽雨收餘取酒邀嘉客呼兒掃弊廬
生涯數畝地官業一軒書竹結垂綸屋泉分入座渠
愜心皆樂事容膝即安居梁靜栖無鷰波澄戲有魚
茂林穿縈繞微徑步虛徐果落方知熟莎長不忍除
過從當苦遠接待每慙疎不厭茅茨陋時迂長者車

荅張伯常之郢州途中見寄

適意遺軒冕輕於鴻一毛扁舟千里遠佳句百篇豪
酒飲宜城美歌聞白雪高家林已春色慎勿滯江皐

獨樂園新春

春風與汝不相關何事潛來入我園曲沼揉藍通底
綠新梅翦綵壓枝繁短莎乍見殊堪喜鳴鳥初聞未
覺喧憑仗東君徐按轡旋添花卉伴芳樽

和潞公真率會詩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
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
娛賓原公此與知非淺執𦱤終難作主人

景仁書云去冬因酒病耳病牙遂不入洛
以詩寄呈

許昌攜手盡時英況復新開甲第成醉裏都將春作
達老來不向酒藏情齒踈無厭銜盃趣耳病猶分度
曲聲舊友昔遊渾忘却可憐寂寞洛陽城

又云新鑄龢斛與今太府寺尺及權衡若
合符契復次前韻

裁簡累黍久研精況復新從龢斛成豈校怨微爭口
語本期淳古變人情既言樂府符今尺但恐簫韶似

鄭聲若欲世人俱信服鳳皇再集潁川城

三月二十五日安之以詩二絕見招作真
率會先以無從者不及赴依韻和呈

真率由來無次第（[illegible]）經旬踰月不爲稀（[illegible]）
與但恨無人舉觥（[illegible]）坐想紛紛醉落暉（[illegible]）
（[illegible]）

又

孟盤豐腆勝陶令園沼繁華減白家惆悵佳辰掩蓬
蓽不陪高會賞鄰花（[illegible]）下

用安之韻招君從安之正叔不疑一十六
日南園爲真率會

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漸稀莫厭銜盃不虛
日須知共力惜春暉

真率春來頻宴聚不過東里即西家小園容易邀嘉
客饌具雖無亦有花

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
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
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
一十五歲口号成詩用安之前韻

十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
事紵衣絲髮且相暉（樂天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
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
酒盡從他笑滿頭花

別用韻

座中七叟推年紀比較前人少幾多花似錦紅頭雪
白不遊不飲欲如何

其夕宿獨樂園詰朝將歸賦詩

平曉何人汲井華轆轤聲急散春鴉開園更有四五
日映葉尚餘三兩花宿病岑岑猶帶酒無眠耿耿不
禁茶自嫌行樂妨年少遶壽監與且向家

二十七日邀子駿堯夫賞西街諸花

今年節物非常晚春盡西街花尚多試問二三真率
友小車籃舁肯重過

呈張子兓（[illegible]自安）

近時洛社名真率箕食蚤漿取次游試問西來老朝
徹可能同志便相收

二十八日會不疑家席上紀實

召客客俱來賞花花正開寒暄方得所風雨不相催
席上柳飛雪門前車隱雷主人意仍厚安得不襄回

三月三十日微雨偶成詩二十四韻書懷
獻留守開府太尉兼呈真宰諸公

春盡少歡意昏昏睡思添正憂花氣索更用雨聲兼
作語鶯喉澁慵飛柳絮黏落英紅浸砌茂草碧侵簾
寶相錦鋪架酴醿雪擁簷沼萍浮細靨林笋露犀尖
坐惜光風駛行愁畏日炎追隨任墮甑歡笑忘羈驂
落筆詩情放飛觥酒令嚴金丹呼勝彩王燭擢新籤
傲岸冠巾側淋浪襟袖霑飢仍留瘦馬歸必待清蟾
筋力雖無幾娛遊亦未厭脫身辭簿領適性得閒閻
多病非辭貴無才豈養恬清塗誠愧忝微祿已傷廉
日費須三爵年支仰數縑餱粮粗能足蓍筮未須占
河洛今為盛圖書昔所潛家家花啓戶處處酒飄帘
溫飽資兼愛安平倚具瞻愚夫猶樂育下客愈撝謙
落拓形骸逸優游歲月淹餘生信多幸狂醉亦無嫌

堯夫

其日雨中聞姚黃開戲成詩二章呈子駿

穀雨後來花更濃（洛人謂穀雨為牡丹候今年穀雨後名花始開）前時已見
玉玲瓏（花前時與堯夫遊西街傍檣出白千葉花以至姚公遊公名之曰玉玲瓏）客來更
說姚黃發只在街西相第東（在富丞相宅東）

小雨留春春未歸好花雖有恐行稀勸君披取漁蓑
去走看姚黃判濕衣

四月十三日立夏呈安之

留春春不住昨夜的然歸歡趣何妨少閑遊勿使稀
林鸎欣有託叢蝶悵無依窗下忘懷客高眠
正掩扉（陶靖節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窗下自謂羲皇上人）

和子駿洛中書事

西都自古繁華地冠蓋優遊萃五方比戶清風人種
竹滿川濃淥土宜桑鑿龍山斷開天闕導洛波回載
羽觴況有耆英詩酒樂問君何處不如唐

安之令子河陽官舍作蛙樂軒安之有詩
寄題輒敢繼和

鼓吹娛俗耳蛙鳴愜雅懷最宜涼雨歇更與晚風偕
驥子方長鶩雲衢偶未諧功名當勞力留此遺吾儕

和安之喜雨

吁嗟方請雨習濟果如占黍稷固有望來麰亦未孅
聲滲清倦枕氣冷入疎簾甚喜龍頭舉泉驚虎爪添
田疇誠最急花藥不妨淹詩伯才盈斛聊應費筆尖

逍遙四章呈欽之堯夫

結髮讀經史疲精非一朝於今成濩落所幸得逍遙
不題狂心息難平客氣消巢林易爲足竊取比鷦鷯
閑思宇宙內何物不由天定分不移易勞心徒弃捐
鵬飛九萬里松壽一千年斥鷃與朝菌逍遥亦自然
開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似舊萬物互爭新
軒冕榮何在簞瓢樂最真衆人俱我笑我亦笑其人
六合曠無際逍遙好縱遊放懷同一貫瞬目即千秋

丸遇區吏止芬隨波浪流所之皆自得何懼亦何憂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四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五

律詩十

感物
送伯淳監汝州酒
酬安之謝光兄弟見過
酬王安之聞龍昌花會
和潞公伏日讌府園示坐客
和子駿新荷
司徒開府韓國富公挽辭四首
贈郎中挽歌二首
和子華遊君貺園
又和上元日遊南園賞梅花
又和遊趙中令園
又和遊吳氏園二首
和子駿約遊一二園亭看花遇雨而止
又即事二章上呈
明日雨止復招子駿堯夫遊南園
戲呈堯夫
聞正叔與客過趙園歡飲戲成小詩
和子華應天院行香歸過洛川
寒食遊南園獨飲
次前韻二首
觀孫兒戲感懷
陪子華燕離驄酒半過趙令園

和秉國寄子駿堯夫二留臺
和伯常自郢州見寄
和潞公行及白馬寺得留守相公書云名園例惜好花以俟同賞詩二章
和子華喜潞公入覲歸置酒遊諸園賞牡丹陪致政開府太師留守相公致政内翰燕集輙歌盛美爲三公壽皆用公字爲韻
景仁將歸穎昌輙爲詩二十韻紀贈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駿堯夫
和吴朝議執中同年謝光與景仁同年見過
伏蒙留守相公賜示陪太師潞公東田宴集詩輙敢屬和
効趙學士體成口号十章上獻開府太師
和潞公招堯夫不至
和子華招潞公暑飲
再和伯常見寄
再和秉國約遊石淙
送堯夫知河中府二首
席君從於洛城種金稱今秋始結六實以其四獻開府大師招三客以賞之留守相公賦詩以紀奇事光竊不自揆輙依高韻継成五章
和留守相公九月八日與潞公宴趙令園有

懐去年與景仁秉國遊賞
和留守相公寄酒與景仁
和秉國芙蓉五章
安之朝議哀辭二首
和堯夫見寄
華巖真師以詩見貺聊成二章紀其趣向
和子華過王帥家見梅花盛開呈君實子駿
象簡堯夫
和張伯常賀遷資政
又書一絶戲呈
又和南園真率會見贈
春日思景仁
神宗皇帝挽詞五首
北京留守王太師挽歌詞二首
感物
朝看新鶯飛暮聽子規啼尺蠖身藏葉神龜尾曳泥鞲鷹何用掣櫪馬不當嘶自伐憎狙巧頹然憂木雞
送伯淳監汝州酒
惟知負米樂不覺抱關卑出處兩得意是非皆自知
酬安之謝光兄弟見過
平時一二日不見已相思況復閑關久杳無携手期清談勝妙藥高韻敵涼颸愧乏攜壼美虚承清眼知
酬王安之聞罷真率會
閉關寧是孝辭疾似非真既[illegible]識嘲地誰爲長厚人

虛舟非有意飄瓦不須嗔此過如何贖清秋宴席陳（安之詩有難聯意故以此戲之資一笑）

和潞公伏日讌府園示座客

盛陽金氣伏華宇玉樽開真率除煩禮耆英集上才
從容疑遠避流景忘西頹幸忝俠遊並仍慙右席陪
蕭爽叅執扇氷果侑傳杯相國方留客如何務早回

和子駿新荷

懶不窺園久元非効仲舒新荷滿沼綠鑑昇出門踈
借問含煙暁能勝裛露初惟無魚戲句弄翰白紛如

司徒開府韓國富公挽辭四首

天詔休明祚時生俊傑臣賢科首多士宰府澤生民
煥爛三台正冲融四海春欲知甄冶力試問白頭人

松漠驕無信漁陽廣聚兵移書侮中國決意背齊盟
直氣輕軺入英辭左衽驚虜歸烽火滅寓縣復升平

大呂功名重鴻毛軒冕輕閑居容愈盛輿出市皆傾
溟海函容大龍門謁見榮謙光儼在內慟哭望佳城

杖屨還私第精誠在本朝愛君老不懈憂國役方昭
東閣秋牢落西芒夜寂寥只應忠亮志氣運不能消

臧郎中挽歌二首

積慶承前烈呈才會聖時踐揚朝有籍治行吏爲師
僚友皆親暱黎民每去思惜哉違世早志業未全施

素履存誠厚虛懷待物真鄉閭昔相接朋友世彌親
遺札蠅頭細長阡馬鬣新九原那可作空復想音塵

和子華遊君貺園

甲第朱門久不開春風潛入發紅梅今朝丞相雙車
轍輾破林間水畔苔

小桃似晝相君來爭發新花繼落梅更伏環溪醒殘
酒役萬春水綠於苔（大尉公引水環閣可以泛舟名曰環溪）

又和上元日遊南園賞梅花

梅簇荒臺自可羞相君愛賞忘宵遊未言美實調羹
味且薦清香泛酒甌

又和遊趙中令園

中令園陪丞相遊百物（恐誤）勸酒不須愁春風陌上
醒歸去只恐更爲桃李羞

又和遊吳氏園二首

天氣清和無喘牛花林爛漫竹林幽臨風高詠足爲
樂有勇方知笑仲由

名園易主似行郵美竹高松景自幽誰信本來天地
物長爲己有固無由

和子駿約遊一二園亭看花遇雨而止

行樂及佳時官閑無所羈只知花正發不共雨爲期
淺草碧無際濃雲冷四垂陪遊興未盡安得不相思（來詩警句云人尋勝處雨後看花期以方盛公行樂處莫得相思）

又郎（恐誤）事二章上呈

雨不成遊作路歸逢花值柳倍依依朝來賴飲
三盃酒醉卧西齋晝掩扉

覺後追思氣味長歡情愁緒兩俱忘近來方得醉中
趣熟寐沈沈是醉鄉

明日雨止復招子駿堯夫遊南園

昨朝洛北阻遊陪惆悵中橋半醉回潑火既經寒食雨酴醾須撥凍醪醅[illegible]迸思花寒交橫錦來分春心斗頭灰更與二三頭白友試攜清具上高臺

戲呈堯夫

近來朝野客無座不談禪顧我何為者逢人獨懵然羨君詩既好說佛衆誰先只恐前身是東都白樂天

聞正叔與客過趙園歡飲戲成小詩

吾廬寂寞類荒村但有林間鳥雀喧不似楚家多樂事笙歌拾得醉鄰園

和子華應天院行香歸過洛川

印節傳呼洛北還府庭無訟不妨閑度橋寒色侵春服按轡晴光露曉山香穗徘徊縈廣陌花籃繁會滿通闤自知白雪高難和忍愧誰能寄我顏

寒食遊南園獨飲

寒食良辰無賞心雜花爛漫柳成陰若非獨酌酬佳景一日風光直万金

次前韻二首

頭白惜春情更深花間獨醉競分陰泉声醒耳自可樂不用歌抛滿袖金

南園莫笑獨追尋明日未知晴與陰揮手一朝辭逆旅滿堂安用累千金

觀孫兒戲感懷

我昔垂髫今白頭中間萬事水東流此心爭得還如尒戲走階前不識愁

陪子華燕龔聽酒半過趙令園

簪紱丞相間林沼令君家煙曲香尋篆盃深酒過花罷燈燼沈水馥郁濆槙祖愧乏相如賦陪遊記後車

和秉國寄子駿堯夫二留臺

一臺二妙日追遊琥珀香醪白玉甌相下不厭賢者意尚言執友欠龍頭

和伯常自鄆州見寄

西郊去歲揖行人柳暗花濃又一春坐想高風清入骨沈吟佳句健生神滎溪杳靄煙波古（來書云新[illegible]滎溪書[illegible]）蕭散逍遙興趣新偃笑洛陽車馬道緇衣未免化

紅壁

和潞公行及白馬寺得留守相公書云名園例惜好花以俟同賞詩二章

其一

雲漢成章湛露晞都門宴餞羽觴飛謝安不復東山去爭似阿衡得謝歸

其二

相國東郊迓帝師油幢交映碧參差鄴人共喜安輿到正是餘花可惜時

和子華喜潞公入覲歸置酒遊諸園賞牡丹

介圭成禮下中天春物雖闌色尚妍閽吏望塵皆闕

戶有與回步即開筵波濤凌亂鞯旁錦風雨縱橫撥
底紱洛邑衣冠陪後乘尋花載酒願年年

陪致政開府太師留守相公致政內翰燕
集輒歌盛美爲三公壽皆用公字爲韻

獨佐成康世高年有畢公神心隣維嶽龜兆告非熊
黄閣遵成範太常書茂功歸來採眉壽恩禮耳優隆

右太師

東閣延髦士西都守別宮不忘如衛武難老似魯公
位貌今雖遠官僚舊忝同開懷盡卮酒足以厚時風

右相公

眉似高僧秀顏如童子紅忠純汲長孺高絜夏黄公
矯矯遼東鶴冥冥塞北鴻自誇新酒量豫想百分空

右內翰

司馬文十五　八　余才

景仁將歸潁昌輒爲詩二十韻紀贈

秀發西南美挺生河岳靈雕龍蔚文采老鶴瑩儀形
落筆高時隽飛綾侍帝庭英聲軼雲漢遠勢壓滄溟
苦節專憂國嘉謀每據經溫雖比圭璧直不避雷霆
道勝軒裳薄神和氣體寧忠誠懷畎畝樂事寄林坰
藻鑑許隨月過從德應星若吟金出礦誰論木銜釘
賤子叨流輩高風仰典刑巨川容滴水餘景借流螢
久別眉俱白重來眼更青淹留弦與晦遊集醉還醒
有酒須相就無歌不共聽奇花喧夕市疊鼓咽春亭
揚袂行辭洛回車去望陘(許西北有陘山)往還天表鴈
離合浪萍異日期同傳(景仁嘗言它日與光若得在國史必同傳)窮泉

約互銘(光與景仁約後死者當爲先死者作墓銘)古今難得事交分保頹
齡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駿堯夫

官閑虛室白粟飽太倉紅朝夕掃三徑往來從二公
蒹葭徒倚玉燕雀豈知鴻相遇輒同醉惟愁樽酒空

和吳朝議(執中)同年謝光與景仁同年
見過

結綬東堂同發策白頭相值益相親郡邸景祐無多
日共見元豐有幾人天下高名歸廣受(二公皆致仕)古來
交道重雷陳謝公身老才方壯落筆成章字字新

伏蒙留守相公賜示陪太師潞公東田宴
集詩輒敢屬和

司馬文十五　九　余才

舞雩新雨浹公田水滿東溪上下天行邐乍迷初見
笋浮舟正好未生蓮紱收裂帛胡琴閙袖結清風楚
拜妍相國火城光滿路夜歸不假玉蟾圓

趍趙學士體成口号十章獻開府太師

都人共喜太師回比[illegible]戶爭迎不得催正値土樓
灘水淺大家出手挽舡來

東郊車馬走紅塵城外多於城裏人誰信今朝還政
後過如前歲下車新

歸來甫可及春殘恐相煩避賞牡丹遠處名園多不
到樽前日獻百餘盤

洛陽風俗重繁華荷擔樵夫亦戴花貪看二公同宴
會遊人昏黑忘還家

公厨敎許釀芳樽屢㬃寶明醉後園詎浪略無名位
閒誰人知道太師尊
過春稀復到諸園厭苦終朝鼓吹喧招得老僧江外
至啜茶揮麈話松軒
東田小籍選新聲歌吹胡琴色色精客少有時全不
用天然水竹湛餘清
首夏清和新雨晴綠莎細軟不妨行園夫遮道白何
事施子花開斑笋生
矮帽長條紫縠衫朱門深靜似重巖莫言永日渾無
事種藥移花一一監
八十聰明強健身況從壯歲秉鴻鈞功名富貴古亦
有無事歸來能幾人

和潞公招堯夫不至
東閤尊罍招共飲後房羅綺約同觀旣無蒯子入身
術須欠車公一座歡
和子華招潞公暑飲
朱門近在府園東杖屨過從跬步中避暑連翩投轄
宴祈醒蕭灑蕩襟風閑來高韻渾如鶴醉裏朱顔
却變童剪燭添香歡未極但驚銅漏太怱怱
再和伯常見寄
誅茅東王宅邊人知醉宜城幾甕春細雨短蓑魚向
市孤村極浦鼓迎神徧遊七澤身忘倦更賦千篇意
轉新不必滄浪羨清泚鄭來纓上已無塵
再和秉國約遊石淙

上國分攜十五秋未嘗偶坐捧茶甌石淙今會須如
約彼此霜毛各滿頭
送堯夫知河中府二首
耆老承風舊絲綸錫命新展禽安屢黜原憲樂常貧
執志窮通壹論交表裏真但祈深自重膏澤望斯民
河抱城根曲山侵地勢斜周餘古樓觀舜俗舊人家
回首從遊闊縈懷牒訴譁何時重載酒同醉洛陽花
席君從於洛城種金橘今秋始結六實以
其四獻開府太師招三客以賞之留守相
公賦詩以紀奇事光竊不揆輒依高韻繼
成五章
宜春果結洛陽枝太師云此林檎類此果正遇耆明會客時更

引輕舟倚蘆岸香秔鮮贈雅相宜
園小香黃珠顆垂結成洛邑重霜時相公和氣隨辟
物不是寒温變土宜
君從好事不知疲種子成株凡幾時摘獻帝師三取
二自嘗兩顆且隨宜
物不須多且賞奇樂矣想見結庵時江南江北徒虛
語盡信前書是不宜
弊居橘亦自南移愛護栽培費歲時前此實成酸苦
甚應由涼德不相宜
和留守相公九月八日與潞公宴趙令園
有懷去年與景仁秉國遊賞
今歲台星聚洛中甘棠前後兩陰濃英辭唱和詩千

首高宴遊陪祿萬鍾木末霜繁花未落雲間字小鴈
相從西湖在望親朋遠節物那堪處處逢
和留守相公寄酒為景仁
想對白衣初滿傾執盃未飲已詩成懷賢孤坐悄無
語不是朝來困宿酲
和秉國芙蓉五章
清曉霜華漫自濃獨憑愛日發殘紅勸君秉燭須勤
賞閶闔難禁一夜風
地方稀見誠奇物筆界輕絲指捻紅莪蜀可怜人不
賞牆根屋角數叢窮
平昔低顏避桃李英華今發歲云秋盛時已過渾如
我醉舞狂歌插滿頭

後時獨立誠難事猶賴階庭有菊叢綽約霜前矜容
能非如群木巧妹紅
但見步江求水際豈知綠木采霜中微紅未肯全衰
歇疋似酡顏鶴髮翁
安之朝議致仕二首
場屋推聲價朝紳仰典刑朱衣老卿列白首戀親庭
舟壑一朝失泉臺萬古扃音容宛在目爭免涕飄零
樂易春陽暖孤高秋氣清老惟知自適貧不問為生
京兆開阡陌延陵題墓塋何如帝師筆純孝紀名卿
和堯夫見寄
志趣苦難合倀倀何所依逢君始相照知我信為稀
忽報除書下徒瞻征蓋飛相思千里遠洛浦又春歸

仁政如慈父蒱人得所依教條前後接風迹古今稀
試郡纔書最還朝必奮飛西臺舊班列猶望繡衣歸
華嚴真師以詩見貺聊成二章紀其趣尚
知足隨緣處處安一身溫飽不為難禪房窄小纔容
榻此外從它世界寬
素髮青瞳七十餘未嘗游學只安居旁無几杖身輕
健應為心閑得自如
和子華過王師家見梅花盛開呈君實子
駿兼簡堯夫
去年與客盡清歡今日重來立馬看猶足攜觴同醉
在只愁風雨橫相干
和張伯常賀遷資政

不駕使車開漢關（如翀）不擁仙旄學鍊金丹（鍊予）豈無開徑
三人友分著垂綬五寸冠（之猶）士之坐飽太倉猶自愧詩
蹤秘殿益難安願同野老嬉花塢長守先生苜蓿盤
又書一絕戲呈
伯常遠自郢中回喜與愁心相繼來幸得蒹葭依玉
樹愁將瓦礫報瓊瑰
又和南園真率會見贈
白頭難入少年場林下相招莫笑狂綠篠影侵棊局
暗黃梅花漬酒卮香任真自愧殽蕭假寐初便枕
簟涼酬應詩豪困牽帥從來懶放似嵇康
春日思景仁
去歲洛城中嬉遊處處同從離崆嶺北常夢淇泉東

草遠春街碧花繁夕市紅臨風默惆悵想像白眉翁

神宗皇帝挽詞五首

其一

決事神明速任人金石堅天機先兆朕聖度蘊淵泉仁義生知性恩威獨化權乾坤無毀息長與大名傳

其二

聽政涉中昃觀書達夜分周王志自逸漢祖不知勤隸尊因心友雲章落筆文它年紬石室光大繼皇墳

其三

至德成無象微名遜不居期門弋獵絶步輦宴遊踈錢列金釭暗兵嚴武帳虛蓬萊日晏仗猶望駕宮車

其四

鼇禁叨承詔金華侍執經微生輕草芥聖澤闊滄溟鹿性安林野葵心注闕庭堯雲不可望白首涕飄零

其五

式道清行馬靈輴下陸嚴雲奔同軌集雨泣兆民瞻石闕蒼煙暝松門白露霑裁弓徒隕絶無計附龍髯

北京留守王太師挽歌詞二首

其一

盧肇時推重終軍衆共賢如何奪標日未及弃繻年官歷清塗徧名居美事先人間有五福視履豈非全

其二

昔日程文士光應舉公發解中間侍坐賓遊陪燕晚輩待遇過它人方歎龍門遠俄驚馬鬣新西園行樂處引領但霑巾

其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五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六

章奏一

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 先公知杭州代作

爲孫大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 以下九道並同知太常禮院時上奉聖旨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今後不得爲例

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 与館閣讎時同上

申本寺乞奏修築皇地祇壇狀 皇祐三年五月上奉聖旨依式

論劉平招魂葬狀

奏乞移高禖壇狀 皇祐三年十二月上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皇祐二年十二月具章未上聞堯佐罷宣徽使遂不上

論夏令公謚狀 皇祐四年十月三日上

論夏令公謚第二狀 二十二日上奉聖旨改謚文莊

論周琮事乞不坐馮浩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至和三年六月九日上 是歳仁宗違豫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得不爲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爲諫官首建此議先聞而韙之第一狀留中第二第三狀降付中書

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 先公知杭州代作

准勅命指揮去臣竊覩兩浙一路與他路不同臣謹條列添置弓手不便事件如左伏惟聖恩省察少加詳擇焉當今西戎梗邊三方皆聳人心易動當務安之一旦聞異常詔書大加調發擐甲執兵學習戰陳置指揮使節級等名目頗似軍法以爲欲做河北陝西沿邊鄉兵謂國家以權計點之假名捕盜漸欲收爲卒伍戍守邊防吳人輕怯易惑難曉道聽塗說衆情鼎沸至欲毀體捐生竄匿山澤臣雖明加告諭嚴行止約愚民無知不可户説誠恐差點之後搖動生憂其不可一也吳越素不習兵以故常少盜賊不過聚結朋黨私販茶塩時遇官司往往鬬敵在於兩浙最爲劇賊然皆權時利合事訖則散不能久相屯結又無錢利兵器止偷商稅不敢剽掠平人近年以來雖亦頗有強盜然比諸内地要自稀踈今避差點者若竄匿無歸必例爲寇竊加以弓矢刀鎗之類許其私

置自今以後賊盜必多及私販茶塩之徒皆有利兵抵拒吏士益難捕討積微至著漸不可長其不可二也兹吏貪黷惟喜多事今計杭州管界當差若干人他州比率大凡有幾縣耆里長於茲相慶民既憂愁而又脅之煩苦不安而又擾之所規自潤豈顧其外雖朝廷重爲儆禁特倍常科長吏勞心不能悉察厚利所誘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誤户口異同毫釐不當互相告決追呼無時獄訟不歇則民未暇爲公上給役而先困於貪吏之誅求矣此之騷擾勢不能免其不可三也民皆生長畎畝天性孰愚所知不過播種之法所識不過耒耜之器加之吳人孱弱天下所知一旦使棄其所工學所不能恐徒煩教調終無所成就

其有成不堪施用則是虛有煩費而與不添置無異其不可四也吳子壽夢以前世服於楚自申公巫臣得罪于楚逃奔于晉爲晉聘吳教之乘車教之戰陳其後楚人戎車歲駕早朝吳安罷奔命不息以至吳亡自是以來號稱輕狡遠則劉淵近至繼遷其間承風倔強無數豈唯其人之跋扈亦由習俗之樂亂也幸賴祖宗之馭致陛下之教化至德之醲淪於骨髓暴亂之風移變無迹此皆上天降祐前世所不能庶幾者也今忽無故黷玩威棱狎侮危事示以逆德弄之凶器生斯回之心啓禍患之兆臣恐似非國家之至便所以萬全而無害其不可五也方今兩浙雖水旱稍息未至流殍閭閻無事盜賊不添縱使有之舊來吏

士頗發擒討其有餘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與役有害無益而已臣職忝密近官備藩方不敢默然理須上列伏望陛下特令兩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須過防舊人太少則乞只依近降勑命量加添補更不立指揮使等名目閱習諸事一如舊規責得衆情大安別無生事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爲孫太傅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右臣今月九日樞密院遞到勑牒一道差臣充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臣昨自滑州簽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寔踰涯分供命陳力豈宜復辭竊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恩戀鄉里兩任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往來如意甘脆供須頗爲私便一日離側倚門致念況復貪榮遠從吏道其在人子何心自安況轉運判官國家近置推擇委任務在得人以臣愚踈恐難堪稱伏惟聖慈詳求幹敏授以此職令臣且充滑州通判終滿一任庶得官政無廢侍養不闕君親之際恩義兩全棄骨畢身曷云補報

論妻允言給鹵簿狀 以下九道並同知太常禮院時上奏 [illegible]

太常禮院右伏見中書劄子云云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

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爲之送終鼓吹簫鐃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群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妻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

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舉不勝幸甚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皇祐二年九月十四日具官臣光等狀奏
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

臣等伏以戰國以降百家蠭午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揚雄排擯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坦知去從國家博采藝文扶翼聖化至於莊列異端醫方細伎皆命摹刻以廣其傳顧茲二書猶有所闕雖民閒頗畜私本文字訛誤讀不可通誠恐賢達之言寖成廢缺今欲乞降勑下崇文院將荀子揚子法言本精加考校訖雕板送國子監依諸書例印賣臣等愚憯不達大躰不勝區區貪陳所見

乞奏修築皇地祇壇狀

右光等謹案唐郊祀録方丘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七閼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今皇地祇壇四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縱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平漫無壝大抵卑陋不與禮典相應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尊禮相亞埒今圜丘之制極爲崇峻獨於方丘有所闕略未稱國家嚴恭明察之意謹具狀申聞伏乞擇狀敷奏指揮下有司依唐郊祀録制度增脩庶合典禮謹録狀上

論劉平招魂葬狀

右准樞密院批送下國子博士劉慶孫等奏狀六月二十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詳定聞奏臣等謹案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魂氣無所不之是故聖人作爲丘壟以藏其形作爲宗廟以饗其神形之不存葬將安設今劉平役身虜廷喪柩不返其子不忍封樹之不立哀慕省之無所寄虛造棺槨招魂假葬朝廷下之禮官令檢詳故實臣等案晉世袁瓌賀循等議以爲非身無棺非棺無槨苟無喪而葬招幽冤氣於德爲悖義於禮爲不物當時詔書明有禁約今劉慶孫等所請招魂葬不可聽許所有將見贈官品定謚則乞依條例施行

奏乞移高禖壇狀

准勑節文高禖壇地下仰依典故增修今據張德等計料填疊修築都役右具如前竊緣見今所置高禖壇地勢極下若就彼填疊不惟功費甚大兼夏秋霖潦四集未免浸漬謹案北齊之制高禖爲壇於南郊傍景祐四年太常禮院脩定儀注約用此制今來若於南郊壇傍一二里以來別踏行高爍地修築上件高禖壇則功費絕少又免水患參考禮典亦無所違如允所奏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臣聞明主勞心孜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

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
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
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
下却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爲異事昔漢元
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爲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
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
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閒自散郎至宣徽使雖
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
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盛夏日
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萎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
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
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

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爲堯佐寒心而陛下
獨不爲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
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
解臣謹案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
厥罰常寒又案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陰氣太盛壅
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
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資性純孝嚴恭天命容
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知也獨
柰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
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
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
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爲陛下重惜

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
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
所聞采納其言而尉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解外廷
之惑闢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歘然歌誦盛
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罷
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
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爲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
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堯佐
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爲末減以慰其
心夫人主所欲爲人臣豈能強變之哉願自今以往
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噤嘿拱手視之而已
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群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霆

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論夏令公謚狀 皇祐三年上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
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
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
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嘿謹案令文諸謚王公及
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
禮院擬謚訖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
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
生不協群望不欲委之有司繇以公議且將揜覆其
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于外臣等謂繼
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而賜之亦非群

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
加雖以周公之才不敢兼取況如竦者豈易克當所
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伏以陛下
叡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爲豈不素聞徒欲以恩
澤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
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掩蔽必曰夏竦
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
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
區不敢避誅戮之辜怨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爲此耳
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爲
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論夏令公謚第二狀 二十三[illegible]上奏 聖計改謚文[illegible]

右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
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等竊以凡爲人臣
受祿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
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
忽其言臣等竊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
非聞見雜傳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
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内則
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
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
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

正謚之臣等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
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爲東宮
之臣故也嚮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顧
有所愛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不合衆心邪陛下
必以竦爲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
下掩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
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
者將以謚爲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
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爲善者生享其
福死受其榮爲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
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
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

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絶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
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掩
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
於後人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
敗之使忠良俊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
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
子爲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
惟陛下俯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謚天
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謹再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論周球事乞不坐馮浩狀

右臣伏奉聖旨以鍾廳舉人周球重疊用殊字既以制未明試官不申請定奪臣與馮浩各特罰銅五斤放仰荷含貸喜懼無量然臣昨在武成王廟考試之時其周球所用殊字浩本疑不係重疊用韻由臣愚憒鑒別不精觀球程試不見所善又據條制但言重疊用韻不去用他韻引而協者非由此堅執輒行黜梧鹵莽之罪盡皆在臣今浩與臣一例受罰臣雖無似能不愧心伏望聖慈特賜矜察與免馮浩責罰於臣更加嚴譴各得其分誠不敢辭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嘉祐三年九月六日上

是時仁宗違豫天下寒心中外之人[illegible]群臣[illegible]未建 自唐介范鎮皆言之據范景仁[illegible] 官首建此議光[illegible] 第二第三狀降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躬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恂恂憂懼若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中外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迹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幾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群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疎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

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疎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

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不留睿意早定大議則曷時純孝巍巍之德皆无益矣此天下所共爲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礼大宗无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後者事其所後礼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閎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

祇宗廟社稷寔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群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不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爲陛下建万世无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僭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爲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爲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爲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幸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

明臣非敢徼冀毫釐之幸也虞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幾危爲安變亂爲治易於返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第二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輙以贅言干犯聖聽伏地傾耳以俟明詔于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弃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

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竊以爲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御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爲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覽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舍

其肺腑而救其四支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材之臣能
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
猶無益也況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
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
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輒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
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
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爲之防哉臣竊
意陛下聖志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
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
而立拭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
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
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遏禍亂之原請中

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不容髮日失一日貴在及時
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爲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
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
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
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
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
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
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七

奏章二

第三狀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二道
乞虢州三狀
辭修注五狀

第三狀

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
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逮
今未聞聖朝以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
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
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

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疏遠所
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
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
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
安之時擇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
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
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
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
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群臣莫敢
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
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
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

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
爲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
之軀爲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
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
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
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壹統四海內平外順上
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
戰鬬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
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周備
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
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
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頤指如意不早決
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
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
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臥則夢之感嘆涕泗不
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
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爭
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皆業
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參國政也若置官而
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
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
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
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爲陛下所知擢自孤
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

陛下曩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
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
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爲
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
心不爲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略
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
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曉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
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銷至於草
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
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

竊以爲人臣者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臣先任通
判并州軍州事准經略司牒差往麟州勾當公事其
屈野河西一帶田土積年以來爲夏戎所侵臣委曲
詢訪本州當職官吏以虜之侵盜爲日已久論之以
理則不肯退縮逼之以兵則動成戰鬬召之重定界
至則偃蹇不來春種秋穫無有已期如何區處可以
不戰而得所侵之地其本州官吏爲臣言州城之西
臨屈野河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堡障
斥候以此虜得恣耕其田遊騎往往直至城下或過
城東州人不知去歲已於河西置一小堡以處斥候
之人亦曾申經略司乞於其西增置二堡會今春以
來虜騎屯聚徧滿河西經略司牒令候西人退散別
申取指揮今虜衆盡已退去自州城以西至大横水

荒平數十里間絕無一人一騎若乘此隙急於州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過十日可成比至虜中再行點集此堡已皆有備虜不能為害如此則麟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頓堡外先侵之田虜皆不能耕種臣之愚心亦以為國家因爭屈野河西田者非必此尺寸之地蓋以虜侵耕至河則麟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以為麟州耳目藩蔽於事誠便遂歸具以官吏所言白於龐籍籍用臣言即牒麟州令依前申修築二堡仍令精加探候廣設隄備戒諭約束莫非丁寧蓋欲乘間急修故不暇取旨候報但曾奏知而已不期滿到之後元未興修虜衆已復大集於五月五日彼處兵官引一千許人夜開城門徑往

屈野河西前無探候後無策應中無部伍但賣酒食不為戰備以此逢敵如何不敗遂令所謀之事悉皆無成此乃諸將恃勇輕敵臨事無備之所致本非修堡之過況自元昊納款以來麟州修建堡寨及出兵過屈野河西前後非一雖與虜遇未嘗敗北明知今日之敗在於無備不在修堡與過河也然臣竊聞議者乃以龐籍為擅修堡寨引惹邊事臣伏自惟省本因臣與麟州官吏商量傳道其言達於龐籍籍未嘗身至河西周知利害皆臣愚戇思慮不熟輕議大事當伏重誅今乃使議者悉歸咎於龐籍臣豈敢晏然不言苟求自脫上負聖朝死有餘責臣雖小人義不忍為伏望陛下察龐籍本心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發於忠赤不顧身諱過聽臣言以至於此獨治臣罪以正典刑雖蹈鼎鑊亦無所畏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狀

右臣先曾奏陳為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今竊知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為非龐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為非則龐籍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戡夏倚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今龐籍等先受其責而未蒙譴罰臣實內慚無以自處況臣在并州口受經

略司牒管勾本司要重公事龐籍凡處置邊事未嘗不詢及於臣采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為朝廷之憂下為龐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即大誅是臣以蕞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豐愆重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末事理嚴賜誅譴以正刑書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虢州狀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丘壟宗族俱在彼中自先臣亡没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

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臣方欲上一煩朝廷陳乞家便
一官又爲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側近州
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勑命授臣
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爲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
至披陳加以禀賦愚闇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
長心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虢
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先
塋或上件處所無闕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賜差
除干冒宸嚴不任懇切惶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勑旨

第二狀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

及自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知虢州或慶成
軍一次奉聖旨不許尋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身素
多病牽強不前竊知虢州即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
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即乞候主判登聞鼓院
或尚書省閑慢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
曠敗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
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虢州
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不蒙聽許臣
以開封府重難之劇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勑

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句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
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
冒居必致曠敗內省愚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
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若俱
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閑慢差遣一次干冒
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勑旨

辭修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勑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
淺循塗平進猶懼不稱況記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
敘進則先臣尚多若以才升則最出衆下豈敢不自
揣度貪冒榮寵內猶愧怍人將謂何承命震恐殆無

容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彥以副群望所有
勑旨不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二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以臣昨奉勑差同修起居注不
敢祗受奉聖旨不許辭免便令受勑者臣聞人主度
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
無竊位臣雖愚戇粗識茲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扆
瞻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爲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
疎賤顧以駑下之質不相當稱苟強顏爲之不惟取
四方觀笑爲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
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輸悃愊昧死自陳今劄子
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語拙訥

不能著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俛仰惶惑若懷氷
炭是用再有披露仰達天聽不敢逃煩黷之誅庶幾
逃忝冒之罪所有差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乞
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以臣昨奉勑差同修起居注再
有奏陳不敢祗受乞更賜擇人奉聖旨今臣依前降
指揮不許辭免便令授勑者臣區區之誠屢塵天聽
言理鄙拙未蒙采納退自悚懼置身無所臣雖愚陋
豈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
以冒犯雷霆祈請不已者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履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
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鄉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
之貟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
煩浼朝廷蓋以解摘章句披撿文字考尋儀典編次
簡牘皆策勵疲駑庶幾可以逃於罪戾是以聞命之
始即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慎擇館
閣之士必得文采閎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爲之
臣自幼及長雖粗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至於屬文
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
強勉儻不自惟忖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
四方之人環目譏笑以爲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
其爲聖人之累豈曰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横分不足

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惕欲止不能者也且
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肝莫非懇到而朝廷弃置其言
曾不足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似臣言出於誠
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爲
陛下亦因許之足以沮蕩回譖婾薄臣竊爲朝廷計
之二者皆未爲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
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謇謇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
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
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謹
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四狀

右臣伏自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

受勑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今臣依前
降指揮便授勑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于三四而
臣偃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
而不敢避者誠以罪有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
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
私非其人況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
討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粗知自愛雖曰遷九官所不
敢也臣曏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勾院朝廷
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豈以材力爲足堪
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
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觀王安
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愬章七八上然後朝廷

許之臣乃追自悔恨愧若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
堅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聽不能自已雖加重誅所
不敢逃況王安石文辭閎富世少倫比四方士大夫
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辭固讓終不肯爲如臣空
疎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恥以
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
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内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
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爲士大夫所嗤
哉此臣所以彷徨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
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
石爲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
能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衆望惟允所有同修起

居注勑臣不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五狀

右臣先奉勑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曾上奏乞更擇人
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
辭免便令授勑供職者臣要領如草芥不足以膏斧
鉞軀命如螻蟻不足以膏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
誅然臣區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寬察臣自知材能
不足塞職歸情上聞煩瀆聖聰至于四五刳肝瀝膽
盈卷溢幅臣之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複
稱引無以復加而朝廷以臣賤微終不之聽臣晝夜
憂悸無以自存俯仰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微
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辱今臣以卑違尊去榮就
辱原其本志豈有它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
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
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於國家若章奏煩多而詔指
不移豈惟使臣獲頑愚不虔之罪不容於蒞臨抑亦
恐四方之人謂朝廷之於賢材如臣之比尚足留
也不勝迫切之情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
有同修起居注勑臣不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望
勑旨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八

章奏三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三德
御臣
揀兵
論赦及疏決狀
薦鄭揚庭
薦劉攽
進五規狀
保業
惜時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illegible]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覩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府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陰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迺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沉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未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壓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迺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敕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凡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三德 [illegible]

[illegible]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它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呴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

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彊闕一焉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愼微接下子育元元況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嘿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賢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氷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七月二十三日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

注同知諫院臣司馬光劄子

御臣

臣聞致治之道無它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値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陶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當遷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今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

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寛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揀兵

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塡近上軍令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疎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爲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爲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數頻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群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爲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

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爲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奨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爲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荊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蕞胡之豎子智高蠻獠之微種敢倔强河西横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或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爲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違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遑遑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爲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

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降旨揮下應係揀
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
樣別無呈切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
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軍臣僚伏乞
重行典憲仍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並須先令兩府
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
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旨揮取進止

論赦及疎決狀 慶曆六年八月十五日上

右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
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
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
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
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
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
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
嘗以數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
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
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
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猶
吏貪緣大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
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
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勑使愿愨之
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群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
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

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
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
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
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
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
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
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
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示中書今後每歲疎決不
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
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疎決永爲定制庶
幾爲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謹具狀奏聞
伏候勑旨

薦鄭揚庭

臣竊見近世以來搢紳之士專上華辭不務經術先
聖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
奬以勸來者伏見并州盂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
研精易道講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術
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
隱蔽輒取進止伏望聖慈略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
旌異貴使學者有所勸慕取進止

薦劉廱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長策者
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闊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
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士著之人耳目習熟

則不能究明利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定是非竊見并州鄉貢進士劉醞撰成邊議十卷援据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具進呈伏乞少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略加甄奬

進五規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上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雖陋狂贅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遊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逐進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

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官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産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

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愼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伏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它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逝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八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九

章奏四

遠謀

重微

務實

論舉選狀

論張叔詹知蔡州狀

十二等分職任差遣劄子

乞省覽制策劄子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

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觀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户貧富必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户者脩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俊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

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守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

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

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它奇巧也在究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旦暮之近功期於万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万幾何謂万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万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曆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万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它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内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訟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鑒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道迷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墨敕有罷脩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乱而彫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辞指抉声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諫也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

徒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搏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覬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万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庶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声眩曜愚俗之耳目哉

論舉選狀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廼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拾導拔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爲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

不愜然失望臣誠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將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由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遥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漁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瑕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之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舉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嚴爲禁約以防其私則請

詐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出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内聽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内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若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即聽舉别部之人素所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置簿收掌每遇科場詔下即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敦遣赴闕若舉主數同者即以發狀先後爲次（詔書俱有三人舉主則取）牓（三狀日有前者）仍於進士奏名額内減三十人候到闕日

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於告身前列坐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入已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潛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求舉及爲人屬請并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爲定制又國家置明經

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説解精詳者爲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疎略者爲粗餘並爲不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説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辨給亦降爲不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若合格人少即并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

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試書一科議者多以爲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内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説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絶浮僞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張叔詹知蔡州狀（入朋下旨上錄時知御州叔詹遂錫致仕）（親延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詹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詹非才乞别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蔡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況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

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罔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藉藉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况叔詹資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自今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陟明白無損政體謹具狀奏聞

伏候勑旨

十二等分職任差遣劄子

臣竊以國家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

黜陟明黜陟明則職業脩職業脩則萬事理此古今致治之要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久之弊然不能變更者其患有二一者仕進資序等級太繁若不踐歷無由擢用二者歲月敘遷有增無減員少人多無地可處此所以熟視日久而無如之何者也臣竊不自知其愚賤私爲陛下慮之竊以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酬功今官爵渾殽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事益廢欲治而清之莫若於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之制以進退群臣謹具條列如左

一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

一十二等之中舊無員數者並乞以即今人數爲定員自今有闕則補不可更增

一十二等之人德行學術政事勇略錢穀刑獄文辭各隨才授任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罷滿之期知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年爲滿未滿之間稱職有功則改官益祿賞賜獎諭仍居舊任必須上等有闕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廢

有罪者貶竄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閑劇地有遠近治有小大遇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爲一等選擇進用

一提點刑獄以上伏乞陛下與執政大臣親加詳擇其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內銓遇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取職業修舉功利及民累經褒賞或有舉主數多者次取常調少過者以次遷補

一應磨勘合改京官又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闕即取有功或舉主最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入知縣者並改京官

一因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爲三等初任皆入下等

監當候中等上等有闕亦依簿尉令錄之制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若知縣有闕則與幕職混同遷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今後以資蔭授官者須歷簿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應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不得復舊等差遣內別無入己贓曾經敘理得差遣或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復舊等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臣詳議然後施行取進止

乞省覽制策劄子

臣竊以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臣昨差覆考應制舉人所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其間甚有可采擇者伏望陛下取正本留之禁中常置左右數加省覽以爲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令擇其所言合於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陋取其實用也及臣前所獻五規雖智識闇淺辭語鄙陋然皆臣夙夜盡志竭誠以思治世之要道非指陳一事之得失於有司無所施行亦望陛下以視朝之隙時取觀之庶幾於聖政或有萬分之益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九

司馬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

章奏五

論制策等第狀
免北使第一狀
免北使第二狀
與樂道論燕飲狀
論兩府遷官狀
建儲劄子
荒政劄子
論夜開宮門狀
論上殿屏人狀
建儲
勸農劄子
乞矜恤陳洙遺孤狀
論環州事宜狀
論蘇安靜狀
論張方平守邊輕易狀
論均稅官吏乞隨功過量行懲勸狀
論張方平第二狀

論制策等第狀 [illegible]

右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固稔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稔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等一兩事與所出甚舛臣遂與范

鎮同議以固爲第三等賁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
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之差官重定
復從初考以賁爲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
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爲
賢賁所試文辭臣不敢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
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
則臣恐及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
而賁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主寬
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
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
心特收賁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賁所對事目雖有
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免北使第一狀

右臣竊知已降勑命差臣充北朝國信使臣緣名犯
北朝諱所行文字雖可以更改竊慮臨時語言不能
記憶或有觸犯兼臣體羸多病性不耐寒若涉窮荒
必生疾病非敢自愛恐於王事有所廢闕伏望聖慈
矜閔別賜差官在於愚臣實爲至幸謹具狀奏聞伏
候勑旨

免北使第二狀差李以改

右臣先曾奏乞免充北朝國信使至今未奉朝旨竊
以專對之任亦須擇才臣不惟名犯北朝諱及性不
耐寒兼臣不經接伴未能諳練南北事體資性拙訥

恐辱王命伏望聖慈矜察早賜選差曾經接伴之人
充國信使所貴臨事不至闕誤謹具狀奏聞伏候勑
旨

與楊畋論燕飲狀

臣畋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
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省禮蓄
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
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
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
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
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
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

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
瘼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
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
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
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庶可以解
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
天下群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志死惟陛下裁
察取進止

論兩府遷官狀時未叙官上遷補不補上等

右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
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
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繫

冗恩華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橫流烈風淫雨敗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餓不可勝紀比於慶曆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為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為德澤愈厚矣

建儲劄子

臣光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三曾上言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爭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曩所進二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荒政劄子

臣竊聞淮南兩浙今歲水災民多乏食往往群輩相聚操執兵杖販賣私鹽以救朝夕至有與官軍拒鬭相殺傷者若浸淫不止將成大盜朝廷不可不深以為憂蓋由所司權之太急故抵冒為盜臣聞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民近者朝廷略以施行惟舍禁除盜賊二者似未留意今赤子凍餒濱於溝壑柰何尚與之爭錙銖之利豈為民父母之意哉臣謂陛下宜戒諭職司使明體朝意稍弛鹽禁而嚴督盜賊緩課利不充之罰急群行剽劫之誅發告捕私鹽之賞旌討禽獲盜之功棄聚斂之小得保安全之大福除惡於纖介弭亂於未形最策之得者也取進止

論夜開宮門狀 有旨劄送皇城司二十九日上

右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開物情駭異以為

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關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勅魚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為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

依時鼎開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以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乞陛下親降手勑加以御寶受勑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勑文真的然後覆奏俟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鏁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勑及御批而輙敢開者依不承勑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勑御批不參驗及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衆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上殿屏人狀 九月九日上 尋有旨依奏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

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僚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座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群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泄大為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祗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施行取進止

建儲 九月二十二日上殿劄子二道尋有詔以濮王子宗實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宜諭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慎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或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皇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勸農劄子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為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王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為貴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為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為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償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輟而緣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匱得乎哉為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使諸路

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誘糴入官滿之日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貲之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緣邊穀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

乞矜恤陳洙遺孤狀

右臣竊見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資性忠果奉公忘私稟命不永奄辭聖世垂没之際猶上章奏搢紳之倫靡不嗟惜宜有旌嘉異於諸臣家素貧乏遺孤頗衆歸葬閩越道塗險遠伏望朝廷特賜矜憫依監察御史裏行張宗誼例除子男一人官及乞降朝旨下

衢信建三州候洙喪柩至彼差人防護津送前去亦足以示朝廷褒直勸忠終始之恩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環州事宜狀

右臣竊知環州熟户蕃部屯聚攻劫殺傷兵民雖犬羊之衆人面獸心緩之則驕急之則叛固其常性亦由將吏恩不能懷威不能服信不能結勇不能斷平居無事則擾之使亂及其陸梁又不能制赴使戎狄順服王化則侵苦不安桀驁鴟張則冨饒熾大凡邊境所以多事未有不由此也夫以屬國小胡背誕不恭而國家不能禽討使西北二虜聞之豈不益有輕漢之心伏望陛下特詔陝西不干礙監司體量蕃部

所以叛亂之因若果由將吏撫御乖方所致則乞明行誅責以謝邊民更選良將能吏有方略者使之鎮遏分別蕃部善惡附順者撫而安之以壞散其黨悖逆者討而誅之使求久懾服不然臣恐其日月浸深罪惡愈重自知不爲朝廷所容將外連西夏内結諸部黨與益衆氣焰益大方爲朝廷旰食之憂非特鼠竊狗偷而已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蘇安靜狀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内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以後内臣求進者援以爲例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

章因此隳壞竊爲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前命以存典法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張方平守邊輕易狀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人虛稱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乘城移牒鄰路索兵自救自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驚動關隴騷然仍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按省皆無事實方平身爲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爲衆所瞻倚今乃怯懦輕易一至於此萬一疆場實有寇急使方平當之豈不敗事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闚將帥之淺深益有輕中國之心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罪嚴加

謹諭更擇明智沈勇之人以代其任庶幾國家藩屏得御侮之臣可以高枕矣

論均稅官吏乞隨功過量行懲勸狀

右臣先奉勑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去訖竊以為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者同歸常調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奬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之無不盡力矣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論張方平第二狀

右臣先於今月十四日上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良將以代其任未蒙朝廷采納臣聞將者成敗之機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非其人今方平舉措輕脫震駭一方傳笑天下不才之跡章灼如此而朝廷猶掩覆包含一無所問臣恐戎狄聞之皆有窺窬之志吏士觀之皆有輕侮之心是國家重惜方平而輕棄秦隴也凡將帥能否患在不知既知其不能而任之如故臣誠愚贛深所未達議者或以為方平雖失於倉猝然止於過為備禦若從而罪之恐自今守邊之臣聞有寇至皆不敢為備也臣竊以為不然所謂為備者當平居無事之時簡其將佐訓其士卒嚴其壁壘利其器械審其間諜遠其斥候使朝夕之間常若寇至如是則雖有猛鷙之敵不能犯也萬一犯之可以安坐而制之耳何至狼狽如是哉臣聞方平在秦鳳專以貴倨自處下情壅而不通自門牆之外皆可欺也況於兵民之休戚戎狄之情偽方平安得而知之是以一旦承信虛聲惶惑失據內擾諸郡上動朝廷比而不責典刑安用臣所以區區獻言不已者乃責方平之無備非責其為備也伏望朝廷察臣前後所言明治方平之罪譴之遠方以儆封疆之臣使皆豫為備禦不敢驕傲懈弛如方平所為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章奏六

論公主宅內臣狀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論復置豐州劄子
論上元遊幸劄子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論諸科試官狀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正家劄子
優老劄子
論湖南提刑張田狀
論張田第二狀
論張方平第三狀
論李瑋知衛州狀
辭知制誥第一狀
第二狀

論公主宅內臣狀

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為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納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獨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為陛下惜之伏望陛下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為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謹具狀奏聞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十二月九日上有旨親事官決杖配下軍

臣畋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焉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服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俗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指摘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掠笞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

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逐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取進止

論復置豐州劄子

臣暎等伏見國家復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地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絶外迫寇境曏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拓跋元昊攻陷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爲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丘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略司嫌其單外廼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踈惡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爲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爲州亦未晚也取進止

論上元遊幸劄子

臣暎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十三

十四日幸諸寺觀臣等竊惟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欲與百姓同樂爲太平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鰥寡孤獨流離道路伏計陛下念此未嘗去心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循故事無所減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於聖體亦爲煩勞伏望陛下比之每歲特減遊觀之處以閔恤下民安養聖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臣聞聖王之教尚忠厚而貴禮悌故詩有鹿鳴伐木既醉行葦賓好之相樂剌乾糇之失德禮有幣帛饔餼行於邦國饗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知相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剌舉苛細至於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律畢成過誣以峻法卿聞知鎮戎軍曹偕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審院劄子曹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

遺并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置買珍異等物及見
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
公使錢人受還荅之物入己准盜論今曹脩因陳首
雖免書罰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
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
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物正謂珍異見錢今
曹脩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
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
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婾薄之
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堂
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脩除雪贓名欲望
朝廷申明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

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
受取者並準律文與分即贈遺人而受其還荅入己者
准盜論並須贓滿五匹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
匹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
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姦百司有所循守矣謹具
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諸科試官狀

右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
之人到省九不十不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
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
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於弊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雖
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
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
乎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
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
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弃本原殆非所以省
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解發上件諸科試
卷委官覆考其通粗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格者
乃依法坐之仍勑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術曉大
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依條出義毋得更如今來詭僻
奇細至於如有十不九不之人然後取勘本處發解考
試官依前後條貫施行如此則彼皆無辭于罰論
者亦不以爲冤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右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
令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亦被賞賚
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
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后妃侍旁命
婦縱觀而使婦人臝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
方也陛下聖德温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獻技以
汚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
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
令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爲戲若今次上元
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句臣僚因何置在籍中
或有臣僚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責庶使
巧佞之臣有所誡懼不敢導上爲非禮也謹具狀奏聞

伏候勑旨

正家劄子

臣先曾上言爲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撿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輔王爲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憎賤

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使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美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優老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使張昇雖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寬容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廢也若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爲衆所

服知王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累敘而爲之也取進止

論張田湖南提刑狀

右臣竊聞朝廷差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田之爲人傾邪險薄前知諫院唐介言之甚詳伏計朝廷已熟知之提點刑獄專按察之柄繫一方休戚今以傾邪險薄之人爲之誠未見其可況田頃者止自通判資序擢發遣三司判官因罪左遷知蘄州議者已謂之太優今到任未及三年遽作監司臣竊恐士大夫爭欲効田所爲以爲進取之捷徑不惟任使失人抑亦敗壞風俗伏望朝廷寢田新命更擇端士以代之實遠方吏民之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張田第二狀 四月二朝辭三封湖北上

右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慎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於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侮其可侮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怪其無張昌齡王公謹名王師明白二人有文無行恐虧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荆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張方平第三狀

右臣先曾上言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張方平怯懦輕易乞更擇人至今未蒙朝廷施行臣竊聞拓拔亮祚年齒浸長猖狂好兵常分之外邀求無厭董氈凶悍狡獪超其父兄朝廷官爵不滿其意傾懷怨懟與契

丹結婚陰相表裏此朝廷所當旰食而憂也秦州居二虜之交爲陝西四路之首軍馬民夷最號繁富而以怯懦輕易之人守之是委羔豚於虎狼之蹊也臣竊爲國家危之況方平其他材識素無所長止以文辭致位至此姦險貪狠士論共知今不可使之守邊事狀昭然而朝廷掩覆其過曲加保全愛一人而失一方臣竊以爲過矣伏望陛下不以邊事爲細而忽之速治方平之罪嚴加譴謫更擇沉勇曉兵之人以代其任不然必待有烽燧之驚然後易之則寇已深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李瑋知衛州狀 五二十八上駙月 明仁主降翔詔

右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兖國公主入居

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其公主宅祗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富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虞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爲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祗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竄逐出外其餘並令仍舊儲峙什物皆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回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紜煩瀆聖聽

皆由公主縱恣胸臆無所畏憚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爵邑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知制誥第一狀

右臣近蒙中書召試制誥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續又令兼侍講數日之間寵命相繼在人爲榮於臣甚懼竊以二職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古之英儁尚或難兼況於微臣愚陋無比一身二任力所不堪豈敢冒居以取顛覆聞之震恐若墜失據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粗嘗從師至於文詞實爲鄙野屬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錄言動正恐循次而進典掌誥命取嗤四方爲國大辱是以披心自歸至于四五誠懇不著不蒙開允惟黽勉就職而夙夜惶懼未嘗少安近者被召之日再欲具此奏陳又以比來朝廷擢用數人雖辭避懇至未嘗得請而或者不諒其心以爲求名恐復虛發如前所爲是以躊躇彷徨不免赴試除名既降強顏忍恥亦欲就職以俟疵吝希彰自當退黜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臣迺始自悔恨輒以愚心妄意朝廷當伏重誅臣雖無知若使廉讓有恥者棄置不收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不惟虧聖朝風化亦使微臣受四海之責將不得置身其宛所有除知制誥勑告臣未

敢祗受乞更擇文學材技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庶幾克叶遠近之望實寬臣之罪其待講恩命臣更不敢辭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非臣所堪乞更擇人未蒙允許臣夙夜惶恐不知所措臣與呂公著同時召試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恥也臣雖甚愚誠不忍以身居下流蒙受衆惡爲世所澤雖獲美官將何榮之有且公著沉厚淵懿士林推服文學行能非臣之比名位寵祿臣安敢先之昔施氏卜宰皇甫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皇甫須邑使爲宰以讓能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少室周爲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臣今自知不材請釋衰官以授能者雖不足比迹大賢庶幾得從皇句須少室周之後其榮多矣伏望朝廷察其區區特賜矜許其除知制誥勑告臣不敢祇受乞授公著或別擇人不勝大幸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章奏七

第三狀
第四狀
第五狀
第六狀
第七狀
第八狀
第九狀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上殿謝官劄子
謹習疏

第三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兩曾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未蒙開許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要莫尚於斯臣自知文字愚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塡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又貽聖朝愧恥謂之乏賢故爲公家之謀則莫若用其所長營一身之私則莫若避其所短夕寐晨興慮之已熟始敢披陳干瀆天聽剖肝瀝膽莫非懇到自修注以來前後非一而昭昭之誠無由上達屢觸報聞不蒙省察或者謂臣修起居注自應知制誥與呂公著不同公著當辭臣則當

受凡自修注知制誥者非有祖宗法令著於方冊特
近歲相承之例耳祖宗之時但取庶官之中有辭藻
者即知制誥不必皆以修注爲之其修注或改他官
不必皆知制誥也夫以資途用人不問能否比例從
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又謂
臣就試已畢不當復辭臣就試之日以爲公著辭
未必免臣試未必中是以不辭今公著獲免而臣忝
恩命則今日辭之亦未爲晚也且過而能改猶愈於
迷而不復見賢思齊猶愈於受爵不讓況臣修注之
初已嘗辭免至于四五而朝廷不允伏望聖慈特賜
哀察使臣服勤他役惟力是視其知制誥勑告臣不
敢祗受乞更賜擇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四狀

右臣昨三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
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授告勑臣曩者忝之諫官
首曾上言以爲致治之道任官最急人之材性各有
所宜雖以稷契皋夔之賢皆守一官終身不易況今
群臣固非其比當度材而受任量能而施職奏牘具
存事可參驗今臣自知文辭鄙野不足以充知制誥
之職若止以修起居注資途相值循例序進恬而有
之曾不愧畏是臣但能譏評他人曠官竊位而受爵
不讓至于己斯亡此迺欲罔天聽靖言庸違當伏共
兜之誅以清唐虞之治臣雖甚愚必不敢爲伏望聖
慈察臣前後所奏特賜允從其知制誥乞別賜擇人

所有勑告不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五狀

右臣先曾四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
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令便受勑臣幼嘗涉學粗知
臧否豈敢以譎詐之心上欺君父顧人之材分各有
所宜若貪榮冒居使職業廢墜則擇褒賤遁竊盜
之微者皆不足誅也臣雖小人實不敢爲是以曩者
不辭於召試之初而辭於呂公著免試之後誠欲果
於得請不爲虛發故也今若因循苟且復往就職則
臣進退之迹自可猜惑況於世人誰不譏笑如是則
臣出入禁闥何心自安陪接縉紳何施面目傾視僮
僕何以爲容是以違犯天威不敢避死徒求自免而

詔命愈堅終未置指臣誠愚暗不識所謂意者朝廷
以臣所言皆爲矯偽不足聽察邪若使臣言出於矯
偽當正典刑以警姦回若出於至誠當從其所請使
上無曠官下無竊位奈何前後奏章上者直加屏棄
不復省察使區區之志何以自明若以近例修起居
注者必知制誥不可改易則臣竊觀先朝以來修起
居注不因罪累譴黜及親嫌相避而去爲他官者劉
隲知衡州潘慎修遷考功郎中許袞判吏部南曹劉
燁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丘雍充淮南都
大制置發運使徐奭充兩浙轉運使蔡齊改禮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鄭向充兩浙轉運副使高餗
罷守本官陳詁充三司戶部副使葉清臣充兩浙轉

選副使趙槩充天章閣待制楊察充江南轉運使蔡
襄知福州以是觀之雖近例亦不盡知制誥也臣今
悃款迫切無以復加伏望聖慈特賜哀察若使臣得
遂其志是去罪辱而就顯榮雖日遷十官未足方其
幸也所有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別賜揀人
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六狀

右臣先曾五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
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聞昔王
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尚書
令其子坦之讓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
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

讓臣竊重述知為人臣陳力就列之體心常慕之臣
自勝冠以來投牒應舉入朝求仕豈假隱山林不求
聞達之人邪顧力有所不任則不敢盜國家祿位恐
職事廢闕陷於刑辟耳故自度材分可以策勵雖高
位不敢辭不可強勉雖小官不敢受嚮者蒙聖恩除
館職諫官侍講皆不敢以一言飾讓茍以館職掌比
校文字諫官掌規正得失侍講掌敷陳經術皆不專
以文辭為職故也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
章十餘上正為文辭鄙惡不堪典誥命而已終未蒙
朝廷賜察是以奏牘煩多喋喋不已頗為時人所怪
其愛臣者以為讓榮利惡臣者以為飾虛詐要之
二者皆未得臣之心夫有諸中而辭諸外然後謂之

讓若臣者無諸中而不敢為者也安得謂之讓哉譬
如使贏夫負百鈞之重而予之千金贏夫必辭非不
欲金也力不任故也夫節者內欲之而外不取將以
有求也今臣不就美官屢違詔命上慁下怪將抵
罪誅尚何求哉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則是朝廷
百官皆無人可為非天下之通法也臣故謂如王述
能則為之不能則止為得其宜臣雖才非古人願附
王述之志若始者可受則不若勿辭亦既辭之則不
可復受伏望聖慈特加矜察其知制誥勑告臣必不
敢祗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七狀

右臣先曾六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

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勑告者臣天性拙
騃無他伎能惟守信誠是為操履平居與等輩語
言猶不敢欺罔況以奏牘聞於朝廷苟有毫髮不實
惟陛下睿聖聰哲嚴明天地鬼神亦所不容臣之愚
意但以知制誥之職當取天下文章高妙通衆絕倫
者以充其選如臣野陋實不堪稱號退自歸前後非
一而聖恩確然終未開察臣竊自傷悼幸生盛明之
世而昭昭之心無以自列若黽勉包蓄奉承詔旨則
天下之人皆謂臣已試而復辭已辭而復就蓋習知
朝命重於改移因欲飾讓以盜虛名如此則臣生負
大罪死負餘愧雖進極榮顯不若啜菽飲水長為布
衣也臣今若得請於朝則不肖之迹庶幾猶有省明

如其不然則矯偽之名至於身沒猶不可湔洗臣
夙夜念此寢則不安食則失味進退遑遑身無所措
是敢不避煩瀆冒犯天威伏望聖慈哀其窮迫特發
圓命使得服役他官以報萬一死不敢辭若朝廷以
臣頑蔽不恭乞治臣之罪削黜流放靡不甘心所有
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謹
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八狀

右臣先曾七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
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勑者臣竊聞去歲權御史
中丞王疇上言近年以來中外臣僚或因差遣
或因論辯身計或因進以干賜或因罪而覬免肆為

妄談輒形奏章皆心語胸臆情實交於外示輕官爵
之受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廉忘
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為小人之行陛下聖度寬仁
包荒藏垢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優哉
欲望朝廷應今後臣下有要君作偽如前所陳者並
出宸斷便賜聽許如此則罔上徼利者知所畏而士
之行已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勸矣奉聖旨今後臣僚
所陳如有似此情涉詐慢者令中書樞密院取旨施
行凡疇所言實近歲之大弊臣亦疾之如讎之志今
臣自差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十有三次若朝廷
以臣為誠則何惜曲回大恩從臣所欲使臣不肖之
迹稍有以自明若以臣為詐則罔上徼利章奏煩多

無臣為甚臣願以身就譴謫以彰前令之必行庶為
陛下清此頹俗亦臣報國之一效也所有知制誥勑
告臣必不敢祗受乞別賜擇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九狀 二十一日對天章閣賜札子韓縝

右臣先曾八次奏陳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
降指揮更不許辭讓便授告勑者臣以愚戇煩瀆天
聽前後非一聖朝確然終不聽許臣誠闇昧不識所
謂豈此職非臣不可為邪將從臣之請則隳紊綱紀
敗壞風俗邪何請之之勤而拒之之堅也若以為非
臣不可為則方今辭臣滿朝英俊比肩與而用之無
不稱職若以為隳紊綱紀敗壞風俗則臣之微志正
欲朝廷無曠官陛下無竊位而已於綱紀風俗亦無

所虧損不然者臣之所為果詐理傷道朝廷令之不
從諭之不入至于四五至于八九侮慢威命無此為
甚則當投之四荒以禦魑魅豈有但已者也臣不勝
迫切之誠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或賜允從或加
譴責其知制誥勑告臣必不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
候勑旨

除待制與官自代狀

伏見三司度支判官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
浩修己以謹與人以誠端良無邪恬淡不競居常處
衆敦大有容臨義據正堅彊不奪久在文館屢更任
使此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

上殿謝官劄子

臣光伏蒙聖恩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臣竊以爲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功罰罪練兵數事而已行道之人粗有智識者皆知之意在朝廷不盡聞雖聞不力行耳朝廷不盡聞此諫官之罪聞而不力行則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數事臣前忝諫官已嘗略爲陛下言之今陛下寘臣於侍從之列留臣以諫爭之職恩施愈隆責任愈重臣有生安敢愛有言安敢隱伏願陛下擇其事之要重者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臣雖朝夕侍前徒污名位而費廩祿於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進止

謹習疏

月日具位臣某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以駑蹇之質再爲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

效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卿大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

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爲恥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很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收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官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敘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

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艱曲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敝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緣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入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又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

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
姑息之政於是胥史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
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竟澤加於舊軍
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
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
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
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
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
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蠢邪怯懦之臣至有閫
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
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悅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
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爲之則此效

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尚欲爲
而此不咨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
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
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
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
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強
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
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
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
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若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
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痛惜
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

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
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
所臧否之爲患入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
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之急不暇奏知
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
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徙可宥可赦並聽本州
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
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
曲直若轉運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
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
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

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
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著
當並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
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
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
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
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臣某昧死再拜上疏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章奏八

論因差遣例除監司劄子

論財利疏

論因差遣例除監司劄子

臣光竊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皆宣布國家詔令督察官吏善惡一方之民休戚所繫事任至重不可輕以授人伏見近歲以來多以所歷差遣循例得之不問其人賢與不肖有無績效至如真定四州之類雖云繁劇然民事至少賓客實多大抵能飾廚傳即爲稱職官滿之日往往擢爲監司若其人實有材能政迹則雖在它州亦當擢用若無以異衆庸人則不當獨以此數州爲僥倖之津塗也臣欲乞應諸處知州軍有政迹尤異及功效著明者特賜勑書獎諭仍令中書記録姓名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有闕即采擇用之其餘諸處差遣舊例得監司者今後亦皆寢罷得替日依舊入常程差遣如此則官吏有所勸監司皆得人矣取進止

論財利疏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而遠方未遍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閒而寇邊細民窮困而爲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爲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爲有之而不爲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爲輔佐臣以爲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奈何日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illegible]亂中州覆没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爲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爲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爲憂而早爲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

於它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
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事言
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
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爲民患或朝
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
之物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
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
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
者日滋是所謂厭其原開其瀆其竭可立而待也公
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
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
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

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
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因斯小瘳於前也然則
爲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
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
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
徧爲人之所爲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
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叙何如耳不復問
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爲嚴助司馬相如
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
遂黃霸尹京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
其爲孔僅桑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
之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爲之故也國初三

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判官則朝士曉錢
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
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爲三司判官曉刑
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其
相治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
之積久以觀之露其真僞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
進之退之未又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
群臣各宜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
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爲氏
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
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
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

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
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
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
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
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
爲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
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者
判度支勾院甫一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
徧其間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
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
各殊則鼎之所爲一皆廢壞況怠惰之人因循苟且
惟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

粟永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鍊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提發進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著者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皆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爲正自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

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已不得諉之它人必務爲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塗不必使爲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掘拾麻麥而畏

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蔽巧濟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笑矣夫使祿稱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好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非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賤貿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

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倚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二戸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案籍賑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淫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

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功致爲上華靡爲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書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佗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曰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遍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經費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効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條枚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根本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則有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効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遺後之人使爲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土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棊布於海內戎狄頡頏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僞賞賜鉅萬未嘗闕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欵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

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竊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無所更造或壞頓荒蕪不加修治飲膳衣服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囿服食器用[illegible]奉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愈厭而好新月異而歲殊長以費用不足則求請無厭匄貸不恥甚者或依還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靡縣官之物眞僞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如聞鄉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放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況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竭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筭度之什耗七八矣內藏以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

宗所為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
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
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
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
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
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
夜所憂懼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
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
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姦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
功則貪使徼幸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于上下者
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
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耶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

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
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愼賞如是而國以富強況
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徼幸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
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
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
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
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燕飮之費陛下何
獨不忍於目前之群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
以陛下恭儉之德擬於唐虞而百姓窮困之弊劇於
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
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
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

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
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
之人下及軍中士伍畎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
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
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
耕者寖寡而遊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
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
榮望皆以啗民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
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繇役出納
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
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
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比來政

令寬弛百職隳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
僥倖而恣為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
什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乏
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
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
人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
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
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惟民哉兵亦貧
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民財
者也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
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
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

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
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
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爲奇巧珍玩
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内自妃嬪外及宗戚
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
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
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
誅退貪殘保佑公直銷除姦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
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
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大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
蓋藏農夫棄糧於畎畝商賈讓財於道路矣豈與今
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懔懔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

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之如是而宰相不以爲憂責
者以爲非已之職故也臣願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
相領之凡天下之金帛錢穀隷於三司及不隷三司
如内藏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
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
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爲出若入寡而出多
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
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爲儲蓄備禦不虞
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内藏奉宸等庫之
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
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誠
者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

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
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敘周禮冢
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
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
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
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
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
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
所知也臣不勝狂愚冒犯忌諱惟陛下裁察臣光昧
死再拜上疏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章奏九

上殿劄子二道
論雷恩劄子
儀鸞失火劄子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直講乞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奏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奏乞推恩老臣劄子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論寺額劄子
賈昌劄子
王達劄子
論赦劄子
壽星觀劄子
再論王達劄子
趙滋劄子
陳烈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臣近曾上疏以即今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專奉自前經費猶汲汲不足万一有大水大旱飢饉相仍戎狄侵邊盜賊群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又唱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爲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才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蕃息財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飢饉軍旅非常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取進止

又

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勑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爲非陛下叡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爲仁安固基業爲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今陛下一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援比攀緣至干求爭訟不顧廉恥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爲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光喜也然陛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願陛下更遣近上內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來則陛下面加敦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加此皆

陛下即令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取進止

論覃恩劄子

臣光等伏覩今月三日御札取今年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一依南郊例施行臣等竊見皇祐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初行希闊之禮文武臣僚並轉一官今國家修舉舊禮乃是常典雖已誕告恩賞一依南郊例然竊慮貪冒無識之人尚有希覬流言云云動揺中外況今冗官濫溢經費窘竭豈可復躡往歳之失以增今日之弊伏望朝廷豫先明降指揮言今歳所行明堂之禮更不覃恩轉官使中外咸知以絶徼幸者之望取進止

溫公三十四　三　林

論儀鸞司失火劄子

臣竊聞今月九日夜大慶殿前儀鸞司房内失火煙焰已起燒及屋宇側近守宿之人知覺差早僅能救滅或聞聖恩欲寛貸失火之人竊以宫省之内火禁不可不嚴繼使救之稍緩為災不細伏望選差不干礙官一員子細檢定火發蹤由委開封府依公盡理根勘從初失火因依應干繫人等嚴賜施行所貴戒勵後人不敢懈慢取進止

請早令皇子入内劄子

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二日差内臣宣皇子曙入内而曙猶復稱病未入臣等初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礼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曙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内臣亦當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默然往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今月二十五日宣曙内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職之罪況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避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曙既為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闕敦迫切責使即時入内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宫亦仰以禮敦遣不得更容遷延取進止

直講乞不限年及出身劄子

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為之臣愚以

溫公三十四　四

為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為師表之人不當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之問則雖有德行如顔回經術如王弼皆終身不可為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説然後就職近歳此法亦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闕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衆官聚廳令舉疑義面試講説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輒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取進止

奏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臣先任通判并州事日准經略司牒往麟州勾當公事伏見通判本州事夏倚通敏恪勤勇於忠義苟利公家不爲身謀始與臣共議於屈野河西修堡以止西夏侵耕及見管勾軍馬司公事郭恩恃勇輕敵倚與臣書稱恩萬舉萬敗經略司方行上約恩已覆没倚收撫散兵孤城獲安既而倚與衆人一例獲罪降充監當及今五年兩經大赦應當時河西連累之人罪稍輕者並已復舊差遣惟倚尚合入知縣資敘比於衆人獨爲困躓誠可哀憐臣竊以倚當日知恩必敗而力不能制恩之敗績實非倚罪兼其人公忠材智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眚掩其衆善伏望聖慈特與復通判差遣庶使任職之臣知徇公獲罪終不能久爲身累有所勸慕取進止

奏乞推恩老臣劄子

臣伏見皇祐二年陛下親祀明堂曾召前兩府杜衍任布二人陪位及禮畢陛下推恩特賜衍布子男各一人進士出身今陛下再舉希闊之典亦曾召前宰相龐籍陪位臣竊以籍鄉守西邊宣力實多懷柔凶渠復歸皇化其在宰府屬蠻寇憑陵震驚二廣翼贊聖謨廓清醜類及告老之年精力猶壯堅辭榮祿去位家居實朝家之碩臣方今之舊俊遇茲盛禮伏望陛下用杜衍任布前例特推恩於籍子男一人以慰其心足以示養老優賢增聖政之美取進止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臣伏見充媛董氏既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爲之輟朝掛服群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爲之定謚及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爲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爲崇重臣案古者婦人無謚近世惟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妃嬪以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大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比四方之人所以咨嗟詠味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既歿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虛飾以瀆紊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光益聖德也況禮數既崇則凡喪事所須用度必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策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務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取進止

論寺額劄子

臣伏覩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前已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

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情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罰罪可矣其棟宇尺木猶當毀撤没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歛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唱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勑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遊情不能爲姦也取進止

賈尹劄子

臣伏見權知開封府賈黯本以文藝進身不閑吏事鄉在流內銓三班審官院已無聲迹可紀及尹京邑當繁劇之任尤非所長區斷乖方怨嗟盈路伏乞朝廷量其所能授以它職別選差人知開封府庶合衆心取進止

王逵劄子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逵近降勑差知萊州逵累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汚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逵年紀及察逵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求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論赦劄子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勑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决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則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罪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臧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

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赦降約束勑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霑號令明信取進止

壽星觀劄子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時是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勾內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興脩自爲勞效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爲崇奉祖宗重違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爲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爲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万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爲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微爲豐數故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己曰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爲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況畫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爲黷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爲誕罔興造事端致瀆朝廷於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止就本觀舊來已脩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罷止令有司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取進止

再論王逵劄子 十一月十八日上 逵時除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逵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逵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趙滋劄子

臣先曾上言趙滋爲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爲信臣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爲兄弟

歲捐金帛以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爲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爲邊臣者當訓卒乘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饔餼慎威儀以待使者内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彊胡苟爲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蒯毁鉼而曹衛(名卸)難鄫人遏菅而魯國喪邑涉佗按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吴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與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很恐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内地毋使邊將相效爲國生事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陳烈劄子

臣等伏見朝廷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爲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點刑獄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爲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汙險詐行無纖宇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爲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毁壞挫辱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内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僞沽釣聲利則朝廷擧者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擧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虚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絶而已滌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擯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擧者之罪以明至公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章奏十

后妃封贈劄子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告哀使劄子
上皇太后疏
遺留物劄子
申堂狀
遺留物第二劄子
上皇帝疏
山陵擇地劄子
后妃封贈劄子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爲不可夫禮之所愼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粱葢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爲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爲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壼之政貴賤有倫必無僭偪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愼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愼夫人席曰陛下既以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爲不可而佗顏力爭況著之典策以爲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爲不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壹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爲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爲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取進止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

臣等竊以休假之令葢慈群臣職事勞苦故因節序使得歸家享祀宴樂盡其私恩今陛下聖體雖安然飲饍起居尚未復舊將來寒食節假頓經七日群臣不奉天顏曉夕之心豈能自安欲乞自入假以後每隔日許兩府及知雜御史以上一次問聖體仍乞召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之人盡知陛下聖體康寧各獲安心取進止

告哀使劄子

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尚未進發竊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

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虜人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況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鄰敵闚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理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數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

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為便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四月十三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群生無福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重為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効則殿下方且總覽萬機未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戒慎留心為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

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治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己也有時而生怨

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群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眾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眾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群臣之功或未

足言而賞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嘉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茲繼而為政必將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殿下當疏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察群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廝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弃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群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

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佚皇帝聖體平寧援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國家侍從之臣以諫爭為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遺留物劄子

臣伏覩聖恩頒賜群臣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緡況名位漸高必霑賚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群臣何心以當厚賜況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況當時帑藏最為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況委質為臣共圖國事股肱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坼率土哀摧群臣

各遷一官不隅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
公家之禍為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
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山陵之費如此則君
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既可以少紓
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取進止[illegible]

申堂狀

右光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奏聞以群臣受大行皇
帝遺留物過多乞許令進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
至今未聞降出蓋主上謙讓未欲開允伏望參政侍
郎參政侍郎集賢相公昭文相公表率百僚首先進
獻以濟今日用度之急御向去僥倖之源天下生民
不勝幸甚謹具狀申聞伏候台旨

遺留物第二劄子

臣於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乞許令侍從之臣
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來未聞降出臣
亦曾與同輩具狀詣客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
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
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
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
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況所賜群臣之物比
舊例過多幾倍而群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
聖恩務在優隆然群臣有廉恥之心者何面目以自
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
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

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內外
困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己以救其患若受
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愧則士衆必曰我輩
勞苦而所得微薄群臣安坐而專享厚利其心安得
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剝膚錐髓以供賦斂而浩浩入
群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怒近者怨遠者
怒為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輩區區欲
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
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解重斂
之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為安危之本非其誇
小廉競小忠也臣今來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道並
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取進止

上皇帝疏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
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
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族
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
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
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
知大行皇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群
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
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慎易曰君
子以作事謀始召告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

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幾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群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爲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内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莽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惆款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聞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已由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

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鄙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峙素皆有備今改卜它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塼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按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温國文正公文集第二十六

章奏十一

論御藥寄資劄子
乞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劄子
祔廟議
上兩宮疏
夏國入弔劄子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醫官劄子
西路旱劄子 九月十二日上尋下兩路轉運司
趙滋劄子
福寧殿前兩女劄子 九月十九日上尋批出
遺奠劄子
後殿起居劄子
皇地祇劄子
虞祭劄子

論御藥寄資劄子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句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為親近恐名位寖崇歲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為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為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閣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為不便

今茲踐祚之初所宜華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聞勾當
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嘗自陳乞因覃恩別授外
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及應
自來內臣閤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
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勾當御藥院
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
遵祖宗之制不得閤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取
進止

乞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校理
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
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

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
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
然後道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
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
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
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
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
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
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
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
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
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

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
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
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
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
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從善抑惡
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
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
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
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
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
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
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慤正固博聞

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
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
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
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取進止

祔廟議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
萬世不毀其餘昭穆盡則毀之示有終也自漢以來
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
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
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
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
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

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嚮之位則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代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

上兩宮疏

月日具官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它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恭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自古明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孝恭哀以執喪共以致養夙夜憂務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愚竊有所懼不可不過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闚主意苟有釁隙則因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亂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猜內外相疑巳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凊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它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說吱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群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歡欣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群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

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夏國入弔劄子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因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人皆欲舉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鄰曾不安居謂未能視朝所以犬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指足使之驕慢况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蜂蟻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取進止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名遣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勞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大濫况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又併增數百入仕之人虛求減省奏蔭悉為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道

臣聞臯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群臣不盡力群臣不盡力則万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為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為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

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芻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纘聖政惟新臣愚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撿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中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為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道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内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作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巽端拱淵默群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竊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機未加裁决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群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群生不勝幸甚取進止

醫官劄子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淮之間探是診人六脉能知灾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効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殽發言進藥更相倚仗前跋後疐左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會畫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脉氣平和藏府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益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隕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群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日之間全無應効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西路旱劄子（九月十三日上　下兩路轉運司）

臣竊聞京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處所得尤薄而官司或務爲聚斂民有訴旱者不肯受接道塗嗷嗷頗多怨讟已有流移就食它方者況此兩路昨來供應山陵百姓最爲勞苦朝廷尤宜優卹伏望特降詔旨下兩路體量應有灾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抑塞旱狀不爲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所赴訴取進止

趙滋劄子

臣累曾上言趙滋剛愎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敗事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令再知雄州臣愚瞽之言誠無足采然竊聞鄉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思永皆曾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三人者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但更相違戾競伺得失

雖容貌語言外相包容其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惡是朝廷激之使交鬭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敵臣竊以爲難矣伏望朝廷念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爲皆夸誕不實授滋別路一閑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無他虞亦滋一身之福也取進止

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攢以來每日差飾尼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群臣見者無不駭異或歎其失禮或黙有譏誚黷媟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窆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典禮如此類者悉宜刪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進止

遣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眷獨斷人莫之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毁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符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後殿起居劄子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爲便殿乘輿每日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爲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顔辰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寖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爲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取進止

皇地祇劄子

臣伏見今月十九日以大行皇帝諡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地祇止於圜丘望告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其尊一也是故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今社稷之祀位爲上公儕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南郊下同服食失尊卑之敘乖重輕之義考諸名體竊所未安欲乞今後凡祭告皇地祇並遣

兩府官一員詣北郊行事庶合禮意取進止

虞祭劄子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群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途中使群臣行事於親疎之序有所不備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為輕以為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辟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愚惷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彊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章奏十二

醫官第二劄子

張茂則劄子（與呂誨同進名十二月七日上）

放宮人劄子

上皇太后䟽

上皇帝䟽

講筵劄子（十月二十七日上）

程宣徽劄子二道（十月二十二日開[illegible]）

後宮等級劄子

配天議

乞延訪群臣劄子

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日以爲聖體已安不敢復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脉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肯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夫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使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亦聞𥘉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其事者夫良醫由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能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胷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槩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惜良藥而不受若病在内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强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柰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張茂則劄子（十二月七日與呂誨同進名上）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内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内侍省

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阼之初尤
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
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閣二年俟其年至然後
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
進者多盡一之法從此隳壞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
若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爲國家重惜在此而
已取進止

放宮人劄子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盡放之出
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
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
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

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寵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
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
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裝奩放出
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
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十一月日具位臣光謹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臣聞
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
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
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
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內血
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

之子炟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
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
崩太子即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
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談臣
光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
皇帝仁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
阼數日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
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邇日疾勢稍增舉措語言不
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
堪忍兩宮之間微有責望群心憂駭不寒而栗方今
仁宗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
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啟常

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
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幸前死而
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
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
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
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邪況
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阼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
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
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
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踈不
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
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

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効則加之以重賞無効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紀綱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採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

十一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三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群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機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己也拊畜長育居其太半焉陛下自齠齔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驚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一旦遽肯變更蓋緣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以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救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御皇太后閤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感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寤號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千冒以聞乞留神采擇臣昧死再拜上疏

講筵劄子 十月二十七日上有旨十二月二日開講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
續奉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傅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
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
臨大寳所宜朝夕延訪群臣講求先王之道覽觀
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
以寒暑為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
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
開講筵取進止

程宣徽劄子

臣伏覩今月二十九日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
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
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業廢闕賞不當
功則群臣懈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
猶無名迹為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苟
且偷安以度日月為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
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
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庭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
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群臣非有大功不可
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
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
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刑賞以
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
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後宮等級劄子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
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
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
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
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
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絶致有軍營
井市下俚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
豈得為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
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
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等有幾人
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
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
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致治
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配天議

右臣等伏准中書劄子翰林學士王珪及知制誥錢
公輔等奏季秋大饗明堂以仁宗皇帝配神作主事
奉聖旨令臺諫及經筵臣僚與兩制禮院同共再詳
定聞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專博訪群臣使
各陳其意臣等愚憯不達古今但據所聞正禮以對
至於取捨裁自聖明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
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
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

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於得禮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眞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眞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識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眞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爲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祚萬世若繼體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數與祖宗無別也凡爲國家者制禮立法必思萬世之規不可專徇目前而已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眞宗配五帝於明堂行之爲便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程宣徽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鄜延路經略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衆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冦所以捍禦二冦唯在諸路經略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鄜延自以衰老畏人指目專務姑息取媚群小僚屬軍伍尚無稟畏況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舊制易姓建官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否盡諉於朝廷則禦侮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爲凡御群臣之道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爲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修語其立功則戎狄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而懷姦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場安寧四夷賓服臣竊以爲難矣所有程戡新授恩命伏乞早賜追還取進止

乞延訪群臣劄子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尊人臣怠慢以自疏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宿著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群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章奏十二

奉養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永昭陵寺劄子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民有犯惡逆乞不令長官自劾狀
二先劄子
延訪群臣第二劄子

奉養劄子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群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濮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阼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機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

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愼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瞭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取進止

上殿劄子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機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鉞重有瀆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曩來文字敘述已詳不敢復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機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少墮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爲未晚若遂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寖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illegible]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illegible]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又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曩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駑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疏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

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懼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卿所言欲陛下以事漢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群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漢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群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為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機之務無由治辨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為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己過有一民失所以為己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苟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永昭陵寺劄子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若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得於體理不順為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唯以徼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浹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其永享無窮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為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群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修之人因此為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幸之路臣竊為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呂

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
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衆
不欲宗經術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為之者
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
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
盡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類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
有司不能奉行竊聞邇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外
黜議者頗以為當臣猶恐四方疏遠未知所尚有司
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
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
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為先後升降之
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蓋進

與言如允所奏即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若
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為弊法有識共知
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
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
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
為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
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
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向浮華若
是依舊不罷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
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
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
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
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紛紜皆云事恐中輟臣
愚竊以陛下踐位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
音重以鄉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
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服況今春少
雨麥田枯旱禾稼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飢愁陛下為
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群神豈可晏然視之
不以介懷況詔令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
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歸咎初無此議也且
王者以四海為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
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舊史之文選擇時日為萬

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
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為民
祈雨以副中外顒顒之望取進止

民有犯惡逆乞不令長官自劾狀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
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
歎秦俗之薄惡以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
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
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為如彼數者皆何足
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
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
哉臣竊見刑部格勑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

官員事敗降隱而不言委録事參軍糾察開奏刑統
參詳條部内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令後刺史以上附
表自劾以敗風教責之不責並聽勅裁朝廷近年務
行寛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
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敺詈尊長者州縣之吏
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断遣不肯
寘以正法蓋避自劾之耻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
顧憚名敦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
寛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竊恐淺末之論闕況教
化之失風俗之弊并任其責者豈特州縣之吏而已若
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録事參軍糾察開奏斯亦難矣
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官及附表自
劾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内則委府
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
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寛縱隱蔽不依
正法劾鞫断遣並畫時糾舉聞奏除其輕重各以故
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聞
奏取進止

二先劄子

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
萬機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
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陛下雖践祚朞年於國家大
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
以望於陛下者也蓋嚮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
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
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藴聰明未敢施
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
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
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昔楊朱見歧塗而
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
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歧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
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
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謂之悖德不恭
其親而恭它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絶而葉茂源涸
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
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
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
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嚮者皇太后聽政之時
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
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
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
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宫之間刺探動静造
搆語言外如效忠内實求媚以相離間者臣願陛下
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
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
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外朝
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内
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

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
明慈毋歡欣於上臣民頌咏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
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
加以讒邪姦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
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
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
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
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
則不得其正陛下舊發宮邸入繼皇極爰自潛躍至
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
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

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
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使人君之所
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害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
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
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
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
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
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
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
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
大治百姓家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

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
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
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
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群生失所
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崇學
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
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嗟嘆不過旬月之間徧
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
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延訪群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
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
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
不敢擅召群臣與之論議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
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頗自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
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
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
有聰明叡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
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群下至於小臣卒
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爲
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
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

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廢罷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近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章奏十四

取索劄子
后族乞不推恩劄子
上皇太后疏
兩府遷官劄子
又劄子
咸慈塔劄子
上殿劄子二道
貢院奏槩官親人許鏁應狀

取索劄子

臣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閤使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牓子奏聞候見御寶即便供應臣愚竊惟此一節事理恐未至穩便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一須待本閤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遷往復太為迂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皇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甚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毋令兩府大臣商量

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閤使臣行文字與
合同司一如陛下璽旨所取出御寶合同文字下諸
司庫務畫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閤使臣文
字繳連實封別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偽如此
則尊卑之體正孝養之禮盡取進止

右族乞不推恩劄子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
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
臣愚以為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
恐未宜褒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應后族恩澤並未
可施行且俟佗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
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
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
榮取進止 [illegible]

上皇太后疏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
仁宗皇帝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
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群情今聖體復初四方
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
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
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賞
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
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群居長者或恩意
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者幼者

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
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
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
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
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
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
孝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
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
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
忿怒而無增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
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
親幼蒙保育今日為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
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
保護以終大恵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
棄生成之厚恩取疎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
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
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
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
本非其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罪咎邪皇后自
童孺之歲朝夕游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
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盥悅以事
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
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備意則慍懟怨望不能
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

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脩業仁聖之望光于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鬭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徼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闚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懈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潛發德音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

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悔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親踈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跼蹐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為報効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兩府遷官劄子

臣伏覩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期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為近來國家官爵易得賜賞太頻柱石之臣當勠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為宜則何以率正佗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又劄子

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臣臣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豫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為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群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為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為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纘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覬望若一一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役使群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它人之幸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為曹佾無功尚加使相況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為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為有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為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它人則是曹佾隨眾遷官不為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焉然則陛下虛捐盛恩而眾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為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橫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為朝廷忠謀無恤其它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感慈塔劄子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拆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既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雇妻鬻子以接餱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贍給軍眾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剋意降服損

膳以救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飢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旣諂諛苟且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脩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俟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道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機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機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渾殽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曠蔽則萬機乖戾百職隳曠萬機乖戾亂之至也極治則安至亂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捨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忠厚儒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滛泆常在後宮盜賊徧天下惡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况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顒卬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疏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情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

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實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
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續之際
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
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覬
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
役使群臣且輔佐之臣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
難以禁止它人之幸進伏蒙陛下面諭臣以兩府大
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它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
敷奏以陛下若寵兩府恩命則它人自然不敢僥求
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
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

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內內侍省
都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
僚互相形比繼續遷官卒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
利器所以驅策群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
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
為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
近臣猶可救其太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伏望聖慈
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取進止

貢院奏槃官親人許鏁廳狀

先准嘉祐三年八月二日中書劄子供槃官親授班
行人云云右具如前當院檢會貢舉條制若奇才異
行卓然不群者雖工商雜類亦聽取解又進納人自
來皆得鏁廳着詳上件槃官親人並是三代食祿之
家有人保任方得充選比於工商雜類納財授官之
人流品殊勝其中豈無奇才異行可以進用豈可止
以連姻帝族遂同贓私罪犯之人不得鏁廳應舉求
諸義理全無意謂欲乞今後應與宗室女為親補轄
班行者如別無事節違礙科場條貫並許依其它武
臣例鏁廳應奉以廣求賢之路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

章奏十五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上殿劄子
擇師劄子
延訪群臣第四劄子
任守忠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奉養劄子
内侍差遣劄子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准中書劄送下太子中舍知封州軍州事柳材奏伏見國家間歲一開科場詔下州郡使之鄉舉里選遣詣京師覆試於禮部雖幽遠之士咸與其進然而天下發解進士到省常不下二千餘人南省取者纔及二伯而開封國學鏁廳預奏名者殆將太半其諸路州軍所得者僅百餘人兩淮陜西河東河北荆湖北廣南東西等路州軍舉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竊以科舉既頒天下之士誠奔走之不易而嶺外尤爲遐僻每隨計動經五七千里往來不啻百餘程跋履道塗蒙犯風霜比至京師扶持困頓之不暇使與郊圻安燕之士角其藝能固不可得也既而不第孤寒之路最爲蹭蹬千進且難往往廢學於臣愚見似有未均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鏁廳舉人試卷來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弥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内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并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

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荊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荊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荊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

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者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荊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二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原漸染文采自下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

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户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者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户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

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傒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朴所起請科場事件皆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録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疏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号必慮試

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撫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海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為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請今後南省考試 云云 裁定取人

若朝廷尚以為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為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离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為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脩混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上殿劄子

臣聞舜與皋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為美以叢脞為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宗者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為之不然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應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群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患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

効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為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群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日以叢脞為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勿以為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擇帥劄子

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竊

備之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略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路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愞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闕一旦警急必敗大事譬如開門揖盜以肉餧虎臣竊謂國家危之伏望朝廷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祿之臣取進止

延訪群臣第四劄子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內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凉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為難臣竊意內外之

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智聰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祗候宜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任守忠劄子

臣竊聞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宮自以為功仍受中宮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來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畏憚益恣巧詐公取官物自眩私恩贊導撫房首為侈靡既求權寵又分厚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跡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姦罔上諂佞貪婪竊弄權柄固非一日

專務讒間交鬭兩宮狡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宮為不順陷陛下為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阼之初天威未震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第三劄子 二十日上殿明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跡乞正典刑至今

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
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
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諛諂詭苟求悅媚其罪
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
己則受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
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爲不
少而資性貪惏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
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
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擅權勢縱逞胸臆妄行
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
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屛息畏憚守忠無以爲
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專弄國恩輕

蔑皇族乘其有喪鉤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
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
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
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
蓄姦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
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
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
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
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
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
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
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纘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

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關伺語言撰造事
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
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立有負恩之謗交兩
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
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
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
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荅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
隨勢與炎涼欲詠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
陛下之計謂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
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邑快成
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
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

令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稟聞皇太后矯傳教言
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
時又坐享厚賜違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
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爲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
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
餘欺慢爲姦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
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
斬於都市以懲姦慝取進止

奉養箚子

臣伏見陛下嚮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
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
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

之間道路之人斷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
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
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
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
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抃悅然
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
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閤頓首
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
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
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
承顏順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
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

此則讒慝疏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
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
恐長無可復之期豈唯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
將傳於史策取譏万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
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內侍差遣劄子

臣曏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
之都知司臣當時已曾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內內侍
省都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
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
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
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

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
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
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
及非時差管勾重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
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爲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
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
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
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取進止

貼黄所有是閤都藥可人亦已陛下一依舊例於內供奉官以不自以陞遷選擢將給與恐可行法遣之人使文內官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章奏十六

講筵劄子
乞講尚書劄子
除盜劄子
備邊劄子
蓄積劄子
階級劄子
義勇第一劄子
舉官劄子
義勇第二劄子
義勇第三劄子

講筵劄子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奉聖旨令自九月初五日後日逐講筵至重陽節住講俟將來開春別選日講筵臣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淸明方宜鋭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為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飾而已群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錫賚而已若果如此臣竊為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仍下詔戒勗宗室使之嚮學儻陛下不以身先之則宗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為陛下若别有所為未暇開講則且俟它時亦未為晚若既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取進止

乞講尚書劄子

臣伏覩經筵講説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為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機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説尚書取進止

除盜劄子

臣竊聞降勑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㪷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

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寛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寛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勑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傜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勑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寛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

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為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物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飢民若有一人敢刼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為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欺其使者侮其國主使

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与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為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為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塞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

屯軍馬積貯粮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群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甁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為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

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為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為家貲之數欲為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亳陳蔡曹濮濟單等州霖雨為災稼穡之田悉為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它方餓死溝壑彊壯者起為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尚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振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曩時有司之罪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

斯弊豐凶之期不可預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飢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糴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糴則遣人編欄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刼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顛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

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糴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曆出糶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令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為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糴價平即止如本路闕少錢物即委主司於它處辟畫挪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閑錢可以趁時收糴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糴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糴一石不識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它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為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聖意取進止

階級劄子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

平海内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係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勑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輙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取進止

義勇第一劄子

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户
三丁之内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
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
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兵以備緩急
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
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兵遂籍陝西之
民三丁之内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
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
可勝言耕桑之民不閑戰鬬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
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彫殘至
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

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
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
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
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
内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
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
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
已揺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
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獘也况即日陝
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
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
一方之大幸取進止

擧官劄子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群臣至衆人主不
能偏知必資薦擧若薦擧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
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
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内不以職位高
下擧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升擢任使之人又於
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内擧堪充將領及行陳任
使之人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
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
擧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升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
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
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擧之人隨逐人資叙

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
密院若遇文臣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
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
用舊資序人外應係升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
來擧官簿内次第資叙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
人其不係今來薦擧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升
陟以後它日職事敗闕不如所擧及犯贓私罪其擧
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
係擧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
不得牽復如此則群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
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義勇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陜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為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頹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内州軍之民盡刺以為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陜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為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拔其地禽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為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為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

官軍不利已曾籍陜西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出勑牓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陜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陜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賠償暨刺面之後兵負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剥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胄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戇愚加

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以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遍一方足以動搖群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

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矜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義勇第三劄子

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陜西路揀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面有敷陳奏聖言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勑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疎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作非今雖勑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顧

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元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雇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料即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勑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況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既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令後朝廷號令有過誤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

取進止

貼黃 若更遲延數日則陝西等刺已畢無由改更 臣此劄子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速賜指揮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章奏十七

義勇第四劄子

義勇第五劄子

義勇第六劄子

求降黜第一狀

第五狀

劄子

陳述古劄子

皮公弼劄子

王廣淵劄子

皮公弼第二劄子

王廣淵第二劄子

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陝西刺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利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户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户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

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
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
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正
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
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
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
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縶或欲遠出幹事糶賤
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與賣盡田產欲
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
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
歛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
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

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為害於兩路之民
已可知矣況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揀一丁刺
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
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遍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
於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
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
有餘万以為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惘
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
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
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
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
為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

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
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荊湖平西川下廣南克
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
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
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
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
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
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
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隸之眾涉區脫
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
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
嘗得一人之力乎由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

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
當永以為戒今乃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
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
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
田之法以出卒車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
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鄉大夫士也唐初府兵
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
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眾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
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
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指肩把袂飲博
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
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陳旗鼓開弓彍弩

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負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籌捍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聰察其剌陝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貼黃此事若稍更遲延竊慮陝西義勇已剌却手背無由更改伏望聖慈特日又字早降中書詳審施行

義勇第五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剌陝西義勇別白利害極其懇惻然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大小皇遑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諫諍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為便者必曰即日河北河東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剌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胡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為真可戰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胡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剌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剌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未剌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剌以為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為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為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為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剌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為勅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剌手背俟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撥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污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

之取進止

義勇第六劄子

臣昨日上殿為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陛下宣諭以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祇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痛悔元吉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在聖賢亦不能免然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不復無事不凶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立為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詔勑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揮云所有義勇且住揀刺其已刺手背者並給與公憑放令逐便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臣願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虛心平意以察臣前後五次所言果然為是為非若其是歟即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來所奏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為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絕善言之路也取進止

求降黜第一狀

右臣近日累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于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尚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五狀

右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捉樞密副使恩命臣鄉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

公輔密啓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
行之後公輔奏章止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
進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
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
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謹具狀
奏聞伏候勑旨

劄子

臣近曾六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
施行陛下之意蓋謂臣一言不從遽求引去太爲容
易臣之愚心非敢獨爲鄉來一事而已臣聞爲士者
苟得位於朝必能獻可替否致君堯舜躋民仁壽今
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不能悉心竭忠以補益明主
使國家綱紀浸以隳紊百姓困窮衣食日蹙戎狄悖
慢軍旅驕惰比於臣未作諫官之時未見有分毫之
勝然則臣之不才較然可見豈敢不自愧恥尚竊榮
寵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陳述古劄子

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朝廷
稱邊鄙寧靜不足爲虞後因權涇原路經略司事聞
副總管劉凡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托述
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凡奏稱不恊軍情張皇生
事擅移凡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
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
陷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到述古罪
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凡及奏狀有不實之處
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家計言之爲害實深
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
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
路知西人情僞材氣勇悍不懼戰鬬從來國家賴之
以爲藩蔽今述古知西人欲求侵擾而自避譴罷之
辜順成其間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
王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唯已陷沒
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已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
極邊居止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
其害豈小哉況述古出於明廕材器庸鄙自歷官以
來所至之處縱恣胷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
命驕暴狠狡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
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
繆駭人視聽陷敗民命坐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
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爲亦可
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
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使封疆之臣少知警懼取
進止

皮公弼劄子

臣伏覩近降詔書於初任第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
發遣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擢爲職司既使之久
於其事又待以不次之位此誠用人之要術爲政之
首務也然當茲選擢之初天下士大夫莫不延頸而

望拭目而視若得清修孤直之人則皆勸慕為善砥節礪行不肖者亦化而為賢矣若得貪污詭偽之人則皆傾巧干進飾貌盜名安恬者亦變而為躁矣此乃風俗之本原政治之樞機不可以不慎自非有奇材異績為天下所知未可容易當此舉也竊見尚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為吏之處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善為進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啓相尋專用此術致舉者三十餘人一旦首膺茲選天下之人苟有知公弼所為者但私議竊歎憤鬱嗚咽莫敢發言此豈可以稱陛下求賢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望哉若所選之人皆如公弼之類乃是開此徼倖之門以為佞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所有皮公弼

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勒歸本任况今中外之官本資序合入三司判官者尚不啻數十人豈得其中全無可選擇者願且選以補即日三司判官之闕俟果有奇材異績為衆所知者然後依近降詔書舉而用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王廣淵劄子

臣伏見新除王廣淵直集賢院外廷之人無不怪歎偶語族談莫知其故或云廣淵以脣舌便佞遊走於公卿之門蓋執政所薦也或云陛下潛龍之時廣淵以文章因陛下故人自薦達素蒙知賞故特加拔擢此二者臣莫知其虛實若果有其一皆非朝廷之美也夫端士進者治之表也憸人進者亂之階也臣竊

聞廣淵雖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之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為第一若以此獲公卿之知則其人固非端士矣曏以初任通判編排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搢紳已皆相與指目以為僥倖今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之怪惑乎陛下方莅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寘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群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王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果曾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昔漢文帝時景帝為太子嘗召上左右飲中郎將衛綰獨稱疾不往及即位寵待綰過於它臣周太祖時世宗鎮澶

州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奉及即位衆皆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其為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為臣忠謹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以厲人臣之節也所有王廣淵新授直集賢院敕伏乞追還取進止

皮公弼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未聞朝廷施行臣聞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謹廉正廉法廉辨蓋言為吏者雖有六事皆以廉為本也冀奉曰人誠向正雖愚為用若乃懷邪智益為害蓋言人操心不正者雖有材能無所

用世今以公弼材能求於朝士之間不為難得若其
貪汚謟偽則罕有其比陛下方欲簡拔英賢待之不
次以切厲群臣新美大化而得公弼之徒臣恐四方
聞之無不解體使廉正之士沉抑而不顧貪邪之人
輻湊而競進其於虧損聖政敗壞風俗不為細事伏
望
陛下早追還公弼前所授恩命勤歸東明本任取
進止

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王廣淵直集賢院事未聞朝廷施
行外議籍籍至今未已臣備位諫職不敢塞默竊見
廣淵憸邪便佞勤於造請以此之故自幕職入京數
年之間得至除知州令又以特旨直集賢院臣不知
廣淵有何才德過絕於人而受國家寵榮如此之速
也議者皆言陛下在藩邸時廣淵因時君卿以文章
筆扎私有贄獻深自結納故有今日之命若果如此
大為非宜臣聞為人君者洗濯其心至公至正審察
善惡明辨是非忠信者雖有怨讎而必用姦回者雖
有私恩而必誅是以群臣曉然各知所守一心同德
以事其上今廣淵若於仁宗之世私結陛下之知則
陛下察其為人果為忠信果有姦回若以此獲美官
則姦回之臣欲求進身者將何所不為恐非陛下之
利也自古以來惟英明之主能知此理伏望陛下追
還廣淵恩命仍嚴加竄謫以懲憸巧之臣用心不一
者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章奏十八

招軍劄子
錢糧劄子
西邊劄子
論修造劄子
濮安懿王合行典禮議
翰林學士王珪等狀
孫長卿劄子
第二劄子
北邊劄子

招軍劄子

臣近聞朝廷於在京及諸路廣招禁軍其災傷之處又招飢民以充廂軍臣愚以爲國家從來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兵多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北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不爲難知也是以太祖皇帝之時天下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而猶日加選練簡去羸老專取精銳故能征伐四克混壹區夏自景德以來中國既以金帛綏懷戎狄不事征討至今已六十餘年是宜官有餘積民有餘財而府庫殫竭倉廩空虛水旱小愆流殍滿野其故何哉豈非邊鄙雖安而冗兵益多之所致乎此乃天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慶曆中趙元昊叛西邊用兵朝廷廣加召募應諸州都監監押募及千人者皆特遷一官以此之故天下冗兵愈衆國力愈貧近歲又累次大揀廂軍以補禁軍之數即日係籍之兵已爲不少矣何苦更復直招禁軍及招飢民以充廂軍臣不知建議之臣曾與不曾計校今日府庫之積以養今日舊有之兵果爲有餘爲不足乎此蓋邊鄙之臣庸愚懦怯無它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它日邊事或有敗闕歸咎於己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所施用此群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爲朝廷深謀遠慮建經久之畫也諺曰多求不如省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以十口之家衣食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顧囷中之粟笥中之帛所餘幾何而惟冗口是貪能無窮匱乎國家之勢何以異此群臣既不能爲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自以爲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沉瘵何時當瘳乎臣又聞即日災傷之處軍無見糧煮薄粥以飼飢民猶不能給況刺以爲兵將以何物養之終身乎且畎畝農民止因一時飢饉故流移就食若將來豐稔則各思復業今既刺以爲兵是使之終身失業也於官於民皆爲非便謀策之失孰甚於此臣願陛下斷自聖志速降指揮應在京及諸路並且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

使之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飢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斛斗救接農民俟向去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臣自陛下踐阼以來不自知其狂愚見朝廷政令有未便差除有未當屢獻瞽言澰瀆天聰陛下未嘗爲之變一政令改一差除如臣者亦可以不言矣然猶區區獻言不已者誠恥居位而不言不恥多言而見厭也取進止

錢糧劄子

臣近蒙恩給假至陝州焚黄竊見緣路諸州倉庫錢糧例皆闕絶其官吏軍人料錢月糧並須逐旋收拾方能支給竊料其餘諸州臣不到處亦多如此臣聞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窮竭如此而朝廷曾不以爲憂若不幸有水旱蝗蝻方數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時如之邊鄙有急興兵動衆不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伏見陳許潁亳等州止因去秋一次水災遂致骨肉相食積尸滿野此非今日官吏之罪乃曏時官吏之罪也何則曏時豐稔之歲其人但務偷安不爲遠慮粟麥至賤不能儲蓄及至凶荒之際官私俱竭上下狼狽何由相救雖使桑羊劉晏復生亦無如之何也今春幸而得雨麥田有望朝廷已罷飢饉之事於度外不復以儲蓄爲意矣萬一天下州縣復有災傷則何以異於陳許潁亳之民也若饑饉相繼盜賊必興此豈可不早爲之深慮乎臣愚伏望陛下參天下錢穀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錢穀利害能使倉庫充實又不殘民害物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方今食貨俱乏公私皆困何故而然如何擘畫可使上下豐足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爲之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材幹出群者以爲轉運使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仍每至年終令三司攢計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錢帛糧草見在都數聞奏以之比較去年終見在都數若增羨稍多即令勘會如別無姦巧欺謾及非理賦斂而致增羨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褒賞累經褒賞者即別加進用若減耗稍多即令詰問如別無大故災傷及添屯軍馬而致減耗其當職之人宜量行責罰累經責罰者即來從黜廢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可使天下倉皆有餘粟庫皆有餘財雖有水旱蝗蝻之災及邊鄙有急皆不足憂也取進止

西邊劄子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

沿邊者諒祚皆追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邊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荅皆侮慢欺謾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搖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别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幷盡括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塞下使之匱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鄙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 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

於入京與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為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有謀主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客軍皆不足畏惟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鬭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畜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為之慮使姦謀得成竊恐其為國家之患未可量也且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為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為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為恭順得其侵侮之語以為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

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戎狄為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偽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為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為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

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闕數年之後使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雖北取幽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為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取進止

論修造劄子

臣伏見近日以來修造稍多只大內中自及九百餘間以至皇城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南薰門之類皆非朝夕之所急無不重修者役人極衆費財不少此蓋陛下纉極之初禁廷之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略命整葺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拆重修務以壯麗互相誇勝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

萬一陛下更因此賞之則營造之端將無窮已國財必竭民力必殫臣竊惟陛下新臨天下惠澤未孚於民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益聖德也脩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請且言諸州買木一事擾民甚多向前皆厚有產業之人每遇抑竹木綱散失陪塡無有不破家者先帝躬履節儉宮室苑囿無有增飾故諸場材木皆有羨餘屢因赦恩放免買木以寬民力自頃修造倍多諸場材木漸就減耗有司於外州科買百端營致尚恐不足而工匠用之賤如糞土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罷露臺而不作今諸場前後所積竹木何啻十家之產陛下至仁若察其所從來得不爲之愛惜乎況即今在京倉庫踈漏甚多皆以上件

數處興功占使匠人物料未暇修葺致粟帛之類大有損敗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今之所修緩急先後無乃未得其宜乎又皇子生而富貴年未及冠所宜示以樸素愼其所習今聞所修三位規摹侈大又復過於祖宗之時皇子所居漢明帝曰我子何得比先帝子此志非所以納之於義方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聖旨應大內裏外舍屋即目不至大段損壞之處及不至要切如南薰門之類並罷興修其皇子位只因舊屋夾截修整早令畢功不得過爲宏壯且令那減匠人物料修倉庫之損壞者所有諸處監修之官自是本職更不與減年磨勘及轉官酬獎以塞僥倖之源使天下皆知陛下去奢

從儉仁民愛物不亦美乎取進止

濮安懿王合行典禮議

宰臣韓某等狀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德秉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洽九族既睦万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愼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

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進呈奉聖旨候過仁宗皇帝大祥別取旨治平二年四月九日再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與兩制已上同共詳定聞奏

翰林學士王珪等狀

右謹具如前臣等謹案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

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孫長卿劄子

臣伏聞前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舉措煩苛致熟户蕃部叛去幾盡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臣謂朝廷宜嚴加譴謫以儆群帥不意今日更褒以寵名授以重任外廷聞之無不駭笑如此何以使群臣舉職邊鄙獲安伏望聖慈速改前命數其無狀於遠小處責降庶今後封疆之臣稍有所畏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言前環慶路經略使孫長卿守邊無狀宜加譴謫不當更加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都轉運使不蒙朝廷省察臣竊見陛下近者面諭執政以中外臣僚多不修職業今降詔書嚴加戒諭此誠致治之本然臣愚以爲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信不若不言之爲愈也長卿本以錢穀常才驟蒙朝廷拔擢數年之中官爲丞郎位爲元帥智力淺薄用過其分不曉軍政不達蕃情處事煩碎衆心不附是致熟户蕃部各思離叛受趙諒祚誘脅去者極多而長卿掩蔽欺謾不一一聞奏慶曆中元昊背誕環慶所以獨不被兵者以熟户盛壯爲之藩蔽也今因長卿失於撫御散亡殆盡居官如此可謂失職而朝廷更加寵秩委之重任賞罰如此雖復日下詔書又何益也臣愚伏望陛下黜不職之人當以長卿爲始則群臣無不悚懼不令而行矣取進止

北邊劄子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爲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寤循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

來報復屠剪孰户鈔刼邊民所失若動以千計而
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
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
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
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
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万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
為之哉誠以屈己之慚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
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
少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
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
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
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選州

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
為法妄殺虜民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
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
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
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
例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
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
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
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
才增修德政使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辭以討
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
之勝負不亦遠哉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章奏十九

上皇帝疏
節用劄子
乞轉對劄子
尊號劄子
濮王劄子
乞改郊禮劄子
辭直學士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上皇帝疏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爲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祗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慎順五行之性内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析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既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旱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漫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廨軍壘民居覆没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睹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它皆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亹

亹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厮養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請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僞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謙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恵明斷吏畏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爲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晉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爲牲粉骨

為藥庶祈皇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
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
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閭閻之外日聞衆論不
勝悵恨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為陛下深思
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方一有
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
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著自先朝布聞
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
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
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
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為讒賊
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

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
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
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
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
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
諭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畝之田
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人既沒
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
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為此行
猶見棄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為四海所瞻仰哉此
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
年嬰疾厭倦萬機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

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倖
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想
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
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翕然立見太平
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
舊例不顧事情雜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
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
大臣專權甚於先朝宰相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
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于衆捨己從人舜好
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

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獨
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
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
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御禦外寇使群臣之
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
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
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
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
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疎主先入之言而拒
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
所好者視醜以為美所惡者視善以為惡苟能以平

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本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爲非而以它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泰山賤臣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與校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効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心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大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驩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遠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節用劄子

臣竊見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茲復遭大災畿內秋田蕩然孑遺倉廩所儲蓄寡少帑藏府庫錢帛散用將盡必恐今冬饑饉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爲憂今取之於內帑則內帑已虛取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斂之於下民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爲計臣愚以爲若非陛下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合天意感慰民心使愁苦者忘其悲愁餓死者無所怨嗟也臣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從儉薄勿信主者以舊例爲言出六宮冗食之人使之從便罷後苑文思院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群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

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　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止於奉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匏席用藁鞂況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爲而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固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取進止

乞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訕訐者固可優容之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群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勑閤門令疾速進入又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

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覩群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以上書言事殊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迹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也陛下踐阼未以群臣能否悉未遍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艱阻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遍觀即乞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事宜

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而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爲施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効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是過也不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取進止

尊號劄子　[illegible]九月五日既而[illegible]五上表

臣聞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悅順竊見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群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叡智聰明徽柔懿恭享茲鴻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爲災五稼漂沒綿戶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

路迄今未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荅天譴慰釋衆心況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群臣上尊號表伏乞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裨益萬分之一也取進止

濮王劄子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嚮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

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
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
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
鬱而未為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知二議是非
臣請更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
月勅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
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
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
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
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
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
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

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
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
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
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
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
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
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
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
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
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謀惑陛下者皆
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
何不試察群臣之情群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

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
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
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群臣之忠佞邪
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
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取
進止

乞改郊禮劄子

臣聞古者天子親祀上帝一歲有九國朝之制天子
三歲一郊仍於其間改用它禮者甚衆豈奉天之意
有所倦略哉蓋事有不得已者也臣竊見國家帑藏
素空重以暴雨為災圜丘之側流潦尚深青城之材
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恐難

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漂沒失其生業屋宇敗壞
衣褐俱盡陛下儻欲別加振救亦恐失所不支昔太
宗太平興國九年下詔東封尋以火災而止更用郊
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圜丘亦以事故更用明年祈
穀今災變至大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
因茲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
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
安慰衆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為可願決意早
行之取進止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一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勅命除臣依前尚書吏部郎
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塵忝諫

職於今累年曾無絲毫裨益盛德自非聖度含容豈免誅責每自循省心不遑安向亦屢曾奏陳乞補外任天聽未允黽勉至今不敢頻有祈請以取煩瀆之罪豈意大恩復加褒進顛懼失措若墜冰炭臣雖庸愚何敢遽受伏望聖慈矜憫曲從所欲許臣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使竭其駑蹇之分以酬天地生成之施臣不勝大幸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二狀

右臣近曾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所有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祗受旨後未奉指揮者臣伏覩　眞宗皇帝天禧元年初置諫官詔書曰御文俟及三年或職業無聞公言可觀移授散秩仍選監臨臣自嘉祐六年七月初入諫院供職到今已涉五年智能淺薄志氣庸懦不能闡發大猷補助聖政爲祿偷安虛損歲月譴黜之典已爲後時今乃使之叨冒寵名仍留舊任臣猶自愧況於它人是以涯懇自陳庶幾矯察若朝廷矜其愚昧未用天禧詔書特行責降伏乞依臣前奏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所有除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龍圖閣直學士第三狀 [illegible]

右臣近兩次進狀乞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便令受告勅者臣承諫職首尾五年自國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性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朴忠與人立敵前後甚衆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容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如處沸鼎之中思寒泉之救但以職當言路不敢無故求出盤桓踰留以至今日不意朝廷更加獎擢授以美職仍居舊任既荷寵祿則卒無得出之期禍敗罪誅必不可免是以人用爲喜臣獨爲憂人用爲榮臣獨爲懼四顧徊徨無所逃竄進退失圖誠可矜哀儻不訴於君父使之何所依投伏望聖慈憫其久在諫職使得息肩於外依臣前奏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號晉絳一州所有新除龍圖閣直學士勅告不敢祗受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四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章奏三十

乞經筵訪問劄子
選人試經義劄子
論安懿皇劄子
留呂誨等劄子
留傅堯俞等劄子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劄子 第三劄子
居家奏狀 辭二劄子
請不受尊號劄子
議祧遷狀
辭翰林學士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上殿劄子
王陶乞除舊職劄子

乞經筵訪問劄子

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群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群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踈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取進止

選人試經義劄子

臣竊見國家舊制選人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院流內銓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十道各從其便其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大率皆乞試詩其間並有假手於人真偽難辨就使自能作詩騁采高妙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爲殿最臣欲乞今後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而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爲一等并所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京官與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家便差遣合入家便者與先次其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即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亦近於先王教胄子之術也取進止

論安懿皇劄子

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審或如此竊恐不可陛下既爲仁宗後於禮不得復顧私親臣先時言之已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爲榮邪以爲利邪以爲有益於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爲皇者自漢哀帝爲始其後安帝桓帝

靈帝亦爲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爲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爲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爲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爲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内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爲親受仁宗之命爲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内聞之孰不解體又安足以爲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虚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虚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竊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責苟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竊以爲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願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爲諫官然鄉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取進止

留呂誨等劄子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群臣和顔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群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讜言何從而至

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群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非竊歎者多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沉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群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足過矣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

留傅堯俞等劄子

臣近曾上殿蒙聖恩宣諭以濮王稱親事云此親字官家亦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本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爲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紜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

之就職昨日忽聞侍御史知雜事傅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趙瞻通判汾州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私憎聽臣竊惟陛下春秋方壯聖性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受孤恩之謗違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權止於遂政府數人很心而已不知於陛下有何所利而為之臣不勝區區深為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為驩欣誹謗之語更為謳歌矣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劄子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濮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尋以家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曾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欽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瞻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濮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尚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居家奏狀

右臣今日上殿已曾面奏為先任諫官日言事不當乞賜責降見居家待罪自今月十二日已後不敢赴起居所有本職公事亦不敢管勾謹具狀奏聞謹奏

第二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濮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臣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錄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自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於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據禮追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俟過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太祥即詣政府白以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為眾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為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緣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臣所上疏竊慮年月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呈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准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臣疾速朝參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奉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至重有數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濮王典禮凡

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唱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讒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晝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蘋然一身措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請不受尊號劄子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靖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

天鑒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茫然無知而簡忽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阼已來太陽侵色中有黑子大風晝晦冬溫無冰連年大水漂浸稼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悽惶流離滿路西戎內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群臣宜勸導陛下以祇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稱今者又有侍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誣罔海內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群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群臣所上章表却尊號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諏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怒福祿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群生百姓莫不幸甚況陛下曏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群臣皆以言爲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資進狂瞽惟聖明采察取進止

議祧遷狀

右臣准學士院告報以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僖祖神主當遷夾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議者臣先於嘉祐八年仁宗祔廟之時已曾與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上言僖祖當遷夾室當時議臣皆以爲不然朝廷遂從衆議臣謹案王制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於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若僖祖於今日方議祧遷則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八不合先王典禮難以施於

後世臣愚以為仁宗祔廟之時僖祖已當遷於夾室今大行皇帝祔廟順祖亦當遷於夾室臣既承詔旨今得與議不敢不盡所見以對伏乞朝廷更賜詳擇今錄嘉祐八年奏議一本謹具狀繳連奏聞伏候勑旨

辭翰林學士第一狀

右臣竊聞已降勑告在閤門除臣翰林學士者臣聞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從仕以來佩服斯言不敢失墜頃事仁宗皇帝蒙恩除知制誥臣以平生拙於文辭不敢濫居其職懇悃辭仁宗皇帝察其至誠遂賜開許今翰林學士比於知制誥職任尤重固非愚臣所能堪稱聞命震駭無地自處况臣於先皇帝時以父官京師私門多故累曾進狀乞知

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後值國有大故及所修君臣事迹並未經奏御以此未敢更上文字日近方欲再有陳乞不意忽叨如此恩命臣雖頑鄙粗能自知非分之榮必不敢受伏望聖慈察臣非才不堪此任特賜哀矜遂其微志許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若此數處無闕即乞於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如此則上不累公朝之明下不失私家之便誠為大幸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懇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第二狀

右臣近於閏三月二十九日曾進狀辭免新除翰林學士恩命乞一知州差遣至今未奉朝旨者臣竊以唐室以來士人所重清要之職無若翰林自非天下英材擬稱第一詳識典故富有文章雖欲冒居豈厭眾意臣稟賦頑鈍百無所堪在於屬辭尤為鄙拙安敢強顏輒為此職人雖不言能不內愧是用輸肝瀝膽貢實自歸惟仁聖鑒其中悃力小任重慙懼交攻坐炭履氷未足為諭特遂所志使之自安天地至恩無以過此所有翰林學士勑告臣不敢祗受伏乞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或京西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懇切之至

第三上殿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翰林學士已曾兩次進狀辭免乞一知州差遣奉聖旨不允令便授勑告者臣非不知黃

官難得詔旨難違然所以須至再三煩瀆天聽者誠以臣之材性各有短長人君當量能授官人臣當陳力就列如此則事無曠廢上下得宜臣自幼少以來雖稍曾讀書而所性愚鈍拙於文辭若使之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至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今若苟貪榮寵妄居此職萬一朝廷有大號令或除拜稍多臣才思竭涸必至閣筆縱使勉強得成其鄙惡必甚以之宣布四方使共傳笑豈惟彰微臣之醜亦恐為朝廷之羞此臣所以寧犯違慢之誅而不敢當清華之選者也陛下若察其至誠知非矯飾特賜哀矜寢罷新命則是掩臣所短全臣所長生成之恩孰大於此況臣自通判并州得替任京十有餘年去歲兒男身

亡遺孤無人照管臣累曾奏先帝乞家使一官亦蒙
聖恩許候脩書畧成規矩即除外任無何先帝奄棄
天下臣哀荒失圖未敢叙陳近方欲具所修前漢紀
三十卷先次進呈然後以私懇上干陛下聖聽不期
忽有今茲恩命誠非愚臣本心所願憂惶跼蹐無所
容措伏望聖慈依臣前奏只以舊職於晉絳或京西
陝西路除一知州差遣所有翰林學士勑告臣不敢
祗受取進止

王陶乞除舊職劄子

臣昨日召對蒙聖恩賜示以吳奎所上劄子爲直除
王陶翰林學士家居待罪事臣尋已曾據所見數奏
陛下始欲止還陶舊職後又欲與陶侍讀學士臣當
時忽遽未有以對退爲陛下經宿思之侍讀學士與
翰林學士資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尚未肯起
陛下新即尊位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有質直
之名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
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起則愈損陛下之威況
陶本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
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御史
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起陶既是
舊職受之亦安庶免更有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
陛下虛己下問愚慮竊以此爲便不敢不奏乞賜詳
擇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五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章奏二十一

留吳奎劄子
作中丞初上殿劄子
乞罷詳定押班劄子
留韓呂劄子
御殿劄子
宰臣押班第二劄子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劄子
聽斷書
乞不更責降王陶劄子
王廣淵劄子
高居簡劄子
王廣淵第二劄子
賑贍流民劄子

留吳奎劄子

臣竊聞王陶降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除資政殿
學士知青州外議籍籍皆以爲奎不當去所以然者
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
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見
陛下爲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怪駭如此
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
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

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勑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驩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見於出入之間何爲不可復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爲朝廷惜大體耳乞賜裁察取進止

作中丞初上殿劄子

臣聞澄其源則流清固其本則末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

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罷詳定押班劄子

臣竊聞宰臣復有文字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身以宰相爲股肱以臺諫爲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遂相激發遂致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相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者以爲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默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隳廢欲辨論是非則與前日之爭有何所異是鬬訟之端則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天位四方之人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分爭之醜臣竊爲陛下

惜之況今災異屢降飢饉荐臻官多而用寡兵衆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爲先而以餘事爲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取進止

留韓呂劄子

臣竊聞已有指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潁州侍御史呂景與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靜方雅於陛下嚮昔官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呂景渾厚剛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爲難得其人身爲臺官坐言事罰銅誠使羞赧難以立朝不若得罷責之爲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俱從外補二人甚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衆心取進止

御殿劄子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群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況今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得痊愈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暫見群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難諭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群下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宰臣押班第二劄子

臣伏覩今月七日勅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指揮永爲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止于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罷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切惟文德殿爲天子正衙宰臣爲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後當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已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即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又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巳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徧祈嶽瀆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切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

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柵
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
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
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詢以彼中雨水多少
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
旣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
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
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卹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
恃倂遠殘民害物陛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
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取
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劄子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
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
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
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
其本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
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
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
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屢有覃恩官品多高
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
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
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
上即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即具
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
擇取進止

聽斷書

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材識駑
鈍陛下過聽擢備憲司臣夙夜盡心以思厥職隕首
捐軀無足爲報竊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
分爲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
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己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
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以群下紛紛曰鬬於前
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
恭儉踐阼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群生之福
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
政事之失弊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爲私鬬不知窮極竅
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
重厚爲威照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
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
解布衣權至使將軍自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
皆切當如此群臣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
徇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此最人君之大患也今
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後施行關
防秘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臺諫方得聞之
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
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己之所謀爲非而以它人之言
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

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之便者也臣愚伏望
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下當清心
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
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位
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
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當再審察更以理道
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有可取勿憚改為若漢
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
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強很不已者雖加罪黜
天下豈以為不可哉如此則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
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
不慎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
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
伏惟聖明俯加采察臣某昧死再拜

乞不更責降王陶劄子

臣竊聞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辭狂率恣為詆毀多過
其實欲有數奏乞重加責降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
則自仁宗皇帝已來委政宰輔宰輔之權誠為太重加以
臺諫官被黜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
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陛下方將奮乾剛之盛
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
其褊心失於詳審言語不容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
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為大
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
恐人主之權益去大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
在不可不察也臣愚伏望陛下於執政進呈王陶謝
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深罪前已左遷在
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下當正色語以
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非無過當之言朕亦未嘗
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欲再三責
降方為快意邪若猶執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荅
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
僚知陛下英武可恃萬一它日大臣有欺罔聰明為
大罪者群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
臣復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効不
復自顧形迹之嫌故也取進止

王廣淵劄子

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姦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
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
而寂無所糾彈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
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
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
圖寵賢彥延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即
位以來未聞放黜姦邪以警群臣廣淵於朝列之中
為姦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
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取進止

高居簡劄子

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耘近者不

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勾當御藥院高居簡資性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舊制勾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日月寖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議陛下之失況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為狡猾而陛下特加寵信待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聖德臣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勾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取進止

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至今未聞指揮臣竊惟廣淵所為布聞海內陛下昔在宮邸豈不備知何寂微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大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為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廣淵姦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所不能察是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教顏淵以遠佞人夫堯與顏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廣淵早賜黜逐取進止

賑贍流民劄子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即大人每人支米一斗小兒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為恤人之名掩人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曏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襁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飢民聞之未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禾苗既傷於旱蝗蝻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飢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為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壟流離道路乞匄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莫為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則糇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閔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為姦蠹弊百出民持手計窮無以為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它處必有饒

樂之鄕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舊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携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逡巡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上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飢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鄕居者旣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竊聞其它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章奏二十二

王廣淵第三劄子
高居簡第二劄子
高居簡第三劄子
封事劄子
高居簡第四劄子
郭昭選劄子
帖黃
高居簡第五劄子
王中正第一劄子
辭賜金第一劄子　辭第二劄子
納賜金劄子
王中正第二劄子
王中正第三劄子
石揖劄子

王廣淵第三劄子

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近聞本人帶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假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爲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爲姦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爲其非賢材則不能

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為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為汎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令後受賜服者皆以為恥不以為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必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為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此來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皦然明白取進止

高居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況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者旦夕常在左右又寵而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聖明依祖宗舊制應句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並令出外其高居簡仍乞遠加竄逐取進止

高居簡第三劄子

臣近曾兩次上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簡頃在先朝已竊弄權柄依憑城社玷辱聖明物論洶洶切齒側目及陛下繼統必謂首行誅竄以警邪臣不意居簡狡猾多端先自結於陛下使陛下寵愛信任更過於先帝之時朝廷公忠之士無不憤懣深為陛下惜之方今內侍之臣小心謹慎可以備陛下左右使令者何可勝數陛下足以擇而用之何必違祖宗舊典負天下譏謗獨保護居簡堅如金石臣竊惑之伏望聖慈取臺諫官前後所言居簡文字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義順合眾心其餘句當御藥院者亦乞遵舊制官至內殿崇班以上並授以向外差遣取進止

封事劄子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真宗皇帝總覽群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擢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曆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頹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

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容藉姓名遇有差遣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効然後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高居簡第四劄子

臣累日前上殿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勢陛下新復寵而信之大為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使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曏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帶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識戇愚未曉所謂若国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依勢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閭閻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而尚足為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兄居簡所以能為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群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取進止

郭昭選劄子

臣竊聞陛下曏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閤門祗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為腹心羽翼豈以為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遂為故事凡東宮僚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廝役直除班行其為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勳小人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祗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班序差遣畫事不同譬諸文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廝役之人為之哉況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為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為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隷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慝明著

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事不罰也陛下始初
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
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
言者但為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閤門祗
候乞賜追寢取進止

貼黃

或聞昭選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旨未知虛的審或
如此尤為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當極其友愛至於
官爵刑賞乃陛下政柄須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關
預陛下亦不當聽從如此則兄弟之恩全君臣之分
正矣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

難之彼為其子猶不可況為它人乎

高居簡第五劄子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
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當御藥院高
居簡巧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
錄臣實無顏尚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為拙直則居簡
為姦邪若以居簡為忠良則臣為讒慝臣與居簡勢
難兩留況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累曾陳
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取
進止

王中正第一劄子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
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
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勾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
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為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
令罷去者乃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
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
歲以來左右之臣既憑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闕理資
序隊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
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
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懲守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壞
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
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它日
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

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
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
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勾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
法取進止

辭賜金第一劄子

臣先奉勑充山陵儀仗使已蒙聖恩賜絹一百疋錢
二百貫文充盤纏於今月二十九日又降中使賜臣
箔金五十兩并銀合重三十兩臣不敢仰違詔旨雖
已奏謝訖然竊聞嘉祐八年永昭陵時不曾有此則
例私心惶恐深不自安臣聞人君不行無功之賞則
群下勸人臣不受非分之賜則廉恥立今臣等雖五
使猶在京城跬步之勞亦未嘗有以何勳效再受重

賜況臣職在執憲當抑絕僥倖而身自爲之將何以
糺正它人其銷金并銀合伏望聖慈許令回納入庫
庶使下臣有以自容取進止

辭賜金第二劄子

臣前日蒙恩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事
問永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
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
上荷恩遇至深至重螻蟻微命不足爲報愧懼流汗
無所容措然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
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
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吾必待有功者彼一弊袴猶不可以與無功之人況
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爲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
無功望施分毫不與我太祖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
能驅駕英豪光啓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
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徼覬之心
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人有功而人主賜
之一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
而我獨得之是人主知我之功也其榮多矣如是則
智者竭其謀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猶將甘而
樂之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者
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鈞是人主待我無以
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莫不解體誰肯
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爵金帛
者人主所以鼓舞群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自知者
也然則明王愛一嚬一笑豈爲過論哉仁宗皇帝天
性寬仁承累世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於
人群臣左右貪求無厭賜予之例因茲浸廣府庫之
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
藏奉宸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裁減
以救其弊況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且陛下以
國用不足之故求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事裁
減而所賜群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之時臣雖小人
貪昧財賄若此理能自安乎此臣所以夙夜憂惶
無以自處者也況府庫之物悉天下萬民之物也自
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
賜物至于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亦欲助陛下成
治道也伏望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將所賜
金并銀合回納入庫取進止

納賜金劄子

臣近以所賜銷金五十兩并銀合三十兩係永昭陵
時舊例所無不敢當受奏乞許令回納奉御寶批依
奏臣微懇獲伸上荷聖恩無有窮極所有銷金并銀
合謹隨劄子進納取進止

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
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
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

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察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罷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句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為審或如是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附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與金臺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已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幃幄進退群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庭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句當御藥院或差使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為御史中丞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語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關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為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罪但外人有此論議臣不敢不令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取進止

石椁劄子

臣伏見永厚陵皇堂卷拳石四重其二重並倚於枋木之上陛下孝心深遠以為異日枋木終歸朽腐石若隕墜於梓宮非便發自聖謀欲為石椁其修奉山陵都護宋守約鈐轄張若水以策非己出百端沮難苟欲修飾目前自營私計不為梓宮萬世之慮為人臣子不忠如此乃敢令石匠作頭供狀稱八月二十七日進入梓宮後連夜造作計二十四時辰了當如蒙別差人定奪却不依今來所定時辰先得了當甘當重令不詞公列奏牘誑惑朝廷是主掩閉皇堂及虞祭并木主到京之日皆曾改移臣昨在山陵儀仗使目覩內臣黃懷信用夾床濾袱等下梓宮數刻之間安厝已畢乃知守約若水等欺罔聰明輕侮邦憲若不懲戒則不公挾詐之人將何所忌憚伏望陛下治守約

若水等罪嚴行責降若升祔畢有赦守約若水等緣脩奉山陵得罪特乞不原其黄懷信等宜優與酬奬貴使賞罰明白人知徵畏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章奏二十三

衙前劄子
横山劄子
横山疏
横山上殿劄子
論不得言赦前事劄子
張方平第一劄子
張方平第二劄子
受侍讀乞先上殿劄子
乞免翰林學士劄子
辭免館伴劄子
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狀

衙前劄子

臣伏見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使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產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條陳利害委官詳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廢罷里正置鄉户衙前又以諸縣貧富不同東鄉上户家業千貫亦為里正西鄉上户家業百貫亦為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乃令立定衙前人數每遇有闕於一縣諸鄉中選物力最高者一户補充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間貧困愈甚於舊議者以為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今一槩立法未能盡善又里

正上管催稅人所須爲衙前主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産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又鄉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户一户應役則九户休息可以晏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勞逸不均蓋由衙前一槩差遣不以家業所直爲準若使直千貫者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均平今乃將一縣諸鄉混同爲一選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户常充重役自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户爲抑強扶弱寬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使今日家産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之矣自非磨滅消耗至於窮困而爲盜賊無所止矣故置鄉户衙前已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返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爲富民之術不亦踈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使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怒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乎凡爲國者患在見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户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户衙前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矣取進止

横山劄子

臣竊聞陝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內人户衛國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爲日固久今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匱軍政未講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況諒祚雖內懷狡驚而外存臣禮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尚未還國而遽令邊臣誘納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之體多矣伏望陛下且以拊循百姓爲先以征伐四夷爲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專謹斥候防其侵軼而已俟諒祚咎惡既熟中國兵穀有餘然後奉辭伐罪不爲晚也取進止

横山疏

九月二十四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臣聞王者之於戎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逾葱嶺誅大宛絕沙漠禽頡利然後爲快也竊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嵬泥嚷側欲以横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嘗論列以爲非宜尚慮語言疎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爲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略賜周覽與進謀者

參校其是非爲臣聞戎狄之俗自爲兒童則習騎射
父子兄弟相與群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
詐諜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旅用兵善忍飢渴能
受辛苦樂鬬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爲也
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
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
宗之賢伐鬼方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爲冒頓所圍
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
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
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誕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
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
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
虜所鈔略及經沙磧飢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
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欷酸鼻及真宗即位會
繼遷爲羅潘支所殺真宗因洗滌其罪吊撫其孤賜
之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
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
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
調賦以供邊役關中既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
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
納欵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己賜以
誓詔冊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
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嚮者諒祚雖時有傲
慢禮節不備或誘熟戶鈔掠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

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能梟
諒祚之首僅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
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與生民之苦由此
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
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
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
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
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
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
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之大體者
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
兆之富而效其所爲耶譬如鄰人竊己之財已以正
議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耶臣聞諒祚
陰蓄姦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
熟戶以敵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
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螫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
小種之羌羸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
藏空竭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彫
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太半縱其在者亦懷貳心非
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之際陛下深詔邊吏
敦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候以待之猶懼諒祚狼
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盜疆埸又況彼不勤
而獲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甚多
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嘍則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

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
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
虜中獨不覺寤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竊疑
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
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
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
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
遣將出爲之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
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
嚷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
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
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

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
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
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
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
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嚷側也若嚷
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
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嚷側餘衆尚多還北不
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罔束手就死將
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
不見景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
未悅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淵聖御名
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立功於外者也故

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
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蓄
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
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
上下姑息有如兒戲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望給賜小
響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
小盜則望塵奔北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
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
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與難立之功
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攬賢俊隨材

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慎擇
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
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
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完整
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
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
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
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臣
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
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
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
定慶曆之時而已卒無可柰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

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求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能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願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横山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言趙諒祚即今稱臣奉貢朝廷不宜納其叛臣以興邊事未審聖意以爲如何臣之所言非謂諒

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國家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遠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八事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然後觀四夷之釁亂者取之亡者海之何患不能復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憤也取進止

論不得言赦前事劄子

臣伏覩今月二十三日手詔應官吏黎庶把罪在赦前者並依前後敕條施行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更不得依前舉劾具案取旨如違並科違制之罪者臣竊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擊平民及以輕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爲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案百僚糾擿姦邪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憚此乃人臣之至幸而非國家之長利也伏望聖慈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勿使群臣得以壅蔽聰明也取進止

張方平第一劄子

臣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猥衆所共知兩府大

臣繫國安危苟非其人爲害不細臣識在繩糾不敢塞嘿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協輿論取進止

張方平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固不足采竊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爲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事迹甚多陛下儻欲知方平爲賢爲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之私論也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爲譖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遷

翰林仍加美職臣誠愚惽未曉所謂伏望聖慈察臣
前言方平事爲是爲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臣未敢
祇受取進止

受侍讀乞先上殿劄子

臣累日前曾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智識頑闇不達聖心以爲朝廷大政必當辨是與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勝狂狷復有奏陳今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獎諭以至意溫密纖悉提耳諄諄臣雖木石亦將開悟況含氣血得爲人類自咎愚迷九死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入愧感之極涕泗滂沱誠宜即時奔赴闕庭祗受詔命然臣尚有私懇須當面陳欲望聖恩先

許上殿數奏面取聖旨然後遂授勑告不勝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免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尚少須日近接續編修史籍頗多恐難以應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聖恩宣諭但令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竊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況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序一同俸給仍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只以侍讀學士專治資治通鑑如此則材器稍宜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免館伴北朝人使劄子

臣近爲差館伴北朝人使曾進狀辭免今日蒙聖恩差中使宣諭以人使將至有合商量事節令臣不得辭免早詣中書樞密院看詳文字者臣竊惟館伴北使乃兩制常程差遣臣所以輒違詔旨再三固辭者非敢避事偷安誠以人之才性各有能否不可牽強陛下以臣講讀經史粗有可采而使之應對賓客此實非臣所長夫以鄭國區區將有諸侯之事猶使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授四方之賓客故鮮有敗事況聖朝包戈偃革專以文德懷撫北夷信使往來議論國事折衝禦侮呼吸成變一言差忒寔繫安危臣豈敢不自揣量妄居其任臣愚以

名犯北朝諱元不曾接伴亦不曾奉使兩朝事體正如牆面虜中情偽分毫不知加以稟性昏戇遇事弱直今若使之館伴恐語言之際必有遺忘差錯或漏泄機事或抵觸使人萬一如此以貽朝廷之憂雖加臣以重誅終無所益伏望聖慈矜察於兩制中別選差才敏之人館伴北使貴無闕誤取進止

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狀

臣竊以爲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竊詳律文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所謂因犯殺傷者言因犯他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除爲盜之外如劫囚略賣人之類皆是也

律意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
傷人者有司執文并其餘罪亦不許首故特加申明
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
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
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
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殺
傷人他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
重若從鬭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也其直
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
可首也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按謀殺故
殺皆是殺人若將謀之與殺分為兩事則故之與殺
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故劫因略人皆

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略可首而殺傷不
原若平常謀慮不為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
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為所因之罪也若以
劫鬭與謀皆為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鬭傷自
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蘇州洪祚斷例案律疏
云假有因盜故殺傷人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
罪仍科疏既稱言故殺傷人明是因盜謀殺傷人者
自從謀法當時法官誤斷不可用例破條遵又引編
勑謀殺人傷與不傷罪不至死者並奏取勑裁以為
謀殺已傷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案尊長謀
殺卑幼之類皆是已傷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
又引律疏問荅條云謀殺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謀殺

之罪首盡顯是謀殺許令自首案問皆謂謀而未傷
方得首免若其已傷何由可首凡議罪制刑當使重
輕有叙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傷法假有
甲乙二人甲因鬭毆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猶科杖
六十罪乙有怨讎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
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
二人所犯絶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豈不長姦宄
阿云嫌夫醜陋親執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
十刀斷其一指初不陳首至官司執録將行拷掠勢不
獲已方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憫朝廷貸命編管
已是寬恩而遵更稽留不斷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
後有似此之類並作減二等斷遣竊恐不足勸善而

無以懲惡開巧偽之路長賊殺之源姦邪得志良民
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為大理寺刑部所定已
得允當難從許遵所奏作案問欲舉減等而科令來
與王安石各有所見難以同共定奪伏乞朝廷特賜
裁酌施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章奏二十四

辭免裁減國用劄子

請不受尊號劄子

手詔

批答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舉諫官狀

八月十一日邇英對問河北災變

議學校貢舉狀

辭免裁減國用劄子 七月三日上殿次日收國是朝又令三司奏官賞令

臣近曾乞另選差官裁減國用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非材叨忝美職月受厚俸常自愧恐無有報稱若果能有益於國臣何敢辭稱惟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積以歲月庶幾有効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也若但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國用制度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令供析聞奏立可盡見臣愚以為不必更差官置局專領此事況臣所脩資治通鑑委實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難以更兼錢穀差遣取進止

請不受尊號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准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牓子奏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寶九年群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群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為深恥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荅以尺二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群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聰明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嘆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後其身而身先可以捨虛名而得實與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取進止

手詔

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申地震天

威彰著日虞傾禍實憂被此濫名有靦面目況在亮
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爲
荅辭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内顧慚懼非是欺衆以
邀虛名

批荅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休撫有四海永惟燭理之不
明舉措之不中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如涉
春冰屬以美報之禮不敢墮曠故欲躬執犧牲祗見
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群公卿士猥見褒
譽欲歸以溢美增其徽稱抗章勤請至于再三朕乏
馨香之德不能媚于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爲災天
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濫名之敢當心

竊愧惕流汗霑足況尚在諒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時
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爲
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災沴調用繁冗欲
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僚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
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
國而於待遇大臣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
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不
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
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
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

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曏者慶曆之末
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
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
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
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
振救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
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
以徇一方之急凡宜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撙節
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
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
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
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

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
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
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太爲削弱
其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群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
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
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凋竭窮極然後止
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
者當以義褒君子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
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
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制銀絹止於二
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
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

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旨勿為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舉諫官狀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

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於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彊禦兩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取進止

八月十一日邇英對問河北災變

八月十一日邇英進讀已召對問以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光對以河北大水倉廩漂沒所難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賣於民以糴穀則重增煩擾且禾稼蕩盡糴之亦無所得故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上曰已令漕五十萬石以賑之可足乎對曰臣聞瀛州所損自百五十萬石所漕者裁能補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臣聞河北東西路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流未絕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轉古方伯州牧之任繫一路休戚當慎擇天下賢才不可但取資叙及酬獎為之也上又問西府辭郊賚劄子何不呈對以同僚有假故上問玆事

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臣所見止如此更乞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同對曰獨臣有此愚見他人皆不以為然上曰朕意亦與卿同聽其辭賞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大臣懇辭不若盡聽之對曰今郊賚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無恐於體未順上曰已有帶馬矣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志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光與禹玉介甫同進呈郊賚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國用不足災害荐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為始宜聽兩府辭賞為便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不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耳且國

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光曰常袞辭祿猶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邪介甫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爲盜豈國家之利邪介甫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蠭起遣繡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爲盜邪此言豈可據以爲實介甫曰太祖時趙普等爲相賞賚

或以萬數今郊賚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爲多光曰昔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與介甫爭論久之禹王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荅之可也是日適會介甫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荅引常袞事以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明日邇英講讀罷上獨留介甫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參知政事

議學校貢舉狀

臣准御史臺牒准勑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君欲立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者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勵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敝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

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矣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穨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封彌謄錄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爲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

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群臣使得條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場選貢之知所部士人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人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議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殽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障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試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詩賦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

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詭繆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得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並選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姦盜穢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聞奏乞嚴加朝典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日月先後爲次其舉主曾有贓罪及見停閑身亡或

依合參人數外路逐不准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
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申
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
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貢院者
試[illegible]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
務策三道更不試賦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
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
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
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僻時務踈闊
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illegible]
[illegible]亦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
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主

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
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
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
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
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群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
崇尚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
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
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皆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
停閑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事官
員及井市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
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間有二千石自謂能
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

徒以邀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
入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
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
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疎矣臣欲乞
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
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為眾所服者
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
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
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illegible]
[illegible]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為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
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
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筩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

書中疑議三條使對眾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粗者不
閑不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
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牓示諸亦置簿記錄
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illegible]
[illegible]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
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
半年以上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
等[illegible]過犯情輕數少即升入內舍為初等生
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為中等生中等
生升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
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定皆須具狀申
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

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外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謂如解額十人則以二人爲高等生額[illegible]）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開封府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仍給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衆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一分數所有高等生至省試時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嚮經術敦行誼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誼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誼小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誼則爲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錄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濁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哉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走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爲愈也

司馬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章奏二十五

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體要疏

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

臣昨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脩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師未選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不可興兵智慮迂疎不合聖心然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揚定為夏虜所殺陝西騷然困於饋戍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等以謝夏虜再三招誘方能得其稱臣奉表遣使詣朝廷待遣使者以誓詔冊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今竊聞陛下復召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為中外聞者無不寒心夫帝王不可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鄰寇況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狄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叛則從而驅縻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威懷如何哉國家以信義臣畜戎狄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舉而棄之興兵掩其不備以邀一時之功僅能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飢虜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虜庭民則逃散略盡朝廷有所何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鉅萬計其為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夏虜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脩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為前日所為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事兵連禍結不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念至於再至於三當先修內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體要疏 熙寧二年八月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勑律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然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為其責不在己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蓄懷實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廢弛風俗偷惰淺薄甚異議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傷以救病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嘗言善而不用朕有厭惡之而不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嘗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

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々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故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々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々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民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々祇々威々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見視朝繼以經筵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

火研味經史博覽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擇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富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々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

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叛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預群牧司四園苑不預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又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不略責以成効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

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媢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數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隱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幸則當廢黜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

能或使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
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
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
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
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
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
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
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
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
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啟
請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
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
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
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
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
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
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
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
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歸時中詔所指
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皐藩將帥省府職任
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
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
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外資或不久
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

也以此觀之亶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
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
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
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
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
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
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
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
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
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
三人群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
群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
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苟人君復不肯當使從誰決
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
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
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
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
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傳謀群臣下及
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
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
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群下人人
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

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群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群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

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殖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群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

溫公文集四十　十

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四十

章奏二十六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再舉諫官劄子

請優賞宋昌言劄子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一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二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臣竊聞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差官取勘侍御史劉琦錢顗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細食鷹鸇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陛下踐阼以來待臣下以寛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閭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令琦顗所坐不過狂直止以迕犯大臣遂降為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不勝拳拳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為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備位近臣親被明詔覩朝廷政事之闕不敢不言伏望聖慈深察愚忠早賜指揮放劉述等更不取勘其劉琦等別除一本資序差遣庶幾稍息羣議取進止

再舉諫官劄子

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舊事陛下於藩邸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史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贍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跡集賢校理趙彥若師民之子強學篤行不減於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伏乞聖明更賜裁擇取進止

貼黃 蘇軾元規趙彥若臣不能盡記議不敢詢問於人恐致漏泄請彥若時任州差
通判公事見知陳州充監當王

請優賞宋昌言劄子

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明當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勑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上約擗攔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尋

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上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毀以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今秋撥攔得水勢一併入東流其流漸閉斷雖頗漂溺損近東滄德等州民田廬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今若與同列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覩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棗彊獨奪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攔者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去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負之也取進止

再乞資廕人試經義劄子

臣先曾起請應資廕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廕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為無益不惟其間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大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何故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太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一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竊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僅能盡朞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為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效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明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程切者盡減下請給兼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橫遭降配也諸軍之內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恂

憫不安亦無能為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
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頓失威
重向去無以復號令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衆怒難
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
致張彥之亂且近事之可鑑者也故臣願朝廷更當
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而虛為之防
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為之防一旦
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
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
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無用
之兵置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
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
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
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至而新兵更添衣糧
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
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
計之得者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
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充
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
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
力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
為便臣備位近臣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取進
止

辭樞密副使第一劄子

臣准閤門告報已除臣樞密副使續准句當御藥院
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令授敕告者臣賦分樸愚不通
時務近日以來加以衰疾恪居舊職猶恐曠敗況乃
拔擢待之不次竊惟樞密之地日侍討謨內訓六師
外撫四海用人當否繫國安危豈臣無似所能堪稱
伏望聖慈更擇賢材俾居其任聽臣且守舊職取進
止

辭樞密副使第二劄子

臣准句當御藥院務求德奉宣聖旨令臣即令入見
者臣屢違嚴詔當伏重誅但以聞命以來揣分已熟
自幼及長頗讀經史捨此之外一無所長當世之務
懵不通曉常自置之閑官僅免曠敗尚以屬文不工
剸劇非長翰林審官每欲辭免況於樞府要地任重
責大一日失職則死及之臣雖至愚粗知自愛陳力
就列古人所誚是以寧冒違詔之罪不敢當稱位之
譏伏望聖慈察其悃款決非虛飾特賜寢罷新命止
守舊職天地更生之惠臣莫大之幸也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音竊慮區區
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
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授事
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為
儒臣自髫齓至于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
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

不能爲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裨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緣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素剛曾辭後除修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効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悉朝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秘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嘗輒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厲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

臣屢辭官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邪臣若陰有營求陽爲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如此豈飾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授豈臣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裨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質橫分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曠闕况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言至于再三觸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懼危切之誠臨紙叩頭俯伏俟命取進止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二月二十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降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忠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營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

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勵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法正刑也正）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

農田水利為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為不便然後臣乃敢發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嬴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嬴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

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差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督吏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貧債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

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眾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万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万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

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止有常平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尤小而壞常平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

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宏王營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趙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唯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捶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万緡界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肌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饑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狎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于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臣竊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産掊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錢雇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徙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無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椿令提點刑獄司管句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返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

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懔懔狂愚之誠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以聞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章奏二十七

辭樞密副使第四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五劄子
貼黃二道
辭樞密副使第六劄子
乞免永興軍路青苗助役錢劄子
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劄子
乞留諸州屯兵劄子
宗室襲封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四劄子

臣准句當御藥院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令入見者臣仰煩聖恩重沓如此雖頑如木石亦當遷變然臣固守愚志不移者誠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酬報居重位者不可以無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淺一無所用獨有補過拾遺可裨萬一方今爲天下患者唯有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朝發一詔罷之則夕無事矣故臣不量力勢輕用上陳儻陛下以臣言爲是乞早賜施行若以爲非則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英俊滿朝而擢用狂愚之人使污宥密之地豈不以爲聖政之累也伏望聖慈追還樞密副使恩命令臣且供舊職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五劄子

臣准句當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令臣即令赴閤門授

勑告者陛下聖恩無窮愚臣辭避不已盡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憂惶失圖無地自處臣竊惟陛下今茲不次用臣必以識慮為小有可采臣亦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無報効是以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為兩府臣若得此言果行勝於居兩府之位儻或所言皆無可采臣獨何顏敢當重任伏望聖慈矜察更不復遣使臣宣召追還樞密副使恩命庶使賤臣差獲自安取進止

貼黃二道

李舜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它事為辭臣今若已授樞密副使勑告即誠如聖旨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所以區區貪進小忠庶幾少補聖政之萬一況所言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無効所以不敢當今日新恩非為侵官乞聖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見患一瘡有妨拜起入見未得伏望聖慈更不差使臣宣召俟膝瘡稍愈自乞入見面奏懇誠

辭樞密副使第六劄子 熙寧[illegible]

臣伏准句當御藥院劉有方傳宣撫問兼問臣取幾日入見今早入者聖恩深厚不忘微賤存恤勤至臣螻蟻之命無足報塞惶恐無措伏念臣即今膝瘡雖稍減可尚未全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見之日不獨如此兼為臣近曾上疏言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廣惠倉使者未聞朝廷少賜采錄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遑遑不安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故寧被嚴譴未敢輙出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酌下情與衆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未嘗有四海之內卿士大夫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為非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使共決其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勑告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明正刑書庶使是非不至渾殽微臣進退有地不為天下之所疑怪取進止

乞免永興軍路青苗助役錢劄子

臣奉勑差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臣竊見陝西百姓自城綏州以來供應諸般科配及支移税賦往近邊州軍曰近復有環慶事宜加之今年亢旱五稼不熟人户流移者已聞不少國家所宜汲汲存恤使人户安集臣伏見先所散青苗錢貧破百姓為害不細臣已曾累次上言不敢重煩聖聽今又聞議者欲令州縣將諸色役人一時放罷官為雇人祇應却令人户均定免役錢隨二税送納乃至單丁女户客户寺觀等並令均出若果行此法其為害必又甚於青苗錢何則上等人户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歲歲出

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户及單丁女户等從
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鰥寡之人俱不免役
也若錢少則不足以雇人若錢多則須重斂於民雇
人不足則公家闕事重斂於民則衆心愁怨自古以
來縣役皆出於民今一旦變之百未見其利也且受
雇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以侵盜使之幹
集公事則必爲姦事發則挺身逃亡無有田宅宗族
之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云若雇召人不足即
依例輪差支與逐處所定雇錢足了役事自當有人
應募今既無人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
役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皆增數倍之税也彼青
苗錢以債與民而取其息已是困民之法今又使攤
出數倍之税民安有不困竭者哉以富庶之域猶不
能堪況陜西累歲奉邊民力彫弊豈可復爲無益之
事以擾之乎伏望聖慈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
錢以愛惜民力專奉邊費其餘路分則繫自朝廷裁
酌取進止

乞不令陜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劄子

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揀刺陜西義勇臣累曾論
列以爲徒使百姓愁苦無益於用近聞環慶路用義
勇與西賊戰鬬望風奔潰死傷甚多致主將陷没此
義勇不可用之明驗也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閲義勇
以扞西賊若止令州縣教閲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
至大擾若發以戍邊或如慶曆中刺爲正兵則衆人

觀環慶之敗譬如無罪往就死地恐於人情大有不
安國家既重賦斂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鬬以絶其命
是驅良民使爲盜賊也彼畏官軍則偷生故望風退
走彼爲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教之
挽射擊刺乃它日爲盜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
知万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況當遠離朝廷
故不得不先事而言也取進止

乞留諸州屯兵劄子

臣奉勑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
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率皆是緣邊就糧
兵士常時分爲上下番有一半在邊州或遇邊上稍
有警急則盡皆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
事不可忽必須思患豫防戎狄犯塞雖當竭力扞禦
然腹内州軍豈可全無武備況逐州皆有軍資甲仗
市邑民居万一犬羊奔突間諜内應或盜賊乘虚姦
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
臣愚以爲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駐内永興軍
爲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差
撥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内依此數目撥留在逐州
屯駐遇上更不得句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取進止

宗室襲封議 [illegible]
一院館追

臣等竊惟聖人制禮之意必使嫡長世世承襲者所
以重正統而絶爭端也古者諸侯生立世子死則襲

爵故令文稱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皆謂始薨之時庶襲爵之人也其無後者則國除自唐末以來王公以下不復承襲國朝故事常封本宮最長者一人爲國公陛下以爲非古故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降勑節文稱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又擇其非袒免親更不賜名授官太常禮院尋奉檢詳國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今來新制既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即與自來事體不同本院參詳合依禮令傳嫡承襲閏十一月五日奉聖旨祖宗之子并濮國公並令傳嫡襲封所有見今諸宮院已封公者令依舊將來即更不襲封臣等詳觀兩次詔旨丁寧皆欲以復古禮而重正統也今據禮院所定諸王後合襲封人內除越王曾孫世程曾王孫宗肅韓王孫宗績吳王孫宗絳並依禮令當傳襲外其昭成太子陳王恭王皆無後國當除宗保仲郇宗達以旁親繼襲乃是朝廷特恩爲之立後紹封其國於禮典亦無乖違所有秦王之後陳藹等欲立其庶曾孫克繼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承亮楚王之後陳藹等欲立其庶曾孫世逸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從式魏王之後衆禮官皆欲立其嫡孫同母

弟宗惠臣等看詳三王見今自有正統而承亮從式宗惠皆係旁支若此三人襲三王之封則子子孫孫常居環衛世襲爵祿與國無窮其正統子孫袒免以外更不賜名授官數世之後降在皁隸如此三人何幸而封正統何罪而絕不惟與禮令之意乖違亦非聖詔所謂爲宗傳嫡者也所以然者蓋緣禮令據初薨之時定爲嗣之人今日於數世之後議當爲後者事體有殊而專執令文所以參差不合而異論紛紜也臣等按忠彥等以爲令文之制與古稍異若無嫡孫而有嫡曾孫則捨曾孫而立嫡子母弟若無母弟又立庶子以此知亦許推及旁支常以親近者爲先也今令文稱無嫡孫同母弟則立庶孫以禮典與五服勑言之諸子之子除嫡長外皆爲庶孫既云立庶孫則當於諸旁庶孫內擇其長者一人立之蓋王視庶孫恩親等也庶孫比曾孫行尊而屬近也臣等按令文皆約古禮爲之安有與古不同之理借使不同朝廷方憲章稽古亦當捨令而從禮豈可棄禮而就令也況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傳襲者言嫡子嫡孫相繼不絕雖經百世皆應傳襲也若不幸而絕則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非謂有嫡曾孫捨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晉虞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世爵士大夫世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也吴商云按禮貴嫡重正所以尊祖禰繼世之正統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之是以孫及曾元其爲後者皆服三年

受重故也王畋云君為祖三年旣為君而有父祖之喪者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也范宣云嫡孫亡無後則次子之後乃得傳重以此觀之明嫡統不絕則旁支無繼襲之道然則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傳襲自嫡曾孫以下皆包之矣所以更言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者嫌人無嫡子即立嫡子之母弟或嫡子有罪疾幷其嫡孫廢之故也又言曾孫已下准此者謂庶孫以上皆無即立嫡曾孫之母弟無母弟則立庶弟之類是也若令文之意但以行尊屬近者為嗣則無嫡子使應立嫡子母弟及庶子何為更立庶孫也必若忠彥等所云則國家故事取本宮最長者一人封公已是行尊屬近之人更當遵行何必更有改作也彼令文所指者傳襲之人五服勑所載喪服之制事理各殊豈可引喪服之庶孫證傳襲之庶孫也且造令之時王公以下薨則傳襲故少有立曾元者今諸王之薨已歷數世乃更追議當為後之人則不應捨正統而更取旁支也今欲使合於古而適於今則莫若自國初以來於其人薨沒之時定當為嗣者以至於今日則於禮令不失而亦不離正統矣案秦王以雍熙元年薨於時嫡子德恭當立德恭以景德三年卒嫡長子承慶當立承慶以寶元二年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長曰克晤先卒無子次曰克繼當立楚王以某年薨嫡長子惟叙當立惟叙以大中祥符五年卒嫡子從煦當立從煦以慶曆五年卒無嫡子有庶子世逸一人當立魏王以某年薨無嫡子有庶子三人長曰允升以某年卒嫡子宗禮當立宗禮以治平二年卒嫡長子仲翹先卒無子次母弟仲旋亦先卒次母弟仲蒼當立以此考之其當為後者豈不明白矣所有承選雖是德文之嫡子其父元亦非嫡長自不應承襲蓋因令來承亮以庶孫得承襲故從承選有辭先王制禮皆本諸天地酌之人情譬如四支百體不可移也移之則綱紀紛亂爭端並興於承選可以見其驗矣臣等謹依古禮及令文并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勑命閏十一月五日聖旨指揮檢詳屬籍重行定奪到秦王之後合以克繼襲封楚王之後合以世逸襲封魏王之後合以仲蒼襲封其餘並如衆禮官所定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章奏二十八

請自擇臺諫劄子

論李定劄子

貼黃

諫西征疏

乞罷修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

乞不添屯軍馬

請自擇臺諫劄子

臣竊見近日臺諫官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臣竊惟朝廷之意無它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為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憫百姓忤犯大臣糾發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為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儒阿諛不知廉恥附下罔上皆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闥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又取自於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為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為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為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為群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生者也取進止

論李定劄子

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推官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聞皆言朝廷已為之罷能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為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群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此耳前論逐臺諫官今又論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為國家惜言路之絕耳伏望陛下審思慎行之勿使聰明遂壅蔽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

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眾心厭服然後為

美是以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詢岳牧旣衆
言僉同復明試以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
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何如陛下果
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効顯著衆皆知之
然後不次拔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校
勝負殆非人君廣大之體也

東西征疏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以不
材叨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
柄朝辭之日伏蒙陛下面諭以凡邊防事機及朝廷
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
所愧者聖知深厚責任至重所懼者智識淺短無以
堪稱夙夜孜孜心不敢寧居臣自入境以來見流移之
民道路相望詢訪閭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
渭以北絶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
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穟往往無實雖有實往往無米
雖有米率皆細黑一斗之粟舂簸之後不過得米三
四升穀價踊貴民間累年困於科斛素無蓄積不能
相贍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鄧商虢等州
或傭賃客作或燒炭采薪或乞匄剽竊以度朝夕當
此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静省息諸事減節用度則
租稅自輕繇役自少逋負自寬科率自止四患旣除
民力自足民財自饒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
下憂勤於中宰相劬勞於外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
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費之財何由
可得雖欲少繇役止科率其所管之事何由可成四
患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
蓋欲止沸者莫若絶薪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
之験非難知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
指揮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次於緣邊戍守選諸軍
驍銳及募閭里惡少以爲奇兵造乾糧㩻飯布囊及力
車以備餽運悉取歲賜秉常之物散給緣邊諸路又
爲内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且以永興一路言之
所發人馬甲八千副錢九万貫銀二万三千两絹掬
六千披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動皆迫以軍期上
下相驅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將
以今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疏
賤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兹事爲虚爲實昨者親
承德音以爲方今邊計惟宜謹守備俟其入寇則
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收其弊
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
之福及到關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爲出征調度臣不
知有司在外不諭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黙運
神算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惶惑晝則
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栗竊爲陛下危之夫兵者凶
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來國家富彊將良卒
精因人主好戰不已以致危乱者多矣況今公私困
竭將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虜其無功

必矣豈惟無功隸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爲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分毫之事萬一將來虜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役臣曾上言國家先當擧百職修廢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況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爲賊盜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橫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未討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猶爲不可何則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捨有罪之強寇誅無事之小種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將無以復號令戎狄矣此二策者皆爲不可伏望陛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未萌救之於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以朝廷不爲出征之計其義勇更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凡諸調發爲饋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儲以備春深賑救饑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臣不勝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罷修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 [illegible]三日上 奉聖旨

准熙寧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檢會近爲麟府路豐州及外堡寨官吏弛慢不職不修宇城池樓櫓器甲等已奉聖旨降官等第斷遣及劄與三路轉運司遍牒轄下沿邊州軍知委去訖近又壞陝西路提刑宣撫司奏華州甲仗庫弓弩不堪蓋是監官并本州官員全不用心點檢有誤緩急使用其鈐轄盧斅坐受優俸空占當直兵士略不管職朝廷已令鄜延路經略司擧官差替盧斅其華州甲庫弓弩不堪本州當職官員全不用心點檢仍宣撫司差官取勘聞奏切慮諸路亦有不修宇 城壁器甲等去處奉聖旨令河東河北陝西經略安撫司指揮轄下州軍委長吏子細點檢須管日近修宇城壁樓櫓堅固器甲精利如將來朝廷專差官點檢得却有未修城壁樓櫓器甲等其應干官吏必當依此重行斷遣劄付本司者[illegible]依准朝旨行下本路諸州軍施行近准虢州申州司勘會本州雖係陝西路即不係近邊州軍其州城從來並不曾有敵樓戰棚爲自來霖雨損壞摧塌及無兵功累年不曾修築今來亦不敢專擅役夫脩築已牒在城兵馬都監呂士宣重行檢計損壞城邑去處[illegible]候檢計到合使人功物料別具狀供申乞差兵夫次及據解州申准兵馬監押狀申准州牒備錄到安撫使司牒內坐到聖旨指揮修宇城壁樓櫓等尋將帶壕寨木匠作頭等檢計外羅城面上只有更屋二十三座並係年深倒塌及城壁墮倒久來亦不曾泥補修 宇 伏乞據狀申上衙乞差官計料修城人工及棚添樓櫓免致將來朝廷差

官檢視見並不修 宇 城壁及捌蓋樓櫓虛負責降
停替州司勘會昔來城上並無樓櫓即目城面上闊
處只及四五尺已來令若指揮使行捌造又緣合使
人工材料數目不少今來未敢專擅捌修伏候指揮
右謹具如前勘會管下永興等一十州軍城壁內
有久來已行安置樓櫓 宇 備亦有城壁低下薄
怯全未有樓櫓去處其逐州官吏既准上項朝旨及見
麟府豐州官吏以不修 宇 城壁樓櫓器甲降官
等第斷遣并華州官吏差替取勘仍恐朝廷非時
差官點檢例各畏懼爭欲日近興功 宇 葺以避
譴責伏緣營造樓櫓須藉城基厚闊方可安置今
來鄜坊兩州城壁皆稱闊處只及四五尺似此之

類須是先貼築城基方可捌脩樓櫓若非大段與
功無以辦濟況今本路州軍全闕廂軍應急差使
官庫亦闕見錢收買材料若是差役人夫配率材
料又緣陝西州軍已是去歲夏麥薄收秋苗旱損
當此饑饉人戶流移之際若更如此差擾必是轉
難存濟兼永興軍一路州軍盡在腹裏去沿邊絕
遠設若賊入寇亦未能便到逐州軍城下其樓
櫓修下數年不用不免損壞今來若盡令與沿邊
州軍一例須管日近修 宇 城壁樓櫓堅固器甲
精利顯見官私虛有勞費欲乞朝廷特降指揮其
沿邊及次邊州軍即一依近降朝旨修 宇 所有
腹內州軍城壁樓櫓並候將來豐熟以漸營葺其

器甲即據不堪數目逐旋勒作院人匠依程課修
整務令精利所貴公私皆得辦濟

乞不添屯軍馬

令月七日准熙寧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陝西河東
路宣撫使司劄子本司近已具奏聞乞於永興軍鄜
州河中府三州軍易得糧草之處別添屯軍馬選差
將官專切訓練逐路不得句抽專聽宣撫司節制內
一項乞於永興軍駐劄兵馬差本司准備差使莊宅
使趙瑜充永興軍路都鈐轄與知府專管訓練者
右具如前臣勘會永興軍所管令年正月一日見
在軍糧麤細色斛斗共三十六萬九千七百石二
斗四升據即目本府見駐泊及就糧并本城兵負

糧食及官僚請俸等共約支得向去一十七箇月
半馬料三萬七千六百五十二石四斗二升約支
得向去一十五箇月有餘稈草四十萬六千二百
二十二束約支得一十三箇月半有餘此只是據
見在軍馬約度即不知今來所添屯軍馬計多少
數目若只添一倍之時其人糧只約支得八箇月
有餘馬料只約支得七箇月有餘稈草只支得六
箇月有餘所添更多所費先廣又先准中書劄子
奉聖旨令體量應災傷人戶委的飢乏不能自存
者仰撥省倉斛斗據第四第五以下人戶各借二
石今勘會永興軍諸縣第四等以下闕食人戶約
及十餘萬戶若每戶支二石共計合支二十餘万

石其外縣雖有粮草亦是數目不多更難支充實
糧若並令在府省倉請領又更減却此數即軍粮
約支更不及得上項月數况去年陝西經夏大旱
入秋霖雨五穀例皆不熟其求與覃放稅多者至
七八分即今每㪷白米價錢一百文足稈草每束
價錢二十七文足雖差官開場糴買只糴得見九
餘石稈草全無兼勘會軍資庫日近雖支錢盡底
支絕准轉運司牒稱三司提刑司並馬司封樁錢
盡數充辦支錢止及四萬貫除支每月料錢及府
庫雜使并不住撥轉運司牒支撥往沿邊州軍及
應副收買軍期物色見今无錢支與和糴場糴買
粮草豈得謂之易得粮草之處臣竊謂大凡添屯
軍馬先須約度本處粮草可以贍養以備今來開
中鐵錢倉庫空虛贍養舊兵猶恐不足更添新者
何以枝梧雖朝廷更於左藏庫內藏庫支撥紬
絹等降下本路添助支費亦不免令州縣配賣與
百姓轉增貧困兄粮草是重滯之物不可從遠處
興販得來須本處土地所生方可計置今鐵錢如
此雖多積金銀高估物價令轉運司與州縣多方
擘畫其目下所要粮草何由可得况即今民間闕
食流移死亡者已為不少諸縣處處申報劫若
至向前二三月後舊穀已盡新麥未熟民間必轉
更饑乏若官中愛惜倉庫坐視不救竊恐流移轉
多死亡轉衆盜賊轉須深為不便竊以戎狄擾邊

手足之疾百姓離散腹心之憂豈可重外輕內逐
末忘本茲事得失所繫不細伏望朝廷先將陝西
諸州軍粮草約度合贍得若干軍馬一年支費仍
須於十分中量留二三分救濟目下饑民外如有
剩數然後據數添屯軍馬若苦無剩數之時伏乞
朝廷更不添屯儻以邊鄙未寧須至量添軍馬之
時即乞分散往諸州軍就糧各委逐處兵官精加
訓練不須聚在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處更特置
都鈐轄三員候邊事稍定即乞速發遣歸任營處
所貴公私稍得辦濟若不如此先約度粮草但務
添屯軍馬切恐一旦倉庫俱竭別有不虞至時悔
無所及臣職在守藩不敢不言所有先准朝旨令
第四等以下人戶借支斛㪷二石未審今來支與
不支若支與則軍粮轉更不足不支則人戶正當
饑乏伏願聖慈早降指揮臣不勝迫切之誠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章奏二十九

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緻飯狀

奏乞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狀

奏為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奏乞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狀

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緻飯狀

准都轉運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製造乾糧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勘會近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軍河中府同耀乾州鳳翔府等州軍變造床餅緻飯當司已兩次牒逐州軍疾早變造施行去訖今又准前項宣撫使衙劄子已牒逐州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如聞床即疾速計置收糴變造乾糧所是柴錢斟量支給施行去訖牒請照會施行者

右具如前勘會先准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今後起發義勇赴沿邊戰守並令自齎備一月口食與折將來本戶稅物若不能自備只乞於起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齎往者亦聽又勘會永興軍近准都轉運使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近准朝旨義勇上番令附帶乾糧一秤至屯戍州軍須合預行繼造乾糧准備支遣附帶前去右劄送陜西轉運司檢會近降義勇分番條貫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河中同耀乾鳳翔六州府逐行勘會義勇所居縣分近便省倉斛斗內有床粟或白米便約義勇合附帶乾糧秤數中停變造床餅緻飯如見在床數不多即一色變造緻飯仍趁此時月造下兩番令附帶數目免致非時蒸𤋮易為損惡仍每乾糧一秤破係官布造袋子封印如法收將來義勇上番日依數附帶者光切詳義勇戍守之時每人逐日給米二升半其一月口食七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器械衣裝盤纏等物切慮一人之力難以勝任兼今來變造乾糧緻飯須至差配百姓當此饑饉民間不易之際雖云量支柴薪亦不能全無搔擾況即今諸縣官倉床米至少昨准朝旨散支第四等第五等闕食人戶各二石尚未有備若更造乾糧緻飯即將來二三月間正當闕食之際更將何物可以救濟必見大段失所竊見慶曆年中議欲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陜西諸州製造乾糧緻飯萬數不少後來既不出兵其乾糧緻飯所在堆積經年朽腐不可復食盡為棄物令官中錢穀比於慶曆年尤更難得若復造此物徒使公私勞費卒無所用誠為可惜又國家備邊若止於戍守則沿邊自有倉庫無用乾糧緻飯令來承准指揮製造上件乾糧緻飯仍令十日一申倉卒取辦切慮百姓猜疑以為國家又欲出兵必致遠近驚憂無由解諭至時不為便穩光已指

揮本路前項五州軍且未令造乾糧皺飯更聽候
宣撫司指揮去訖謹具狀申宣撫使司伏望裁酌
早賜指揮

奏乞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狀

勘會永興軍准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牒准司農寺牒檢會近准熙寧二年九月四日勑節文所借過青苗錢斛令隨省稅日限送納如遇本户災傷五分已上合隨夏稅納者展至秋稅合隨秋稅納者展至次年夏稅寺司看詳上件勑意人户合隨夏稅送納者如本户災傷五分已上即展至當年秋稅若秋內更遇災傷自合送納夏料錢斛了足不許再行倚閣若本户更曾借過秋料錢斛即令倚閣秋料數目展至次年夏料送納切慮內有州郡並不詳認上件勑條一例重疊倚閣牒當司請詳此及備錄上件勑條遍下諸州軍如是夏料合納青苗錢斛本户災傷五分以上展至秋料送納如秋料內更遇災傷即却合催夏料數目仍將本路借過秋料錢斛展至次年夏料送納了足即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免至人户積欠數多難為了納別致違慢如有昨來夏料係災傷倚閣展至今秋送納者如今秋本户更遇災傷使請疾速催納了足具數申寺仍關報提刑轉運司依此施行者

右謹具如前臣竊詳朝廷所散青苗錢斛本為秋接窮困闕用之民使得至夏秋成熟所以春散夏斂夏散秋斂或遇本户災傷五分以上即展至次料送納蓋以寬假飢民使有以自存非為乘此艱食規求利息今司農寺乃令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如有昨來夏料災傷倚閣展至今秋送納者今秋本户更遇災傷使令疾速催納了足臣竊恐此事不合勑意蓋緣一次災傷民間猶有舊來蓄積未至困窮其青苗錢尚許倚閣豈有連併兩次災傷百姓轉更不易之時却令須得送納舊來蓄積既盡新穀又復不收更將何物可以供輸其逐州縣為見司農寺有此指揮不問有無務行督促發加科責使貧下百姓何以為生竊惟朝廷為民父母必不肯如此況災傷倚閣稅賦并借貸過斛斗准條並候豐熟日令分作料次送納如更遇災傷亦權住催理何故青苗錢斛最為緊急獨不許重疊倚閣日已指揮本路災傷地分永興軍河中陝府同華耀乾解八州軍請勘會去歲夏料如係災傷倚閣青苗錢斛展限至秋送納去處若去秋本户更遇災傷其夏料錢斛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更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及牒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奉聖旨宜令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疾速關牒永興軍本路州軍令詳司農寺牒一依條貫指揮即不得施行司馬光牒致誤百姓及時送納劄付司農寺仍仰關牒合屬去處准此

乾

奏為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准提舉陝西常平廣惠倉司牒云云

右謹具如前本司勘會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來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乃依見今饑饉之歲在市貴價將本倉陳次斛斗細作見錢支散與人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麥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詳向去夏秋五穀有豐有儉其穀麥之價固難豫定今將陳色白米每斗細作見錢七十五文若折計作小麥價錢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計得小麥一斗八升七合半則是貧民於正二月間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將來納着新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計作粟錢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計支則一斗白米價錢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則是貧民闕乏之時只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將來共納着新粟三石若只送納見錢即又須賤糶斛斗以償官中本利使貧下之民寒耕熱耘竭盡心力所收斛斗於正稅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盡不問歲豐歲儉常受飢寒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為民害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自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陳米散與飢民却令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并之家乘此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事國家為民父母置此二倉名為常平廣惠豈當如此今邊鄙用兵軍粮闕乏既無餘剩可以賑貸伏望朝廷閔此農民遭值凶饑困窮憔悴瀕於死亡直將上件常平廣惠倉斛斗依先降朝旨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戶更不取利若不能如此須欲作青苗錢俵散之時即乞不以元糴價貴賤更不細作見錢只據所散與人戶石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納一斗二升細色或依倉式例折作麄色如此細民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雖薄亦不減二分元數如斯請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狀

右臣准今月三日宣命差下在京及外處拱聖等十四指揮計五千餘人赴永興軍權駐泊准備宣撫句抽差使及差莊宅使趙瑜充本路都鈐轄與臣專管句訓練臣本書生叨忝兩制軍旅之事素所不知加以近准宣撫司劄子坐到教閱新法令排日各習事藝臣所管永興軍一十三縣民事至多及應副沿邊軍須物色文案填委每日自旦至暮未嘗暫閑實無餘力與趙瑜同監教閱又不可專委趙瑜獨行訓練又永興軍舊管屯駐駐泊就粮兵士自來止是鈐轄劉斌路分都監李應之同共管句今來所添兵士准宣命指揮只令趙瑜與臣專管句訓練所有舊來兵

士不知趙瑜管與不管若令通管之時其新來兵士既在永興軍駐泊其劉斌李應之並是本路鈐轄都監豈可却管轄不得竊慮向去新兵士不賓服舊兵官舊兵官不應副新兵士各分彼我則致生事深爲不便所有上件新差來永興軍權駐劄兵士臣欲乞令本路兵官與趙瑜同共訓練所貴公共同心管句得辦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宣撫相公更賜敷奏乞早降指揮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章奏三十

應詔言朝政闕失事
論風俗劄子
薦范夢得狀
再乞西京留臺狀
乞奔喪狀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劄子
第二劄子

應詔言朝政闕失事

右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内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兾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

左右所發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曏在朝廷屢以狂瞽塵瀆聖聰聞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

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舉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効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

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寃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

其意指趣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脣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晝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不即奉行新法者得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

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牓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藏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藏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贊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諫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任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它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美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竊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敘利害以煩聖

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脩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比盡寒衣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絶少

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絶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逮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曩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

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竊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望陛下之覺寤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畏天災痛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舜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許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僅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頭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

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税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藴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風俗劄子 書官曾上中故存之 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上 書龍[illegible]中得此劄子有 印字二年所爲世不見賞 實不上然[illegible]今日之風俗其書[illegible]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務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爲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

循守注跡者謂之齊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
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
言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
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
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
絶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
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
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
以此爲賢仕官者以此爲業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
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沈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
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
不曠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
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屬内外公卿大夫仍指
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
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
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取進止

十二月三十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
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司馬光劄子

薦范夢得狀

右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
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
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
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
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爲舉人時
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
所爲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二年奏祖禹自
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
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沈
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
身下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
夫間罕遇其比况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
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
差遣臣竊爲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伏望皇帝陛
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祕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
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志如蒙朝廷擢
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

右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勑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
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粗常從學平生所
守不敢忘信雖遇布衣未嘗妄語况於朝廷豈敢欺
罔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衰數年以來昏
忘特甚舉錯云爲動多差繆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
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後提舉崇福宮已經
四任坐耳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求匃實自愧心竊
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粗有職業
伏望聖慈俯加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内除授一
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始終

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奔喪狀

右臣先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於今年二月任滿臣以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尋具狀奏陳乞於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內除授一任未奉朝旨閒於今月七日忽奉遺制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臣哀荒摧絕無地自處伏念臣先帝践阼以來過蒙知待特出倫輩首寘翰苑繼處憲臺亦嘗承乏俾佐樞府臣自知非才不敢冒居力辭事任願就冗散亦荷矜容曲從所欲養以俸禄不責職業優游自便十有五年近者書成又叨進職褒嘉賜賚皆踰等比聖恩汪洋天隆地厚未足爲諭奉諱之初即欲號哭奔走徑詣京師奉望梓宫展臣子之誠萬分之一又念國朝故事如昭厚二陵未嘗有近臣奔喪之例加以前已乞留臺國子監未奉進止彷徨疑慮不敢輙行今竊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韓維已至闕下臣方自咎責不敢寧居已於今月十七日起離西京欲乞亦赴闕庭隨百官班入臨見於前路聽候指揮

乞以除拜先後立班劄子

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夜准閤門告報已降告身授臣守門下侍郎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知樞密院外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同知樞密院事班次等並以除拜先後爲序今月四日延和殿進呈竊見張璪等奏乞推臣在上今後依新得指揮伏緣臣以不才誤蒙朝廷拔擢寘諸執政之末已爲忝竊況超越倫輩特出其右在臣愚分何以克堪兼臣在二十八日已前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爲序在安燾之下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月四日曾奏乞依新得聖旨以除拜先後爲序至今未奉指揮臣器能學術素出人下執政之中最爲後來一旦起居衆人之上誠所未安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班在安燾之下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章奏三十一

謝宣諭表
乞開言路劄子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狀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乞罷保甲狀

謝宣諭表

太皇太后宣諭邦家不幸大行外遐嗣君冲幼同攝
國政公歷事累朝忠亮顯著毋惜奏章贊予不逮入
内供奉官梁惟簡

臣光言今月二十二日入内供奉官梁惟簡傳太皇
太后陛下宣諭以臣歷事累朝令毋惜奏章者臣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文學政事一無所長蒙仁宗
皇帝擢寘侍臣英宗皇帝引爲學士大行皇帝初登
宸極召入翰林繼處憲臺又承人乏俾貳樞府臣荷
累聖大恩無以爲報惟竭犬馬時進狂瞽秪知推誠
不識忌諱每荷矜容未嘗譴黜屬者大行皇帝染疾
彌留深惟萬幾之重請陛下權同處分上天降禍奄
及大故陛下建立聖嗣綏寧中外民物咸若神祇協
從此皆陛下之淵謀群生之厚幸臣以追懷先帝盛
德奔赴闕庭止欲一望梓宮少展臣子之哀誠即退
歸洛邑復就冗官不意陛下過有聽采特降中使曲
加獎飾待以耆舊許之盡言臣聞商書曰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陛下實有聖德
知所先務聽政之初首開言路臣本何人齒髮衰朽
精力昏耗有何才識克堪茲任但冀天下之士由此
識陛下之心嘉言嚮應正論輻湊民間疾苦何患不
聞國家紀綱何患不治斯乃宗廟社稷之靈四海群
生之福豈伊微臣獨爲慶幸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乞開言路劄子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
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
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
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
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
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機聖謨光大初發
號令不可不愼斯乃治亂之岐途安危之所分也當
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
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
詒謀人無異志不然者天下之勢何不爲之寒心乎
此皆罪在群臣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
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
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

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須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即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望陛下以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採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群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慝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狀

右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嘗進曆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拙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為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為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稟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其人苟賢能雖讎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淵聖御名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為不才雖兄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十万郎職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

太后欲以子道儕爲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
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
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効宣宗事
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
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
惜弊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
不忘其功魏太祖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
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爲榮
此賞功之公明者也豎牛殺孟丙仲壬立叔孫昭子
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勞丁公脫漢高祖
於阨高祖以爲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
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
皇弄臣黃獻撾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
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
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爲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裁擇
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爲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
知天下之務三月三十日曾上奏乞詔書開言路伏
望聖慈早賜施行今并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
子具錄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年月日具位臣司馬光狀奏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月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臣光謹昧死再
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
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
計從久莫能間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
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
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
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己
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
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
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
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溺
墜棄欲遂其很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
富貴而畏刑禍於是縉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
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其實病民
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
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有邊
鄙之臣行險徼幸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
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營一
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
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
粮運既竭狼狽奔潰禁寨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
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弃
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
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
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如在
湯火此皆群臣躁於進取或誤先帝使利歸於身怨
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効

曏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辨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爲罪乃蒙寵擢眞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爲國不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圖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閒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踴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誤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

之所言正爲何法若新法不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阽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詗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

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歎之聲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四海群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贊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

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弊壞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鹽

鐵擢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群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不然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與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罷保甲狀

右臣竊以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上世相承習以爲常民不驚擾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孰不驚駭耆舊歎息以爲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繦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且不知設保甲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若使

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則彼戎狄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它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塡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群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乃更資盜也書曰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又曰可畏非民夫淵涸魚逝林燔鳥飛民喪其生業無以自存赴訴不受失其所依安得不去而爲盜哉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猖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發極赦書節文云應緣

邊州軍仍舊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埸勿令搔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俗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保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今保

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它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僱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章奏三十二

乞罷免役狀
乞罷將官狀
乞開言路狀
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
請更張新法劄子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辭門下侍郎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乞罷免役狀

右臣竊以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以為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權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破產者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及主管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謂上下侵欺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久在公庭勾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夫差役出於民錢亦出於民今使民出錢雇役何異割鼻飼口朝三暮四於民何所利哉又曩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戶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非所以寬之也故自行免役

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而貧者窮困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并哀惸獨均賦役也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規進取不顧為民世世之患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青苗戶充役人者為其有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重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日恣為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何處州縣不可投名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自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況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糇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田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新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又錢者流通之物故謂之泉布比年以來物價愈賤而閭閻益困所以然者錢皆聚於官中民間乏錢貨重物輕借使有人鬻薪糶米米價雖賤薪價亦賤故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役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替見雇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常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纔當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者不利於貧者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

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罷將官狀

右臣伏以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擬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懲周室幹弱枝強之弊既滅六國以為天下不復用兵雖分三十六郡置郡守更以御史監之墮名城消兵器束以苛法舉動施為皆不得自專是以陳勝吳廣以匹夫奮臂大呼郡縣莫能制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為天下既壹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

不可廢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天下遂大亂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

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昔之為總管等者也豈為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御姦宄哉又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之人日朘月減出入導從大為蕭條供承荷擔有所不給

親望削弱無以威服吏民臣略舉目覩一事以證其餘西京城郭周數十里卑薄頹缺犬豕可踰又瀍洛二水交貫其中每夜諸門扃鑰雖嚴而水流之際人皆可以平行往來其舊水南北巡檢下所管兵士除出軍外餘數不多通判以下諸官白直往來防送倉庫守宿街市巡邏盡出其間嚮者先帝遣詔勑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官也其侍衛單寡如此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萬一有凶狡之賊驅烏合之衆突入城邑或劫質戕賊長吏以焚燒廬舍殺掠吏民將何以

制之哉此特天下太平之久習俗淳厚群心安固賊不則虛實膽智怯弱故未敢爲之耳豈可忽略謂之必無而不爲之備哉今獨沿邊州軍城隍完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腹内州縣既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群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不棄城竄匿或以酒食迎賊以甲兵獻賊斂民財以賂賊者乎群盜尚尔況戎狄傾國大舉長驅而來者哉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兵法曰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國家豈可恃即日平寧晏然高枕不以爲慮謂其必不敢來乎臣愚以爲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腹内州縣宜以漸候豐年農安之際委提點刑獄與本處長吏相度各修築所治之城

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高則難踰小則易守故也其緣邊屯駐兵士遇春夏無事之際委經略安撫使與轉運使公共商量減放歸住營州軍或於内地就粮勿聽怯懦將帥多有虛占以自守衛其腹内州軍量其大小緊慢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不得差發往別州軍見兵不足即行招添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勤飭致士卒懈弛者委提點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嚴行責降仍令逐縣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守衛城邑討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勑以前之數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

其弃城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開言路狀

右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陋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踴躍相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皷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

抑退其義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聽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賊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常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

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群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烏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陛下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惟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今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已臣非私於二人直為

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指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已人莫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為賢為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偽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為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學者毋得習以為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為罪古者置諫諍設謗木詢于芻蕘未聞有位於朝

而以言事為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它事亦為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罰既不可追伏
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進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毋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有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韻文學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荷知於累朝見稱於眾人若亦不得言則毋所復用於聖世矣上孤太皇太后陛下下關之

意下負微臣平生顓忠之心內自痛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奏遣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

右臣今月十五日平明準入內內侍省遞到太皇太后御前劄子一道令臣早至闕庭者臣狂瞽妄言冒從誅譴曲荷開納仍切獎飾并以臣羸老抱疾過形矜恤蠛蠓命微何階報謝臣尋備陳州遠接兵士到即起發赴闕次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更張新法劄子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返正混一區夏規摹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業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發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昔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群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措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爲而不可取進止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閙處出牓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慮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群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

下務在求諫毋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第一劄子

臣於今月二十七日夜准閤門告報已降告除臣守門下侍郎者臣先於熙寧三年蒙先帝除臣樞密副使臣以才力短拙固辭得免自是至今十有六年臣齒髮愈耗忽被恩詔力少任重非所克堪豈敢愛身實恐累國伏望聖慈特寢新命聽臣赴陳州本任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第二劄子（又未上閤中使梁惟簡齎手詔令受告身宣云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遂上不報）

臣於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聖恩差御藥吳靖方宣召臣令受新除守門下侍郎告身聖恩重復惶愧愈深臣性質愚魯學術淺短徒以素伏忠信竊慕公直偶為時俗拔以虛名誤蒙眾朝甄獎承乏侍臣熙寧初王安石說導先帝置三司條例司始議新法臣以為財聚則民散下怨則上危力曾開陳稱其不可言語拙訥不能感寤尋蒙聖恩除樞密副使臣貪愛富貴無異於人顧以君無虛授臣無虛受先帝用臣必以為有益國家苟言無足采臣何敢叨居其位是以累上章奏終辭不拜既而請補外郡又乞散官兩任留臺四任崇福臣區區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故辭貴就賤一賜召對訪以新法於民間果為利害臣得輸肝瀝膽極竭以聞退就鼎鑊死且不朽飲食寤寐不志此志出明難欺天實知之不圖先帝奄弃天下臣隕心泣血謂積年所懷生死莫伸及來奔國喪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諭令無惜奏章臣不意愚誠復有所攄發千載一遇不勝踊躍遂首以開言路為請及其它新法之不便者略舉數條今蒙恩差知陳州又詔令過闕入覲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開言路詔書賜示臣竊覩之言遽荷采納且喜且懼無地自容然詳讀詔書中間六事有所未安似名為求諫其實拒諫恐士民見者未達聖意莫敢進言方欲上殿論列不意忽奉恩命俾貳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祗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為患皆當今切務遂於今早入一劄子辭免恩命并所準備上殿劄子二道同於通進司投下未審聖意以臣前後所言果為如何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斷力賜施行則臣可以策勵疲駑少佐萬一皆無可采則是臣狂愚無識不知為政豈可以汙高位尸重任使朝廷獲曠官之譏微臣受竊位之責它日有誤國事罪不容誅伏望聖慈特寢新命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免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與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想宜知悉再宣諭前日所奏乞引對上殿訖赴任其日已降指揮除卿門下侍郎切要與卿商量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章奏三十三

乞申明求諫詔書劄子
看閱呂公著所陳劄子
乞罷保甲劄子
密院劄子
劄子批語
乞降臣民奏狀劄子
審前劄子
乞降封事簽貼劄子
乞不貸強盜劄子
乞不貸故鬬殺劄子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乞申明求諫詔書劄子六月十四日上

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太皇太后陛下同斷萬機側身虛己渴於求諫於五月五日特下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間有若廼陰有所懷至是亦不得已也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為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論事豫設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是以盤纏猶豫未敢盡言如此則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通上下否閉萬事乖失又前來詔書止牓朝堂所詢不廣見者甚少臣愚欲望聖慈下學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誠無有所諱仍乞遍頒天下在京并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牓在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鬧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軍監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家業人慮有姦詐即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實封奏狀進入乞內中伏望陛下以萬機之暇略賜省覽其所論至當者當用其言而顯其身其是非相半者捨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當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周四達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狀繁多難以親覽即乞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簽出再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取進止

看閱呂公著所陳劄子

臣今月一日夜蒙降到呂公著劄子一道付臣看閱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未當具悉奏來者臣自公著到京止於都堂衆中一見自後未嘗私見及有簡帖往來今公著所陳與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臣聞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言國家政事欲有所改更必先謀於衆人所言皆同然後行之則無失也傳曰上酌民言則

下天上施言爲人上者當采酌民言從其所欲則在
下之人戴上如天受其恩施也伏望陛下察公著所
陳參以臣民所上實封奏狀若與之同者斷志行之
勿復有疑臣見太平之功不日可成矣公著一言而
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所言無有不當惟有
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愚以爲朝廷旣知其爲
害於民毋益於國便當一切廢罷更安用教習容臣
續具劄子奏聞次其公著劄子謹同封上取進止

乞罷保甲劄子

臣竊見先帝以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
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
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
舉官權任比監司旣而有司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
提舉官專護本局不顧它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
關預營内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
爲搔擾饋食無厭稍不如意擅行捶撻其保丁習於
遊惰不復務農或自爲劫掠或侵陵鄉里其本家耕
種耘耨率皆妨廢供送不辦率斂無窮皆產耗竭毋
以爲生弱者流移四方壯者亡爲盜賊行之數年先
帝浸知其弊申勑州縣令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
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阼聽
政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
其剩買過數目並充以次年分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
路團教巳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
經按閱者併教三日陝西團校未及半年者每月兩次併
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
一丁病患不堪營作并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
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放免過
二分皆聖澤所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六然保甲
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塡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
長名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其四時
教閱雖減日數未免妨農臣愚以爲此保甲若使之逐捕
盜賊則近已有指揮巡檢縣尉及弓手兵級人數並令
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數復置其保甲更不令管勾
捕盜若使之攻討四夷則此皆畎畝白徒教閱雖熟
未嘗見敵與戎狄戰鬭必望風奔潰登極詔書勑邊
吏令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埸然則此保甲保
馬的實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農民不堪愁苦
幸賴社稷之靈適値累年豐稔猶流民甚多盜賊充
斥若遇如明道年之蝗康定年之旱至和年之水則
爲國家大患豈可盡言近者群盜王冲乘保馬諸處
行劫置保馬本欲逐盜今更爲盜資又獲鹿縣保甲
所射毆傷提句孫文巡檢張宗師以下陵上是乃大
亂之源漸不可長凡保甲保馬有害無利天下之人
莫不知之臣不知朝廷何憚而久不廢罷伏乞斷自
聖志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
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勾
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驥院坊監及諸軍召提

舉官還朝其句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
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及五路之民孰不歡呼鼓舞
荷戴聖德若以保甲中武藝已成之人可惜使之歸
農即乞令逐縣户馬數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
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户田二頃與免二稅或稅輕
者與免若干石斗稅及户下諸般科役本户田不足
聽蔭親戚田務在優假使人勸募然後召募本縣鄉
村户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許即令保甲中有勇
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
投者即委本縣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若見充弓
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許它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
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常得精熟
一縣之中其勇壯者既充弓手其羸者雖使之為盜
亦無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
有取捨不公者重加刑典若無人投名充更試優法
若尚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户上依舊差人候有投
名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縣祗
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為得
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令出
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只
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復掩蔽
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自
然稀少取進止

密院劄子 [illegible]密院關[illegible]上前奏 以白劄子進呈畫此指揮

畿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止令每
農歲閑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差官
置場排備軍器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
密院取索會校措置條畫與三省同共立法取旨施
行十月六日進呈奉聖旨依此

劄子批語

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奉聖旨保甲依今月六
日已得指揮所有保馬別詳議立法進呈

乞降臣民奏狀劄子

臣伏見陛下詔開言路至今已涉旬月必有臣僚民
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奏狀已多未見有付外
令三省或樞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則徒煩聽覽何
所裨益昔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
延年平復奏言先帝初即位詔中外上言得失亦令
臣與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可取者與元奏狀同進入
內或降付三省樞密院施行臣竊計今來臣民所上
文字其間是非臧否雖錯雜嘉謀長策不可謂無以
睿明所燭誠毫髮無遺豈可一槩棄置全不采用欲
乞選其可從者降出施行或以萬幾之繁未暇遍加
省覽即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
擇其可取者用黄紙籤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
付有司施行取進止

畫前劄子狀

臣於今月三日具劄子奏為保甲保馬有害無利乞

廢罷召募保甲投充弓手仍乞降付三省樞密院商議施行至今未見降下竊慮有司遺失不達聖聽乞今勘會依臣前奏早賜降下取進止

乞降封事簽帖劄子

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閭閻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其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微隱未嘗身親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執政官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三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曏者執政請聽臣僚上殿陛下謙退以爲國家政事多未習知臣僚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章疏畢集於前若陛下不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爲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取進止

乞不貸強盜白劄子

刑部奏鈔曹州勘到百姓趙信呂德呂文於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同打刼南華縣界頓榮家財物將槍刺頓榮一槍腮上血出打刼得財被弓手捉獲醫人檢得頓榮元被呂文刺傷處有血是尖物傷將刼到贓估定足錢陸貫玖拾玖文本州只爲頓榮被刼刺傷時不曾申官檢定痕驗遂具案申奏大理寺會到進奏院今年三月六日赦七日到州准律勑合決杖一頓處死刑部檢到例擬並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各刺面配廣南遠惡州軍牢城門下勘會近年以來諸州勘到刼賊但不曾殺人放火者並作情理可愍或刑名疑慮由奏朝廷率從寬貸竊詳逐人既爲刼賊情理有何可愍赦後贓滿傷人刑名有何疑慮此皆逐州官吏避見失入罪名專務便文書已無去害疾惡之心況曹州素多賊盜係重去地分如趙信等所犯皆得免死則是強盜不放火殺人者盡得免死竊恐盜賊轉加恣橫良民無以自存殆非懲惡勸善之道其趙信等欲乞並令本州依法處死仍乞立法自今後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輙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駮重行與奪更不得似日前用例破條

乞不貸故鬬殺劄子

竊惟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凡殺人者死自省刑法以來百世莫之或改若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

刑雖堯舜不能以致治也近者刑部奏鈔秦寧軍勘
到保正家人姜齊見本都代名大保長張存捽着百
姓孫遇其孫遇捽着袁貴鬍子張存道此人稱是東
嶽急脚子胡亂打人不伏收領齊捽着孫遇逅至打
三二十拳解擘放却袁貴齊與張存捽到孫遇齊行
拳踢打孫遇身死齊被心共張存捉縛袁貴虛做打
殺元相爭人申解赴縣替得償命其袁貴到縣不肯
虛招齊蒙枷項隔勘方具實招通又懷州勘到百姓
醜簡與郭興爭賭錢捽倒郭興家婦子郭興父郭昇
捽着簡使頭撞簡簡爲本人年老便道你共我不是
抵對休扯着我待推搭郭昇圖放却簡用力去郭昇
咽喉上搭一搭其人當下倒地身死又擇州勘到百
姓張志松爲弄從弟張小六兜執稱呪罵堂兄弟男
女倖志松乘酒嗔恨張小六因此行拳打張小六當時
身死上件三人於條例皆合處死本州並作情理可
愍奏裁擇州仍稱張志松本無殺意刑部一切檢例
擬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刺配斷所牢城竊詳孫遇不
合詐稱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雖是罪人然不至死
其姜齊等既解擘放袁貴即合申送赴官依法施行
其孫遇別更不曾拒捍及走無已就拘執豈可更捽
倒毆擊直至於死又更誣執被苦人袁貴作殺人賊
欲令替自己償命如此情理有何可愍其醜簡爲郭
昇年老不欲相打却用力去本人咽喉上一搭致死
豈不更甚於毆打又張志松只爲張小六兜執呪罵

事理至輕遂毆本人致死並是鬬殺於情理皆無可
憫凡人因忿相爭遂相毆擊其意豈在於殺但一人
於辜限內死則彼一人須當償命況三人皆即時毆
殺當死無疑只是逐州避見失入罪名妄作情理可
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即引舊例一切貸命若因
循不改爲弊甚大所以然者從來律令勑式有該說
不盡之事有司無以處決引例行之今鬬殺當死自
有正條而刑部不問可貸與否承例盡免死決配作
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鬬殺律條更無所用也
於殺人者雖苟寬恩其被殺者何所告訴非所以禁
制凶暴保安良善也欲乞今後應諸州奏大辟罪人並
委大理寺依法定斷如非情理可憫其刑名疑慮即仰
刑部退回本州令依法施行如委見有可憫及疑慮即
仰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
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令門下省省審如何擬
委得允當則用緣狀進入施行如有不當及用例破
條即仰門下省駁奏乞行取勘庶使畫一之法不至
墮壞凶暴之人有所畏憚其姜齊等緣係未立法以
前令欲先次進入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嘉等一百五十
道除所訴重復外俱已籤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
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
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

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

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故也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渙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雖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爲始矣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章奏三十四

與晦叔同舉程頤
乞裁斷政事劄子
議可劄子
大辟貸配法草
進孝經指解劄子
辭待轉官第一劄子
辭官第二劄子
革弊劄子
辭轉官第三劄子
辭官第四劄子
辭官第五劄子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辭免醫官劄子

與晦叔同舉程頤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

乞裁斷政事劄子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爲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闘訟弱不勝強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祿竊位苟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清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治亂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悦況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機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群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壹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群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況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取進止

議可劄子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群下或群疑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辯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按蔡邕獨斷敘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駮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此所以各盡臣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雖相與竭力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

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群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
下更加審察若前來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爲若灼然
無疑則決行不移耳如此再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
事亦少失矣取進止

大辟貸配法草

應開封府諸路州軍奏到大辟罪人稱是刑名疑慮
及情理可憫者仰刑部大理寺依條定斷并坐疑慮可憫
條送刑部看詳如刑名實有疑慮情理實有可憫因
依申奏取旨若看詳得別無疑慮及可憫者即具鈔
奏下本處依法施行不得一槩將舊例貸配破却律
敕正條仍委門下中書尚書省點檢如有不當及用
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

進孝經指解劄子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
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寶承
基緒雖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皃尊嚴
舉止安重顒顒卬卬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
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
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
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
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
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愚不自揆嘗撰古文
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
存今別繕寫爲一冊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
止

辭特轉官第一劄子

臣伏覩中書錄黄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
事轉遷以臣爲正議大夫者臣竊惟英宗皇帝親政
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祐
聖躬濟于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
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
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西京遥
几未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
位本以醻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虚
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
年安敢再叨殊澤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
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祗受伏望聖
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官第二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覩中書錄黄蒙恩除正議大夫
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
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閑居西京非所預聞
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祗受自後未聞降出至
十四日准閤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
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
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

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宗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
止因將嗣隋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
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他人所有新命伏
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華弊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
家爲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
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
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
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
降及五代群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糜潰兵相吞噬
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啓
景祚太宗繼之克成戎動然後大禹之迹悉爲宋有
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頤不
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狗吠煙火相望可
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伴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
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
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
唐之境猶有未完深用爲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
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甜知盡功不
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
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
斂之臣掊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
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誤惑先帝自求榮
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
驅畎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作院
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責耕牛市騏
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間邊州內地各置
將官以領之自置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關
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効胡服鐵棒陣圖競爲
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
司強市権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及菜果而商賈
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
民封狀增攅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不
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賣強以配民食用不
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
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
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
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不知彼己妄動
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
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
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翦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
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載截論言思番
番良士未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
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纂承
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無得妄出侵掠
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
開拓之議皆已悉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斂免役

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教保馬將官市易司封椿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糴便司皆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言此數事者足知其爲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復疑而羣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加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飢盜賊群起其爲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諭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定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爲醫者謀則善矣其爲疾者謀奚利哉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阼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機覈賞酬等各遷一官且特爲諫官猶曾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即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它人之幸進者恐宿衞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輒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既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官第四劄子

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已臣切以爲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曏日神宗大漸之際臣屛居閒闕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爲陛下抑徼幸惜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它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爲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辭官第五劄子

臣准閤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荅不
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祗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
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即政之初褒賞
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祔廟禮畢臣既非定
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自新皆陛下聖明
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
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乞早賜寢罷取進
止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二十二日得旨依奏 尋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
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
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
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
日差役之時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免役錢驅
迫貧民剝膚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溝
壑強者聚爲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
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句諸事
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
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
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
公人則巡爲姦僞曲法受贓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
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姓名別往州縣投名官中
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民
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
取諸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輸
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
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
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自古豐歲
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
愈賤矣平時一斗直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更急則直
三二十矣豐年備可以粜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
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
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賣
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
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
積寬剩以爲功効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
錢寬剩錢不得過二分切慮聚斂之臣猶依傍役錢
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
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
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爲天
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爲今之計莫若直降勑
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
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
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
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充
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
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
却官物勒正身陪塡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

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俟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曏日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句當諸上京綱運及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粗色及畸零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曏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為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法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為准所有助役錢令逐州椿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勑內更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牒下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勑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勑到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勑到一季內具利害畫一奏聞朝廷俟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勑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取進止

辭免醫官劄子

臣以病在朝假伏蒙聖慈遣中使押醫官沈士安朱有章楊文蔚陳易簡等到臣家各診候留藥臣上荷大恩天隆地厚隕首糜軀無足論報然臣竊聞陳易簡見在病假近皇太后服藥亦祗應不得今以臣故特煩聖旨督迫令每日一到臣家看候醫治臣忝為人臣實不自安况臣私家亦須更請一醫人每日診候調理其陳易簡已知臣脉氣病狀欲乞特降聖旨只令臣每日具病狀增減就易簡處取藥更不令易簡每日到臣家診候庶於體分稍得自安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

章奏三十五

辭不正謝劄子
內批依近降指揮審取指揮劄子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
論西夏劄子
辭放正謝第四劄子
乞未禁私市先救西人劄子
又劄子
乞堅守罷役錢勑不改更劄子

辭不正謝劄子

臣伏聞降聖旨在閤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舉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昬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俟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取進止

內批依近降指揮審取指揮劄子

臣昨日具劄子奏為聖旨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以自古以來未有此禮必不敢當當夜准御批依近降指揮臣勘會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十七日又准內降所有臣將來合赴景靈宮恭謝逐殿宜止令兩拜二十八日又准入內供奉官劉永年傳宣放臣正謝及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臣未審御批依近降指揮是依十四日指揮十七日指揮依二十八日指揮須至再奏稟取進止內批依二十八日指揮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惶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為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以高位加之寵名榮動搢紳澤流苗裔豈可即安私室專養宂病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為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違顏不出咫尺隕越蹶蹈為聖朝羞臣雖至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閔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差可自安其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論西夏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為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震蕩沙漠剪撲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蓋止以藉口用為己功皆為其身謀非為國計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

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
屯兵馬坐費芻粮有久成遠輸之累無拓土闢境之
實此衆人所共知也王師既收靈州不克狼狽而歸
辛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
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恭未樂城虜潜師掩襲
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
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銳氣小挫不
敢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
虜中失之爲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
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梧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
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遣使者詣闕深自辨訴請
且服如故其志無它止爲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旣
許其臣服虜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
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
疆埸土地而已其後乃云止將已得些少邊土聊示
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
相違又興師本爲振拔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
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
羌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旣失望憤怒
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
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
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弔慰祭奠
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禮雖不備稍示屈服臣竊料虜
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冀朝廷万一赦其罪戾返其侵

疆二者賜爲恭順使中國休息陰伺間隙入爲邊患
三者久自絕於上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
之物且因爲商販耳昔衛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
既服郤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
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
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于衛今西人所爲如此朝廷
既不能拒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
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
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內
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爲虞殊不
思去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
疆埸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報之心寧嘗欲乘釁
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
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寐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
之揗其頭蹋其尾耶臣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
於今爲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
大無遺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僭擬強藩漢文帝即
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皆首請服罪世爲臣
李繼遷敍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真宗皇帝即
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爲定難
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
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
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

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
寶位等不備之禮責其弔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物
之勤瞻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貢獻賜予悉如
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彊等寨令延慶
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
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
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為後圖
猶似有名禀夷狄者不壹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
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
遙稱熙河蘭會虜當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
為熙河岷蘭經略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
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
躍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
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棄之此中國之恥也昔漢元
帝棄朱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
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
之不討危孰大焉遂棄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
用心如天地之覆燾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
有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
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犬羊之衆投間伺
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曏日繼遷元昊
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
益乎不唯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恥借使虜有一言
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

之為愈也此國家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
政詳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
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氐羌舊壤所產者不
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它
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氈
毯之所輸而茶綵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人如嬰兒
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
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
破其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
元昊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顙稱臣雖其惡積
罪盈欲懷首革面原其私心亦未必不貪中國之財
思私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
交易傳聞近歲法禁疎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交
易者日久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
則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
所以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汲汲於
事中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
誠能却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
來賀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內明勑邊吏嚴禁私市
俟其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
必益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
邊民與西人交易為日積久習玩為常一旦禁之其
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泥文動循繩墨
追問證佐逮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

半年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衆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民與西人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人家財充如此則沿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龐籍爲河東經略使下令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户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淮南編管一境凛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爲環慶路經略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它事只爲交易不通使者懼其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四劄子

今月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前奏乞候所患稍痊安日依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祗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今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正月二十八日指揮臣聞君待臣以惠臣奉君以恭故能上下相親道用交泰陛下念臣衰老抱疾筋力尫羸特損朝儀以從私便陛下之大惠也若不知禮體有靦面目坐受優恩曾無辭避是君有惠而臣不恭上行施而下無報臣雖頑昧心豈敢安伏望聖慈如臣前奏依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指揮庶使微軀有地自處取進止

乞未禁私市先放西人劄子

臣於今月三日上言以西人未服中國不得無憂而備邊不敢少弛不自揆其狂妄獻二策上策欲因天子繼統曠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私市俟其屈服然後赦之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又邊帥得人然後能行不若前策之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也今竊聞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嚴邊帥未盡得人若邊吏拘文獲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或此路禁絶而彼路放行如閂防一存一亡將何所益如此適足以激怒西人使益發悖心安肯屈服萬一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縱未欲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赦之使彼此安心時雖得而易失不可忽也況本欲因天子繼統蕩滌其罪今日行之已爲太晚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茲事繫國安危若候執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誤國大事伏望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若有執政立異議乞令其人自立文字若依從其議它日因此致引惹邊事當專執其咎取進止

又劄子

臣於今月十二日上言乞以天子繼統曠然更始宜

下詔數西人之罪而赦之縱未還其侵地且此策行以安邊境至今聞執政議尚未决臣之愚意以為封内未安未可圖外欲急行臣前策以羈縻西人且可數年邊鄙無事朝廷得休息戍兵安養百姓待國力完備家給人足然後奮揚天威討貳柔服何所不可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行臣後策有得有失豈可弃上策而用下策捨萬全而就有失也太平興國中李繼遷反西陲不解甲者十餘年關中困竭寶元慶曆之間趙元昊叛屢入為寇覆軍殺將自是中國虛耗不復富實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窘乏於上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初以來不雨雪旱勢甚大若萬一激怒西人微出一不

遜語則并臣前策亦不可行矣今因天子即位未久西人外迹未有不順故臣願朝廷旦夕汲汲行之機會難得時不可失此臣所以惓惓進言不已者也若萬一激怒西人致生邊患兵連禍結士卒殄盡於鋒鏑生民困竭於轉餉饑殍蔽地盜賊蜂起為國家慮豈不危哉而執政方以為西人微弱不敢動數遣使來誠心內附置之度外不以為虞今復固執先禁私市之議又立法不嚴邊帥不才者不先易去行之太早不能中節一旦禍生所忽邊鄙震驚乃始歸罪我狄豈不害國事乎臣於今月三日上所言措置西邊事雖畫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而赦之為上策嚴私市待其數年貧困來服然後赦之為下策所為絕私

市非立法至嚴帥臣智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非臣前後返覆静言庸違也朝廷比來擢臣於冗散之中使預聞國論蓋亦謂臣微有益於國家非徒采其虛名也臣不敢終辭亦欲竭盡疲駑少酬大恩非苟貪於禄位也今盡忠謀國而為衆所挫臣尚留此有何所用此國大事伏望陛下早審察二議從其長者若聖意以臣言為然乞御批依臣前策若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仍有固守已見爭之最力者乞如臣前奏令自入文字言先禁私市保得它日必不致引惹邊事如其不然身執其咎取進止

乞堅守罷役錢敕不改更劄子

臣近以抱病家居恐遽先朝露無以少報盛德是以力疾貪陳所見竊以即日為小民病者無若免役錢欲乞悉行罷罷復祖宗差役舊法識慮愚短誠不意朝廷盡從其說非陛下明斷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獨微臣之幸也然臣聞令出惟行弗惟返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下勅微有變動必更相告曰朝廷之勅果尚未定宜且觀望必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俟諸路

轉運司奏到徐爲改更亦未爲晚當此之際則願朝
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取進止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章奏三十六

乞罷提舉官劄子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隨求退表第一劄子
三月二十八日内降
乞申勑州縣依前勒差役劄子
辭位第二劄子
奏爲病未任入謝劄子
辭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留僕射制書在閤門劄子
第三劄子
奏乞黄庭堅同校資治通鑑劄子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録劄子

乞罷提舉官劄子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爲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内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

安石執政以來欲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或通判知縣監當官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爲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或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處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促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專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歎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三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是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爲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源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源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句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經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乞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兌那常平倉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仍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歲遍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幹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幹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彊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審勘詰難住滯臨時許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爲辦集取進止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晝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擇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疲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己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恐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取進止

隨來退表第一劄子

臣以羸病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室堂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宜候可以朝趨近亦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聽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止

三月二十八日內降

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法大意已審緣
關涉事衆尚慮其間未得盡備雖有執政論奏臣僚
上言役法利害若不精加考究何以成萬世良法宜
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四人專切詳定聞奏者
仍將逐項文字抄錄付韓維等

乞申勑州縣依前勑差役劄子

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法慮其間未得
盡備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聞奏臣
竊以免役錢之病民自曩日臣僚民庶上封事及日
近劉摯等奏陳言之甚詳非獨出一人之私意也陛
下幸用臣言悉罷免役錢依舊差役詔下之日中外
驩呼往來之人聞道路農民迭相慶賀云今後這回
快活也然則此令之下深合人心明白灼然無可疑
者其間條目未備不能委曲盡善固須有之臣所以
乞下諸路州縣官吏令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即
具利害擘畫以次上聞誠以畎畝幽隱南北異宜自
非在彼親民小官無以知其詳悉故令各具所見指
陳利害所以盡下情求民瘼也非謂勑書一下禁人
不得復議也俟其奏到徐議添改何後之有要在早
罷役錢復差役爲大利而已如締大廈棟宇已立雖
戶牖未備可以徐圖今陛下令韓維等再行詳定考
究利害完補滲漏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勑下已踰
半月州縣差役約以及半方行遣紛紜臣愚竊恐聞
此指揮謂朝廷前日之勑改更未定或斂錢或差役
尚未可知官吏憧惑不知所從衆庶失望怨嗟益甚
必有本因新法得進之臣乘此間隙爭言免役錢不
可罷因聚斂獲功之吏稱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
急是民出湯火罹清泉復入湯火也伏望朝廷特賜
申勑州縣言今來止爲其間條目未備令維等詳定
所有差役仰州縣依前勑一面施行候詳定到事節
續降下次免致於差役中半紛紜之際令出反汗人
情大搖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辭位第二劄子

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慈以臣乞宮觀差遣特命入
內內省東頭供奉官陳衍賜臣批荅不允仍斷來章
者伏念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
不自揆常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荷陛下誤
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
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大恩銘心鏤骨願竭
駑蹇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
沈痾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
飲食亦進而皮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骭瘸餘毒方
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
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恥中外有識之
士及天下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發察依臣前奏
除宮觀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奏爲病未任入謝劄子

今月二日准閤門承受范禹臣告報已降白麻除臣

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令當日入謝者臣先爲久病在假不能朝參乞一宫觀差遣未奉俞旨今忽聞制命超外左轄俾之師長百僚豈臣空疎所能堪可臣方別具梱款辭免未敢祗受況臣即今以久病步力足瘡未愈步履甚艱拜起不得未任朝見乞候臣筋力稍寧入覲宸扆面陳至誠取進止

辭左僕射第一劄子

今月二日伏聞已降白麻除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者臣資性愚鈍學術寡淺誤蒙甄采預聞政事常懼不稱陷于罪戾加以近嬰疾疹久不朝參方乞宫觀以便頤養豈意天恩出於意表即長中臺直外元宰躐等踰分近世罕倫愧赧戰懼汗流霑踵況今中外舊臣或輔佐累朝或踐揚兩府高才碩德顯著甚多若以代臣皆出臣右又即今執政臣位在四若以次而舉亦未至臣伏望聖明歷選其人俾居斯任如臣無狀何敢克當所有新命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乞留僕射制書在閤門劄子

今月六日伏蒙聖慈差東上閤門副使王舜封賜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告身者臣近聞恩命自知非分不敢僭克巳累有文字辭免恭俟俞旨今蒙降到告身臣未敢祗受欲乞且留在閤門取進止　内批早令祗受

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二十三日相繼有劄子辭免新除尚書左僕射恩命未奉俞旨六日又蒙聖恩差東上閤門副使王舜封就臣本家賜臣告身臣亦未敢祗受乞且留在閤門今早勾當御藥院馮宗道傳宣并降到御批早令祗受臣上戴天恩下顧無狀進退惟谷無地自處臣聞高宗命傅說爲相戒之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夫釀酒者多麴則太苦多糵則太甘調羹者多鹽則太鹹多梅則太酸和調適宜最爲難事故以諭良相酌寬猛之政處小大之事必和平允愜曲盡其宜然後爲善臣才性長短敢不自知賦分於天樸鈍戇直至於守事君之忠懷愛民之志不爲欺罔不涉佞邪如此數條臣敢自保然燭理不明見事不敏度量褊隘闕防淺露若位以元宰委之機務分畫措置必有差違至時雖自納於刑亦無所益臣非敢愛身實恐誤國況臣之少壯猶不如人今年齒衰老目視近昏事多健忘目前所爲轉首不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自近病來耳頗重聽此皆事實衆所共見非臣以虛辭文飾如此豈可首居相位毗贊萬機方今老成碩德已試有効及抱道藴器藴積未施中外之臣不爲無人伏望聖慈博訪選以代臣必能稱職所有告身臣未敢祗受緣臣即日步趨拜起皆所未能朝覲之期無由預定告身留臣本家於禮非是伏乞依臣前奏早賜宣取且留在閤門候臣所患痊平堪步趨拜起入覲天顏面陳至誠至時若不允許祗受未晚取進止

奏乞黄庭堅同校資治通鑑劄子

臣先奉勑編修資治通鑑共成二百餘卷於去年九月内奏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及臣男康用副本重行校定聞奏近又奉聖旨令據已校定到本逐旋送國子監鏤板竊緣上件文字卷秩稍多其范祖禹近差充修神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在彼自有職事慮恐日近校定不辦有妨鏤板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黄庭堅好學有文即日在本省别無職事欲望聖慈特差令與范祖禹及臣男康同校定上件資治通鑑所貴早得了當取進止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録劄子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不以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閲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十行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録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録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别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概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補聖性之聦明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

章奏三十七

起請科場劄子
賑濟劄子
乞撫納西人劄子
詔意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辭接續支俸劄子
請罷將官劄子

起請科場劄

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爲精慎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爲之苟非其人則爲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敦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以矸回巧僞致富貴者不爲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源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爲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爲英俊以儒生爲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晝腐唇爛舌虛費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瞢若面墻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試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過落適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蹻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剿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游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爲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愍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

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
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
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爲善也今國家
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
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
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
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
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
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
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
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
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
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
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
詞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
本人姓名住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
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今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錄准
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
人犯贓私罪至徒以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
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
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
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
坐舉主無有所赦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敢妄
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閒室立身行己不敢

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
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
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
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
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
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爲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
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
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
程試之嚴加檢察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
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
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
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爲
通其次爲粗援據疏略理短文拙者爲否三通以上
爲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駮放合格者牓引次場就試
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大少則委試官臨
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次場試周禮次
場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
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
經論語法次場試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
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
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
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論策理長文優者在
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牓解
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

於號上題所明經數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乃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它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爲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上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爲此說欲以動揺科場制度爲已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恢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聲俗誤惑後生若以爲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其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下者爲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數經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勑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村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謄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於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賑濟劄子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它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煑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覩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流民不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

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賫曆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并及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根食相接日即據簿曆上所貸過糧令隨税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下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霑聖澤取進止

乞撫納西人劄子

臣先於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悉赦西人之罪与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既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聞報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二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欲爲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恢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後害可使華夷兩安爲利甚大斷自聖旨勿復有疑取進止

詔意 元祐元年三月上

朕聞王者奄有四極至仁無私靡間華夷視之如一夏國主秉常世守西土藩衛中邦自其祖曩霄以來沐浴皇化職貢時至率多忠勤仁宗皇帝加之寵名胙以大國錫予之數歲則有常爰因邊臣奏陳云彼君臣失職及移文詰問曾無報應神宗皇帝乃出師命將擣彼阽危在於夏國主秉常實有大造而所部之人遽敢自絕侵軼我邊鄙虔劉我吏民正旦同天皆不入賀國家包以大度置而不問但絕歲賜以儆悛心不幸先帝遽弃萬國朕嗣守令緒恪承前志夙夜寅畏迨今春年宣廣恩澤無幽不振而夏國主秉常屢遣使者造于闕庭弔祭訃告虔修常職朕惟江海之大來則受之豈復追念往昔校計細故宜捨其前日之不恭取其今茲之效順曠然滌蕩與之更始自今申敕將吏嚴戢兵民毋得輒規小利擾彼疆埸凡歲時頒賚令有司率由舊章必使桴鼓不鳴烽燧無警彼此之民早眠晏起同底太寧不亦休哉可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陛下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

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己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爲舉人經義文體卑習王氏新學爲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傳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爲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取進止

辭接續支俸劄子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

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兩日望痊平入覲丹扆面陳至誠庶得終竭疲駑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藏府鮮寧瘡瘍未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計告假不管本職公事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

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請罷將官劄子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来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爲兵不復用銷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縣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

寧中議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爲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臣目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

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
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
閱及諸多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
勑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
行竊見今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
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
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略
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
旰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豈可自
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
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駐泊蓋欲使
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鬬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

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
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
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準備差
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
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
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
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
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
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
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
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
今平居騶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

哉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章奏三十八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辭康章服劄子

乞進呈文字劄子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再乞進呈文字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論西人請地乞不拒絕劄子

申明役法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乞延和殿常起居劄子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五月三日尚書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

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纖腐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臣亦未敢祗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涖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稍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貴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對小殿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爲足瘡妨拜跪已指揮
免起居許乘轎子至尚書省等廳治事今有劄子辭
免可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閤門告示許肩輿
至内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
引見前一日聞奏

辭入對小殿劄子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俟告假特放正謝仍
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
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輙當尋具
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覩中書省錄黄奉聖旨依前
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閤門告示許肩輿至東門外
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
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
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
自古所無顧臣何人敢與爲比況親屈乘輿特御小
殿以臣勸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借而天威咫尺恐
隕越隮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乞只俟垂簾日於
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
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
深恐馬汗欲乞如今來聖旨權許乘轎子入内至常
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
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
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瘥安日肯復舊規
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
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三省同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
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

辭康章服劄子

臣久在病假今月十二日於延和殿入見并辭免新
命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聖恩特許令臣男康入殿
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
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
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内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
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輙當只於延和殿引
見以兩足無力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令來
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
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
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
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進呈
文字竊慮閤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
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
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
望聖慈傳宣閤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
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
仍自今後每遇入對並乞准此取進止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

聖旨且令入都堂尚書省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今卻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臣近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每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撿會去歲曾有指揮遇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比舊有便門臣欲乞於近南更開一便門臣今有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子往諸位商量其諸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所貴論議詳盡事無留滯取進止

再乞進呈文字劄子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慈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尚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頤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其不堪勞苦欲其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篤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既叅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叅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已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枝梧即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尚書省治事俟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梧即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閤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過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叅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叅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

徒閔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公義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況已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嚮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令不免冒乞恩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康扶掖仍乞傳宣閤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之務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加臣前奏於今月八日隨執政

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止（此劄子三省同進呈則八日以前皆難假故不生事日入劄不及如見臣所奏乞宣押指揮放假人）

論西人請地乞不拒絕劄子

臣近具劄子奏乞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令依前降指揮臣不敢再三固違聖旨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宥州有牒稱凡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文字此乃邊鄙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來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早下詔書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如此則控縱在我天子之體主休兵息民夷夏之心安不幸虜人有一語不遜

一騎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假不得面論人心不同爲衆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虜先遣使來直求侵地指陳兵端辭意浸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矣既失此機會即日使者至應答亦難若悉從其所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紓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然者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可猶靳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子新即位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是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

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奪乙田未請而與之勝於請而後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必興鬭訟矣此是非利害明如白黑臣竊慮進呈之際群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之地結成覆軍殺將之禍兵連不解爲國家憂伏望陛下決自聖志勿聽浮言爲兆民計文彥博輔佐四朝熟知虜情此可謂軍國重事願陛下詢彥博以決之取進止

申明役法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直降敕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臣竊聞降敕之初

百姓莫不喜悅一兩月間州縣定差已了別無詞訟人情安帖無何續有僱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疑惑既而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己見欲合本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是致州縣惶惑不知所從或已差役人卻放或已放僱人卻收或依舊用役錢僱人或不用錢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紛紜往往與二月六日敕意相違竊緣臣元初起請及朝廷所降節文明言委逐縣官看詳依今來指揮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仰具利害擘畫申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奏聞委執政官再加看詳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敕施行務要曲盡其宜豈是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患轉運司州縣不肯奏

陳耳臣今欲申明元初起請內聲說不明不盡事件
謹具畫一如後一臣起請雖云依熙寧元年舊法人
數定差若舊法有於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礙合申
乞改更人數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州縣知得的確合
消數目合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難為遥度
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願充役任便選雇有行
止人自代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
差之人廣求雇直官亦當裁定不得過自來官中雇
錢之數其州縣官員即不得指占所雇之人令被差
之人雇覔一臣起請雖云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
放令逐便若所雇之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
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一役新差之人多不諳熟書筭

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雇之人給與雇
錢令與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內交割了畢方
放逐便一臣起請云今日衙前陪備少於鄉日不至
破家若猶以為戶力難任即乞於官戶僧道單丁女
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
及百石以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
免臣意以為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
錢十五貫足供日用二者相須此外有餘者始令出
助役錢非謂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猶嫌太少及
所收掠課利難知實數即乞應係第三等以上令出
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
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消出助

役錢一從來諸州招募人投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
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改更
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今自出
賣今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
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補已足續有
投名即先從貧下放鄉戶歸農鄉戶願投充長名亦
聽一臣起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州本州類
聚擇其可取者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
申擇其可取者擘畫奏聞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
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切慮逐縣逐州有
擘畫得事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
上聞致勑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

揮下州縣如有似此擘畫切當被在上刪去者許逐
縣直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
宜仍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諸路州縣申
到利害詳其可否立為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為高奇
之論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
縣利害作海行條貫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
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
詳具利害擘畫申上隨宜修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
乞遍頒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六日所降勑命
施行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臣近曾三次具劄子奏乞與諸執政赴延和殿進呈

文字皆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云候秋涼雖聖恩矜閔隆厚無窮然臣既待罪宰相豈可不於簾前參陪國論況今已立秋兼臣自體當得筋力差勝於前可以支梧只是無人扶掖全拜起不得欲乞如臣前奏候垂簾日許令與諸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同進呈文字并乞特降指揮云云殿門取進止[illegible]

三省

乞延和殿常起居劄子

臣昨乞自今後遇延和殿垂簾日赴起居奏事蒙聖恩依所乞為足瘡所有起居等宜特與權免拜及令男康扶掖入殿者臣若得男康扶掖實可以拜起臣既久不面天顏豈有全不拜之理欲乞每遇延和殿垂簾日與呂公著同班常起居取進止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臣伏覩秘書少監劉攽等奏故秘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勑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群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以眾共推先以為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預降為編戶良可矜閔欲乞如攽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為虛設取進止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万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謬蒙甄擢備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宗室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眾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

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虛飾其職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背名教舉節操方正而佞邪昏暗智勇過人而畏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暗闇昏昧情偽而不誠學問該博而空疏謬舉文章典麗而鄙拙舉明善聽獄訟而枉濫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仍科各置簿畫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或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刻剔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官句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人若臺諫有闕即用公正聰明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人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館職等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官皆得人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章奏三十九

謝免北使朝見日起居狀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辭大禮使劄子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進呈白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上得旨依）
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斗白劄子
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白劄子
乞罷散青苗白劄子
薦王大臨劄子
乞官陳烈一子劄子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白劄子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謝免北使朝見日起居狀

右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以今月十一日北使朝見奉聖旨許臣與文彥博免赴起居仍候人使升殿降階訖權歸幕次將欲賜茶即升殿臣以久患脚膝遠行久立實所未堪方欲奏陳伏蒙聖恩差勾當御藥院梁某宣諭令臣於人使見辭日更不赴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臣先準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内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取進止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彦博年齡位望皆逾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為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彦博入朝與之同班臣不入朝即別為一班依群臣例常起居況臣自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為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取進止批乞依特賜允

辭大禮使劄子上二十七日

臣先奉勑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膝脚無力拜起艱難至今年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大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從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取進止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其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進呈白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上得旨依

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銜改動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即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住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乞趂時收糴常平斛㪷白劄子三月二日得旨

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添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昨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慢厭糴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采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㪷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例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趂

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㪷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爲不善更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什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撥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今欲時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員各體察在市斛㪷實價多添錢數以廣行收糴如闕少倉敖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有斛㪷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逐縣合銷數目拋降收糴錢候將來在市物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㪷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爲三等自幾錢至幾錢爲中等價幾錢以上爲上等價幾錢以下爲下等價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㪷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㪷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糴不糶更不申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切提舉覺察若州縣斛㪷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糴糶人户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監官能用心及時糴糶至得替時將酌中價錢與斛㪷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曆子候到吏部日與外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便司斛㪷見多及緣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粮處更糴常平倉斛㪷若今來指揮内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畫申奏施行

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白劄子 [illegible]

檢會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户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句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它人冒名詐偽請去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欣戴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勑令給

常平錢穀限三月或正月只為人户欲借請者及時
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不得輙過此數至於取
人户情願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
朝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廣收利息句集抑
配督責嚴急一如鄉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
下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户自執狀
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
不得依前句集抑勒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
覺察如有官吏以此違法抑勒者即時取勘施行若
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

乞罷散青苗白劄子

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
平倉錢穀切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
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罷提舉官時
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
一今欲過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
平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
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
契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
稅送納

薦王大臨劄子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
貧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鄉常有詔敦遣固辭
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寘之學官為士類矜式取

進止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
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
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
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
為諫官親聞見此事竊謂其忘身徇國繼之以死而
天下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
建儲貳子申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
除一子官以旌忠義取進止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劄子

勘會近歲法令尤為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
官吏易為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
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
又據編修諸司勅式所申修到勅令格式一千餘卷
冊雖有官吏強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況於
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抵捂難行者不可勝
數昨者條貫初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注不行者數日
不免再有奏陳復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
拘礙難行者今欲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長貳郎
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內有海行已有及全無
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難為遵守者盡令刪去惟
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
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團教之時民間勞費雖十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為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作涉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為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資用不足既家蔵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群行攻刼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年不甚饑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横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螽蝗水旱大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若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為優假使人歆慕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為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名下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遷一級若未有闕且為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贓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内安排若遇有強惡賊人朝廷臨時别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内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若（一鄉二等戶丁壯以一丁弓手餘丁充選者亦聽）為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怯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比校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令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與鄉差弓手相兼祗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鬬毆犯本轄人負者杖一百毆者杖徒一年雖權管

亦同本轄人員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贓罪杖者若係權管即降充長行名若係正人員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如當一人雖許遷資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分內曾爲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爲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分作過須在它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群盜無所忌憚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沮難有司勒借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懈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藏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賊州縣句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壯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家財產償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第均攤限一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開牒折充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藏匿蹤迹之人被賊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盜賊窮窘無所容身稍稍衰息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章奏四十 謚議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舉孫準自劾第二劄子
辭明堂宿衛劄子
辭提舉修實錄劄子
乞合兩省爲一劄子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白劄子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
乞不帖例貸配劄子
再申明役法
李文恭謚議
錢宣靖謚議
趙倚質公謚議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贈太尉馮守信謚議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舉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材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聲譽則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識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其舉主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趙洎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爲晚取進止

舉孫準自劾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假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爲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爲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設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貴率厲群臣審慎所舉取進止

辭明堂宿衛劄子

臣先奉聖旨將來明堂特與免侍祠攝事導駕及稱賀陪位肆赦立班止令宿衛在人臣恩禮優厚無以復加捐生殞命不足酬報然臣日近患左足掌底腫痛全然履地不得跬步不能行未知痊愈之期所有

將來明堂宿衛亦恐祗赴不得伏望聖慈特賜矜免
乞息不已斷懼無地取進止

辭提舉修實錄劄子

臣先奉勑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臣自受命以來以衰病多病罕曾得到局供職日近又患左足腫痛不能履地日甚一日未有痊愈之期所有修神宗皇帝實錄伏乞別賜差官提舉取進止

乞合兩省爲一劄子

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況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修飭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佐漢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駮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故臣曰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勑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正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省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得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駮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駮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迭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駮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

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
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
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
正則爲反覆又近日中書文字有忽速者往往更不
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爲虛設徒使吏負倍多
文字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
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事差
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
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
降勑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
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爲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
文書若有盜貪除揀選留任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
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
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
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爲不審愼
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理不繁行遣徑直
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
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爲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
允許續議條立取進止

月　日中書侍郎臣張某等劄子

門下侍郎臣韓某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臣某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某

乞令六曹長官專達劄子

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
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
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
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
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
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
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
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
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
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僕射自朝至暮省
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米鹽細故
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
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
之六卿事之小者豈不可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
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官黏
封之頭祀簽訖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
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
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
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
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
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
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
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
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繫限若有

稽違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
展（吏部尚書如[illegible]日判決內[illegible]右[illegible]侍郎[illegible]舊[illegible]戶部長[illegible]）
官（如舊日三司[illegible]刑部如舊日[illegible]刑院舊日本司文字並直奏直下令法今六曹長官準比）更不
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illegible]）
（民違或情理可憫或情重法輕[illegible]）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
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諸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
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
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
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
簽押判定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
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
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

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
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取
進止

月　日尚書右丞臣呂某

尚書左丞臣李某

尚書右僕射臣某

尚書左僕射臣某

乞令三省諸司無條方用例白劄子

勘會舊例只是前官所行或是或非豈足永為後法
近歲三省及百司多用例破條諸色人亦多於條外
攀援體例希求恩澤欲令今後凡有正條者並須依
條無條方許用例前例若是所當遵行前例若非即

宜釐革只委本省本曹本司長官相度理道與奪批
判所貴向去漸除弊例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
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
遣又處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
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
辜又凡為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
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
惠（[illegible]）二曰公直（[illegible]）
（[illegible]）三曰明敏（[illegible]）四
曰廉謹（[illegible]）按察四條一曰苛

酷（[illegible]）二曰狡佞（[illegible]）三曰昏懦（[illegible]）
（[illegible]）四曰貪縱（[illegible]）凡監司州縣於所
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
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
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
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
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効則漸加旌異其按察
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
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
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體量
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確
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

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即按情按察不以公者依勘鞫見實自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乞不帖例貸配劄子

勘會守法者有司之職揆道者君相之權伏見從來命官犯罪大理寺既依法定斷更令刑部檢例或追官或勒停或衝替或差替之類朝廷依而行之謂之特旨凡人之罪犯千端而事體萬計豈可求其比類能得正同又既謂之特旨當臨時斷在朝廷若先令刑部帖例朝廷依此施行乃是輕重之權返在有司也欲今後應命官犯罪大理寺既定斷委刑部看詳內有法重情輕或法輕情重並具狀申中書省更不帖例委中書省官相度情理輕重同共商量除依法外自貸命編配至特放臨時擬定進呈取旨施行其百姓犯大辟罪諸州奏稱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大理寺依法定斷委刑部看詳委的有疑慮可憫之狀即具狀申門下省更不帖例委門下省官相度事理同共商量臨時擬定或依法或貸命編配進呈取旨施行

再申明役法

檢會二月六日勑文止是罷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委令佐揭簿定差尚慮諸路州縣利害各有不同所以下文云委逐縣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申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申州所申擇其可取者其利害擘畫奏聞其音欲使本州體量諸縣所申利害之虛實擘畫之是非擇其實而是者條例申轉運司云某縣當如何措置某縣當如何措置其餘已依舊法定差施行轉運司得諸州所申亦如此體量條例申奏蓋欲隨處差役曲盡其宜非謂使逐路共為一法也今訪聞諸路轉運司不遵用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又不取諸州縣所擘畫各以己意撰成一路役法差官分詣諸州縣名為商量其實諭令順己意却作州縣擘畫立法申奏州縣稍有違異輒加責怒以此多不依應得逐處利便不合民心又諸路州縣見朝廷置詳定役法所以為當別撰役法須下往往等候下即定差殊不知看詳役法所專俟諸路州縣具到利害擘畫即依一路一州勑行下以此觀望遷延久不了絕今欲特降指揮下諸州縣除有舊法妨礙難行之事速具申陳外其餘並依舊法一面定差其看詳役法據逐處先申到利害擘畫事件如得允當逐旋奏乞令本處依此施行所貴差役之法日近早見結絕

謚議

故參知政事贈僕射李文恭公謚議

議曰僕射禀秀美之氣函純靑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越自衡泌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

不永奄忽遷徂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決然
未息紳弁之士流為美談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
不懈于位曰恭夫事親盡誠與人不欺行有標的言
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先輔神宗億安四海邇其
懿德倡率士民不懈于位之謂矣請謚曰文恭謹議

錢宣靖謚議

議曰令公仁恵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
服人寛裕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
撓不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尚德之君子全節
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
賛國謹案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
論譔常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燗燿無窮是不亦
宣乎關領樞機葺諛惟幄六師輯睦夷夏乂安是不
亦靖乎請謚曰宣靖謹議

趙僖質公謚議

議曰少傅體和居厚復恭遜壹言必有物動不近名
矯迹衛幕濯羽雲漢入賛樞極出殿藩維謹案謚法
小心恭慎曰僖言行相應曰質少傅内則造膝盡忠
外則騰章建畫親賢有問應以佐言可不謂僖乎歷
事三朝始終一節不貢飾以譁衆不激訐以高人可
不謂質乎請謚曰僖質謹議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贈
太尉馮守信謚議

議曰昔者晉人不恭敢距大邦負固阻兵趑趄不庭
太宗征之霆駭風趨狐狼之墟化為樂都混壹之勳
太尉與焉玁狁孔熾整居幽冀縦騎鳴弦至于澶淵
真宗一麾雹卷雲披剪其酋豪鳥潰麋逃厎寧之功
太尉在焉天下既平貲游不驚符瑞充盈登休薦成
和鑾四巡萬乘星陳東暨云亭西涉河汾警蹕之清
太尉扈焉白馬之河漲為橫波濟澤之阿閒彈可歌
隤林竹竹薪石相屬淵吐其陸莓莓衍沃隄防之勞
太尉董焉謹案謚法能脩其官曰勤猛以彊果曰威
迹其夙夜在公臨敵剛決榮禄邵融令問始終考於
二法可謂協矣謚曰勤威謹議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制詔

中書試制詔三道

殿前都指揮使節度使加宣徽南院使制（以上二題闕字）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三司使制（闕五十以上解）

誡勵貢舉人敦修行檢詔（以上二題闕字）

賜宰臣韓琦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吳奎乞就差知兗州不允詔

賜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號不允斷來請批荅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上第一表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宰臣曾公亮不允批荅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兵部尚書知青州歐陽脩詔

除文彥博

除皇弟顥

除皇伯祖承顯

除郝質

賜文武百寮宰臣自冨弼已下上第五表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聽樂允批荅

西京應天禪院及會聖宮奉安仁宗英宗皇帝御容了畢德音

賜樞密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文彥博乞退不允手詔

賜樞密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不允手詔

除皇伯宗諤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荅

賜南平王李日尊示諭敕書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趙抃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賜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郝質不允詔

祈國長公主特進封衞國長公主制

賜新除參知政事韓絳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特進檢校太保判太原府歐陽脩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韓琦不允詔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馮京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除董氈制

賜新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
兼侍中充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
不允詔

賜新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河陽三
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
第一表不允批答

賜新除參知政事馮京辭免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吴充辭恩命
不允斷來章批答

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知陳州張方平乞
南京留臺不允詔

賜文彥博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批答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康
國公承顯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賜文彥博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賜皇弟高密郡王頵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
答

賜皇弟高密郡王頵辭恩命第二表不允斷
來章批答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承顯辭恩命第二
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賜宰臣富弼等上表賀雲陰日食不及分數
批答

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出見批答

賜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出見批答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加宣徽南院使制

國家選果毅之材以守衛中禁委謹信之士以敷揚
大猷自非忠力冠倫識略高世折衝厭難外可以任
爪牙之官諭志布和內可以受腹心之寄則何以克
叶民望無曠天工在茲詳求固匪輕授爰發休命誕
告明庭具官某心通武經材應時用以禮樂慈愛爲
制勝之本以智信仁勇爲和衆之資蓄孫吳而不爲
纂方邵而自任嶷爾深念則物莫能窺截然長驅則
敵不及避是以錫之六纛總此八屯士皆知方國以
增重嘉其忠從之久積是勤勞之多宜峻寵名以
昭丕績俾奉宣於美德庶敦懋於青公永念厥艱以
有以稱於對揚股肱之効所以報恩榮璧夙夜之勤所
以熙職業典聽朕命無棄爾成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三司使制

朕荷天地之貺施承祖宗之慶靈四方無虞萬物咸
遂而公私之積尚未豐衍歲小不登民有菜色豈朕
所以嘔煦撫循之末至將有司奉揚宣布之未稱與

何其設心之勤而收効之寡也以爾具官某性質之美得於自然而發揮於文追琢於學多士之秀無爾爲先雖禁林清塗秩宗美仕居之積久譽望已優而古之進賢必試以事財賦之任於今爲急求稱其職僉曰汝能是用命汝典茲邦計汝其勿以金穀爲末而不恤勿以簿領爲煩而不爲九功所歌八政所重登平之業將汝乎取之

誡厲學人敦修行檢詔 蹶上二頤字

孔子稱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爲四科以第門人而文學最末然則爲士者文有餘而德不足斯而已矣奚足尚哉國家憲章前古詳延俊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何嘗不勤求敦忠屏斥浮僞列于庶位得人已多尚慮有司教導之方不能盡善登進之法有所未精是以士或背本追末棄實取華不知從學所以立身爲文所以行遠而謂能雕章辨句則百行可遺非屬辭比事則六經無用習尚成俗安恬不非此豈聖人所以立教之心而朕所以待賢之志哉自今天下之士其務以道德爲師仁義爲友進之於内而謹之於外治之於身而施之於人才雖美不敢以自驕善未至不敢以自怠如是則窮居閭閻何病乎不達苟異於是朕無取焉仍敕有司明諭中外使咸稱朕意

賜宰臣韓琦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以寡薄少承基緒未及究明師保之訓更閱事物之變而遽失先帝之大庇膺四海之重任怵惕危懼若涉巨川踐于春冰實賴耆耋柔不貳心之臣朝夕左右同力協義用濟于艱難夫選賢任能廣參同異何補於政設官分職論列得失亦維其常至於天時數沴蓋以警誨朕躬非專輔弼而卿遽自咎責抗章辭位是重朕之不德也卿其體茲眷倚之志專精致思廣裕朕心博采嘉謨以輔不逮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詔

敕升之省所奏劄子今樞密院使副四員無容其闕更置一知院事既非舊典驟增員數當無事時四方聞之得無驚動耳目伏望聖慈如臣前所請若大名府永興軍已除用人即且乞授臣陳潁一郡事具悉卿志氣安裕明智自將屢更邊藩嘗佐樞府出牧于外迨今朞年朕惟汝思俾復舊職宜夙夜竭力以副所期尚爾固辭殊失朕意夫登用賢雋要在不多咨詢大猷患在不博設官隨世何必故常今邊境雖安而不虞當戒亟踐乃位毋違朕言所乞宜不允仍斷來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吳奎乞就差知兖州不允詔

敕吳奎省所奏乞就差知兖州貴便頤養事具悉卿朝廷舊臣踐歷二府忠厚彊直簡在朕心海岱之區土沃民庶風聲氣俗卿所習知雖宿疾未平而事務無廢式是重望底綏一方當體至懷未容辭避所乞

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
尊號不允斷來請批荅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重寄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
夜悼懼如涉春氷屬以報本之禮不敢墮曠故躬執
犧牲祗見上帝固非卲告成功自營福祿也而群公
卿士猥見褒稱欲歸以懿美增其徽稱抗章勤請至
于再三朕乏馨香之德不能媚于神祇乃甲申地震
淫雨爲災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鴻
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浹足況尚在諒闇哀素未
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
至誠勿復爲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上第一表辭
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股肱之臣佐佑帝室樞機之職謀謨廟堂
自非僉諧曷敢輕授卿歷事三世克肩一心事效已
明時望攸屬肆茲圖任夫復何辭所辭宜不允仍斷
來章

賜宰臣曾公亮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以不德災及元元地震異方艮防捄潰
流離壅積靡所底居朕夙夜震懼不忘于心實賴祖
考所遺耆儁之臣佐佑輔翼濟于艱難今乃遽自引
咎抗章辭位朕何望焉卿其專精致思勉修職業以
裨不逮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兵部尚書知青州歐
陽脩詔
勑歐陽脩省所劄子奏准樞密院遞到誥勑授臣兵
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伏念臣近以疾病
累乞致仕未賜俞允欲望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
卿服采三朝佐佑大政朕惟東表之地事任至重自
非宗工莫可付委況旅力未衰嘉猷克壯宜念王事
勿復有辭所乞宜不允可便受告勑發赴本任

除文彥博
門下繼天子必有尊所以嚴事上之訓唯聖人能饗
帝所以昭報本之誠朕祗紹丕基肇稱元祀禮文既
備慶賜誕敷眷惟心膂之臣斡是機衡之任共齊神
明宜處衆先推忠協謀崇仁同德贊治守正亮節佐
理翊戴功臣樞密使劒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橋道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
兼群牧制置使行成都尹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一万
六千二百户食實封六千三百户文彥博道茂國華
才推人傑體忠厚以居德壯謀猷而奮庸爾亮三朝
周旋二紀再司軍柄仍冠中樞仗鉞臨戎則兇渠折
首秉鈞調化則黎獻承風內外荐更聲實彌劭矧在
基承之際親聞顧託之言委寄至隆眷注爲重協贊
盛儀之舉克臻熙事之成是用進美號以褒功取閒
田而增邑併伸異數式示優恩於戲屢危於安所以
綏萬國懷遠以義所以靖四表益懋乃官用副朕志

可特授依前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兼群牧制置使行成都尹潞國公充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肆伯戶仍賜推忠協謀崇仁同德贊治守正保運亮節佐理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皇弟顥

門下立愛惟親治由近始因心則友化自上行朕合太宮逆釐后帝百神受職四海推恩矧孝弟之至隆宜寵章之先被皇弟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元尹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陸伯戶顥溫良異稟聰達夙成勝衣形信厚之風佩韘負老成之志孝友之性不強而安德義之經未言而諭甫當就學亦既疏封予所撫憐同氣異息追盛儀之具舉方渙澤之誕敷錫嘉號以記功進崇階而敘位仍加井賦益重藩維於戲寵而不驕以謙恭爲之本滿而不溢以節儉爲之先汝其念哉無替朕命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元尹高密郡王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崇仁保運功臣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皇伯祖承顯

門下朕惇宗盛禮祗遹先猷茂對三靈駿奔儀醜臣工顯相后帝居歆嘉與親賢共膺戩穀皇伯祖昭化軍節度金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金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康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承顯治躬齋栗養志粹和挺宗室之令儀藹公侯之淑問址隆磐石任重藩垣春秋浸高學問不倦被服儒素蘊河間之雅材琢磨箴規蹈衛武之美德助我裝祀協于多儀是用進功伐之名益陪敦之賦仍加真食併示微恩於戲懷德維寧昔王之明訓爲善最樂前哲之微猷勉思高滿之危勿忘臨履之戒可特授依前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金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康國公充昭化軍節度金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推誠保順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郝質

門下朕順考古道率由舊章三歲一郊四海大賚乃眷爪牙之士寔惟心膂之臣宜渙茂恩以均景貺亮節保順功臣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文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七百戶郝質溫恭不犯沈毅有謀敢決應北方之強閑暇得晉國之勇仁能附衆忠以發身內總七萃之師外分十連之任訓兵肅給騶御習於義方逢時安平戎狄仰其威信屬是齋祠之謹復兼蹕從之勞不有旌褒曷昭倚注

論功加等益地從隆考諸僉諧允爲宜稱於戲竭誠
盡節所以享安榮徇公忘私所以報寵禄往服休命
汝其懋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冀
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
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
户食實封三百户仍賜亮節保順明戴功臣散官勳
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文武百寮宰臣富弼已下上第五表乞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聽樂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秉德不明陰陽繆戾旱暵爲災辜及元
元爲人父母不能保養覆冒以厚其生朕甚愧之是
用避去正寢貶膳徹樂夙夜悼懼內自刻責以請咎

于神祇浹辰之間雖霏霖屢降而不能周洽救麥稡
槁禾麻未滋而群公卿士以尊奉毋慈誕揚顯號良
日既戒宜以時行禮樂之文不可不備當抑己徇常
以成大典苟協於義朕何敢違所請宜允

西京應天禪院及會聖宮奉安仁宗英宗
皇帝御容了畢德音

門下朕祗紹前烈寵綏庶邦率時典常罔敢隊逸越
玆有雒之汭自昔令王之都藝祖之所誕生迹存遺
老寢園之所安宅神有餘威是用即西竺之仁祠因
北邙之勝地儀刑二后鎮撫一方爰命宰司肅將使
指爲儀克舉熙事大成永惟畿甸之民能無供億之
役宜敷渙澤用慰群心應西京管內限德音到日見

禁罪人除故殺劫殺鬬殺謀殺十惡及僞造符印放
火官典犯贓不赦外雜犯死罪降從流內情理切害
奏取指揮其餘流罪降從徒徒罪降從杖杖罪已下
並放見句當修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使臣官員已
下幷工匠兵士及迎奉執擎兵並與等第支賜應西
京城郭內耆老年八十已上者勘會詣實人數仰長
吏等賜酒食仍量支賜每人茶三斤絹二匹常加存
撫即不得於村鄉追集致有勞擾於戲稱秩舊章克
廣奉先之孝蠲除有罪式昭惠下之仁咨爾群倫咸
體予意主者施行

賜樞密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文彥
博乞退不允手詔

省所再上表乞罷樞府事具悉卿器質方厚謀猷明
審夙夜公忠臨事能斷越自仁祖知卿美材入輔出
藩于玆二紀再冠台席一總鴻樞事功蔚然洽于黎
庶任重道遠卿實有焉朕負荷前烈夙宵危懼若涉
大川必憑舟楫卿當悉心致力以裨不逮而何嫌何
疑遽求去位封奏狎至良用憮然撫覽再三殊失所
望老成之德重於典刑當體至懷安居厥職所請宜
不允付彥博

賜樞密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不允手
詔

省所奏伏覩詔書宰臣陳升之位在臣之下者顧寢
異恩庶安孫跡事具悉卿翼亮三朝周旋二府國之

耆儁望實素隆外之任用尚新甫登宰席原其雅意
以欲推先是用斟酌禮文裁其宜稱發於朕志寔取
常規蓋以褒異老成豈與利用爲比卿謙恭久著於
此何嫌往安乃居毋逆朕命所乞宜不允付彥博

除皇伯宗諤

門下朕祗荷先烈誕受多方樂與宗支共其福祿僕
率屬之有立在褒表之敢忘皇伯推誠保順功臣集
慶軍節度亳州管內觀察處置何陽等使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號國公食邑六千四百户食實封
壹阡捌伯户宗諤屬尊地親材高性敏承累朝敦睦
之慶膺列藩封建之榮閤由思慮之疏麗于文法之
禁眷是有司之議繄夫天下之公愛雖甚隆理不可
屈是用收還相印專秉節旄將警勳於放心期輔成
於盛德迨茲周歲克懋令圖勤被仁服義之風勵臨
深履薄之戒朕於庶姓猶不弃人況九族之下文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文學高一時名擧專四海勇於立事急
於進賢朕心倚之以安平士論待之以康濟蓋居位
之尚淺或政命之未孚雖群言之正讙豈同德之有
間遽求分務深用駭聞居就乃功期副予望所乞宜
不允

賜南平王李日尊示諭敕書

敕南平王日尊省所上表稱於今年二月內親領本
道兵甲乘駕舟航直抵南蕃與占城國及占臘國蕃
兵交戰其占城國及占臘國蕃兵甲一時敗散臣帶
領兵甲回旋本道師旅保全舟航寧謐事具悉卿與
占城等國交戰師出逾時今覩奏章備言勝捷益敦
忠順良用歎嘉朕子視兆民目爲萬國思銷偃於中
外共嬉遊於遐邇宜體至懷以綏後福故茲示諭想
宜知悉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嚴穴寘
諸廟朝推心委誠言聽計用人莫能間衆所共知今
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處便安卿之
私謀固爲無憾朕所素望將以諉誰祗復官常無用
辭費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趙抃乞退第一
表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躬攬庶政燭理未周思得忖聞善言以
參得失卿以清直之操夙夜在公遽求外遷殊匪朕
志所乞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郝質不
允詔

敕郝質省所上表星未半周疾已十作伏望罷領嚴
師俾外補於散官庶漸蘇於餘喘事具悉卿以沈勇
冠軍忠厚許國內典嚴衛外秉節旄夙夜之勞簡于
朕志假息之便難徇爾懷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祁國長公主特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張尉

門下帝妹中行易象賛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
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
誰昔靜謝而然朔同氣之至親推毘數而何愛祁
國長公主齋靈長之緒承濬哲之祥稟乾坤之粹和
鍾日月之明潤淵懿可度柔嘉有章志女功而忘勞
承師教而不倦今王芥在首獻翟茀金方結縱於皇
家特執笄維繩於士族宜疏沐土之邑俾適富平之
孫肅展茂恩誕孚醲化於戲琴瑟静好式昭和樂之
音雷風順承是為常久之道勿以夫家之平素有虧
婦德之聽從衣服飭辭永綏福履可特進封衛國長
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賜新除參知政事韓絳辭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世濟明允時推儁良助賛樞庭茂著功
烈俾參國論允叶衆心需章亟來謙志大過援引先
哲祈還故棲夫顯親揚名斯為上孝建功立事莫若
盡忠往即乃官勿替朕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特進檢校太保判太
原府歐陽脩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歐陽脩省所兩次劄子奏伏蒙特差中使賫到告
敕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所有敕告未敢祗
受欲望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遂
殘年事具悉卿才名素高夷夏所服中外備更文武
咸適眷茲并部氣俗沈鷙綏和一方威懷二虜牧伯
之任豈易其人詢謀僉諧然後發命朕所遴付卿宜
體識況風土高涼其何恙不已往踐乃職毋復固辭
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韓琦不允詔

敕韓琦省所四上劄子乞就移徐州一任事具悉卿
倦居守之勤樂偃藩之逸眷是別都之重控夫北道
之衝自非元臣疇克譽處是以臨遣近侍往宣至懷
恩禮之隆所宜欽若而尚茲固請良用憮然卿以衰
疾為言則未愆於旅力以朴忠自許則何憚於劇煩
安視兩師毋違朕命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馮京辭恩
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樞衛之司基本攸託制勝帷幄折衝方隅
苟非文武之兼資孰副安危之重委簡自朕志無若
汝材故推不次之恩冀獲非常之効當思自勉勿或
深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除董氈制

門下國家蠲潔大德懷柔四方懋宣行葦之仁横被
蓼蕭之澤遐迩無間内外一均西蕃邈川首領保順
軍節度洮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常樂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一百户食實封一千一百户董遵氣稟沈雄性資果毅裁勳膺於奕世開土宇於西陲早膺旄鉞之榮無有洮湟之地祗勤厥事忠誠著于皇家糾逖不虔威令行於戎落修其職貢保我封畛宜陳錫於寵章用褒嘉於美志位進異等食衍真封宜緊鎮服於爾師抑亦光華於殊俗於戲王官至重固不徒施臣道惟艱諒無盈受勉服休命益思壯猷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保順軍節度洮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舊西蕃邈川首領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叁伯户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新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充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公亮省所劄子奏伏望聖慈特賜停罷使相之命許只授正官充觀使事具悉卿久居宰席道茂勳隆釁以耆耋懇辭機政朕重違雅志曲成沖德禮命之數愧於未厚而尚兹避遜良用憮然宜即欽承以副優眷所辭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以耆明之德寅亮皇家功成告休海內歸美宗報之典朕疑其薄沖挹之志卿以為優勇退難進益增嘉尚成命不易毋庸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新除參知政事馮京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負英異之才首儁造之選內尹京邑歷績著聞外護邊兵民吏清謐入冠憲府進躋樞庭究觀爾能宜贊朕政往祗成命無或再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充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之英聲著于士倫卿之嘉績簡在朕心是用擢諸計廷陟彼樞府乃更過自菲薄固辭寵光謙降之深數尚不已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觀文殿學士户部尚書知陳州張方平乞南京留臺不允詔

敕方平省所奏乞南京留臺事具悉卿學問精洽文辭雅奧蔚登雋科久居邇列入贊大政出臨近藩晦明卜經何恙不已遽祈散地良用憮然當體眷懷往安爾職所乞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文彥博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社稷元老股肱三朝黎庶具瞻百工矜式翊以丞弼相予紫祀書勞進律抑有舊章宜亮眷懷無庸辭避所辭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總領禁衛爲王虎臣敎忠一心夙夜匪
懈況茲戎祀之大兼有侍從之勤推恩報功因有常
典尚茲冲避豈悉至懷所辭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斷來
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奉若訓典肅將禋祀嘉與臣工共茲休
福卿董率王旅陪賛國容居則有侍衛之謹出則有
扈從之勞考諸故常宜在褒進當體至意勿復有辭
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康國公承顯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卿仰賛虞禋敍九族剡以尊屬相予肆
祀推恩進律禮亦宜之茲率典彝無爲辭避所辭宜
不允
賜文彦博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躬執珪幣對越三靈仰時福祥不敢專
享湛恩布濩覃及海隅卿國之耆明幹綜機密茲率
常典奚煩固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弟高密郡王顥辭恩命第一表不允
批荅
省表具之朕以郊禋大備廣敷慶澤物無遐邇況於
親昵錫茲異數咸迪舊章汝其勿辭往服嘉命所辭
宜不允
賜皇弟高密郡王顥辭恩命第二表不允
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禋宗類帝國之盛儀施恩親賢由來盍久
兄弟具邇悃愊無華汝往欽哉毋煩辭避所辭宜不
允仍斷來章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承顯辭恩命第
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朕躬祠郊丘誕布惠澤周浹庶姓況於宗
英執謙固辭益昭令德朕命不易往其欽承所辭宜
不允仍斷來章
賜宰臣富弼等上表賀雲陰日食不及分
數批荅
省表具之朕不明庶政上累三光天雖微陰人誰不
見彼食分之少損由司曆之未精爲憚方深奚賀之
有矧明書於信史將取誚於異時宜懋乃誠以輔台
德所賀知
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出現批荅
省表具之司分底日垂象降休炳然德星著見南極
太史獻狀以爲壽祺卿等浚明一心寅亮元化燮友
氣物尊迎善祥切貢需章願書信牒眷言歸美重益
愧懷所賀知仍依奏宣付史館
賜樞密使文彦博等賀壽星出見批荅
省表具之天垂文象依類而言世格隆平得臣是賴
卿等懋建一德光輔萬微格于上神錫茲嘉瑞昭升
兩位申告永年剡章以聞傳信爲請雖菲凉之可愧

願忠愛之致忘所賀知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七

表

爲龐公謝明堂加恩第一表

第二表

爲龐相謝明堂禮成加光禄大夫行尚書戸部侍郎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表

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記

夫人謝功德疏文

皇帝

皇后　貴妃

爲文相公謝神道碑文表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爲龐相公讓官表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爲龐相公謝官表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賀皇子昕建節表

謝中冬衣襖表

賀皇子降生表

賀章獻章懿皇后祔廟表（爲青州張龍圖作）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進通志表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謝奬諭敕書并帶馬表

永興謝上表

遺表 元豐五年秋吾苦語澀疑爲中風之候恐暴[illegible]疾作將舉不起乃遂作遺表自書之常置臥內俟且死以畀范堯夫先淳甫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宮車晏駕以表無用留以示子孫欲使知吾事君區區之心耳

賀立皇太子表

謝起居繖孫表

爲龐公謝明堂加恩第一表

展采合宮甫成於盛禮推恩列位首冒於微章內省空疎交深霰栗 云云 伏念臣出於單族素乏異能遭會聖辰襲承義訓肩隨群士齒列具僚始吏郡縣之勞遂玷閨臺之美雖慕盡公之節力自救摩迄無高衆之名可容稱道頃由遷瓚進貳樞廷復忝承弼之

司旋總幾微之務固已任踰才表榮出望涯十七物之珍蕃居勲厚賜三百囷之重祿坐愧素餐雖僶勉以自安常忸怩而內訟屬國家講求闕典祗紹明禋幸千載之親逢叨一時之榮觀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大秉廣覆聖道兼容不專享於神休俾下覃於朝衆謂臣職當扈蹕禮與執膰曲矜孱陋之蹤俾被殊尤之擇位列元功之次邑增真食之封事與志違名非德稱惴如臨谷憂甚履冰豈可忽非據之災安無勞之賞俾衆庶有假人之議致朝廷蒙含垢之羞孰自省循誠難膺克伏望俯矜危款曲軫春慈特寢不貲之恩以全無似之質露誠獲允受賜益深干冒宸嚴

第二表

恩衆上列冀寢於殊恩眷志莫回必申於前命任營無措兢戰失圖 中謝 伏以總章 昔王之盛節追嚴廟拓前載之美談唐虞著五府之文商周增重屋之制久茲曠絶未暇脩明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祗若天常寅恭祭典謂五精之氣不可久契於神歡三祖之靈不可弗親於宗祀若稽古訓濬發聖謨昆命儆玉帶之圖路寢采康成之義八牕四戶屬象相依萬辟九成聲明具在臣謬居機近忝助裸將庀徒護法駕之嚴負纛託屬車之末奉汰上壽雖之慶無周南留滯之嗟其在蠢愚固爲榮幸不可復妄膺高位猶藉寵名況士卒有暴露之勞百司有供億之費欲加之賞宜用爲先臣祿秩已豐勸勵至薄不可復加固

辭褒進以重速尤伏惟天鑒崇高下垂燭察物誠精至庶獲感通干冒宸嚴

爲龐相謝明堂禮成加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表

臣某言伏奉 云云 叨榮過分揣已非宜制命益嚴懇辭不獲 中謝 伏念臣類愚無述孤陋寡徒起家階茅致位機近此皆出於天幸斷自宸知非才技過絶於人豈朋援階爲之地是以每循涯知止以寵爲憂獲一官若負譴訶進一位若懷疾青非敢飾讓高爵希慕虛名誠以居二府之崇贊萬機之大久留不去妨廢實多況祿厚者衆之所趨勢尤者人之所疾不獨力綿任重失職是虞亦將智淺跡單處躬可畏方自

謀於邇避以深遠於譏嫌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濬發清衷述脩盛礼合祫天地之祀嚴配祖宗之靈茂典既成鴻私旁洽謂臣屬當扈從與在駿奔嘗其執事之勞均以受釐之慶還地官之並列增帝傳之寵名悉非庸虛所能堪稱是用力陳危懇冀寢殊恩葵藿之心徒自傾而無隱雨露之澤非已降而可收雖祗荷於詔文實內慙於靈府敢不益堅苦節愈勵樸忠當官而行蹈水火而無避惟力是視竭筋骨以爲期

謝生日賜羊酒米麪記

臣遭會聖辰謬塵樞任屬是門弧之日方慙鼎食之榮敢意睿慈重加蕃錫內循朽薄徒極慚惶

夫人謝恩功德疏文

皇帝

伏以金仙妙法克贊於邦猷寶偈勝因有資於帝祉妄覬逢熙旦祗戴鴻恩庶憑佛事之隆仰佑皇基之固懇祈依至慧照所臨

皇后

伏以坤元布德亭育群生太陰凝輝燭臨四海輒依真界恭薦微誠潔蒲塞之嘉羞數貝多之妙偈庶資勝事以佑母儀

貴妃

伏以開睢首於國風式昭淑德軒星著於天象寔亞柔儀敢憑金偈之勝緣仰輔椒闈之多福慈明所鑒懇款惟精

爲文相公謝神道碑文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詔翰林學士承旨王某撰先臣某神道碑文降付臣者命發宸廷文成禁署澤加存沒榮動迩遐中謝竊以金石之傳久而彌茂風樹之感貴而自悲諒知爲子之心咸有顯親之願伏念先臣策名休運接武辨朝陳力當官服勤沒齒臣荷析薪之業紹作室之功雖資性甚愚曾無肖似而義方未墜少進謹尤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過聽菲才遽加大任寘彼官師之首列於丞弼之司非藉世榮曷膺國寵頃以歲時得卜宅兆圖新將論譔於豐碑用表章於大隧豈意睿明曲照優渥荐臻紆彼神翰揭諸螭首仍詔代言之職直書傳信之辭著琬琰以無忘與松楸而並列聲光不朽永賁庭於昆孫精爽有知潛拜嘉於幽壤荷恩踰臆撫己知輕且身體髮膚皆仰資於顧復而服膺心膂敢有愛於生成未識津涯徒知涕泗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批荅云云臣省躬甚明揣分已熟非敢外飾以邀上知天恩留連未見識察物意專懇期於感通中謝伏念臣本以諸生親逢盛世行能無出於萃類學術不際於幾微所期解韋布之衣霑斗石之祿竭薄領之効免耕稼之勤安敢企踵帝庭許身王佐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嘉其木訥亮以孤

忠課於近小之功粗能稱旨役以煩辱之事不至敗
官乃謂捷桶之才可勝棟楹之任錡釜之器足兼鼎
鼐之容遂自西州驟叨重柄躋崇地則不踰中宿參
大政則曾未朞年遽越等夷直登佐弼靜言遭際孰
察基緣寧左右先爲之容豈朋援陰爲之地莫非宸
鑒特振寒蹤雖以草木之微猶知雨露之澤況於有
識詎敢忘恩豈欲違去旒扆之前遠離闕廷之外蓋
萬鍾之秩辭四輔之崇顧以義不可留情有所迫大
易存覆餗之戒詩人著在梁之譏任重難勝位高多
懼雖人主含貸未賜於譴訶有司因循不加於繩治
臣敢不捫心自愧顧影知非乘疵吝之未形保名迹
而先退必使愆尤增積謗讟流聞致陛下失始終之

仁愚臣受遠近之責非止謀身之過抑亦負國之深
是用寢食震驚夙宵慚懼視金章於芒刺等黃閣於
焦原苟未去身何能歛志伏望燭臨危款矜恤苦言
聽避位於上司得保躬於散地俾求儁傑光輔休明
則臣俯就下陳若獲九遷之喜出居外職無殊三揖
之榮干冒冕旒不勝惓惓切至之誠

為龐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某官者恩出非常位遷不
次內循空薄交集震驚中謝 臣識昧疏通學非殫洽
依憑時會叨假國靈荐更要劇之權遂躋通顯之地
陪侍帷幄參與機衡雖盡股肱之勞不遺餘力詎無
毫髮之効克厭衆心居常自思敢忘內訟方且俟請

閒之燕娛悃款之私力辭宥密之職退就冗散之秩
庶宜官責少息人言豈期志願未從寵光逾峻遂以
朽踈之質復當佐弼之司承命以還措躬無所竊以
緝熙帝術寅亮國成贊襄萬機統和三揆得人則群
生蒙福失職則百度乖方詎可安居豈容虛授臣雖
欲冒榮不顧懷祿苟安儻衆庶責望之深成朝廷倚
畀之失是用夙宵愧恧寤寐兢憂不知列鼎之榮視
若臨淵之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從昔欵曲照孤
蹤矜其驅策之勤爲日已久察其避讓之固於心不
欺俾祗服於舊官特寢除於新命旁求儁德式副輿
情干冒宸嚴臣無任懇迫激切之望

為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伏奉某月日批荅云云需奏仰陳冀安於涯分綸言
俯及未照於悃誠蹐地載驚省復愈畏中謝臣聞量
能授職者人主之通術陳力就列者臣下之令圖義
或此違治何由立臣是以退居深念中自伏思竊惟
佐弼之崇實繫安平之本總領衆職鎮撫四夷下遂
萬物之宜上序三光之統凡將圖任豈易輕言至若
黃霸循良朱博敏銳始爲郡守皆號能臣暨陟宰司
遂隳盛譽或受嗤於鶡雀或召咎於鼓妖豈前智而
後愚蓋任盈而量溢況臣空薄詎敢擬倫必欲使用
不違才舉無敗事則莫若委之藩服俾敷寬大之條
寘以邊方得奉綏懷之略庶幾展効不敢憚勤儻以
服役有年居官無過而欲捐之草莽尚將留彼闕庭

則頹且守故棲未遷它職私自寧於寄地得時望於
清光忝幸已深感榮何極豈敢使綴廊廟位元鼎失
和竊貪一日之榮不虞四海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
下曲垂矜恤俯賜忽遺察底蘊之無歟全始終而可
保特收渙命俯徇愚衷少安覆餗之憂尚免在梁之
刺內惟懇迫期獲允俞

爲龐相公謝官表

伏奉某月日批荅 云云 荷恩逾分瀝懇敷言成命莫
回愧擬無寄 中謝 伏念臣賦能甚薄探道未深習詩
禮以爲儒師法令而補吏適際亨嘉之會謬膺睿哲
之知亟陟顯塗荐膺煩使監邊則盡護群帥侍幄則
協贊萬微密邇清光討論基命固已任逾器表榮溢
望涯居無終食之間少忘素餐之責何意天恩橫被
寵睠曲旌猥掄轉淚之才專委棟隆之任靡由階斷
遽預直登冠冊府之華資總史臣之善志翻經演法
進律加田甫開出綍之言殆失措躬之地力陳丹懇
仰黷宸旒雖堅不奪之誠難變已行之令永顧甚邇
私願莫從俯僂若驚徜徉自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
陛下用人道廣受物義深不求純備之功姑委燮調
之職爰從隗始俾奉蕭規敢不祓飭厥心耀明其志
識慮所及不敢顧私筋力可任期於盡瘁少助緝熙
之化仰酬覆燾之仁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伏奉制命云云已於今月某日到任上訖雖許公鼎

鉉勉負擔違離天閽倍深眷戀 中謝 伏念臣材非出
類識不先幾逢辰休嘉致位通顯謹司斥候亟守於
邊陲復布教條荐更於方鎮訖無聲跡可覺傳聞伏
遇尊號皇帝陛下明燭幽微仁霑疏逖遠選掄於邇
服俾陪貳於中樞曾不浹旬遂參大政未能周歲爰
陟上司念遭際之非常求比倫之蓋寡雖濱隕越豈
謝生成是用杜僥倖之門塞奇衺之徑激揚廉讓抑
止浮華苟有利於公家固不爲於私計然而力非其
任智實有涯群心萬殊理難稱愜衆目環視動成誤
訶紛如鋒矢之衝浩若波濤之沸從之則懼傷國體
違之則立致身殃進退靡遑啓居無所屢以請間之
侍力陳退避之誠蓋揣分之甚詳恐敗官而爲辱貴
全終始不蹈顛危陛下察其愚衷必非矯飾賜其殘
迹易致怨憎俾述職於近藩得免譏於尸祿仍進天
官之秩復升殿幄之華禮數甚優恩輝愈洽賜邑梁
之險亟就安閑去焦原之危更遵夷路非曲加於庇
佑豈自信於保全惟許昌之奧區乃昆吾之故壤土
毛豐衍民齒繁夥敢不志在拊循勤加訓導奉承寬
大之詔期臻富庶之風少副憂勤茲爲報効

賀皇子昕建節表

臣光言伏覩進奏院報月日皇子授忠正軍節度使
檢校太尉壽國公封建本支光隆基祚王室增維城
之固萬方有磐石之安臣光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仁
被海寓道合天衷膺受純禧誕錫元胄采古昔之令

典考今茲之盛務爰立藩邸恢建宏規假節秉鉞習
以戎律亦爲冢衣崇其儀望苴茅胙土訓以政治明
尊尚親賢忠移孝一舉而善衆美具該斯寔堂御之
遠謀懋茵之隆福也臣述職外方傳聞嘉惠不勝拜
蹈激切之至

謝中冬衣襖表

臣光言伏奉詔書賜臣翠毛細錦綿旋襴一領者祗
荷寵光心顏無措臣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皇仁溥
給衣被九圍軫念祁寒寵錫嘉服臣雖無似蒙澤猶
均濫承安燠之榮空懷不稱之責

賀皇子降生表

臣光言伏覩都進奏官牒皇子降生仍令諸道不得
進奉者伏以熊羆之兆載於詩雅弓韣之祥著於禮
典蓋以保育黎元無茲爲大本支既茂基祚益安是
故百男昌而周興五宗蕃而漢熾隆替之源古今一
揆臣光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奉先遠猷垂
世錫類之祉久屬群心皇穹降休誕啓茂緒蓬矢遵
吉牢具脩儀斯寔宗廟眷祐之靈黎庶無疆之福窮
河際海聲教所覃儻日有心孰知相慶況臣職叨近
著位備列藩竊聆嘉惠奚勝踊躍官守有繫阻造闕
廷

賀章獻皇后祔廟表（時鄆州作）

臣某言伏承今月九日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並
升祔真宗皇帝廟室禮畢者聖心追遠思慕慈親陟
配稱宮順成大禮臣某中賀伏以章獻明肅皇后輔
佐先朝敷明陰教導揚末命緩綏大業章懿皇后淑
慎在躬受天元祉長育聖神光啓丕祚而猶分祀閟
宮未登太室尊號皇帝陛下濬發孝思沿情著制采
開元之令典議國家之故事詢蓬嘉辰咸升配侑述
祖宗之志成母后之尊允所謂道隆列辟法垂後世
禮行於宗廟孝通乎神明日月所臨霜露所墜抃手
蹈足小大同之況臣任居藩垣職參臺閣欣豫之志
倍簁等夷官守所居不獲奔詣闕廷稱慶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
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
臣竊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宜昭功化者也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
發於自然動靜去爲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
以爲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龕戡叛桀肇開王跡并
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夷僭亂混壹九圍澶州者真
宗皇帝所以攘却貪殘偃息華夏皆大勳盛業感靈
所存遂命有司分建原廟圖繢聖容躬題扁榜嚴奉
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
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
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恭之
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
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

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使之重之益自微成如是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四夷懷服草木禽魚罔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爲職竊覩秘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注遺逸孤學湮微不絶如綫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爲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關省覽則糞土之臣榮顯足矣其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臣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年月日具位臣司馬光上表

進通志表

臣光言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册不可不思臣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删取其要爲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茲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它書於七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文理迂疏無足觀采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屏營之至臣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光言今月九日伏蒙聖恩令臣讀所修資治通鑑仍面賜御製御書序一篇者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粗涉群史嘗欲芟去蕪辭發揮精傳昭撮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鑒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

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摭舊聞遂伸微志尚方給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祗服駿命丕承前烈臣以纂業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爲不敢不上詮次無法抵捂實多仰汚覽觀伏須罪戾豈謂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尊勤思所以旌異於它書假寵於群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閑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袟發言爲典肆筆成書炳蔚交變如虎豹之明瀾噩紆遲逾商周之盛況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一賜指陳使然氷釋至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册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斯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援正觀而爲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臣某誠感誠抃頓首頓首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樕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螢爝未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臣光誠感誠抃頓首頓首謹言年月日具位臣光上表

謝獎諭勑書幷帶馬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以二股河北流已閉断降勑書獎諭仍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鞍轡馬一疋者聖言優渥

寵錫使藩鎮循無勞何以堪稱臣光誠感誠惶頓首
頓首竊以去秋積雨河決棗強朝廷憂勞慨茲昏墊
臣祗奏明詔拊視所宜詢采衆言聞達天聽捨短收
長率由聖志處決利害昭晰如神今流勢東折徑趨
渤碣恩冀西北公私安堵斯皆上帝儲休明主獨斷
勞心建策則有當官之人勤力奏功則有執役之士
臣進無運籌之智退無負薪之勤曾何施爲膺賞茲既
賚辭之則涉於僞慢受之則寔爲尸素有靦面目無
地自容臣性雖頑愚靈於草木榮被天施敢忘報効
唯期竭忠庶裨萬一臣光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永興謝上表

臣光言昨奉敕差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
使兼知永興軍府事已於今月十四日到任訖荷恩
至重任責尤深巡撫吏民敷宣詔令臣光誠感誠懼
頓首頓首臣誠慮闇淺規爲闊疎唯知愚忠屢貢狂
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閒以齒髮浸衰疾疹交集曾
靡論思之効久污侍從之班既無補於本朝祈自安
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
而必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揭來就
道甫爾到官雖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秀美土地膏
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於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
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穢腐黑而無收靡食一
空家乏蓋藏之粟攜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擠
溝壑之憂姦猾備蓄萑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

諸貪小魚勿煩擾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殖則自
然蕃滋謹當策勵疲駑彫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
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荅大
恩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謝以聞
臣光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遺表 元豐五年秋吾言語澀疑爲中風之健仁朝夕疾作昇然不救乃懷作遺表自書之帝至時內俗且死以讀范堯夫危夢得使上〻八年三月五日宮東其寫此表無所謂以下子才歲使知臣事君臣臣之心耳

臣光言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識愚鄙不合
聖心是以比年以來屛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衰疾日
侵抑塡溝壑敢以平生忠懇一達天聽庶幾陛下知
臣無求於朝廷而未嘗忘國家也臣光誠哀誠切頓
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天縱睿哲燭物精敏踐祚以
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
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
之雖周成王之信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
倚樂毅蜀先主之託諸葛亮殆無以及斯乃不世出
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
石既愚且愎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
啓迪聰明佐佑丕烈乃足己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
已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怒喜則數年之間
援引登青雲怒則黜逐擯棄終身沉草萊凡人之情
誰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忠直遠屛姦諛競進爲
之腹心羽翼以干祿徼利遂使中外權要之任非其

黨與不得勵也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賊然後逞其胸臆變亂舊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朘民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簿實無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強應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凡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今皆不取專責以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糇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安敢復議用此雇浮浪

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為姦急則逃竄廢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固已困矣今穀帛稅如故又使捨耕桑事戰陣一身二任民何以堪又罷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畎畝之民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捕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四曰市易遣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麪駔儈所得皆擁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蓄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於民恣其所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

之貧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貲破産什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人情違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驅之彼十惡盜賊累更赦令猶得寬除獨違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是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很心無顧治體此其獨階至今為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种諤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幸懷誕罔上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諤等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深入自潰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昔王恢為馬邑之謀單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失亡但無功耳武帝

猶以為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今潰敗亡失狼藉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愧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囚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官吏皆坐停廢奈何使數十萬人無罪就死又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貪冒之人競為嘗試之說而無所懲艾者也若舉事屢如此其於國家豈不可憂乎臣聞堂上不坋則郊草不瞻曠耘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近以服遠故書曰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下至齊淵聖御名晉文亦先富教其民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視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群臣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遽從事於四夷也臣

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
皇漢武之所爲惜使能踰葱嶺絕大漠犂皐蘭焚龍
庭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用兵疲弊百姓致內
盜蠭起或外寇窺覦者多矣中智闇曰未至豫言固
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鼎沸如秦
漢隋唐之季然後悔之固已晩矣夫諫爭之臣人主
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
傷設有人閉目塞耳跣而疾趨前遇險阻安有不顚
蹪者哉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爲諱大臣偷安
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戾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
控告宗廟社稷危於累卵可爲寒心人無賢愚貴賤
莫不知之而訖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
徒日聞謟臣之言以爲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
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憤懣爲陛下忍死言之庶
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硜忠之志廓然發日月
之明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旣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
進忠直黜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寤諞言之難信罷
苗役廢保甲以寬農民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
退聚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貪功而
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亂政除苛察之法以隆
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衆庶安農
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於存
死榮於生瞑目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戀聖
之至謹手書遺表以聞臣光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
言年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
臣司馬光上表

賀立皇太子表

臣光言伏覩今月三日制書節文皇子延安郡王傭
可立爲皇太子仍賜名煦者主器惟長立邦家之基
錫命以時爲社稷之福臣光中謝竊以天意與子人
情愛親三王以來百世不易伏惟皇帝陛下光紹前
烈濬發遠猷仰尊宗廟之嚴俯眷蒸民之重寵建上
嗣誕告多方爲日昭布於重光震當何啻於百里封
略之內發教所覃凡有識知孰不鼓舞況臣叨居近
列夙受大恩喜聞徽音遠踰庶品無任踊躍之至謹
奉表陳賀以聞

謝起居減拜表

臣光言伏准閤門告報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與呂
公著近各推恩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
餘悉舞蹈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別作一班及自今後
凡遇前殿應干大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起居
恩出非常禮加異數優假太過愧負愈深臣光誠感
誠懼頓首頓首臣猥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
疹纍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
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內惟恩紀之重天地所
不能踰退思績効之微絲毫未省有立欲避位則爲
罪益大欲就列則強力不前朝夕爲衆目所覩啓處
無措躬之地敢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仁霑枯

朽明燭幽微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臣詢諸故老或謂有舊章然彼皆位躋宰輔之崇德著耆明之美豈臣幺麼所敢比方欲辭則質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跼蹐心悸戰兢汗流惟仰賴於寵靈冀有瘳於藥物病庶遂已禮得如初期於竭忠不敢愛死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書啓一

上許州吳給事書
答胙城郭太丞書
與薛子立秀才書
上龐副樞論貝州事宜書
謝校勘啓
授校勘謝龐參政啓
謝檢討啓
上宋侍讀書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啓
答薛虢州謝石研書
答劉公儀啓　答閻耆馬寺丞[illegible]
與范景仁書　與李子儀書
別劉孝叔辯端手啓（時爲知江州[illegible]）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第二）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嘆曰道之不明久矣襃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從諛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議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發然慶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

誓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教使皦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己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藝學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褒其所爲文以爲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爲根柢言爲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已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苫凷衰絰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塵坱過關門上逆旅爨未及燃已復出外

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符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爲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汙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爲道則難矣光是以屛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命非爲輙自疏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田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暫鎭治之光然後敢復叙昔日之知而求畢其贛愚之志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杼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爲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爲文也貴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盛德永永爲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宜光惶懼再拜

答胙城郭太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爲三丞着籍於朝卿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爲賜詞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緘爲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儀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

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近者韋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爲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炤愚款祈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霑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若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率從蠲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負踧踖幸之大者不宜光頓首再拜

與薛子立秀才書

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嘆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爲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

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寵其人哉亦欲得
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
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
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
顧足下之文上以薦之於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益
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閭里桑所疾苦而上不獲
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
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
若此況得位邪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
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
朝廷得之亦異於剽剟經史鬭飾文采以自售鬻之
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

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其
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晨起使者至門立欲返
報忽忽不宣光再拜

上龐副樞論貝州事宜書

云云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朝堂之上
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後以踈賤之人狂愚之議奸
與其間罪之大者也然光聞之愛恩而不知報者犬
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
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陷入大辠
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因過而驚駭其久生辠求
速死雖狂戇妄爲孰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
兵久不決雖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它

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
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
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
計萬全之埶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辠惡無
狀降首亡緣獨守窮城埶不支久則擁其徒衆盡取
庫兵收積寶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
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
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
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自餘皆迫
劫光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救令之
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拔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
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郛勿攻勿戰使不得出

而已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
進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
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
惡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
翻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辠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
敢拒官軍者并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
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此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
年保州之役威罰曾行今爲惡者必誨誘其徒曰汝
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
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
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徇於城下使足歆慕
以焜燿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

前岐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嘅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使意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而已今誠貰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即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渠魁之首可指日而梟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計不失皐賞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況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絕焰焰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咆烋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寖久皐從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漆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受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撫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辟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胸中矣而某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辠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謝校勘啓

蒙恩充前件職者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蕪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嗇且愚從以世家相承習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提撕授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遊聖人之藩籬曉六藝之糟粕遠用門蔭列於王官始舉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始獲於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戾服衰五年指晷數刻幾無生望洎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則爲荊榛私心悵然每用嘆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自肩簿領乃始脩飭銓鑄誅治荒穢庶幾克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駑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欵朱闕蹈紫臺脩去蓬蒿頭戴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彌袞章之

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
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貽知鑒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授校勘謝龐參政啓

蒙恩充前件職者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
于近世益以衰薄甚者旦爲好言暮而反之况於存
沒之異貴賤之絶苟能言其姓名識其游處斯可頌
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卵而翼去幽而
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稱學古晉文
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宷雅友高明道同
志合出處如一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緣
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驗誨道俾之就學以至冒竊

科級叨塵祿仕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
殛罰崇大屛伏田里號兆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
自存又譔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煜燿無窮凡
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儒自守謂其寡過
每賜拔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頰常懼不能
堪副以累知言暨襄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
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勸樹
愈甚間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表出之處前上方
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疏
果暴嗤鄙方自踧踖以須譴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内
秘府遂使頡頏禁闥依光紫霄校讎群書參奉游豫
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

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
不遺故舊糠粃小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泗橫集
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汙巇
文館著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諭者日敦薄者
日醇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
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
進益所長攻去所短苟使不忝前人之教訓差知己
之倚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已往不知所爲

謝檢討啓

蒙恩充前件職者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受
與愧并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
天球赤刀之寶閟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

亦討論之美自非貫穿前載汲合舊聞稽古倍倚相
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燭明得失考合異同
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績弊天壤
而無窮俊乂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
擇士以脩居豈容冒塵坐致曠職如光者行能褊淺
器質迂疏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
已學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
毀瓦之爲攫玷士科始階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
之傷實多旋罹家艱零丁苦凶比還官次汨沒道塗
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絶覬榮階
俄承乏於瞽宗遂參華於天祿慶霄清晏遴選滯羈
緑素物盈卒多未見英豪登集叨與並遊顧鎖陋之

無庸每怔忪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賛治信書紀記言記動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累洽之辰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寵命遽及孱才竊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奬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勉勞從事恪慎奉躬冀少答於生成庶無慙於知遇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能及廏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賈

玉於趙者謂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捉髮飧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蒿之下者是以鍾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鄉者儻以己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曄曄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闥四表仰聲而嚮集髦士希光而景附瞬睞所被温於春陽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疏文

陋群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屛紲妄以其技進於左右是猶獻馬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贄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贄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稽所爲文凡五卷親之立於屛外以待進退之命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啓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懅於茲未息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

部又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親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衣而禄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褚中不十年畢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群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絕於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於朝廷賀於衆庶知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薛虢州謝石硯屛書

光再拜啓積日前令嗣先輩訪逮出手筆并石月屛

爲貺捧玩不勝愧喜比來教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
觀其天質圓瑩非刻非繪如秋高氣清迥然在望信
乎天地之異氣山澤之珠寶也素心悅之無從可得
豈以一旦不煩懇請坐致掌中性本疎野雅叶所欲
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在光之愚未爲重賜謹當
勝閣箱笈不忘惠好耳氣序漸暑信後伏想休勝鄙
故怱怱又不遑修謝尤增悚懼光華注官甚便想加
慰喜未期接侍倍希珍厚不宣光再拜上啓

答謝公儀啓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
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
晦皆繫啓以告於僚友之門閤閤焉與見於公卿貴
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佗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
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
撫髀私嘆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
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大夫以振起之也
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煒煒之望始以
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肆光
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
謁臨其蓬蓽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
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
而沉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
王庭則先後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儼若疾風之
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
也若使出於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教出於教則
後來之士無自入於媮況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
觀之清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媮而出於教是則反
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而不
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答聞喜馬寺丞中甫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
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杼悃款也今者猥蒙記
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
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
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
猶多爭辭取人嗤儆況於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
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尪人而責之以千鈞之
重雖欲自託於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
聖而累明府暨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
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酬它於道而富有
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
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不宜司馬光頓首再拜

與范景仁書

月日司馬光謹再拜獻書景仁足下詩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
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
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

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
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
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資卿大
夫以傳之光爲者不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
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罪
皆光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
榮也是以剖所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
坐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
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齏粉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
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
知其所之者夫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領
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錙銖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
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
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
九閽之深或棄或還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
而焚藁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
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藁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
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衿竊惟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
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
仁而已其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且景仁
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
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草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
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
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
循簡忽以忝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
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
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
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
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
故也今某官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
入紫闥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
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
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
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是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
也不宣光惶恐再拜

與季子儀書

光再拜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
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
肯省睬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
苟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
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
涉此謗於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
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游最久竊觀士大夫
間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
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
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
心所以區區不避讙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
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舟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貴外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唯冀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禱不宜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忽忽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疎懈也屬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譽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

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宜光再拜

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其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閑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黽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苟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

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它人者也光再拜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
與范景仁書
再與范景仁書
荅明端太祝書
荅陳充秘校書
與夏秘丞倚字書
別紙
與瞿雲夫書附
荅德順軍劉太博狀書
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誥啓慶曆
荅劉蒙書

與東阿張主簿書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叨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是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倘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侯足下之求也今迺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宜光頓首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歸者景仁初為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為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污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曏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為之喜其去也人不為之感嘿然不言人不以為責今景仁之名皦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為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為天子耳目之官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得目而望洗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雖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宜光再拜

再與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比都遊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

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寘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議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已直實不能也此則不唯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汚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翁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怱怱不能盡所懷光再拜

答明端太祝書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爲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爲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迺云非爲名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跂仰頌嘆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況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二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爲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不宜光恐悚頓首

答陳充秘校書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秘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某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以不止敢私攄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

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也鈎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

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某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促下試熟察而審處焉不宜光再拜

與夏秘丞倚帥書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途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餒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鷦鷯剛羽以攫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嘿然陽應腹非皆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迺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竄積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它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繾惓備至而二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堅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而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牀嘆咤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胷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擲情誠由内自慙怍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矜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槩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覼縷也

別紙

詔獄所竪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所木則有之辰巳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中郭武出迦爲虛及狀内

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
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爲過當
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
則慮之過者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
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謂
讅前安者是也其次則力戰決以勝負其男謂如不題是者也次則
請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之津使懷懼也次
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亡必來分
劃光與龐公所議入也次則乘間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
田亦足爲麟州耳目藩蔽光立堡議使人也中龐公幸用其
二而舍置其三謂民戰句問決於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
乃上計也嗟乎事難預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

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
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爲可知益使
戎伙輕漢矣次則龐公垂教孜孜爲國更獲欺罔之
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雖不足爲異日之
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爲首而不蒙誅戮既
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某所慊慊者也以
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
赧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己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
一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雲夫書 閑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貺手筆
云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
不能保其生於他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
望其藩牆也今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
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筋力益壯視聽
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
嘆慕之深顧以俗網縻縶無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
於下坐儻有道之秘裨士宜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
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它日得侍左右然後卒
業不勝幸甚不宜光再拜

答德順軍劉太博伉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
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諂諛笑言
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

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偲偲
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
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
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
能孳孳不忘忠蓋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
事有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
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
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某又獲知於足下
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
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
家之忠臣光知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
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之士大夫

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
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謹此布謝懇伏惟
俯賜照察不宣光頓首再拜

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誥啓 曠丞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伏惟台候
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
念之厚適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
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
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
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
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緼比
之佗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緝舊事

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嘗應
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
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闚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
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爾
者年三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
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
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
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
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
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
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
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告命小有瑕謫則輕薄

之士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
傷之向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文
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
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
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
觀之光之不授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
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
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上有四負非文辭
高妙殊衆絶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
有勢不可受者光曏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
句院及修起居注皆嘗辭免至于四五而不能得請
卒復舊職今並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

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
請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閤門受勅
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
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
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詐諼飾名以巧邀
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隷猶將疑之況天下之
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
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
頑薉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
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此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
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陳職以來
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

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面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答劉蒙書

五月十六日陜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竊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誦而心服譬如婁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其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矣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蹶躓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後新先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勿以出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斷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怨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天下之事業

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細載而往垂橐而歸足
下亮之而已不宣光再拜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

書啓三

荅楚州糧料胡寺丞宗愈 [illegible]
荅周源同年書
荅孔文仲司户書
与王介甫書
第二書
第三書
荅河陽李夷白秘校書
荅袁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荅楚州糧料胡寺丞宗愈 [illegible]

光頓首再拜前承臨訪以諌局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兼示以所著文藁京師日困俗事因循蹉年尚未報謝雖感戢勤帥之心無時少忘而情慢之罪誠無以辭於左右宜見棄絶而不録者也今茲乃復重賜以書仍告以賢者之名是不以小禮為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之京師利名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弊廬者不啻十數然為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過益知足下之不妄譽人也時寒千万加愛不宣光再拜

荅周源同年書

十二月日具銜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足下前此

承賜書幷示以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陋目所未嘗睹如登崑丘閱衆寶顧眩驚駭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愛貺至大宜即時修報而欽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同年賜書逈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脣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鋤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訴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耶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群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

唯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群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焉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　不宣光惶恐再拜

答孔文仲司户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户秘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紓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傳君子所不愛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

則古之所謂文者乃所謂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弦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奥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尚奚足慕光方歎服企

仲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惶恐再拜介甫參政諫議閤下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知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固民是盡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

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踈諂諛日親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曰有記月有成歲有効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鄧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

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

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眾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

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

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

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柰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

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不宜光惶恐再拜

第二

光惶恐再拜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輒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更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至爲明白介甫或更有它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不宜光惶恐再拜介甫參政諫議

第三書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

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錢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强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閭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日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義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僭不宜光惶恐再拜

荅河陽李夷白秘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秘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儁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違別已來汨没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又謂其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媿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爲深憂其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貴日之有益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爲禱不宜光再拜

荅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彦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秘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鄉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其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況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黍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爲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糅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矣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注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徧覽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雖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猝問之酬對無滯袞袞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

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況賢守乎哉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己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公卿功業炟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宣光白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書啓四

荅張砥先生書
荅陳師仲監簿書
荅李大卿孝基書
與吳相書
荅蔣中舍之奇書 [illegible]
荅郭純長官書
荅陳師仲司法書
問景仁以正書所疑書

荅張砥先生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嘆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左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愧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荅陳師仲監簿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根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爲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曩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汚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俛又擢寘樞庭譬如有人擧萬金之重加稚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其非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向槩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閒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効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要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它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辠是敢輒自陳叙瀆聽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不宣光再拜

荅李大卿孝基書

光再拜昨晩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爲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爲事計其事勤擧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擧輕璧以禆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爲寒燠雨暘在國爲禮樂賞刑在心爲剛柔緩急在身爲飢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爲災是故過寒則爲春霜夏雹過燠則爲秋華冬雷過雨則爲霪潦過暘則爲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飢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沉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擧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偏身生瘡疥手足時痺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蕈乳腐麪滓豆炙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痛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沈重者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絶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它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

中和也中冷則為纔痱而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為瘡
疥流於筋脉則為痿痹光雖不䏻醫以陰陽之理推
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
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
史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
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
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尚新所居違遠而往來不
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罄
竭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崇福大卿

與吳相書

光啓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
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
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常有所薦引
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
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
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
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
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
可以為報惟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
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志
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
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
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
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
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
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
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
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斂日急
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
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
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
保其必無而恬然曾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
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
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
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敝口瘏終
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
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
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
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
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
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
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
竊益多蠭蠆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
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
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
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
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
之謀而欲求其成効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

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曏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返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和緩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發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惶恐再拜

答蔣中舍書 [illegible]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爲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爲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帥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旣叙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答郭純長官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閑居難值便人以是朞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錄來又辱書且貺且感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元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摭羅所不至者纖悉盡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詎能臻此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正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錄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論誠爲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斷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明者作明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爲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爲無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爲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爲異等

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爲難知然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以古之人貴於切切偲偲良有以也如光者惷愚冥頑安足以闚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録此書以相示蓋亦有切切偲偲之志非欲光爲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胷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爲閏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餘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爲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能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册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至

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爲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也今章子以霸易閏以失爲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唐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明宗復非莊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昪起於厮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爲僮僕徐温匄之以爲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爲恪十世孫昇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以三十年爲一世議後始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謂之餘今

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正統之餘也今劉知遠謂之閏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壹天下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爲眞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苻姚兩秦元魏高齊宇文周朱梁石晉劉漢郭周爲閏孫吳劉宋二蕭齊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爲偏李蜀呂李秃髮沮渠西涼乞伏秦馮燕楊吳王孟兩蜀廣南漢王閩爲僭三者如不相遠然願更詳之彼苻氏姚氏与慕容氏赫連氏与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与高齊宇文周何以異乎又凡天禄之不終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雖篡竊天下嘗盡爲之臣者十八年与秦頗相類非四夷群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后臨朝稱制與呂

后無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子孫相繼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終其身今与王莽同謂之僞亦似未安也凡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願足下采其區區之心而不以爲罪幸甚幸甚光再拜長官秘校足下

荅陳師仲司法書

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書并示先國博家傳以爲何蕃董邵南之節行不見於它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迨于今闔光蓋亦爲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悸栗流汗及足何足下比擬之非倫而責望之太過乎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氣備纖靡窮無所

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雟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況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名附其詩而傳鼂使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尚有聞乎光性愚學疎於文尤非所長今時常爲秉筆者矣敢望傳於後乎足下乃使爲韓之所爲是猶驅策駑馬曰以爲我追千里之足其果能爲之乎借使光不自知量輒引韓以自況爲詩傳以叙當世賢者之事業必取衆出之嗤詈且無所容其身矣誠不敢自愛大懼汨没先君子之名以重其辠況先君子潛德遺美二顔既傳而詩之甚精且詳決傳無疑光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而察之光再拜

問景仁以正書所疑書

光啓晩來蒙惠手筆并樓鼻值相繼有客不得即時修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喦論云未安處使與點竄以景仁之明達耆舊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于芻蕘以能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悚灰悚灰伏讀累日如風雅皆周道既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關雎以興淑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康侯皆指其爵謚文王配上帝終周世　八蜡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二十七月衆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事韓愈爲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光素所探揣謂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

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性情也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間亦有愚昧所未諭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發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説擊許注續詩話皆狂簡不揆冒見誅絶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仁矜其有志於學痛爲鉏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請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斯道也亡廢久矣面相諫背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冀留意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書啓五

答孫察長官書 之翰侍劄
答福昌張尉耒書
與王樂道書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答范景仁論養生及樂書
與范景仁書
答范景仁書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書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答武功石令飛卿啓
與劉道原書

答孫察長官書 之翰侍劄 延世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吾宗信賢令孫君足下蒙貺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唐史記令光爲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令望加之光自幼稚至于成人得接侍周旋今日獲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不敢辭顧有必不敢承命者惟足下察之光嚮日亦不自揆妄爲人作碑銘既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爲之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譔其祖考之美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以爲已任是羞汚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烈也罪孰大焉遂止不爲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職損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寀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爲尊伯父爲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而爲之也爲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讎疾之哉以光么麼使當此數十家之讎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唯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既使人爲銘納諸壙中又使它人爲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誌隧外者謂之碑其志蓋以爲陵谷有變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爾其辭雖殊其爵里勳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爲之何哉愚竊以爲惑矣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爲之墓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它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隧外以爲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耀於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爲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爲何如光再拜

答福昌張尉耒書

五月五日陝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秘校足下光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軍騎過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兼示以新文七篇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聞邪何足

下所與之過也始懼中愧終於感歎以自慰知幸知幸光以居世百事無一長於文尤所不閑然竊見屈平始為騷自賈誼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之徒踵而為之皆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特自立於其外者獨柳子厚恥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依事以敘懷假物以寓興高揚橫騖不可羈束若咸韶護武之不同音而為閎美條鬯其實韵也自是寂寥無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苟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欽服慕重非言可追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為今明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髮方壯才氣茂美官雖未達高遠有漸異日方將冠進賢佩水蒼出入紫闥訏謨黃閣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烝民於三代之厚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竊謂不可遽為也不宣光再拜

與王樂道書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竊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姑自保養勿為過慮凡人之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毒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能助胃氣可也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溫作薄糜以藥強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腑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沉聽內視藏心于淵恬淡逍遙歸于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自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為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荅新知滋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廙相知為日固久近

蒙貺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先相國閎才茂勳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為兒未亂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蒿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鯈鮒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廙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廙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廙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為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敢受而有殆無地以自

處所幸者得附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以永其傳乃其志也不宣光再拜

荅景仁論養生及樂書

光啓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湖浮水登香茱樓望歷山起居甚適差尉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原有痿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鬴漢斛已成欲令光至潁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輒詣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爾志竊不自揆敢盡其所聞可以養生及治樂者薦於左右譬猶嘉穀既殖以使傭役從而耘耔之大廈既構必使良工從而礱斲之然後克成其粹美景仁可能不辭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為民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汨沒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惰棄其命矣盍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大矣至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燠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飢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蝎處焉肉腐而蟲聚焉人之所為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非在它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為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徹簨簴士無故不徹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為用也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嗜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

咸英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胸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决彼周鬴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爲王莽爲之就使其真器尚存亦不足法况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勞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文既不可得而覩聞矣盍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光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損其末求其本捨其流取其原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鬴漢斛皆可銷矣景仁以爲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議而光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絶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也不以爲僭不以爲狂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不宣光再拜景仁正議七兄左右

與范景仁書

光啓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遁中書未嘗得盡二十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中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平氣未嘗不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美可以爲養生作樂之本譬如萬物皆知天之爲高日之爲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跂而及之邪顧所以薦於左右者欲與景仁黽勉共學之耳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去冬爲酒所困發於耳發於牙是亦過中之所爲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但量比所爲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它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謂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

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歛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衆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言之耳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黃巢蕩無孑遺有殷盈孫者更按考工記始鑄鎛鍾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者已中黃鍾則是太常鎛鍾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龠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邪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邪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之盡鄙謂景仁以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鬱鬱之志殊未央也不宣光再拜

答景仁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龠斛論甚確光寡學於鍾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鄉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胷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況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屢屢仰告之勤而景仁却之之堅曾不熟察也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邪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救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之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之瀎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獲充詘能無病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爲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猶飮食過中是過飮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飮食之中非中和更爲何物也光所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爲造次顚沛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飮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閎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鼈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噓溫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爲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說宜人之未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

之益若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賭哉或者偶未之思耳鄉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諠富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宣光再拜景仁七兄左右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屼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違去盛世慟怛惋痛震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兵人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爲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實何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疊徒接侍之久蒙知顧之厚今得論譔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顧以光不爲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

歲有孫令以書見屬欲令光譔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叙不可爲之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酹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爲今若獨爲先公爲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爲之乎不敢爲乎此則不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況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内皎如列星決不沉沒它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方今群公文章高出於衆論議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爲罪戾擢髮有餘所與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非可爲而不爲也慚愧恐悸言不能盡光頓首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尒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汩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内外中間爲古爲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曏屢聞王君具道盛美云道甚高學甚博孝悌隆聞門名義著鄉里

常延頸企踵晞仰聲采固非一日不意過蒙遠詒之語言仍示以所述孝睦事迹夫孝悌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闚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顔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玉韞窮山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爲之不枯足下始進德修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病人之不己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沴牒在外今日暫見之來旦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草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應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答武功石令飛卿啓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

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慄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其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閒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闒闒之人遽相與驚怪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蹴踖發赧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愚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食苟竊微祿以安身養族天子憐其無它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宫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莝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紲轡縱之林野使之倘佯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諭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矯高傲世釣名邀利邪光胷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握爲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幸甚甚

與劉道原書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渠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功計不日即成若與將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爲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敘傳差卻數板亦不寤其它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歷禮樂職官地理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三

書啓六

答范景仁書
答景仁書
韓秉國書
秉國書
答韓秉國書
答秉國第二書
三省咨目
寄院咨目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與呂晦叔簡二
答彭寂朝議書

答范景仁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兄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之是攻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益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墨翟守子冈之城以待勍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肯伏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所得哉豈可徒競無窮之辭請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天氣頗涼愼護自愛而已不宜光再拜景仁七兄足下

答景仁書

光啓六月中於夢得處連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御結絕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詩景仁雖怪之必知其非踈怠也光與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迨今三十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腸以仰告亦止於陳言重複祗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來示云光與胡阮前非李照今復主之光皇祐中所上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爲景仁以今之本府尺即黃帝時尺恐不然至於音律高下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非邪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與景仁之意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爲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爲小而可慢邪景仁吹律呂考鐘磬校尺量鑄鬴斛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

廢光之說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飮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皆不相干李照皆失其拙使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眞是眞非必有如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旣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更以樂論相示光亦不敢對也不宣光再拜

韓秉國書

維暮春氣斗溫伏惟動止安和相見之期竟未有定殊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怪鄙拙論議於公有所未盡者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決然以爲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閱是非幸復垂諭以解愚蔽胸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書盡惟冀自愛重而已謹手啓不宣維再拜君實資政閣下

秉國論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爲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旣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滯應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离爲日爲南方爲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本爲心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之迹可見於外者也張官置吏發號施令事功之脩衆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若其所以迹者蓋莫得而擬議也凡物莫不有本此又衆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凡物不得其節則過與不及施於用則爲廢塞爲睽乖爲不行爲患難無此四者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答韓秉國書

光啓丁遇直來蒙貺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瑳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邪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旣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論然所

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
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沈淵周流四海固
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
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
固有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
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
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
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
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謹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
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
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

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
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
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爲空
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如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
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
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
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其能獨
居宴坐屛物事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
木及有物欻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
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
靜語默飮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橫至
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

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爲衆本之所自出夫万
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
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爲據
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爲非天之心然則爲
此者果誰耶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
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耶天地之
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
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
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爲災害必得中然後和
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
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

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
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爲心
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爲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
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
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動
靜語默飮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而觀其
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
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宜光再拜
秉國資政五兄左右

答秉國第二書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
多援据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
徒費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
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
合者秉國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
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
心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大學所謂虚靜定者非寂然
無思慮也虚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
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
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
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
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
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
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
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
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坱
埤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
而聖也雖聰明睿智過絶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
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
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學至於七十然後縱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

猶力學五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況它人不學而能
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顔子何爲欲
罷不能孟子何爲自比於舜哉舜戒羣臣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
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
道雖師弗煩在傳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
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
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
久必得之矣秉國亦嘗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
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
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
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溫曷若
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
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二
人雖老矣然今而猶學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實
以多爲光再拜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
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
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
剝貧民使不聊生又僱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
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
間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
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

立一州縣勑施行第一不可並提舉司相度彼雖本
職藉頗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
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
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
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户雖愁苦上户頗優
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
異日遂為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
苦富民常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
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
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
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至乖方然後可以倚
仗為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

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偏見未
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為易守格為
難既出指揮已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為
有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飢不可不預
為之備國家所賴為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
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
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
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作擘畫散米麥粥
徒聚為餓殍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預先將常平斛
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麥州縣椿
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户有闕食者許經
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曆子每五七日一

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户為始縣亦置簿拘管請
却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即一切住支却令還
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乞俟已獲
未聞賞擢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擾攘宜早罷之
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禽之者
賞以班行今既禽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
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筭其多者范景
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
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
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
賞景仁獨不霑及此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
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為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廣

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
光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
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
量加褒異以成聖志

寄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為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
敷奏終不能得聚廳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
幾時復得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
虜乍恭乍驁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復羅有害無
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
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
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曉然歸以侵疆赦其罪庶自今賞賜

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亟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先忌見若只如去夏約束諸衙門折則大是悠悠徒爲玩令一無所益須別立法云應漢户熟户與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示許人陳告即時給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寨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却一兩箇方能禁絕若西人如往年興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疲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虜侵火山地不與於初畧石時便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亦

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此朝今朝廷緊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狃於得志以爲南朝易與大興徒衆虜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者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漸渠自乞楊州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置熙河爲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高材英器憂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史所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此微些賞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遂旋置庫量留些小金帛過冬教時委令佐選絕藝者賞以銀楪子銀盌絲段如與人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

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分數欲更不與班行（盍正秝長孔所分以數難干推賞故也）前日見駕部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所送驛馬且彼無壯馬徒多養驛馬何爲但使之積死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將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揮然監牧亦不可不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故也合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故也子厚常言軍賞謬何時當與裁減改正邊人立小功者宜勿賞此宋景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已遍止有兩複吏云其箋子厚欲有去取既難得會議

彼亦無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貴早結絕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否緣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早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諭以天子新即位務崇寬大曠然赦之自今貢奉賜予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縣與如此則彼此相弥縫且有名又不失大體不乘此際爲之萬一彼纔爲邊患或更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公筭其多者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案行坐不相離
未嘗得伸悃愊雖日夕接武猶隔閡千里也今不幸
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覿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
國武子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
恨怒況至交益友豈敢返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
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
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
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
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
然昨日畱家之論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
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又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
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
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
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
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
筆札　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寂朝議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
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不迨
人齪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
螢如膏污衣潛逃漸漸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
嘗敢取以爲已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
府辭不獲命黽勉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
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
千里教所以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
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
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
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
度踴躍蹢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
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尋四
海雖市廛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爲朝
大夫任爲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傾不惜以
時上聞後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詳議協同者即行之
幸甚幸甚不宣光再拜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序一

送同年郎兄景微歸會稽省親序
顏太初雜文序
名苑序
送李揆之推官序
諸兄子字序
送李子儀序
越州張推官字序
馮亞詩集序
送孟翱宰宜君序
送丁浦江序
古文孝經指解序
王內翰贈商雒寵王簿詩後序
并州學規後序
送胡完夫序
送通山郝令序
敘清河郡君

送同年郎兄景微歸會稽省親序

進士此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爲比廼至賤鬻給役之徒皆知以爲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娛燿於物如謂天下莫已若也亦何惑哉賢者居世會當蹈仁履義以德自顯區區外名豈足恃邪郎景微與余同族甚悉余備知之其爲人剛不可拔柔不可犯和易以爲樂節正以爲禮由七品官舉進士一上十選可謂美矣然未嘗有偃蹇之容自滿之意或未識者卒然遇之尚不知其爲舉人又焉知其有科級邪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此乎家君與尊諫議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余又與景微以蔭緒同官皆舉進士送名於天府覆試於南廟以至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世親如我比者固不疏矣今將泛舟南下拜親于越謂余必以文序別余誠荒陋非不知辭顧以非余無能紀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季夏司馬光序

顏太初雜文序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邪執簡伏册呻吟不息謂之儒邪又況點墨濡翰織製綺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醇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誣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藹如也適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

之拘翕然效之浸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教罪又有鄆州牧姦贓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乃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詔用爲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喜太初者上言太初任猶不可任學官詔即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爲人寬貫良有治行非任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户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考無殿負例爲令錄雖愚怯昏耄無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蓋年四十餘噫天喪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大吠所惟黎察者必見錮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瘢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弃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巻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賤而夭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由是言之爲益豈不厚哉

名苑序

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乃至於百姓無所措手足甚矣聖人重名之至也劉子政述九流有名家者流曰尹文子公孫龍子等凡七家尹文子今存其術雜黄老刑名之言耳餘書更歷久遠世鮮傳之今有孫氏釋名蓋亦其類也昔者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而深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戒其後復爲也兩漢以來儒者務爲此態旁貫曲取紆辭蔓說至有依聲襲韻強爲立理誠可閔笑者甚衆此非宰我栗社之比邪今釋名之文亦猶是矣抑亦失聖人之旨遠哉愚嘗念之久矣問因讀經傳諸書有可以正名者因記之竊以爲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爲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爲時遷物變者亦略敘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抗儉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正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僞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送李擬之推官序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處也近世多爲之序序者其亦贈處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

相歡與嘗無一言以爲規是豈昔人贈處之道哉愚以爲朋友之道與其善規其過尊譽而不規路人而聚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光於揆之非直同官而已實朋友也於其行又可無言以贈之揆之名相子孫聰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擇矣然爲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誠欲就其全也夫人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値亦猶至聖之不世出也故短長雜者舉世比肩是也是以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惡求其工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業榮焉然則垢面而蹝皆掃耒而胥靡者尚未可輕辱而易視也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堯禹以爲難則凡人安得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夫又詐知操耒者不爲阿衡而胥靡者不爲傅說若之何其可以心目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攘患常於至微者而攘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臣以成鑿臺之禍以智伯之強人莫之害失一言於樽俎之際其禍章章如此況無其勢取悔易矣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足下行矣愼之智或召從敵或賈禍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勉之哉時思鄙言光之贈盡此而已未知足下復何處我也慶曆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諸兄子字序

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字皇祐二年告歸過家徧爲之字皆附其名以寓訓焉京字元宗京大也孟子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爾姑大其德乎然後宗有所元矣亮字信之孔子稱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信者行之本也禀字從之從順也君子在家則禀於親出則禀於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解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況其通者乎良字希祖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君子修德以爲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於道愚者富於賄爾其勉於智乎齊字居德齊中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居德以中奚適而不利哉方字思之方道也孔子曰道不遠人苟思之精行之勤則道何遠之有哉奭字成德奭明也明故辭智天之才也中和正直人之德也天與之才必資人德以成之與其才勝德不若德勝才故願爾勉於德而已矣衮字補之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異日爾仕於朝當以仲山甫爲法乎章字晦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則欲道之章者其惟晦乎奕字龔美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弈世之美將待爾而襲之可不勉歟裔字承之爾於昆弟中爲最幼承祖之美者猶爾尚誰任哉嗚呼朝夕不離於口耳者名字而已爾曹苟能言其名求其義閱其字念其道庶幾吾宗其猶不爲人後乎

送李子儀序

寶元中光從事在華子儀僑居州下始得從之遊竊嘗與僚友議曰人之裕於才者或褊於行豐於行者或歉於才要之不能得兼若子儀者才如是行如是他日吾竊其敢望乎閒二年子儀升進士第名聲異灼於縉紳間光聞之喜曰所期果不負矣又五年光與子儀俱官太學下日夕相從講道甚樂不幸子儀遭先府君憂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雖不得亟見然慕重其爲人常若在旁也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鎮許昌士大夫願從後車以自効於幕下者甚衆公無所取獨與子儀俱夫以文公之明且公而子儀獨應其選其不輕而重可知矣論者猶謂子儀不當舍中都遊外方夫玉巨用之則爲璧爲圭細用之則爲環爲玦玉能明潔潤澤而已矣璧與圭環與玦唯工者之所爲玉豈能自制哉行矣子儀君子之道猶玉也亦烏適而不見貴乎陝郡司馬光序

越州張推官字序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睽睽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服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之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措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修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浙東光辱與張君爲同郡人習其爲人固久竊以爲古者名以親而字以朋友字必附名而爲義焉光是敢釋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充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馮亞詩集序

文章之精者盡在於詩觀人文徒觀其詩斯知其才之遠近矣陝人馮亞字希顏學詩於處士魏野偏得其道澹逍遙深重之末四十而終魏詩大行於時亞詩去魏不遠而所傳者鄉曲而已所以然者由魏之壽亞之夭與家公知杭州亞子亟以其先人詩集請因杭工刻諸板而傳之余以爲世俗不能識真貴於難得而賤於飽聞不若藏之於家有同志者就而寫之則雖欲勿傳安得不傳若刻之於板有不知文者或敢譏評其臧否衆心無當從而和之是負夫子之盛名也不果刻序而歸之

送孟翱宰冥君序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口心智而已矣故它可能也心智之數明強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爲夏縣尉封域之內山澤之險道塗之遠邇邑落之疏密無不歷歷詳其名數吏卒數百人民踰萬室性行之善惡家貲之豐約居處之里囷倉之數皆能修列而詮次之凡人居官朞歲不能悉吏卒之名氏

而仲習小大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敏明而強識矣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令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職也而以資秩久次爲之甚無謂乃詔二千石舉明達政事者充其官仲習以是得宜君令夫爲政者患於不知民之情僞下之得失上蔽下壅故賞罰紏紛而不治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邑之政是猶激疾風以振鴻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何足言者異日居相府立柱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荅如響畫地成圖亦誰得居其右哉戊寅歲僕與仲習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憂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遊睹其強識未嘗不咨嗟駭服故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送丁浦江序

始僕爲兒時家於壽之安豐浦江以年少氣儁誦書屬文聞於縣中家之父兄皆視僕曰他日得如丁君足矣及壯侍親之吳浦江爲掾於潤州人稱曰丁君爲治精敏肅給凡州之僚吏無與比者僕乃知丁君非徒以文自高又能以政自力信乎其才之周也謂其此去而升美仕若巨河之決駿馬之逸沛然莫之能禦也閒九年復相遇於京師則猶服故時藍衫守銓門求一官嘖然久之乃得發之浦江同時輩流及後來者仕官率居其右矣僕然後喟然歎曰才乎才乎信不足恃者邪抑又聞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浦江近是乎况浦江齒尚壯志尚銳以斯之才而濟之以無倦則德業之進未易前知也於其行聊序以勸之

古文孝經指解

聖人言則爲經動則爲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寖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爲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古文排擯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爲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

僞疑真是以歷載數百而孤學沉廢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秘書學士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爲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蠭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爲定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廼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

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僞之明皦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雖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爲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竝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智臆闚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爲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裨焉

王內翰贈商雒龐主簿詩後序王詩云織女峯前貧主簿黄姑巖下舊詞臣久棲枳棘方思替謾戴貂蟬不是真六里青山雲簇簇一條丹水石磷磷春來寬夢應相似同是帝城東畔人

至道初今觀文殿大學士始平公先君子贈中書令諱爲主簿商雒王公時自中書舍人謫官商州王公以文章獨步當世久官已通顯於朝又剛簡峭直固不妄與人交然令君以九品官與相往來王公贈詩意好款密則令君爲人可知已至和初始平公以前相國在鄆從容出王公詩示光曰先君嘗有德於商雒吏民至今思之其辭牒判署猶有寶蓄存者而見今守商州爲我刻王公之詩於商雒以慰吏民之心光曰諾退而序其事幷詩往刻焉

并州學規後序

天下所以化在於學百官所以治在於法然則學爲化原法爲治本茲二者又可忽歟前牧韓公既從學而廣之又取法於大學及河南大名京兆府蘇州除奇補漏以爲新規今牧龐公懼學者寖久而寖怠之也迺命刻著于石嗚呼是規也存雖屋不加美食不加豐生徒不加衆猶爲學興也是規也亡雖列屋萬區糗糇如陵生徒如雲猶爲學廢也後之人司是學者可不慎與年月日具官司馬光序

送胡宇夫序

勞之取士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不爲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嘻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迺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爲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畢之雖置以爲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舜之業也晉陵胡宇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

庭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字夫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先不俟尸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廼能發明聖人之淵原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言既中於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字夫能擴其道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廼巍巍如是豈不偉與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字夫勉之而已矣

送通山鄒令戴序

通山鄒明府年四十餘父嘗舉進士老而無成以其志之不獲也雖子登進士第仕至長吏終歉歉不自足明府亦以親之不怡也不以仕為榮乃詣闕上書請致仕而為其親匄一官朝廷雖嘉其意以無故事不之許明府將之官戒戒若受譴者且曰通山道險遠吾親必不肯行將留妻子侍吾親而單車之官至則復請期於成吾志焉明府於先毋黨也先聞其言瞿然歎曰嘗聞古之人仕以為親非為身也若明府之仕其真無意於身者邪如光者祿既不及於親而又無補於君役役然耗廩食以飽妻子留而不能去得不為君子之罪人邪嗚呼明府誠可須而礪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馬光序

敘清河郡君 元豐六年

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清河縣君及為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三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君性和柔敦實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嘗見其有忿懥之色嬌妄之言人雖以非意陵加默而受之終不與之辯曲直已亦不復貯於懷也上承舅姑專揆婦職下撫娣姒莫不悅而安之御婢妾寬而知其勞苦無妒忌心嘗在灌足婢誤以湯沃之爛其一足君恤其傷數下而止病足凡餘方愈故其沒也自族姻至於廝養無親疏大小哭之極哀久而不衰感出於閒恒非外飾也內外無一人私議其短者孫董髫音笑貌之所能致邪平居謹於財不妄用自奉甚約及余用之以賙親戚之急亦不嗇吝也始余為學官篋中衣無幾一夕盜入室盡卷以去時天向寒衾無纊絮客至無衫以見之余不能不嘆嗟君笑曰但願身安財須復有余賢其言為之釋然近世墓皆有誌刻石纂其文以遺入余以為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故止敘其事存於家庶使後世為婦者有所矜式耳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四

序二

送李公明序
投壺新格序
呂獻可章奏集序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洛陽耆英會序
序賻禮
河南志序
故相國龐公清風集略後序
百官表總序
故樞密直學士薛公詩集序
趙朝議稹文藁序

送李公明序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公明得謝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辭徑歸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朝清慎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它日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又特置餞宴於資善堂惟講讀之官及記起居者凡七人得與焉比終宴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白金御茶給優倖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為詩凡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前世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疏當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舊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為丞相子長為臺閣顯官迨今老而去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為九卿牧守而仕皆孝謹洛陽佳園宅此數者又二疏所不能備也然則公明福祿孛美顯榮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光嘗侍坐從容請曰兄年雖七十而康寧如是獨不可強為天子少留邪公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與疾而歸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光忻然服其言益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為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也資善之會光以新去經席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復設祖道供張於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焉其悵悵可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為別從表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涑水司馬光序

投壺新格序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志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

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踈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弃誡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巳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荷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弈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巳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遜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儁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鬮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

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旨意焉

有初箭十算 [illegible]

全壺無算 [illegible]

有終十五算 [illegible]

散箭一算

貫耳十算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故貴之

驍箭十算 [illegible]

敗壺不問已有之算皆負 [illegible]

橫耳 [illegible] 橫壺 [illegible] 皆[illegible]常算無

貫 [illegible]

倚竿 [illegible] 龍首 [illegible] 龍尾

狼壺 [illegible] 帶

耳倚竿 [illegible] 皆廢其算 [illegible]

故於連中全壺皆得通數若爲敗箭所擊又自墜壺若耳中者復計其筭墜地者與不中同矣

倒中舊百二十籌倒耳驍並不計門舊壺中之筭盡廢之

細闕及圖五大者表爲上賞今盡數且筭所以潔進懼之道

呂獻可章奏集序

歐陽觀文有言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與宰相等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失職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然士之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爲臺諫官前後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重傷大臣意不得已而黜之其直聲赫然振動天下自餘百官之賢否政事之闕失苟與之同時無疆弱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獻可者於其職業可謂無所愧負矣古之人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光於獻可忝備僚友獻可平生造膝之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既沒其子由庚等搜求章奏遺藁得二百餘篇光請而序之俾後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沒其心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終始無缺而官止於諫議大夫年止於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極將相壽及胡耇從愚者視之則可爲憤邑從賢者視之以此況彼所得所失孰爲多少邪後之人得是書者宜寶蓄之當官事君苟能效其一二斯爲偉人矣

熙寧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司馬光序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皇祐初光爲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和川令陸介夫爲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强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考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爲龜鑑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繫衆庶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詮次爲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善之詔光編

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
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
而知者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
之與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
光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
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
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
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
應以財用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
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
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
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
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
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
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判西京留臺奏
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
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
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
喪餓得風痺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期痛苦備至每呻
吟之隙輒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
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祕書丞年止四十七嗟乎
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為
復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惝怳而不能忘者也
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

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
見劉聰太宰劉雄碑知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
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
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
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
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
為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閤晝夜讀且抄留
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
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
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
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
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
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
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
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讎用是困窮
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為
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
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
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
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
之於光而不受於它人可知矣光不信浮屠說以為
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弃之
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
好讀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

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正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爲書屬光使譔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光不爲人譔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爲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爲筠州今爲筠州人父渙字凝之進士及第爲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弃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爲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洛陽耆英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敬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𦂳建中
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
景元年七十

序賻禮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尊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觀賓各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

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非暨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遇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釋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

詣京師廟壁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它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吾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元豐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涑水迂叟序

河南志序

周官有職方土訓誦訓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爲書以述地理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爲兩京記近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爲河南長安志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韋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粲然如指諸掌其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万卷次道自毀齒至于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

洽當時宰倫又閑習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注史記之類與衆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河南志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命光爲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烏敢以固陋而辭時元豐六年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序

故相國龐公清風集略後序

公之勳業治行范景仁所爲清風集叙言之精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爲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閎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爲諫官有謁禁走手啓參候公猶録詩十餘篇相示手注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鄙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文爲五十卷既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爲十卷命曰清風集略刻板摹之命光繼叙其事嗚呼公之善在人者旁施四海後垂無窮如詩乃公之餘事耳懋賢猶務其傳勤勤恐不速況其大者乎公之積慶宜有繼哉時年月日門人涑水司馬光敘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機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于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浸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麋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　不足以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寵章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緄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

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群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從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閤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刪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為百官公卿表云

故樞密直學士薛公諱田詩集序

揚子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之美者無如文文之精者無如詩詩者志之所之也然則觀其詩其人之心可見矣今之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詩之見其中心哉故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薛公以文學政事顯於真宗仁宗之際其所施設見於國史及宋宣獻公所為神道碑此不詳書公既薨五十餘年少子中散大夫致仕某集公詩二百二章以授光俾之譔序且為之名昔先人為耶尉公為轉運使知待甚厚薦之於朝光雖不肖其敢忘諸是以雖不文不敢辭謹按薛氏自姚秦以來世有偉人位公卿將相行能功業光照簡冊號稱甲族迄于今不衰豈非河汾勝氣獨鍾於一門乎然而枝葉因遊宦多散之四方惟公一族留不去猶居河東請名之曰河汾集庶子子孫孫繼公之志常保守奉事則而象之以傳慶於無窮也元豐八年三月丁未涑水司馬光序

趙朝議丙字諱王文藁序

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之美者為文文之美者為詩如鼓鐘者聲必聞於外灼龜者兆必見于表玉蘊石而山木茂珠居淵而岸草榮皆物理自然雖欲揜之不可得已朝議大夫致仕趙君南正善屬文尤嗜為詩自初仕至歸者聚其藁凡十四編一旦走僕負之以書屬光為之序光實何人克膺茲任然嘗聞同僚楚正叔之言曰予與南正同登進士第又同居潁陽熟其為人其清白耿介它人殆難能也今閱其文藁味其言求其志乃知正叔信不我欺而南正所守良可尚也噫世人有得南正文藁而覩之雖未之識如自少至老日與之遊矣元豐七年三月十一日丁未涑水司馬光序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五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六

記一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聞喜縣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題絳州鼓堆祠記
諫院題名記
先公遺文記
仁宗賜張公御書記
記歷年圖後
陳氏四令祠堂記
獨樂園記
迂書堂記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辯踵門來告曰清辯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堂庳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辯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廣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詒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他人清辯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爲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辯之爲是堂也蠲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覺明吾佛之書爲人講解者吾且南鄉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讓不能然後相率抵精藏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爲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圮則扶之師缺則補之以至於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絶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壄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夫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不免弃本而背原況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綈純之爲愈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吴人爲甚師之爲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治斯堂之爲益也豈其細哉

聞喜縣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今日如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飢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畏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艸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憚艸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顧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

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憨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賢智而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導之猶有狂愚傲很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扑以威之鈇鉞以戮之甲兵以殄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繁衍而乂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蕩覆崩壞幾無餘矣其不絕者纖若毫芒自非孔子起而振之廓而引之使闡大顯融以迄于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爲禽夷也今國家所以奉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樂之

自天子之貴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爲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扑爲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校廢爲餘事置之曾不誰何彼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喜自前世固搢紳大夫之林藪也縣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回修之尉李垂爲之記厥後繼而爲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回於是廟屋壞頓垣墉圮缺艸樹荒穢碑石斷仆況於鄉飲酒之容絃誦之音固不可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歎曰嗚呼爲川者知防而不知濬則橫潰而不禁爲民者知怒而不知教則愁怨而不從故善爲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爲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爲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爲吏者不

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爲治者是揜民之耳目而以陷穽俟之也不仁孰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不脩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令之辠亦二三子之恥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斂材聚工葺屋之穿而壯大之脩垣之圮而高厚之去木之穢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換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朝夕誦堯舜之書味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鄒魯之風矣噫馬君之於學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吏率三

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勿替馬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宜卒成馬君之志而張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祠謁其文也固將明其道術其法心諭而身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縣邑及於鄉黨鄉黨及於家父雖不慈子雖不孝兄雖不友弟雖不恭夫然後知學之成而爲益大也夫道之汙隆豈有常邪人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讓塗獄訟不興盜賊不作彼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邪繇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既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邪人之言曰古民淳質故可教今已僞薄故不可教是瞽惑之言不足瞽也於廟之成馬

君謂光旁縣之人也宜為之記光以不文辭不敢為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書時某年月日也

題絳州鼓堆祠記

鼓堆在州治所西北二十五里按紹述守居記作古州之圖志作鼓鼓者人馬踐之逢逢如鼓狀蓋水原充滿石下而然云紹述之文其以有據然今以耳目驗之則圖志亦未可全廢也堆之西山白馬首其東長陵纒屬相傳以為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掌別名清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穹隆而圓狀如覆金水原數十環之瀸沸雜發匯于其南溶為深淵中多魚鼈蠏鮮水極清潔可鑑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溉雨

不溢其南釃為三渠一載高地入州城周吏民園沼之用二散布田間灌溉萬餘頃所餘皆歸於汾田之所生禾麻稌穱肥茂蕤甘異它水所溉堆上有神祠蓋以水陰類也故其神為婦人像而祠中石刻乃妄以為堯后及舜之二妃噫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溫厚之德常壹之操潤澤之功雖古聖賢無以加其廟食於民也固宜何必假於堯后舜妃然後可祀也嘉祐元年九月壬寅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以事至絳從州之諸官尚書比部員外郎薛長儒元卿國子博士劉常守道尹仲舒漢臣判官陳太初寓之同遊祠下愛其氣象之美登臨之樂而又功德及人若此其盛悲流俗之訛不可以其之正也於是題云

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先公遺文記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楊子曰

書心畫也今之人覩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心畫手澤之為深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共為一帙寘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祗保之

仁宗賜張公御書記

皇祐初故右諫議大夫張公為翰林侍讀學士仁宗皇帝謂侍臣曰朕宅帝位幾三十年天下名儒皆嘗與之遊自得張某使我日聞所未聞因書紙為博學字命使者即其家賜之當是時國家中外無事天子方務藝文同侍殿閣者皆名臣之選瑰瑋倜儻莫敢望云公歿既十有六年公之子子璡字材之將摹書其書于石謂光曰必為之記光曰昔公知滑州光從事於幕下嘗聞公之言曰余平生喜書讀之不啻數

十百過其簡編弊矣然每覽之必有新獲之意焉嘻公之篤學如此宜其當明主之知爲多聞之友受殊常之寵成不朽之名也使曩也先皇帝賞公以萬金於今何有固不若垂一言之褒其爲子孫榮世世無窮也夫知人則哲帝堯之所難仲尼門人以千數獨稱顔淵爲好學今材之所爲欲以彰先皇帝之知人而揚先公之好學也夫彰君之明忠也揚父之美孝也惟忠與孝材之所有焉光也雖無文又焉敢辭時

某年月司馬光記

記曆年圖後

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止采共和以來下訖五

代略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爲五國每國爲五重每重爲六十行每行記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朱書它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曆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廣布於它人也不意趙君乃摹刻於版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以相示始光率意爲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變其卷秩又傳寫多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而歸之

陳氏四令祠堂記

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秦國陳公諱有三子長曰某國文忠公諱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左僕射次曰鄭國文惠公諱官至戶部侍郎平章事太子太師致仕幼曰某國康肅公諱官至武寧軍節度使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始秦公爲濟源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爲學其中既而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群士之首遂接踵爲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華布中外故當世稱衣冠之盛者推陳氏其後文忠公自樞府出判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郎中某孫虞部員外郎某康肅公之子祠部郎中某前後皆爲京西轉運使主客君之子某復爲濟源尉濟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

西之屬郡也四世凡七人莅官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之政爲多秦公尤有恩於民能使其民既去而思之虞部君嘗行部過濟源遊龍潭佛舍見秦公善政銘真宗皇帝賜文忠公詩主客君題名皆刻于石歎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自非曾祖父勤施仁政於民三祖父力學以取富貴何從而致之乎至于今子孫蒙福祿不絕豈可不知其所自邪乃埶堂於佛舍之側盡四公之像而祠之集三石刻皆置祠下且屬光爲之記光曰光之文不足以發揚先君之美不敢爲虞部曰不然某之建是祠堂非敢自矜奕世之美蓋欲來者見之知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以勸也光曰如君之言其志遠其益大矣光何敢辭若夫

四公之事業則有國史在光不敢及也熙寧七年五月辛酉涑水司馬光記

獨樂園記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關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若玉玦圍三丈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颸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若棊局徑一丈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相羊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以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竚瞻堂記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于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勳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烝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竚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築堂于資聖院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竚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徽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書抵光曰公再

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洒掃兹堂而奉事之至于子孫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兹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吾人之恥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于石以傳告無窮光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須一守令且猶秉筆不敢輕爲況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是乃使如光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都搢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諸君不往求之顧惟不肖之求能無甚乎願置我而更請於它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兹堂也子於何避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游滄海者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言矣光既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如是願條以吿我得藉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神膏雨之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蕘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贍故用有不周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覩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若是者殆不可勝筭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胷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闇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鐘鼓於宮種草木在土達于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惟禹稷臯陶乎佐舜禹以阜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偏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記時六年八月某日也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七

記二 傳附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范景仁傳
圉人傳
張行婆傳
猫虪傳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為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年時浸遠人浸忘之惟唐狄梁公為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徭戍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太半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為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既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閔其勞忘己之勞未幾居者以安流者以還飢者以充乏者以足群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涕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也相與立祠於興化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于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歲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作佛事未嘗少懈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内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為宰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濟大難使中外之人餔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聲坐置天下於太寧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為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為神祇所相祐能如是乎況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無窮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記將刻于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敢不自量顧魏人之美意不可拒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諗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馬光記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修敕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

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
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
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
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絶釋褐新安主簿
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
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
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
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
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
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
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
不自辯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

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未幾以起居舍人
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
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
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爲相
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
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
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
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
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
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
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伏莫敢發言景
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

抉擿細微以塞職是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
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
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
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
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
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
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
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
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
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
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
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

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
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
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
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
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
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
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
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
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
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
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迕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
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爲

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旣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來論昴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嚮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莫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圉人傳

沂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弃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沂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沂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騶疾之謂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

念丙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鞭策之急則跛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爲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芻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蹶策以節其怠息遲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懷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遲一驅之以威則慹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僄悍何憂哉汧侯悅任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張行婆傳

行婆張氏潍州昌樂人父爲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會者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目失明由是落軍籍爲民會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字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全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毋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他子家甚貧鬻薪爲業昌樂有故田園爲人所據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爲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屠法里中有古寺廢已久吾當帥里人修之弃家處其中不復爲爾母矣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營儲峙皆備每戒其子毋得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財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全士則之妹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潍之泗省全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旁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強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弃必拾以歸愛之如己物女僕之幼者則爲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己女至於猴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鄉數日悲鳴不食余孰察

其所為而異之因諭之曰嫗已老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方何為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歷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耶聞其風者能無怍乎嚮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傳之雖古列女何以尚之惜乎爲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甦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猫虪傳

仁義天德也大不獨施之於人凡物之有性識者咸有之顧所賦與有厚薄耳余家有猫曰虪每與衆猫食常退處于後俟衆猫飽盡去然後進食之有復還

者又退避之他猫生子多者虪輒分置其栖與己子並乳之愛視踰於己子有頑猫不知其德於己乃食虪之子虪亦不與校家人以白澤圖云畜自食其子不祥見虪在旁以爲共食之痛箠而斥之以畀僧舍僧飼之不食匿竇中近旬日餓且死家人憐而返之至家然後食家人每得穉猫輒令虪母之嘗爲宦猫子搏犬犬噬之幾死人救獲免後老且病不復執鼠於家爲長物余不忍棄常自飼之及死余命篋簏中瘞於西園時元豐七年十月甲午也自生至死近二十年昔韓文公作猫相乳說以爲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及余家有虪乃知物性各於其類自有善惡韓子之說幾於諂耳嗟乎人有不知仁義貪冒爭奪病人以利己者聞虪所為得無愧哉司馬相如稱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昔余通判鄆州有猫曰山賓生數月遇虪得巨鼠方食之前與虪鬪齧虪走奪鼠以歸後因汙余書余以畀都監常鼎始縶之跳擲高數尺不可牽制乃囊盛以授之兩廨相距二里許後數日山賓復來歸余又囊以授之鼎命婢宇縶之山賓既識路即時歸縲紲備身鼎責群婢曰汝曹雖為人曾不及彼猫一心於其主余以既畀之不可復留卒囊以授之遂不復歸不知其為死為生也山賓非虪之比余獨嘉其不忘舊主故錄之附于虪傳之末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銘箴頌原說述

銘
鐵界方銘
劒銘 并序
槃水銘
四言銘
箴
勇箴
逸箴
友箴
頌
顏樂亭頌
原
原命
說
說玄
述
述國語
四言銘系述

銘

鐵界方銘

質重精剛端平直方進退無私法度攸資燥濕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踐道是則是効

劒銘 并序

或曰古者君子居常佩劒以備不虞今也無之倉卒何恃焉應之曰君子恃道不恃劒道不在焉雖劒不去體不能救其死是故苟得其道則劒存可也亡可也作劒銘云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深慮遠防却除不祥倐忽縱横萬夫莫當用得其道利器可保道之不明器無足憑怙力秉常定夫以亡敗德阻兵國家以傾逆不敵順暴不犯仁上以守國下以全身長欽蕭蕭七星熠燿不離於道神鋒可銷

槃水銘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必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四言銘

聰明勇健之謂才忠信孝友之謂行正直中和之謂德深遠高大之謂道

修己箴三首

勇箴

何為而正致誠則正何為而勇蹈正則勇孟賁之材心動則回臨義不疑嗚呼勇哉

逸箴

百仞之木生本秋毫德隳於惰名立於勞宴安之娛窮乎一晝德著名成億年不朽可貪非道可愛非時沒世無稱君子耻之昔在周公作為無逸大聖猶然

況非其匹

友箴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之門仁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顏樂亭頌琳舒綢繆矧孔直子事四猶十世七世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為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邦直為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陋約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互為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為細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宇

原命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昔眭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擅以天下冀奉知漢有中衰阨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為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劉靈助知三月當入定州四月尒朱氏滅而不知滅尒朱者為齊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也此五子者其於術可謂精矣皆無益於事而身為戮沒又況下此者哉夫天道窅冥恍惚若有若亡雖以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春秋記異而說不書唯恐民冒沒猖狂以趨於亂也

說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而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

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屛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𡰥然置書歎曰嗚呼揚子雲眞大儒者邪孔子旣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小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旣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旣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准論語作玄所以准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誠已善矣然子雲爲文旣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今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述國語

先儒多怪左丘明旣傳春秋又作國語爲之說者多矣皆未通也先君以爲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分之取其菁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列國因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遒敝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薄厚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複重之書何爲邪然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柳宗元邪彼之人智識淺短豈足以窺望古君子藩籬而妄著一書以非之竊懼後之學者惑於宗元之言而簡棄此書故述其所益以張之

四言銘系述

迂叟爲四言銘見者忽之曰老生常談耳故有系述孔子稱才難夫才者所受於天非人所能强也故推十合一曰士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出於其類拔於其萃此其所以難也聞言易悟曰聰睹事易辨曰明敢爲不懼曰勇强力不屈曰健有是四者才則美矣然未足恃也自古恃才而不勤德行以殺身喪家亡國者踵相及也彼皆天之所與非己之所爲又奚足以驕人哉君子則不然有其才必思美其行以成之盡

心於人曰忠不欺於己曰信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夫孝友百行之先而後於忠信何也苟孝友而不忠信則非孝友矣能是四者行則美矣未及於德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適宜爲中文泰爲和正直非中和不行中和非正直不立若寒暑之相濟陰陽之相成也夫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睹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均是德也執其近小而遺其遠大守其卑賤而志其高深是猶不免爲小人焉故君子好學不厭自強不息推之使遠廓之使大奮之使高研之使深發于心形于身裕于家施于國格于上下被于四表雖堯舜周孔莫不本於是矣嗚呼捨是而云道者皆不足學也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九

贈諭訓樂詞

贈

書心經後贈紹鑒

諭

諭若訥

訓

訓儉示康

樂詞

樞密院開啓聖節道場排當散念作語

御筵送李宣徽口號

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書心經後贈紹鑒

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爲心經一卷爲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爲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顚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

事然曾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西京僧官凡六員曰錄曰首座曰副首座左右街各有一缺則選僧之有行業者補之又缺則以次上遷逮左錄而止崇德僧紹鑒既為左首座矣會足有微疾乃嘆曰吾棄家為僧固求自安逸今已病而猶自勤於僧職豈吾本心哉即投牒自請解去時左錄新物故其徒皆上之以為宜待次補鑒不聽既解去明日右錄亦物故補其處者乃任於鑒下之人也其徒皆為之恨鑒處之恬然噫嗟儃不知事物之空能如是乎鄭經刻石於天寶末今頗殘缺余賢鑒能不以所重易所輕且欲勸之俾全其所得乃命吏好寫一通以贈之元豐五年十二月甲寅涑水迂叟書

論若訥

熙寧六年冬光在洛有衢州僧若訥袖書來見曰仁宗皇帝時若訥得召對化成殿命講所學經且作頌三篇上甚喜後數日中使賜若訥紫衣若訥辭曰臣所為不遠千里求見明主者欲獻其所學庶幾廣之於天下今陛下乃賜臣紫衣非臣志也臣不敢奉詔使者三返終辭不受上飛白安淨二字以賜若訥然後手加額受而藏之若訥野僧也生江湖間一旦萬乘之主召入禁中面訪所學授以二字蓋師號之類也天下僧受師號者何可勝紀有能親承帝筆如若訥之光榮者乎若訥是以不敢忘先帝不貲之恩思有以報之鄉聚吾師所述之經五千餘卷合為一藏命曰報恩經藏備請朝廷輔佐之臣譔文書石錄而立之今又將刻所賜二字于石以傳于後子為我序其事而記之光謝曰光儒者素不習釋氏書將何以發明上人之學與受賜之由且文辭鄙陋何敢輒竄名諸公之末自陷不知量之罪乎若訥固請不已曰若訥去冬已嘗犯寒至洛值子西適秦不克見而返今茲復來非有它求欲得記文而已若訥豈不知朝廷貴人及四方之士能文者甚衆欲為斯記者亦不鮮若訥皆不願得而唯子之求何子拒我之深乎光甚愧其言因諭之曰上人之志於光勤且厚如此光敢無辭以為復抑仁宗皇帝既嘉上人不受命服賜以二字豈師號之謂邪蓋以褒勸上人之德也上人亦嘗思其指乎夫安淨德之美者也既曰安矣則於物宜無求既曰淨矣則物不得而間之是故安如盤石雖加減萬鈞不為之低昂淨如清水有一毫入之則累矣上人既能知先帝之大恩當謹守聖言而力行之以無負先帝之所期乃所以報也經藏奚為哉況光之文又足求邪

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

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擧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樞密院三月十三日於大相國寺開啓聖節道場錫慶院排當第一盞散念

紫電流樞元聖誕應於丕運妙花雨地輔臣祗奉於仁祠邁不坊之勝因佑無疆之遐算仍修高會共洽多娛宜盡從容式昭慈惠

第二盞散念

華韡騈坐集纓紳花雨仍添一日春欲識華胥何處

在只應近典醉鄉游

作語

德水澄蘭上聖應期而降誕宗丘儲粹大賢名世以挺生蓋精神之會昌若符契之相合必資同德用底太寧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容覆如天照臨若日躋群生於富壽之域納庶俗於仁讓之塗雷雨弗迷魚鱉咸若伏惟某官某官丕宣忠力克壯遠猷究樞機而均四時撫韶鈞而制八狄屬呈祥於里社葉徽福於香城大啓梵筵同祈聖算玉毫珠髻既瞻仰於慈雲寶案金觴仍涵濡於湛露肴羞交錯笙磬駢羅仁澤覃於惠風喜色饒於淑氣某叨參樂吏獲對台廷不揆蕪才敢獻口號

華渚流星表聖期宗工齊被款仁祠異花散漫承嚴供妙樂從容奉宴嬉印紱相鮮金錯落佩鏘交映玉蕤甤乾坤長久南山固此地年年捧羽巵

句曲

八音繁會七律鈞諧上說台顏把色合曲

御筵送李宣徽 昭亮 知真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旗尾飄揚山燒裂馬蹄騰踏塞塵昏胡兒稽顙朝南闕天子垂衣御北門暮府事閒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

作語

天文垂象貴將陪臺於太微地險流形常山控臨於大漠翊聖神之御撫懷荒憬以嚮風秋塵無驚夜戶不閉斯是股肱之郡委於心膂之臣某官武節兼人雄規絕衆元戎十乘黃鉞士以啓行清酒百壺命賢王而出餞榮生道路威動塞垣駐大旆於近郊留朱輪於清燕某叨居樂部幸對台光不揆蕪才敢獻口號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王饌芳菲羅百品鐵衣照耀擁千兵驪歌未闋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雨露醲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仙才閒三王之盛未有遐年五福之先莫如享壽恭惟開府太師才爲人傑位極帝師黑頭強仕之時已登廊廟黃髮老成之日還賞林泉貴顯洽於三朝保

康寧兼八十太公望口餘兩齒猶釣渭濱田千秋身乘小車尚腰相印何曾則始爲太宰密鑒則甫拜司空平津之談論多聞方叔之謀猷克壯獨兼具美度越前脩留守相公鎮撫都畿典司宮鑰遇唐虞之無事喜伊高之得朋大啓華筵益祈遐算提擧端明楷盛事之雍值慕賢者之所爲親邀相車寵宴甲第庶對芳醑仰祝椿齡仙才不揆荒蕪敢獻口號

元勲茂德古無倫海內高閑第一人台席已酬調鼎志磻溪還作釣魚身師臣首冠三旌貴歲曆行開九帙新願過期頤躋上壽飛觴四十有餘春

溫國文正公文集第六十九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

論一

十哲論
龔君賓論
邴吉論
賈生論
四豪論
廉頗論
才德論
知人論

十哲論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以為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為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為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雕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為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晳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為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為之一概邪

龔君賓論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董賈之語譏焉未聞有爲之辨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狷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損其節而已況於王莽盜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變絕飾詐偽而盜之又欲誣孝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之行雖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賢能故君賓遺為薛道又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邴吉論

邴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鬬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

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居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横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挑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論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賈生論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踈廢早終可爲痛惜愚以爲賈生學不純正雖有儁才任之爲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陳得失云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然所謂痛哭者諸侯太强也以爲指大於股脛大於腰久而不制必爲國害夫爲天下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患諸侯之太强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晁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變應起不踰時敗亡不救惡能爲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奴荒外之國与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爲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蕞爾之金絮忘其征討之大費忿其區區之禮節忽其勤民之鉅害惡在其爲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孰先於禮義者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者禮義不張雖復四夷賓服綱墮不修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復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於後以爲餘事措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爲慮皆涕泣之可謂捽本末之綏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綏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欲誅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爲虛器操刑法爲利柄翦周礼之夷塗樹申商之險術由此觀之所學豈得爲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由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肆靡可觀而不得志於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駮雜刻深非吾黨也夫惟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四豪論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偪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頒賚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鞶於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爲誅首孟嘗君藪亡賴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踰釆名譽以竊國相之位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能爲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秦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納

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遣姦僞之謀亂其國嗣洿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爲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倣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于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諭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毋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詘而不恥勞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賈庸

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詘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却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游俠則彼三人者豈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爲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脣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

危亡之趙趙亡則魏蹙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彊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爲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爲置守冢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廉藺論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尤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強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強豈非廉頗在其位耶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

士田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強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啜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強暴逞其毒螫菹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謂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劒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豳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弃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儻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什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煒燁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才德論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弃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爲鍾可以爲鼎玉可以爲珪可以爲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爲鍾鼎金不可以爲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鈞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昔者酆舒有三儁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爲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汚之人也韓信無耻之士也樊噲屠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蹶秦仆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鬪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及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爲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驤策御之而爲

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旣種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漑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蕃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穫而食之而已復何爲哉

知人論

考制度習威儀辯宰鐘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邪正協律呂之音肆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強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

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蓍筮占禨祥相吉凶眂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吝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爲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群吏正群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此言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是以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

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皐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

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若車之有轂官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群聖所以爲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淵聖御名）公兄弟爭國暴於豺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擧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淵聖御名）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衞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揚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於上政淸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旣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旣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皐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肅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擧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

論二

功名論
機權論
朋黨論
三勤論
管仲小器論
荀息論
致知在格物論
葬論
中和論

功名論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艸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絶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

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虛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

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誅暴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閒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爲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

聞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修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

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危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避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畏忌疑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迹甲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釋其縲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屬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責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

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符求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求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凉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乎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嚮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庭陳平斃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能驛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機權論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辨之機者弩之所以發矢者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甚遠故聖人之用機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然則機者事之未著萌牙希兆之時聖人眇然見之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爲神也聖人之所慎無過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万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也聖人之用權也必將校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舍此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乃欲穿仁義而行機權不亦反哉夫不知機權則無以爲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謹而後行之故百姓萬物皆賴焉小人知機權之道而詘竊其名妄行詐理所以福祿不久而禍亂及之也請問聖人機權之道曰昔紂爲王抂象箸而箕子佯狂衛靈公仰視蜚鴻而孔子行是皆知機者也夫抂箸小器飾以珠玉未爲大過而箕子知其必亡國者爲其奢淫泰侈之漸由此始也仰視蜚鴻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聖而有厭怠之心不去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周公誅管蔡是皆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爲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淪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嫌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苟非若其身體勞其思慮則不能變惡遷善克終允德成湯之業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宫也受爲不道自絕於天微子不去與之

借亡則祖禰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殷姓伐宗國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斵喪周室成王幼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尚可諫而改則伊尹必不放君商受苟可輔而存則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猶可教而治則周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誠不得以已也是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爲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委蛇其辭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克變伊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辱狎近小人積習至此非其性惡故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營于桐宮其訓無俾世迷言積習浸久將成其性及今猶可沮誘而改此乃伊尹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至也微子之誥曰商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受不可復正也必亡國已所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商旣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謀權輕重之審諦也大誥曰肆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今東征非爲己也鴟鴞曰旣取我子無毁我室子以喩管蔡也室以喩周家也言管蔡輕而周家重也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言勤瘁也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唯音嘵嘵言三監背誕王室阽旅

故我恐懼以憂之也此豈周公背公向私之志哉夫聖人之用權也如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世之人昧錙銖之利以放逐其君擬於蒂之嫌以屠滅其親而亦自比於伊周曰吾用權不亦誣哉此乃亂臣賊子所以滋多也

朋黨論

黃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溫與閹豎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閹豎閹豎之橫由輔相則信然矣意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擠而不能正者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驩兜相薦於朝舜自尭旣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武王數紂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舜聰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昌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是以舜誅鯀而禹爲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爲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

賊湯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群臣爲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尊罪也

三勤論

楊子曰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政善而吏善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愚謂勤民者一未嘗有三也何則吏者民之司命吏良則民斯逸矣未有吏善而政惡者也亦未有政善而吏惡者也度吏之材而任之者君之政也形民之力而用之者吏之政也吏苟得人安有毅人不足於晝然人不足於夜者乎故爲人君者謹於擇吏而已矣它奚足事哉

管仲小器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主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尊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識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然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辭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与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遂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與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致知在格物論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与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与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執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夫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爲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畏禽之鷄樂顏子之貧也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与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汩之則俛

而不見其影燭設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爲不然己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蔬藿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宅遵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爲而不治哉太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葬論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

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兹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中和論

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庸庸常也以中爲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中和一物也養之爲中發之爲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者正其不能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道者聖賢之所共用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蓋言知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小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蓋言禮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閒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至於氣志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爲本以鍾鼓爲末也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蓋言政以中和爲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爲貴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揚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顔氏子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與隱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有德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爲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導引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充

其內能如此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蔕芥慊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爲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揚子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應務於外雖往來万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爲善小人乘之以爲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養又得其壽夫復何求哉孔子曰狂

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胸臆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一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議辨策問

不以卑臨尊議

情辨

善惡混辨

賢良策 [illegible]

策問五道

策問十首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 [illegible]

不以卑臨尊議

大傳以爲武王克商祀於牧室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夫父子之間譬猶天地之尊殊君臣之位絕尊卑之分天性自然是以子雖爲天子無害父之尊父雖爲士子不敢先之人道之大倫古今之通義也武王纂紹前烈肇隆基緒追尊先世告成王業蓋以推功歸美崇厲前人非謂身臨四海之尊不可以諸侯爲祖父也竊謂記禮者探於聖人之旨失之何則太王王季文王追褒既盛則太王之前公劉不窋之倫尚爲以卑臨尊未得謂之順也然則追稱繼號終已無窮豈可行哉謹案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又周頌曰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大雅曰維此王季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至言文王受命非一不可悉著然則周之王迹肇於大王茂於王季成於文王終於武王武王既有四海追思王迹之所由興積功開業之艱難是故推三世而王之以明非己功藉祖宗之餘烈也聖人之志昭晰若此而謂之不欲以卑臨尊其爲失也大矣且夫以大王之仁愛勤勞王季之孝友光明文王之布德行化討叛懷柔三分天下之諸侯而有其二謙畏天命不釋大勳以授聖子武王因累世之基用既王之周推已亡之商而取天位臨四海朝諸侯雖以中庸之君處之猶不敢蓋其祖宗之勳謂天祿由己而成徒以私意追王祖宗不使諸侯臨天子之尊而已況於武王大聖豈得爾哉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夫武王歸美前人之意如此追王之理豈不明與

情辨

應幾有子生十年而喪之應幾悲哀甚既而自諭曰是何益哉昔者吾嘗聞於有道者矣曰死而悲哀者情也死生有時長短有命知其物理之常不足悲者道也故其始也悲不自制情勝道也及其久也悲日益衰而理可以奪道勝情也予常以爲知言光辨之曰是非有道者之言也夫情與道一體也何嘗相離哉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寖衰者亦道當然也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除之若此者非它皆順人情而爲之也夫情者水也道者防也情者馬也道者御也水不防則汎濫蕩潏無所不敗也馬不御則騰走奔放無所不之也防之御之然後洋洋焉注夫海駸駸焉就夫道由是觀之情與道何嘗交勝哉

善惡混辨

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之教之也是皆得其偏而遺其大體也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爲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爲愚人善惡相半則爲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耘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粱之生於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爭

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愧之心亦生而有也是知蕃秀之生於田而不知稻梁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謂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身中之謂也顧人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㫍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㴱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賢良策

國家比下詔書以延天下豪俊之士待之以不次之位豈特以學問之富為賢良文辭之麗為方正邪蓋思得先古之至道當今要務施之於事以安元元此主上所以側席而求寤寐而思者也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固當有以副所以待之之意而不愧乎其名矣言及之而不言則幾於所謂隱者乎昔三代之王也遠者八百載近者不減四百後世王天下者鮮能及之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或四三年敢問前之所以延者豈世有哲王以守其業後之所以蹙者豈繼嗣不肖不能享其功歟抑繇祖宗建法垂統明備固審子孫不能敗邪至治之世耕者讓畔漁者讓澤今國家修明禮義以切勵天下久矣而退讓之風未甚行於朝爭奪之俗未盡絕於野秋毫之利捐仁廢誼而為之而不恥上下病之而不能革也又內外百吏或侵牟細民苟不得其欲則轉賞為罰倒直為曲冤痛失職吁嗟怫鬱雖待之以重誅嚴刑而不能止也茲二者豈世俗澆譌不可復振將教之禁之之道有所未備也漢有天下至於孝文纔三十年而帛朽於庫粟流於庾國家平定宇內嚮九十載而公私之積日以凋耗議者推測其故而未能明也憂者雖衆而莫能謀也敢問所以明之謀之亦有其術歟又若韓非之五蠹荀悅之三遊此皆先世之患而今猶未息者也將何道以息之至於朝政之善有所未盡黎庶之病有所未聞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條析陳之靡有所遺有司將以復於上而行焉毋悼後害以枉執事苟忠隱知而不自盡以取美祿榮名而已

策問五道

第一道

問昔季路冉有公西華曾晳間君縱言各陳其志趙文子觀於九原以為死者可作想慕隨會之為人夫材性散殊不可致之於一途愛尚不同不可納之於一趣吾子懷材抱器待時而用前言往行心所常存然則志於道者何術慕於古者何人當位得時施於政而何尚修身立行選於德而何從蓋聞言不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今聽者雖非昔人之明而亦未為不知已則其言也可無隱焉

第二道

問昔者堯遭洪水咨於四岳曰有能俾乂四岳薦鯀

堯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則知鯀之不可用亦明矣四岳復薦曰試可乃已堯遂命之治水九年功用不成然後黜之而興禹焉夫唐堯聖人之盛者擧事興爲豈容過差顧後之學者不能辨明耳不然使不善之人任事九年蒸民以濫所癈者大所害者廣然後去之仁聖用心固不如此愚智有涯不能測遠吾子其辨焉

第三道

問嘗於經傳帝王之際玉帛諸侯三處萬國當是之時聲教所被東不踰海西距流沙南不盡荊蠻北不及獯鬻以五服之民養萬國之君公有歲積私有餘儲征伐朝貢無歲而無戍出其中未嘗匱乏今國家

而奄有萬方囊括禹迹加以兵革不試垂三十年累聖恭儉與民休息宮室不崇苑囿不廣衣服不麗飮食不精然比歲以來有事西虜芻輓滯積以餽一隅乃復財用竭而不繼力役困而不給吁嗟之聲囂然道路何曩者用民之後而有餘今者用民之狹而不足乎變而通之必有其道此最國家之急而從政者之所欲聞也吾子明於古之道而察於今之故何施何爲而得國用饒民力足以及於古之世也仁者之言其利宜博幸無讓焉

第四道

問夏書曰賞延于世小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是古有世祿之道也周書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言春秋者公羊氏亦去譏世卿詩書春秋皆聖人所以儀範後世也今其言乃違戾如是豈聖人之道淵微奧遠學者不足以至邪願聞所以辨之而毋讓

第五道

問王者受天命臨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統故政治之本莫先於曆數曆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正朔者曆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維首也是以聖人重之三代之王視斗杓揺建寅建丑建子以爲正月仰應三光俯順三統總象三材備在典策其傳詳矣至於唐虞以前則歷世儒生各爲異見孔安國以爲建寅爲正得天之叙自古皆用之湯武放伐以有天下革故

鼎新然後有改正朔易人視聽之事今据唐虞之前無異正朔之文則以孔說得之然鄭康成依尚書緯以爲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若循環然非至於夏商周而後變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自古皆用建寅何得謂之夏之時以鄭義復爲優夫正朔者帝王之盛節國家之大事而古今異論紛紛不決願吾子辨其得失明究其說使後來學者知其適從

策問十道

問夫佐天子治四海安萬民使諸侯軌道四夷賓服百吏稱職萬機辨治地平天成風雨和順者宰相之任也其功烈莫先焉王者封二王後所以存三統重絶先聖之世也而班固漢書表漢興以來有金革之

勳及蠻夷降王受爵邑者為功臣表又采椒房母舅
之家僥倖獲封者為外戚恩澤侯表而自平津以降
由丞相得侯者及商周之後皆不得附於功臣之列
而猥編於外戚恩澤之間豈以燮理陰陽之重而居
貫甲執兵之後先聖苗裔王者賓客而在武夫徒御
之左邪抑史氏將有深旨非淺識所知乎將不思而
已矣願聞所以辨之

問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夫聖人
之道正直無隱豈司人顔色而言邪必有微旨幸為
辨之

問祭典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有功於民則祀之故厲
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湯既勝夏欲變先王之制
以明革命於是乎以弃代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
易也夫平水土者莫尚於禹禹之功顧不及句龍邪
湯不祀禹以為社而云後世無及句龍者其旨何哉
聖人規為必不妄也子大夫其推明之

問世之為詩者皆稱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
之而為之頌自孔子删詩而存者不去非虚美也今
以春秋迹之或違禮而動或作事不時至於修泮宮
伐淮夷作新廟皆無聞焉殆若與頌不相應者其故
何哉

問孟子稱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已焉其以至仁伐至不仁而有血流漂杵也後之學
者皆祖其言乃以書為外駁非若它經之純美也嗚
呼彼孟子者果愈於聖人邪書者果是非相胃中有
可信不可信者邪學者病於隨風而呼順流而楫未
有能排其門上其堂探其室嚌其胾而徒拔偈鶩
乎藩籬之外彼又烏知甘酸之正味邪乃欲信孟子
而非書孟子又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斯言也豈獨可施於詩而不可施於書邪孟子之去
書不可盡信者果是歟願與諸君訂之

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
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説者以
為先王謂大王王季今據二南之詩大抵皆言文王
之化或美召伯或美王姬烏在其為大王王季也且
如大王王季文王之詩何為不編之雅頌而列於國
風又文王之道被于天下何故其中雜有王者諸侯
之風復何為繫之周公召公皆蒙昧所不識也二三
君子與俾於學願聞所以辨之其説何也

問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王制修六禮
以節民性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庶人之禮也舜典五
服三就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大夫之刑也夫禮與刑
先王所以治群臣萬民不可斯須偏廢也今曲禮乃
云如是然則必有異旨其可見乎

問春秋始隱之説誰氏為通

問春秋不書公即位何以特書王正月杜元凱以朝

正於廟解之朝正于廟國家常禮非特行於君之始年也

問春秋貴儀父者為其能自通於大国継好息民也夫小事大者盟不重於朝今邾來名而儀父字其說何也

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 [illegible]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盖言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盖言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為政者也 [illegible] 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搖 [illegible] 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 [illegible] 古今異宜詩書陳迹不可盡信邪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願聞所以辨之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二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史贊評議

河間獻王贊

范雎評

秦坑趙軍

項羽誅韓生

賈高

戾太子敗

立鉤弋子為太子

趙廣漢誅

疑孝武帝西遷

應侯罷武安君兵

馮道為四代相

漢高祖斬丁公

甘羅

張湯有後

高頻

賈捐之

疑孝武初立

京房對漢元帝

讀張中丞傳

責酈生

子噲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陳仲子避兄離母

孟子將朝王至孟子謂蚳鼃云云

沈同問伐燕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云云亦由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云云猶人之性乎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云云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

河間獻王贊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弃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雜滅先聖之道響絶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鐍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録講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殘缺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褒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尊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修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辨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僊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范睢評

穰侯相秦秦益彊牢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母逐弟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秦阬趙軍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

之秦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阬趙降卒四十万不仁莫大焉欺興國誅巳降使諸侯疑而百姓怨不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矣在此三者於不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始皇墳草未生而四海横潰宗廟爲墟究其禍本兆於此矣

項羽誅韓生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弃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如何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遂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貫高

高祖以驕失臣貫高以很亡君君臣之際不亦兩傷耶高不能輔君以義不忍小耻輕慮淺謀以陷殺君之惡卒亡其國禍自高始雖殺身破家以明張敖而令趙國社稷無祀宗廟丘墟所存者小所亡者大所得者少所失者多縣以大義亦烏足言哉

戾太子敗

鉤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爲神靈命其門曰堯母當是時太子猶在東宫則孝武属意固巳異矣是以姦臣逆窺上意以傾覆家嗣卒成巫蠱之禍天下咸被其殃然則人君用意小違大義既乱及此可不慎哉

立鉤弋子爲太子

孝武以孝昭之生神異於人而復有早成之資違長幼之次而立之鑒於諸吕先誅其母以絶禍源其於重天下謀子孫深遠矣然而舉襁褓之子置之万民之上非有孝昭之明霍光之忠雖不危哉

趙廣漢誅

廣漢之爲京兆漢興以來無能及者周禮議賢議能然則雖有罪固當有之況廣漢之罪不及死邪斯足以爲孝宣魏相之累矣

魏孝武帝西遷

周書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元氏失政久矣而孝武欲興之脫於高歡得宇文黑獺其所以異者無幾耳嗚呼爲人君者必制治於未乱保安於未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不然怠惰荒淫使禍流子孫既乱且危然後圖之其可及乎

應侯罷武安君兵

甚矣邪臣之害國也以得爲喪以成爲敗保身固寵不顧國謀損公而益私付人而立巳國家喪敗不與其憂世之患此亦巳久矣

馮道爲四代相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

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禮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拔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而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搶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漢高祖斬丁公評

漢高祖可謂能遠謀矣臣無二心古之命也縱君之敵以樹私恩姦莫大焉姦而為惠勿報可也若將親之其擇必大為臣不忠而享大報雖無背施何以使人天下既定姦不好上盡節者賞二心者誅君無失刑臣無二心然後人無覬覦上下安矣宜乎子孫相承廟祀四百蓋亦謀之遠矣周書曰遠乃猷此之謂矣

甘羅

甘羅以稚子名顯於世非有它奇略正以勢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張湯有後

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又稱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卒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有子安世保輔漢室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末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高順

或問陳登高順皆有過人之才俱事呂布而登輸心魏祖親為反間順盡力於布与之偕死意者順賢登歟應之曰不然古者列國並立同事王室故先王制禮諸侯有王大夫有君君臣始終有死無二漢氏平一海內萬國一君天下之君惟帝室耳順於呂布雖備將佐無委質之分布者反覆亂人非能輔佐漢室而又強暴無謀敗亡有證登知幾輕舉以存易亡豫徐克清百姓蘇息順託身失所迷遠不復以陷大戮易稱比之匪人豈謂順耶其才雖美未能及登自茲觀智優劣見焉

賈捐之

君子以正消邪捐之以邪攻邪宜乎其不濟矣

魏孝武初立

甚矣高歡之無道其視君不如弈棋廢而置之在造次爾立君大事不詳如此取悔宜哉

京房對漢元帝

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剥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諭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鑒乎

讀張中丞傳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

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扞捍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太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曖曖者邪

罪酈生

班固稱蒯通一說而喪三雋爲其亡田橫殺酈生驕韓信也以[illegible]觀之漢王既遣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兵是則漢王殺之也惜夫一失其信群臣孰敢爲之使諸侯孰敢爲之與雖得齊而有之所亡豈不

多識

子噲

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適以其能重天下也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夫父之傳子非至禹而後有之也蓋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無不然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不知察堯舜之實家於奸言以陷於死亡爲天下笑豈不悲哉孟子曰以天下与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豈非以燕噲而知之邪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虎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与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陳仲子避兄離母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耶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孟子將朝王 至 孟子謂蚳鼃云云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它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聾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沈同問伐燕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自不諮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旣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敎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敎也而可乎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云云亦由是也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告子曰生之謂性云云猶人之性乎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云云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雖其偏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与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与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国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挑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弃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

執於皐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皐陶猶可執也若曰皐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内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皐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皐陶之執瞽叟得法而士舜也所士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三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史剡

史剡序
虞舜
又
夏禹
夏桀
周文王
由余
蕭何營未央宮
孔子
又
季布

迂書序

釋迂
辨庸
士則
言戒
匿齒
蠹祝
飯車
拾樵
知非
天人

無怪
理怪
事親
事神
寬猛
回心
無益
學要
治心
文害
道大
毋我
道同
絕四論
求用
負恩
羨厭
釋老
鑿龍門辨
無爲贅貽邢和
聖窮
諱有
斥莊
辨揚
無黨
兼容
指過
難能
三欺
官失
天人

史剡序

愚觀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剡其細瑣繁蕪固不可悉數此言其卓卓爲士大夫所信者云

虞舜

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它人井剡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甚矣哉

又

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劉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爲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過不可據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以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守爲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

夏禹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皆去益而歸啓啓遂卽天子位

劉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僞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爲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爲傳者之過明矣

夏桀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劉曰是言也存爲後世之懲勸其可乎

周文王

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旣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劉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因之旣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爲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爲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由余

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作爲禮樂法度僅以小治及近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眞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爲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

劉曰所貴乎有賢者爲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捨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夷無此六者之爲善如此而穆公以爲賢而用之則韓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

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爲實而載之過矣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説

剡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爲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爲之上者撫循呴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爲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奢侈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爲此言乎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説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

剡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産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

又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令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剡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季布

季布聞曹丘生招權顧金錢與竇長君書使絕之曹丘聞之往見布揖曰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拒僕深也布大悅留數月爲上客厚遺之

剡曰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爲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己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者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姦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惡得爲賢大夫

迂書

迂書序

余生六齡而父兄敎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闚聖人之道朝誦之而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備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嘻我窮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爲

摘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極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以爲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閎大而不狹也其志遠奧而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嚮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愚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其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惛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也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夫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夫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儳然而自有哉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其後世豈獨斅斅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等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捨其分而妄爲哉

言戒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袄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靈齒

迂夫病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齒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以齒與蟲潛然而寐一夕而愈

蠆祝

迂夫夜立於庭樹樹而蠆螫其手捧手呻呼痛徹於心家人呼祝師祝之祝師曰子姑勿以蠆為殘烈以為凡蟲而輕之曰是惡能苦我哉則痛已矣從之少選而痛息迂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蠆之毒如是其速也祝師曰蠆不汝毒也汝自石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召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日為之也於是迂夫歎曰嘻利害憂樂之毒人也豈直蠆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

飯車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讙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問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拾棋

迂夫見童子拾棋於道約曰見棋先呼者得之後毋得爭也皆曰諾既而行相與笑語戲狎至離也睎然見横芥於道其一先呼而衆童爭之遂相捶擊手有傷者迂夫湯然亟歸而嘆曰噫天下之利大於横芥者多矣吾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驩而信其約一旦有先呼而鬭者能無傷乎

知非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天人

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斂藏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

無怪

迂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理性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憒瞀而不能知則盡而捨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

事親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

或問透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悳神
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不幣
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
得乎

寬猛

透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回心

或問子能無心乎透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
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
不能從以爲如制野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
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無益

透叟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
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學要

透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
學爲

治心

透叟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文害

或謂透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
透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去發
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道大

透叟曰聖人之道如天地天地之間靡所不有衆人
之道如山川如陵谷如鳥獸如草木如蟲沙各盡其
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無不徧也

毋我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爲比干者則非微
子矣爲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爲箕子者則非比干與
微子矣至孔子然後人知三人者皆仁人也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孟荀氏之
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以是觀之孟荀
氏之道槩諸孔子其隘甚矣

道同

透叟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
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二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
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
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
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何道而王由何道而霸道
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爾譬諸水爲畎
爲澮爲谷爲谿爲川爲瀆若所鍾則海也大夫士畎
澮也諸侯谿谷也州牧川也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
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哉

絕四論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於毋意透叟曰吉凶悔吝未有
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
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

有愛達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原惡奚自而至哉或曰毋意於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毋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爲善豈有意乎其間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肖復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爲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然則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爾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燃鼓之則熾既而復掩之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聖人之心亦然治其心以待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豈若死灰哉灰死則不復然矣奚所用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無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是故泰山觸額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豈不遠哉

求用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爲上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迂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爲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

迂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羨厭

迂叟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釋老

或問釋老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捨是無取也或曰空則人不爲善無爲則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謂其然也空取其無利欲之心善則死而不朽非空矣無爲取其因任治則一日萬幾有爲矣

禹鑿龍門辨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諸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横其前水壅不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無爲贊貽邢和叔

學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聖窮

聖人專以利人爲心於術無不知也饑而可辟則不敎人耒耜矣死而可違則不敎人棺椁矣失豈非天

使民食且死雖聖人不能違乎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雖晝之明人謂之晳不愠矣柳下惠之和人謂之汚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眢井而羃綺繢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辨揚
或曰揚子之語也以王莽爲可以繼周公孰阿衡迂夫曰得已哉揚子之爲書也品藻當世蜀莊乎真仲元靡不及焉莽宰天下而自况於伊周敢遺諸乎何鮑之死不可不畏也雖然莽自况伊周則與之况黃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爲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於篡伊周豈然哉
無黨
或曰吾子擯莊而引揚或者爲黨乎曰無黨也使莊爲揚言斯與之矣揚爲莊言斯拒之矣孰黨黨哉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之不兼迂夫曰泛濫之於江也榛楛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冰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迂夫曰君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指諸迂夫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難能
或曰堯舜之德何以爲難能迂夫曰舜自脩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知之此堯之難也
三數

迂夫曰翶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弊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官失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禮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天人
迂叟曰天之所不能爲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

能爲而天能之者天也孫猶人也豈歎天也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四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碑誌一

處州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王城縣君楊氏墓誌銘
右騏驥副使蘇君墓碣
府州軍事判官杜君墓誌銘
石昌言哀辭
梁州鄰水縣令吳君墓誌銘
進士吳君墓誌銘
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
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銘

宋故處州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有子曰某後公若干年卒於楚州後若干年與公皆葬襄城時皇祐五年閏月甲申也其弟大理寺丞某以治行來求銘光獲侍讀公爲日久又與君之兄弟遊今也不敢以愚陋辭而不爲姑諛次其所聞納諸壙云君字仲倩其世家鄉黨見於侍讀公之碑君性嗜學年十五志節已皦皦出人有從母嫁君舅從其女於保德軍子幼不能自致君舅曰人毋子單弱如此於以涉遠我獨何以生視之邪即白父母請送之父母疑其尚少然聞其言甚說即遣之君冒盛寒往返數千里曾不爲勞人皆歎其仁而有立以蔭補太廟齋郎及長調縉雲尉治

有舜迹縣有淫祀曰五通人鍛事之歲旱君過祠群祀不及五通吏民以為請君不得已強往禱且十之巫曰不吉必無雨比歸而大至君笑曰果然雨不雨非妖鬼事也而敢憂為變妖以驚愚民是不可不除即部吏卒焚滅其祠捽土偶人投江中歲亦大熟官滿歸道病或請留傳舍俟愈而行君曰吾宦遠方不獲侍親之左右四年于此矣今幸歸至舍見吾親而死吾目暝矣又何可留趣舟而行及楚州卒年二十八娶袁氏故諫議大夫煒之孫生二男紬試將作監主簿繼太常寺太祝二女其幼者早夭初侍讀公有五子光知其三人焉而不及識君三人者皆甚才然猶自謂不如也侍讀公沒兄弟寓居汝潁閑食口衆無田宅以自給戚泣曰縉雲在吾舅豈憂此乎言其知力足賴而不遺其親也嗚呼使顯於朝而老所施設豈若是而已哉銘曰菀彼嘉木煒煒其華實而未碩孰披之柯人之明果胡壽不遐思而悲者豈伊其家

故王城縣君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楊氏故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韓公之配也公之世系事業龍圖閣直學士郭公誌之矣夫人之先在唐為盛族居靖恭坊五代之亂衣冠之緒零落殆盡唯靖恭楊氏徙家于吳世有顯人迄于今不絕考諱蛻仕至尚書司封郎中精於吏治所至著聲迹始韓公娶夫人之姊生男鑑鐸及二女不幸早世公曰楊氏名族吾既謀於宗而卜於廟矣不可易也迺復請昏于夫人夫人年若干歸韓氏生男鎮鉞初封真定後更封王城縣君為人慈和淵靜不喜聲味自少及長家人伺其動靜語默皆有常度未嘗移也其撫視六子衣服飲食無絲毫薄厚六子亦相與親愛如一雖中外族姻莫知其為異母也年三十九而喪韓公三年不茹葷自是閉閤深居日誦佛書不復有自虞樂之意年五十以至和元年三月乙亥終其五月壬申祔于公之墓時鑑為某官鐸為某官鉞已前卒鐸與光游素久因狀夫人之行命光為之銘光不得辭曰

允矣夫人德則均壹而行有常邪承祖之休宜于夫家而壽不將邪福祿當有餘而更不足子孫其昌邪

蘇騏驥墓碣銘 序 之為騏驥

蘇氏之先出自重黎後生為周武王司寇封於溫世為卿士或謂之溫子春秋時蘇子為狄所滅子孫以邑為氏歷世久遠散之四方在洛陽者秦厲代以口辯顯戰國世在杜陵者建為漢名將子武使匈奴中十九年不屈節在武功者綽仕宇文周以明法佐命某官子威隋文帝佐命功臣至唐瓌父子為賢相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周衰溫為晉邑漢屬河內郡隋以河內為懷州雖修武之族不棄其故土留懷州不去公其後為公諱某字某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贈左司衛率公幼慷慨有遠志自力讀書不治家

事宗族爭笑且怒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忽棄業爲書生窮餓無日矣公曽不顧爲學益堅早喪二親哀毁過禮鄉曲稱之弱冠舉三傳科景德中契丹南侵河北盜賊蠭起公於是盡散家財糾合鄉曲子弟結以信義扞禦群冦脩武由是獲全大將軍某　北征公踵軍門上謁延入與語兵事大悅即奏偕行至中山會契丹圍城甚急用公之策卒拒却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塞河北士子躬披甲冑扞敵有功今天下貢舉已畢朕憐夫北方貢士大夫不得以時充貢其皆召試賜第公由是解褐補符離尉縣多冦盜吏卒單弱公奬訓率厲擒馘七十餘人闔境清肅改河清主簿考滿吏民群詣轉運使所請留

詔聽更留成資而去遷涿州録事參軍本道論薦召對擢爲大理寺丞知大名縣事尋除通判州事入朝遷太子中舍國家沿前世故事分文武百官爲二塗其遷次任使皆不相參涉有願相移易者聽之以公素喜武事加習邊務遂改供備庫副使知威勝軍事繼典嵐莫石鳳夔五州皆著聲績官歷東染院洛苑二副使兵在夔州兼夔梓兩路兵馬都監提舉諸州巡檢兵甲事久之上表乞朝因言邊防民政諸利害稱旨遷右騏驥副使同提點湖南兩浙刑獄公事年七十四以慶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終於長沙官舍公始雖以學術爲文吏而性好勇有智略晩年夏冦若邊諸將多敗北無功公聞之嘆曰吾以布衣起家至方伯承兩朝恩遇不可勝紀家近趙魏粗習兵略今狂虜驕嫚侵擾疆場而吾老病不得荷戈前驅以報萬一豈非命也然卒不得盡其志嗚呼哀哉夫人張氏先公卒世子四人師古果州團練判官師顏衛州司法參軍夢臣獲嘉縣主簿季子師說及孫孝先曽孫叔元皆三班借職餘孫若干人幼未官公之在荆湖也夢臣爲三班奉職以公高年多疾求告省侍朝廷以武吏求省侍無故事不許即乞改文職歸省方許之行及苑葉間聞喪因號泣晝夜奔赴凡七日行千三百里近世官遠方而歿者子孫多焚其柩以爐歸葬相習爲常無識諱者夢臣獨奮曰爲人子孫忍行此豈人心也哉自長沙數千里奉柩以歸嗚呼其

信知義而斷不與俗流者夫古人稱善人者其身不燿必在子孫豈信然耶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先府君之兆夫人張氏祔某鄉邑於公近又久承公之知故其於公之始終治行也於佗人爲悉其諸子以碣文爲請光何敢辭謹銘　銘闕

故府州軍事判官杜君墓誌銘

嘉祐二年秋光在京師進士杜知臣涕泣來言曰大人昔以進士得見於先公又與子遊最久今不幸而沒子爲我銘其墓光既弔因辭以不文不敢爲知臣固請曰佗人知臣所不敢請也故唯子之歸光迺曰然則願聞子先君世系治行之詳知臣退以其狀來曰君諱陟字從聖其先自成都徙長江曽大父禮大

父鍔皆不仕父昭文遂州長史君少好古學無所不
閱著化坊三十一篇言王者以教化坊民之道慶曆
初天子詔諸州皆立學擇其士之賢有行者爲之師
州人共推上君君屢舉進士有司失之卒以三禮釋
褐選授道尉考滿遷府州軍事判官力於吏治轉運
使提點刑獄交章薦之會屬官有以姦贓敗者怨恨
交誣訟君坐罷官去君詣闕欲自理未果遇疾以八
月己巳終於里舍年五十有七娶譚氏生三子男知
臣女長適下宗建幼適姚申皆舉進士嗚呼杜君觀
其所學與所爲書其志豈欲如是而止哉卒無遇以
窮斯可哀矣知臣胥其喪歸以其年月日葬某地銘
曰

學之也勤守之也專仕進迍邅又不永年嗚呼孰知
其然必歸之天

石昌言哀辭

眉山石昌言年十八州舉進士倫輩數百人昌言爲
之首聲振西蜀四十三迺及第十八年知制誥又三
年以疾終嗚呼少而秀宜其速成返齟齬不進晚而
達宜其壽又未老而終天道幽遠真不可得而識邪
昌言爲人純素忠謹望之儼然以律度自居即之恂
恂溫厚善談笑令人心醉不能舍去先爲見始執卷
則聞昌言名已而同年登進士第與昌言遊凡二十
年自始得見至於求訣其間迭有進退窮通相遇如
一日既不可得而覩亦不可得而跡也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昌言之謂邪於未
沒數日光往見之起居固無恙一旦有人告曰昌言
去夜得疾甚急未及問訊又有繼至者曰昌言沒嗚
呼死者人之常壽殀脩短固不敢言何奪之之暴也
前年光自晉陽歸昌言延我於中堂酌滑臺醹以
歡我及往奠於畫像之前則儼然昔時置酒處也嗚
呼誰能睹是而不傷也哉迺爲之辭曰嗚呼昌言天
旣賦以純美兮胡有德而不年棄祿何後兮零落何
先幾日不見兮邈然九泉士喪師友兮國亡俊賢綠
耳頹躓兮璵璠棄捐冥冥不可求兮杳杳不可追獨
行過門兮恍焉自疑車馬不見兮遠行何之忽思長
逝兮涕下交頤寒暑回薄兮宿草離離哭也有終兮

忘也無時

宋故渠州鄰水縣令贈太常博士吳君墓
誌銘

君之先世家金鄉曾大父諱貴不仕大父諱豫贈太
常丞始葬洛陽金谷鄉之尹里父諱積太平興國中
進士高第以公直材敏立名朝廷數迕權貴由是不
得居中遂與大州官至侍御史亦葬尹里君諱元亨
字子正用御史遺奏補太廟齋郎遷許州司士參軍
選授來州尉歷河中府法曹參軍馮翊令馮翊華陰
以漆沮爲境中間洲上有美田民相與爭之五十餘
年吏不能決君檄華陰令會境上盡案兩鄉之籍編
領其田執度以度之皆得其實自是民不敢復爭時

人稱之君爲人勤廉專以誠長者處官不能飾智巧
以媚上故官久不遂官滿集吏部選除鄭水令還未
至家道疾抵知洛陽縣李宋卿宋卿延之縣舍以天
聖九年八月二日終年四十一宋卿主辦其喪殯於
永安佛室夫人聶氏秘閣校理震之女後君五年長
男顥先夫人二年皆不祿獨少男幾復年未冠及幼
女一人相與居家無一金之產幾復於孤貧中能自
刻意爲學取進士第今爲太常博士知達州事累贈
君官至太常博士夫人封仙源縣太君嫁其妹於比
陽令李鵬嘉祐五年秋達州將之官泣謂光曰幾復
先君夫人之遺體常恐不克續承祭祀今幸有祿秩
室家苟完矣念先君先夫人之久未葬痛切不少忘
于心況又遠宦於蜀忍置而去乎將以八月某日葬
於梁縣之新豐鄉西成里子與我皆聶氏甥也先君
治行子皆知之其爲我譔銘光曰懼不能堪子之命
敢不諾銘曰
御史之賢顯大於世及君恂恂清德不墜迨君之終
家既相繼微達州之立吳氏幾廢嗚呼以君之慈良
而沉抑不遂宜其有嗣

宋故進士吳君墓誌銘

君諱顥字某其先金鄉人曾祖某贈太常丞祖某侍
御史父某鄭水縣令贈太常博士鄭水府君娶於秘
閣校理聶君某於某爲從母鄭水府君之沒也先妣
在鄭君衰絰來入門哭且拜問故又哭先妣命與其
處於是時君年尚未冠爲人長大有容觀論議抗儼
讀書屬文材敏過人爲進士業已宇美先妣歎曰吾
妹不幸早喪其良人今有是子也吾妹猶有望間二
歲君以疾卒於蒲阪年二十一先妣聞之哭曰吾妹
何負於天使至此極也已而弟幾復負其喪殯於彼
州佛舍後二十六年幾復爲太常博士乃舉其喪葬
於梁縣以從鄭水府君之兆時某年月日也銘曰
特苗之秀未實而朽繫時之逢無有美醜骨兮有歸
祭兮有依下從先人夫又奚悲

宋故侍御史吳君夫人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某月日太常博士知達州事吳君幾復祔
其祖妣彭城縣君劉氏于祖考御史府君之墓始夫
人之沒達州生二年矣比冠而父母兄皆即世家至
貧漂泊汝洛間嘗記幼時聞其兄言夫人之殯在京
師廣濟寺已舉進士及第乃求所謂廣濟佛寺者凡
有二焉在城之東西往問夫人之殯皆莫能知達州
刻志求之積年不得一旦至西寺有僧老矣忽來訶
曰君非鄭水令吳君之子邪曰然僧曰去三十載之
前吳君殯其母夫人於是某爲童子手親塗之某亦
吳姓也故能識之因指示其處達州未之敢信周視
其塗圮剝且盡所餘如掌而鄭水府君之題識存焉
乃奠而哭之又數年然後得合葬於洛陽之金谷鄉
自始沒至葬四十二年矣噫微是孫也則夫人之柩

其不可復得邪霞殤積久而題義獨存豈非鄭水府
君自悼其不幸未葬而天陰相之邪乃知誠孝可以
動鬼神信矣御史府君諱某鄭水府君諱某夫人平
生行事不可復見其先單父人父爲尚書郎云銘曰
夫人旣終吳氏中微四十餘年乃得其歸孝孫有立
神實告之

故處士贈尚書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曾
祖林祖政父炳皆不仕
君諱沂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人其先出於晉安
平獻王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於河東安邑涑水之
南後魏孝文帝大和中分安邑爲夏縣遂爲夏縣人
自唐以來仕宦陵夷降在畎畝然累世兄弟未嘗異

居故家之食口甚衆而生業素薄先以贍之君幼以
孝謹諸父兄悉以家事委之於是治田疇繕園圃脩
闌笠宇囷倉雖有傭保必以身先之使莫敢不盡力
者夜則側板而枕之寐不至熟輙寤當是時田不加
廣而家用饒又未嘗爲商賈奇衺之業一出於田畜
而已諸父兄皆酣飽安佚而君無故不親酒肉羣鄉
人之匱乏者或解衣以濟之年三十二以景德三年
十二月丙子終於家其年月日葬於南原待制府君
常嘆曰自吾兄之亡而家遂貧豈所以資生之具識
於昔勤惰不同而已矣嗚呼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
之爲雖古治世何以加惜其無位而才不大施也夫
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二男詠里及一女皆

幼詠及女尋又卒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亦遣焉
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使里之四方就
學姑李氏老且病常卧一榻扶然後起哺然後食夫
人左右就養未嘗小失其意如是積年以至於沒死
無懈惰之色旣而里登進士第迎夫人之官夫人自幼
未嘗與其母別至是思慕成疾久之方愈里累遷爲
尚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中
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爲人慈柔勤儉中外宗族
咸慕仰之始終一無間言子爲二千石極其榮養年
八十三以嘉祐五年九月甲寅終於京師其年十一
月壬寅祔於君之墓光不□逮君而及事夫人故得
書其聞見之實以請於今之德行文辭爲人信者以

表其墓庶幾傳於不朽而子孫有所法則焉謹狀
嘉祐六年六月日從父弟子具位某狀

宋故處士贈尚書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
銘并序
君諱某其先出自晉安平獻王自周隋之前家涑水
之上至唐仕宦陵夷降在畎畝曾祖諱林祖諱政父
諱炳累世同爨食口甚衆父兄以君孝謹自幼以家
事委之君晝夜服勤不遺餘力專以稼穡畜牧致饒
給不事奇衺末業所獲悉以奉六親有餘則及鄉人
身無私焉年三十二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於
涑水南原先待制府君常嘆曰自吾兄之亡而家始
貧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爲雖古至治之世何以

尚書惜其無位而年不大施也夫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亦遣焉夫人自誓不許惡衣疏食躬執勤苦教育二子詠不幸早世里登進士第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爲人孝慈勤儉中外宗族慕仰其德一無間言子爲二千石拯其榮養年八十三以某年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祔於君之墓光不及事君而事夫人久故書聞見之實而繫之以銘銘曰

士不得位善無所施勤儉于身家道以肥宗族是賴鄉黨是師壽之少多命不可移有盈有子後無愆基淑慝之效昭然不欺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五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碑誌二

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龐之道墓誌銘
蘇主簿夫人墓誌銘

太子太保龐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自鄆徙居單之成武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何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秦國公妣陳氏封楚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國公妣邢氏封燕國太夫人自秦公以往仍世不仕魏公始以通春秋仕至國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褐黃州司理參軍秩滿居魏公憂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舉者除開封府兵曹參軍諸兄欲分魏公遺產公曰吾幸有禄盡以讓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見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君它日必至公輔余不及也仍舉爲法曹頃之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編天聖勅授刑部詳覆官會群牧判官缺是時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才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太后果從之仍改服銀緋久之出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崩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罷

閤門所掌毋廢儀制以沮其謀當時服其敢言先帝
始專萬機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
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螽蝝為災民多轉死北
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
戒重惜國用以恤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
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為之用
獨龐君天子御史耳尋授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
遣宦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租公上言祖宗已來未有
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懲杖宦者切責美人
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傳宮中之命皆毋得施行龍圖
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
為姦利事公屢奏其狀不報會除祠部員外郎廣南

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
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覈其
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下風俗
上欲還公御史既而以貶逐大臣之故亦以公為太
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福
建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戶
部判官上曰龐某止可三司判官耶後九日除刑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服金紫兼判大理寺糾
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在臺中二年執政奏擬戶部
副使上曰龐某豈得以堂途進之遂擢為天章閣待
制拓拔元昊僭亂陝右騷動公奉使體量安撫還未
幾出知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尋授陝西都轉運

使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延
州事尋加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
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受復還諫議大
夫職任如故延安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居焚掠幾
盡臣郭無幾悉為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葺漏聚
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
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必召
問方略取其所長而辭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
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
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
為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
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為樂土會朝廷益厭兵

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驟勝方
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
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
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諭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
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公以其
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復之書
開廷而勿拒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
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
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
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
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
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善之旺榮等又請用小

國事大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者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涇原公恐虜摧折之敗其功乃留滯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絶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勗來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荊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背誕以來雖屢戰得氣然衣私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寖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為夏國主上以西鄙之寧皆公之功乃答詔諭以兩府有缺當補之四年遂入為樞密副使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其軍為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而芻皆自州之運界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公至樞府上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大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上從之所省踰半八年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公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丞相合議大加簡閱於是中外言者鼎沸以為必

生大變上亦疑焉公曰萬一有一夫狂譟二臣請以百口償之卒行其策是歲凡省八萬餘人三司櫃場皆有餘矣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昭文館大學士公為相專以公忠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承倖嬖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處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程言廣源蠻儂智高反寇掠嶺南王師數不利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以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因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公公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以人自用遇敵或進或退力不能制故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無如也青之號令復不可得行是循覆車之轍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能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荊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卹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而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制處置民事則與樞密直學士孫沔等議之青至嶺下斬敗軍將校數人遂擊智高於邕州大破之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公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公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外叙尚多卿為使相安肯為朕盡死力耶賜錢二

德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賞
責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
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以為國朝未有此比
今青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
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使全國體亦為青謀也爭
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檢校官遷護國軍節度使河
中尹仍賜其諸子官既而內外說青功以為賞薄者
多上書於是衆復以青為樞密使其後青卒以宣盛
為世所譏近世臺官選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狀請
以大藩使之內侍省都知王守忠侍上久求領節度
使上以問公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內臣為節度使
者陛下至孝凡祭祀文物事有疑問於宗廟者未
嘗不兢兢畏慎況祖宗典法又可隳耶上乃止由是
內外憚公　會道士趙清貺與公有瓜葛親與堂
吏通謀受賂詐許為之求官公聞之奏捕清貺及
堂吏繫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貺行數日而斃於
道言事者因此爭疑錢公協力排之始以為公私於
清貺末言錢以滅口上雖知公無罪欲厭言者之心
五年命公以戶部侍郎知鄆州事兼京東西路安撫
使既而深悔之是歲上親祠南郊前月除謝執政曰
龐某可就加觀文殿大學士速行之君道大體是與
有罪者無以異也及詔出仍令加賜責鞍馬來求上
御容及閱外事數條上以閱執政時相視莫能對上
怪然久之曰前者出龐某太忽遽正以公習知吏故
情能斷大事故也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永興
軍路安撫使知永興軍事未行又改河東路經略安
撫使知并州事嘉祐元年上得疾久未瘳中外憂懼
公上言比者陛下皇子繼夭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禮
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慎選宗室宜為
嗣者速定大望志制命一出則群心大安奉永宗廟之
孝無大於此臣以實備荷陛下大恩位至將相是以
盡重竭而不疑不悔年垂七十遇於休退固無他望
唯陛下保萬世之業慷生家無窮之幸乃老臣之大
願後數年上遂定大策如公議麟州屈野水西有田
與夏虜相接疆場不明數十年來虜盜耕之麟人不
能正也至是詔邊吏禁止之邊吏頻暴掠其民公曰
此疆民耕臣奉貢未失臣禮今不先以文告而遽暴
掠之彼將曲而責直非中國所以御夷狄也乃戒邊
吏謹斥候毋得輒犯虜徐以義理曉之虜不去名使
更定疆場又不至公曰虜仰吾私市如嬰兒之待乳
若絕之虜必自來乃禁邊毋與虜為市虜大窮移書
於邊請遣使更議疆場使者至有日會管勾麟府軍
馬事郭恩恃其勇果與知麟州事武戡走馬承受公
事黃道元率兵不滿千人涉屈野之西至忽里堆不
為戰備虜從邊吏之暴其民每聚兵萬餘於境上以
待邊吏至而擊之以復其仇邊吏守公約束虜以饑
疲罷去者數矣至是戡告虜在水西恩等不信虜遂
設伏兵以擊恩等恩道元皆沒於虜戡脫走得歸然

虜以私市故猶遣使者來請退水西之田二十里公不許先是公命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之麟州與戡謀邊事戡請乘虜罷兵之時築二堡於屈野之西以禁耕者且為州耳目光還以告公從之比往而虜兵已復聚戡不敢與從及敗乃言其日行視堡地為虜所掩以致失亡會虜遣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為名勝幕府承文書公以築堡之議光實與焉恐并獲罪乃留繳光之書以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奏公擅築堡於邊以致師徒又匿制敕所承文書坐是解節鉞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光懇詣守闕上書具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朝廷不許公又上奏引咎自歸乞矜免光罪光卒不坐佗日光見公無所自容而公待之如故終身不復言始公在并州年甫七十亟欲告老會左遷不敢至青半歲乃上表自陳朝廷不許遷尚書左丞徙知定州事本路安撫使公過京師入見上面陳至誠上曰新進之臣畏法避事定州兵驕日久藉卿威名以鎮之卿勉為朝廷行也公不得已請讓遷左丞及至定一年而歸老上許之如期復請詔召還京師公陳情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驗以太子太保致仕公好學出於天性雖耄老家居常讀書賦詩未嘗間用此自娛至忘饑渴寒暑子弟雖覺之甚謹從以誨之閨門燕居人不見其有惰容其為治以愛民為主明練法令以平心處之常曰凡為大臣尤宜祇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亂天子法邪雖治軍差嚴有犯輒以便宜從事武斷新劉群盜罪當取死軍中股栗然能容知其勞苦至於廬舍飲食無不盡心為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士卒望風聲畏而然無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開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為更易無愛吝心八年三月丙午以疾薨于第年七十六時上已不豫聞之震悼不能臨奠遣中使弔賻其家未踰月官[illegible]今上在亮陰故未及贈謚公先娶夫人邊氏故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彭城縣君再娶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封彭國夫人男五人長曰元魯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早終次元英太常博士次元常內殿崇班次元中大理寺丞次元直大理評事女七人長適冀州支使陳琪封南安縣君次適都官員外郎宋充國封從安縣君早終次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封仁壽縣君次繼適宋充國封永康縣君次適大理評事趙彥若封崇德縣君及幼女皆未嫁孫元美將以其年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之東山乃謂光曰公平生知愛莫子如也子當銘公墓光自知不文不敢辭噫光受公恩如此其大殺身不足以報然公之德烈載天下之耳目光不敢以一言私焉銘曰

穎允公德柔嘉維則敏而好謀果而不惑孟谷以西
幼艾嬉遊遍鄙不聳荷公之休五嶺以南復為王土
市勝廟堂承公之祜文服武取動皆有成誰克知之
維天子明天子齊祿天子法度慈憎孔多公忠乃著
替力未從辭潔以年子衆而閒受福之全天之生公
以佐先帝紱衣在庭公適辭世迹實為天歟石幽象
身毀名傳善之億年

龐之道墓誌銘

龐之道名元魯故相國穎公之元子姚曰嘉興縣君
邊氏其鄉里世系見於穎公之誌天聖中先君與穎
公皆為群牧判官居相近光朝夕與之道遊兄事之
之道時尚幼性明穎於文辭不待力學而自能讀書
初如不措意已盡得其精要前輩見之皆驚嘆光年
不相遠自視如土瓦之望珠玉穎公為廣南東路轉
運使奏之道試祕書省校書郎及為知雜御史又奏
守將作監主簿景祐五年光與之道同登進士第之
道簽書陳州判官事未幾從知河南縣事縣多豪貴
家素號難治之道至繩案無所避豪貴為之斂手從
簽書河中府判官事後數年光過河南問於野人曰
龐君為治何如曰明而有斷又問令華曰不及龐君
遠矣乃知野人寧不可欺而論議甚公也穎公為鄜
延經略安撫使奏之道書機宜文字時方用兵文書
填委或中宵不得寐穎公入為樞密副使欲奏其勞
為之求升資之道辭曰將吏有功者願大人悉奏之
元魯不足言也穎公喜而從之又之以大理寺丞監
國子監書庫慶曆七年五月戊寅以疾終年三十二
殯於薦嚴佛舍之道事繼母劉夫人撫畜諸弟始終
無間言及没哭之皆哀不自勝終穎公之世親友不
敢語及之道語之穎公未嘗不悲慟始光知之道敏
於為學及過河南又得其為政焉其没也益知之道
孝友之行深矣先娶孫氏故都官員外郎道之女又
娶張氏今吏部侍郎致仕存之女一女早卒遂無子
嘉祐八年六月壬申弟元英遷之道之柩葬於雍丘
穎公之墓側附以孫氏光為之銘曰
學施於治孝友兼美言不登朝沒纔壯齒如光何人
忝祿及此意才固不足言宜命而已矣

蘇主簿夫人墓誌銘

治平三年夏蘇府君終于京師光往弔焉二孫軾轍
哭且言曰其將奉先君之柩歸葬於蜀蜀人之祔也
同壟而異壙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銘子為我
銘其壙光固辭不獲命因曰夫人之德非異人所能
知也願聞其略二孫奉其事狀拜以授光光拜受退
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應之女
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
婦職孝恭勤儉族人環視之無絲毫鞅鞅驕倨可譏
訶狀由是共賢之或謂夫人曰君父母非乏於財以
父母之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為甘此蔬糲獨不
可以一發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於父母誠無不可

爲一使人謂吾夫爲求於人以活其妻子者將若之何卒不求時祖姑猶在堂老而性嚴家人過堂下屛錯然有聲巳畏寂舉獨夫人能順適其志祖姑見之必說府君年二十七猶不學一旦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爲因我而學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盡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數年遂爲富家府君由是得專志於學卒成大儒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書勿效曹耦止欲以書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勵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無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又同登賢良方正科目宋興以來惟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所對語尤切直驚人繇夫人素勗之也若夫人者可謂知愛其子矣始夫人視其家財既有餘廼歎曰是豈所謂福哉不已且遇吾子孫因求族姻之孤窮者悉爲嫁娶振業之鄉人有急者時亦周焉比其沒家無一年之儲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其年十一月庚子葬某地年四十八軾登朝追封武陽縣君凡生六子長男景山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嗚呼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況如夫人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非識慮高絕能如是乎古之人稱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

於閨門今於夫人益見古人之可信也銘曰

貧不以汙其夫之名富不以爲其子之累知力學可以顯其門而直道可以榮於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壽不充德福宜施於後嗣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六

碑誌三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
鄆州處士王君墓誌銘
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兄諱某字昭遠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進士及第初命威勝軍判官又調涇州觀察推官遷監渭州酒稅改大理寺丞知猗氏縣事賛善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故丞相龐公為鄜延經略使奏兄通判鄜州事徙知渝州歷知慶成軍解居二州解秀皆未判官徙知商州自商還京師監右廂店宅務丁永壽太君憂服除知乾州以治平三年正月辛酉終於州廨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太常少卿兄為人孝友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勁直在鄜州州長皆武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居與之燕遊笑語若無不可者及臨公事則正色立爭必當理然後已州長雖甚怒無如之何然知其無害已心亦不深怨也在渝州其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深名於世雖在卑位常行行視天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閣獄因釋寅所妄繫者近百人寅爭之兄一不顧既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校久之寅窮自愧悔謝服及寅官滿去涕不忍去兄累孤年逾三十乃仕以是周知民間情偽其為政務合民心有悍狡為民害者痛繩以法愚者不失理者徐為諭解往往曉悟欣悅皷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久猶思詠不已然其奉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入京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缺員稍於壁人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凡再朞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才業之美朝廷終無從知之他人人或仕宦能在兄後或才能出兄下達甚以熟於時態往往取顯官兄處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官至二千石自足已久尚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累累世宗族甚大兄為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疎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為詩多為人傳誦夫人同郡魏氏封某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野之女處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兄十八年終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雍太廟室長應試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次適馮翊縣尉王淳番卒次適祕書郎崔穎兄殁之歲某月某甲子與夫人合葬於先塋先以塋日之迫不暇請於他人故忠泣而銘之光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各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以傳永久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

壽雖未高不為夭官雖未顯不為卑德之和為衆所

慕政之使爲民所知仕不苟進兮於道無虧兄今何
恨兮生者同悲嗚呼哀哉

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

君諱閑字雲夫世家于陜之東郊父諱野眞宗皇帝
時有大名累召然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爲詩學
鼓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皇
帝祀明堂詔天下求遺逸草萊耆德茂者知府直
史館李公昭遘薦君弃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
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于家年八十四君自始
生至沒當國家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壹君
謹守而治之朝廷以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無有所
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案守法
度然與人和浮沈閭里不自標揭以故其生也人樂
與之遊其沒也無誇言府縣之官或時廷禮亦與之
往來然未嘗有毫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失得未嘗
納於耳出於口也以故皆愛重之無厭倦少好養生
大要用沖澹自守不以一物累其心以故視聽步趨
能老而不衰嗚呼今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爲奇詭
以盜聲名萬一幸會欲欺愚俗取美官或交遊有位
依其名勢乾沒財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
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樂而免於過咎有如君者凡
幾人耶君三娶曰臧氏曰趙氏曰皇甫氏子男一人
曰熊女三人適進士梁幹張襄左侍禁張宋孫男二
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光科君

於擾亂之年今也其孤將以某年月日塟君於某地
來求銘光何敢辭銘曰
天長不息兮地大無疆人寓其中兮細於毫芒貪權
紛糾兮非愚則狂惟君之生兮遭世寧昌依永先德
兮眭然有光笥有餘衣兮廪有餘糧養生以理兮行
已有方居不煩人兮進不出鄉逍遙自適兮既壽而
康視彼公侯兮金朱煌煌憂勞沒齒兮或罹其殃爲
得孰多兮爲謀孰長

鄆州處士王君墓誌銘

至和中光從故丞相龐公鎭鄆州公命光與州學學
生王大臨通經有行識光特愛重之後十五年王生
來見光於京師曰大臨將以今年某月某日塟其親
於須城縣長山之麓子爲我銘其墓光辭以拙於文
生曰大臨遠來非有佗故唯銘之求朝士大夫以百
數大臨無所紹唯子之歸子何得拒之光愧其言不
敢辭因曰然則願聞先子之行生乃出其邑人試秘
書省校書郞梁君燾之狀以授光曰君諱惟德字輔
之始爲童子父行戍於蜀君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
友聞其治家如成人大父母沒君親負土成墳終喪
不嘗酒肉父自蜀歸家益窮父好散施君竭力以助
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敎之嘗舉三禮一試於禮部
不中格喟然歸不復就舉專以養親治經爲事著述
說二十卷性溫厚喜導人爲善鄕里謂之王君子有
鬬者君徐以義理辨告皆悅曰君子奈我我何敢

遼即解去不復詣吏年若干病亟歎曰死生有命恨不得終爲子之道以天聖五年十一月辛亥終再娶皆楊氏其後夫人贈職方員外郎旦之女也能成君之志順適舅姑使之終身無憂慍之色及老寢疾命祭祀猶強起執事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二月己巳終子男五人長曰大順今爲封縣主簿次未名次大同皆早世次宗道次大臨女二人長適大學錄學究劉應祥次亦早世君既沒家甚貧大臨以善講解爲諸生師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而不用滿三十萬乃舉兩世之柩而葬之光不及見君知其爲人以其子之賢與梁君之言於是乎銘銘曰

孝乎親友于其弟家有餘施及鄉里人悅其教稱爲君子嗚呼是亦爲政奚必仕

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薨于冀州私第其孫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走洛陽謂光曰公將以八月壬申葬子爲我銘公之墓光既哭自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婚姻累世庶知公之志於他人爲詳用不敢辭公諱存字誠之其先家於深州曾祖諱皓祖諱洸偉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尚書左僕射母太原郡太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中契丹屢入寇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深州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歷蜀州趙州司理還安肅軍判官天禧末詔諸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惟二人中選而公與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還寇萊公尹大名於掾吏中待公獨異曰觀君器業他日必富貴到秩滿爲開封府司錄出知將陵縣通判雄州王文康公爲御史中丞薦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遷兵部員外郎判鹽鐵句院明道二年京東大飢選公爲轉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紫衣金魚間一歲徙陝西又徙河北舉按貪橫風迹益顯景祐四年入爲戶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尋元昊僭亂西鄙騷動詔以公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諸將爭進攻取之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但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服之心無佗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闊略與其責虛名於戎狄曷若拯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即從其後綏撫元昊亦略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大夫人高年被疾公辭於違離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即之官復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遭太夫人憂有詔起令視事俄遷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爲婚姻陰謀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兵塞上求關南地慶曆二年詔以公爲河北都轉運使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詔

從之明年徙知青州閱一歲入知審官院改知開封府明年出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恩州守臣非其人州兵驕悍恐有意外之變不報俄徙陝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覺察明年左遷知江州先是冀州男子李教酣酒妄言涉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教為公婿其母家告教父母因教私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案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初貶江南尋徙知郴州皇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州明年復為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出知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年復知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鄆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家居凡十五年遇英宗今上即位及郊禮恩就遷三官為禮部尚書公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中奇錯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請太夫人及昆弟姊妹恣擇取之常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絕妻妾乃外舍之人奈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疏遠其貧窶者無不收恤男女孤婺者皆為之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然為人莊重雖家居常自整飭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夜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小大皆有條理自始仕至終老凡與賓友相接常無足尤坐或燕飲終日達夜未嘗稍輕倚有倦怠之色佗人莫能為也其在官以精敏應直為朝廷所知故每有邊警及吏

害處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識量高遠能甄別人物前後薦舉僚吏數百人訖無一人敗官為累者翰林鄭學士獬屢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為天下第一侍自有時勿以為憂已而果然家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之險每值風濤家人不勝愁怨公曰吾自省平生處心無可愧者神明必將衛我豈沉溺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南方累年夫人及子孫相繼物故者數人知冀州蔣偕嘗有憾於公乘公之謫以事殘破公家至伐墓中柏以治道路佗人謂公罹此憂患必不能濟公以道自寬卒無恙而返及偕為僕變所殺家人或有快之者公輒怒責公既納政還鄉里熙寧初河北地大震往往壞官府民居公方食案上器皆傾墜左右奔散公安坐自如徐曰地震常理何至驚遽如此時河決棗彊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輒為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優禮舊德五授其子保孫以冀州官保孫欲順適公意凡居處出入及遊侍賓客奉養供張之具皆不減為二千石時故公雖退居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十耳目手足猶聰明輕利飲食起居壯者或不能及嗜讀書老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蓋出天性非有為而為之也訃聞太常謚曰恭安夫人永嘉郡君劉氏先公亡二男長曰貽孫大理評事次曰保孫

殿中丞五女長適前進士李敭次適供備庫副使賈
世永次適歸明殿學士司馬光次適供備庫使任永
次適懸城主簿劉忠輔賂孫及適賈氏劉氏女皆早
卒公久在貴位宗族用公蔭補官者凡三十餘人銘
曰
福善之道世或疑之以公而觀決無可疑仁不遺親
忠不忘君立身謹嚴當官恪勤入踐臺閣出臨藩服
自少通顯逮于納祿體強無疾資用常充年垂九十
蒙祿而終章紱纍纍延于九族歸從祖考是謂全福

右諫議大夫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
兵部侍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諱端相太宗真
宗以太子太保薨諡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
慶太祖時參知政事贈鎮南軍節度使各有功烈記
於史官父諱蔚國子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氏追封
清河郡太君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沈厚
不妄交游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
尉不之官歷推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
知翼城縣從薦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
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為殿中
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兗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
瑋詬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
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
奏公主閤官者梁懷吉張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
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
上前謂以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
江州久之復名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
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都都知任守忠久
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諜兩宮
造播惡言中外汹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情
辭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說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
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獻默未可否
事獻可屢乞親萬機權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
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
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
於上今雖寡聽漸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
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
任守忠譎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諂諛求自入於上獻
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
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黨附
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
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
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仍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
雜御史敕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上重
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敕告屢
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
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

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為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可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覺其家日益貧獻可旣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貲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擧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陪以近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斅其非不去不已旁則為之股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尚義所當為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為而為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邪故其沒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程氏故丞相鄭公之孫後娶時氏故侍御史旦之孫封同安縣君四男長曰由庚全州主簿次曰由聖將作監主簿次曰由禮由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山令鞠承之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次發辛庚者二人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伊闕先塋獻可病亟為手書命光為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彊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沒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邪顧義不得辭哭而為銘銘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為人臣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碑誌四

皇從兄華陰侯墓誌銘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皇從姪蓬州刺史夫人仁和縣君潘氏墓誌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乣墓記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户部侍郎周公神道碑

皇從兄華陰侯墓誌銘

華陰侯仲連字齊賢魏恭顯王元佐之曾孫部國公允成之孫遂昌裕公宗顔之長子母曰太原郡君郭氏初除右内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英宗即位遷右武衛大將軍撫州刺史今上即位遷右羽林軍大將軍辰州團練使侯幼不好弄長而樂善學尤精於漢書昭裕公素好學喜為詩藏書萬卷侯能嗣承其志目其詩曰貽慶集熙寧二年五月戊子以疾終享年三十有六上為之輟視朝一日追贈華州觀察使封華陰侯夫人長安縣君劉氏男二人長曰士㦤蚤卒幼曰士類右内率府率女六人四蚤卒二未嫁以某年十一月癸酉葬永安縣銘曰

昭裕愛子以詩書教名而藏之志在則傚能守富貴為諸侯孝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右千牛衛大將軍令邦字安國韓康孝王惟吉之曾孫丹陽僖穆王守節之孫右龍武軍大將軍隴州防禦使世將之子也母曰南陽縣君張氏將軍生五年除太子内率府副率英宗即位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践祚遷右千牛衛將軍熙寧二年五月甲子以疾卒年十九贈右屯衛大將軍治平初英宗詔宗子無幼長皆就學差其年為大中小三品各置師以教之將軍時年十二從父南康修孝王愛其才性命為小學録以表率羣兒及年十五以新制試孝經論語於大宗正司二宗正以其誦習最精屢稱嘆之將軍起謝不敏拜於床下衆益美其警悟而不伐遂升中學授左氏春秋將軍事親至孝有疾至焚香於臂以禱請然親有過未嘗不諫爭其所為得禮義類皆如此不幸永世識之者無親疏共惜之二子男未名而卒女尚幼是歲十一月癸酉葬於永安縣銘曰

學則敏行則孝志業修宜遠到命不融衆所悼

皇從姪蓬州刺史夫人仁和縣君潘氏墓誌銘

皇從姪右武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令挺之夫人曰仁和縣君潘氏故鄭王美之曾孫平州刺史惟熙之孫閤門祗候仁矩之子生十六年以選歸于蓬州使君封仁和縣君熙寧二年八月己未疾以卒享年二十

有四生五子男子翀右內率府副率次二男未名二
女早夭銘曰
太熙之門克生令孫歸於帝族稟命夭昏欵文幽石
以識塋園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𨒪墓記

右千牛衛將軍士杋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
安郡公仲郜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
公宗望之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密國公允言之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李氏將軍生
五歲以例賜名除右內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率
府率今上踐阼遷右千牛衛將軍幼而秀慧不嬉戲
異於常兒七歲始就學授孝經孜孜不捨晝夜教授
劉仲章老儒生嘗於廣坐問之曰將軍誦孝經果有
何得對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
於官此其所得也仲章驚嘆曰異日成長必爲德器
數年愈自脩立有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問
安視膳朝夕無倦不幸遇疾以熙寧二年五月丙戌
卒年十二宗室共嗟惜之朝廷贈右屯衛大將軍其
年十一月癸酉葬永安縣謹記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熙寧二年春傅欽之遺光書曰昔我王考材氣過人
宦不遂以決堯俞初鞠于王妣以至成人恩隱殊厚
堯俞或以事夜艾未寢王妣常危坐待之及壯而之
四方王妣不見再逾月則憂念氣瘠而成痱逮王妣
之亡竭堯俞之泣不足以償痛之血也今將以某月
某日舉吾王考妣之柩葬于濟源吾嘗與子同在諫
省子幸而知我必爲我銘其墓子苟自謂不能是愛
其以頌之勤而使我抱終已之恨非仁人之爲也光
諾之娩且懼復書曰子以我貴光光何敢辭然門內
之美光不得聞也子爲光敘其事以來光謹條次之
則可矣有問欽之以其狀來曰君諱某字實臣其先
大名內黃人世爲冨家曾祖考諱思進始讀書爲儒
祖考諱凝贈虞部員外郎考諱世隆以春秋三傳登
科官至駕部員外郎知邛州事始家於鄆君少通尚
書屢舉不中第用親蔭補三班借職累遷至右班殿
直初監澶州酒稅歷齊州離濟寨酒稅廬州巡檢以
事去官復監趙州倉知定州新樂縣復以事去官已
而監博州酒稅以疾罷歸明道元年十月十日終於
家壽六十一君爲人忼慨方嚴家之子弟雖甚愛之
不命坐不敢坐其當官明敏果斷在新樂有西山采
木卒二百人謀劫其縣大呼自南門入君率左右擒
白擬逆之至則叱使坐卒不意君遽出皆慴不敢動
君因厲之曰餓兵欲奚爲捽其爲魁者數人杖之各
數十而縱之皆抑首去不敢出聲然不能與世浮沉
平視貴賈若無人故所至齟齬且老益窮困發狂疾
棄官歸臥一歲所思起召家人與訣語言如平生人
乃疑其非狂也故相國王沂公爲諸生家居本與人
接君即以公輔器之已而果然人不知其何用知之

也夫人霍氏國子博士致仕若拙之孫嵩於孝慈其父亡夫人未之知獨視雲煙草木皆慘悽變色泣下不能自止逾月而訃至後君二十二年年八十一而終男某仕至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贈工部郎中二女其長者劉世劭適楊氏孫七人長曰克俞字欽之今爲兵部員外郎次舜俞郊社齋郎次君俞未仕餘皆早世欽之爲諫官慮大謀正直無所顧避朝廷不能用其言除知雜御史欽之固辭不肯拜必求得罪以去知和州聲振天下嗚呼得非承其祖之風烈邪欽之以夫人嘗至齊源愛其土風遂塋焉銘曰

秉直志剛難進易傷善抑不揚其後必昌皆理之常

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君之族出趙郡後家肥鄉今爲開封府人曾祖考諱滔洺州團練判官贈中書令妣魯國夫人苗氏祖考諱炳侍御史贈尚書令妣陳國夫人周氏考諱賁虞部員外郎贈司封員外郎妣扶風縣太君宋氏司封之兄沆以清重知治體相真宗弟維以文辭高仁宗朝爲翰林學士皆有傳在國史當世士族咸榮慕之君諱某字冀臣早孤始以相國夫人奏試將作監主簿後以翰林君奏爲守主簿初監汝州鹽酒稅在京茶庫西京糧料院遭扶風太君喪服除監南京麴院在京豐濟倉會以疾以國子博士分司西京尋又掌中嶽廟慶曆七年七月癸巳終于官舍年五十二君善爲詩有前人風格爲人溫良清謹睦於族姻厚於朋友故其生也人無與之爲怨歿也人思之夫人令狐氏祕閣校理袞之女封河南縣君生六子男攸今爲內閣承制女一適右班殿直王爾一適屯田郎中李康仁餘一男二女早卒君之歿攸與二處妹皆幼家極貧夫人孀居二十餘年撫育諸孤綱紀家事小大曲盡其宜李氏以復振熙寧二年六月戊午終於京師年七十五先是攸升朝贈君虞部郎中夫人封福昌縣太君攸所居官皆有能名異日必將有成者也光於夫人爲姊子攸謂光將以今年某月日塋於洛陽賢相鄉之塋子宜爲之銘光不辭銘曰

生則人親之歿則人思之誠不盡於中其誰能得之位則不充壽則不融宜其有子以杖以祀以敷厥祉

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

兄諱某字嘉謨陝州夏縣人其先宗支所自出見於祖墓碣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兄爲人謹厚孝於親友於兄弟自幼及長無子弟之過不幸生二十八年以天禧四年六月辛卯終於家夫人同縣王氏進士禹之女長男未名而夭次男京生未踰歲而兄歿夫人年尚少自誓不嫁京既長以叔祖天章府君蔭入官爲人彊直幹敏所至吏民稱之由是累遷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州事贈兄官至比部郎中夫人享榮祿之養幾三十年封福昌縣太君年七十九以熙寧三年七月壬寅終二女長適鄉人

曹中立早卒次適進士宋輔始兄之沒光生二年矣故於兄之材行不能詳知然苟非兄力爲善於其身而無祿曷能有遺福及其後邪兄以天聖六年三月乙巳葬於先塋及夫人之沒以其年十月辛酉祔于兄墓京懼歲時之久不可以莫之識也泣請於光爲之表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公素其先唐之宗室避亂入蜀家於邛州之依政曾大父諱穀大父諱晟父諱亶皆不仕大父以才行著鄉曲朝廷褒之號靜惠處士公生三歲而孤性警敏過人兄絢教之書嚴其程課而出公逆戲自如比暮兄歸公徐取書來月視之一過立誦數千言兄由是奇之稍長善屬文尤工詩詩氣格豪邁景祐五年舉進士爲天下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邠州事州人以公少年高科始不以吏事期之公既精爲治所處畫皆出人意表吏民大驚會夏寇西鄙劉平石元孫戰沒邊人恟懼邠州城惡吏民謀內徙以避之時州無守將公攝州事即發民治州城條使固爭以事當言上待報公曰事將至國外何暇顧文法爲身計耶且我實爲之有罪不爾累乃親度材庀具賦功董役不三旬而畢仁宗聞而嘉之下詔佗州守備嘗完者視邠爲比官滿召試除集賢院歷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修起居注失執政意出爲京西轉運使復還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時杜祁公爲宰相多採拔英儁實之臺省不悅祁公者指公爲其黨去逮知潤州事徙知洪州事久之谿蠻寇京湖朝廷議擇有材智者以爲轉運使鎮撫之上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其材可用今安在宰相不能對上復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宰相即言公姓名乃除荊湖南路轉運使公乘驛至部陵令諸州皆按兵毋得進討遣使就蠻居諭以禍福群蠻感悅皆罷兵受約束又召還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遷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以龍圖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京師多大姦宿猾吏不能禽公推迹其物色起居一時錄治略盡威令大行坐盜入慈孝寺竊章獻皇后御容大珠徙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頃之遷

疾皇祐四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四十官累遷至起居舍人公爲人疎明樂易倜儻不羈飲酒晝數斗不亂視金帛如糞壤厚於交友與之遊者久而益親之爲布衣時周遊四方識其土風人情故平生喜言爲治之體及用兵方略數陳便宜書數十上仁宗春秋浸高未有繼嗣公因侍祠高禖還奏賦大指言王者修身治國家遠聲寵近柔良則神降之福子孫蕃衍上深嘉納令內侍石全育宣詔慰撫之公家至貧及病亟自爲表言母老不能終養以是累陛下上哀之賻卹甚厚時之士大夫無不惜公之志有餘而壽不給也夫人張氏封南陽郡君子男三人模太子中舍相大理寺丞柽太常寺奉禮郎女四人長適皇城使劉

永吉次適進士謝少微次早夭次未嫁光與公同年進士也裰狀公之治行命光為之誌光不得辭銘曰
材氣以為實文學以為華孤舉秀出以大其家千里之足羈絏所不能制百圍之木鉤矩所不能加功可大施而壽祿不遐嗚呼天實使然其又奚嗟

戶部侍郎周公神道碑

周以國為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益都曾祖考諱仁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為深州司法參軍契丹寇深州舉室罹禍朝廷哀之贈大理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考諱圭時適在外得免朝廷賜以官終太子中舍累贈尚書左僕射妣李氏累封常山縣太君公諱沆字子真舉進士一上中第除勝水縣主簿初試吏事精敏如素習上下稱其能從諸城主簿用蔡文忠公薦遷鎮海軍節度推官知勃海縣濱州大吏恃府勢築室鄰氏居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公立表徹室收吏抵罪豪猾懾息歲餘召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使杜祁公請留祁公為奏詔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監青州稅尋以憂去職服除知嘉興縣趙元昊擾西陲詔近臣舉可通判陝西諸州者富丞相時知制誥以公名聞擢通判鳳翔府以推發遣鹽鐵判官召還改江西轉運判官公固辭願得近鄉里一官以謀葬乃改知沂州過京師入對言事仁宗善之賜服銀緋到官數月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俄遷判官會湖南蠻唐盤二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遣人招撫蠻輒殺之乃以公為轉運使委之經畫辭行仍服金紫公至上言蠻驍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擊之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鏢盾北軍不能與之確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湖南遂平是時軍旅暴興運路險澀公隨宜區處資糧豐給而民不疲病召為度支判官行未至復加直史館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或朞年或再朞乃代去再朞者多死瘴癘公奏以為不均請皆以朞年為斷所生全甚衆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公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寇掠廣南既敗走詔以公為西路安撫使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公曰天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余敢不究宣天子之澤以而慰之乎遂徧行州縣鉏窮僻無不到者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皆聽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逃租役者同乎奏更延期一年召使復業有已為人占佃者皆奪還之仍免其一年租三年役貧者縣官貸以種糧由是嶺南民復安集又奉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

使未幾改河北初河自横隴西徙趨德博後十餘年
又自商胡西徙趨恩冀朝廷皆以功大遂不復塞有
李仲昌者建議請自商胡口下鑿六塔渠引河東注
横隴故道用功省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
公上言國家近議塞商胡計用薪蘇一千六百四十
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奏塞六塔計用薪
蘇三百萬共是一河其塞之工力不容若是之殊蓋
仲昌故爲小計以求興役殆非事實又即日河水廣
二百餘步六塔渠廣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横隴下
流自河徙以東漬閼成高陸其西隄粗完東隄或在
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太河之水曾不及十分之
三濵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餘戶就使如仲昌言全
河東注必横潰之濵齊博德棣濵五州之民皆爲魚
鼈食矣今自六塔距海不啻千餘里若果欲亟河使
東宜先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
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爲也然其勞費甚大
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可塞朝廷卒用仲
昌議塞之既塞不終朝復決齊博等州果大被水害
朝廷乃竄仲昌於嶺南諸阿附其議者亦抵罪衆始
知公議爲是公又上言民罹水災皆結廬隄冢粮
之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願大恩當自上出臣不
敢竊取爲名願亟遣使者案視救恤之朝廷從之未
幾徙河東都轉運使踰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
兼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邊民多闌出塞販青鹽抵重

法公請損官鹽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監兵部太
常寺通進銀臺司仁宗山陵爲鹵簿使又以遺留物
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賚不欲專之因託以力
不能兼辭使契丹不行士大夫美之英宗初即位契
丹遣使賀乾元節公爲館伴詔取書入置柩前使者
固請見上曰取書非故典也上以方衰絰不許使者
執書不肯入閤門公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
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君前至京師達命於先帝恩禮
厚矣柰何更以取書爲嫌乎使者立授書是時朝廷
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他語以問使者使者出
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眙曰今復應兄事
南朝矣頃之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眞定府路
安撫使土俗多棄親事浮屠公案籍閱其不知法者
皆斥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眞定數年以疾辭位治
平四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其年八月丁未朔薨于家
年六十九公爲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妄笑語居家孝
友甚至而當官謹嚴始終如一鉏姦衛良摧彊撫弱
去嘉興二十年人有過其縣閭民間猶思咏之以爲
前後無有罷潭州民遮道不得行公諭解不能却乃
旋鞍而南曰當與汝歸耳衆喜奔呼爭先道稍開躍
馬北去追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言當者
立從之不當不面斥其短徐曰某意欲如此爲安衆
亦不能易也所部官屬有罪先以好言諭之不變乃
誚責之懼而自改者蓋十七八苟尚不變乃案致於

法猶爲虧除不盡繩也有死於官下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爲賻歛衞送或無歸者則爲存處立生業嫁其女誨其子弟視如親戚故人始望其貌皆懔然畏之久而求其心乃知實仁厚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城郡君皆先公卒世三男華將作監主簿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評事二女適太常博士梵安道秦安令江懋簡公薨之歲十月己酉葬於先塋百藥暨常欲刻碑臨道俾異日鄉人皆得瞻公之墓不忘公之德請館閣校勘梁君燾狀公之功行以授光命爲之銘光昔通判并州事事公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辭銘曰

古之君子德盛道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公正衣冠嚴不可干施之於政乃仁乃寬吏畏而怯民思不諼欵銘垂美以告後昆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碑誌五

殿中丞知商州薛君墓誌銘
衞尉少卿司馬府君墓表
尚書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書孫之翰墓誌後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文潞公家廟碑
書田諫議碑陰

殿中丞知商州薛君墓誌銘

魏晉之間薛氏始自蜀徙河東有部曲數千家永嘉之亂保河汾以自固歷劉石苻氏莫能屈姚秦元魏以來始出仕爲公侯將相者比肩並起入唐尤盛號爲甲族然率回進官去鄉里惟府君之先至今留居河東唐衰薛氏中微曾祖考諱防不仕祖考諱允恭贈諫議大夫考諱田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其行義功烈皆見於宋宣獻公所爲太尉公之碑府君諱儀字式之太尉公之第二子始以父蔭爲太廟齋郎又除將作監主簿太尉公知益州奏府君監鳳翔府商稅後徙知河東府君年少河東士民皆鄉里長老然素嚴憚府君不敢干以私府君御之亦不失恩義之中以父憂去官服除知鄠縣後知安邑通判渭州州將武人不能謹廉州大吏部正者把其陰事挾持之莫敢詰府君至以正罪惡言於將請

治之將內窘私以情告府君曰某止欲去惡吏耳必不使及君將亦知府君不欺即移疾以州事屬府君府君乃發正私出塞市馬收案伏法將不染於辭深德府君且內慙自是悉委事於府君後將知府君賢亦委以事如前將既而其官張君亢除知渭州或謂府君曰君自到渭名雖州佐其實將也張君有材而尚氣到必不為君下彼不可以文法拘也君宜於事一無所與庶幾或免府君喟然嘆曰吾雖忠信正直之心以事人豈好犯上而專事耶今張君來吾猶是心也使張君賢必不我怨如其不賢吾徒罪亦命而已矣豈可因人而變其守哉及張君至凡事有大府君力爭如故必當理而後止僚吏皆為之懼張君初

無言久之乃於廣坐謂衆曰亢喜忠義與身俱生遇事輒發不能顧慮故數為小人所陷使為亢佐者皆如薛君亢復何患於是聞者皆服張君之賢而重府君之正是時元昊數寇邊覆軍殺將朝廷患之乃命范文正公為鄜延招討使以張君知鄜州為范公之副張公即具奏府君在渭州所以佐己之狀乞移通判鄜州朝廷許之而府君辭焉以鄜太君老民春秋高多疾願歸鄉里不肯隨諸子之官府君之弟周太尉君恩得官河中者適皆罷去府君乃固辭鄜州願監河中鹽稅以便親既得請范公遂上奏曰朝廷從薛某之欲於其私固便然甚非張亢求與共事之意乞以薛某還亢仍為從其兄若弟鄉里一官以慰其

心朝廷即以府君弟係知河東縣府君鄜州府君不得已之官張君患州大而寨勢卑難以待敵欲遷就伏龜山計功數十萬時當秉勝深入而州無役兵欲以戰士築之衆咸以為難府君獨以為可張君喜曰薛君謂之可事無不成矣役始興而張君病失音府君外備寇敵內董役事人不知張君之病也城成民至今賴之歲餘徙知深州遭母憂服除知商州慶曆八年閏月庚戌終于州廨年五十一先是屬縣有建言商山產銅請置監鑄錢朝廷下其議轉運使有是之者府君上言朝廷前置阜民監於州境洪崖冶鑄錢未數年銅已竭其監當廢況又益置銅錢監銅產尤薄恐徒勞費無益請以所得銅於舊監鑄錢

銅竭而止章久上久不決會府君卒宰之說遂行縣官之費甚廣而銅尋竭如府君言宰坐抵罪府君居家孝友自幼能屬文始習律賦語意即高奇鄉人然不肯從進士衆嘗著蠢蟲賦以刺世之嗜外物而忘其苦者又以為事之當紬者莫若言動交修名乃著五紬文以自警觀是二文足以知其旨趣矣初娶唐氏天章閣待制肅之女生一女適殿中丞趙士宰又娶劉氏左諫議大夫綜之孫又娶李氏直集賢院建中之孫又娶陳氏司農卿宗元之女生二男長曰昌朝錄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坐正論不阿黜為大理司丞次曰昌期早卒二女長適祕書省校書郎張昫次早卒昌朝將以熙寧五年正月某甲子葬府君

於本縣趙村請直龍圖閣趙君爲狀其治行以捷
光使爲之誌昔者光子嘗獲知於太尉公從兄理佐
府君於鄜州華光亦嘗拜府君於兄舍以是頗知府
君之爲人府君容貌温恭而内守堅不可奪移語言
無機巧蔽匿而明察物情其志常在利民而深疾姦
惡故所至上官信之僚友親之下民愛之今也幸使
光誌其墓光既取趙君之狀詮次之又敢私附其所
知云銘曰
迂意宜跡而或以之親阿意宜合而或以之離蓋聖
誠可以待無窮而辭色不過欺一時嗚呼光知薛君
以忠信正直爲心夫又何施而不宜

衛尉少卿司馬府君墓表

府君諱浩於司徒公爲從父兄其鄉里先世見於祖
墓碣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府君少治詩
以學究舉凡八上終不遇遂絶意不復自進於有司
專以治家爲事爲人忠厚慷慨尚氣義於宗族恩尤
篤司馬氏累世聚居食口衆而田園寡府君竭力營
衣食以贍之均一無私孀婦孤兒皆獲其所凡數十
年始衆無纖毫怨言家貧祖墓迫隘尊卑長幼前後
積若干喪久未之葬府君買於祖墓之西相地爲新
塋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孤府君
識其偶異自幼教督甚嚴其後卒以文學取進士第
仕至太常少卿所至著名迹前此鄉人築涑水以溉
田利甚博歲久岸益深峭水不能復上田日磽薄將
不足以輸租府君率鄉人言縣官始請築堨於下流
水乃復行田間爲民用至于今賴之天聖八年四月
癸巳終於家年六十三慶曆二年八月癸酉葬西墓初
娶張氏早終生女適鄉人南公佐公佐舉進士得同
學究出身再娶蘇氏先府君十年終年五十八生男宣
又娶郭氏無子後府君十六年終年若干宣用司徒
公蔭補郊社齋郎累官爲尚書駕部員外郎知梁山
軍今致仕居家駕部君寬厚有守練習法令善爲政
吏民不能欺以升朝累贈府君官至衛尉少卿夫人
蘇氏追封長安縣太君駕部君謂古君子論譔其世
先人之美著諸金石故命光直叙其實以表於府君
之墓道時熙寧六年五月辛酉也

尚書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兄諱某字周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
某以通毛詩屢應州舉名升禮部及兄登朝累贈衛
尉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司馬氏累世聚居食口常
不減數十衛尉府君爲之長兄年十六衛尉即以家
事委之衣食均贍宗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游自適
十餘年而終兄用從父太尉君蔭補郊社齋郎太尉
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官後數年乃調達州通
川尉州有宣漢鹽井距州十餘里唯一谿僅通小舟
可以往來守將吏憚其險遠大爲姦利州遣兄往理
之因爲之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遂革其弊吏滿除
華州司理參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撓公法兄執不

聽有㮚倫性剛戾自將以下皆惡之共文致其罪俾兄鞫之㮚倫復上書訟州官皆獲罪惟兄不染於辭人以是益知其公平有頃時十餘卒犯罪誅亡去監押捕獲之誣云共盜不軌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之謂兄必考掠取服兄不從摭實鞫之皆止杖罪餘囚皆究得直者甚衆既而遭繼母郭氏憂去官直究者或灼香於頂臂以送之服除授解州聞喜尉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縣從閬州新井縣通判鄧均二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鉛出金甚多山谷窮僻人跡罕至豪族爭其利監司欲命官置場市之皆憚其險僻不行時兄年已踰六十奮曰利其祿而避其勞可乎遂往躋攀崖壑為之經畫條目使公私俱利仍每月一按行凡歲餘乃還知州秩滿復知梁山軍累官至駕部員外郎年甫七十體力尚壯即求致仕詔補子廣郊社齋郎廣為虢州盧氏主簿迎兄之官以熙寧八年十二月戊子朔暴得疾己丑終於官舍年七十有三兄為人沉厚寬裕喜慍不形於外少時家貧有衣一笥夜遺火比家人覺狼狽救之笥衣已盡兄獨臥不起家人尤之曰燒衣蕩盡何心尚安臥邪兄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枕復寢人皆服其度量子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罵辱然嘗官公直能知小民情偽吏不敢以絲毫欺也雖練習律令而不為峭刻斷獄必求厭人心權抑豪猾扶樹羸弱所治職事皆有方略或素號繁劇者兄處之曾有餘暇氣色不動而衆務時舉庭中永晝寂無人聲其下皆畏而愛之久猶見思從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然性恬靜不自矜譽故人知之者益鮮無所趨越循常調終身兄亦不戚也其奉養儉素自為布衣至二千石飲啜服用未嘗少異與鄉人居和易簡靜故沒之日聞者無不歎惜先娶鄒氏早終再娶張氏解州助教宸之女柔靜慈良宜於族姻封清河縣君治平四年終於鄧州年五十八子男四人曰齊曰庭曰廣曰房庭虢州乾路尉女四人長適鮮人樊景讓次適陝人張安仁次二人未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二月壬申奉兄及嫂之喪葬於夏川鄉先塋之西南光以期日之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為之銘曰

廓然有容頹然無爭所涖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人益思無求而人莫知年至歸休始終無愆

書孫之翰墓誌後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同在館閣公於光為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執公之為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業信令寀示光以歐陽公所撰公墓誌光讀之悅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傍也昔孫伯喈嘗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媿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為時所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兄

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内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覩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為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悦其子孫耳故冒踰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為高深哉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稾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他貲財盡棄之此書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脩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馹達往不暇挈以俱既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宷親負其笥避於池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宷對曰在乃悦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今白首乃成書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諭之況他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宷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是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是書遂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竊喜曰子之既我無金不如願無以為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煒煌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

文潞公家廟碑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隳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羣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甚可嗟閔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豈心至意形于歎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仗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

故習常得譔以為辭無肯唱衆為之者偕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祭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手狀志扶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叙其事款于石光竊惟公追述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與冀祖諱同至秦有丕丕生河東太守敕始家平陽其後有詔漢末為揚州刺史自詔以來世乃可譜詔之六世孫頻為從魏北地太守頻曾孫顗僑以別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名居多終兗州刺史顗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為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去畢秩君洪從高祖起晉陽為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篡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譖謫死嶺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為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拮為御史大夫拮孫顒為太子賓客顒兄昕為泰

成節度使昕為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顗僑至昕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貴鄉臨之從父昆弟暠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暠生汾州參軍徵徵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諧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懸導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東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改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強直勤敏振利祛害名聞達不可移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沂撰墓誌及碑公貴顯追褒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第一室夫人某氏祔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為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魏國太夫人中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中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祠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成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于芑根吉彼長川發于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諼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鈞

克肅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欺悖暴侮慢公往追逹
不日而消仁祖嘉之廣心深柔公入參帝四海清謐
出殿方雄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庭其威宜也民悅
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多
謀居之安時如得民公自洛者還于各州允樂維土
永爲彩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削是斵是新
逹于有洛是相是宴是卜是諏是舉是抹是植是扶
是法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處公曰予居
風雨是樞勿傷勿崇予躬是容人庫公堂公曰予康
人隨公庭公曰予寧人勿予階惟子孫是賴人勿予
釋惟子孫之利克恭克儉子孫予視俾躬之爲美且
目之爲嚴廟堂既闢四室有侐黍牲孔碩尊彝及稷
豆籩既潔既濯既備旨酒既誠刲牲爲饎乃薦乃陳
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福來臻天錫公祉彊明壽恒
帝錫公禄常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侯
公勳是酬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貽孫
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書田諫議碑陰

光自始學求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真宗踐阼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鑑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爲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孫偃師尉彬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彬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沘江縣事以公大集及墓銘相示且令光爲神道碑其墓銘乃故恭知政事范公所爲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他人竭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万言能有過於此乎光於范公無能爲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光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爲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恭惟世人論撰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爲之欲其德業一也銘與碑異以異易若刻大賢之言既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爲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顧當思之既或可使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祭文

黎龍廟祈雨文
祭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文
爲文相作攺葬先令公啓殯文
令公祖奠文
令公到墓文
令公掩壙文
貟外啓殯文
貟外掩壙文
潁川郡夫人焚黃祭文
啓殯祭文
祖奠祭文
祭郭侍讀文
祭范尚書文
祭觀文丁尚書文
諸廟祈雪文
祭黃石公文
爲始平公祭劉大卿文
諸廟祈雨祝文
謝雨文
爲始平公祭晉祠文
又祭晉祠文
雨止謝晉祠文
祭雷道矩文
祭江鄰幾文
三司祭張元常文
初除待制祭先公文
祭潁公文
告題祭版文
祭張尚書文
祭獻可文
張尚書葬祭文
祭錢君倚文
祭董少卿文
祭張密學文
祭陳彥升文
奠李夫人文

黎龍廟祈雨文

年月日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豐城縣事司馬光謹率吏民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黎龍之神古者聖王設官分職畜擾神物以爲人用後世廢業神寔縱之知龍者尟服事夏后王嘉神勞賜以此土歲祀越忽廟貌仍存閭巷奔走春秋薦獻却災致福保佑斯人今大夏將盡而歷時不雨穀苗槁死不可復殖倉廩無儲民將何恃民寔神主神寔民休百姓不粒誰供神役邑長有罪神當罰之百姓無辜神當愛之天有甘澤龍寔司之以時宣施神寔使之槁者以榮

死者以生畢氣消除化為豐登然後自迩及遠寖盛牲酒以承事神永永無斁伏惟尚饗

祭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文

惟靈襲慶皇家作嬪侯族環瑀為節動顧禮文蘋藻必親無違婦職承夫以順教子以慈純素柔嘉自忘王姬之貴肅雍明智居為里戚之規嗚呼遐福未終大期奄及去白日之昭晰歸下泉之窈冥哀極悗傷具像贈緻紙陳薄薦庶達菲誠尚饗

為文相作改葬先令公啓殯文

其靈惡不天福祐單薄旨甘甫備風樹永違日月實遷松檟未植夙興夜處心不遑寧是用物土之良諏時之吉改卜宅兆恭啓攢塗屬以備位宰司任隆責大懇祈退避恩指莫從不得臨穴盡哀遷棺取訣永言罪負隕絕復蘇叩心長號五内糜沸

令公祖奠文

日月有期靈輀將進遠違故壤遷就佳城惟靈濬泊安閒以時就道山川無蹔徒御不驚嗚呼攀號心摧氣結

令公到墓文

闢塞之陽伊川之洪地形與壇水脉厚深惟靈去故就新永寧兹宅不騫不圮保固億年潸慕之心昊天罔極

令公掩壙文

嗚呼祿不逮親古人所嘆重茵列鼎誰適為榮掩坎槩墳身不親在表門既鍵長夜無晨瞻望題和於茲永絕與言念此心與飛飆蹋地號天肝腸寸絕

員外啓殯文

惟靈居家孝慈莅官肅給如何茂德不享遐年爰擇令辰肇開旅殯遷就祖域永有依歸汝時不親倍增悲涕尚饗

員外掩壙文

日吉時良已就安宅祖禰咸在如從遊歸與靈有知厎慰冥漠終古永訣臨風涕洟尚饗

潁川郡夫人樊貴祭文

夫人肖自德門無禄蚤世久同困約不與顯榮朝推恩渥追錫嘉命魚軒翟茀燭耀重泉靈而有知歆哉天寵尚饗

啓殯祭文

旅官飄颻家無常所攢櫝未瘞久寓西郊逢時之良遷就宅兆敬憑云始取道有期撫事悽然益增感悼

祖奠祭文

日月有期輤輿當發川塗寖遠丘隴長歸杭懽之心曷勝悲惋

祭郭侍讀文

維皇祐四年五月壬子尚書屯田員外郎孫琳殿中丞司馬光太子左贊善大夫李端卿大理寺丞李景卿前通州推官楚楷謹致祭于故侍讀學士郭公之靈嗚呼惟公之德清夷純白恪勤匪懈勤劬朝夕文

爲國華行爲士則抱讀拱編雍容帝則賓錫之金生命之席紀衆遹倫思輝備極如何不淑奄從窀穸其等庸薮久泳公恩承之下僚從公外藩庇其關遺蹤之詰言如姝如埸心何敢諼今茲相顧失涕未門瞻望靈帷薦其蘋藻淒風肅縈髩鬆如存嗚呼哀哉尚饗

祭范尚書文

嗚呼天生偶賢爲國之紀服休服采以翼天子冠帶立朝正色嶒嶸讜言直節奮不顧己遹率西師臣羌率俾遏贊公台緝熙物軌乃牧東夏刑清政理德實光大才則茂美宜其永齡享有多祉如何不淑遽溘中止輔車過都頓舍甚邇莫不手觴借痛何已靈底其衷歆茲馨香尚饗

祭觀文丁尚書文

惟公抱潔懷真含忠履厚賦才茂異逢世休嘉降集帝庭回翔禁署羽儀髦儁翩散訊辭登贊機衡進參台鼎物無疵癘民底乂安陪貳殿惟雍容風議老成之德中外式瞻宜享永年以毗大業如何不淑隕此哲人日月有時輔車首路興言傷舊哽涕無從薄薦醪羞式歆哀款尚饗

諸廟祈雪文

竊以雪霜不時神寔職之編室流亡吏當生之今者自秋徂冬天澤未洽鞭麥既穿又將槁枯意者吏不職歟民無告歟胡爲困苦使至此極也惟神哀民之窮寬吏之辜使雪以時降而麥猶有收敢不牲酒鼓舞以承神休尚饗

祭黃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告于黃石公之神惟公稟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贊人傑光啓漢家廟食于今千有餘祀惟是郡土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將枯舊康既磬新埸無望老穉遑遑濱于溝壑上聖夙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失圖惟神導天之和寬上之慮救民之死赦吏之罪使膏澤下濟土脉漬興回枯爲榮變凶成稔敢不祗率所部遂踰之民以承事神永永無斁尚饗

爲始平公祭晉祠文

蓋聞誠通無遠神監無幽始謂不然迺今知信屬者時雨稍乏宿麥未滋躬謁嚴祠默伸心禱回轅再宿嘉澍響臻豈惡款之微克留神聽寔元元之幸宜蒙神福然原陸久燥根荄未決畎畝喁喁猶有待望謹以清酤嘉薦答揚神惠神當茂布優渥以終大施尚饗

又祭晉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謹以醪果殽羞恭薦于某神惟神宅晉之原食晉之土凡在晉境皆爲神宇今嘉澤雖豐雹潤未溥神心無私民靡不撫遠邇之間豈有據取惟神申大前德均錫靈雨實我來麰秀我稌黍穗穟于田粒益于庾爲酒爲醴永承神祜

尚饗

雨止謝晉祠文

久雨不止涉于積旬汙邪既潴平原將溢田恐蕪穢民憂墊隘有司恐懼謀請于神聰明感通遠已晴霽水返其壑雲歸于山蘋蘩無虧歲則大熟蒙神之休敢瘞牲酒尚饗

祭雷道矩文

維年月日陝郡司馬光謹致祭于士友雷君道矩之靈嗚呼道矩稟厚以和行直且方謹畏禮律如循繩鉆臨義敢決若揮干將無位於朝憂國遑遑發憤抗言述録激昂遠慮萬世引之深長家聲不隕煒然有光西戎驕貪饕食我疆諸馬往前挺身戰場數陳直辭迸折豺狼膺束方沮斂蹤退藏如何不淑罹此疾疢徽息無盡遺音琅琅上嗟王事未畢而亡下痛老母嗟然在堂言終而絶云誰不傷嗚呼道矩短長有時不可推移善惡得失繫人施為顯晦窮通云胡可期立身如此可以無悲獨我友生煩冤惏悽恨此情澤不霑柰何莫以薦誠魂乎有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江鄰幾文

嗚呼他人之生潛愛紏紛獨君不然見之者親他人之死議論交集獨君不然聞之者泣問君何修乃能致此率其誠心無有表裏是宜胡耇光大顯融如何不淑星未五紀平日之遊晨往夕來究其在目誰能不哀念君素懷於物何有叙兹永違無若危酒尚饗

三司祭張光常文

惟君寛裕敦篤外和内直秀眉廣顙威宜揚休言德之推宜家退福骨相之符必享永年如何一朝兩違所望凡在僚友孰不悼傷奠以薦誠庶幾來饗

初除待制祭先公文

光聞禄不及親古人所嘆重茵列鼎適足增悲光弱冠之初幸塵仕籍罪多福尠繼怙山崩顧復之恩闕馬靡報痛毒愁年無忘夙夜誠不自意家尚餘休名參侍從身踐世職不肖之質何以似績惣作戰兢不遑寧處甘旨之養已無所展忠直之風庶幾不墜力自黽勉無忝所生備位諫臣不敢自遠瞻望丘壟涕泗交横尚饗

祭潁公文

維嘉祐八年五月丁巳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躬薦于故相國贈司空侍中潁公之靈公茂德豐功布於四海事存石刻不敢重陳念昔先人久同僚寀越自童齔得侍坐隅撫首提携愛均子姓甫勝冠弁遽喪所天孤苦惸惸不能自立長號四望誰復顧哀惟公眷憐過於平日既擇婚姻還遣督諭舉首朝端繄公是賴曼加振拔俾出遲塗掖校秘文討論前載逮公出牧兩杜從卑推心不疑言皆見納立教甚寡為負實多過若丘山咸加掩覆善如絲粟必見褒揚屢薦其名徹聞天聽遂塵清貫擢備邇臣今日所蒙莫非公力書念恩紀終身敢忘承之諱浬追請

有桀不親杖屨殆將再朞豈意一朝忽為永訣儀刑
在目訓誨如聞奄去華堂長歸幽壤心焉隕越書不
成章英靈有知臨此薄酹嗚呼哀哉尚饗

告題祭版文

治平四年十月辛酉曾孫具官光敢昭告于曾祖考
處士府君曾祖妣夫人伏以春秋祭祀思業無窮宜
有屏帷以伸蠲奉謹以良月吉日恭題祭版伏惟尊
靈降監昭格是憑是依尚饗

祭張尚書文

維熙寧四年月日女婿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
祭于故禮部尚書張公之靈公之德業衆所共仰始
終詳實已載銘文在昔先公與公同省閣来附計進
就中堂光時弁髦立侍左右蒙公一見許以成人不
卜不諜遂妻以子自惟童騃豈位殊絶未嘗交語從
何辱知知己之恩重於姻戚沒身銜戢不敢斯忘聞
訃之初涕零如雨綴於官守走哭無從遠寓酹羞用
辭為侑尚饗

祭獻可文

嗚呼獻可之亡海內嘆惜況於親友悽傷可知忠直
敢言人人自許誰知獻可始末無虧道不惑心名高
於世壽夭不校餘復何言知我之深見於臨沒今幽
永訣文不逮情嗚呼哀哉尚饗

張尚書葬祭文

惟熙寧四年八月日女婿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
羞祭于禮部尚書致仕清河恭安公之靈日月徂遷
塋期已及承之西臺不敢離局行不執紼莫不操危
引領松楸悲何有極尚饗

祭錢君倚文

維熙寧六年七月己未陝郡司馬光謹致祭于君倚
舍人之靈嗚呼君倚好賢如親就義若渴非聖不學
唯善是為納忠於君恥後免辨竭力於友志追陳雷
推誠而行不疑不畏屢踣頻沛終殄悔心甲科榮名
西掖清貫君倚之美茲不足言始謂吉人必膺遐福
如何淵謝曾未二毛我與君倚南北殊鄉哲愚異品
中年相值情厚故交飾貌無華發言必盡風迹猶在
精爽何之江山阻長酹羞微薄唯期恍惚可以潛通
嗚呼哀哉尚饗

祭董少卿文

維年月日具位司馬光謹致祭于鄰幾少卿董兄之
靈兄昔為夏寧西部用帥賦調難煩民不告病生齒
難衆訟庭常虛光實見民目所親睹自兄之去繼者
為難三十年餘屈指無幾兄入佐會計出奉簡書歷
守別藩所至稱治民懷其惠吏畏其明為時才臣屢
當劇任搢紳立辦不廢笑談與人遊居雍容愷悌引
年振禮納祿辭榮志力精強謂宜遐壽如何不淑奄
忽長歸光既衰且親荷知為厚聞訃哀慟始不自勝
薄致瓊羞維誠是虔尚饗

祭張密學文

惟公幼而孝長而謹以文學從仕以勤力當官入侍
禁嚴譽處臺省出敷惠化周流藩宣將漕則蓄積豐
衍監邊則民夫懷服慮無纖而不發職無煩而不舉
朝倚器幹時推精力壽考而終福祿流厚今茲自京
遷周捨卑就隰卜宅得吉祖載及期光等卑賤賓客
之末晚陪嗣子之遊式陳醪羞用薦奠素尚饗

祭陳彥升文

年月日涑水司馬光謹以香酒膳羞致祭于彥升之
靈嗚呼光平生取友以道相親知彥升之賢直光所
心服忽焉棄我悲痛誠深尚饗

奠李夫人文

元豐七年十月乙酉具官司馬光謹遣男某官某致
祭奠于故李尚書夫人之靈夫人明智而溫柔順而
正知古不泥從俗不流禮刑閨門名播鄉曲神明保
祐壽考令終光忝預族姻素服懿德敢陳薄酹式薦
微誠尚饗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八十 終

國初吳[illegible]書堂先生所藏
溫公集八十卷缺九卷 下[illegible]鈔以為完書
同治乙丑秋九月望日 [illegible]識

嘉慶己未十月五日應寶
竹汀居士錢大昕借觀時年
七十有二

嘉慶丁巳夏有杭州書友以宋刻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介郡城學餘堂書肆示余〻取與素頤所貯抄本相對其標題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傳家集已與此不合而序文即去首尾并誤劉嶠為劉隨不知其何本也壬子年殘宮衛祭從網羅俾考古者茫無依據是可慨已是刻序文一一完善次列進司馬温公文集表一篇分卷序次雖合先後多有不同偶取校勘雖文義未甚齟齬而一字一句揔覺舊刻之妙愛不忍釋矣問其直索白金一百六十兩余以價昂一時又無其資還之既而思此書為明初人收藏本卷首表文第一葉末餘紙有硃書一行云洪武丁巳秋八月收八字有小方印一其文云徐達左印有大方印一其文云松雲道人徐良夫氏書卷第八十後空葉有墨書三行云國初吳儒徐松雲先生收藏温公集八十卷缺九本盧鈔補以為完書云洪治乙丑秋九月望日石湖虞堪識記則此書本為吳中藏書不知何時轉入武林而今又重歸合浦此一奇也且松雲收藏在洪武丁巳而此書之來又在嘉慶丁巳其間甲子屢更踰時亦復與八月此奇之又奇也今雖不能知傳鈔者誰之又久必俟諸秋八月收以符前賢之擬邪閏月有五學餘主人來云此書出君家備示郡中藏書者雖皆識為宋刻然所還之價自不及無過篤昌於前四十之數而益其半乎余重是書之刻在宋為最初本兼重以徐虞二公之手澤使大爲賢至有歸予之日未始非前賢實呵護之故不惜重資購得之〻日適在秋八月何巧乃尔爰誌顛末以示後之讀是書者見奇書之出造物若有以使之然而聚散既有其地顯晦又有其時豈不異哉

讀未見書齋主人黄丕烈識

嘉慶己未冬十一月既望裝成此書成矣然而快然大慊于心也蓋余自丁巳八月至今即付裝潢幾閲二載餘賞且倍於得價然其書若有待於余之裝潢而始完善者是書之幸實余之幸也初書裝十四冊破爛特甚買得後擬虛衷主裁百計且缺葉及無字處每冊俱有乃命工補綴其缺葉皆誤重于他葉之腹其無字者皆襯黏于前後葉之背始悟當時俗工所為以致不可卒讀爲非精加裝潢則全者缺之有者無之不幾使此書多遺憾耶用著原委以見古書難得即裝潢亦當熟費苦心也至此本為宋最初之刻錢竹汀謂余曰宋王深寧撰困學紀聞載温公集字句多與此刻合知深寧所見即是本也世行本以傳家集為最古今見此紹興初刻題曰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則傳家之名非其最初及觀周香嚴所藏舊抄本亦為卷八十而標題則曰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傳家集卷末有泉州公使庫印書局淳熙拾年正月内印造到云〻又有嘉定甲申金華應謙之并有門生文林郎差充武岡軍〻學教授陳冠而跋字云公裔孫出泉本重刊是傳家又重刊本矣

西溪文集十卷

（宋）沈遘撰

明刻沈氏三先生文集本

西溪集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沈遘撰。遘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為郊社齋郎。皇祐元年舉進士第一。以已官者不應先多士，改第二。歷知杭州開封府，皆有能名。終於翰林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集十卷。南宋初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者，與遘弟遼雲巢集、遘從叔括長興集合刻於括蒼，名吳興三沈集，以是編為首。然史稱遘通判江寧，還朝奏本治論十篇，為仁宗所嘉賞。而集中竟未之載。則亦非全帙矣。遘以文學致身，而吏事精敏，一時推為軼材。其知制誥時所撰詞命，大都莊重溫厚，有古人典質之風。詩亦清俊流逸，不染俗韻。第二卷末題揚州山光寺二詩，其一有夾註，稱為盧中甫和詩。其高臺已傾曲池平一首已見前而重出於此。字句稍不同。詩下亦有夾註，稱傳自山光寺壁，與集中異云云。疑皆高布校刊時所增入，非原集之舊。亦足見其校勘之不苟也。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一

西溪文集卷第一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群牧使兼判吏部流内銓判尚書禮部長興縣

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賜紫金魚袋沈（御名同音）文通　諱遘

歌詩

奉祠西太乙宮賦

應制依韻和　御製後苑賞花釣魚

杭州燕思閣分題四首

得偃松院　得巽亭

得歸字　得胡瓌馬

送劉泌歸建州　何公南秘閣公會

送沈景休知常州　送詩僧思齊歸吳

送何中復赴高陵簿　送張吉老兩浙提刑

贈梅聖俞柑實　天台山送僧象微歸山

滑州新修東園　贈楊樂道建茶

和楊樂道省中述懷

王景彝省舍孤竹　和鄭興宗還館

和陳和叔秘閣會話　送李瑜通判潤州

送梅公儀知杭州　送許當通判泉州

送陳舜俞壽州從事

送吳沖卿省舍觀藕才翁題壁

沈沔天隱樓　杭州僧修廣法喜堂

景德寺考試院和李子儀重陽日

景德寺考試院壁和王介甫所題詩

次韻和王景彝十一月朔早朝

次韻和宋次道省直

次韻和次道十一月朔蚤朝

送余良孫太監致仕歸鄉

次韻和樂道出省後見寄

和劉原甫陽春宜白雪

送韓玉汝知洋州　送辛有終知鄂州

蓬萊山送徐仲微赴蓬萊令

送句諶通判潁州

和鄭毅荅李公達遊嘉慶李

次韻和沖卿省直　次韻和景彝秋興

次韻和鄭毅喜司馬君實錢君倚章伯鎮入省

次韻和郁不疑省直

和君倚景靈行

次韻和君實苦雨

送徐同年

奉祠西太乙宮賦

躬明詔以攝事兮奉祠乎太乙之靈戒前期之三日兮祗祓而造乎神庭命徒御以夕駕兮候北斗之尚明啟國門而西出兮瞻旭日之旣升背城闕之嵯峨兮氣佳哉其可挹度川原之平遠兮風泠然其可乘方春陽之發茂兮感萬物之舒榮塘冰散兮波已漾野雪消兮艸欲青時嘉魚之浮躍聞好鳥之嚶鳴池

籞嚴以望幸兮于以見承平之多豫耒耜載以就田兮于以見黎民之樂生乎心逌然其有獲尚安知乎一合之遠而遙征者乎爾迺道遶而舒榮高擧而遐矚奮盒兮雲霞之合隱嶙兮臺殿之矗鐘磬之音兮砰馬而震於耳金碧之光兮燁焉而眩於目曾城縣圃乎閬苑崑崙乎其遠也若不可到海中之神山其通也若猶可疑漢家之甘泉巍巍乎雙觀沈沈乎重闈鞠躬而下屏息以前趨就乎下房之次而齋嚴乎其間于是游心於神明致思於精粹披柱史之書玩漆園之義考星經之說合道家之記蓋太乙北辰之主而天之貴神也其尊五福其行九宮上運乎樞機下監乎吉凶泝漢暨唐是類是宗聖朝因焉定時西東蓋所以迎三神接萬靈致諸福綏群氓者焉惟月孟陬惟日辛卯迎氣於郊寔協吉卜侍臣焉承其祀史焉贊其禮牢醴兮芬芬幣玉兮熺熺蓋御兮葳蕤旛旐兮旖旋三陔之壇兮所以降上神八通之道兮所以賓衆鬼咸靈兮如在肹蠁兮受記時也太陰旣傾列宿在纏紫宮之右天盃粲然帝閽兮若啟象騈

兮若褰羲光之發兮赫奕而炳燿休氣之充兮輪囷而婉蜒凡厥執事之臣莫不肅然震動俯伏於地旣起而贊饗曰恭一報享臨示厥祥錫衍天子萬壽無疆大宗小宗繼承不忘於是事旣功休出而言歸告僕夫以促轡吾將奏臺於太微

應制依韻和御製後苑賞花釣魚

春入花房次第開上林先望屬車來時忘萬物均民樂思許羣臣奉燕杯鳳下朝陽時鼓舞魚游太液自徘徊愚心願獻千年壽豈持歡娛一日陪

杭州燕思閣分題四首

七言得偃松院（以房閣所並見為題）

古寺半空人跡稀老松自偃何年有擢幹欲聳不及尋蟠枝却覆遶盤疏群鳳翾日相婆娑病蛟眠沙獨物嵺五月南風翠幄凉三冬朔雪穹廬厚本知託植須岡陵豈應詘身此培塿往來不用為嘆嗟題詩調咲兒女口

五言得吳亭（以後圃諸亭擬為題）

守居鳳凰背蕃亭壓其顛蒼崖當前斷崩騰勢將騫洪濤從天來萬鼓瀉百川高士耳目曠壯夫胸膂搴

維昔執經始將俟世稱賢斯人去已久陳迹亦屢遷我來感且慕拂拭頗增妍尚存甘棠意耆老或有傳

五言得歸字（擬餞送完夫以送君出門歸五字為韻）

相識已恨晚相從毋嫌稀如何復相失慎與中懷違淮江風波接來云遠我圻一朝暗語隅詎能忘嘆欷置酒衆賓賦鍚筆交横飛高亭山氣佳落日暑力微金池莫辭滿後會豈易希病夫意不淺亦且倒載歸

七言得胡瓌馬（是日觀畫以畫為題）

古來畫馬為世貴前有韓幹後胡瓌幹之所圖馭御垂鑄金有式易為好瓌閱衆馬兼漢胡遂窮触事絕代無陰山七騎實瓌造傳之至今為画寶筆端神妙難畫譽（去聲）會見真馬騰在圖真馬今人亦何識但愛幹馬肥且澤後世復有伯樂生丹青雖渝尚典刑

五言送劉泌歸建州

東都宦遊客風塵厭已久欣然理扁舟歸鴈不回首身與汲流下心先淮波走何時過江望家山見孤嶁武夷天下名衆壑環左右幽尋莫辭倦勝事不可負

道遙其無究官期諒難後

七言何公南祕閣公會

公從書閣登詞掖西帥重歸始五年當日諸寮半崇落後來幾輩雖忌賢菑前花樹多新植架上塵籤亂舊編嘉遇榮名時所貴從容咸詠屬觴篇

七言送沈景休知常州

疊鼓翻波汲流響漢旌招地秋日晴蘭陵使君下齋舸都門送客剝盖傾使君去從金馬署頰朱髮漆意氣横十年侍詔困囊粟千騎乞得專名城城居雖小

地通大物衆力薄俗喜爭訟窮遐纍各有術從來治者雖其手使君才勇固自許一州詎足煩神明從容談笑春月弼坐聽道路傳能聲教行民服已無事乘時豫樂與衆并惠山荊溪兩秀絶丹轂画隼當春行還有歌詩寫高興賓客誰許從唱賡

七言送詩僧思齊歸吳

西風送霜河水落東都騷客不可畱囊衣巷詩載輕舸飄然獨下東南州吳山木落衆峰出越湖涂散孤嶼浮橘丹蓴紫新薦俎若下醪美不計售十年塵埃

一日去猿初脫檻鷹下韝幽潛遠颺宵回首送之却顧令人愁鱸魚正肥張翰老田園將蕪陶潛憂子歸應有問予者為解區區兹有由

七言送何中復赴高陵簿

昔初送君向秦關君時失意多悲嘆今來送君復西去君懷新命多歡語別君重見凡四年顏色如故氣軒軒文章學問益老畱卓然遠致信可賢長安古都今大府并護關西諸節度通臣元老來後先賢士大夫還而聚君持利器往從之當能一發胸中奇莫嗟

須臾迹下屈我有鎡鏷又乘時君家湘衡萬餘里十年遠遊何所事高車駟馬終當歸努力無為故人恥

五言送張吉老兩浙提刑

秋日旨舡鼓西風轉檣烏使節東南行光華滿江吳里門通傳進弩矢方前驅威嚴勉自勵寧顧備酒徒

五言贈秦聖俞枏實

枏實來海濱萬里亦以勤中州富佳果乃無一與倫薦之君子堂豈以多為珍甘滋露欲晞華色丹猶新愛之勿久留有酒應速賓

五言天台山送僧象微歸山

吾聞天台久嘗讀興公賦兹為東南鎮神霸之所據奇挺究萬狀嵩岱不足語頗疑說過夸特為辞之婞象微通州民能識山之故從客試為問聊得一二疏赤城建霞標上與牛斗附萬有八千丈矗若天一柱瀑布發高源飛流翻四注雪霜浮虛空晦明亂朝莫巖足多丹石光華爍寳璐猶溪百餘仞欲濟毛骨怖九折淩峻梁五界窮幽踏芝蘭散奇艸松桂羅嘉樹祥風吹白雲飄然若可御幽閑足懷怍纖悉雖舉具

九跡古不到神物陰自護傳聞昔人説中有洞天處
是名不死墟衆真所游聚玉堂敞金庭碧林列琪圃
有能從而求得之遐僊去斯言寧可信良非吾所慕
吾志本丘壑久已失厥趣誰言石渠客乃甚轍中鮒
秋風日已高歸心浩欲騖茲山宿所愛送爾緬東顧
吾廬困爾卜佇來窗繪素

七言滑州新修東

漢家東郡古延津詔屬王畿命邇臣儀物增崇都府
舊恩充流浹吏民新已明條教康罷俗更飾林園樂

盛辰蚕賦中和來奏御知公不久整歸輪

又

此輔為藩自昔優使君渓壯稱公侯樓臺重拂前人
記園中樓臺多買魏公李衛公所析造池園更新此日遊比歲豊和多
愷樂秉春餳賞梵遲番吏君詩藻無窮思賓席誰堪
奉唱酬

七言贈楊樂道建茶

建溪石上摘先春萬里封包數數珍羸病從來苦妙
飲高情應只屬詩人

五言和楊樂道省中述懷

少小學書史頗知道所存功名謂陳迹古人不復論
既因乃干澤羽翼何翩翻杓登羣玉府猶挾文字言
脱落司會廷始從俗吏煩朱墨事勾校管榜窮奸譏
終日坐當案曾不闚休畜舊學泯不講舊志茲益昏
中悼素尚遠仰愧前修尊去之未云果蕩不何當逅
覽君自警作使我志慕朴友道久寥濶期君於此敦

五言王景彝省舍孫竹

濯濯青玉竿蟜蟜孫雲姿蓄根失其托憔悴非故時

主人幸加憐罵不從所宜歲寒風霜節無愧君子知

七言和邵興宗還館

三年重到集仙庭却理陳編不自停閒下舊題幾已
暗壁中遺簡尚余青故人援攫誰相好世事悠悠我
特醒坐看重雲開白日獨攜脩翮入高冥

七言和陳和叔秘閣會話

羣玉嵯峨歷石渠我枌通籍預䜩書三年未厭承明
直一日更從俗吏居對案不堪文墨與離群長恨笑
言疏紫宸蚤還春朝永時得期君過舊廬

五言送李瑜通判潤州

吳越千里廣故郡臨上游江山獅未險人物自風流在昔為成國於今亦大州時平除國守地勝足遨遊青峰南朝寺蒼烟北固樓尊罏秋天老行棹莫遲留

七言送公儀知杭州

禁閤深嚴帝策書侍臣才調蜀相如屢從金馬辭香直又下承明佩左魚弩矢前驅登北固京口屬郡為錢塘壺漿迎路過姑蘇姑蘇舊治公使君詩老江山勝早晚新篇到石渠

五言送許當通判泉州

我昔溫陵行始礽得許侯溫陵故佳勝況從吉士游日月雖無幾所樂良綢繆歸來十載間再見朝王州故人重相遇尊酒更勸酬歡意我已衰壯心君孟遒君顏反更少我但未白頭乃知中都旁豈若江湖優嗟我石渠客有似魚被鉤何不斷去之未知所從流羨君翩然歸春風帆畫舟錦衣鄉治中弩矢驅道周舊廬何光輝高堂薦甘羞仕者固應爾自餘信悠悠送君喜寧已顧我愧莫攸幸君謙友朋我志無所求

五言送陳舜俞壽州從事

天下賢良選公車凡幾人君侯獨高第声實兩無倫鸑鷟來丹穴麒麟出九真推先東國士傾動漢廷臣未引金閨籍聊為幙府賓還家莫留滯行看壽陽春

七言和吳冲卿省舍觀蘇才翁題壁

空堂老壁隃糜墨蘇子之蹟世所珍龍所變化生風雲挐石攫木力萬鈞斯人豪奇邁倫羣平生慷慨半道淪高辯壯論胡不存惜哉獨以藝聞

五言沈沔天隱樓

吳會富山水吳興盛人物風流自南朝德譽世不沒吾宗州之望譜序遠且蕃煌煌全盛時列蓋充里門吾廬兩溪旁足跡遠城市究自仙者居胡然人間世自我登羣西十年未得歸秋風東南望悵息欲下飛軒軒吾宗子自少慕奇偉仕意一不如去之若泥滓起樓臨孤墅自以天隱名超焉謝用友於茲寄生平我初聞以疑今過送而喜出處亦何常要之不苟爾俗化日以薄士賭令人衆吾黨多狂簡不知所以裁子歸慎厥修先之以廉讓風行自田間來者知所尚

庠幾吾州士禮義世弗虧庶紀吾宗門長爲衆表儀
毋獨矜汝名毋獨行乎怪鳥毀非所群山林固何賴
吾雖櫱於此亦吾與子遊勔我其無悶勿爲聖人羞

五言杭州僧修廣法喜堂

囫圇學佛者營營良足悲不知佛之樂誰使汝學爲
廣師吾州秀智解逈天資旣以法爲喜萬緣脫者遺
高堂客滿坐妙談破羣疑來者皇不辨辨此堂之題

七言景德寺考試院和李子儀重陽日

勁風踈雨溪秋節古寺重扃欵坐人菊色未開期有

待萸香欲佩使誰紉登高莫作西城望把鏡須憐白
髮新梼酒勸君休惜醉定知歸日不盈旬

七言景德寺考試院壁和王介甫所題詩二首

石盤開盡紅著地介萸半枯黃倒盡坐看一夜芳意
歇風霜即是歲寒時
夜風吹雨冷通帷鳴鴈初聞一一悲幸好歸時歸未
得愁來莫讀壁間詩

七言次韻和王景彝十一月朔早朝

日上扶桑闢九閽天威咫尺不違顔簪紳說次初傳
臚內外分朝迭進班霜髭陛隅螭闕首風捲殿戶獸
鳴環聖君從諫寬狂直丹檻無容復敢攀

五言次韻和宋次道省直

少小學文史焉知事簿書時爲吏舍直端與玉山疎
叢竹聊相對孤斟強自攄猶欣二三子佳句數開予

七言次韻和次道十一月朔早朝

紫宸陛戟百重深拜朔官儀列弁簪旭日未全開宿
霧清風先已歛羣陰邇臣自識宵衣志下士徒懷夙
退心虞氏致平猶有戒頑聞歆戴誦餘音

五言送佘良孺太監致仕歸鄉

士有達辰恭榮名四十春更持使者節數建守臣麾
淸謚推朝品慈良㨂吏師修塗方自致壯志未容衰
雅尙先知止歸心浩若馳君恩寵年至監尹峻官儀
綬帶金鱗重安輿紫綬垂達尊頒我里盛觀聳當時
擺落公門事逍遙野老嬉維應愛玉體五福保期頤

七言次韻和樂道出省後見寄

君從司會陞延閣更職華光奉講論却碩簿書勞已
甚欵懷僚友意仍存新居近指西城路舊約還尋北

海樽便欲相期五人者軒車蚤晚下宫門

五言和劉原甫陽春宜白雪

陽春宜白雪良時宜少年試攀瓊樹枝芳意已覺妍梅花初厭多楊花乍疑早園林充氣生衆物競鮮好一春都幾日行樂遽勿遲何辭踏泥出猶當秉燭歸少年自應然老大寧復爾豈不感物華尚能強醉醒

五言送韓玉汝知洋州

帝制一海內畫州以城民小大雖有殊執任兩各均祖宗初垂統所重允守臣授受何其艱便坐躬簡掄

承平彌百年法敝幾不泯其文豈弗具其實蓋已淪遂令師帥官十九非其人諭侯出名家英声邁儔倫昔為兩劇縣遺美今猶新匪直郡邑良固是臺閣珍胡然不畱用出駕雙朱輪洋州實大府左右控蜀秦厥土從古樂厥俗於茲淳侯才何足施談笑生春神君子學無為不讓誠當仁既富而後教禮義庶可循坐聽千里謠上徹九重宸表以視四方寵以厲縉紳因之明黜陟審辨玉與珉尚使天下治復如前代純鄙言真區區感激為侯陳

七言送辛有終知鄂（牛僧孺始為武昌節度今辛侯初為鄂）

江漢交流古要津高牙大旆壓城闉昔尊丞相初開府今屬郎官試治民迎路壺漿因問俗前車弩矢便行春由來美化先南國遺樂猶應詠曆薪

五言蓬萊山送徐仲微赴蓬萊令

激海三神山蓬萊隱嵯峨仙人桂葉舟浮矣明月波囂塵不可到飛鳥不能過世人但傳聞欲往為奈何胡然古荒王甘心事欺詐於今禱祠跡往往存山阿當時燕齊間方士肩相摩遺俗頗淪胥官不嚴禁訶

子去為邑尹施舍各有科茲實繫教化無宜反婾婀平生學詩書仁術嘗切磋毋曰百里小民人豈不多誰當之武城敢復絃歌

七言送句諶通判潁川

朝駈款段北省客莫駕屏星州治中朱顏綠髮出塵土長纓高蓋生清風彼都之勝實樂國潁汝交貫淮波通使子乞得一麾去寧復汲汲須江東

五言和鄭毅荅李公達遺嘉慶李

朱實出東土名歡與衆殊友人重家果分贈比明珠

堆盤薄霞色長齒清露腴恨君賞意淺有酒空盈壺

五言次韻和冲卿省直

省舍實褊迫強分庭與軒君看午熱時何異炊甑烝
內景雖屢清外物苦益喧濁河不足滌當尋崐崙源
願身無羽翼大呼不得前却圖須臾齊雪散和氷丸
嗟我江湖人胡為挽此間羡君富高興尚堪吟詠煩

五言次韻和鄭毅喜司馬君實錢君倚韋伯鎮入省

我本魯連徒放跡江湖濱強茲就朝列俯仰羞衆人

初從東觀游尚得文字親晚為大農屬始與俗吏倫
簿書異我學句校遠我真有如鍛戈鈒而乃驅匠輪
顛倒失所措左右迷厥津悅不知適從但欲逃深榛
獨幸良友朋志尚畧一均繼今三君來益欣得有隣
誰云典司殊舍次密若鱗誰云晤語希廨户日屢巡
論文必高妙談道皆淵淳揮美塵白玉傾倒巾紫綸
謂應屢飢渴寧復辭昏晨願言勿有倦行即徂秌春
宦游固難常出處各有循公等共謂何我意益欲踆
一朝成契濶相望楚與秦高會不得再空將寄音塵

五言次韻和景彝秋興

蘭蕙含清露芙葉墮綠波暑隨朝雨盡凉入暮天多
已覺金行早誰調玉燭和西風但高詠將奈綠醽何

五言次韻和邵不疑省直

藹藹大農府陰陰道南廬夜直何其頻我性實已疎
每來兀兀生中懷鬱不舒幸茲新凉至燈火理舊書
秋風吹我衣浩然發歸思念我去江湖人事不復記
擾擾彌十年怱怱都一寐中夜慎勿思無枕不得睡

七言和君倚景靈行

東城大道何逶迤中直清廟表六扉右臨景霧祕館
之翼翼左帶相國浮圖之巍巍道廟第舍多赫赫車
無停輪馬交策風塵勃欝千丈高素衣化緇變興塞
南阡窮巷我所居上下省户兩歲餘病軀羸乘實厭
畏每趨徑踏宮城隅宮牆倚空背環盤隱嶙樓臺露
金碧朝霞夕照天半明牆下行人徒眩惑我嘗入謁
得纖觀威容物秉嚴且完鸞車歲歲躬獻享孝思彤
鑾通神歆重門設衛日常閟靈境邈令世人誰但見
長松植石列若屏突兀陰森兩邊匝我家東南滄海

涯衆時偶来觀德輝歸飛故隱自有期何必於此空
歎欷

五言次韻和君實苦雨三首

浩浩雨不止寥寥風且寒敢言裘褐具尚幸室盧完
彌月天形晦魚時轍跡乾田皐何處在誰復顧蕭蘭
不見清秋月悠悠兩過弦重陽初未解委炤固無偏
安得長風御都驅宿霧旋還當三五夕圓魄獨當天
積潦高秋後幽居病客心每憐荷折蓋猶愛菊包金
獨坐有餘恨臨觴莫厭深多情省郎直永夜祗清吟

五言送徐同年諤出京

激立幾年志淹遲一日享還家晝錦樂拜壽綵衣榮
未辞諸侯府無矜晩宦情重来奏千牘應咲舊題名

西溪文集巻第一

從事郎慶州司理叅軍高布　重校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巻第二

西溪文集巻第二

歌詩

代人進南郊禮成　晩雨後過城東
和江隣幾送文丞相還游晉安院
和王微之漁陽圖　送袁陟通判撫州
過江隣幾官舍
奉酬楊祖二閣老中書省齋宿見寄
送龔結赴蜀州推官
後殿考進士解嘲

和吳仲庶廷藝閣後牡丹花
送審學施侍郎知杭州
奉祠東太乙宮七首
西太乙宮致齋遣興　訪淨因璉上人
次韻和張元常中秋夜不見月
送劉定下第　弔晉濟大師
南瀞堂　次韻和少述秋興
送諸進士赴禮部

次韻和李審言上元寄王巖夫
次韻和王巖夫有美堂會諸年契
次韻和盧中甫有美堂會諸年契
次韻和王仲至李審言見寄
次韻和王巖夫見寄
次韻和李審言與孫少述會遊審言以病不至
次韻和少述見贈兼簡審言
許當郎中自溫陵寄詩敘舊游之感奉酬
江陰楊使君寄示與楊從事唱和詩一軸奉酬

次韻和孫少述潤州望海樓
次韻和少述雪中見寄　和少述春日
謝王勝之行部浙東還示詩
江氏明藹堂　次韻和鞠頠叔游山
平望道中
將至京口先寄孫少述并呈晏子愈
奉酬潤州余少卿見寄
到淮南
戲盧中甫錢才翁

山光寺　謝太傅廟
自揚州與中甫才翁偕行
和才翁行次山陽
甓社湖　和中甫新開湖
和中甫呂氏園亭　題揚州山光寺

代進南郊禮成并序

伏以皇帝陛下即祚已來躬祀郊廟者凡十一大事盛禮前世之所難能今陛下有之而孝思不已精意爾發定雅樂與寶冊並嚴三后以配上帝天地祖宗

之霸以順以林增前人之光為萬世之法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事業今具之於陛下巳宋之德其有窮我臣自獲位於朝得奉祠事而兩攝綏僕親侍穆穆之光以覩盛禮臣不勝大幸

宋德承天序郊丘必以時先期發明詔戒日具多儀閟館嚴真祖清宮謹大祠孝思追祖考禋祀致神祇三聖同升侑群靈罔弗祗声文更舊律鼎鬲列親規禮樂崇觀洽雲雷慶澤施歡声充有截盛事極無遺皇祚千齡永成能萬世宜臣心奚以答歌頌一毫釐

晚雨後過城東

東城雨始歇紫陌無纖埃佳氣四面起游充泛樓臺
日莫市井合叫舞何喧豗我時騎過之碩瞻頗屡開
欣其幸如此平歳無愁猜吾人雖安坐猶能詠康哉

和江鄰幾送文丞相還游普安院

擾擾市朝士一身衆役該官曹長職業人事煩往来
朝出被風雨莫還衝塵埃竟歳長若此何時能休哉
遠聞丞相行巾車城西隈罰盡盛出送車馬相喧豗
吾有四君子約言共追陪烏韁轄背午歸来遶支轂

道傍有精舍聊茲釋鞍韉殿閣欝四合高明絶纖塵
曲池含清波魚鳥中沼洄禁園直南望參差隱樓臺
秋風肅衆物野氣日夕佳幽趣坐来會俗紛頓可推
高情緬山水劇語雜詼諧清賞何以娛一杯聊為開
豈徒事爭夾要且資歡咍謂言坐上客茲樂那易諧
城中苦紛事況復日月催功名未有立壯志先欲摧
幸時得閑暇一出紓吾懷此言固可結此願惟恐乖
須臾夕炤下欲起姑徘徊檻轡更留顧餘興無窮涯

七言和王微之漁陽圖

燕山自是漢家地北望分明掌股間休作画圖張屋
壁空令壯士老朱顔

五言送裘陟通判撫州

上林珊瑚枝太液琉璃波孔鸞相徘徊鳧鷖不敢過
嘉樹日零落清流成惡窩凡鳥鬬嬉鳴珍群挫翻去
去兮將安之江山飲羽儀何時復来還聊以三歳期

五言過江鄰幾官舍

君舍城之背蕭然十畝餘四垣通野塹一舸泛官渠
夏木陰成後涼天雨歇初公門日無事觴詠莫容疎

倚岸淺可弄平流清且紆葭蒲乱垂影魚鳥悉浮嬉
浩蕩江湖思差池林壑期誰能共茲語終約不吾期
頭見豈辭遠況從吾友行清談開憤懣高詠聽鏗鈞
赤日煩暑抑晚風涼氣生歸鞍任傾倒莫惜醉餘觥

五言奉酬楊祖二閣老中書省齋宿見寄

詞省非吾據維應賴兩公自憐雖壯齒多病袛衰翁
飲興端難強詩情久已窮還家即高卧客轍任西東

七言送蘊結赴蜀州推官

嘉陵飯閣萬里道自古當為行役憂於今帝制自無

外仕者何必盡中州我昔成都兩歲留春風秋月多
遨遊須知錦成雖云樂不如早還滄海頭

五言後殿考進士解嘲

絳闕連碧城白日横采霓鈞天萬舞徽鸞鳳鳴且飛
我為帝所進十日不知返我樂殊未央尚恨春晝短
東風吹蟠花花落滿我衣拂去還復來悠然生我思
碩謝衆仙人我自人間世世累雖可憎天上亦多事

七言和吳仲庶延瀜閣後壯丹花 時後殿考進士

零落欄杆暗蘚侵花包憔悴怨春深吾君意在延經

瀜不學前王宴豫心
承明侍詔盡名儒一顧當君奏六符獨咲開元供奉
客惟將歌句奉歡娛

七言送密學施侍郎知杭州

塞外風煙河上塵歸來始覺二毛新承明自厭頻趋
直滄海還思一灑巾幕府旌旗初壓境画舡歌吹便
行春湖山滿目舊游在何日從公醉紫蓴

春祠東太乙宫七首

七言步虚辭二首

碧城絳闕半夜開翠旗西節相徘徊景光散墮燈火
皦步虚一声天上来 迎神
赤烏鼓舞楊朝暉白榆零落收夕霏侍臣再拜謝神
貺步虚一声天上歸 送神

五言讀道書一首 是日大風

甘泉三日齋讀盡群王書天風起寒門便欲凌大虛
碩身無羽翼歎息知何如

五言齋居有感一首

城中塵埃多白日迷東西城中市井喧半夜猶鼓鞞

我本江海人偶來東都客寸心雖自丹兩鬢頗欲白
一為城南宿悅若與世違不聞車馬音但見烟霞飛
自喜復自羞胡然久羈旅秋風兲濤時聊可整歸艫

七言致齋一首

君王無意學神仙獨為蒼生致吉蠲四月麥苗殊未
好一番靈雨即豐年

七言祀畢大雨一首

由來聖作與天通甘澤祥飇徹俎中更賜太元千歲
筴平明馳賀未央宫

七言齋居寄楊祖二閣老一首

蕭洒城南尺五天晝涼高枕夢遊仙勞君揮翰紫宸裏汗浥朝衣不得眠（予攝直未滿二君代直）

七言西太乙宮致齋遣興二首

城中暑雨方鬱陶城外秋風已蕭騷下馬解衣高枕眠惟恐祠官報歸日

我來西郊始三日超然便看與世遠市朝迺在咫尺爾況復萬里滄浪歸（西郊一云甘泉）

七言訪淨因璉上人一首

春風才得馬蹄乾便向城西學問禪不是重陰開白日自披雲霧覩青天

次韻和張元常中秋夜不見月

月色初無別人心自有分長令照清夜猶勝掩重雲老去歡難強衰來飲易醺君家富歌管獨不使人聞

送劉定下第

六科收賢才所得豈非真柰何如劉子又爾棄若淪要頗爲我嗟我斯自能信言也尚莫知行之得無詘謝去不復顧所重非吾身孝友且爲政況茲有民人

廣陵昔富都今已空殘甚行矣思自強公卿皆子任

弔普濟大師

鄉里多長者平生愛斯人誰言相識晩俛仰跡已陳短轅昔固許掛劍義所申空堂對孤詠寂寞猶相親

南游堂

山遶湖堂寺遶山平生頗向此中閑青雲白水相浮蕩野客高僧獨往還少年自嫌軒冕累目循將恐鬢鬚斑南游寂是逍遙地且把清波濯愧顏

次韻和少述秋興

浩蕩西風動客裾颯然歸思滿田廬少時豈肯爲名

誤老去真知與世疏勝事秖隨詩句盡壯懷猶向酒杯舒南山已有終年約三徑何年得自除

送諸進士赴試禮部

吾州號多士今幾見諸生自非中正舊焉識鄉里評但喜後來秀紛若春華榮高會存故事土歌追鹿鳴勸酬皆嘉賓樵奏毖與笙何以爲子贈贈子毋驕盈一獻未足信要之覩厥成行矣其自厲傾耳聞吉声

次韻和李審言上元寄王巖夫

此都豪麗歲仍豐此夕都人凱樂中車馬笙簫千里
至樓臺燈火九衢通香輿軋軋凌風駛粉袂翩翩照
地紅病守行春真強更堪攀倚少年叢

次韻和王巖夫有美堂會諸年契

西寺題名墨尚新今為賓主此堂人縱談更起揮青
塵極醉何妨倒紫綸梁苑舊遊皆已往吳山高會正
臨春欲知勝事常難得嘉句先應動薦紳

次韻和盧中甫有美堂會諸年契

華屋陳高會春風衆物新嘉賓共科籍勝事動邦人

大白期無算清談信絶塵詩豪兩難敵弱力壓千鈞

次韻和王仲至李審言見寄

相如未用尚文園暴勝威名世已傳攬轡一時高莫
挹著書千首浩無邊頹然局趣何能駕望絶駃騠不
得前聖世料材方責實便應歸泛五湖船

次韻和王巖夫見寄

前日移舟就近村送君西望大漁門九重宮闕天充
遠千里江湖水氣昏壯士遨遊應自遣少年離別枉
傷魂北州為政須當厲即上青雲款帝閽

次韻和審言與孫少述會遊審言以病不至

三吳高士壓英躔乘興南來得輎延俗役更思拋吏
几勝遊還約泛湖船平生慕義如飢渴自昔論交執
後先獨恨良朋不相對一吟嘉句重悄悄

次韻和少述見贈兼簡審言

十年高臥占東南禹穴幽蹤久已探峻節千尋山壁
立虛懷萬頃海波涵愧非仲舉能延士賴有君公為
對談大句聯來兩豪絶應知弱力已難堪

許當郎中自溫陵寄詩敘舊遊之感奉酬

少小溫陵客於今記昔遊故人情寂寞嘉句遠相求
勝事成陳迹流年換白頭僧坊屢題壁知有舊痕不

江陰楊使君寄示與楊從事唱和詩一軸奉酬

使君巍巍下中臺幕府飄飄得上才仲寶初招庾郎
至微之還遇賓生來江山滿目歸吟筆賓主相忘屬
酒杯自愧鄙拙非勝賞聯章大軸為誰開

次韻和孫少述潤州望海樓

北固巍巍鐵甕完京口浩浩海門連鵬搏羊角來天
外鰲戴方壺獻几前西府旌旗猶壯睹南朝宮殿盡

蒼烟登臨不用成悲感自得開懷一曠然

次韻和少述雪中見寄

坐看和氣變農愁三白前占歲大收未及勸耕巡屬縣不妨驅酒望高樓剡中人遠空相憶𢦙子詩成枉見投正欲與君論出處偏舟何日肯東浮

和少述春日

春日融融二月晴春風藹藹百花明少年嬉遊正應急何處歌簫走馬声

風流自古吴王國一一湖山盡勝遊上巳清明寂佳

節萬家臨禊錦維舟

初晴池閣暖無塵花落綠飛不避人秖愛年年好光景須知華髮一番新

卧病江東又見春高齊長日坐生塵看花飲酒應難強猶有詩情謝故人

謝王勝之行部浙東還示詩

雒陽貴公子才氣蓋九州言從承明觀出治東諸侯繡衣自天下龍節横江浮威聲雷霆發恵澤河漢流薄領謝俗吏清談揖前修三月初行部飛帆絶湖頭諸山嶙峋出委蛇轉前騶衆川淙淙來方洋放扁舟仁智得所好逍然忘百憂歷訪寧憚遠窮探詎辭幽高懷期康樂遊跡嘉遠游從容頓賓從此樂復有不長歌載大句從者誰敢酬歸來特示我明珠知闇投我本丘樊士久已失厥謀終無考槃划但有伐檀羞庶幾不遠復未愧公閔休

江氏明蘊堂

夫子剛且勇一推遂終身於今斗牛間鬱然氣不申平生慕用意碣刻番千春更為祠堂詠尚代雞酒陳

次韻和鞠顏叔游山

吏案方無事明游出近山相從得所好終日有餘閑棄置形骸外逍遥宇宙間谷風吹淅淅澗水濯潺潺灌木開雲葉餘花散錦斑輕輿留石步短棹下湖灣古寺群峯合孤洲萬竹環紫鱗驚躍起白羽倦飛還對酒忘塵事臨流見病顏支離真可笑光景信難攀且共陶然醉誰知是閉關王仲淹云劍佺古之閉關人也

平望道中

積水不知除孤舟緣斷隄新晴寒氣薄短日暮天低

為客情猶昨重来路已迷區區何計了長負舊林栖

將至京口先寄孫少述并呈晏子俞

為郡無聞困米塩先生有道獨幽潜豫章因甚薦徐孺盍卽何能詆蜀嚴已脫簿書身自放肆尋山水意寧厭京江寂欲方洋虜頭從屏星巷画幨

奉酬潤州余少卿見寄

兩鎮旌旗對撫邦老成循政獨難雙賜環已許歸西省擁撤方来絶大江後乘頗陪幽賞盡詩新頻使勇心降主人意辱春潮小且卷孤帆僊畫杠

到淮南

吳山已遠見淮山未覺風塵上客顏家在滄浪重回首彷徉且作半年閑 彷徉一作逍遥又云北舟聊得半年閑

戲盧中甫錢才翁

晴日春風花氣浮少年嬉遊滿楊州誰憐居士身常病獨坐空船理白頭 居士身常病一作終歲惜惜病

山光寺一首 寺本隋煬帝故宮

高臺已傾曲池平江都宮殿野艸生隋家事遠不須問淮南非復百年城 今楊州城非隋舊城

謝太傅廟

功業由来出偶然晉師豈必勝苻堅謝公更欲收民望故築新城坐自全

自楊州與中甫才翁偕行

相遇得所好相從如所期平生慕用友形跡無牽羈道路遠千里冬春踰再時要將窮吾樂忽厭行遲遲

和才翁行次山陽

灔灔春波遶郭回飛花無數逐風埃山陽舊客誰相識憔病區區又到来

甓社湖

青天漾無雲白水平無波拖舟鏡中行奈此清絶何我行不自亟三日才百里悠悠何所感似泛吳江水湖水清無際清極不可觸吾纓初自潔將安濯吾足

和中甫新開湖

渺渺清波百里浮昔遊曾是一扁舟十年人事都如夢猶識湖邊舊客郵

和中甫呂氏園亭

長日陰陰雨與風病夫高卧一舟中少年歆氣誰能

過縱走名園看落紅

題楊州山光寺

馬蹄輕處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樓羞薄倖自緣無錦作纏頭此是中甫和晴日春風花氣浮詩

高臺已傾池已平隋家宮殿春艸生千年前事何足歎淮南非復舊時城此詩傳自山光寺壁與集中異

西溪文集卷第二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三

西溪文集卷第三

歌詩

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　出都

出都日大雪　陳橋驛

城北別親友　信武殿

道中見新月寄内

烽火臺　老農問

荅老農

將至瀛州從事張祥寄詩和荅

道中示三使

雄州遇唐子方奉使先還奉贈

使還雄州曹使君夜會戲贈

發堯橋十里而河梁敗還生客亭復上馬戲詠

過扇番柳

過冀州聞介甫送虜使當相遇繼得移文以故事請避諸路又以詩見寄次韻和荅

至澶州遇吳長文謁告歸奉贈

還家自戲　　出都
贈李審言　　贈王平甫
漕舟　　汳河贈審言
平甫許詩未至贈　　淮陰侯廟
和平甫寄介甫羨會稽之行
和平甫越州　　淮山
將至錢塘先寄施侍郎
送十二叔歸巴陵　　至樂齋
晝寢　　山中樂
鑑湖　　愛山
依韻和韓子華游趙氏園亭
彭州使君郎中寄示懷舊之篇輒次韻奉酬
將赴會稽過杭州寶日大師法喜堂
將赴淮南再過蕭山昭慶寺闍梨叔師所居
依韻和杭州施正臣與李審言王道粹宴有美
堂唱酬
依韻和李審言見贈敘懷
依韻和施正臣遊聖果寺

贈剡縣堯源宮王道士

次韻和不疑借書鄭錢過其寢

次韻和沖卿中秋不見月

大行皇帝挽歌辭　　陳府君挽歌辭

吳正肅公挽歌辭　　晏元獻公挽歌辭

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

朝辭承明殿莫下金馬門伏讀明詔意仰思聖主恩蠢彼獯鬻氏禮數逼弟昆帝矜務息民金繒代吏屯嗣皇謹遺業使傳交塞垣下臣非知古有舌詎得論恭承丁寧命敢不夙夜奔

五言出都

十年中都官未審去宮闕一朝使萬里馹騎催早發徘徊景陽道瞻望未央闕高城接浮雲佳氣正幡鬱我馬何遲遲中情憂如失王事戒靡盬臣心敢它卹曷月還歸哉歸期幸可必

五言出都日大雪

朔風萬里來一夜卷飛雪湯湯國門路轉轂失故轍鳥翼礙不開馬蹄僵欲折問我行安之銜命使胡羯

君恩念勤遠敦遣禮無缺賜金戒私裝卜日出漢節
太官載供張厩馬先簡閱充華自難勝敢復訴勞荼
獨衰徒御衆驅馳犯寒切每懷寔靡及勗爾保嘉烈

五言陳橋驛

天命豈人力神功非智闕藝祖昔臣周周德久已衰
上將分六師北征在郊圻士卒中夜起神器倉猝移
誰言一朝變迺定萬世基國門一合地傳舍猶當時
故老無復存遺話嗟何知維留威神在凜然萬方歸

五言城北別親友

朝出北門道復車何轔轔頎皆我親友送我胡中行
置酒古寺堂勸酌紛縱橫飲闌睇四坐悄若意弗平
試問坐上客客言安敢承謂我自慷慨固無兒女情
幸當無事時奚忽為北征俾我不受辱往拜單于營
憂我衰病餘跋涉萬里程二者所不堪奈何誰使令
我笑謂坐客我豈徇利名仕既不得已王命方丁寧
上蓋傳介子下愧蘇子卿第結匈奴心以保先帝盟
惓惓謝親友敢辭醻餘觥

五言信武殿

匈奴昔南牧先帝躬濯征旌旗從天下龍扇百萬兵
元臣坐帷幄大將當鼓鉦黃蓋臨城樓城下萬歲声
卷起黃河波飆入單于營單于膽先破犬羊亂縱橫
大黃殪賢王京觀封鯢鯨甘雨洗原野清風掃羶腥
王師奏凱歸殘胡稽顙盟於今五十載北塞維蠶耕
黎民亦何知但見原廟成下臣方奉使過謁慄危兢
威神敢云測尚冀通精誠

五言道中見新月寄內

離別始十日已若十歲長行行見新月淚下不成行

念我一身出萬里使臨湟王命不得辭上馬猶慨慷
一日不見君中懷始徊徨我行朔方道風沙雜氷霜
朱顏寂先黛綠髮次第蒼腰帶減舊圍衣中散餘香
郵亭苦夜永燈火寒無光獨歌使誰和孤吟詎成章
輾轉不得寐感盡還自傷思君知何如百語不一詳
胡雁方南飛玉音未可望願君愛玉體日看庭樹芳
欲知歸期蚤東風奚浮陽

七言烽火臺二首

歷歷相望隱舊堆孤穿兎穴半空摧行人不識問野

老云是昔時烽火臺

烽火銷來五十年居民初不識戈鋋耕桑滿野帝何力千里邊城自晏然

七言老農問

使者輶車歲不停金繒無載價連城洛陽年少今何怯未省傳聞敢請纓

七言答老農

聖主仁恩務息民收兵方外卷威神老農自保太平樂焉用空言蓋使臣

七言將至瀛州從事振祥寄詩和答

驛騎驅馳萬里身錦貂渾欲变緇塵平生未識行邊地今日初欣遇故人洗眼已驚凌鯉至相看應訝二毛新羨君獨得從軍樂三歲高陽幕裡賓

七言道中示三使二首

初持詔節下宮衙四牡臨門敢碩家稍遠郊畿還感慨却瞻原隰自兊華使行萬里誰非病義重千鈞始拜嘉遥指燕山數歸日都城猶未有多花

漢家恩信撫群戎坐息邊民樂歲豊自古所求中國治於今無復四夷功金繒但取一州賦使介何辭萬里通碩我薄羸豈堪此共揚威命賴諸公

七言樵州遇唐子方奉使先還奉贈

攤節纔臨塞北垣正逢歸騎下幽燕昔初並命辭臺下今獨先還諸案前胡地風沙辭異域漢家日月望中天邊城尊酒雖云樂聞説腥膻更慘然

使還樵州曹使君夜會戲贈三首

風霜滿面使胡歸洗眼看君喜可知更出佳人對紅燭今宵醉倒欲何辭

法曲新声出禁坊邊城一聽酔千觴明朝便是南歸客已覺身飛日月傍

粉面嬌環紅綉裙主翁獨遣勸佳賓它時金谷重相遇還許尊前問故人

發兊橋十里而河梁敗還坐客亭復上馬戲詠道傍垂柳二首

客亭門外織織柳解使行人去復還為謝春風搖蕩意上林苑杏正堪攀

行盡塘隄日已西回頭綠樹却遲遲柔條秀絶向人

甚忍不從容折一枝

過眞州聞介甫送虜使當相遇繼得移文以故事請避諸路又以詩見寄次韻和答

風沙敝盡旧狐裘走馬歸來過眞州聞報故人當邂逅便臨近舘為遲留不容傾盡論時事空寄新詩寫容愁却望後車塵已合蕭声清斷去如流

至澶州遇吳長文詔告歸奉贈

萬里風霜一病身歸來初喜渡河津舉頭已近長安日洗眼先逢玉署人平昔每嫌疎舘合今茲輶許接

車塵逅奐對後應多暇東閣期誰共賞春

還家自戲二首

憶昨辭城初見春纖纖金柳正矜新不知遠客貪歸意欲把狂絲繫画輪

遠客歸來眼自明小蛙滿院笑相迎當時若折辭城柳定負春風薄行名

出都

秋風歸夢入東吳乞得城居占越湖聖主恩深未知報豈如振翰為蓴鱸

贈李審言

使節葳蕤出漢宮我方受瑞守江東解還印綬甘元禮寄去威嚴幸弱翁金珮并辭冊屏下画舩相接汲波中過江弩矢應交路歛避須知御史驄

贈王平甫

軽舟喜出大梁城更得高才共載行海内相知君與操從容尊酒論平生

漕舟

漕舟上太倉一鍾且千金太倉無陳積漕舟來無極

幾兵已十万三歲戍更多廟堂方濟師將奈東南何

汲河贈審言

黃流千里從天來中貫帝居縈斗魁與君共宣聖主德餘波漸暨東南垓

平甫許時未至

平生每愧不能詩今與詩豪晝夜隨已許大篇須強和少收鋒鍔始相知

淮陰侯廟

淮陰本自市人子始定三齊便請王明哲保身非所

貴如何終欲比張良

和平甫寄介甫姜會稽之行

君家兄弟古人期入直西垣已恨遲莫羨廷陳乞州
去朝廷多事待論思

和平甫越州

六朝開國盡東州此地常居第一流四海今皆歸聖
主万兵猶得䏶元矦江山執勝登臨好市邑空殘賦
役稠我去正應千百慮不知能復繼吟不（王詩云縱吟還勝白蘋州）

淮山

淮山万重紫淮波千里清聊茲快吾目又以濯吾纓
戟門多塵埃黄河自泥濁我行何遲遲回望未央閣

将至錢唐先寄施侍郎（去年送施詩有何日從公醉棠事之句）

憶時送公公棠詩欲從公醉亦狂辭今叩東鎮思方
厚更過鄰城喜可知已分尊前非敵量獨憐湖上失
春期江南地煖霜無力橘綠箏舟蟹自肥

送十二叔歸巴陵

讀書不遇古所有閒居得地今日稀世故紛紛定難
了況獨身已與衆違洞庭水清君山碧白酒滿市魚

滿磯都門一到十日耳猶恨風塵汙我衣

至樂齋

至人得至美適能遊至樂茲理難與言紛紛徒爾學
五經陳縱横夫豈非糟粕吾方任常然来者尚吾覺

晝寢

衙退冠佩捐吏休簿書却山城賔客稀永日卧高[illegible]

山中樂

誰言府中居自得山中樂獨醉還自醒無人事酬酢

鑑湖

鑑湖千頃山四連昔為大澤今平田庸夫况可與慮
始萬年之利一朝斂

愛山

朝凭秦望紫玉几莫倚卧龍青錦屏平生愛山今日
足尚恨軒冕縈吾形

依韻和韓子華游趙氏園亭

春色先從禁苑来侯家次第競池臺清明已近鞦韆
動上巳相尋曲水開繡幕風微花自舞金炉日永麝
銷灰病夫歡意都能幾漫作山公倒載回

彭州使君郎中寄示懷舊之篇輙次韻奉酬

昔下承明得善藩㓜無佳政可勝殘與民共樂湖山好遭世承平法制寛當日清談羞俗士歸來白髮困塵鞍羨君正逐春遨盛豈減東州舊賞歡

將赴會稽過杭州寶月大師法喜堂

悠悠十年別怱怱一夢中故人已白髮相對一病翁日短語不盡潮生舟復東自咲更自愧此身猶飛蓬

將赴淮南再過蕭山昭慶寺闍黎叔師所居

始作山陰行還尋廣陵路此身未許閑長負滄洲趣往來古寺居再與高僧遇偕處雖暫空勞生竟難訴

依韻和杭州施正臣與李審言王道粹宴有美堂唱酬

昔為鄰政愧難參今讀新詩歎召南美化由來稱樂國勝遊還足發清談江山臨眺兼娛壽旌節聯歸卷夕嵐病客區區方北去尚思堂下停驂

依韻和李審言見贈敘舊

目與公家三世舊坐看高閑歷年衡梗柟屢構明堂

廈麟鳳更參聖代符結友固應皆以義論詩何獨取於愚歸舟早晚乘潮度猶得西湖一笑無

依韻和施正臣遊聖果寺二首

盤崕絕巘與天通汗漫煙霞謝世籠聳起浮圖山突兀自然衙石函青蔥古人興廢千年上游客登臨一嘯中誰為燕然愧班實孤城羈擾亦銘功（并衙石有錢鏐刻詩）

長愛高僧住絕岑定知無復俗緣侵人生擾擾應徒昔世事悠悠豈獨今軒冕儻來真可愧山林歸去莫嫌深孟軻事業誰能及告子唯先不動心

贈剡縣堯源宮王道士

我昔剡谿遊道人亦相遇重來十歲餘顏色宛如故顧我病衰早鬢毛已蒼然乃知世上榮詎若山中閑道人家東都問胡不歸北北方多風塵素衣化為黑斯言吾所信吾志亦江湖瀟洒會稽守平生欣莫如君恩容苟安頎奉三年計幸爾數到城間談北方事

次韻和不疑借書鄰幾遇其寢

嗟我江湖人野性實疎簡況從衰病侵事事益以懶豈不思自強所資乃有限但愛江夫子平生事高散

維於讀書勤晝夜不去眼每勞從事賢獨使簿書綰
揮署曾不勞無人信無赧有時倦欲休就席初不煖
鄰友更借書丁丁叩門版尤嫌吏舍喧牛羊鬨棚棧
不如歸吾廬靜對日暁暁詩成還示我足以豁幽屛

次韻和冲卿中秋不見月

木葉飄飄客正悲浮雲更趂薮朱曦分無好月臨清
夜且共芳樽樂盛時客戸那憂風蕩燭重簾寧怯露
侵肌金壺漏盡玉山倒天外晴陰誰復知

大行皇帝挽歌辭五首

正統千齡接端朝四紀長無為獨高拱博施極多方
昔也稱何力今焉愁彼蒼維應傳聖嗣有以慰民望

二

歷數當興運謳歌屬太平成康能述業文景善持盈
海外咸來獻區中不識兵至仁終莫報何以盡群情

三

欲識承平事君王五十年耕桑連萬里歌吹被三邊
德至消群慝恩深極漏泉如何一朝變群慟訴蒼天

四

四海蒼生衆真知不世逢方將請巡幸然後議登封
鑄鼎未云就乘雲安所從尤哀此下國無路望髯龍

五

西望陵臺遠陰陰白日昏孤臣欲從死累世未酬恩
身隔千官列心隨万國奔維臨滄海上泣血就濟痕

陳府君挽歌辭

吳會多長者斯人昔所欽高材誰復見令聞獨留今
松栢開原執笳簫送水陰安知此吉卜有子服朝簪

吳正肅公挽歌辭三首

天下賢良選當時第一才文章秘群玉事業掐三台
韜作東山去還期宣室來蒼生方頋治梁木何先摧

又

四海瞻師宰中朝倚典刑胡然賦全器獨弗與多齡
柱石虧宮廟鹽梅輟鼎鉶風流不可挹無愧吏臣名

又

笳鼓周南地公嘗此保釐都人懷舊德行路起新悲
昔我祈難老今天莫慭遺呼嗟如可贖猶願可身為

晏元獻公挽歌辭二首

英才動先聖盛業啟今王朝廷尊元老宮師仰典常
才遜宣室對遷歎哲人亡獨有勳名在書爲後世先

又

四海尚多事君心屬太平天胡不遺慗邦早奪耆門
柱石傾宮構鹽梅廢鼎烹斯人無復見誰意在蒼生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四

西溪文集卷第四

制誥

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知邊鎮制

翰林學士除御史中丞制

誡勵貢士敦尚行實詔

内殿崇班劉象興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

宣州涇縣主簿陳育可秘書校書郎致仕

安肅處士高懌可光禄寺丞致仕

内殿崇班張崇亮可内殿丞制

職方員外郎石元之可屯田郎中

祕書丞韓震可太常博士

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沈康可司封員外郎

餘如故

供備庫付使桑湜可文思副使

德州録事叅軍韓嘉言可光禄寺丞

著作佐郎周尹呂公善可並祕書丞

供備庫付使王世卞可西京左藏庫付使

奏舉人前懷州武德縣令周佐尭
奏舉人前懷州修武縣令梁造可並大理寺丞
前著作佐郎魏應臣前大理丞田曾杜子才前
將作監主簿劉公懿可並進官服闋
太常博士朱詰徐說可並屯田員外郎
內臣加恩
撫州奏臨川縣臨汝鄉何彧一百七歲可本州
助教
瀧州浰陽縣主簿袁衍可太子洗馬致仕

內侍省內常侍韓承文可內殿崇班
奏舉人前綿州神泉縣令解補之
奏舉人前相州永和縣令呂偽可並大理寺丞
故虞部員外郎致仕范尭佐男杲卿可試將作
監主簿
陳州錄事參軍尚起可太子中舍致仕
入內東頭供奉官綦元享可內殿崇班
皇姪孫右千牛衛將軍世頵可贈右屯衛大將
軍

供備庫付使曹任可西京左藏庫付使
大理評事張太寧將作監丞王儀可並大理寺
丞太常寺太祝王景純可大理評事
開封府推官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張芻可
度支員外郎餘如故
江州錄事參軍監鄂州買納茶場和僅可大理評事
東頭供奉官李永慶崔昭明可並內殿崇班
台州寧海縣令魏昂可試大理評事充山南東
道節推知南劍州劍浦縣

奏舉人前權武信軍節推安宗謹可大理寺丞
陝州文學趙洪可華州別駕
禮賓使李中祐可六宅使
大理寺丞馬希元魏絳耿仲嚴時選陳安世可
並太子中舍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
殿前都虞侯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璋奏百
姓醫生王逢辰可試國子四門助教
供備庫付使李詵可西京左藏庫副使

大理寺丞充本寺詳斷官王䢼可太子右賛善大夫

将作監主簿呂昌祐可太常寺太祝

荆湖南路轉運使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陸詵可刑部員外郎依前職

大理寺丞范誦可加騎都尉

皇親太子率府率宗粹以下可並右千牛衛将軍

皇親左監門衛将軍克楊以下可並右領軍衛大将軍

勑賜進士及第朱長文可試秘校守許州司户叅軍

殿中丞符拱之可太常博士

前信州録事叅軍朱逢吉可太子中舍致仕

屯田員外郎舒照亮可都官員外郎

太常少卿席平可光禄卿

秘書省著作佐郎王琳可秘書丞

内殿崇班馮天祐可左監門衛将軍

左藏庫付使李賡可庄宅使

内殿承制周世昌可供備庫副使

内殿承制唐詵等並可供備庫付使

内殿崇班張宗鈞等並可内殿承制

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曹崇吉可内殿崇班

西京左藏庫副使白均可供備庫使

前守汀州上杭縣尉兼主簿張奎可試秘校充春州軍事推官通判春州兼知本州

左侍禁田文廣可行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濮州鄄城縣尉鄭務先可冀州棗強縣令

觀文殿大學士徐節度使知邊鎮制

内外之臣文武是遞出入帷幄所以重學問之求征伐四方所以賴爪牙之任雖自二柄寔均一途蓋權有以適變者各存乎時材可以應衆者維其所用眷言方面中建将臣東自朕心告于尔衆具官某材劇志大經明行修博習前載之方講開當世之務自始陳力周更在廷慭乎秉其一心毅然見其中立登在法從實先近僚用陪秘殿之嚴益重中朝之選夙夜

無怠陟降有常弗吐剛而茹柔佩馬正色能盡忠而補過維曰靖恭固有大臣之方允為本朝之望屬茲謀帥尤必得人我方才難僉以汝薦是用舉斧鉞之利裁麾節之華授之兵符分以州部凡茲授受之重寔維推擇之艱於戲總万兵之權當一面之寄董之以紀律撫之以恵恩非勇無以先人非謀無以應敵機至而後應名正而後行必使師徒無傷邊埸不聳戎狄面内而至方外率循朝廷莫枕以居天下咸着皆汝之責其往欽哉

翰林學士除御史中丞制

御史中執法典綱紀總方畧大臣之任也凡朝廷内外公卿百執事雖各有分職矣然其有枉直有興壊所以察舉之使一納於軌則而以成治體者是其任也夫豈輕授之哉具官某行有典刑學有師法文章必適於用論議必造乎理周旋内外風采甚著自居金鑾之秘樞機周審顧問泱洽謫然有大臣之躰是宜益試以政序其功效故朕以尓長御史且今大夫缺位御史之任汝得專焉允汝之職汝既知之矣汝其懋之無俾官有曠事法有廢擧以為汝謫也

誡勵貢士敦尚行實詔

朕上稽三代下監漢唐設為選舉之法以進天下之士數詔執事更定其制維恐不盡又使天下興建學校自京師所以長育人材維恐不至朕之於選舉可謂勤矣然比歲以來士之進於有司者益不及于前時鄉非無學也而莫從學非無師也而莫事讀書者弃其實為文者取其華群居燕處則不聞仁義之談雜進並趨則不聞禮讓之節一旦較之於利害之途

欲其有古人之風不可得矣然而遂論之以充吾之列位而以治民成化其可望乎嗚呼凡尓守令師帥官吾所以共治天下者也豈不念此今吾将重申之夫自治者能治人不自治者治于人高爵重祿所以待天下之賢也然豈直欲寵其一身哉将欲以治吾民爾今不能自進其德修其業乃欲瞻吾之高爵重祿亦以難矣凡尓守令師帥之官其皆告尓之士民以朕之詔使各自進於此毋怠毋忽毋重有前日之與凡貢之於朝者必得名稱其實材充於舉斯可矣

茍緣於此國有常憲朕不得私

内殿崇班劉象輿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

勑某夫壯而陳力老而還政仕者之常也惟尒早以材武服于朝列今年至而請謝朕嘉尒有知止之思是用因尒功狀陞尒以環衛之秩俾休于家以安尒私始終之榮祗服焉可

宣州涇縣主簿陳育可秘書校書郎致仕

勑某始以貲粟献于有司故賜之以官亦既劾力乃以疾告尚念其奔走之勞命以京司之秩以為尒里閭之寵朕所以報尒者至矣其恭承之可

安素處士高懌可光祿寺丞致仕

勑某夫舉逸民禮賢者所以歸天下之心厲士大夫之志古聖王之事也朕今用之惟尒經明行修高尚其事安于丘園前日大臣更以為言朕不奪尒志以處士之名今部使者又言尒年彌高而德彌卲宜進之王官為朝廷之光故命尒丞於光祿即安于家朕豈不貪用賢哉顧尒老矣不可復勞以官職之事尒其服我休寵益懋厥修毋近名毋行怪以全尒之節以稱朕之思可

内殿崇班張崇亮可内殿丞制

勑某考課之法文武並用所以勸能厲衆也以尒積累勞次既位列朝今歲格薦應復當序進進之一等奉承制旨往懋厥職以荅光寵可

職方員外郎石元之可屯田郎中

秘書丞韓震可太常博士

勑某等夫三載考積唐虞之所以叙百官而成大治稱盛德者也朕今用之以尒等並由俊造之第更著事功以序位于朝今歲格薦應復當增秩增之一等

南宮正郎秩宗博士皆高選也汝欽承之無替朕命可

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沈康可司封員外郎餘如故

勑某夫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任官人之大方也然考績黜陟之典自古用之所以示勸沮出誅賞殲世而磨鈍者也惟尒文辭之美發於儁科材用之揺見于初仕朕用大臣之薦登尒于學官擢尒于書閣升

位于朝再君即位者復三年矣今有司稽閱来上以
尔當陟故進汝以王爵之副盖左曹之前列也尔其
欽承之無易我丕顯之訓可

供備庫付使東湜可文思副使

勅某朝庭設武爵之等所以待材力之士也今丞相
言汝節義勇幹有古将帥之烈又退讓無請不自伐
其劳以祈進朕惟尔父有功于國而歿其身為吾士
大夫之所稱慕今尔克世其家又為吾丞相之所舉
朕何愛一等之爵而不以褒尔我其陞貳諸使之上

列以稱朕之意所以圖報者在尔焉可

德州録事叅軍韓嘉言可充禄寺丞

勅某廷尉天下之平而有司之至重也為其屬者豈
可以非其人哉今大理言尔以法律自請而試之有
効故命爾丞于京司以佐廷尉其所以為尔職者既
知之矣其祗服焉可

著作佐郎周尹吕公善可并秘書丞

勅某等咸以俊選推佐著作出宰縣道今有司考課
按此當遷進丞旧省序于朝列往服休寵毋怠尔修

可

供備庫副使王世卞可西京左蔵庫副使

勅某文武班爵之法各有名品以待吾士大夫之賢
而進退上下自以功罪古今不易之道也惟尔蚤以
劳能序位于朝遂貳諸使今考績應率再遷尔于上
列充寵多矣尔其思之可

奏舉人前懷州武徳縣令周佐尭

奏舉人前懷州修武縣令梁造可並大理寺丞

勅某等吏部選法有歲考之第有功罪之計有薦論

之目其法密矣州縣之吏有能應之寂而無殿者皆
良吏也以尔等並縣令宰以有課効按籍来上故命
尔丞于庭尉其漸充願往祗厥服無易無怠可

前著作佐郎魏慮臣前大理丞田曾杜子才前
将佐監主簿劉公懿可並舊官服闋

勅某等夫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也過猶不及矧吾
士大夫立于朝廷以承教化一風俗者可不奉此以
尔等頃罹不幸顛沛去職今禮服終矣其復尔位移
孝為忠朕所望于尔也可

太常博士朱詰徐說可並屯田員外郎
勅某等古之郎選重矣非茂材雅行簡于衆者未嘗輕授也今雖尚書之職分異不皆署曹然其官儀地望自高矣以尒等並用文學射策以歷位于朝今有司考績當陟並遷尒于司田副郎夫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無易尒心無替朕命尚有顯爵重祿以待汝焉可

內臣加恩
勅某等朕制禮作樂大祫宗廟既事告休推錫在位咸以周浹尒等奉事閨闥豈無勞勤均之賞渥以盡

無不酬報之誼可

撫州奏臨川縣臨汝鄉何或一百七歲可本州助教
勅某洪範五福百壽古者有養老之禮而天子巡狩先見百年蓋老者人之所尊而為國家者可以教者也朕比詔天下博求以聞今尒本郡以尒來上朕甚嘉之故命尒以下士之秩助教于州里尒其保期頤之福承朝廷之意安于丘閭崇且遐也可

瀧州浙陽縣主簿袁行可太子洗馬致仕
勅某奔走州縣亦既有年今其老矣願還官政嘉尒止足錄尒勤勤升秩朝序歸安里閭足為寵榮其往祇服可

內侍省內常侍韓永文可內殿崇班
勅某中侍之臣出入禁闥受宣詔命至親密矣非小心端信能寡其過者吾弗用也以尒幼而秀穎出于群輩周旋服事其勤不怠朕甚嘉之故稽尒歲績增尒之秩班于中朝以為尒寵戒之懋之無替厥素朕不忘尒也可

奏舉人前綿州神泉縣令解補之
奏舉人前相州永和縣令呂撝可並大理寺丞
勅某等夫有百里之地得專其政而行其志古諸侯之選也有能撫其民人使無散流平其賦訟使無偏枉以成三載之績而又有保任之舉者朕其可不賞以勸之哉以尒等並為劇縣以有功狀歸于有司有司稽攷咸應其法書而來上肆朕擢尒丞于廷尉列于王官尒其祗畏所事無怠厥舊庶乎益進于朝永有光顯也可

故虞部員外郎致仕范尭佐男昇卿可試將作監主簿

勑某夫朝廷之士生則有爵祿之寵歿則褒立其嗣吾於士大夫恩可謂至矣尒父尭佐服事陳力致位於郎老而請去始終可紀今其亡也朕尚念之故推敘及尒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尒其飭恭慎思自進於名以無忝尒考之美可

陳州錄事參軍尚起可太子中舍致仕

勑某州縣之職勞矣尒周旋其間至于十年而不能自奮以出今乃以老告朕甚閔之故命有司攷狀来上秩尒以春宮之屬通籍乎朝所以為尒恩者至矣尒其保之以終福祿可

入內東頭供奉官綦元亨可內殿崇班

勑某內宰小臣所以給房闥之役趍走之任也故非其久無過其勞可書者未嘗輙遷焉以汝參典禁藏四歲于此而出納無遠鉤較甚明且有羸羨以裨外府之用籍奏前上朕甚嘉之不可遺也其增秩一等班于殿朝以為尒報其往遵職毋棄前効可

皇姪孫右千牛衛將軍世穎可贈右屯衛大將軍

勑某夫立愛自親始所以教天下之教也朕于宗室貴之富之罔有不至其不幸而淪謝者亦必褒顯尊寵之所以篤始終無窮之恩也惟尒孝友恭肅有聞於家謂宜壽考以表于衆奄忽而化徹于予聞何傷如之其贈以大將軍之章綬使九原而可作也尚知我親親之德無存歿之異而歆服焉可

供備庫付使曹任可西京左藏庫付使

勑某延安国之西圉也吾宿師以固之謀師以議之又擇材勇之士屬之麾下所以為其爪牙之任以尒晏糜武爵遂貳內使實應是選以監州兵今維夏戎服命王師不出無以為尒功而累日計歲揃循講輯之勞不可不報也其陞諸使之前列以為尒恩尒其祗勗圖有後効可

大理評事張太寧將作監丞王儀可並大理寺丞太常寺大祝王景純可大理評事

勑某等朝廷制爵祿以待天下之士大夫其踣廣矣

其流衆矣然既試以戰而質其成序以陟之則其法一焉太寧也由辭科儀與景純也由世賞各以應能而應課最有司舉三歲之典來上肆朕並以為廷尉之屬或承其長或平其法皆曰良選漸于榮階尚有不次之賞以俟尔卓然之効尔其勔焉可

開封府推官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張芻可度支員外郎餘如故

勑某東觀吾圖書之府而禮樂之源也其流至高京兆吾大衆之地而四方之則也其治至難其用人非

有文學政事之寔未嘗輕以授也以尔資賦甚美矯然有立並應是選優有餘裕實允多士之望而有司舉考績循秩之典以言故遷尔卽位一等夫特達之士豈計其歲月之勞而序進之哉顧三載之法朝廷之舊不可廢也固有尊顯亢大之爵以待尔維以懋焉可

江州録事叅軍監鄂州買納茶場和僅可大理評事

勑某大司農制天下之貨財以給縣官之用凡任其事者皆有賞罰今乃言尔前領武昌榷茶而能遵戒謹法有益于司農請以賞之肆今遷尔于庭尉平以荅尔勞以勸能吏可

東頭供奉官李永慶崔昭明可並內殿崇班

勑某等三班武吏其取雜矣其進艱矣有能以廉自持以勤自効奮而出乎其間者可不尚之今尔等克應其法籍以為奏故命之班于殿中序于朝列其為尔寵不亦多乎往哉祗服可

台州寧海縣令魏昂可試大理評事充山南東道節推知南劍州劍浦縣

勑某前日天下令長多非其人始詔刺舉牧守之臣詧廉為之故遂進之縣十七八治朕甚嘉之汝其選也汝既三歲被代而知者尚鮮何哉雖然不可不少褒也其升職纂府俊為百里益有以篤于朝者當命汝遷焉可

奏舉人前權武信軍節推安宗謹可大理寺丞

勑某天下之治久矣士大夫雜選歸吾有司者不可勝數而吏部充衆蓋吾公卿之才間而自出雖然賢不肖不分溷焉一途孰從而辨之哉故設為考績之

法甚備又使刻舉之臣薦其所知覆之中銓以質其成然後命之以遷所以用人者如此其慎庶幾人人而得其真乎以爾端恪修潔有聞于衆實應吾法故陟爾為廷尉丞列于王官以漸光顯爾其服我之丕訓畏于厥職以思進也可

陝州文學趙淋可華州别駕

勅某朝廷以美名豊禄寵養士大夫者使之為政治民也爾不念此乃自投于法是宜棄而弗用矣尚矜其過或自悔復稍進于籍使處近州益覩厥為以出

後命可

禮賔使李中祐可六宅使

勅某朕遵理天下中晝州部並建牧師以制四方而蜀在西南一都會也故常用左右之臣以撫其地又命材武之将以佐其軍其寄付之重疇選之艱固以異矣以爾功名之後能世其美歷守邊障率有成効故擴諸使之等以遷爾秩領兩道之兵以輔爾帥其所以為汝職者吾既授之爾師矣爾其善助之有賞有罰待爾而出矣可

大理寺丞馬希元覩絳耿仲肩時選陳安世可

並太子中舍

勅某等天下治安郡縣衆職鉅細煩簡皆有常法吾士大夫當其任者能遵之而勿失順之而弗擾使官無廢事民無病政吏無奸間以至于朝者皆良吏也以爾等並有伐閲在于有司自秩廷尉於茲三歳豈可不遷以勸之式其升東宫之屬通籍于朝亦足以顯矣其益自懋以進不已可

内東頭供奉官寥浩然可内殿崇班

勅某禁闥小臣衆矣非以德舉而材選也特以給左右之役遵內外之事而已故未嘗輕命以遷所以異乎吾外廷士大夫之典也今爾考不幸乃有遺封以爾為請朕念爾考事我之久位于通顯汝亦謹信無咎故進汝之秩班于殿朝以為汝寵朕于汝父子可謂至矣其思所以報我者焉可

殿前都虞侯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璋奏百姓醫生王逢辰可試國子四門助教

勅某爾以醫為技事我戚里有言于朝稱厥能劾領

得齒于士籍故錫尔一命以為之恩其愼厥操術無辱于官也可

供備庫副使李詵可西京左藏庫副使

勑某尔父端懿太主之子因之遇戚而降年不永奄忽云亡朕甚哀之既以贈襚極其禮數又得其遺封乃以尔為言朕既盡傷其夭性之恩宜復于尔有所愛哉其陞序諸使之前列以崇尔立朝之跡以慰尔考泉壤之思可

大理寺丞充本寺詳斷官王彭可太子右贊善大夫

勑某夫法者國之防微者民之命也蓋一失其平則天下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自唐虞三代莫不重之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夫以舜為君而皐陶為士尚且丁寧飭戒如是之勤况後之不及乎恭惟先帝審刑之意恊于唐虞故朕于法官之任益不敢輕以尔明察忠恕通律家之本故以尔為廷尉之屬今有司考三歲之積而實稱朕選可不遷以為勸哉其升東宮之寮序于朝列尚覩其後益有褒顯尔其懋之可

將作監主簿呂昌祐可太常寺太祝

勑某夫考績之法唐虞之所以馭百官而成大治稱盛德者也朕今用之以尔故相之後為吏有方應于陟典故升尔于奉常之屬夫世禄之子雖其進也異乎材德之舉然既授之政而能奉職自效無悖于理吾亦何愛而不以褒進之乎爾其懋之可

荆湖南路轉運使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陸詵可刑部員外郎依前職

勑某荆州之域其方數千里國家畫為兩部分命使者其南部郡縣數十內撫江漢外制群蠻吏民甚衆兵食甚廣允稱厥任常難其人自吾得詵無復一方之憂吾誠嘉之惟詵行義之美材智之劭更職儒館出入中外文雅政事沛焉有餘自將命于南風迹尤着朕方任之以重致之于遠而有司舉三載之典請以明陟朕宜以歲月之計而待特達之士哉頋考績之法堯舜所用朝廷之蘊不可輒廢故遷尔郎位一等貳于司憲蓋尚書之高選也其往袛服吾且圖尔之

功矣尒其勗哉可

大理寺丞寇誦可加騎都尉

勅某朕前以大祫之禮薦于宗廟旣事告休推廣慶賜罔有遠邇莫不周浹况吾士大夫服勞在位而可遺之乎其賜尒勳一等以稱朕意往哉祗服可

皇親太子率府率宗辯以下可並右千牛衛將軍

勅某等棠棣之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旣具和樂且孺言篤兄弟之恩

以及九族也蓋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而周之懿德也朕甚柔焉汝等席慶承祉蓄德揚休陟降朝仰允其藩睦實稱朕之意故思有以褒寵之其各遷所秩列之禁衛嗚呼汝其恭于師保服于詩禮愼修思永以享長久之禄以協我親親之恩可

皇親左監門衛將軍克揚以下可並右領軍衛大將軍

勅某等昔關雎之化行而麟應之故公族振振信厚與禮相應無犯于非何其盛也朕上承祖宗之慶下擁宗子之衆刑于袵席以御天下庶乎古先明王之德而汝等祗序上下克有禮節穆然令問揚于外廷使我尚無愧于前人甚可嘉也肆詔宗正條上因汝故秩環衛遷于大將嗚呼汝其夙夜祗餙無蹈匪彝以敦我家邦之治可

勅賜進士及第朱長文可試秘校守許州司户參軍

勅某前日朕詔有司以天下所貢士來試于廷尒以文辭之美得署乙科屬于吏部吏部擧限年之法未

即用也今旣冠矣請命以官惟尒早成旣登策選復歸于家益修不迨而且大夫之世也其人事其吏方宜亦習而明矣往掾州服毋廢毋易以啟揚我休命可

殿中丞符拱之可太常博士

勅某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朕誠進之周禮三歲大計群吏而誅賞之郁郁乎文吾從周審官之法是也今其以尒閥閱來上請以遷朕惟尒武功之世而能卓然自奮于文學以第儁造之選旣可尚矣

今出佐西師之府而其治行又應吾有司之比頃可
不以陟哉其升之春官博士以厲其志往哉祗服可

前信州録事叅軍朱逵吾可太子中舍致仕

勑某凡士大夫壯者吾勉以進之老者吾優以逸之顧豈私于一士哉所以勸乎群臣也以尔周旋州縣至於十年既不能卓然自奮以祈于用今乃自列乞身以去朕豈復有愛于尔而不以厲于衆哉其升秩春宮之屬通籍于朝以称朕意其往祗服可

屯田員外郎舒昭亮可都官員外郎

勑某周官太宰之八法曰官計以弊邦治謂三歲而斷群吏以廢置之也朕方綜覈名實賒以為法惟尔繇俊造之第周旋外迁遂位于郎以長一州今有司上尔伐閲允應其法故進尔秩一等付于中都夫饒劇郡也甚難其材有能称厥職朕且待以不次之位尚復序而進之哉尔其懋焉可

屯田員外郎李東等可並服闋舊官

勑某等傳曰喪三年以為盡云則弗之忘矣然先王之制不可過也尔等昔者不幸至于大故以去其位今既除矣宜復尔舊立身揚名以顯厥先吾所望于尔也可

太常少卿席平可光禄卿

勑九卿之尊法河海而通寒暑光禄之貴典宿衛而惣郎吏自漢以来其選甚重本朝之制非老成久次亦未嘗輕用也具官某文學之選初無能名嘗佐御史歷守大郡遂貳九列朕方以唐虞考績之典甄序百工故陟尔為正卿夫其官儀之寵恩數之豊允厥在廷能致于此者鮮希矣尔其惕畏強勉以究所職以荷我丕顯之命可

秘書省著作佐郎王琳可秘書丞

勑某學者之言必曰治民今夫令長之任莫親於民矣然既居之而能稱之者何少也豈徒能言之乎吾無取焉尔今汝其學者也其所居又大縣也尔之遷三歲矣今復升尔位于朝我之所以為尔寵者至矣尔亦嘗能行其所聞乎其祗聽朕命夫欲下之信者莫若躬欲衆之格者莫若德勞徠之惻怛之寬則惠於吏猛則暴于民如是而已汝其奉行毋自敗壞邦

有常憲可

內殿崇班馮天祐可左監門衛將軍

勅某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豈曰能讓哉亦循其分而已衆視諸貪而不知敗者斯可賢矣茲朕所以加優乎去位之臣也今汝之年雖未至而以疾自列亦可謂能循其分者歟其陞秩環衛退安于家以厲吾士大夫之意可

左藏庫副使李賡可庄宅使

勅某太官之建揔膳夫庖人內外饔亨人之五職在

殿中六尚其為任獨重而其事獨叢矣非幹敏之吏不能辨也以尒陳力從事三歲于茲攷會其狀咸應旧典故遷尒以諸使之正以荅尒劳其往極服可

內殿承制周世昌可供備庫副使

勅某廣內秘府吾所以聚天下之書而延天下之材者也夫其講論六藝是正文字則諸臣之任矣若乃莞庫之責出納之禁則命之以中侍之臣所以重其事也惟尒端信廉飭更使內外咸有善稱自職東觀益勤不怠故吾舉考績之制命尒貳乎諸使之列尒其思我所以褒尒者毋廢厥修期永終譽可

內殿承制唐詵等並可供備庫付使

內殿崇班張宗訥等並可內殿承制

勅某等天下乂安方外無警而兵之不試者久矣材武之臣寧復有非常之功而取不次之賞乎然方鎮有屯戍邊圉有徼侯拊循講輯譏察誰何之劳亦不可遺也尒等並以勇選而領軍事按籍以還或貳諸使

或承制旨皆曰顯爵其往祗服益圖祈報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曹宗吉可內殿崇班

勅某北戎請和一方無警然邊常宿兵以備豫不虞而塞外之事軍中之情吾所欲知故以軒闥之臣乘邊往來以察之而尒實當其選于茲三歲其劳可書增秩一等序于朝列報尒之寵其祗服焉可

西京左藏庫付使白均可供備庫使

勅某五嶺之南桂林之管其地千里外接蠻粤常宿兵置帥以衛連城而前日烏戰之寇數入以侵擾我郡邑之民故擇遣使臣往撫定之旣乃存尒之材請

以替一道之兵為之貳肆迁尔于諸使之正就淮其政乃尔之職尔既已參而知之矣其益悉乃心奮乃力毋敢乃事以奸我邦憲可

前守汀州上杭縣尉兼主簿張奎可試秘校充春州軍事推官通判春州兼知本州

勑某春州在南海之徼崎嶇蠻貊之間華人不居蓋自昔記之矣國家承有四鍾声教成暨置吏治民一視中州其德澤之所浸禮義之所棣固已變于古矣然吏之往者猶加優其恩所以慰其萬里之心也今

吏部調尔為州從事且總守長之任故朕命尔服章稟賜率踰常等以為尔恩雖曰遠且勞矣其亦寵而豐乎往哉祗服可

左侍禁田文廣可行太子左清道率府付率

勑某夫知進而不知退辱莫甚焉知得而不知失殆莫甚焉今尔之年幾于耄而既犯乎禮與律矣其免於辱且殆者幾何吾所以尚加優而謝汝者以汝尚能自請尔其升秩東宮之屬帶其歸涖嗚呼吾之于小臣始終之恩其至矣哉可

濮州鄄城縣尉鄭務先可冀州棗強縣令

勑某夫良民之為生艱矣其黠悪者乃舉行而奪攘之豈不哀哉故雖一邑之小必有尉者以此也然猶恐其或弗能稱職故設為賞法以勸之今尔之所補除者實應于格有司條上遷尔邑令益有民事其往試之無忝朕命可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五

西溪文集卷第五

制誥

試大理評事前保信軍節推鄭瞬可大理寺
丞試秘校前冀州衡水縣令丁鑄可著
作佐郎

文思使李樞可康州刺史

文思使郝元規可右騏驥使

奏舉人前太原府大谷縣令王可久奏舉人
前權知嘉州軍事推官趙嗣宗可並大
理寺丞

都官郎中楊佐可司封郎中

光祿寺丞韓宗道可著作佐郎

東頭供奉官趙鼎刑凡可並內殿崇班

漳州録事參軍前監郢州京山縣酒稅申旁
可太子洗馬致仕

宣徽北院使鎮寧軍節度使判鄆州充京東
西路安撫使曹佾奏小方脉醫人李整

大理評事馬直温可衛尉寺丞

東頭供奉官唐贇許士良可並內殿崇班

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知河陽李兌可左
諫議大夫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餘如
故

大理評事蔣蟦可衛尉寺丞

內殿崇班李允嗣可內殿承制

衛尉寺丞薛昌裔楊仲安可並大理寺丞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

職方員外郎蕭塤可屯田郎中太子中舍路
諫可殿中丞

內殿崇班丁政可內殿承制

陝府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充天章閣待
制彭思永可右諫議大夫依前充天章
閣待制充高陽關路都部署兼安撫使
知瀛州

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新授河南府澠池
縣主簿蘇轍可試秘校充商州軍事推

官
西京左藏庫副使夏元象可文思副使
祠部郎中判三司鹽鐵句院呂公孺可刑部
郎中
右千牛衛長史閤門承受陸思恭可舒州桐
城縣主簿
堂後官膳部員外郎馬千之可金部員外郎
充堂後官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

故樞密副使贈兵部尚書王疇遺表長男太
廟齋郎岴可太常寺太祝次男嶁嶼嶰
可並秘書省校書郎
國子博士劉舒可虞部員外郎
大理評事宋慶曾可光祿寺丞
前保信軍節度推官慎鐸可太子中舍致仕
故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抃遺表孫
男永年可守將作監主簿
仙韶副使張氏劉氏可並掌樂依舊仙韶副

使
崇儀副使李克忠可六宅副使
空名試監簿
駕部員外郎王諭可虞部郎中
太子中舍王永可殿中丞
屯田員外郎黃照可都官員外郎
右驍衛大將軍冀州刺史宗瑗所生母耿氏
可同安縣太君
供備庫副使鈸適可左武衛將軍致仕

皇姪右武衛大將軍仲琳可安州觀察使安
陸侯
磁州防禦使從式所生母南陽縣太君李氏
可永嘉郡君
右驍衛大將軍冀州刺史宗瑗長女可永嘉
縣君
殿中丞尹林可國子博士
入內內侍高班蔣永德等二十人各加恩
空名試監簿助教各壹道

前守桂州錄事參軍胥世程可太子中允致
仕
都官員外郎勾當法酒庫鄭盡可職方員外
郎
文思副使曹傑可左藏庫副使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李允奏醫人高昭
慶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
北京留司御史臺正名知班驅使官李早可
蓬州蓬山縣主簿勤晉
前殿中丞李洙等可並落官服闋
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王與權可司禦率府
副率致仕
中武將軍儂宗旦可右千牛衛將軍
贈工中王裕長男與逸可試將作監主簿
職方員外郎致仕區法男令輿可試將作監
主簿
西上閤門使王道恭可康州刺史仍舊西上
閤門使成都府利州路鈐轄

特服入前內殿承制閤門祇候郭士選可禮
賓副使前禮賓副使郭士選可內殿崇儀副
使東頭供奉官郭士達可內殿崇班
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公事職方員外郎何君
谷可祠部郎中
試大理評事前保信軍節推鄭暐可大理寺丞
試秘校前冀州衡水縣令丁鋒可著作佐郎
勅某等朝廷久安而仕者益衆多故吏部之法益密
而嚴盡官人之慎不如是則濫而有能應其法以得
進者豈非良吏哉惟尓暐暨鋒伐閱効實皆衆無疑
是用臨閱于廷並擢于王官廷尉東觀之屬往服于
位靖共夙夜思有以立無累我明可
文思使李樞可康州刺史
勅某南方多事群盜侵擾吏民不得休息朕甚憂之
故使靖守廣又思得忠勇材智之將以佐其軍惟尓
樞前日在廣能捍不虞之寇以全其城其効已試然
則熟知樞賢其以樞領刺史之符往護一道之兵以
為靖貳尓靖當請尓以自輔其必能協心均力以紓

朕南顧之憂矣往惟祗服可
文思使郝元規可右騏驥使
勑某荆州北部外撫夷粤而武陵之要用武之地也治民禦侮蓋難其人而大臣方薦爾元規之材故朕以尒往領郡事又躐升使列數等以重其行朕維是大臣之信故褒用及尒其勉思所以自効者稱尒所知對我明命
奏舉人前太原府大谷縣令王可久奏舉人前權知嘉州軍事推官趙嗣宗可並大理寺丞

勑某等吏部選法密矣然用以進退州縣之吏尚或失之豈非難哉今尒等伐閱之狀既應其法朕又躬辨于前然後進尒于廷尉之屬王官之列其往思服尒之奔走于役者幾歲于茲矣得之之艱未若守之之艱也如何其勿怠可
都官郎中楊佐可司封郎中
勑某水之為利害也甚矣堯舜其猶病諸故歷代建以為官莫之能廢而朕用稽焉惟尒佐學行材智薦正膺敏實吾士大夫之望而自領都水出入累歲夙夜盡瘁具有厥功朕甚嘉之故因有司大比之叙陟尒左曹之正以為朕寵其往宿尒寀愈勵厥成則亦當有以稱尒矣欽哉可
光祿寺丞韓宗道可著作佐郎
勑某夫士大夫能世其家而保其祿位者固可稱矣況又能自奮其名以致其身者可不尚之以尒名臣之後克篤學問以第俊造之選故今考三歲之典擢尒于東觀之屬以顯尒能且使在位之家有以知勸尒亦愈思厥服可
東頭供奉官趙鼎邢几可並內殿崇班

勑某等有司言尒積勞計日咸應於法而當遷故朕進尒班于殿中從朝者之後夫由奔走之冗而至此者艱矣尒其往服毋怠而稽愈自剋厲庶幾有以稱我之寵榮可
潼州錄事參軍前監鄆州京山縣酒稅申房可
太子洗馬致仕
勑某夫壯而宣其力老而休其身仕者之美也故古者皆欲褒顯之以風在位然則維爾州縣之卑豈可

遺乎其以旁為東宮之屬通籍于朝勉乃初終以稱
吾意可

宣徽北院使鎮寧軍節度使判鄆州充京東西
路安撫使曹佾奏小方脉醫人李鑒

勑某夫醫之於人不可須臾而無者也矧吾大臣而
有請於尔鑒者其可勿許申按故事試以一命以爲
吾大臣之恩焉可

大理評事馬直温可衛尉寺丞

勑某夫善積者身尊勞大者報豐皆有稱也今尔累

日考成則得遷一官使能奮然有以自出于衆則吾
豈不能不次而待尔乎其往思勉可

東頭供奉官唐瓚許才良可並內殿崇班

勑某等考績黜陟之法朝廷之大信一均于尔臣工
豈以貴賤而有間乎瓚等籍于三班其已久矣功狀
無殿是應於法故遷之叙于殿朝之列稹尔之舊可
謂先寵其往自厲尚克稱之可

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知河陽李兊可左諫
議大夫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餘如故

勑左右侍從之職股肱藩宣之寄中外之選兩莫重
焉然效大者必遷故考之至于四歲禮優者必異故
進之加于二等有國之典也具官某脩潔無玷亮直
有守入備言責出殿方面風采之美足稱一時故今
申按于故陟爾以正諫大夫且仍延閣之舊以臨盟
津之奧尔其祗服有以善其官而稱我之意無忽可

大理評事蔣續可衛尉寺丞

勑某吳大縣也号為難治今汝為令藹然有聲惟汝
名臣之後能肯其美吾甚嘉之而有司方以大比之

書來上故陟汝丞于司衛汝其懋哉吾尚有以襄汝
者且無愛焉尔可

內殿崇班李充嗣可內殿承制

勑某夫有內朝之籍以護一州之兵武吏亦顯矣其
可不勉今又以考課法增尔秩一等尔將曷以稱我
之寵歎其夙夜乃事思有所立豈特無蹈于咎悔而
已可

衛尉寺丞薛昌裔楊仲安可並大理寺丞

勑某等夫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也仕

者亦猶爾今汝等能積其勞三歲故進其秩一等使積而不已則其進也將無所不至亦在懋之而已其往無怠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

勑某前日南夷負恩為亂以覆壞我郡邑至於用師而後定雖朕不德不能懷服方外而亦將吏不戒不習之罪也故深察往失而推擇所遣謹不敢輕惟爾文廣材武忠勇更事有勞故今以爾總一道之兵戍于邕管又陞爾于諸使之正以重其行爾其祗聽朕

命戒疆事習軍討使南徼無警而朕為知人則時乃之功矣其往欽哉可

職方員外郎蕭敭可屯田郎中太子中舍路諒可殿中丞

勑某等夫臣能奉職以効於上上能念功以報於下則萬事其有繫而百工其有情哉然則爵賞雖貴不得而吝也今吾按有司之奏各進爾等秩一等其往祗服盛思所以善其職而求報之寵者亦惟休哉可

內殿崇班丁畋可內殿承

勑某海旁諸郡夷蠻雜處寇攘侵害無時無之然則持兵徼候之吏不可以不報其勞也以爾居職三歲無有敗事部使言狀應以褒陟故遷爾一等以信賞法以勸武功可

陝府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彭思永可右諫議大夫依前充天章閣待制充高陽關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瀛州

勑河北四方之重而高陽又河北之衝也內蓄勁兵外抗彊虜則帥守之任豈輕哉具官某資賦純茂材

問優給更佐臺省參列侍從風采之美簡在朕心故陟爾以諫臣之長仍延閣之舊以臨于瀛爾其往服厥事思所以息民備敵之宜以揚爾能以稱朕意可

淮南等路都大發運使守少府監孫長卿可右諫議大夫充陝府西路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使兼本路營田勸農使

勑秦地千里古之建國莫彊焉今雖郡縣然猶建五府宿重兵以制西戎則天下之重也其將命刺舉監雖其人具官某行義甚修風力甚壯內佐大農京兆

之會外領平刑漕食之劇勤勞不怠厥功槩然其以
其秩諫大夫臨使西道尔其宣我威澤足我儲峙使
疆事無警而百姓有裕時汝之能其往祇服可

大理寺丞閻温仁公孫廸可並太子中舍著作
佐郎趙賡可祕書丞太常寺奉禮郎張鼎可大
理評事

勑某等古人有言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故審官之
法以責士大夫者如是而已今尔等三歲之績既應
其狀可不遷以屬之其各還一等往服尔事益思自

進亦惟休我可

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新授河南府澠池縣
主簿蘇轍可試祕校充商州軍事推官

勑某朕奉先聖之緒以臨天下雖夙寤晨興不敢康
寧而常懼躬有所闕蓋于前日御便坐以延二三大
夫垂聽而問而轍也指明其微甚直不阿雖文采未
極條貫靡究亦可謂知愛君矣朕親覽其獨嘉焉其
以轍為州從事以試厥功克慎尔術思永修譽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夏元象可文思副使

勑某彭武一道西夏之吭而諸部之翰也其將吏此
皆材選而爾元象既參其屬今考其歲成則又當遷
馬文思之副前列之寵其思所以克稱者夙夜無懈
可

祠部郎中判三司鹽鐵句院呂公孺可刑部郎
中

勑某三司主國大計益重事也故其屬皆朝廷之選
精能疆力之士而公孺也出入數遷朕稱其職惟尔
公孺大臣之世脩潔有立以自致於位朕誠嘉之故

因有司之籍遷尔左曹之正以顯尔名以章朕恩其
往祇服永有尔休可

右千牛衛長史閤門承受陸思恭可舒州桐城
縣主簿

勑某執事殿閣有年有勞按用舊典叙尔于王宮之
後往服所職慎厥身修思永可

堂後官膳部員外郎馬千之可倉部員外郎充
堂後官

勑某夫三公坐大府以論道輔政故不親小事而以

尒諸吏奉行文書檢察纖悉厥其責亦已重矣惟尒于之從事累歲祗慎周密克濟其職故增其秩一等以報尒勞以勸尒類其往服我休顯之命無易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使

勑某武吏以材勇進以功力賞古之制也方天下無事兵革不試則汝武吏安得自効以取賞哉朕內外之職歲月之勞亦不可遺也今允元最狀既應陟法其增秩一等以明勸羣吏可

故樞密副使贈兵部尚書王疇遺表長男太廟齋郎咺可太常寺太祝次男曉與嶍可並秘書

省校書郎

勑某等朕方圖尒考之材登于右府以左右樞機逐觀其成而不幸即亡朕心永傷何有窮已故推恩偏于尒等其各思所以自立以紹尒家以稱朕意可

親姪崿可守將作監主簿

勑某尒之叔父朕所用大臣之良也朕哀其早世既推恩偏于其嗣又延叙及尒朕之於尒叔父可謂盡矣尒其自厲無辱朕命可

國子博士劉舒可虞部員外郎

勑某朕垂拱法宮以守四世之成嘉與士大夫共之而勿失厥則內外奉職循理之吏皆朕之所典進也今有司言舒功狀當陟其命增秩一等以信三歲之典以稱朕意其往祗所服無怠可

大理評事宋慶曾可光祿寺丞

勑某朕惟尒祖先帝之大臣有勤勞於國家尒又方執史筆以事朕左右尒克承其世官簿以應審官之法來上朕誠嘉之故陟尒丞于光祿其益思厥脩無替尒服可

前保信軍節度推官慎鐸可太子中舍致仕

勑某夫壯而盡其力老而還其身士亦可以無愧矣今聽鐸之請而進其秩於朝者之後使有以榮其歸路其欽承之可

故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抃遺表孫男永年可守將作監主簿

勑某朕於先帝之大臣故家恩禮無所不至今後推叙于尒永年以順尒祖之志吾於孫氏可謂盡之矣

其往祇服可

仙部副使張氏劉氏可丞掌樂依舊仙韶副使

勑其禁省内職各有司列故遷序尒各有品制不可逾也以尒選於樂府克善其工遂佐使事今復進尒典樂之秩以為尒思其益愼于職無怠以永有光寵可

崇儀副使李克忠可六宅副使

勑其武爵有諸司使以賞有功以序群材蓋云顯矣豈易進哉今尒克忠伐閲之狀既應賞法則雖顯爵

亦不可得而吝也其升之上列以示勸其服汝其祇服無斁可

空名試監簿

勑某水溢于河以害京西故命與工徒以塞之而汝能獻粟以佐其役朕所嘉也其錫之一命以報其忠可

駕部員外郎王誨可虞部郎中

勑某夫公卿之世能保其家以不失其繼者朕皆欲安護之以始終大臣之恩况汝誨學行純固克濟其

美有聞于時而有司方言汝功狀當陟實有以稱朕之意其遷誨正于郎位往祇厥服思永終譽可

太子中舍王永可殿中丞

勑某審官以三歲糓群吏之治而進退之其從來久矣今上汝官簿無負於法當進者也其進之一等以佑常典以勸在延汝其欽哉可

屯田員外郎黄照可都官員外郎

勑某河東据西北之會地險兵彊自古以為重故其守帥必吾左右文武之臣而其幕府亦必材能強濟

之士而汝照實被其選必有以稱其任矣今有司計汝舊課故進汝秩于中都之汝蓋常典也吾有不次之賞須汝嘉績於後汝其懋之可

右驍衛大將軍冀州刺史宗彧所生母耿氏可同安縣太君

勑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蓋先王之制也後世莫不放焉具官某母氏温惠有德被選宮邸克生令子冠珮立朝乃因壽聖之慶自列丏恩朕敢忘先王之制不成尒子之志哉其封君大縣以示國禮數之寵可

供備庫副使錢適可左武衛將軍致仕
勑某陳力就列既淂班諸使之役難矣今乃自請以
不能而去其位是可嘉者其進適於環衛之列使歸
安于家以報其勞往維自休可
皇姪右武衛大將軍仲林可安州觀察使安睦
侯
勑朕親九族以協萬邦其恩至矣豈復有存殁之間
我具官某孝睦恭惠有聞于家謂宜壽考終享多福
奄忽物故震傷朕心不能以已其以安睦之使綬侯
印贈于其弟惟尔有知尚饗之以自榮可

磁州防禦使從式所生母南陽縣太君李氏可
永嘉郡君
勑夫人子之於其親欲盡其心者固無窮也况有富
貴之資者我具官某母某氏躬有懿德入事宗邸有
子受封既啟名縣今復以壽聖之恩進之大郡維尔
壽考多福其享無已可
右驍衛大將軍龔州刺史宗瑗長女可永嘉縣
君

勑某朕推親之恩以輯九族其施博矣今復從汝父
之請緣壽聖之慶封汝以大縣汝其祗服可
殿中丞尹林可國子博士
勑某承平之治官有成法群工庶士能守之而無咎
者皆得以三歲而遷其秩領非優我惟尔念此靖恭
于位以尔祿無替於後可
入內內侍高班蔣永德等二十人各加恩
勑某等永昭之役大矣其奔走幹督之煩多吾中侍
之臣也今事既禮成宜有以褒顯之其各進階若勲

一等以荅尔勞以稱朕意可
空名試監簿助教各壹道
勑某歲饑民不自給官既為廩振之而汝能自輸所
有以為助朕用汝嘉賜汝一命以荅汝誠其恭承命
可前守桂州録事參軍晉世程可太子中允致
仕
勑某州縣之職勞矣汝奔走其間至于老而自謝以
去予恩所以慰汝之心使著汝之籍於朝休我往保
尓福于家可

都官員外郎句當法酒庫鄭壽可職方員外郎
勑某羣司百工在中都者雖小大各有其業必皆以材選維汝壽學行並懋尤有善問故使登尓于前增尓秩一等其往率厥職愈厲於進不已可
文思副使曹傑可左藏庫副使
勑某秦地用武其将佐必材勇之士汝傑實允其選而有勞故遷優其使等以明勸信賞于下尚慎旃哉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李兊奏醫人高昭慶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

勑某人情莫不欲康寧而壽考則醫者其可以已乎吾既於近臣之恩無所不至而兊方以尓為請故賜汝一命以順兊之志其往慎尓術無廢可
北京留司御史臺正名知班驅使官李早可遂州遂山縣主簿勒留
勑某大名國之別都群司百工具有故事汝就隸御吏既有年矣視秩命士庸荅尓勞維慎厥終無廢我命可
前殿中丞李洙等可並舊官服闋
勑某等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不得過也汝等去位為服既復常矣其還居于舊惟孝與忠惟汝之責懋之哉可
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王興權可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
勑某朕受天之命承宗廟之重大賚四海暨尓臣工咸典之進故命興權升副司禦往迪寵休思慎厥稱
可中武将軍儂宗旦可右千牛衛将軍
勑某尓遠在徼外有地與衆而能嚮義循德深執忠

順不失其守朕賞尓嘉故遷尓環衛之責其益恭畏無易以永保尓祿於後可
贈工中王裕長男無逸可試将作監主簿
勑某尓父為縣擒盜奮身不顧遂至戕殁朕所震悼既已褒顯贈卹之甚厚又推叙及于汝等其往祗畏思有脩立無墜尓考之烈可
職方員外郎致仕區法男令輿可試将作監主簿
勑某尓父陳力之久自請還事而為尓祈恩故吾已

尔試工正之爵以報尔父之勞其夙興夜寐思所以自立無墜厥世可

西上閤門使王道恭可康州刺史仍舊西上閤門使成都府利州路鈐轄

勅蜀古之建國今雖郡縣而連城數十地險以遠故常以文武之帥兵而守之又以材勇之將為其佐皆吾左右之選未嘗輕也具官某功臣之世克濟其美將命宣旨有勞內外朕所察焉其以道恭領州刺史之符往貳成都之帥其悉乃心以續乃考之烈無墜我丕顯之命可

持服人前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可禮賓副使前禮賓副使郭士遵可崇儀副使東頭供奉官郭士達可內殿崇班

勅某等朕惟親親之誼布恩於下一均無間故今並進尔士選等官以順尔毋將歿之請其各率身就禮無忘孝忠以稱明命可

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公事職方員外郎何若谷可祠部郎中

勅某國家置官東南釆山鑄錢以給縣官之用通百姓之利蓋非精能強力之吏不能任事朕既選於衆用尔若谷又遷尔尚書左曹之正以示恩數之異其往思所以稱職之効無怠可

西溪文集卷第五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六

西溪文集卷第六

都官員外郎楊興等可並職方員外郎殿中
丞李之純可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張
宗雅可都官員外郎
虞部員外郎朱仲元可比部員外郎
梓州司戶參軍集賢院單滿孔目官馮天錫
可守婺州金華縣尉
草澤國子監篆石經章友直可試將作監主

簿不理選限
祕書丞歐世英可太常博士
御前毛詩學究及第梁舜舉可守輝州司法
參軍
前守將作監主簿曾孝雍可服闋舊官
太常博士郭琪可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劉介
可國子博士贊善大夫石弁可殿中丞
國子博士王謂臣可虞部員外郎
奏舉人前真州錄事參軍李及可著作佐郎

奏舉人前青州錄事參軍趙億可大理
寺丞
宮苑使宋有言可南作坊使
將作監主簿任鄩可奉禮郎
大理評事梁彥通可光祿寺丞
虔州雩都縣主簿趙定可大理寺丞致仕
前守莫州鄭縣令劉庠可著作佐郎
奏舉人前忠武節度推官楊甫可大理寺丞
奏舉人前河南府偃師縣主簿冀縣尉

事甄復可著作佐郎
著作佐郎任楠可祕書丞大理寺丞劉長年
可太子中舍
故司農卿陳宗元孫男仲甫可試將作監主
簿
永興軍節度推官大理評事前知儀州崇信
縣事尹先臣可大理評事充山南東道
節度推官知梓州東關縣事
虞部員外郎致仕滕宗愈男希孟可試將作

監主簿
相州湯陰縣主簿麻永圖可太常寺奉禮郎
致仕
溪洞鵝州知州向守興可銀酒監武餘如故
前權亳州觀察推官蔡天球前唐州桐栢縣
令陳紘可並著作郎
供備庫副使郭琪可西京左藏庫副使
內殿崇班曹誌可內殿承制
特奏名進士諸科可並逐州長史文學
內殿崇班吳惟寧等可並內殿承制
祕書省正字吳安本將作監主簿劉士劭劉

士彥並可舊官服闋
祕書丞孔宗翰可太常博士
右贊善大夫蘇涓可殿中丞
著作佐郎張元方可祕書丞
屯田郎中陳徵卿可都官郎中
三司度支判官工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宋
敏求可刑部員外郎餘如故

庫部郎中宋忠臣可司農少卿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環慶路安撫使
兼知慶州韓絳奏進士張康可試國子
四門助教不理選限
教坊使杜仁經等加恩
司天監靈臺郎史繼莊等可並司天監主簿
太常少卿舊官可光祿卿
逐使人宋易從可沂州參軍
京東轉運使祠部郎中成奕可刑部郎中權

陝西轉運副使金部員外郎薛向可司
勳員外郎
司勳郎中充祕閣校理孫喻可太常少卿餘
如故
經恩叙理追官人前內殿承制曹諷可崇班
堂後官右贊善大夫馬千之可殿中丞餘如
故
特除名人王方可鄭州參軍
尚藥奉御直醫官院栢仲宣可醫官副使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曹偓可禮賓副使
将作監主簿李昭璉可大理評事
莊宅使端州刺史內侍押班石𠫤可內侍右
班副都知餘如故
奉職張文簡[小字]州情[/小字]張家臣[小字]卿[/小字]可遂州長史
賢妃苗氏奏親姊永安縣君苗氏男習進士
張士昌兗國公主奏苗賢妃親甥甥習
進士張閎可並試將作監主簿
三司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

起居注王安石可刑部員外郎餘如故
內殿崇班宋熈可內殿承制
文思使康州刺史沈惟恭可左藏庫使
樞密副使給事中包拯妻仁壽郡君董氏可
進封永康郡夫人
六宅使端州刺史郭逵可果州團練使充龍
神四廂都指揮使
司勲員外郎曹元舉可依前官充三司塩鐵
判官

衛尉寺丞胡宗質可大理寺丞
持服人前西京左藏庫副使武永孚可依前
官充持服
秘書丞直秘閣充編修唐書官吕夏卿可太
常博士餘如故
皇姪孫故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翘可贈眉州
防禦使追封通義侯
屯田員外郎王家可都官員外郎太常博士
杜保衡可屯田員外郎

前簡州平泉縣主簿李佶可守秘校致仕
隰州司理參軍劉安仁可兗禄寺丞充大理
寺詳斷官遼州平城縣令韓晉卿可大
理寺丞充本寺詳斷官
奏舉人前同州郃陽縣令張于可著作佐郎
奏舉人前權西京留守判官張宗說可
大理寺丞
盡邊巻藝學澄州與廣縣主簿御書院祗候
馬用可中嶽廟令紫界藝學南州三嵕

縣主簿御書院祗候朱壽玉可東嶽廟
令
內殿承制雷周輔可供備庫副使
比部員外郎致仕黃仲英可加上護軍左清
道率府副率致仕鄭鋭洗馬致仕張適
可並加騎都尉
吏部員外郎知制誥兼侍讀楊畋可依前官
兼侍讀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
度支員外郎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可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餘如故
韶州樂昌縣主簿兼縣尉事梁師孟可太常
寺奉禮郎
廣南西路鈐轄皇城使忠州刺史宋定可果
州團練使舊官充廣南西路安撫都監
兼知宜州
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可依前官集賢
校理充三司度支判官
皇覲兒男賜名四十七人可並右內率

宜州鄉貢進士區宋臣可本州文學
都官員外郎楊異等可並職方員外郎殿中丞
李之純可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張宗雅可都
官員外郎
勑某等朕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庶幾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如漢之全盛時故攷百工之績而陟降之未嘗不詳且慎也今有司以尓等伐閱之狀來上咸應于法而無殿者其可以不賞而陟之哉其各增秩一等尚書副郎秩宗博士皆清選也其各懋之與我同底于治可

虞部員外郎朱仲元可比部員外郎
勑某瓊管四州在大海之中古島夷之地也自前世已來數服數叛而嘗弃之矣國家威德加乎方外故請吏納貢得比中州然將命以往者亦以勤矣惟尓往為之守兩歲而退撫輯有方王制無廢中枝故事是應已賞故增一等之秩以荅萬里之勞往哉祗服
可
梓州司户參軍集賢院年蒲孔目官馮天錫可

守婺州金華縣尉

勑某給事祕府亦既有年其勞可書官以為報大縣之佐厥職姦宄往惟勤畏無敢常憲可

草澤國子監篆石經章友直可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

勑某夫五經之列於學官定以隸古而傳於學者布於天下蓋已久矣然尚念其文字或失而繆也故詔使考其眞而著之石以為後世法維尔友直實以小學之選而參其事今有司言尔篆體之精能盡師法

又博習多識修潔有守顧以官之故朕錫尔一命試于工正之屬以荅尔勞且表尔能其往祇服可

祕書丞歐世英可太常博士

勑某朕坐法官出號令以制群生之命而其所以承流而宣化者莫重於郡守蓋其於民也獨親於政也獨專豈非重哉其法度甚備其訓告甚明有能稱朕之選且不次而賞之今進尔一等之秩者蓋三歲之常典非所以褒尔為州之能也其祗聽朕命懋之畏之以取不次之賞可

御前毛詩學究及第梁彥舉可守輝州司法參軍

勑某尔前以明經來試于廷既當吾選而念尔尚少未即任以吏也今既冠矣其於人事亦已習乎往椽州郡謹奉常憲毋有姧斁可

前守將作監主簿曾孝雍可服闋舊官

勑某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尔昔者銜恤以去位今其復常以從我還汝舊服恭我新命事親孝者事君必忠尔其念哉可

太常博士郭琪可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劉介可國子監博士贊善大夫石弁可殿中丞國子博士王諤臣可虞部員外郎

勑某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堯舜之所難也然所以能使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者非有考績之典歟今夫外廷之士衆矣固未嘗人人而從容于朕前也然則安得人人而辨之哉故祖述唐虞憲章三后所以楨盃審官之法甚備庶幾乎黜陟之明勸沮之信而在位者皆得其材今乃以尔等來上皆應其法而

當遷者也朕甚嘉之其各遷一等往服新命毋忝我丕顯之訓可

奏舉人前真州錄事參軍李及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青州錄事參軍趙億可大理寺丞

勑某等州縣之吏以千數吾未始一登進於前而親其賢不肖也故命有司考其推薦之多者參質其厥寂以聞朕則親臨而權之夫豈不重且慎哉今汝等其選也或屬廷尉或佐東觀往恭乃力以服乃事毋俾有壞以負我重且慎之意可

宮苑使宋有言可南作坊使

勑某內朝諸使武爵之顯也夫豈嘗輕以命哉以尔小心寡過歷職之久其勞可書故遷正使之列以為尔報其往恭乃力祇率常憲毋忝顯爵以覆朕命可

將作監主簿任廓可奉禮郎

勑某筦庫之守出納之吝有司之事尔然累日計歲祈利程功亦不可不賞以為勸也故今考尔之績遷秩一等者所以答尔三歲之勤夫能大者任重勞多者報豐維尔勉焉毋羞于後可

大理評事梁彥通可光祿寺丞

勑某河東吾股肱之地而西北之樞也故以舊相帥之其兵事之秘軍書之密蓋有不得聞于外者汝實參焉克幹父蠱以濟厥功吾甚嘉之故命有司考績增秩光祿益慎機畫罔有聰監可

虔州雩都縣主簿趙定可大理寺丞致仕

勑某夫鍾鳴漏盡夜行不止古人之所恥也今汝乃以捕盜為功而自列吾方信令於天下豈可獨遺於尔哉然汝之老亦不可使參吾官職之事矣其升秩廷尉歸安於家足以自榮其往祇服可

前守莫州鄚縣令劉庠可著作佐郎

勑某匈奴某叢歸服北方無事然猶宿兵積穀以備豫不虞碩漕輓之弗能給也故設平糴之法推賞募吏以辨之今有司上尔之最實應於令且察尔俊造之等治行甚美任舉者衆故權尔東觀之屬蓋文學之選也亦云寵矣其往祇服可

奏舉人前忠武節度推官楊甫可大理寺丞奏舉人前河南府偃師縣主簿蕪縣尉事甄假可

著作佐郎

勅某等夫士之未達也不患乎不知於上患乎身之不脩既知於上而獲聞光顯矣顧可不善始善終抑今爾等繇州縣之卑而至乎朕前則擢爾于王官可謂獲聞光顯矣爾其夙夜以思靖共厥位蓋保多福

可著作佐郎任楠可祕書丞大理寺丞劉長年可太子中舍

勅某等有百里之地斯可以為政矣耕桑有時也勿奪焉貢賦有藝也勿擾焉衆之所利者導之衆之所

害者去之先之則信勞之則悅繼之以無倦如是而已今爾等所居皆大縣也亦嘗念於此乎有司考績蓋用常法升位于朝我恩則厚爾其服我之訓夙夜以思無作官羞無起民羞無廢我丕顯之命可

故司農卿陳宗元孫男仲甫可試將作監主簿

勅某九卿顯爵也法得任子若孫故雖其歿猶弗遺爾維宗元實司農之正不幸殞謝故推叙及爾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爾其夙興夜寐聿修厥德無忝爾祖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大理評事前知儀州崇信縣事尹光臣可大理評事充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梓州東關縣事

勅某爾前以察廉為縣未久而以親喪去今既復常矣其還爾舊百里之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惟爾為政賞罰有典爾其懋之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滕宗愈男希孟可試將作監主簿

勅某夫引年謝政之臣吾所以加優其恩以及其嗣

者豈特報其壯時之勞亦欲慰其歸休之心而勸吾士大夫始終之禮也維爾父陳力之久老而還事朕甚嘉之故褒叙及爾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爾其慎脩思永以安爾親以稱我意可

相州湯陰縣主簿麻永圖可太常寺奉禮郎致仕

勅某爾為州縣吏者二十年矣曾不能自奮以求為可知乃嘗坐法以廢今既耄矣始乞身以去顧異之以稱者獨哀其奔走之久故加以京寺之屬以優其

歸嗚呼尚使仕于我者知我之仁哉可

溪洞鶴州知州向守興可銀酒監武餘如故

勑某世以武烈名于南方遂有厥土而忠勞鄉順繼繼不怠朕甚嘉之故今命汝王官之真以典一州之衆汝其恭我職貢固我疆圉毋懸而舊以永福祿可

前權亳州觀察推官蔡天球前唐州桐柏縣令陳紘可並著作佐郎

勑某等夫士之難進也不患乎上之不知患乎名之不立然古之人所以難進也今汝天球暨紘皆以儒

自進而仕州縣有聞於衆有薦於朝故朕命有司登汝使前往權汝東觀之屬列于王官朕斯知汝矣其各往思夙興夜寐圖永終譽無累我明可

供備庫副使郭琪可西京左藏庫副使

勑某嶠外五管容南都會為之守者又總監一道之兵以佐其帥其任重矣今以爾琪往夫內則吾民外則諸蠻撫之以恩接之以信皆可懷也夫何內外之有遷躐使列以為爾寵汝其戒之善輔爾帥毋忝我命可

內殿崇班曹誌可內殿承制

勑某功烈之世既位於朝配我宗女實維材選賜秩一等奉承制旨往服優寵夙夜祗戒無有敗逸可

特奏名進士諸科可並逐州長史文學

勑某等朕既以延天下之士試於廷而賜甲乙之第矣又念爾等易晨而學應書射策至于歷年且老而無所成其名甚可愍也故命有司條上覆之於前均賜一命參佐州服以為爾寵往哉祗省知我之仁可

內殿崇班吳惟寧等可並內殿承制

勑某等文武班爵之法各因其材而為制不相奪倫其考績黜陟以示勸沮則一也爾等並以勞次序位殿中從朝者之後今復以歲格遷爾一等進承制旨益顯于廷其各往服登庸祗戒思稱厥職尚克荷我之命可

秘書省正字吳安本將作監主簿劉仕邵劉士彥並可舊官服闋

勑某等喪不過三年所以告民有終而已節制者也禮之大體於是乎在今有司舉故事言汝等執喪自

去日月當復故申命於朝遷汝于位雖曰舊物其命惟新尚使身立而名揚孝之終矣可

祕書丞孔宗翰可太常博士

勑其先聖之後四十七世世有聞人以紹厥家盖盛德之裔必當有顯雖百世可知也惟尒宗翰質行之茂文辭之富能濟其美燁然有聲而自登俊造之選升位于朝三歲于兹矣有司考課遷尒于奉常博士其往率厥職益進於道尚無忝於前人無墜於我命亦惟休哉可

右賛善大夫蘇洎可殿中丞

勑某夫三歲考績唐虞之所以任百官成大治稱盛德者也朕令用之以尒名卿之後克世其家文雅有餘吏事兼卲故因有司大比之狀命尒以遷丞于殿中漸于顯仕勗哉自進於義無怠無易尚有不次之舉無間於尒也可

著作佐郎張元方可祕書丞

勑某審官弊度吏之治三載而一上之有司之常法也朕總挈綱紀躬覲吏治視其幽明裁以進退所以示誅賞御臣下也惟尒前實有罪故朕格有司大比之籍不即用汝使汝退而思戒今更一歲尚克自厲矣進丞舊者從朝者之後斯實優遅汝其畏之毋重往悔可

屯田郎中陳微卿可都官郎中

勑某四海之廣生民之衆一受制於朕朕豈獨能治之哉其所以共之者郡縣守令是也然則天下之治否常必由之矣其可以失其人與以尒縣文學之選周旋于外稔有善状故以尒將一州之師今有司大比又增尒郎位一等寵益至而身益尊矣亦能承流

而宣化稱我之意乎其明聽朕訓先之勞之無倦庶幾卓然之効以希不次之賞也可

三司度支判官工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宋敏求可刑部員外郎餘如故

勑某司農制天下之財以足國用以調盈虛東觀聚天下之書以育人財以出禮義士大夫之選莫重焉惟尒敏求並應厥任柔而立愿而恭直而温好學不倦彊力有餘朕甚嘉之故因有司考績之典增尒郎

秩一等司刑之副尚書高選往服于位益修不怠朕且圖尒之用可

庫部郎中宋忠臣可司農少卿

勑某九卿之貳為爵高矣外廷之士計日循級而能至者幾希惟尒服在朝序周旋吏事歷歲滋久其勞亦多考績来上遷尒于大農之副寵益至而身益尊矣其亦能卓尒而立發于事功以稱我之恩乎其勉無怠可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環慶路安撫使兵

知慶州韓絳奏進士張庚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

勑某尒以儒自名而實以藝為使入游京師衆用稱焉乃有薦者願得齒于士籍故錫尒一命為吾近臣之恩其益慎操術毋重辱也可

教坊使杜仁經等加恩

勑某等海内治安朝廷穆然朕誠與群臣樂之而以時燕教廡手交其驩欣以及萬民則尒等執樂之工豈無勤乎剏大禮告成澤及天下亦不可遺也其各推之寵名以示溥博無外之恩可

司天監靈臺郎史繼莊等可並司天監主簿

勑某等昔先王建大中以當天心觀天文以察時變故有日官以底日禮也今尒等職太史者十年于茲亦已勤矣其各增秩一等往序厥職夙夜精思毋昏迷于天象以干邦法可

太常少卿葛宫可光祿寺卿

勑朝廷治定百年法制寬裕士大夫各居其位餘遵職謹業以無大過累日計歲以至高爵者豈非承平

之致歟朕方嘉之寧有愛於尒官師哉以尒具官甚文學之第自底厥躬更職于外具有功狀遂貳卿列今復進尒光祿之正夫九卿重禄也一州重任也群材在廷能臻此者幾希矣尒將奚以為稱奚已為報耶其往思之究之身愈尊者責愈至可不畏哉可

逐便人宋易從可沂州參軍

勑某有司奏尒前罪甚醜是既棄而弗收宜矣然祫廟大慶恩被動植豈獨不以及尒哉其復著於籍參掾下州嗚呼尒亦有知者乎尚知我之仁有以自訟

無虞于我多士可

京東轉運使祠部郎中成奕可刑部郎中權陝西轉運副使金部員外郎薛向可司勳員外郎

勑某等四海之廣郡縣之衆朕所以付而治之者轉運使是也顧非重𢦏自京以東距于海兼齊魯之制汝奕主之自陝以西至于戎盡秦漢之晷汝向主之奕也有長厚之譽向也有膚敏之實並以材選而往将命能稱厥職朕甚嘉焉故各增尔秩一等以昭陟明之義尔其祗服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尔其

戒之維秉厥中毋違我所以付治之意可

司勳郎中充秘閣校理孫瑜可太常少卿餘如故

勑某秘府藏室吾所以官晈能之士而四海之淵源也然遷不以時而使有滯落之歎恩不異衆而使有渾淆之議則士大夫何勸焉以尔瑜名儒之世學問自給參備儒省歷年之多是謂久次故陟尔奉常之貳蓋九卿之高選也光寵多矣尔其畏服毋替我命可

經恩叙理追官人前内殿承制曹諷可崇班

勑某朕前舉大祫之禮薦于宗廟既而推恩海内與物更始故雖有負罪去籍之吏亦得進而用之豈非溥博之施𢦏今叙諷以漸班于殿中我德厚矣汝其思勵有以自新毋重往悔可

堂後官右贊善大夫馬千之可殿中丞餘如故

勑某三公之府萬事之本其地勢也重其樞機也嚴然則為之吏者亦難矣以尔端飭燕敏從事歷載益勤不怠故增尔秩一等仍其故服愈念周密毋懈前

効可

特除名人王方可鄭州參軍

勑某人臣之誼守官守節不易之道也前日南徼群獠秉邊無備闚我城邑而汝攝事刺史之半不能死之遷先棄去以自遁邦有常憲故除尔吏籍與衆共之今大禮之慶推恩四海故又推叙及汝參于州掾汝其自省知我之仁可

尚藥奉御直醫官院栢仲宣可醫官副使

勑某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

其食今尒仲宣執技從事為日已久故使審覈厥能
進秩增禄貳于其長尒其益慎于術以佐政令毋有
怠忽可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曹偓可禮禮賓副使

勑某元功之後戚里之裔既佐於朝今復緣朕誕日
之慶增尒之秩貳于諸使以為中宮之恩尒其祗畏
脩省以保寵禄無蹈咎悔可

將作監主簿李昭璉可大理評事

勑某夫考績之法唐虞之所以熙百工而成大治稱

盛德者也朕今用之以尒繇俊造之選參工正之屬
而有司稽閱應于勞典故升尒于廷尉之平其漸光
顯矣往扵祗服可

莊宅使端州剌史內侍押班石膺可內侍右班
副都知餘如故

勑某中外之臣出入帷幄受宣詔命宿衛親密非端
信廉飭小心寡過者不可用也况參總厥任當內寀
之責豈可輕扵以尒服事左右多歷年所遂領近班
而忠勞自貲日益不懈朕甚嘉之故升尒貳于內侍
之率尒其夙夜思畏毋以寵自矜毋以權自怙庶幾
乎永保尒禄無負我恩可

奉職張文簡青州張袞臣鄭州可遂州長史

勑某等三班武吏輕矣其有驅馳服事之久而能以
禮請老而去者亦可嘉也其各以參于大郡之佐歸
安于家有以自榮可

賢妃苗氏奏親姊永安縣君苗氏男習進士張
士昌兗國公主奏苗賢妃親甥甥習進士張閎
可並試將作監主簿

勑某等曩者朕誕日之慶均賚宮闈使得推及近戚
今賢妃暨兗國公主乃以尒等為言皆苗氏之婣也
其各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其往祗服思有攸立
毋辱于位可

三司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脩起
居注王安石可刑部員外郎餘如故

勑某左右史以記言動以立書法以覩後嗣其任莫
重焉故朕選于衆以尒安石為之惟尒安石經明行
修秉君子之節材劇志大通聖人之方信其可以任

重而致遠簡在手朕心者矣今遷爾郎位一等蓋有司之常法亦非朕所以畜爾之意也爾其往服侍我之用可

内殿崇班宋熙可内殿承制

勑某西戎即叙邊無大警而執兵誰何之吏循累日計歲以受賞豈非幸哉爾前羅鎮戎既得椎恩矣今復自陳不已朕亦何愛而不以勸有勞者乎其升秩一等奉承制旨往秉一鄣思有所報可

文思使康州刺史沈惟恭可左藏庫使

勑某内朝諸使武爵之貴皆所以賞勞能馭材勇者也豈爲幸於人哉然前日乾元之慶均賚宮闈使得推及近戚而德妃乃以爾惟恭爲言朕豈復愛數等之名而不以慰妃之意哉其升序前列國郛之正寵較多矣爾其思服無斁常憲可

樞密副使給事中包拯妻仁壽郡君董氏可進封永康郡夫人

勑鵲巢采蘩召南之風王教之本而公侯之事也具官某妻董氏出于盛族而有温惠之實歸于良士而

有輔佐之効今朕既以拯貳于公府而執機柄矣則其中壼禮命之數有常典哉其號以名郡爲湯沐以稱小君之寵可

六宅使端州刺史郭逵可果州團練使充龍神四廂都指揮使

勑王者六軍内以宿衛京師外以威制諸夏其將帥之任莫重焉以爾具官某志節材氣勇有餘裕周旋疆圉其勞可書故歷選於衆以爾董我連營之師且優以團結之秩爾其執軍之律謹國之法以樹功揚名稱我所以擢爾之命可

司勲員外郎曾元舉可依前官充三司鹽鐵判官

勑某國家之大計在三司而鹽鐵又貨利之豐也任其事者必能吏乃稱焉以爾元舉夙用敏給明習法令治郡剌部咸有善最故以爾賛司會之劇夫多取則病於下少取則廢於用維其盈虚斂散以足國裕民繄爾之能其往祗服可

衛尉寺丞胡宗質可大理寺丞

勑某有司討羣吏之治三歲而後進退之所以序人材明誅賞古之道也以尔宗貿自丞司衛鎮狀無斁協于陟法故升于廷尉以漸究顯其往祗服毋怠厥脩永有尔禄可

持服人前西京左藏庫副使武永孚可依前官免持服

勑某夫喪以去位禮之經也起以從事故之權也右有之矣朕今用爲以尔永孚材武幹用歷試既効不幸而至於大故方障戍擇人之時豈得使遂其無窮之心式其疆復尔位往守北壘事親孝者事君必忠吾所望於尔焉可

秘書丞直秘閣充編修唐書官呂夏卿可太常博士餘如故

勑某天禄石渠典籍之府禮樂之源非修潔博習之士則弗能稱其任惟尔夏卿材質之美術業之邵預成唐史遂參書閣斯可謂能稱其任者矣有司弊三載之治故遷尔奉常博士亦文學之選也往服厥位益進于道有以迪我顯命可

皇姪孫故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翹可贈眉州防禦使追封通義侯

勑朕於親親之恩既無所不至矣况其班殁豈復有所愛哉惟尔具官某孝恭端飭早有令聞謂實宗子之望奄忽凶告盡傷我心何可及已其命有司贈以州使之綬候國之章以慰尔靈以揚我寵尔其饗焉

屯田員外郎王袞可都官員外郎太常博士杜保衡可屯田員外郎

勑某等朝廷治定士大夫幸當其時而進於位以周

旋乎太平之致豈非休哉然患常生乎久安而因循爲簡之弊不能無也在乎疆勉而已矣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今有司弊三載之治故各增尔秩一等其各往服祗我明訓思有攸立毋自斁敗可

前簡州平泉縣主簿李佶可守秘校致仕

勑某始仕州縣而已老矣乞身以去亦可嘉焉升秩京省歸安閭里恩禮之厚來者知勸可

隰州司理參軍劉安仁可光祿寺丞充大理寺詳斷官遼州平城縣令韓晉卿可大理寺丞充

本寺詳斷官

勑某等書曰五刑有服惟明克允然則刑者教之輔也使或不從而不信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教何有哉俗吏不知經術亦安及此今以尔安仁暨晉卿咸以明經而進試之法律又習故並以為廷尉之屬其往率厥職惟通惟平毋背于先王之訓欽哉可

奏舉人前同知郃陽縣令張于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權西京留守判官張宗說可大理寺丞

勑某等天下士大夫達於朝廷者吾既知之矣彼州

縣之吏動以千數卑且遠矣朕亦何從而雜之乎故設為薦任之法而取之一有污貶刑茲無赦然則薦而任之者亦已艱哉今擢尔東觀宗說廷尉並列于王官其往祗飭保尔一節毋辱于已知毋背我官訓可

畫邊茶藝學澄州無虞縣主簿御書院祗候馬用可中嶽廟令紫界藝學商州三嘆縣主簿御書院祗候朱懷玉可東嶽廟令

勑某執技於府以勞自陳据其舊次宜被推賞嶽鎮祠宇具有職事往服惟慎毋自隳數可

內殿承制雷周輔可供備庫副使

勑某全蜀之廣制為兩部各置守將以治兵民其任重矣今以尔周輔往佐軍事又進尔于諸使之貳以重尔行其往悉乃心宣乃力軍有常律毋得怠廢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黃仲英可加上護軍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鄭蛻洗馬致仕張道可並加騎都尉

勑某等朕前以大祫之禮薦于宗廟既事告休推廣

慶賜罔有遠邇莫不周浹况吾士大夫陳力之舊歸老之久而可遺之乎其各賜勳一等以稱朕意可

吏部員外郎知制誥兼侍讀楊畋可依前官兼侍讀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

勑朕總御綱紀博覽兼聽庶幾乎先王之治而聰有所未達明有所未燭實賴二三大夫為吾耳目朝夕納忠以自輔然舉以任其責者常難其人具官某直清之操卓尔不群閎達之材綽然有裕出入內外簡在朕心傳不云乎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其以畋陞于

延閣長于諫臣嗚呼朕之舉爾可謂盡矣爾其觀古名臣所以獻可替否守節徇義之烈以思自効以稱朕意焉可

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可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餘如故

勅某朕奉祖宗之成業以臨天下夙興夜寐而欲寡其過未能也故博延亮直之臣使得裨補警戒其不逮庶幾有益故察于群臣而得爾光惟爾充學有源本行有師法方而能通直而不撓可謂卓然特達者

其正秩右史叅職諫省往服乃位盡規毋隱務稱朕所以舉爾之意可

韶州樂昌縣主簿燕縣尉事梁師孟可太常寺奉禮郎

勅某天下之貨聚於三司三司之法能任事者賞之豈務於多取哉足國經費而已今其言爾前採韶山之鉛以贍鑄錢其利歲倍於法當賞故升爾太常之屬以答爾勞其往祗服可

廣南西路鈐轄皇城使忠州刺史宋定可果州團練使舊官充廣南西路安撫都監兼知宜州

勅某蕃外夷獠數叛不賓誠德不足以懷也將威不能以服也宜州在西之衝爲一都會鎮禦備豫尤難其才惟爾定材武忠勇有古將帥之烈周旋南鄙勤勞不怠是宜舉其已試之効優以團結之秩撫輯一道專守千里有民有兵其任重矣爾其宣我德澤揚我威制尚使蠢爾之蠻面內来化時乃之功其往祗服可

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可依前官集賢校理充三司度支判官

勅某三司制天下之財而度支獨主國之大計其出入多寡之數削有常矣而盈虛輕重之宜豈無術哉故非精明通習之能亦不可以典也以爾某文學之選列在東觀嘗佐京兆又使外部更事多矣宜佐司會之劇以勸其効爾其往服夙夜自彊國稱服命可

皇親兒男賜名四十七人可並右内率

勅某國家神明之後本枝百世蕃衍無疆朕既丕受上帝之祉曷敢不施于爾孫子哉故因乾元之慶申

詔宗正悉奏諸孫之能勝衣者四十七人制名命官咸傳之藉咨尔父兄尊尔師保慎尔威儀使幼子有所視有所聞長而無犯於非義以成乎信厚之德豈非休哉其識朕指無忽可

宜州鄉貢進士區宋臣可本州文學

勑其遠人之陋學者常少有能自表於衆是可進爲以尔宋臣出于嶺徼而嘗與計偕來今且老矣而無所成其名自陳于朝有足憫者錫尔一命歸榮州里尚使海隅之俗知有所勸可

西溪文集卷第六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七　西溪文集卷第七

賀正表三首　賀冬表二首

謝春服表一首　謝冬服表一首

中書賀壽星見表一首

中書謝譯經御筵表

賀即位表　慰國哀表

賀皇太后表　越州謝上表

謝賜曆日表　謝改官表

謝上表（自越移揚至中道再移杭州上表）

代人進新修條令表

代人奏請更定科場約束狀

免龍圖閣學士狀　免翰林學士狀

中書謝傳宣入伏早出狀

中書謝譯經院御筵狀

舉邵亢自代　自代

自代　自代

自代　進奉銀二千兩狀

進挽歌辭狀　笏記

中書謝春宴箚記　陳乞劄子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上殿劄子
乞移鄆州劄子　上殿劄子
開封府乞增屬官劄子
上中書奏記　下上虞縣令教一首

賀正表三首

伏以推二氣之元求三統之法斯得天數以為王正傳會千齡之期鼓舞多方之慶中賀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稽受皇策荅揚祖休克謹持盈之圖坐收前世之烈中外底輯神人以寧登太平之歌方傳之於不已錫皇極之福固受之以無疆臣等忝服寀司親逢盛旦率籲官師之衆鈞同朝野之歡

伏以推六律之本以求陰陽之端考三統之元以觀日月之會實得天數著為王正誕當十載之期允屬一人之慶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欽明文思神靈徇齊奉祖宗之成基兼帝皇之能事天方顯相我用丕承登壽考於萬年豈特比商宗之永開本枝於百世固將齊周室之隆臣等祇服寀司籲先群辟仰對旻昊之峻敢傾祈頌之虔

伏以具物於春肆人所以撫節有為於政王者所以求端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臨教保民晉明燭節會年位之始浹天人之驩異俗來威百昌蕩既臣守郡千外不獲進慶闕庭

賀冬表二首

伏以氣復於陽數生於子日月閏積之所起寒燠風雨之所占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獨運乾剛紹繩祖武拱天序之正鑒生民之康一新靈辰交薦福本孚佑遠祚坐臻太寧臣遠紆郡章瞻望朝弁但馳存闕之之悃莫綴充庭之聯

伏以日極於南考為三統之法陽生以復推見二儀之心當歷紀之開元宜帝符之錫美中賀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志氣獨茂輝光日新運神化於無為均成功於洪造天瑞來格民靈樂胥奏封禪之書方且冀與人之頌歌天保之雅固將兄萬壽之期臣等

備位明廷逢辰大慶無以褒揚於盛德維知鼓舞於
太平

謝春服表一首

伏蒙云云春物始和恩仁下逮申詔攸司之舊匪攽在
笥之衣拜賜知榮撫躬懷愧中謝恭以 尊號皇帝
陛下遹熙聖緒高拱太平憲天端以叙彝倫揭時令
以垂大法乃茲仲月均錫官師臣等備位在廷逢辰
多慶服之不稱寔畏詩人之譏褫於終朝益思易象
之戒庶殫乃力以補厥尤

謝冬服表一首

伏蒙云云大火始流清風既應告歲功於天吏嚴時令
於王廷申命攸司匪攽在位粲然束帛之厚寵如華
袞之褒臣等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暨九圍仁
深萬物感肅霜之節嘉獻衆之勤思與官師並均安
燠悉推在笥之惠俾無卒歲之憂臣等參服典司靚
逢嘉靖功不勝祿已負素飡之尤服非稱躬更招彼
其之刺幸收宅効得謝至恩

中書賀壽星見表一首

至治升聞休符協應發乾文於南極告壽考於一人
海縣同瞻民靈胥慶中謝恭以 尊號皇帝陛下德
音獨茂仁性自然致孝于上下神祇推恩于內外夷
夏若臣庶之細安能報稱于萬方維昊穹之靈固將
保佑於千億俾爲垂象允矣示人臣等參服近司親
逢嘉應仰望顒昂之坐俯深踴躍之歡

中書謝譯經御筵表

社鳴紀節式尊誕聖之辰貝葉翻經方祝後天之壽
恩推慈惠宴旅豆觴仰承覆露之私俯愧享嘉之會
中謝 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清淨自攄欽明日躋遠追

九皇之躅近屬三后之統福祿是荷坐致無疆之休
神人具依共持不校之祚臣等參居宰席並受國恩
敢貪西竺之勝因庶効華封之善頌重當飫賜益戴
上仁

賀即位表

皇帝陛下以今月初二日奉膺顧命纂臨大寶乾坤
交泰日月著明普天之下讙呼鼓舞中賀臣聞易曰
大人以繼明傳曰王者大一統肇自古始迄于後來
神器之傳必屬元聖伏惟 皇帝陛下受昊穹之命

承三后之休繼體先皇正位儲兩神祇以之克相克
夏由是宅心天人之符如響斯應上下之感不謀而
同國家之運方興祖宗之業既定重熙累洽于萬斯
年有生之類莫不自幸臣内聯侍從外守藩垣不獲
奔走稱慶闕庭

慰國哀表

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號踊絕而復生 中謝 恭以大
行皇帝德參天地仁育萬物臨御浸久夷夏一心奉
諱之初震動殞裂伏惟皇帝陛下孝思罔極何可堪

處臣伏限守郡仰遵制旨不獲匍匐奔慰瞻望闕庭

賀皇太后表

臣伏聞皇太后陛下恭承顧命進受鴻名母儀正於
朝廷孝治刑於天下 中賀 恭以皇太后陛下體坤元之
德配宸極之尊内教著于六宮陰化行于四海所以
輔成前朝之治保佑大統之歸
皇帝陛下祗述先猷克循要道率有司而上洪冊奉
徽稱以明至尊盛禮甫行羣倫胥慶臣守藩于外營
職有常不獲奔走稱慶闕庭

越州謝上表

臣某言 云云 以親為請得郡甚優越去宮庭介居江
海就職之始撫心弗寧 中謝 伏念臣本維諸生知守
前緒親逢文治之盛冒塵科選之榮擢躋儒林遂執
史筆學不足以達治亂於顧問實難文不能以通古
今於述作何有誤出聖明之遇進登侍從之塗僶俛
備官逡巡待罪維大恩未報豈敢便安其身顧私養
弗充不勝進退之迫輒以誠乞既兹莫居幸溢於涯
感無以喻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德覆載

而無所不容日月之明照臨而無所不暨故臣得遂
其犬馬之志安于藩翰之間况兹為州自昔建國連
帶數郡之廣總齊萬兵之權有可以為無所于苟尚
寬東顧之慮少獲萬分之心

謝賜曆日表

臣某言 云云 歲事更新王正建始肇頒曆紀惟授民
時 中謝 臣聞王事本於陰陽聖人參諸天地能使四時
不忒然後萬物得宜自羲農以來遠堯舜之盛未有
不務於此而能遂臻厥成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撫有庶邦規恢大業凡四海之廣莫不受制於庭而群生之微一皆遂性於下自非求端之驗曷由致治之明臣職在養民幸均受賜敢不奉行之謹以全愛育之仁

謝改官表

臣某言云云侍從於中初乏朝廷之補藩宣於外泛微治行之聞此爲褒優甚矣僭濫謝中伏念臣起家單賤適世幸榮學未造於古人而陪東觀纂書之選文不適於當世而賛右省代言之司雖縣至公實已虛

受比緣私養之迫輙丐方州之行處躬苟安待罪不職亟推增秩之典殆非責實之文齊戒奉膺啟居無措此蓋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總攬權柄博收臣工謂甚愚者可無它謂能守者或有立本賞刑之大信以率彝倫稽黜陟之常經以昭庶品故令疎冗之質均被寵靈之私臣敢不夙夜以思動靜惟懼終收犬馬之効無愧於中庶全天地之仁不孤其施

謝上表 自越移揚至中道再移杭州上表

守藩無狀待罪不遑連增秩以過優再易地而逾重夙夜深念啟居若驚謝中伏念臣本維諸生偶奏薄技登于群玉之府已過所宜進於紫微之垣愈非其據容容徒能自守斷斷固無它奇國家之恩豈維一日犬馬之効何有萬分比請州居實迫私養曾未踰歲之久固微可書之勤内徙淮南才及中道就更淛右是爲故鄉始聯史觀之名復躐臺郎之選寵榮駢犀憂愽更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博愛爲仁有容成德收報於官師者甚薄推惠於臣庶者必隆蓋將盡浮其心然後咸磬其力況臣之陋自知甚明所以獨誓於中豈敢但期於衆殞首之日披腹是求

代人進新脩祿令表

臣等聞古者任官以職所以均邦治而立民極也列爵以地所以等臣功而明王制也三代以前典刑蓋略二漢而下因革不同班祿之法隨時以定或稟以穀帛或俸以金錢蓋德高而位尊者其賜優能薄而任輕者其受寡必有等籍以爲權衡中謝竊以國家造邦百年垂統萬世若稽賦祿之序參用前古之宜總內外之官大小之職其著之品者累百其分而名

者幾千下逮兵爵之籍差列尤衆而舊章弗完公令罔著或援之先例或裁之一時顧不責於攸司乃數煩於中覆因循斯久創定惟時恭以　尊號皇帝陛下懋正九功緝熙百度彝倫攸叙率祖宗之規摹治具畢張盡帝王之能事凡厥法制悉從刊明唯茲秩賜尚虧典則乃詔臣等以云云修為大宋祿令臣等祗畏承命講求踰時論次名品稽合義類櫽云云所以著出祿之律示官人之方又以杜上前之煩文還有司之常訓放於方國俾遵畫一之規詔於將來允

示不刊之典臣等智非博極才謝兼通第勤明詔之嚴敢謂成書之善將塵宸陛若蹈淵冰

代人奏請更定科場約束狀

伏以選士之法自古論之莫不以行為先藝次之蓋行本也藝末也取其本而遺其末可也未有取其末而遺其本也者古之所謂藝者皆可用之實尚且謂之末今之所謂藝者皆無用之具乃專以為辨論之之法甚乜謂也然國家用進士一路以取士百年矣英才異能得之不為少而失之亦已多何也蓋其制之有牧而不革者尔夫進士之法固不可以猝變古者不變法而治蓋能因其法以通之也臣竊見天下州郡發解舊有封彌謄錄之制近又有考試官不得與長吏相見之令夫州郡發解亦古所謂鄉舉里選也其任在郡守縣令先察其行乃試其藝行修而藝或不至舉之可也行虧而藝或可觀不舉可也故律有貢舉非其人之法甚重今則不然凡有籍於版者皆聚之使試既試則削其名易其書漫不知其誰何徒以雕篆之敝法考無用之空文敦朴俊茂不幸而

小不如其法度則一皆黜之庸污淺陋幸而僅不失其法度則一皆取之守令之任無所尸責律令之設是為虛文豪傑老成則轉棄於下剽薄後進則馮凌於上風流不支日愈一日甚非國家選賢官材之本意也此蓋當時建議者務為苛細以希一時固不及知天下之大公國家之遠體矣臣竊謂今朝廷方議更定取士之制宜因罷去天下州郡發解封彌謄錄及試官不得與長吏相見之令別為約束使長吏與試官精加詢察依格考定必得學行兼備名實相副

為衆所推者即許解送如有背公徇私去留不允者並許論告即行推劾論罪如律所告虛者重行科斷永不得入科場仍令判舉之官嚴加覺察務盡公議如此則材能悉收而野無遺逸濫濫既革而士知修飭又以示天下之大公明國家之遠體以為後世之法

免龍圖閣學士狀

今月二十一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學士令臣授勑誥者聞命震恐不知所容伏念臣質行單陋材不足用列在侍從已非所據而比蒙進職任以京府臣所以不敢自辭者誠異得竭其犬馬之力幸有所立以謝萬分方夙夜惴惴大懼不能勝其任而曾未踰月復增寵名雖國家所以遇臣下者甚厚然非臣之所敢當也伏望陛下察臣之過無使過其分以速顛覆而責其來效尚不辱朝廷之恩申戒有司收還詔書臣之願也維陛下裁許臣不勝大幸所有勑誥臣未敢祗受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免翰林學士狀

今月初四日准閤門差人齎到勑誥各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臣起於諸生質行淺薄學問不能純師文章不足行遠列於侍從已非所據又安可以與聞密命對栽訓辭播之大廷達於天下者哉況今侍讀等學士知制誥待制皆一時之高選其材能莫不在臣之右伏望皇帝陛下察臣之愚無狀為不勝其任收還制書而選於衆必得其人以盡公議臣不勝幸甚所有勑誥臣未敢祗受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中書謝傳宣入伏早出狀

右臣等云云公府樞機之原所當盡瘁人臣夙夜之誼豈敢告勞豈謂伏蒙皇帝陛下仁隱及微恩卑迨下甫茲庚伏之候遽傳中出之言許其處休得以夙退夫王人聽政固有四時之宜而臣職在公何取一身之逸自非愛育之厚曷致優游之私臣等參陪近司首被隆渥永惟圖報之効誓在捐軀之初

中書謝譯經院御筵狀

誕聖當期方薦南山之壽緒經演法敢斲西竺之祥勝事甫成群靈胥慶沛蕡惠蕙之況加優觴豆之勸臣等參陪宰司預聞譯義雖奐真乘之利仰資難老之祺酬詠逾涯飫服無斁

舉邵亢自代

伏見太子中允集賢校理邵亢器質渾厚學術精明其辯論足以當顧問之求其文章足以備典冊之選臣所自揆不如遠甚謹具狀舉以自代

自代

臣伏覩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吳充行義修絜淹材博敏其學術論議足以當顧問其文章體用足以裁辭命臣前嘗舉以自代實所不及伏望朝廷特賜進用庶盡公議

自代

臣伏見大理寺丞祕閣校理韓維虛靜之性本於自然疏明之材可以大任臣之自揆實所不如

自代

臣伏見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吳充材資自高學問不倦施之政事沛然有餘用以代臣實允公議

自代

臣伏見兵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邵必端亮修絜好學守道出入文館資望俱高揆之公議臣所不及

進奉銀二千兩狀

臣伏以聖人繼明海縣均慶凡在為臣之列莫不思効厥誠前件銀山川之精天地所寶敢備充庭之實庶修任土之儀謹進

進挽歌辭狀

右臣伏聞大行皇帝園陵卜吉大事有期臣身備侍從而守郡於外不得奔走執事之後不勝追慕殞裂之情謹齋戒撰成大行皇帝挽歌辭三首

劄記

梵譯甫終將獻上乘之福恩仁下逮遍推宴俎之私拜況過優捐軀曷報

中書謝春宴劄記

春物熙華宸居暇豫中開宴賜下逮臣工中謝伏惟尊

號皇帝陛下盛德對時至仁自性弗為獨樂務與衆
均臣等備位在廷逢辰多慶畧無報稱第有戰兢

陳乞劄子第一

臣輙披誠素上冐聰聽顧循罪戾殞越無措伏念臣
父扶昨任通判滑州保舉本州白馬縣令楊稷充京
官其人近以贓除名臣父坐累於法當追一官停再
念臣父歷任州縣致位於朝凡四十年未嘗一掛於
法而薦任者過數十人今行年六十始得為郎而遽
為舉者所累奪官免職在臣之情豈勝憂迫夙夜惟

念思有以祈贖而臣蒙國寵厚備職侍從又例得計
歲磨勘以進官在臣之身竊幸實多臣願移臣終身
磨勘之恩以贖父一朝之罪伏望陛下特開聖造俯
察私欵許臣永不磨勘而赦臣父追官但免所居之
任亦足以行常法臣不勝大願再念臣父所獲之罪
非自己作獨以知人有所不盡故被坐累向使臣父
自作弗善臣亦豈敢進干朝廷以屈常法犬馬之情
苟賜矜納則父子立朝尚期有立以報萬分臣無任
徬徨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第二

右臣云云寵靈僭厚加於無功畢臣之身不足以謝
厥犬馬之情尚有未盡者輙冐萬死敢言之伏念臣
昨於去年中以臣父扶坐舉官事當追免臣遂具奏
乞臣永不磨勘而赦臣父追官是時竊計朝廷以臣
未嘗磨勘故不賜允納今臣父追免已久而臣幸蒙
恩遷官臣之愚素豈能遂已伏惟陛下孝治天下仁
覆萬物有生之類既莫不遂其性而得其所故臣之
愚素尚覬得申再念臣父歷仕州縣凡四十年白首

垂老始得為郎而遽以保任之累免廢在臣之情夙
夜不遑安處臣願還臣所進秩二等自今更不磨勘
而許復臣父所免官一等伏望陛下特開聖造究察
私欵許檢會前奏曲賜矜可臣無任徬徨激切祈恩
俟罪之至

第三

臣聞私而求申於公者非宜臣而求必於主者非順
有一於此是為罪人今臣乃負二罪而敢有言者君
親之義不得有隱一日獲罪是其甘心維陛下矜而

聽之不勝大幸伏念臣昨於去年中以臣父其生來
官事當追免臣遂具奏乞臣永不磨勘而叙臣父追
官是時竊計朝廷以臣未當磨勘故不賜從納臣迨
於二月中蒙恩特授臣起居舍人臣尋兩具奏乞還
臣所進秩自今更不磨勘而許復臣父所免官尋再
奉聖旨不許臣又竊計朝廷以臣父坐廢於法未當
叙復而齒於朝故亦不賜從納臣即已祗受并具奏
其意臣近蒙恩特授臣尚書禮部郎中臣亦已祗受
今明堂禮成大賚天下而臣父幸得以例叙復而齒

於朝則臣之愚素猶冀得申伏望陛下特開聖造究
察私志許檢會臣前後四狀許臣納起居舍人及尚
書禮部郎中兩官而復臣父舊官依例差遣臣之微
誠賤說既以書於前奏不復敢喋喋取瀆於上維陛
下矜而聽之不勝大幸

第四

右臣 云云 朝廷已行之命非敢固辭犬馬未盡之誠
尚期從欲再三之瀆誅救所甘伏念臣父子立朝寵
靈兩厚在私之幸於臣實多獨念臣父當耆老之年
被奪官之責臣所以夙夜深念敢處不皇思有所圖
以贖厥咎輒上還臣身之進秩願得復臣父之免官
賤誠雖明天聽循牖徬徨若失俯仰無措伏望皇帝
陛下天地覆載而無所弗兼日月照臨而無所不察
載矜愚款終賜俞音臣伏恐朝廷以臣父免官未當
叙用則乞留臣所納轉官恩澤候臣父將來合當叙
用許復舊官則臣以祿養親一得如志以身報国畢
當殞身臣無任祈恩俟罪感激懇切之至

上疑劄子

右臣 云云 臣相次兩具狀奏乞納臣新命復官父舊
官今月七日再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所乞不行便令
受誥勑者身賤書輕再三瀆上聖恩寬大不即誅殛
不勝幸甚臣竊計朝廷以臣父生廢於法未當叙復
而齒於朝所以臣之愚請不賜從納臣亦豈敢喋喋
重干天聽然臣區區犬馬之誠父子之念實未能已
竊幸它日臣父叙復而齒於朝則臣尚敢自陳而冀
得請所有勑誥臣已於當日祗受奉表稱謝訖

乞移鄆州劄子

臣輙以悃愊上干聖明進退為憂俯伏待罪伏念臣行能朽薄猥列從官之後國恩過厚夙夜震恐未知所以為報而犬馬之質早衰多病比年尤甚適遇朝廷大治四方無事臣得以優游養安于外粗了職事未從誅竄不勝大幸再念臣到任已踰二年伏恐例當除替臣竊聞鄆州曹佾到任亦已二年或應召移臣欲望聖慈特許就差臣知鄆州臣雖罷懦無狀尚可黽免殫其餘力以報國恩

上殿劄子

臣伏見朝廷比歲置官遣使自京師達於天下凡征賦之重力役之衆有所病於民者悉究除之所以惠養百姓德澤甚厚臣愚以謂尚有未盡者郡縣或以虗名建而民力分不能給其一事也蓋一郡雖小必有一郡之役一縣雖小亦必有一縣之役地非加廣也民非加衆也昔合而役於一者今乃分而役於二然則欲民力之有餘不可得矣是所謂以虗名而取實弊殆當時議者之過而今天下以軍名者多是也臣愚不足以盡其利害願陛下詔之有司詳議取近世所置軍縣度其小大遠近可省者皆省而并之如其舊不獨以損吏役而舒民力又以汰冗官而節多費庶幾稱朝廷所以愛育百姓之意取進止

開封府乞增屬官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所治京師其職事之劇固非天下郡府之比然今郡府之大者其佐皆置通判職事官六人雖郡府之大職事之劇自不能開封什二三而開封之佐乃獨置推判官四人蓋失之從事久矣且行尹事者固當責以大體夫使國家德澤不宣法制不

行百姓失業大衆弗治是其咎也若簿書期會之煩笞榜訊鞫之細皆當責其佐今則不然一府之事無小大行尹事者常與其佐參治之索其精神斃其支體朝而視事昏而後罷僅能給一日之務夫人之材力亦有分矣事物之來則無窮也以有分而應無窮雖賢智或不能盡況如臣等之愚而欲使國家德澤宣流法制振明百姓篤其業大衆無敢犯不可得矣其弊在於為之佐者少而事不分任不專行尹事者不得盡心於所責不蓋舉其大者必遺其細察於近

者必闇於遠理之常也臣願陛下裁擇可增置府推官二員與舊為四員使均治獄訟判官二員使共治諸務若此則事分而任專處心者精為力者省法理必盡其精紀綱脩而無廢行其事者得壹意而尸所責庶幾有成以靖京邑以觀四方以稱陛下憂勤內外之意取進止

上中書奏記

某守郡無狀無以稱朝廷惠養百姓之意夙夜自訟不知所為維朝廷寬大未加之罪幸甚幸甚所守東

南大郡學者甚衆州雖有學而無官學者不知所師某輙有奏乞除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一職事官管句本州學侔之為人相府所知不特某言然朝廷嘗已命侔為揚州學官侔固辭恐朝廷疑侔前意而恭難言其私故敢陳之於左右侔向以固辭揚州學官者是時侔兄觀在朝其祿尚足以周其族故侔得以自守而不願仕朝廷亦高之而不奪其守自居於湖安其賤窮未嘗妄與人交況其有取於人也今乃不幸而失其兄侔方自經營以迎其喪於蜀自此其家

事衣食嫁娶一出於侔侔既無祿又不能為生則其家飢寒之憂近在朝夕雖欲不仕不可得矣恭惟某官閤下方為朝廷致天下士而官之如嚮者頗復得召至一試尚得一邑如侔者固非復等所能望劉敞嘗奏言侔是王安石呂公著之流信知言也然則侔豈止一州郡學官而已如朝廷自以有處侔者則非某所知不然則朝廷亦不惜一職事官於侔以慰此州學者之心又侔方窮困當朝廷憂天下不欲一物失其所之時某故敢盡言侔之思維左右留意幸甚

幸甚

下上虞縣令敕一首

上虞惡民李氏者一邑之害而四方之所共知也自敗邑令王存以來朝廷士大夫莫不切齒而欲葅醢之然則居官者不能使伏其辜亦何以為民之上今之下居縣亦可謂能矣然舉玆以議始末也其覽此而留意且其家內亂專殺屠牛釀酒用禁物置兵械皆安然而不恠欲發而致之於法非艱然所以前后不能發之者由其族大而耳目羽翼布滿於縣廷把

持上下長短王存由之以敗後莫不以為戒故也然存所以為其所敗者由為州者非其人耳今足下既無王存之失而僕又幸不至於前人之悟其獲李氏之姦而致之法宜在今日維微維幾乃克有濟足下今日成此僕明日當言於朝廷且不獨一言而已要當再言三四言必使朝廷知足下之才而用之乃已耳其無忽

西溪文集卷第七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髙布重校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八

西溪文集卷第八

上殿薦馮京劄子
舍人院建署奏乞召張瓌還職狀
薦胡宗愈呂惠卿劄子
薦呂惠卿孫侔常秩狀
上殿薦王回孫侔常秩劄子
薦孫侔狀　乞舉府界知縣劄子
乞罷府事劄子第一至第三

上兩府賀正二啓　上兩府賀冬二啓
上兩府二書　謝兩府三啓　杭州上
上幷州判府太師相公
上留守太師侍中　慰太師相公䟽五首
謝人按書　樞密太尉
通判郎中　知郡郎中
賀冬二首　知縣郎中
知郡少卿　常州知郡兵部
台州通判都官　梓夔路鈐轄六宅太保

發運司勲　催發錢帛太傅
前蘇州知郡司封　洪州知府待制
相度茶稅太傅　渭州知府侍讀侍郎
新越州簽判屯田　狀元學士
楚州知郡職方　知府容學諫議
知郡郎中　雜還賀正二首
衛州知郡觀察太傅
雜還　新越州知府容學

上殿薦馮京劄子

臣近蒙恩除知制誥臣不敢輒為辭讓然臣獨有所未安者敢言之臣皇祐元年及第是歲狀元馮京今為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顧京官次乃在臣下者由京避今宰相富弼親嫌不得知制誥為中書屬官也京始與石楊休並命修起居注繼以唐詢范鎮然皆在京後楊休詢之試為知制誥京皆不得與末乃與鎮並試而除知待制今詢鎮皆以次補為學士而京連擯三州不一還且京自以狀元及第而其初命修起居注時富弼尚未為宰相則京之進用固不由於弼矣以詢鎮臣言之則非平時用人先後之體以親嫌言之則非聖朝大公平施之道京材質甚美中外所稱不應留滯如此三者臣愚以謂皆非所宜伏望陛下特出聖斷進京之職得比衆人以盡公議臣亦因得以安不勝區區取進止

舍人院連署奏乞召張瓌還職狀

臣等伏以張瓌前因命劉沆贈官制詞事遂出補郡追原其意為過本薄故朝廷亦不深譴今下遷于遠粗足塞責而本院供職者少且瓌材質之美有補朝

廷不宜留滯於外臣等竊以謂可召瓌還職使在侍從備顧問與論議亦朝廷愛材助治之一也臣等不勝拳拳愚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薦胡宗愈呂惠卿劄子

臣伏見光祿寺丞監楚州糧料院胡宗愈權永興軍節度掌書記監杭州清酒務呂惠卿二人並修身高材好學不倦其議論文章皆足以過人又皆明習世務可施有政為朝廷之用伏望陛下特賜采擇毋使留滯以屬士大夫之望後有不如所舉臣當連坐其

罪取進止

薦呂惠卿孫侔常秩狀

臣伏見權永興軍節度掌書記監杭州清酒務呂惠卿學有操術材劇器博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志行剛烈特達不群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經明義修安於窮賤凡此三人皆當今士大夫之高選舉而用之無所不宜而臣之所知亦無以過此伏乞朝廷采擇任使後有不如所舉臣當連坐其罪

上殿薦王回孫侔常秩劄子

臣伏見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三人並躬修道德畜其術業施於有政無所不宜天下士大夫所共推高以為不及臣竊謂方今朝廷求人如不足天下賢士大夫略以舉用如回侔秩固應在衆人之先而不宜在後伏乞陛下特賜召命寘之臺閣以觀其能它後小有不如所舉臣當坐欺罔之罪取進止

薦孫侔狀

臣伏見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節行文學名在朝廷今閒居湖州安其賤貧守道愈篤東南學者莫不願得以為師臣本州為兩浙諸郡首學者甚衆而州學獨無官欲望朝廷特除侔一職事官管句本州學使州之學者有所歸又以風朝廷尊賢養士之意於天下臣不勝所願

乞舉府界知縣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所領十七縣其知縣皆用京朝官獨考城等七縣用近制奏舉頗為得人餘皆審官院差而不得人者十常五六王畿之內風化之本四方是

則苟令長非其人則任賦不均獄訟不平百姓受其弊非所以長風化示四方也臣欲乞今後開封祥符兩縣知縣從朝廷選差外其餘十五縣並令本府與府界提點司推擇能吏連狀舉奏如任內犯入己贓及職事不舉坐以黜免者所舉官並與同罪取進止

乞罷府事劄子第一

臣本府今月七日准勅斷左軍巡院官吏為勘傳永昌公事已施行訖臣躬被聖選攝行尹事而明不能以辨訟威不足以制吏使中都之獄有無辜之訴御

史以聞奏質明備聖君仁厚慈從寬貸然豈特小
吏薄責而已其大咎乃在臣也方朝廷總覈名實以
革事弊群臣之政頗臣敢獨苟免以虧大治臣前此
已具面奏伏乞即賜褫免以全至公以盡人言臣無
任傍徨殞越之至臣見待罪在府未敢入赴朝參未
敢便行交割本職公事聽候指揮次

第二

臣蒙恩待罪京府今已踰歲臣本無狀自知甚明其
初被命實貪聖主特達之遇乃不自量冀竭其愚妄

有所立以謝萬分故自居職以來夙夜惴惴不敢自
暇而駑朽之質果不可强凡臣之所能既以止矣而
臣之所治未有聞也雖聖主寬大之恩務欲盡臣下
之技不急譴誅即復假臣以日月之効而臣之設施
亦不可復加朝廷士大夫之議亦不肯容臣而且為
聖朝之累矣伏望　陛下深計京邑之重不可以曠
不治審察臣之不肖終不可責以有成推擇材吏使
以代臣臣或尚得竊食苟容則丐一閑州猶敢為陛
下奉行法令撫養百姓少荅天地之施臣不勝幸甚

取進止

第三

臣近輒具奏以臣到府踰年職事無狀乞從罷免守
一閑州而待命二旬未蒙賜可傍徨憂畏不知所措
臣聞君試臣以職而攷其實弗効者黜臣事君以身
而盡其力不能者退此朝廷治否常必由之而不可
因循苟簡者也伏念臣材質淺薄曾不敢望中人而
致身侍從已非所據又誤當推選使治京邑視事已
未既一歲矣都城之內姦薄之俗未嘗革也穿窬之

盜未嘗絕也囹圄之繫未嘗虛也此三者乃京邑之
先務而臣在職不為不久獨無一可紀者其試用弗
効亦已明甚然則雖欲不自引劾以退寧不畏人之
言歟方陛下脩乾剛厲威斷躬親庶政綜覈名實以
臨群臣而京邑四方之則治速者必自近始可使非
其人而付之以輕天下之望乎臣願陛下深察而留
意即賜罷免臣不勝幸甚况今在廷之臣皆一時材
能之選莫不過絕於臣舉以代臣無不可者臣如蒙
天之幸未就誅棄尚獲備群臣之後者猶冀得一小

州畢其餘力以謝陛下臣不勝惆愊祈俟之至取進
止

上兩府賀正二啓

伏以推二氣之元求三統之會斯得天數以為王正維廊廟之尊有神明之相與時協應介福無疆恭以某官以真儒之材對太平之運咸有一德寵綏四方本朝泰華之基方傳之而不抜群公股肱之體固共之以無窮迎蹈靈辰擁全多祉某居藩有守拜慶無階瞻望門墻傾輸悃愊

伏以合三律之數斯建王正謹首時之和其順天道恭惟某官文武傳業聖賢逢辰輔行福威鎮撫夷夏屬歲元之端朔釣帝祉於群靈坐致洽平共熙全盛某居藩有守拜慶無階瞻望門墻傾輸悃愊

上兩府賀冬二啓

伏以考日於南律元定三統之法占易之復陽生見二氣之心惟廊廟之尊有神明之相與時協應介福無疆恭以某官直道純誠全能茂業獨立本朝之上超高前世之功維天錫羡於國家維帝仰成於公宰坐臨穀旦并祜多祥永固靈長之基益孚中外之望某居藩有守拜慶無階瞻望門墻傾輸悃愊

伏以氣動於泉物源於子陰陽相緝之際律曆更起之端恭惟某官燮正天工翼安國體躬秉熟德上當聖神會長景之為元興端朝而鈞慶益崇久大茂對明昌某守郡有羈候門莫及瞻祈之極悃愊實勞

上兩府二書

某蒙恩遷官未敢以謝伏念無狀竊祿待罪不暇聖君寬假復就增秩內訟愧恐不知所措然私情有所

未盡者輒敢自請於朝伏惟閣下方以盛德至公承輔聖君若某之所請幸無屈於法無虧於義則或借一言之益開陳上前使某事親之心有以自安則為某之賜豈獨也哉維左右留意不勝大幸

伏念某奉遵詔書守在江湖之上瞻望公府邈然千極之旁再更二州違易三歲日月愈云遠矣門闌益以踈焉欲時以書自通庶將其意念或為禮之瀆適重厥尤進退不獲其從夙夜莫知所措恭以某官至誠自性盛德在躬惟天降祐之靈惟帝知人之哲登

序主紊運平機衡遂當顧命之憂克寧宗廟之緒功施後世名蓋前人方將紀於太常昭昭而不泯作及来裔永永以無疆雖當盡辭詛足為頌其所賦無狀自惟甚明幸東南偏方安阜無事當朝廷大治典書尚寬故可俛属其愚未能投劾而去維其覆露盡有初終若尓訟言於何殫悉

謝兩府三啓 杭州上

國恩駢厚私幸充盈顧非其堪者無所措伏念某早辭曲學親得盛時一登儁於儒林遂進陪於法從泛

無稱道宜有訟言尚賴聖明恃容賢智協輔終獲全婞直之守幾不從引劾而歸得請為州去國循昨越在海山之裔且徼治行之聞而增秩連仍易地優重奉親處風土之美還家申桑梓之恭寵榮之加皆過其分品題之賜實有所從此蓋伏遇某官分序群材甄明衆職欲使賢愚各當其任咸在本朝中外並奏厥功共熙大治故俾單跡之質誤當奬育之私敢不周旋百為鞏固一節但憂力之不逮或累至明若其義之所安無失素教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伏蒙聖恩云云代言於中莫有云補守藩於外未聞厥成方待黜幽之文遽推增秩之賞逡巡承命俛俛包羞伏念某生而甚愚學不能進徒知樸直之自守不知感激以取名然且抱縶懷鉛出入乎承明之署荷橐持橐上下乎太微之廷請為一州連制千里在私之分已過報國之勞無稱重此進遷益為虛受始終循省榮處震慙此蓋伏遇某官代天之工秉國之正大匠斤斧曲直莫不適其宜良工甄陶方圓莫不稱其用曾是散冗重煩品題謹當厲乃百為保其一

節庶敘爲分之立終謝大公之成過此以還不知所措

昨奉勑云云聖君之賜得徇私求牢攺之手遽開公議靖言其幸若無所容伏念某起家緒餘遭世文治始玷科選入君朝廷校東觀之書是正何有執太史之筆統紀未終侵誤出於上恩使登陪於法從攜非其所顧何以堪雖俛俛以備官實逡巡而待罪會圖就養因輙陳誠乃蒙為州是克如志此蓋某官權衡萬務甄治百工智愚莫不盡其方中外無一失其所

故今無狀得用自安謹當祗畏所居庶幾奉承攸命
以謝大德以全至公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幷州判府太師相公

伏審某官易節成德撫封太原冊書班聞士論和附
恭以某官自天生德與世會亨歷試朝廷之難式孚
華夏之望越恭大政再踐家司有靖亂之功銘于彝
鼎有致平之業格于皇天雖外均于逸勞實內倚乎
藩屏上惟全晉之舊大河之東總萬兵之符制二屬
之患必用元臣之重以張連帥之威盡以師長百僚

故特尊於端揆且將節度諸將故專畀於中權富貴
歸於故鄉弩矢驅於縣令人臣之極行將以榮然海
隅之民尚有觖望政事之召實期須臾豈伊一方徯
被大賜某守藩于遠拜慶無階瞻望欣愉倍百常品

上留守太師侍中

伏念某竊伏東藩藐然萬里之遠仰占台象俾爾三
階之崇禮殊等威勢絕中外固不敢以翰墨之屑緘
自通於屏棨之前維是瞻望慕用之無窮不知夙夜
啟居而有間豈謂某官詘六公之貴忘相國之卑命

記室以古辭因行人而傳賜寵諭哀贈光照海濱內
視其愚實無以稱於題品尚期有立庶幾不辱於門
闌下情無任感激之至

慰太師相公疏五首

不意凶變竊承奄丁荼毒伏惟攀號擗踴五內分崩
何可勝處孝思奈何罔極奈何
日月流速伏承荼毒如昨奄移晦朔伏惟攀慕號絕
叩地呼天何所追及孝思奈何罔極奈何某在遠無
由陳慰下誠哀愴之至

季春極暄伏惟太師相公孝履支持即日某蒙恩
不審自經荼毒氣力何如伏惟節哀順變以全禮制
下情所望
伏以太師相公大孝之德海內所聞今茲荼毒何可
勝處然聖人之制禮有節文伏望勉抑哀毀以副聖
君之意士民之望某蒙恩有素無由敘慰於前豈任
哀怛惓惓之至

謝人投書

某叩頭辱書及文編辭高義豈讀之茫然雖在荒夜

猶知為況之過而無足以當甚愧也晉陵固多賢士
大夫某既皆得交之而聞足下之名尤高獨未得闚
顏色聽辭義而為鄙陋之恨者蓋非一日矣今乃得
所示文甚厚雖淺薄不能勝識一二然亦有以知足
下有自強不息之志能養其氣至於充實蓄而為文
章無內餒不足之患如足下所示者古人何足道也
某固不肖無足以贊左右四方有餘師如足下之言
而欲有求於我者過矣過矣承攝事旁邑春暄無恙
來使立取報以歸呼書吏不至自書不謹匆怔

樞密太尉

伏審奉膺制召入贊樞廷有嚴麾節之驅甫結載旬
之近行當謁候實慰瞻言

通判郎中

承被詔除出監州治欽惟才彥久著朝閣頓此近踈
幸聯官政辱先函幅良著意勤感服之深陳叙非悉

台州通判都官

伏審涓辰之良受署以禮茲惟材選允協朝僉方引
聽於善猷且進膺於寵數遠煩示問深著勤私感服
之深陳叙非悉

梓夔路鈐轄六宅太保

承被茂恩進陞使列仍遷兵寄益示寵光遠況牋函
載隆謙美聰私甚厚感服無忘

發運司勲

伏審懋膺詔檢遷總使權寵章所宜朝論惟允恭以
某官性資甚美林具自將襲世緒之高華覽德輝之
休茂更歷中外所居風粃簡在上心荐持使節惟江
淮漕計之重實國家兵食之源必屬能貫故茲柬進
悵莫陪於賀慶維加保於道腴欣頌所深叙言非悉

催發錢帛太傅

伏念稔聞嘉毅未克良覿恵然高誼被以書辭講好
甚隆為感無斁尚茲問遺頓益愛順區區之心綣綣
不已

前蘇州知郡司封

伏審已解郡章超遷帝所維朝廷之彥為士夫之望
臨治方州推聞異等列大治之世並升髦髦且至公
之時敢有讓說方傾聞於寵數遽傳況於牋函禮意

有加感銘無斁

楚州知郡職方

伏念睽違若新節物更異緬邈萬里坐馳鄙心亟闕書筆之華審聞福履之祐維其拘縶未遂展承顒益愛願前迎光寵感頌之至叢積于斯

知府宗學諫議

伏審就宣皇制增秩諫司伏惟歡慶恭惟其官學造精微文成法度躬會前朝之盛對揚至德之休便蕃從駟風采禁路比入陪於樞近方告遠猷遽出殿於藩防蓋申冲志今茲陞進益示褒優諒無間於須臾遂上參於丞弼無緣面慶但效頌言

知郡郎中

承已除代遂當還朝屢書過勤為況良厚感藏之至數敘寧周

雜還賀正二首

竊以陽曆端朔王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伏惟某官躬有盛業進居明廷踐臨正歲之元叢被善祥之澤屆占理輪過衍吉辭意尚之勤誌懷以重

伏以陽曆端朔元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方餘

陰之退伏宜吉士之亨嘉番致儀懺過形善頌載惟
感誥何以誦言

衢州知郡觀察太傅

伏審奉將制命出撫方州消辰之良受署以禮恭以
其官性資純茂器度閑深蚕絲近屬之華遂被副車
之選學而不遂禮以自持簡在上心之明推闓戚苑
之美暫茲居外蓋不遠於京師行且召還固自存於
國典誣歷無間丞惱違臻抱感之叢盡言於此。

新還

伏念相見風來無一日之忘瞻言道途有千里之隔
莫從展晤徒益傾馳丞闕書筆之華欣承福履之祜
矧繄雋望著在本朝行自外臺之煩入聯近列之責
維加愛育以對寵靈感領并深敷陳罔既

新越州知府客學

伏審奉膺中詔移鎮東藩徽音來傳輿議胥慶恭以
其官天資粹茂德器閎深親逢累洽之期奮先群彥
之路入登冊府蔚尔文章之華超列近臣赫馬事業
之著廣陵舟車所會久煩光施會稽山水為卿聊資

臥治請無淹久即對東求某此蒙恩還賫承藹政顧
為爭會豈容敘言將奉先儀弃輸悃愊

西溪文集卷第八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　布重校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九

西溪文集卷第九

刀筆

湖州知郡屯田　知郡郎中
通州都官　運使學士
雜謝九首　鄆州知府侍讀
兗州知府少卿　環慶部署都使太傅
潞州知府學士　大兩省知州
諸州知州以下　兩浙轉運學士提刑郎中
越州通判太傅　越州簽判以下
揚州通判國博　新陝西都運諫議
常州知郡兵部　轉運兵部學士
杭州知府密學侍郎　諸州知州以下
職司遠迎　雜還遠迎二首
册州新學記　張貢之真贊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謚昭禧
贈司空兼侍中晏殊謚元獻
贈某官盧元用謚榮恪

贈中書令程琳謚文簡
三司繳空道場功德疏右語
功德疏右語　真宗皇帝忌日醮文
温成皇后醮文　乾元節罷散道場齋文
順祖皇帝齋文　真宗皇帝忌日齋文
太宗皇帝忌日齋文
章獻皇太后忌日齋文
章獻皇太后齋文
章穆皇后齋文　文懿皇后齋文

湖州知郡屯田

此者承詔之藩引舟在道側望封圻之近總闔治行之高無緣至前以釋所頌遷序書而為兄仰執禮之過勤方此索居重期多愛感懷之至談叙奚窮

知郡郎中

伏審已交舊符方待新令遽煩書禮良著意勤感服之深敷陳罔既

通判都官

伏承受代觧印趣裝還朝遽煩語書良謂約禮感銘

之至敎敘寧周
運使學士
伏審某官拜恩計府抗節行臺詔目數閩部吏傾望
維屬城之無狀睎善庇以有歸竊跂齊舲已臨近甸
頒嚴霜嚴之氣保綏神舍之休迎對在前歡愉劇此
尚期加愛畢副所懷
雜謝九首
伏念奉間風期頻更節物緬恭高誼坐馳鄙心忽聞
戚牘之華欣承福履之禧雖其遐阻未多晤言頸益

愛顧前迎光寵感頌之至叢積于斯
此者吏介書來牋函斯暨載懷勤厚良用感銘
此者叨冐國恩進陞官等寵靈非稱憂畏弗寧約禮
過勤詒書來況永言高義寘在鄙心
蒙被朝恩進陞禁闥假行尹事實治畿封顧非可任
之材安取所期之効僶俛就職敢居不皇靖言其從
蓋有攸賴此蓋某官樂善之誼上存本朝相先之誠周
及多士矧茲菆陋之質尤被品題之私方將奏記於
前亟奉置郵之問惠尓辭誨椠焉恩輝雖然勞謙之

隆乃重無狀之負謹當佩服蔪永寵華區區所懷縷
縷無斁
此者蒙被朝恩進陞禁闥假行尹事實治畿封顧非
可任之材安取所期之効僶俛就職敢居不皇維樂
善之誠有相先之誼惠爾辭問槃焉恩私雖然勞謙
之光乃重無狀之負謹當佩服蔪永寵華區區所懷
縷縷無斁
此者蒙被朝恩進陞禁闥假行尹事實治畿封顧非
其才方憂所稱惠然辭問槃爾恩私未當佩藏敢有

倫斁
伏蒙仁私以某赴郡過府特垂寵訪感服之至不任
下誠
此者奉被朝恩進司帝制竊自惟於非據實陰賴於
為容伏惟某官志在本朝樂得多士慕南山之詠萬
壽是期玩菁莪之歌百朋以錫推援無倦髦彥並升
故雖蒙陋之姿亦冐寵靈之幸適將馳謝邊辱騰書
禮意并隆感服無斁
奉被朝恩進司帝制顧微善狀實玷寵章高誼不遺

崇函遠暨禮周意厚感抃愧并

鄆州知府侍讀

伏審自請上前外臨方面涓辰署治已日戒行恭惟某官學兼九流材備數器奮先群雋之路簡在至公之心入直北門盡方倚以大用出藩東夏茲由狗於素誠且汶陽上游天平巨鎮股與安穩錦衣輝華故里大維之穀容以相接新阡松檟之植甫不越疆并為寵榮豈但息偃適將馳慶遽辱騰書禮意甚隆感服無斁

兗州知府少卿

伏審榮被詔恩進陞卿列居奉常之次允屬能賢總刺史之權而留外部於維華望著在本朝行從疾居之歸遂陟近班之貴方將賚慶遽辱騰書禮意并隆感服無斁

環慶部署都使太傅

伏審先被詔恩擢司戎律伏惟慶慰某官忠純有立材武自將蚤靡勇爵之榮積着戰多之茂周旋邊陲祥核兵家屬謀帥於六師遂進階於諸將茲惟上選

允協朝僉方引聽於善猷遽辱煩於榮問永懷感服莫暇敷陳

潞州知府學士

伏審榮被詔函進陞史閣仍當方面之寄寔暫連城之權寵章所宣朝論惟允方將馳慶遽辱騰書禮意甚隆感銘無斁尚忽明游之闊獨深節物之思頸盍愛順以熙福祉區區之意縷縷莫宣

大兩省知州

此者承詔之藩引舟過府即瞻盛德良慰鄙心

諸州知州以下職司次郡為部

此者承詔之藩引舟過郡辱書為勞特意甚勤即奉悟言并深感素

兩浙轉運學士提刑郎中

此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欽惟判部之賢實獲庇身之幸引舟在道觀德有期甫霜氣之戒寒諒道腴之增勝尚蘄愛輔茲副瞻言

越州通判太傅

此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欽惟能賢實共官事辱先

函福益示勤私前遅晤言并申感素

越州簽判以下

此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吏介書来戕函斯暨禮意良厚感銘不忘

楊州通判國博

此者將命之藩引舟過府承有按田之役莫皇就見之勤使介書来戕封斯暨愛存甚厚感服無忘

新陝西都運諫議

此者承詔之藩引舟在道方卜中河之遇亟煩一介之書即奉晤言并申感素

常州知郡兵部

此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挐舟在途指日過郡方引観於盛德幸開慰於鄙心亟枉華牋實將高誼愛在良厚佩服莫勝更遅晤言并申感素

轉運兵部學士

昨奉勑云云聖君之賜為郡則優使者之賢庇身斯幸伏念某性匪甚敏學初弗充先生諸餘雖講聞之已久朝廷法律曾省習之未皇今用治民實兹從事漠然無措必矣包蓋尚賴高明之臨一以寛假為濟求惟鄙託不能僂談

杭州知府密學侍郎

此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欽惟能賢實在鄰治滄溟之游幸被於餘波良匠之旁固宜於縮手辱先函幅益示勤私感服之深陳叙非悉

諸州知州以下

此者奉承中詔出守東藩視事有初騰書来暨禮意甚厚感銘不忘

職司遠迎

伏承使節来次近郊有勤道途自保休勝即前迎謁得叙悃私

雜運遠迎二首

伏蒙仁私以將次郡城特垂崇翰感服之至不任下誠

此者祇承詔言歸直右省引舟在道辱介示書禮意過隆感服無斁

丹州新學記

古之學者學道與藝道與藝必出於師而師在庠序故學者亦必在焉後之學者學利而已利不待師而能也故學者不在乎庠序而在乎家焉夫先王之所以必用庠序者士之所在也教之所出也後世之所以無用庠序者士不在也教何有焉盍三代亡而庠序之法亡矣漢以來不能及也然其間頗治之主當塗之士有志乎先王之治者甚衆欲近而反遠欲屋而反薄陵夷以至乎大壞若不可復者豈固不可復興亦失其術而已夫不究其本而末是圖不知其可也故雖有庠序之制師弟子之禮亦非先王之意矣宋興既百年當慶曆間海內晏靖民趣於治天子休之以謂禮樂可興而三代之治可放而致也於是遂登群材修法度始詔天下更立學制而增大之延師儒先經藝使學者務進於道變文之契以近古使學者不獨為利而已當是時天下之士不誠而勸不率而趨惟恐其後雖天下之人亦舉相慶以望敎化之行太平之成也而執事者不能稱上意其所以注措皆甚誖謬始失於太學而天下從以靡于今十餘年莫復有言治學者甚哉道之難行也孟軻有言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失慶曆之詔可謂王者之舉矣而莫克終使天下之士失所望然聖人之心豈遂替哉執事者未能及爾此天下之士所以眷眷而有待者也然則今之郡縣有能治學以待於上者豈非忠哉丹州直雍之北近邊郡也其俗尚武不知學文常以武人守之蓋不以學為事雖慶曆之詔亦不能奉行今供備庫副使梁侯鑑之來始謀與學州故有孔子廟因即其旁而為學舍既甚備又為聚書迎師所以教與養者莫不盡於是丹之民始知有學來者源源已而有詔使天下貢士於京師初丹當貢三人而州之民既無有應詔者乃一取於它州及是所貢三人皆州之秀也於是丹之民益知學之可貴長者悅少者慕來者則愈衆或謂梁侯敎化由上出者也發乎朝廷達乎天下三代之法起於井田成於庠序茲之謂有本不立而區區其末非過歟梁侯曰敎化固由上出也然吾為刺史不可以不奉詔書詔書不曰勸學乎且吾之道民以學而來者靡然豈我

之能毆之也亦民之樂於善耳吾將以樂為善之民以待上之教化豈謂過歟於是士大夫知梁侯為吏之有方而其材果可為朝廷用也梁侯既喜其民之樂於學又懼後之人或嫚而不顧使冊之民不得卒為善而遷於惡也將以其事銘之石以示後之人乃來求文於余余既感夫學之廢久而慶曆之詔不克終又嘉梁侯之用心者遠可以風以四方故為著其本末而不辭嘉祐二年六月庚午記

本治論序

臣聞君明而臣修君作而臣行維君臣克協於一而其志通其道濟故紀綱以轄百度以釐君不得其為君則臣不得其為臣故紀綱以亂百度以圮未有有君而無臣也未有有臣而無治者也君以是罔弗聖臣以是罔弗賢二帝以是為二帝三王以是為三王古之善言治者不越是矣聖人復起不易是矣國家基業固天地聲教徹四海祖宗三世功治全矣陛下以上聖之姿端拱太平恭儉過於前人仁慈聞於天下三十年間臨政而頻治可謂勤且至矣然而紀綱百度尚未臻祖宗之世者豈治久必變法久必弊與殆群臣之未盡能而衆職之未盡舉甚非所以副陛下憂勞之意也臣愚不足以究天下之事識治亂之幾然嘗學前史竊聞故老凡前代之成敗祖宗之遺烈亦粗講熟輒以所聞見為論三十篇篇著一事合而名曰本治皆國家之大躰當今之先務而一本以聖人之法或質以前世之迹或參以祖宗之制謂可施而行而無悖於理者惟陛下留神而試擇焉不勝區區大幸臣謹上

張貴之真贊

公生于齊海岱之靈覧我德輝儀于王庭濯濯其文嬀嬀其質匪躬之故維直維一朝廷是咨卿士是儀是謂先覺老成之師神之聽之介以壽祉宜爾後人來拜于是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謚昭裕

國家與四世百年間宗子之盛蓋以千數其能卓然以名聞者有矣其能履法度以不失其寵者又多焉夫生乎深宮之中非有師保之良詩禮之習而能然

固是尚也今考遂國公之始終無所虧者而又好學自彊以數被天子賞異尤可稱者也太常論謚曰昭禧兹無間然矣

贈司空兼侍中晏殊謚元獻

司空初以聖童召見章聖皇帝即以卿器之維先帝知人之哲所以奬屬而育成其材者非它臣敢望而司空亦自以天子為知己所以感奮一心以事上者又非它臣所及故終先帝世未嘗去左右居臣之選盛以極矣上嗣位以先帝之所屬且東朝之舊遂大

任之夫以少年起進外為兩朝觀臣登丞相府為國元老非爲材盛德孰克任之嗚呼賢哉有司舉謚法曰主善行德曰元文賢有成曰獻夫以道正身以身正國推賢進能維公罔私可謂主善行德矣學為世師文為國華進退法度始終一德可謂文賢有成矣謚曰元獻有司之議是請從之

贈某官藍元用謚榮恪

藍元用以世仕自黄門至内侍都知領大鎮廉察殁以一品贈權禄名數成極罔加考前後所居職多以能稱而鮮敗狀無惡於衆人無羞於朝廷視諸其黨斯亦可尚者也禮今三品則謚元用今一品太常議曰榮恪當從焉

贈中書令程琳謚文簡

贈中書令程公蚤以材名聞于時天子不次用之歷中執法司國計尹大衆柱朝廷之選既試效卓然遂參丞相事任國之重天下稱其平出為藩屏經營二方以寧蓋以其材為國家用者三十年大事罔不與總任將相為邦之翰固天下之望也歟今有司論謚

曰文簡夫制節謹度忠信以接禮勤勞公家一德而不懈程公有焉考之於法可謂當矣孰能間議哉

三司獄空道場功德疏右語

伏以至仁當天品物咸若尚念中都之廣未殫庶獄之情是用秉肅殺之辰班疏滌之詔宥恩浹被重行為空中命有司率循故事命竺乾之衆啓梵唄之場秘密並宣凡臻於勝果福祥所報頌謝於洪私稽首真如同歸正覺

功德疏右語

伏以真人御世式應千齡之期大覺牖民允爲諸福之地甫属誕弥之節秖陳梵唄之場秘藏並開勝緣斯在伏願皇帝陛下淵默高拱優游太清錫羨神策之長延洪多子之慶益推慈祉大庇含生

真宗皇帝忌日醮文

伏以荆山之鼎既成空瞻橋塚帝所之游不返孰問鈞天真宗皇帝道本希夷治由清静默運無爲之妙坐還太古之淳今皇帝聖性自然孝思罔極感諱辰於禮典嚴齋法於道家真宗皇帝伏願登御崆峒從

游汗漫錫羨上靈之福延洪後嗣之休今皇帝伏願覆燾無疆照臨有赫奠枕岱嵩之固卜年箕翼之長然后股肱忠良藩屏信厚共賛襄於盛德期協齊於太平

温成皇后醮文

伏以掖位既収望仙游之逈遠寢園偹設屬諱日之結臨温成皇后濟美高門升華宸御内佐六宫之治方賛蒙成上賓七日之游亟其不返今皇帝顧懷鍾德追賁徽稱載嚴時祀之修申戒道家之薦温成皇后伏願歸真紫極登籍黄庭擁佑邦家之昌降釐福禄之厚今皇帝伏願道均覆載功被華夷永綰北極之尊益固南山之壽允茲勝利咸與衆均

乾元節罷散道場齋文

伏以玉燭均和甫遵正陽之氣電樞紀節屬當誕聖之期奉暨多方同歸善頌恭惟皇帝陛下躬荷皇策上當天心持四世之盈紹休於前緒保百年之業乎佑於下民相公樞密參政左右王家股肱國體率類周行之衆宗蘄大覺之神皇帝陛下伏願聰諶日躋

明哲時敏祚子孫於無極登壽考之不忘相公樞密參政伏願同寅協恭奮庸熙載盛業著於當世茂名流於後來然後文武和於朝旄倪安於野凡在有生之類一歸大順之中

順祖皇帝齋文

王業攸開實尊於祖德禮經有奉載及於諱辰順祖皇帝積慶自躬發祥于後雖光靈之逈遠顧廟寢之具嚴今皇帝秖序聖功遹思孝饗既盡誠於蒸祀復薦福於淨圖順祖皇帝伏願妙悟真如超歸正覺推

蒼昊穹之祉降興家祚之休今皇帝伏願德以日新
功與世廣闡本枝於百代登壽考於萬齡然後百工
並熙九族咸穆協致太平之烈克成不拔之基

真宗皇帝忌日齋文

伏以威靈在天永惟文考之烈明發追孝允謂聖人
之能真宗皇帝德侔古先功濟華夏暢聲明於一代
遺膏澤於四方今皇帝丕承緝熙對越感慕旣飭精
於明祀復祈薦於大雄真宗皇帝伏願超脫六塵歸
安十地敷錫憲懋之福保佑靈長之基今皇帝伏願

文明日躋武哲時懋開本枝於百世登壽考於萬年
然後臣鄰輔丕戚近藩屏咸協恭而宣力求致國以
延洪

太宗皇帝忌日齋文

永世克孝本皇祖之善謀繼序不忘維孝孫之善述
太宗皇帝躬冒造國底定多方實立一王之基遂開
萬世之嗣今皇帝繼承不怠明禋有懷申祝上寶之
辰追嚴西竺之薦太宗皇帝伏願登慈悲之室超通
慧之門降佑家邦召來戩穀今皇帝伏願撫國長楙

對時太平日月齊其光華天地均其高厚然後卿宰
翼翼本枝詵詵協濟內外之和率歸仁壽之域

章獻皇太后忌日齋文

坤德載物所以順承于乾王化自家所以儀刑于國
章獻皇太后肅恭明哲徽懿慈祥親承顧命之憂擁
佑聖躬之茂今皇帝欲報罔極不寐有懷遷諱日於
禮經薦福因於梵竺章獻皇太后伏願往憑六法超
脫五門推恵力之無方保邦基於不拔今皇帝伏願
聖問時敏德音日新永綏六氣之和安享萬年之壽

然后三事良弼並宣勞而納忠四隣諸親咸講義而
敦睦凡在覆載一陶泰寧

章獻皇太后齋文

內德之盛位正於六宮母儀之尊功施於四海章獻
皇太后天作之合文定厥祥本顧託於先朝能擁全
於聖質今皇帝適追慈教浚發孝思永維諱日之憂
對越真家之福章獻皇太后伏願解真凡路脫塵仙
塵上從八景之遊下撫千齡之會今皇帝伏願乾坤
合德日月並明置國泰山之安維宗麟趾之茂然后

群公庶尹安其位遂及世家黎元百姓樂其生咸知
帝力

章穆皇后齋文

伏以聖人致孝之極神明是通浮屠利物之因幽顯攸賴恭惟章穆皇后起盛德之後居正體之尊徽音不泯信史咸在今皇帝奉先以禮追遠必誠博謀衆福之門獨闢三乘之果章獻皇后伏願圓成正覺歸悟真如推妙蔭於諸天保太寧於百代今皇帝伏願陟降帝右輝光日新授神筴於泰元占維熊於吉夢然后親賢協輔中外宅心休然一世之和貽乎萬祀之承

文懿皇后齋文

伏以太虛無垠雖神明之莫究孝思有感儻祁蠁之可求恭惟文懿皇后積慶自先發祥開後既奉尊於王號遂登祔於祖宮今皇帝篤霜露之思追日月之遠式嚴佛事仰薦仙游文懿皇后伏願超不二之門證無上之果陰持聖緒駿發孫謀今皇帝伏願萬壽無疆百祿是荷盛德配於堯禹卜年過於夏商然後

本枝盤牙卿士心膂上以撫五辰之正下以遂萬物之和凡在有生咸歸大順

西溪文集卷第九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　布重校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十

西溪文集卷第十

祭濮王文　祭故吳越國王文
祭贈太師孫公文
中書祭皇后舅某將軍文
中書祭秦國太夫人　祭國太夫人
代人祭吳春卿文　祭唐待制文
洛苑使英州刺史裴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致仕劉公墓誌銘并序
宿州司戶參軍吳君墓誌銘
陶叔獻墓誌銘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墓誌銘并序
長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方夫人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江君墓碣文

祭濮王文

惟王帝室之長本根是庇宗正之老九族是序貴有九命高而不危富有萬鍾滿而不溢上所尊禮下之儀表今茲薨謝嗟弗予悲爵則真王謚册華來名數之寵存殁其極鼓吹在行旌旙在列敢陳薄奠以爲衆誠

祭故吳越國王文

惟靈昔嘗有吳越之地而能推恵於其民故享天之報子孫蕃衍昌大以施於無窮而幽宫在茲民實蔽之故今因民之心祗薦薄禮

祭贈太師孫公文

惟公行義之修著於鄉而鄉人不忘慶善之積發於後而世遂大故神靈之宅莫敢弗恭而觴修之陳實

因衆望

中書祭皇后舅某將軍文

惟靈忠純有立材勇自將德門之慶戚里之光登于王朝糜我武爵富貴是期功名是樂雖得其位未究厥材奄焉永逝怛有餘哀宴柳在塗笳簫在列千歲之歸一觴以徹尚饗

中書祭秦國夫人

惟靈孝友肅雍慈祥温惠襲慶高門歸嬪吉士克生

賢子相我聖明成有一德垂拱仰成丞相在朝夫人在第壽考康寧五福克備天子嘉之封君大邦褕翟象服爲龍爲光天乎難諶命也有極奄忽以終無恨于色吾君嗟悼徹樂廢朝禮加一等官師是盻日吉辰良旗旐西指肅奠以辭靈其鑒此尚饗

祭 國太夫人

惟靈柔明之德形于閨門慶善之祥大于丞相丞相文武入輔出征再秉鈞柄作時阿衡大邦爲封萬鍾爲養匪也宜今來者雖尚帝命丞相撫封大原師長

百辟端揆之尊朝廷是崇搢紳是慕丞相請祠夫人之故安車駟馬即寧三川丞相純孝夙于九歷五福旣充百齡何促奄忽其歸聞有不足天子致賻恩加禮豐寵靈光溫畢于泉宮其守海在南望弔弗及寄眞叙詞哀盈恨集尚饗

代人祭吳春卿文

維公剛健渾粹淵泉澳清萬人之傑一旦之奐嘅焉特立弗與衆弁竭來東州初以文試進士賢良再冠多士金玉其毅虹霓其氣進登臺閣入侍軒墀嶠嶠之質濯濯之儀彼群在庭疇敢與夷策微右垣金鑾北户代帝之言啓帝之慮嘉謨遠猷日奏于下上屬公賢將付機衡尹以大衆示觀厥成初不告勞欽如神明民有譽言朝有正論維公之才唯上之信乃參台司以幹大運平津之學賈生之忠宋璟之直揚綰之公奮于廟堂蹇蹇匪躬長風大川孤航莫濟重陰積氣皎日爲蔽公當是時乞身以退出作屏翰四方之宣入陪講藝遹英之進乃曉維宅宮鑰是專帝方

難材民吝頌治胡爲舊人而不然遺天子震嗟士夫出涕嗚呼天之於物固自有偏曷於善人尤不與年而役姦倣鮮弗來焉嗚呼前公後卿富貴烜爀存莫有聞歿奚足惜從昔以來未始有息孰如公表天下弔悲況於友朋義均戚私望哭陳奠庶來歆之

祭唐待制文

惟靈有直清之德立于本朝而身致顯崇有慶善之祥施于後嗣而代益昌茂固搢紳之所高行而鄉閭之所尊慕也某旣爲里人通世契復幸守土得申祈懷方時清明陳奠乖儔尚饗

洛苑使英州刺史裴公墓誌銘

至和元年秋七月乙亥洛苑使英州刺史裴公卒于晉州後三年當嘉祐二年其子士禹為西京留守推官始謀以冬十月辛酉葬公于河南府之永安縣歸恩鄉乃使人以公之世次伐閱始終之狀來請銘予為之論次曰裴氏出河東聞喜唐丞相文獻公輝卿公九代祖也其後或徙于蒲之萬泉至公之皇祖贈右神武軍將軍延徙來居京師遂為開封人皇祖三子伯嚴澤右補闕仲濟內客省使季嚴正尚書金部

員外郎贈刑部尚書公之皇考也補闕以文學客省以武功尚書以政事皆為祖宗名臣於是開封之裴獨盛于世公諱德輿字載之皇妣曰河南縣太君宋氏公少以仲父任賜同學究出身再遷太常寺奉禮郎監和州酒大理評事監越州稅光祿寺丞大理寺詳斷官遂為其寺丞通判河中府河中公故里也親戚故人多在公既至悉召敕以國法不可犯為吏者不得以私貸已而皇妣之族弟以事至府公辨其曲直於理自是訖公去不復有至府者遷太子中舍知

梁山軍殿中丞通判永興軍有盜十七人殺人於市以遁公以謀獲之請其帥宜盡戮以徇帥難之公曰白日殺人長安市安此非常盜也不盡戮無以威衆帥勉從之既而有以言於朝者詔遣御史覆視帥懼且讓公其後獄自白而詔不問帥乃伏徙知商州州有官冶其徒皆四方流人常繫之以役公曰是亦人也豈不可以善待之而使之遷恥悉弛其繫卒無一人敢冒法遷國子博士虞部員外郎入權開封府推官出知潁州民有少孤而畜於舅氏者舅死隨其妻

適某氏其妻又死乃告某氏曰昔我孫舅氏夫婦育我甚恩今又不幸願得其喪以歸合葬於舅某氏不與乃間使人盜其骨去某氏愬執以告法當坐死公呼某氏前曰若知彼盜若妻墓何也曰是嘗欲求吾妻之喪將以合葬於其舅不公曰是故可嘉者也皆而遣之擢提點梓州路刑獄進金部知陝府徙櫂州不行同州饑以選知同州民流者復業召對賜三品服提點京東路刑獄所部有廣濟渠歲調民濬之而其被調者獨二州既久不堪其困公奏代以漕兵歲

省民力數十萬至今賴之進司勳知鳳翔府是時元
昊反而兵久不解關中調發百出府所賦十倍它州
公諭民以國事與期而寬之衆樂皆先期以辦連詔
褒異擢夔州路轉運使遷主客郎中大臣薦公有文
武材拜西上閤門使益州路兵馬鈐轄徹尚益帥頼
公自輔乃上言願留公即詔加邠州刺使復留二歲
還遷四方館使知貝州徙冀州未幾貝州亂公聞即
發兵既至賊已拒守猶奪其西關城所全者甚衆冀
去貝百里初聞其亂民大擾或勸公為備公不為動

閭里帖息貝部鎮有悪民乘醉辱鎮吏出不遜語吏
顧無所屬則來告公立斬之自是無敢譁者貝久不
下有素害公者言公前為貝斷妖獄不能絕其類使
有今日亂詔以屬御史事雖辯由然為池州團練副
使起拜染院使信州兵馬都監進洛苑使徙宣州又
徙開封府太康縣朝儀直前枉且復用遂加冀州刺
史晉州兵馬鈐轄又徙知涇州未行以疾不起年六
十七公為人剛廉篤實而自信不為苟合其居家如
在官敕然不可犯遇事無大小皆為度使可持久為

吏長於治民前後更七州至今稱思之其自岐徙夔
州人遮道以泣及自蜀還岐父老復相率出迎是時
天久旱公至而大雨岐人益以德既去而送者如初
去時其自貝徙冀民挽持之終日而騎不得前冀吏
或排其衆擊之曰汝乃奪我公吏卒或傷貝守怒使
捕數人衆乃稍去天性勤於公家其謫信州愈自勵
纖悉必躬或謂公少居此且遷優游而已何自勞也
公曰九謫者固將以苦之也且吾職當尓尤喜薦士
益所薦者數百其至公卿為時聞人者多矣平生讀

書喜老莊之說故其被黜流者累年雖家人不見其
有異也夫人宜城縣君史氏继夫人安平縣君李氏
二子士龍太廟齋郎早亡次士禹也二女適瀘州軍
事推官楊諤温州軍事判官趙韻二孫陟隨陟試將
作監主簿于少已聞公之名得識公者又十年知公
為深嘗嘆公之材方進而斥既起而不能盡其用以
卒為後世之悲故為之銘而不讓銘曰裴出河東其
顯嵗千耀卿之後七世再遷遷于京師厥家既大及
公之身其夷益濟公初從政奮然敢為四十年間實

稱吏師其剛莫摧其勇莫遏乍去無言我完我節居
予之學重乎有施公台七州于今歌之仕雖弗充公
則亡恨琢石以銘來世之信

尚書職方郎中致仕劉公墓誌銘并序

皇祐五年冬十二月尚書職方郎中劉公始致仕既
素愛吳中山水之佳遂築室以居而置其家事一不
問獨月與吳士大夫之賢者縱游酣飲往來虎丘洞
庭之間從其游者亦皆樂之而不知倦如是者十年
年八十一乃卒吳士大夫更相弔以謂世之以老歸

者雖多而類不能知自放之樂使知之又頗以疾病
而不可強則如公者乃無幾人是可賢也余家吳中
與公家有舊當公之歸余方仕于朝不得從其游今
公將葬諸孤來乞銘故余樂為之論次而不辭公諱
某字爲昌袁州臨江人也少孤知自立學問舉進士
天禧三年及第為福州懷安尉杭州仁和主簿徐奭
胡則等數人薦其材擢為大理寺丞知越州蕭山縣
遷殿中丞知蘇州長洲縣大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
郎黄汴河催促綱運賜五品服都官員外郎通判杭

州職方員外郎知興元軍屯田郎中知温州都官職
方郎中知廣德軍凡九居官皆以治行聞公知於吏
事盡天資也凡遇事無險易煩簡必窮其根柢盡其
是非然後傳之法令關鍵牢密吏不能闚而為姦故
所居無不治其守官雖權貴有氣力不能奪長洲多
過客或求發民以輓船一人不與御至為移書亦不
聽杭州守多違官自任不循以度公一皆執正守初
不能平後事有失而被按舉乃始愧謝所至必為民
興利除患蕭山鑿鄭河數十里以便轉輸興元治山

道以省棧閣葺三堰以灌溪中田皆息民大費而著
以為後世利温州俗事妖神壞化亂法公捕誅其首
惡而餘一不問民更得自新故公所居能懷其民而
其去也必見思古所謂循吏者不過此矣其為人樂
易簡直無内外之異不汲汲於進取使黄汴河故事
歲得奏計召見前此者多自陳其勞以受賞公未嘗
一言及私元昊反時詔近臣舉可以任邊事者翰林
學士蘇紳以公應詔公遜自請不就人或勸之公曰
士當自用以所能則官無曠矣兵非吾事也豈可苟

利一身而使公家有廢哉蓋公之自任者如此然用是難進而所施止於一州豈不惜哉夫人高陽縣君紀氏賢明而材公之歸老能優游而不以家為憂者夫人是助先公一年卒二子敭前秀州軍事推官孜前處州麗水縣令四女長適尚書屯田郎中徐執中次適衛尉寺丞陳維孫次適雄州軍事推官王諶早卒次尚幼余聞劉氏世著姓而臨江諸劉歷五代獨不顯自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諱某始仕於朝主三司磨勘善其官而世以其官名之公又與其弟尚書

主客郎中立之繼有能名主客之子敭敂又皆高材敏今翰林侍讀學士重於朝廷凡三世為天下聞人盛矣然則劉氏未嘗不顯於世獨不遭其時耳豈謂無其人哉公之葬實以嘉祐六年某月某甲子在某州某縣某鄉之原夫人祔焉銘曰虎丘蒼蒼洞庭巖巖昔公來游賓從獻歌洞庭廖廖虎丘翳翳今公來葬行路悲涕松柏在山有堯其城千秋安此亦維乎生

宿州司戶參軍吳君墓誌銘

皇祐五年七月某甲子宿州司戶參軍吳君卒後二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東海朐山之陰君諱君庸字伯起世為東海著姓大父宿大理評事致仕以德行名州里嘗教諸子有法曰元賓元卿繼以進士上第曰元瑜以能力佐父治家君其子也母曰游夫人少端敏工辭章為吳氏之秀始冠萊慶曆六年進士為青州臨淄主簿丁繼母諱夫人憂免既除調宿州司戶參軍初至衆頗少之已而大舉其職僚吏乃更推憚刺史薦之於朝州事無大小皆以濟部使者聞而又

薦之未踰年而薦者已數人然知其材者愈多而其從愈加矣君素羸至是被疾久之又以使者符走山陽遂革不可治年二十八無子嗚呼可為悲矣君孝謹為州里所稱王妣福昌縣君某氏之喪獨以不見君為恨侍諱夫人疾晝夜不解帶服喪已病歲餘瘥能起其為人溫恭修潔尤善朋友尚信義故聞其喪而嗟惆出涕者多矣予與君皆婚陸氏知君之深先葬其弟君衮奉其親之命來乞銘銘曰有堯乎文以成厥名有勤乎官乃殞厥身命不吾傷而傷其志壽

不吾知而知其仁銘之無窮以慰其親

陶叔獻墓誌銘

廬江陶叔獻字元之其先自晉大司馬侃以來世為廬江大族自其父方左侍禁杭州巡檢卒官始家於杭是時君始冠矣家甚貧奉毋夫人孫氏以孝稱好學明經能文吳越學者多從之皇祐元年春三月登進士第四月乙酉病卒於京師年三十六君倜儻有大節仁於宗族信於朋友善議論通古今所至公卿大夫皆為之禮且謂其必用於時而不可量者也豈

謂其亟已者也嗚呼其命矣初君之卒諸朋友賓客既相與斂賻殯君于國東門外其妻唐氏則携其二男一女歸江陵外家孫夫人老無所歸遂養於其外孫戴顗甫以壽終顗甫者秀州人舉進士有名今年被選為亳州永城尉遂載君之喪歸以十二月壬午與君之考妣序葬於月輪山之東原嘉祐八年也唐氏先已亡三子者不知其所矣嗚呼益可悲夫君所為文章皆散亡獨所撰西漢文類行於世予與君皆皇祐進士昔哭其死今見其葬非予孰為銘者銘曰

嗚呼元之世皆有死矣甚可悲獨子之身生死百罹沒而冥冥一歸于已使其昭昭予恨多矣吳山之陽大江洪洪高岡茂林是惟新宮親安于前子從于後得其歸哉妻子何有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墓誌銘 并序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者蘇州人也皇祐元年春三月先帝臨策進士于庭余與丁君俱在籍中始相識既出而丁君日來過余不知倦余去佐金陵丁君亦去為杭州餘杭主簿余入仕于朝丁君再調為開封

府中牟主簿用今樞密副使胡公薦得建寧軍節度推官自丁君之去餘杭至于建寧遺余書者月不絕在中年每以其職事詣府必三四過余而後去故余與之益熟而丁君實通敏習時事善與人交而人多稱之丁君亦勇自奮欲進顯於時而榮其親不幸而已於此其父某老矣其四子二女皆幼未立哀哉其命耶夫士之有負其材而不能合於時而又得大臣稱藉如其志矣使進而不已亦何求而不得耶然卒已於此嗚呼世之皇皇汲汲不知命者聞之亦可以

少覺矣哉丁君者名伯初字慎之年四十六毋某氏妻周氏以嘉祐七年八月十四日卒於建州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湖州某縣某鄉銘曰生也不能充其欲死而遺其親之憂獨得吾銘尚尉尔幽

長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魏氏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羽之女也母曰南陽郡太君程氏魏氏世新安人太尉公當太宗時為三司使十八年有功於國為一時名臣其族既大而顯愛其女為擇所歸而得張公公少

孤奉其母安吉縣太君章氏居京師有姊為楊文公夫人號南陽郡太君夫人既歸張氏事安吉南陽鈞用婦禮孝愛恭惠未嘗有懈文公賢之常曰魏氏有女張氏有婦張公以材能進位於朝出入任事夙夜在公不顧其家家事一出於夫人而張氏故大家也夫人內治其室以法度外接親黨以恩意內外莫不服而歸之張公中廢下遷流落者十餘年夫人處之如平時故張公益自信不以為戚張公平生廉不治生業及以孝歸居于吳而資養或不足夫人薄衣約食不以其不足累於張公蓋夫人學浮屠通其書之說故其於窮達之際能泊然安於命而不以外物動其心此士君子有所不及而夫人能之賢矣初夫人與張公恩義甚篤公既卒夫人感慕哭泣遂被疾不可治積五年年七十三治平元年五月甲子卒於杭州七月甲申歸祔于張公之墓張公諱汚其葬有翰林侍讀學士劉君之銘可考也夫人三子諷國子博士詵尚書都官員外郎誨杭州觀察推官五女長嫁國子博士刁維次隨州節度推官章中正次嫁進士

陳玘次嫁駕部員外郎邊珠次嫁太常寺太祝胡湘再嫁屯田郎中石元之孫男十四人長元忠楊州廣陵主簿次元方試將作監主簿女十二人長嫁進士沈遼次嫁湖州司戶參軍蘇液曾孫三人夫人兄璀尚書吏部侍郎弟琰光祿卿夫夫初封長安壽昌及今長壽凡三邑也始余佐金陵為張公屬官而與三子游其後又為婚姻通家及是則少子為余州從事迎夫人居官長子通判湖州未行次子通判越州時時以公事來省其親三子皆純孝諸婦循睦孫曾滿

前閨門熙熙足以為夫人樂然夫人已老而疾痼遂不起嗚呼吾所知夫人之賢可謂信而銘之以傳於後無愧矣銘曰顗顗魏氏於國有功我之宗兮晏晏張公善人之師我所歸兮孝睦慈惠衆心淵塞攸好德兮維諷誌誨克紹厥美宜其子兮壽有餘齡養有餘祿終多福兮穹窿之陽從公斯宅視雙石兮

方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方氏東陽人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允之女毋曰南陽縣太君施氏夫人年二十一歸于鄞人陳君

奭生五男曰磐曰舜臣曰寶臣曰礪曰確三女適張氏曹氏王氏年七十嘉祐元年十二月某甲子寢疾以明年八月某甲子葬于金華縣先塋之次確余同年進士也以書來曰確不孝不得究毋之養恨即死念無以盡其心幸得銘毋之懿以厳諸幽使後世有聞確之望也敢以請余昔嘗聞東陽人道夫人之賢者曰夫人少孝有屯田君之喪南陽悲甚夫人始十餘歲能開勉南陽以理退則銜哀不能食宗族稱以為異既歸陳氏舅姑賢之任以家事上下咸得其心

無間言皇姑嘗曰我家大非我婦莫能輯也皇姑殁事內治祭祀以時賓客以禮凡婦人之事小大罔不躬群婦循服天性仁儉所以自養者甚薄而內外之孤收字嫁娶無一失所者甚愛諸子而寶臣確嘗遊學京師者五年夫人未嘗命以歸或以為言夫人曰吾子能自求於學吾志也確登甲科為滁台二州從事欲迎夫人以行夫人不可曰顧而心無以吾為憂也陳君以德行名州里夫人有助諸子修整舜臣寶臣皆為進士確尤有名達於為政又夫人之教東陽

人道夫人之賢如此是可以銘而傳信於後者也夫人歿時陳君為太常寺奉禮郎致仕舜臣寶臣先卒確為台州判官銘曰陳在東陽世惟大家肅肅內治風于迩遐其治自何夫人是力孝睦慈儉婦功毋德其歸之良其子之崇既豐而裕既壽而寧宅之維深石也不朽銘以善辭來詔爾後

尚書都官員外郎江君墓碣文

衢州開化縣之江村原有墓者故尚書都官員外郎江君之所葬也江氏世為縣著姓君諱某字執中姓

剛而行高又負其材未嘗少屈於人與人交必稱其善而責其不善故賢者莫不願得與君交而不賢者莫不自畏君又不肯有所匿以謂非盡心於人之義用是小人多不快往往造為毀言君亦不為之易也使君能少加裕於衆則盡善矣古之人不足道也雖然君之慷慨烈直古之人何足道哉君始以進士連為建洪兩州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所至名聲出人上慶曆中西方用兵而北邊多警近臣有薦其材者擢通判信安軍病不行知

益州温江縣遂監州之交子務是時文丞相帥蜀而成都大府其官屬與四方之賓客號為多士而皆莫敢望江君丞相加禮焉代還通判台州四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君有兄不肖以妾為正室兄死並無賴亂家事太夫人命斥還其家不伏及訴君於部使者使者庸人又素惡君不為辨而聞於朝追君對獄信州于時佐建康軍而君過焉予往見君曰君不能受汙而必求直耶君笑曰是寧能汙我顧不可使吾親對獄耳而治獄者又無狀不能辨君即自誣為辭詔

奪一官廢君既歸告人曰我知不遇於斯時也久矣獨以吾親在尚欲以仕為榮耳今乃得休吾身以養吾親焉自是日閉門不與俗人通而以讀書教子弟為事間則游山水賦詩飲酒一不以外物動其心後二年年五十六乃卒嗚呼為國家者常患材之難得幸得之未能用而小人又乘埶并力以敗之彼小人者可一日而使居位耶古之人所以有發憤而自棄於山林無悔者不足恠也君卒後九年予為會稽君之子崧一日來曰先人之葬章望之表民實為銘其

世次卒葬月日然始既具然知先人者莫如公今墓有碣未有刻也願公有以刻之則先人為不朽而崧死且不恨矣予既常嘆君之材不用於時以廢死又悲小人之在位者實繁而為國家之害未已庶幾有得吾言而創艾之然則吾之言其可已耶嘉祐七年

四月十五日

西溪卷第十

從事郎慶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